

續

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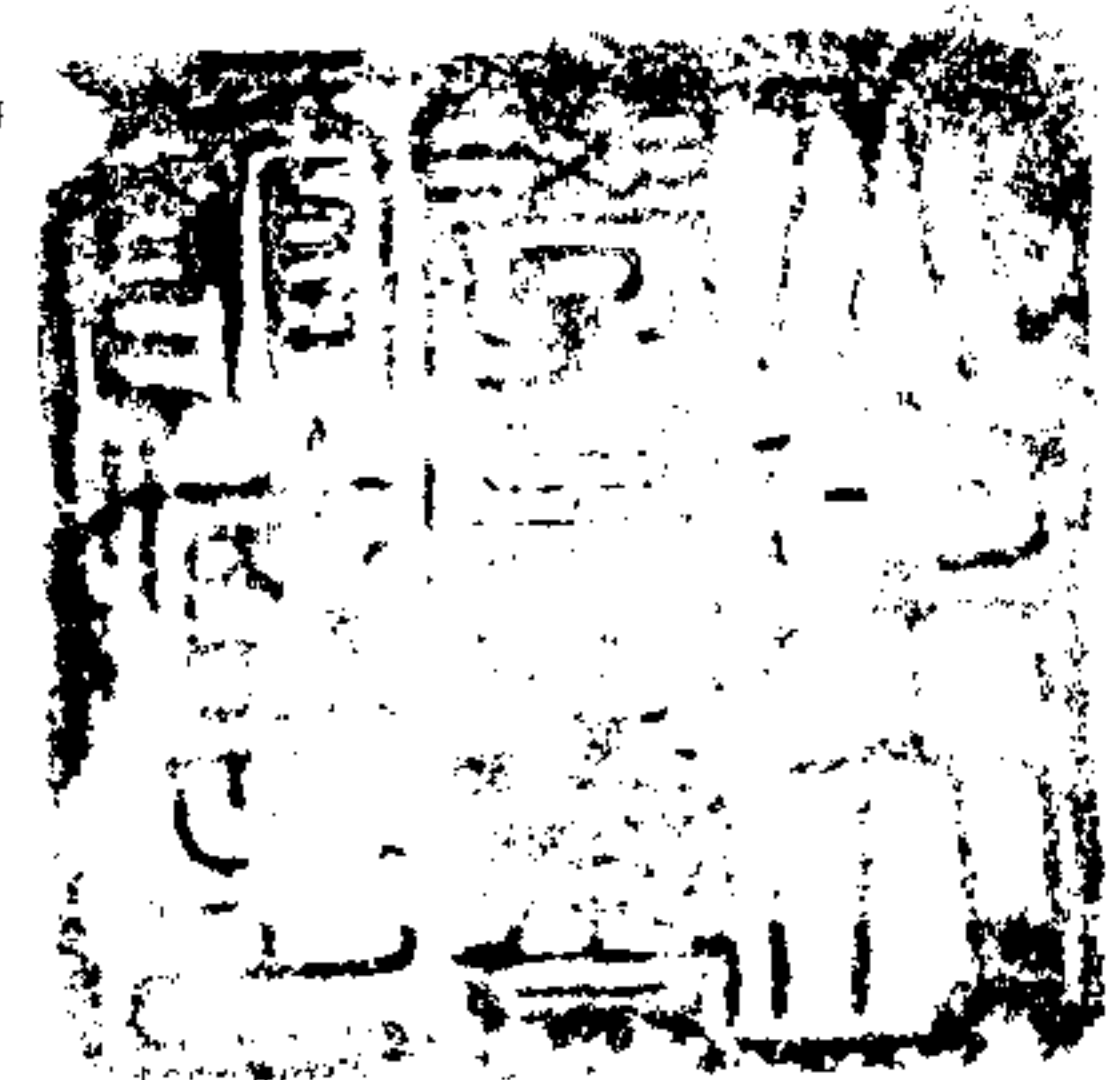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六六・史部・正史類

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十八) [清]沈欽韓撰

2202/06

漢書疏證

三十六卷

光緒二十六年孟冬
浙江官書局彙

漢書疏證卷一

吳 沈欽韓撰

高祖紀第一

顏師古注漢以來傳五經諸子如毛鄭薛漢馬融趙岐
聞多見爾雅通古今不假集獨揭名氏自為一家
後此何晏於論語杜預於左氏傳范甯於穀梁傳薛
於史記漢書雖極研究義與不新學小生不能獨
故高挹預羣言勝於穿鑿私智然不為自專故曰集
注至杜預獨沒姓名使故今莫別猶為攘善今顏師古
亦非專注而天地名非孟康臣贊無以發明典章方
俗無一語齊梁以降陸澄蕭該姚察等皆專門大
顏氏父祖之講習悉沒其名氏而拚有之非司馬
守節等發之幾無由知其乾矣宋祁謂師古未見蕭
該音義豈知彼於已布行者不能全覆猶稍竄名以
李善文選注考之如服虔韋昭張揖諸家今漢書率為

漢書疏證卷一

師古其近者則懷郭象何法盛之智已恣漁獵偶有遺
脫耳夫崇臺非一榦珍裘不一腋既藉眾賢乃標絕智
以質古人能不有愧
開卷成疚此當首難

豐邑中陽里人

太平寰宇記古宅在徐州豐縣城內即高祖故宅也一

統志豐縣故城即今豐縣治

母媼

趙策左師觸龍見趙太后稱媼此臣稱其君母廣雅媼

姐母也曹憲云按字書即媼字按淮南書稱母曰社社與姐音同史不得其姓氏故

復尊以媼

管息大澤之陂

寰宇記大澤在豐縣北六里

已而有娠

御覽八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之首有赤龍負圖出署曰赤帝起天下奄然陰風雨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也然帝借既是聖帝聖人生聖子何為遠假異類以著神靈識緯之書大抵妖妄而漢人公然以汚簡牘如熹平四年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游觀河濱赤龍交始生堯欲以神堯反為侮聖又按班彪王命論云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神者即高祖也考釋典新婆沙論云健達縛即入胎之神識

漢書疏證卷一

二

如食香神虛空無爾時二心展轉見前入母胎藏修行身故中有名之

道地經云應來生者父母精合便入胞胎又問菩薩中

有何名中有以居死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輪土獨覺

入胎位從生門入然如上說則母之胞胎已有神識來

依惟異人降生則有感遇佛本行經摩耶夫人於睡眠中夢見有一六牙白象乘空

而下入於右脅堯於高祖所感正此類耳若先未有身而為怪物所憑以汚族姓德同房后豈帝王之應運者乎

龍顏

韋昭齊語注云顏眉目之間果堂先生欽韓再從伯祖諱彤釋骨

云橫在髮際前者曰額顙亦曰額額之中曰顙曰庭眉

目閒亦通曰顏

為泗上亭長

寰宇記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南一里高祖昔為亭長今有廟

注 鯛陽音紂

按鯛音紂紅反爾雅釋文鯛音童又逐拱反孟康本音傳寫者脫去紅反二字後來刻玉篇廣韻者遂訛出直柳一音趙一清已辨之

單父人

一統志單父故城在曹州府單縣南一里

漢書疏證卷一

三

主進

說文養會禮也此作進者列子黃帝篇竭智明進智力劉向校云字誤以盡為進古養亦作盡聲同通為進耳釋詁盡進也

令諸大夫

諸大夫謂官大夫以上也高祖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古亦有鄉大夫豈得泛然總稱客乎

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此必呂公素重高祖之名豈為萬錢驚起哉

告歸之田

孟康云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此見馮野王傳
和帝時予告賜告皆絕按後書循吏傳光武詔衛胤以
桂陽太守歸家居二歲載病詣闕此太守得帶印綬歸
家也隸釋孔耽碑云郡將烏程沈府君表病委職署君
行事按劉昭引古今注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
相病丞長史行事與碑文合碑立靈帝光和時雖不得
歸家亦得謝事在郡養病也然亭長等自有旬假之制
不得與郡守病告同也
以竹皮爲冠

漢書疏證卷一

四

續漢志劉氏冠民謂之鵲尾冠非也晉志後除竹用漆
纒

求盜

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
褚郭云言衣赤也廣雅亭父更褚
卒也按方言似以亭父爲亭長褚少孫田仁傳任安
代人爲求盜亭父

送徒驪山

一統志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縣志山在縣南里
許綿互而東五十餘里
解縱所送徒

西京雜記高祖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
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
朝哺尚食常具此二炙並酒二壺

拔劍斬蛇

三輔黃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
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出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
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爲
天子鑄劍慎勿言得公佩劍雜而治之拾遺記作即成
佩刀此誤
神器可克定天下上皇解匕首投鑪中拾遺記俄而煙
焰衝天日爲之
晦劍成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

漢書疏證卷一

五

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惠帝
即位以前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西京雜記劍上
有七采珠九華
玉以爲飾雜厨五色流離爲劍匣劍在匣中光景照
於外與挺劍不殊開囊拔鞘輒有光采風氣射人宋
書百官志東京法駕出侍中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
乘晉書輿服志晉惠帝時武庫火燒之
欲苦之

呂覽疑似篇梁北黎邱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邱
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與此義同作笞者非
東南有天子氣

劉昭郡國志注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今囚徒十萬人掘汗其地表以惡名改醉李曰由拳縣元和郡縣志潤州丹徒縣秦以其地有王氣始皇遣赭衣徒三千人鑿破長隴故曰丹徒

陳涉起斬

一統志斬縣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南元併入宿州今有斬縣集

釁鼓

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鄭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云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

漢書疏證卷一

六

記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是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按此故說文亦曰釁血祭也是

釁廟塗鐘鼓祭器與薦血之釁各別也臣瓚說是應劭於此解釁為祭義不切也應劭云釁呼者呼與罇同韻會罇集韻或作呼易解象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注坼呼也陸德明釋文呼火訶切按鄭本作甲坼趙岐孟子注

新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卻此與應劭義同也嚮人注釁讀為微疏云微為飾治之義亦塗治其釁鄰耳師古兩駁俱謬

魏咎自立為魏王

按魏咎為周市所立呂東謂周市虛位以待咎者四月

史記月表謂魏王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勝死乃自陳歸立與此所次先後異

攻胡陵方輿

顧祖禹方輿紀要湖陵城在徐州沛縣北五十里與山東魚臺縣接界方輿城在兗州府魚臺縣城北唐改為魚臺縣志云城北舊有小城即故方輿縣治引兵之薛

方輿紀要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走至戚

方輿紀要戚城在滕縣西南五十里

漢書疏證卷一

七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史記索隱曰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以下更不見替易處按此言左司馬獲得之不敢定是曹毋傷

還軍亢父

一統志亢父故城在濟甯州南五十里

在留

方輿紀要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里

屠相

一統志相縣故城在鳳陽府宿州西北括地志在符離

縣北九十里

至碭

一統志故碭縣蓋即今徐州府碭山縣南之保安鎮

攻下邑

一統志下邑故城在碭山縣東

於臨濟

一統志臨濟故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至城陽

城當爲成一統志成陽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南

至雍邱

一統志雍邱故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章邯夜銜枚

賈公彥疏繡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于項後結之

至陽城與杠里

史記作成陽爲是陽城在潁川西界非由碭所至地成

陽縣在濟陰郡今曹州府故下文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北攻

昌邑皆其旁近後自東郡向陳留至洛陽戰不利乃回

軍從轅轅至潁川之陽城耳水經注濟陰句陽縣有小

成陽都關縣有羊里亭疑此成陽杠里處方輿紀要杠

里在成陽西

於成武

今曹州府屬縣

遇剛武侯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邱縣界方輿紀要

剛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至栗

方輿紀要栗城在歸德府夏邑縣東

北攻昌邑

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里監門

何休公羊注宣十五年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其一巷

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者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

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

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按此則監

門者主啟閉墨子公輸篇墨子過宋天當有卒主灑掃

後書范式傳友人孔嵩司徒里宰注云柳

儻爲新野縣阿里街卒監門非卒也者里宰治處若今

街彈之室監門者應在是矣史記秦二世曰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會戰白馬

一統志白馬故城在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

又戰曲遇東

漢書疏證卷一

八

漢書疏證卷一

九

一統志在開封府中牟縣東

戰犇東

一統志犇縣故城在汝州魯山東南五十里

至丹水

一統志丹水故城在南陽府浙川縣西

還攻胡陽

一統志胡陽故城在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

攻析鄆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鄆縣城在縣

東北

漢書疏證卷一

距嶢關

宋敏求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即秦

嶢關也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

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隋大業元年徙復舊所

即今關是嶢山在縣南二十里

踰黃山

長安志黃山在藍田縣東南二十五里

元年

聚於東井

魏書高允傳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

一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

何因背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按張耳

為陳餘所敗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張耳因

此歸漢甘公星家之祖當時已有此言非史官神其事

且金水二星雖云附日亦有逆伏之差若云決無背日

則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不當合於婺女也唐書麻

志大衍麻議曰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宋書天文志星

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

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故立王者奄有四方

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

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

漢書疏證卷一

井齊則永終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五星聚亦有不易

行者矣御覽五春秋元命苞云殷紂之時五

係頸以組

楚策蔡聖侯不以國家為事子發受命乎宣王繫以朱

絲而見之自後獻俘者皆如此五代史劉守光傳晉王

至太原劉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是也師古以

為璽綬謬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

稱言其尤珍異者有青玉五枝鐘高七尺五寸作蟠螭

一第... 日... 全書第... 2... 6... 2...

以口銜鏡鏡然則鱗甲皆動復鑄銅人十二人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眾樂皆作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銘曰璠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赫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照之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核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高祖

漢書疏證卷一

主

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傷人及盜抵罪

管子小問篇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注抵當也

或說沛公曰

索隱楚漢春秋云解先生而張良世家云飯生飯小也

即解生

皆為龍成五色

隋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又敵上氣如龍馬鬱鬱

衝天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趙絕書子胥相氣法曰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

抵此天應不可
攻之無後

公巨能入乎

服虔音渠此古義也荀子修身篇渠渠然注渠讀為遽

渠遽古字通張儀傳蘇君在儀甯渠能乎注渠音詎列子黃

帝篇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楚策臣以為王鉅

速忘矣是渠巨詎鉅字通師古俗儒乃解為豈

有意督過之

趙策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王梁楚地九郡

錢氏大昕曰羽既以長沙奉義帝九江王英布衡山王

吳芮南郡王共敖而梁河內河東不在羽封域之內則

漢書疏證卷一

主

羽所有者於秦三十六郡中實得泗水碭薛會稽四郡

而史稱九郡者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也高帝六年以

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荆王以碭郡薛郡鄆

郡三十六縣立楚王然則九郡者泗水也東陽也東海

也即鄆郡碭也薛也吳也會稽也東郡也鄆也灌嬰傳度

江破吳郡長吳下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豫章當作鄆吳王濞

傳上患吳會稽輕悍是會稽之外更有吳矣水經注廣

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是有東陽郡矣按吳未嘗分

為郡會稽治吳即郡治名之東郡亦不屬楚錢說稍牽

合姑備一說耳

都廢邱

寰宇記犬邱一名槐里城在雍州興平縣東南十里

都櫟陽

西安府志漢櫟陽縣城在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都高奴

元和郡縣志鄜州爲上郡雕陰縣地延州爲上郡高奴

縣地今州理卽高奴城明統志高奴故城在延安府城

東五里師古云在鄜州界非也

都朝歌

一統志朝歌故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

漢書疏證卷一

西

都六

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

都邾

一統志邾縣故城今黃州府黃岡縣治

都平陽

一統志平陽故城在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從杜南入蝕中

元和志駱谷路在今洋州西北二十里州至谷四百二

十里晉司馬勳出駱谷破趙戍壁於懸鈎去長安二百

里按駱谷在長安西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此則入

漢之道索隱云王劭按說文作蝕器名地形如器故名
之按此則字當從金說文蝕枱屬也从金蟲省聲徒冬
反玉篇蝕鉏大兒廣雅蝕鎔謂司馬勳壁懸鈎者或其
地與方輿紀要子午谷或曰卽古蝕中非

亦視項羽無東意

毛詩三禮通作視字鄭云視古示字不獨漢書爲然

五月漢王引兵

史記作八月按漢王以四月就國決策東向部署將帥
非一月所能辦云八月者是

從故道

漢書疏證卷一

圭

方輿紀要故道城卽今鳳縣治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
十里北至鳳翔府二百六十里一統志故道故城在漢
中府鳳縣西北

擊漢陳倉

一統志陳倉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

戰好時

一統志好時故城在乾州東北

距之陽夏

一統志陽夏故城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二年有修行

續漢志河南尹注循行二百三十人修循字易消隸釋
北海相景君碑陰亦作循行

縣三老

倉頡碑陰衙縣三老上官鳳衙鄉三老時勤此有縣三
老鄉三老之證也又有郡三老國三老王國即郡見袁良碑
及後書王景傳

得劫五諸侯兵

董敦增曰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殷魏等而項籍傳贊
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
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王

漢書疏證卷一

去

楚即故楚地其餘韓魏趙燕齊為五諸侯劫五諸侯兵
猶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楚滅秦並可言五諸侯也
按楚滅秦除項羽本楚自可云五國如董說漢劫五諸
侯兵時燕齊趙未嘗以兵付漢也當從韋昭說

到外黃

一統志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

大戰彭城靈壁東

史記云追至靈壁為是一統志靈壁城在宿州西北元
和志靈壁故城在宿州離符縣東北九十里蓋其時當
在蕭縣界不得與彭城相連晉書豫州刺史劉喬遣其

子祐拒東海王越於蕭縣之靈壁

睢水上

一統志睢水自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東南流入經宿州
北與徐州府蕭縣接界又東流經靈壁縣六十里又東
入睢甯縣界

魏王豹反為楚

史記月表與此同帝紀次在三年非也蓋楚破漢豹歸
國即從楚漢以九月虜豹至三年十月韓信已東下井
陘擊趙

三年黃屋左纛

漢書疏證卷一

七

宋史輿服志王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其制箱上置
平盤黃屋又儀衛志阜纛本後魏纛頭之制唐衛尉器
用纛居其一六典注云漢書有纛頭每天子行幸及大軍征伐則建於旗上也蓋旄頭
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銳首六脚後志云今制阜邊
阜旂旂為火焰之形每一人持一人拓之陳於兩簿左
右各六按續漢志云左纛以旄牛尾為之則唐宋所施
之纛出於虜俗如突厥狼頭纛非漢左纛也又按說文駉駉所
以舞也詩曰左執駉徐錯云今俗作駉詩釋文駉徒報
反俗作纛爾雅復云纛又作駉然字本从羽為駉故李
斐解此云毛羽幢漢以旄牛尾亦非古之羽駉也

出榮陽至成皋

一統志成皋故城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鄭制邑亦名

虎牢

出成皋玉門北渡河

水經注河水南對玉門方輿紀要玉門成皋西門也宋

時西關門亦曰玉關張彙云北門誤

宿小修武

一統志小修武聚在衛輝府獲嘉縣境修武故城今獲

嘉縣治

四渡兵汜水

漢書疏證卷一

末

水經注汜水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於河左傳有東

汜水南汜水倍二十四年王處於汜杜預云南汜也倍

三十年秦軍汜南杜云此東汜也按東汜即今汜水縣

南汜許州襄城縣也元和志異王出居此因名襄城

軍廣武

史記秦本紀昭王四十三年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

廣武水經注濟水過西廣武東廣武城北夾城之間有

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元和志鄭州榮澤縣東廣武西

廣武二城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

封侯公為平國君

文選注四十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

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通雅葉少蘊云

云公諱成字伯盛防人謚安國君

五至固陵

按改名固始乃寢邱非固陵也上云漢王追項羽至陽

夏南則固陵在陽夏矣彪續志陽夏有固陵聚元和志

在陳州宛邱縣西北四十三里

屠城父

一統志城父故城在潁州府亳州東南元和縣志西北

至州七十九里明初廢今名城父村

漢書疏證卷一

尤

圍羽垓下

元和志垓下聚在宿州虹縣西南五十四里舊志在鳳

陽府靈壁縣東南陰陵山之南

四面皆楚歌

周殷劉賈悉發楚地兵隨漢故皆楚歌宋書樂志舊歌

相和曲有雞鳴高樹巔索隱引類遊秦語與師古此注同

斬羽東城

方輿紀要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稷嗣君

嗣齊稷下之風猶婁敬號奉春君凡稱君者皆無封地

孟康說非

汜水之陽

一統志汜水在曹州府曹縣北四十里與定陶縣分界

謂之番君

寰宇記饒州鄒陽縣史記楚昭王時吳伐楚取番是也郡城卽吳芮爲番君所築

置酒雒陽南宮

大事記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更始自雒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幸南宮卽非殿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

漢書疏證卷一

羊

高起王陵對曰

錢大昭云魏相傳述高帝詔長樂宮者但有將軍臣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疑衍

七月燕王臧荼反

月表與此同在七月史於帝紀訛爲十月方回古今考云漢表誤爲四年按荀悅漢紀又在此年八月

治長樂宮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里宋敏求長安志關中記曰秦始皇長

樂宮有魚池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好中序同玉臺酒池臺

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長樂宮有鴻臺有臨華殿温室殿

有長信長秋永壽永甯四殿高帝後太后常居之

六年田肯賀上

顏之推家訓書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臻答梁元帝曰臣家藏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肯

建領水也

管子度地篇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注每飯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之於三按飯飯里開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漢書疏證卷一

羊

瓶非也

以碭郡薛郡鄆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

錢大昕曰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梁

爲彭越所封楚元不能得之當從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爲是

濟北博陽

異姓王表濟北王田安都博陽一統志泰山郡博縣亦

曰博陽改爲泰山郡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

太公家令

按此則太公有湯沐邑也故置家令漢太子公主並有
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莊宅田園必審其頃
畝分其疆界置於籍書若租稅隨其良瘠而為收斂之
數以時入之則家令丞掌食邑也

太公擁彗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按管子弟子職振社埽
席此謂拂席致敬也

七年於銅鞮

明史地理志山西沁州春秋晉銅鞮地一統志故城在
州南

漢書疏證卷十

羊

曼邱臣

廣韻丘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齊有曼丘不擇別
有毋丘儉非一姓也

至樓煩

一統志古樓煩國及漢樓煩縣俱在今代州雁門關北
晉徙於崞縣東

遂至平城

方輿紀要平城廢縣在大同府東五里晉隆安二年拓
拔珪自盛樂徙都平城謂之代都

代王喜奔國

史記在八年表又錯在九年
耐以上請之

按應劭如滄說皆古義師古兩不得其讀說文而頰毛
也象毛之形又耐罪不至髡也奴代切或作耐從寸應

劭說與說文同則正宜音乃代反若依如滄說則讀為
能鄭禮運注云耐古能字疏云後來能字仍假能三足

之能為能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按又音非也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
則易屯卦云利建侯而不甯釋文鄭讀而曰及劉向說

苑能字皆為而按荀子修身篇累土而不輟邱山崇
而審以成下而字即能墨子尚同古者聖王惟
尚同又鄭樂記注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

漢書疏證卷一

垂

以能為三台字此如滄之所本也然古耐為能世已不
行轉讀能為耐以協文義如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此
則以古之耐罪而為能之別義俗訓耳

立東闕北闕前殿

西京雜記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
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黃圖二十八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

迴七十里黃圖前殿東西五十五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臺殿四十三其三
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

宮門闕凡九十五按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
門王莽曰王路四門師古謂公車司馬惟在北闕者謬

新序二無鹽女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此以
列國已有其制或漢人所說參雜時制也
八年於東垣

一統志東垣故城在真定府真定縣南

曰柏人

一統志柏人故城在順德府唐山縣西元和志邢州堯

山縣本日柏人後魏改人爲仁天寶元年改故城在縣

西北十二里金世宗改名唐山

長吏視葬

長吏謂丞尉也

上奉玉卮

漢書疏證卷一

禹

韓非子外儲右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不可以盛水

則卮是注器有當者也考工記觚三升注觚當爲解疏

云爵制此下所引是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

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按周禮一獻

三酬當一豆斗同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云觶字角旁

著氏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

氏說文觶鄉飲酒解角旁氏則與觥字相近學者多聞

觥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按金石錄云大觀中

觥及觥二器如觥量之適容三爵與考又燕禮升觥觥

工記合也然此趙氏不辨觥觥而妄說於公注言觥者字之誤也古者觥字或作角旁氏由此

誤爾然解觥字雖異皆三升酒器應劭云受四升者誤
也與說文同卮與觥音義各別說文卮圓器一名觥所
以節飲食象人節在其下也莊子釋文卮酒圓器也又
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按項羽賜樊噲卮酒明
此又以卮爲敬器與說文義合

於三升禮器自別而云卮作觥未之聞也

常以臣亡賴

孟子富歲子弟多賴趙岐注賴善也廣雅釋詁同疏證

懷氏

漢書疏證卷一

蓋

云衛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亡賴猶云亡善也

族

廣韻懷又姓吳志顧雍傳有尙書郎懷敘據史記亦楚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

荀紀作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於萬年按此

衍一后字於下衍一崩字耳史記直作七月太上皇崩

櫟陽宮如淳李奇皆據史記故以是八字爲長文注引

葬萬年

元和志帝既葬太上皇於櫟陽之萬年後遂分櫟陽置

萬年縣以爲陵邑理櫟陽縣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

城按黃圖高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縣於櫟陽大城南以為奉陵邑其後在東者為太上皇西者昭靈后按晉灼引漢儀注先媼葬陳留小黃據韋玄成傳太上皇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等各有寢園後漢書虞延傳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則高祖母不同葬萬年明矣劉昭引漢舊儀與晉灼同水北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自水濯流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因作寢甯神黃圖復云昭靈后在萬年則李奇後母之說有因也又據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

漢書疏證卷一

柔

×611

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是以不樂高祖乃作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高祖既作新豐并移粉榆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牛羊犬雞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然太上皇當居新豐而史記云崩櫟陽宮則新豐或其時出遊觀處得孫叔封之樂鄉

元和志定州新樂縣漢新市縣之地新樂漢成帝時中山孝山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時人語訛呼為新樂是樂鄉在新樂縣也一統

志樂鄉故城在深州東南三十里又云在保定府清范縣東南樂毅所封在此

十一年 軍曲逆

一統志曲逆故城在保定府堯縣東南

攻聊城

一統志聊城故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至馬邑

一統志馬邑故城今朔平府朔州治

於參合

一統志參合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東北

漢書疏證卷一

毛

川一又

常以十月朝獻

續禮儀志正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贊公侯壁中二千

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其每朔惟十

月旦從故事者高帝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晉志漢武

夏正至於十月朔猶帝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

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獻宋志永初元年停慶冬

褚少孫梁世家補云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

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且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

按武帝太初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

以前即此紀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

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率人歲六十三錢

按民賦百二十為一算此歲取六十三錢未詳即在算內若算外

人主不交故也

易泰象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此詔蓋儒生為之

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

按是時未有尚書則凡詔令御史起草付外施行御史大夫為長故經由下相國也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霍去病請立皇子為王備載其品式與此正同相國下諸侯王者時諸侯王國皆自置二千石非漢官故直使諸

漢書疏證卷一

无

侯王知之

遣詣相國府

後此上計秀孝皆集丞相府東京猶集司徒府皆其故事古文苑董仲舒奏記公孫宏云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則此詔實蕭相國所贊成後丞相公孫宏開東閣以延賢人薛宣語朱雲且留東閣以觀四方奇士

署行義年

劉貢父讀曰儀非也蓋署其行義與年之高下而任使之昭宣世令郡國王元長曲水詩序作署行議年彼取

與興廉舉孝屬對非漢詔本文

瘵病勿遣

素問宣明五氣論膀胱不利為瘵又奇病論注瘵小便不得也

頗益淮陽

錢云謂分東郡潁川之支縣以益二國非廢此二郡也

十二年布軍洮水南北

方輿紀要或以為南直深陽縣之洮河也在深陽縣北二十里又

得勝河在泗州天長縣北七里上有破城城下為破城

渡相傳漢敗淮南王英布引兵渡此因名循英布敗走

漢書疏證卷一

无

自淮而江自江而入彭蠡湖死於鄱陽則洮水當在江

南別有洮水在桂林府全州北五十里者非此洮水也

胡三省誤指彼當之若然布已越江湘而入南越胡為

死於鄱陽乎

於當城

一統志當城故城在宣化府蔚縣北

汝狀有反相

齊策齊兒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爾豕視若是

者信反呂覽知士篇作過爾豕視高誘謂不仁之人劉辰翁曰過爾即俗所謂耳後見豕視即相法

下邪孔叢執節篇子順曰聞諸孫卿長目而豕視者必偷視

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

女子公主

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章昭曰大夫之妻稱主按公即君之稱帝女食邑即是封君故稱公主同姓主婚為公主春秋之制以概秦漢真俗儒說也吳起傳公叔為相尚魏公主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劉貢父曰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是也按自重臣之親以下並說諸侯王國中事言其用事重臣得封侯所生女子皆號公主與天子制同優之也

扁鵲何益 注 魏桓時醫也

漢書疏證卷一

手

韋昭以為魏桓據史記作齊桓侯裴駟云田和之子桓公午也韓非喻老篇作蔡桓侯鵠冠子世賢篇作魏文王皆傳記之訛

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雜記祝稱卜葬虞夫曰乃乃者本夫對妻之辭

帝崩於長樂宮

通典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闕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闕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按皓木皓皮未詳置闕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闕中

已葬收木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堦中

注 壽五十三

史記注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

五月丙寅

宋文鑑唐意高廟碑陰記云以麻推之以法除之算外至高帝十二年日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

葬長陵

黃圖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長陵山東西廣一

漢書疏證卷一

手

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廷諸官寺在中

高祖不修文學

古文苑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吾生不學書此謂書字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遷大梁都於豐

此謂劉之先自大梁徙居於豐也穀梁傳十六年傳民

所聚曰都師古謂惠王自安邑徙大梁則上下文全不通

惠帝紀弟二

賜民爵一級

此賜民爵之始趙策趙勝受地請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是初但賜民金也

尚食

漢舊儀太官尚食用黃金鉚器按尚食亦宦官也

執楯執戟

兩者亦郎也滑稽傳優旃呼陸橐郎東方朔曰位不過

漢書疏證卷一

垂

執戟六典十二衛別有司戈執戟並五日上十日下午凡

宿衛內廊閣門外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

手冊府元龜五百崔圓開元中以鈐謀授策甲科授執

戟宋史儀衛志黃麾大仗左右廂各二部部十二行第

一行黃雞四角斿凡斿皆持以龍頭竿第二儀鎧五色幡第三青

孔雀五角斿第四烏戟第五緋鳳大角斿第六細弓矢

第七白鵝四角斿第八朱藤絡盾刀第九阜鵝六角斿

第十細弓矢第十一稍第十二緣藤絡盾刀隋書禮儀志齊左右

羽林郎十二隊有捕殺隊雜戟隊

有罪當盜械

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名曰相顧之尸師古誤引貳負相柳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海外北經共工之臣相柳氏大荒北經相柳並無之廣雅盜竊也竊著也義相生盜械亦著械耳皆頌繫

唐律疏議獄官令禁囚死罪枷杻婦人及流以下去杻

其杖罪散禁又條應議請減者犯流以上若除免官當

並鎖禁此頌繫即散禁非謂不入狴牢如消解非

皆耐爲鬼薪白粲

城旦春本當髡鉗今皆完男鬼薪女白粲也漢舊儀凡

有罪男髡鉗爲城旦女爲春戚夫人髡鉗令春是女當春者髡鉗也猶宋配牢城

漢書疏證卷一

垂

必皆作五歲完四歲此謂不髡鉗者作四歲鬼薪三歲男鬼薪女

白粲皆作三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

皆作二歲男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此五歲刑至一歲刑之次

也司圖職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鄭司農云若今時罰作矣按此所謂弛刑徒也後

周改爲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

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王元亮名例表金秦和律徒刑七加四年五年

皆完之

司刺注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

不坐隋刑法志梁令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

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並頌繫之唐斷獄律年七十以

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並不合考訊

元年 得買爵三十級

應劭云一級直錢二千凡六萬按武功爵一級至直十七萬與此貴賤懸絕矣

二年 獻城陽郡

漢城陽郡治莒今沂州府之莒州

尊公主為太后

新序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無尊太后事荀悅紀但云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為湯沐邑原其故公主但食縣邑今乃食郡位比諸侯王張敖

漢書疏證卷一

蕭

嘗為趙王王已廢不可獨為王后故因其子而名之師古說無理

三年 城長安

黃圖城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五年九月城成雉高三坂當為版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繫龍首山土為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都廢災

黃圖都廢天子車馬所在

四年 鴻臺災

黃圖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故號鴻臺

織室災

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六年 起長安市

西都賦注漢宮闕疏云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二

漢書疏證卷一

蕭

市在道東黃圖云三市在醴泉坊

七年

西京雜記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然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閒得龍骨一具蛟骨一具

葬安陵

御覽四百五十七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流涕不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長安志安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關中記曰徙關東倡優樂

人五千戶以爲陵邑善爲囀戲故俗稱女囀陵也

高后紀第三

太子通四人爲王諸呂六人爲列侯

按史記高后元年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驪等爲王侯如下元年所述風大臣立酈侯呂台爲呂王二年台

薨子嘉代立四年封呂頴臨光侯呂他俞侯呂更始贊

食侯呂忿呂成侯六年十月廢呂王嘉以台弟產爲呂

王七年徙爲梁王又呂祿爲趙王八年十月立太子通

爲燕王通弟莊爲東平侯其諸呂王侯始末如是此書

不案年次皆敘於元年前疎矣其云語在外戚傳亦

漢書疏證卷一

著

復疎略

元年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爲二千石者當各舉一人師古曰尊其秩非是

二年 幸得賜餐錢

唐於月俸之外諸司各有食料錢蓋肇於漢又有食利

本錢充公廚常膳會要九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

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

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滿歲授官貞元元年禮部尙書

李齊運奏當司本錢至少廚食闕絕請準祕書省大理

寺例取戶部闕職官錢二千貫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廚

可之開成四年宰臣李珣奏堂廚食利錢一千五百貫

文供宰相香油蠟燭捉錢官三十人

地震羌道

方輿紀要羌道城在階州北

恒山王不疑薨

史記於此云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荀悅

漢紀亦有之然此傳寫禠落也

四年 幽之永巷

史記云幽殺之故下大臣但誅少帝及三弟

恒山王宏爲皇帝

漢書疏證卷一

著

五年 淮陽王彊薨

史記云義爲帝更名宏以軹侯朝爲常山王

史記云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此紀不言其嗣立史

記於七年云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呂曰濟川

與周勃傳濟川淮陽恒山合之適爲三弟大抵此紀尤

爲疎漏

六年 城長陵

長安志關中記曰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陪

葬者皆在東

攻阿陽

狄道今蘭州府之狄道州一統志阿陽故城在平涼府

靜甯州南

七年 宣夫人

荀悅紀作宣城夫人

八年 上將軍祿相國產頴兵秉政

按史記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

王產居南軍其南北軍之名如此今此紀於上年云產

為相國史記七年產為帝太傅道祿為上將軍其事已

舛錯且不著二人居南北軍張本則下文勃遂入北軍

然尚有南軍何所依邪周勃外戚兩傳皆與史記同明

漢書疏證卷一

美

此誤

為劉氏左袒

齊策五王孫賈入市中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

右卿射禮注袒左免衣也疏云知袒左者凡事無問吉

凶皆袒左是以士喪主人左袒此及大射亦皆袒左惟

有受刑袒右故觀禮注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

誦言誅之

史記作訟韋昭曰訟猶公淮南兵略有刑埒者天下訟

見之注訟公也按說文訟爭也一日訟訟徐錯

急入宮衛帝

恐呂產挾之而討勃也昭十年傳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

史記徒濟川王王梁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

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云云此文繁而不可省使

觀者易曉也此紀不著淮陽常山兩王相代之由至濟

川緣起并不一見賴有史記參考耳

復其誅之

此在文帝入宮之後也詳玩史文取後宮美人子又云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又云孝惠後宮子蓋存其疑信者

漢書疏證卷一

美

半而未敢斷以為真呂氏子也諸大臣陰謀史記及周

勃傳詳之然廢之是也殺之非也四人之中萬一有真

孝惠子若何若劉盆子令衣食終身亦何傷乎

贊 衣食滋殖

此下疑有脫文以荀紀參之孝惠高后兩贊似皆全稱

此紀贊語

漢書疏證卷一

吳 沈欽韓撰

文帝紀第四

立為代王

史記呂后紀趙王恢自殺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

王謝願守代邊

兆得大橫

史記龜策傳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

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其兆有首仰足

開胎橫安吉橫吉上有仰下有柱大吉此云大橫得大

吉兆也

入代邸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

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邸

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武柴武錢大昭曰考高五王傳呂產遣大將軍

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傳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

觀元年詔止有太尉勃丞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

將軍則其為灌嬰何疑至武為大將軍在文三年濟北

王反時服氏謂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大將軍柴武失之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遠矣愚按史記將相名臣表高后八年隆慮侯竈為將軍擊南越南粵傳云高后崩即罷兵此武蓋竈之訛也灌嬰尚屯滎陽

陰安侯

一統志陰安故城在大名府清豐縣北二十里

西向讓者三

御覽四百二十四周書曰湯三讓於諸侯莫敢即位與今殷

祝解異博物志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女子百戶牛酒

師古說襲姚察然長男得爵妻得牛酒而次丁與妻並

漢書疏證卷二

二

不及非普洽之惠也章懷太子注後漢紀知其不可通

遂以為此是女戶頭唐律疏議戶內並無男夫直然女以女人為戶其終則為絕戶

戶甚少百戶共賜如何分布愚以為只就鄉亭中百戶

率得牛一頭酒十石不限有爵無爵之妻

酺五日

說文酺王德布大飲酒也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故書

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

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按古者無事不飲酒酒誥

曰祀茲酒故假祭名以飲酒因謂賜民飲酒為酺又禮

器注合錢飲酒為酺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酺賈

公彥云州長黨正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族師卑不得官物為禮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酺法以不得官物故須合錢耳然此賜酺即是合錢酺飲也

元當稟鬻米者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

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魏志注魏略尾累縣官以其孤老給糜日五升又寒貧者

本姓石字德林郡縣以其鰥寡給康日五升此漢魏受廩有常額也

遣都吏循行

續志注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列女羊叔姬傳

攘羊之事發都吏至

漢書疏證卷二

三

二憫然

說文憫憫也非此義昭十八年執事憫然授兵登陣杜

預云憫然忿勁貌服虔云憫然猛貌按方言憫猛也晉

魏之閒曰憫此服氏所據也詩作憫說文云武貌荀子

榮辱篇隨者俄且憫也楊倞注憫與憫同猛也楊據漢

書此文故云與憫同然非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

通典吉禮六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王儉以為亥

日藉經紀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

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

佟之云漢文用於此日耕藉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朝有進善之旌

管子桓公問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淮南主術堯置敢諫之鼓

誹謗之木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設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淮南主術舜立誹謗

漢書疏證卷二

四

之木高誘云書其善否於表木也

銅虎符竹使符

周禮典瑞注鄭司農云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杜子春云珍圭徵守者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按信陵君傳如姬竊得魏王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隋書紀煬帝幸遼東命衛玄為京師留守樊子蓋為東都留守俱賜玉麟符以代銅虎唐六典後魏有傳符歷北齊隋皆用之武德初為銀菟符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其傳符以給郵驛通制命太子監國曰雙龍都留守日麟符左二十右十九東方青龍符西隨身魚方驛虞符南方朱雀符北方元武符左四右三

符以明貴賤應徵召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有一員者不復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冊府元龜四百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

五 後唐長興元年給事中崔行奏內庫每州有銅魚八

隻一隻大七隻小兩隻右五隻左其右銅魚一隻長留

在內留一隻在本州庫逐季申報平安左魚五隻皆鑄

次第字號每新除刺史到任後即差人到當省請領左

魚當司覆奏內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當省責領分符

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卻差人送左魚納省如

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魚周而復始按竹使符則

漢書疏證卷二

五

後世木契之制也六典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軍駕巡幸

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若王公以下兩

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領兵五百

人以上馬五百匹以上征討亦各給王畿之內左右各

木契其在外及行用法式並準魚符

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則左右各十宋史兵志

康定元年頒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為

魚形題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云

左魚合右旁題云右魚合上三枚留總管鈐轄官高者

掌之下一枚付諸州軍城若主掌總管鈐轄發兵馬百

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枚貯以韋囊緘印之遣指揮齋

牒同往所在驗契合即發兵

三 興居自殺

西京雜記興居始舉兵大風直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墜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四復諸劉有屬籍家

鄭司農鄉大夫職注貴者若今宗室皆復也

十二無用傳

張晏曰過所者周官司關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

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也御覽五百九十八文部有過所門引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魏志倉慈傳遷敦煌太守西域胡欲詣洛者以示戒

為封過所唐衛禁律諸不應度關而給過所及冒名請

漢書疏證卷二

木

過所而度者各徒一年冊府元龜一百九十一偽梁開平四

年詔司門過所先頒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

逢專判出給如淳云兩行書緝帛者乃周官小宰質劑

鄭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之券書釋名前別也大書

中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傳別以帛書故終軍

傳亦謂之繻今則謂之路引

十四殺北地都尉印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段氏出自姬姓漢有北地都尉印

徐廣云姓段者譜牒相承久矣不能盡與史合然今本

史記注所引徐廣說則云姓孫或者妄人轉據阿顏說

改之

十五黃龍見於成紀

冊府元龜又云日中有王字玉海一百九十五望氣經文帝

時日中有王字

後二結轍於道

史記作結軼莊子天地篇螳螂怒臂以當車軼國策轍

多作軼

六中大夫令免

索隱云顏遊秦以令是姓免是名據荀悅漢紀令免作

李勉

漢書疏證卷二

七

屯飛狐

集解引蘇林在上黨者誤元和志自蔚州飛狐縣北入

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

安次亦謂此道明史地理志飛狐峪在山西蔚州廣昌

縣北今為里石嶺堡蔚州志飛狐口在州東南六十里北口在州南三十里

屯句注

歐陽忞輿地廣記代州雁門縣有句注山漢擊匈奴於

此一名西陁山方輿紀要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

句注陁

次細柳

御覽百九三輔故事曰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

石激西有細柳倉元和志細柳倉在咸陽縣西南二十

里周亞夫軍細柳此是又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南按張

揖云在昆明池南者則長安之細柳原非也

次棘門

長安志棘門在咸陽東北十八里

七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觀此則知彼時大喪猶循倚廬食粥三年不祭之制雖

遭大亂周公之禮不廢也

朕之不明與嘉之

漢書疏證卷二

八

按如消說是也朕雖不明猶以為善深幸其考終命

服臨者皆無踐

伏儼云踐翦也者書序成王踐奄鄭讀踐為翦玉藻凡

有血氣者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為翦翦猶殺也釋名三

年之綴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故伏儼以翦為斬

衰也此漢人古義魏晉而下即有所不知師古何足論

乎

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自大紅小紅而織凡三十六日皆謂既下墻漸即吉如

古受服之義服言大功小功布者是也閒傳中月而禮

之而織注黑經白緯曰織疏云禫祭既訖而首著織冠

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黑經白緯曰織者戴德變除

禮也練服衣黃裏縗緣與其冠皆縗緣豈有大紅小紅

之異應劭說乃無稽矣唐書崔祐甫傳常哀與禮司議

日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既葬而除約

四月也按哀此議尚有古意崔祐甫乃據遺詔三日釋

服一同吏民之例全乖分義衰以此橫遺詔三日釋

斥祐甫公代其位史不以為非蓋禮廢久矣

贊 身衣弋綈

後書王符傳引前書音義曰弋厚也集韻弋厚也廣韻

漢書疏證卷二

九

亦帛之誤說文綈厚繒也云弋厚者是也何必定以黑

色為衣古今注文帝履不借視朝

治霸陵

長安志在萬年縣東十里白鹿原上晉書索綝傳三秦

人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物

何乃多也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

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肩取陵中

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

儉者耳按此云治霸陵皆瓦器而仍有珍寶蓋帝既崩

臣子違其素志耳

常假借納用焉

風俗通正失孝成帝問劉向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

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

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從容言

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

褒之後人見遺文則然

幾至刑措

論衡藝增篇光武皇帝之時郡中汝南賁光上言孝文

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

光武皇帝曰孝文皇帝時不居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殿

漢書疏證卷十一

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景帝紀第五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何焯曰文紀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

位於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按公羊傳正棺於

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世柩前即位之制乃用公羊說

此尚近古詳續禮儀志

元飲食計債費勿論

唐職制律諸監臨之官受豬羊供饋坐贓論強者依強

取監臨財物法強乞取者此唐律重於漢

賣故貴皆坐贓為盜

唐律若賣買有贖利者以乞取監臨財物者有贖利者

計利準枉法論枉法十匹絞

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

唐律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取借貸之屬

各減在官時三等

奪爵為士伍免之

按漢二千石卒於官乃有法賻則遷免者不得也此與

見監治受財物者異科以其遷替非威力所劫但官屬

送財自不應受耳故惟奪爵而免坐贓也師古乃云奪

漢書疏證卷十一

爵為士伍又免其官職按漢法初罪免官重論奪爵已

奪爵矣免官何待言乎不通之人著語便錯

二年二十始傳

本年十五以上今寬假之至年二十始出算錢傳謂著

於版籍小宰鄭司農注云傳之著約束於文書師古說

年二十三為正卒非此制也

太皇太后崩

此與中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蓋一事而錯出彼又又脫

一太字

令田半租

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此以新即位國用不足故復半

出租賦

三年謀反欲以殺嘉

當是恢說先謀反發覺後復妄拔其父為知情故上云

不孝晉灼義是也師古謂私怨其父而謀反欲令連坐

此豈人情俗所云服毒藥虎乃師古意

四年十月戊戌

何焯曰此十月或九月之訛史記是年有後九月

五年作陽陵邑

長安志景帝陽陵在咸陽縣東十五里帝王世紀曰陽

漢書疏證卷二

圭

陵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

七年二月罷太尉官

史記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中元年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史記周苛孫平為繩侯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

二年奏諡誅策

奏諡誅者謂諸侯王薨列侯薨若河間獻王薨大行令

奏諡是也策者指列侯初封諸侯太傅初除者用策命

也應劭通解為哀策則初封初除之文無據矣漢之策命猶唐

宋之誥命也宋史職官志中書省定臣僚封贈父母依舊制命詞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專詞餘用海詞

穿復土

詩傳陶其土而復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疏云復者地

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

四年起德陽宮

謂廟為宮此古義也春秋經傳毛詩皆然以周有文武

世室魯有魯公武公世室故爾雅又云宮謂之室皆謂

廟也瓚云諱廟言宮文帝何以不諱而賈誼直云願成

廟乎此不通雅故妄說長安志景帝廟在咸陽縣東北

十五里

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書疏證卷二

圭

酉陽雜俎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程瑤田通藝

錄錢唐丁晞曾著馬字說云馬之初生已有齒上下各

六曰乳牙齊民要術相馬法一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以吮乳得名形小而色

白厥後迭毀迭生數皆以兩曰草牙以嚼草得名形大

而色黃嚼草久則齒端凹如白已而凹者復平齒加長

矣乳時力弱不中乘能嚼草則力強齒平則老市馬者

鑿其平齒令凹服虔謂十歲齒平則凹如白者十歲以前

者也按呂覽淫辭篇高誘注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

八合為三十則齒是其當唇者可其左右頰者也三十

之數為馬齒之最長馬齒齊則平矣此又一說也

六
年朱兩轎

續志轎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中二千石以上右駢

朱左轎

續志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朱轎得銅五末輓有吉陽箒

至武泉

一統志武泉故城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塞外括地志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後元
年讞者不爲失

漢書疏證卷二

五

宋李元綱厚德錄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

後二
年亡爲非者寡矣

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以下語皆與此詔上文同又六韜上賢篇雕文刻鏤技巧而傷農事王者必禁管子七臣

七主篇文采纂組燔功之審也

訾算十以上

說苑正諫篇齊景令別跪倍資無征則訾算之謂也鹽鐵論錯春秋曰算不及蠻夷按十八算爲貲十萬則司

馬相如先亦富人也

後三
年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

唐職制律諸監臨之官私役使所監臨各計庸賃借使人功計庸日準緡三尺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又擅興律諸丁夫雜匹

在役而監當官私使者計庸準盜論

武帝紀弟六

漢書疏證卷二

五

七歲爲皇太子

御覽八十漢武帝故事曰通典刑雜議引此事漢景帝時廷尉上

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

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夫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

者同不宜以大逆論

建元
元年復甲卒

漢官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衛士住京師材官騎士住本郡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會都

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射戟行船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民就田此所謂甲卒也蓋為卒又自出甲弩之類耳

為復子若孫

漢最重復除故民爵不得過公乘以五大夫當復除也前此文景雖申養老之典未有復卒之令然必至九十而復其子孫則邀恩者亦鮮矣唐六典凡庶人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丁一人九十給二人百歲三人皆先盡子孫次取近親次取輕色丁冊府元龜五十五貞觀十一年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人五立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飲於合元殿

漢書疏證卷二

夫

九十以上賜几杖八十以上賜鳩杖其諸州侍老州縣穩便設酒食一準京城賜几杖婦人則送几杖於其家又八天寶八載制天下百姓大夫七十五以上婦七十五以上宜各給一人充侍仍自揀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按此則老者無不給侍矣若自百歲以下版授刺史司馬縣令六十以上版授本縣丞此制起自元魏未免太濫長慶集曹州別駕張公碑調杭州錄事參軍駁假年侍老者三十八

河海潤千里

公羊傳三十一年傳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河海潤千里

二年初置茂陵邑

長安志茂陵故城在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周三里三輔舊事曰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六萬一千置茂陵縣志武帝時徙戶居陵高十四丈通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劔戶戶設夜龍莫邪劔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元和志

漢書疏證卷二

七

徙關東豪族以奉陵邑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千戶皆屬太常三年初作便門橋

元和志便橋在京兆府咸陽縣西南十里架渭水上在長安北茂陵東去長安二十里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對因號便橋按師古云平便同字攷說文采古辨字與平字篆作飛者迥別古訓辨便通耳非以平為便也詳見後書劉愷傳疏證師古妄作解事

廢遷防陵

一統志房陵故城今鄖陽府房縣治元光元年郡國舉孝廉

冊府元龜六百四十三貞觀十八年詔諸州所舉孝廉十有一人並以不能對問放還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加一等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敕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禮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敕孝廉科宜停自是秀孝路絕時稱業明經者為孝廉業進士者為秀才明太祖洪武六年下詔罷科舉亦有孝廉秀才之目旋凌替不行崇禎九年吏部復議舉孝廉由司道以速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於是

漢書疏證卷二

六

薦舉徧天下然皆授以殘破郡縣卒無大效明史選今亦有孝廉方正之舉然多避不就試而選濫矣

北發渠搜

王會解發人庶庶者若鹿迅走注發亦東夷管子發度發朝鮮之夷之證大戴五帝德篇北山戎發息慎又少閒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凡三盧辯注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即王會解為說也武帝詔正用其文而薛瓚反據三朝記以南撫北發對舉為證蓋誤記五帝德上文有南撫交阯大教語為三朝記少閒即三朝記之一不知三朝記正以為國名也然公孫弘傳新序雜事並

有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蓋古語習謬已久師古評擇諸家率多舍核取謬又禹貢正義引鄭注衣皮之民居此昆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鄭以昆崙析支例之則渠搜是山名也戴震水地記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據是言之河源已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昆崙國積石已東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漢通大宛西域踰蔥嶺而西古渠搜在焉

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通鑑考異曰仲舒傳云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

漢書疏證卷二

九

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見於紀故著之洪邁容齋續筆曰按策問中云朕親耕藉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對策曰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愚按本傳董仲舒於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則仲舒對策實在建初元年無可疑者又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中廢為中大夫時居家推說其意是賢良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又按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年六

十以賢良徵嚴助傳武帝善助對權助為中大夫則三人者皆同歲舉也弘後為博士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俱非元光元年事

三救決河

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出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起龍淵宮

此武帝所自作廟服虔如消說是也御覽帝王世紀曰孝武廟名龍淵長安志漢武帝龍淵廟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元和志漢龍泉廟在興平縣東北二十四里水

漢書疏證卷二

平

經注謂水

成國故渠又東逕龍泉北渠北故阪北即龍

淵廟又云衛縣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旁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此亦本如消所云溝洫志救河決起龍淵宮於其旁愚考溝洫志無龍淵宮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載築宣防宮在元封時非此年也如消誤耳假若有之即是武帝崩後郡國行幸處所作原廟仍龍淵故名非此龍淵宮也至孟康泛引西平界之龍淵元和志蔡州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與河決東郡處邈焉懸隔師古誤連上文救決河為讀又信孟康之說此孔穎達所云尚不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者也

五河間王德薨

史記五宗世家注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然難之謂獻王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元期進賢受上賞

鷓冠子道端篇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

迺加九錫

應劭所云出韓詩外傳禮含文嘉亦有之乃韓詩外傳遂為莽操篡

漢書疏證卷二

平

竊之階張晏據周禮但有九命也尚書大傳曰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再賜以簪纓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得專征與周襄王賜晉文公者悉同古之錫命如斯而已傳記雜說蓋參同周官春秋傳而傳之附上罔下者死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說苑臣術篇引太誓與此四語同此今文太誓也馬融所致疑者五事而趙岐云後得者今偽泰誓悉據馬融列者補入乃轉漏此語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列子天論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莊子天道篇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年二 西至符離

方輿紀要符離塞在豐州河西北一統志豐州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

置朔方五原郡

一統志朔方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前漢郡治三封三封故城在套外黃河西岸九原故城在吳喇忒旗北五原郡治九原縣

漢書疏證卷二

三

年三 內長文

鹽鐵論滅秦篇周室修禮長文然國弱按劉昌詩蘆浦筆記云魯氏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蓋而誤為內肆赦皆缺偏旁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按此張晏解實是內長文此必讀者嫌其難曉而改未可信也王應麟曰或云古寫本無注

年六 無所流馳

說文馳逐子也蓋後人通以馳為駝耳今官誥馳贈父祖如應劭說作一重解不通

元符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

按淮南傳謀反在元朔六年秋紀特以與衡山事相繼故同在是年冬也

毋贅聚

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注最聚也若今聚民為投最方言萃雜集也東齊曰聚按最贅萃聲同一義也管子山至數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說苑奉使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

年二 馬生余吾水中

應劭云在朔方北按公孫敖擊匈奴至余吾匈奴傳云匈奴聞公孫敖出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則其水在

漢書疏證卷二

三

匈奴之北邊彼水生馬何關漢事而史記之乎水經注榆次縣故涂水鄉晉大夫智徐吾之邑明志太原府榆次縣東南有涂水又有小涂水流合焉

能言鳥

唐書音樂志嶺南有鳥如鸚鵡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武帝本紀南越獻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為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

嶺表錄異客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如鸚鵡

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音語言雄大分明異於鸚鵡

及公孫敖張騫

廣軍自當亡賞非後期也文當云張騫及公孫敖誤安及字於上

置五屬國以處之

通鑑地理通釋地理志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

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五屬國

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數

年五平牡馬

質人職注質劑若今月平買也釋文平皮命反

漢書疏證卷二

畜

元鼎廢徒上庸

一統志上庸故城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

年二火耕水耨

火耕者刈稻了燒其稊以肥土然後耜之稻人職夏以

水殄草而芟夷之齊民要術二月冰解地乾燒而耕之

仍即下水十日塊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納種稻苗長七

八寸陳草復起以鎌侵水芟之草悉膿死稻苗漸長復

須蒔

年四周子南君

師古子南封邑之號尤胤說也鹽鐵論誅秦大夫曰先

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頴川號周子南君南與男通用

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周諸富辰曰鄭伯南也

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為言

任也惠棟曰王肅家語注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公羊傳小國稱伯子男

又云春秋伯子男一也董子三代改制商合伯子男為一等

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又云杞

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武帝時春秋惟用公羊

故周子南君之號从公羊杞子伯之比直以子男并爵

不取男服句名戰國時周之別封稱東周君西周君衛

元君亦自侯降號為君漢制未為徹侯而食邑者亦稱

漢書疏證卷二

畜

君

馬生渥洼水中

說文注深池也蓋今花海之地在嘉峪關方輿紀要志

云沙州境有渥洼水

年五祖厲河

玉篇祖子邪切縣名字从衣不从示水經注河水東北流逕安

定祖厲縣城西北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西北流注於

河明志靖虜衛西南今靈夏府地有祖厲河東北有亥刺河

皆注於大河一統志祖厲河在鞏昌府會寧縣南本名

康全河亦名南河又西北逕靖遠縣界為祖厲河下流

入黃河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錢大昕曰自是年至太初元年相距八歲中積二千九百二十二日冬至當在癸亥不得到甲子再以月法求之得積月九十八又二十七日有奇冬至當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得置閏於天正前也若用太初之元則辛巳之冬至又後天一日史家特據當時所頒之朔書之耳律厯志載元朔六年甲申朔旦冬至乃太初改厯後逆推之當時未必以為章首也

修天文禮

漢書疏證卷二

美

說文禪祭天也無禪字祭法注王宮日壇夜明亦謂月壇疑壇訛

奪爵者百六人

通典丁字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令諸侯助祭賈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助耐少府受之又九真交阯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鬱林邑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按續志注丁字漢儀云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

按僕於元鼎五年始為將軍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關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嘗有戰功酷吏傳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者殆虛妄也

下牂柯江

一統志牂柯江在貴陽府定番州南一名都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經州南界地名破蠶又南入廣西泗城州界名勝志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為右江至潯州與左江合下番馬入南海

六年征西羌平之

漢書疏證卷二

毛

後書西羌傳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其攻令居安故遂圍抱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

李左邑桐鄉

一統志左邑故城今絳州聞喜縣治元和志桐鄉故城在今聞喜縣西南八里

元封元年啟母石

藝文類聚六隨巢子曰啟生於石御覽九十嵩高山記曰昔有婦女任身三十月生子五歲便入嵩高山學道

通神明為母立祠號開母祠又有三臺山漢武東巡過

此山見三學仙女遂以為名又一百三十五山海經曰大室嵩

高陽城西啟母化為石在焉按中山經郭璞註語非經唐崔融啟母

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山記以為陽翟婦

人即上文嵩高記所稱是也按漢開母廟石闕銘云九

山甄旅爰納漢山辛癸之間則固以為塗山氏也師古說此

事云見淮南子按人闕訓僅云禹生於石注云修己

御史乘屬

晉書職官志侍御史二漢所掌有五曹其五曰乘曹掌

護駕輿服志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漢舊儀御史吏員凡

漢書疏證卷二

天

三百四十一人分為吏當作少史屬按漢之曹吏有掾

有屬見漢碑者不一

呼萬歲者三

呂覽過宋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

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間之莫敢不應齊策馮煖燒責

券民稱萬歲

肩然如有聞

爾雅釋言僂聲也釋文音肩玉篇僂小聲也

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此十月即年頭之十月自此以上至建元皆追改紀年

之元郊祀志所載尙未明了劉氏論之詳矣

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

一統志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梁父故城在府南六

十里奉高廢縣在府東北十七里蛇邱故城在泰安府

肥城縣南歷城縣今濟南府治

至碣石

水經注瀋水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今枕海有石如甬

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

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世名之天橋

柱也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明志直隸永平府昌黎

漢書疏證卷二

无

縣西北有碣石山明統志在昌黎縣西北五十里

年冬

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

皆蟄縮如蟬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甘泉宮內中

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繅

布絲帛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韓非內儲

說李季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則內

中者謂臥房也

年三角抵戲

李斯傳二世在甘泉方作戲抵俳優新書句奴篇上即
 響胡人大殼抵也則角抵不始於武帝御覽七百五十五
 武帝故事曰角抵戲六國所造秦并滅天下而增廣之
 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上復采之任昉述異記秦漢
 閒說蚩尤氏耳鬣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闢以角觝人
 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
 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通典一百四散
 樂後魏道武天興六年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
 年四
 通回中道

元和志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按後書來歙與
 漢書疏證卷二 三

征虜祭遵襲略陽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是
 時祭遵屯於汧汧與雍相連是回中道與回中宮初非
 異處宮以地得名耳郡國志汧縣有回城名回中劉昭注
 道處漢武由此道北至安定蕭關寰宇記蕭關故城在
 原州平高縣東南三十里明志隴州西北有回城亦曰
 回中又西北有回中宮又有番須口即隴山口而原州
 平高乃今之固原州蕭關在其東南安得云北通蕭關
 乎師古謬妄
 懸獨鹿鳴澤
 水經注洛水上承鳴澤渚渚方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

年行幸鳴澤者也方輿紀要獨鹿山在涿州西十五里
 下有鳴澤

五
 至於盛唐

通典壽州盛唐縣隋霍山縣天寶中改焉新唐書地理志開元二十七年
 更名又割盛唐縣置霍山輿地廣記宋開寶四年改為六安是唐取漢
 故名文穎云在廬江界是也章昭所云乃後漢武陵郡
 作唐縣吳屬南郡晉屬南平者非此也寰宇記六安縣
 西二十五里有盛唐山因為縣名於漢為潛縣地
 自尋陽浮江

一統志大江自湖廣黃梅縣東流入逕安慶府宿松縣
 漢書疏證卷二 三

南一百二十里對岸為江西湖口彭澤縣界方輿紀要
 輿程記自九江府北渡大江廣二十里有太陽廟又四
 十里為黃梅縣東北百餘里則宿松縣矣沈約曰潯水
 水名在江北南流入大江因以縣名而江遂得潯陽之
 稱
 射蛟江中獲之
 一統志射蛟浦在九江府湖口縣東南十里
 薄樅陽
 寰宇記樅陽故城在舒州桐城縣東南一百里縣志今
 有樅陽上下鎮一統志樅陽河在縣南一百一十里今

此史家自後追書非誤一統志雲陵故城在邠州濱化縣北

麟趾裏蹠

爾雅翼穆天子傳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銀麕注云今有在地得玉狔金狗之屬此言古賂夷狄之貨也蓋古常有此瑞物故以金銀效而作之李石續博物志襄陽之閒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裏蹠麟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裏蹠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裏蹠所為藥金和藥最良夢溪筆談一枚重四兩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

漢書疏證卷二

刀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索索成屑康駢刺談錄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毗因藉田得馬蹠金一瓊

征和元年大搜上林

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一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闔大搜客年耕於鉅定

明志青州府壽光縣西北有巨淀即清水泊也一統志鉅定故城在青州府樂安縣北

後元五年五柞宮

西京雜記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陰覆數畝其

宮而有青梧觀觀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長安志五柞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八里

贊 雄材大略

周祝解惟彼大心是生雄惟彼忌心是生勝武帝之謂矣

昭帝紀弟七

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西京雜記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瞻瞻金為衣菊為裳噴喋荷荷持出入葉葭自願菲薄愧爾

嘉祥

漢書疏證卷二

鉤盾弄田

唐六典鉤盾署今掌供邦國薪芻之事按此則周禮甸師之職本掌耕藉有田地當在上林旁近以為在未央

宮非也

梓柯談指同並

方輿紀要梓柯今遵義府本朝改談拒城在遵義府

桐梓縣西南同並城在雲南曲靖府霑益州北

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

史記田仁傳仁為丞相長史請先刺舉三河後此皆屬司隸地理志河內屬司隸郡國志河內河東並司隸所

部則是年改屬冀并權制也

年二守長樂衛尉

時無太后而置東宮衛尉防姦宄

射士詣朔方

鹽鐵論胡備賢良曰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

遠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謂此也

年五及馬弩關

新書壹通篇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

侯國眾車騎則力益多按馬不出關之制漢初已有也

罷權酷官

漢書疏證卷十一

美

鹽鐵論第四十一公卿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

鐵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奏可

以律占租

按此專指酒租也通考七十唐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州

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按後唐明宗敕於夏秋田苗

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宋令民戶買

撲酒坊皆是以律占租之類

賣酒升四錢

按漢初酒買如是至唐貞元二年每斗權百五十錢則

民酤每斗不下二三百也杜甫詩速宜相就沽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黃鶴曰貞宗

問唐時酒價丁宋史食貨志小酒每升價自五錢至三

十錢有二十六等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

等自政和以後屢增酒錢通考紹興三年添酒錢每升作一百五十文孝宗

乾道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

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葉適平陽縣

錢記曰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鄉村坊

店二十五停閉二十有一酒錢以貫數二十六百七十

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嗟跌保正賦斂戶

催乾沒關門逃避子蓋官自權賣酒課日增自非抑買

不足額徵其弊至宋而極矣

漢書疏證卷二

美

方輿紀要句町廢縣在雲南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

元鳳武都氏人反

一統志武都故城在階州成縣西古白馬氏地

年二馬口錢

武帝令停畜馬故斂民出錢為市直芻秣費也宋史兵

志陝西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中復哀金

益之曰馬社明勞堪憲章類編洪熙元年上諭民間畜

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善為令明兵志其民牧皆視

丁田而授馬始名曰戶馬既名曰種馬牝牡五歲而徵

駒馬病欠納銀二兩孳生已隆慶二年言者令每馬折

價三十兩類解太僕凡所養每用種馬官盡變賣一馬十兩直隸山東河南種馬十二萬匹得銀百二十萬兩且收草料銀二十四萬部請養賣各半張居正為相乃盡賣之以銀輸寺折徵草料地租銀日益多以供團營置馬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菽粟今井口算雜徵之用錢者皆令以菽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待之乏也按下六年亦令以菽粟當賦是非常制也

漢書疏證卷二

乘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大戴記孝昭冠辭曰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

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注古者冠以仲春此夏字為春之訛遵並大道邪

式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雜免之幼

志注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

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按譙周云周成王十五而

冠魯襄公十二年而冠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注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

子重國嗣也今昭帝年十八而冠考東京諸帝和帝十

三安帝十六順帝十五並加元服後立皇后乃昭帝先

立后五年而後加元服此大臣不學廷臣未有諱其失可怪也禮四時皆可冠故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明不專在春司馬彪禮儀志則以正月甲子若丙子和帝以甲子安帝以庚子順帝以丙子據大戴及博物志昭帝冠本在二月紀書正月誤耳

五年罷象郡

錢大昕曰按武帝開南越置九郡無象郡地理志謂日南即秦象郡也此乃云罷象郡豈日南之外別有象郡乎抑所罷者即日南罷之未久而復置乎史無文以知之按此云分屬鬱林牂柯者非日南郡也日南極遠不

漢書疏證卷二

乘

得遙隸牂柯馬氏輿地考秦之象郡今合浦郡是也則是年罷象郡者罷合浦郡也

元年葬平陵

長安志昭帝平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漢書曰帝作

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作

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府裁足祠祀萬年

之後掃地而祭按三輔黃圖所言如此宋敏求誤以為漢書

宣帝紀弟八

暴室嗇夫

師古云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按武帝因獄囚傳述

者故中都官署別置獄卽二十六所之一彼說非也

馭中翁

廣韻馭字注馭流又姓馭疑與伏同

蓮勺鹵中

隋志大業二年省蓮勺入下邳元和志漢故城在縣東

二十二里一統志蓮勺故城在西安府渭南縣北唐會

要八鹵地在京兆府奉先縣太和二年度支奏鹵池側

近百里取水柏柴燒灰煎鹽每石灰得一十二斤鹽舊

唐書食貨志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

並禁斷不權明志蒲城縣西有西鹵池南有東鹵池舊

產鹽

輪獵車

曲禮注奇車獵衣之屬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鈎車是

也陳祥道禮書引此輪獵車當之按續志重輞緹輪繆

龍繞之一曰關豬車

本始鳳皇集膠東千乘

元年鳳皇集之始論衡驗符篇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

以間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

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

天下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

四年安邱濱于

一統志安邱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寰宇記在縣

西南二十里卽莒渠邱邑齊乘濱于城在安邱縣東北

三十里

地節元年

風俗通正失是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

三年

古今注是年長安雨黑粟如禾

四年

減天下鹽買唐食貨志元和中鹽鐵使王播奏諸道鹽院糶鹽付商

漢書疏證卷二

人請每斛加五十通舊三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

鋪糶鹽每斛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宋史食貨

志糶鹽之直每斤自四十五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

之直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瘐死獄中

宋史刑法志神宗即位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

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獄吏並緣爲姦檢

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其具爲令應諸州軍巡司

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以上州歲死

三人開封府司軍巡司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

增一人則加一等提點刑獄歲中會死者之數上之中

書檢察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按法至嚴

下之獄不勝其酷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

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懼其發

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唐斷獄律諸拷囚不得過

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

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

拷掠者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又囚應請給衣食

醫而不請給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減竊囚

食以故致死者絞冊府元龜四十後唐長興二年濮州

參軍崔琮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

元康元年各二人

漢書疏證卷二

聖

此詔丞相御史令各舉二人大司馬當亦如丞相御史

年二未有能稱朕意

此言吏於修身奉法並未能稱上意耳非謂已能修身

奉法而不稱其意也李斐師古解皆非

觸諱以犯罪者

唐職制律上書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按唐律無

犯御名條則生存不諱也漢法重犯名諱者蓋以不敬

論

年三翱翔而舞

玉篇翔布翅飛高誘覽冥訓注翼一上一下曰翔不搖

曰翔

年四

古今注是年長安雨黑黍粟如禾

神爵元年 伏飛

注如淳引呂覽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按知分篇作

次非得寶劍於干隧

年二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非首

按趙充國傳明年五月充國奏請罷屯兵振旅還其秋

羌若零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蓋充國以五月還

兵其時楊玉等未誅觀充國奏甚明紀作五月譌

漢書疏證卷二

聖

年三起樂游苑

長安志樂游廟在萬年縣南八里亦曰樂游原程大昌

雍錄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為樂游苑其地最高四望寬

敞

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通典職官應劭注漢書云張敞蕭望之曰夫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

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請以什率增天

下吏俸什二

五年丞相御史掾

漢官舊儀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史
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
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御史職與
丞相參增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當作少史屬
亦從同秩補率取文法吏

甘露三年宿池陽宮登長平阪

元和志長平阪在涇陽縣西南五里池陽宮在縣西北
八里涇陽縣志阪在縣西南十里長安志長平阪俗名
睦城阪師古注作睦城坂未知孰誤

黃龍元年御史察計簿疑非罪實按之

漢書疏證卷二

器

漢官舊儀敕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數下布告郡國臣下
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
二千石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有郡國
茂材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汚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
任用方察不稱者

王良閣道

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其四星曰天駟
一星曰王良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
神所乘也紫宮垣十五星一日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
之常居

元帝紀弟九

初元葬杜陵

元和志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二年賜雲陽民爵一級

一統志漢泰時在雲陽之甘泉宮

嚴禦池田

廣雅釋器嚴翳也說文亦作嚴顏氏引說文乃剛竹作

嚴耳

三年夏四月乙未晦

錢大昕曰五行志無晦字以三統術推之是歲四月乙

漢書疏證卷二

鑿

酉朔乙未乃月之十一日非晦日

五年周承休侯

方輿紀要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本日周承休
城元封三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邑於此元帝初元五
年更置周承休侯國平帝元始四年更名爲邠光武改
封姬常於東郡畔觀縣曰衛公以邠縣廢入陽城縣按
邠平帝紀作鄭史傳無考

承光元年隕霜傷麥稼秋罷

按上文爲三月三月雪霜則傷麥稼其文甚明何關秋
稼乎五行志九月二日隕霜殺稼此又一事也荀悅紀

三月隕霜殺麥苗夏無事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免又百官表示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則秋罷者罷太常領陵縣或罷史高言爛脫失之是也師古傳會謬說

建昭元年白蛾羣飛蔽日

蛾即蟻之異文學記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蟥也方言蚍蟥燕謂之蛾蟥釋蟲蟹飛蠹爾雅翼柱中白蠹之所化

師古云蠶蛾非也

竟甯元年葬渭陵

長安志渭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

漢書疏證卷二

果

贊 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貢禹薛廣德僅為御史大夫亦三公之列故得稱宰相

師古竟日以丞相又誤以韋元成為韋賢

優游不斷

韓非子亡微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

成帝紀第十

生甲觀畫堂

應劭所言指產舍也畫九子母者應劭所目知玉海晉

宮闕名洛陽宮有蠡斯堂則百堂晉五行志太元十三年蠡斯則百堂災時

張夫人驕皇子不蕃乖蠹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蓋類此

一統志樊縣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南

河平四年在所冗食之

管子問篇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陽朔二年五阮關

淮南紀論北至飛狐陽原注或曰陽原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廣昌今蔚縣方輿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即羊腸坂道壺關山在潞安府東

南十三里山形似壺故置關於此紫荆關在代州廣昌縣東北百里或曰即古之五阮關

漢書疏證卷二

畢

鴻嘉四年輒籍內

以無過所本不聽入令簿籍之

永始元年其罷昌陵及故陵

陳景雲曰及當作反反故陵謂仍還渭城延陵

三年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

錢大昕曰功臣表只有李譚稱忠鍾祖訢順四人

四年長樂臨華殿

黃圖在長樂宮前殿後武帝建

元廷元年大司馬大將軍王商薨

元后傳商初爲衛將軍輔政乞骸骨天子更以爲大將軍故荀悅紀據表書此據傳書也

綬和元年成湯受命列爲三代

錢大昕曰王者存二代之後并當代爲三漢承周周承殷故以殷周爲二王後并漢爲三代也若并夏爲三代何不兼求夏後封之故知此文與他處義別顏說非是大將軍

大字衍荀紀無大字

賜貴人許氏藥

按貴人者雖無位號猶異凡庶也始見於李夫人傳後

漢書疏證卷二

究

漢乃以爲次王后之號此藥字衍

二年葬延陵

長安志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哀帝紀弟十一

襪繫解

漢時禮服猶用履舄其襪亦與今稍異蓋不爲鞞只以帶纏縛於足踝也韓非外儲說左文王伐崇至鳳黃墟襪繫解因自結格致鏡原身章撮要襪以緋羅爲表緋絹爲裏著以穿履有帶與今之制不同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唐關訟律諸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按此詔蓋爲司隸解光奏趙氏事發也

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百刻分配十二時一時得八刻二十分今以百二十刻則一時得十刻也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本朝時憲書用其法每時均八刻每刻十五分無大

漢書疏證卷二

究

刻大刻之別

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赦令不可追改故不在蠲除之限

元壽元年婁敳公卿

釋言婁巫也詩式居婁驕釋文王肅力住反數也正義婁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韻會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屢字後人所加从尸未詳

二年

東觀記梁統封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

後隴西辛興北任橫任崖西河清況越州度郡萬里交
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民國家開
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按此記任橫事在
平帝元始中

葬義陵

元和志在咸陽縣北八里

贊 痿痺

如淳說顯陵按玉篇顯與踰同踰於卧切足跌也集韻
顯陵弩名顯陵兩足顯也張弩必以足因為弩名或作
踰然顯陵弩即張弩也此喻兩足不丁之狀

漢書地理志卷之

平

平帝紀第十二

一切滿秩如真

如淳云試守一歲乃為真者按公羊隱三年傳何休云
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
一年乃命於宗廟漢法初除試守一歲即真循其義也

元始元年 置義和官

百官表王莽改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此先置義
和劉歆為之蓋太史令之職

顧山錢月三百

按揚惲傳富郎出錢名山郎則女徒出錢名顧山其義

同也

中山苦陘縣

方輿紀要苦陘城在真定府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二年 盱台侯宮為廣川王

錢云諸侯王表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台侯子紹封
景十三王傳平帝時立建弟盱台侯子宮為廣陵王則
紀文盱台侯下脫一子字廣川廣陵廣世紀表傳互有
不同考廣陵晉繼而更紹至王莽時始廢不容更封若
廣川國則其時已改為信都以封楚孝孫景矣未必割
其地以封宮也當從表作廣世為是愚按世與川字相

漢書地理志卷之

平

似廣世之國無可考紀作廣川為是紹封之王裁數千

戶何不可割之有

罷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

地理志安定縣屬鉅鹿郡非中山按袁宏後漢紀西誅
隗囂中郎將來歛兼領眾軍在安民水經注略陽川水
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歛與祭遵
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
自安民縣之楊城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為縣者也
從番須回中伐木開道至略陽按其行兵之道則安民
縣屬安定郡無疑其縣西漢末置東漢初即改并故兩

志俱未詳耳續志注謝承書亦有宣民之說蓋即安民傳寫訛方輿紀要安民

縣應在平涼府華亭縣界

起五里於長安城

黃圖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

建陽昌陰尙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等里

三年

御覽七百七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內

御戶座前大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

縣道邑侯國曰校

隸釋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云構修學宮宗謚招德是縣

漢書疏證卷二

五

學名校也

學校置經師一人

唐六典赤縣令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五年駕一封軺傳

漢舊儀丞相掾屬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

駕二封按漢以御史掌之唐六典門下省侍中若發驛

遣使則給其傳符會要六十六六典之制以監察第五御

史主郵驛大厯十四年門下省奏兩京請委御史臺各

定知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句當遂稱館驛使

臣不殤君

通典五經異義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

葬康陵

長安志在咸陽縣西二十五里舊圖經曰康陵在興平

原口

漢書疏證卷二

漢書疏證卷二

五

浙江書局刊

胡上襄校

金肇麒校

張大昌校

漢書疏證卷三

吳 沈欽韓撰

異姓諸侯王表

閭閻

釋名檐接也接屋前後也與應劭說同閭檐聲義同未可據說文偏辭也

諸侯王表

有逃責之臺

說文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御覽一百七帝王世紀曰周

人名其臺曰逃債臺洛陽南宮移樓是也按釋宮連謂

漢書疏證卷三

之移郭云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移厨連觀作雜解注

承屋曰移移乃移之省文也

被竊鈇之言

列子說符人有凶鈇者意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為而

不竊鈇也鵬冠子王鈇篇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按此

言王者大柄為人所竊

作左官律

師古云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為尊王鳴盛曰周

昌為趙相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漢人尚右則誠然矣

若謂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男左女右法乎天地顯

然當尚左所以有尚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吳仁傑據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尚右又兵車

則尚右乘車仍尚左漢初人習於兵革故相沿尚右其

說確矣又一說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為

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面為尊王位在戶

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坐也人君在堂

上自然東為尊西為卑及入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

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為尊矣而分侍兩旁者

則北為上南為下如漢宮室之制未大變古故周勃田

蚡皆自坐東鄉蓋寬饒東向特坐項羽紀沛公見項王

漢書疏證卷三

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侍其坐次尊卑歷然此雖在軍中亦放室中之制耳師

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概尚右豈不謬哉

帷牆之中

帷在旁四垂者言不見外物也王莽令孺子嬰居四壁

中

中山靖王孫康王

按周書謚法解好樂忘政曰荒不作穰又云凶年無穀

曰穰穰虛也荒康音義亦通穀梁襄二十傳四穀不升

謂之康釋文引郭氏音義康本或作荒邢昺疏引穀梁

亦作荒

夷王雲容紹封廣德

方輿紀要徽州府黟縣漢鴻嘉二年立中山憲王孫雲容為廣德王國於此

泗水

地理志元鼎四年別為泗水國而表作一年史記諸侯年表元鼎三年初置泗水都郊四年思王商元年則國以三年置而就封在四年也此二年誤

泗水勤王綜

昭帝紀景十三王傳皆作遺腹子浚

漢書疏證卷三

三

王子侯表上

羹頡侯信

當為頡羹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相傳漢高帝封兄子信於此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方輿紀要七門堰在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與二堰共溉田二萬餘頃俱漢初頡羹侯所築

合陽侯喜

寰宇記合陽城在冀州東界高帝以代王喜奔國降為

合陽侯或以為同州之郃陽

上邳侯郢容

一統志上邳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即古邳邑奚仲遷於邳者也齊乘仲虺城俗曰斗城

朱虛侯章

方輿紀要朱虛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六十里東牟侯興居一統志東牟故城在登州府文登縣西北

管侯罷軍

管當為管方輿紀要管城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三十里齊悼惠子罷軍侯邑

營侯信都

一統志營城在青州府臨淄縣北齊悼惠王子信都侯

漢書疏證卷三

四

國

楊工侯安

方輿紀要楊工城在濟南府章邱縣東南十里齊悼惠王子安侯邑

楊虛侯將閔

一統志楊虛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南

枋侯辟光

一統志枋縣故城今武定府商河縣治

安都侯志

方輿紀要安都城在保定府高陽縣西南二十八里齊

悼惠王子志侯邑一統志云安陵故城在河間府吳橋縣西北漢置安縣為侯國齊悼惠王子志為安都侯即此其說迂遠蓋誤以都為諡也

平昌侯印

方輿紀要平昌城在德州德平縣東北一里又平昌城在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漢屬琅邪郡齊悼惠王子印侯邑

武成侯賢

方輿紀要廢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南五十里齊悼惠王子賢為武城侯或以為即此

漢書疏證卷三

五

白石侯雄渠

史記正義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今在陵縣

阜陵侯安

方輿紀要阜陵城在滁州全椒縣東南十五里

安陽侯勃

一統志安陽故城在汝甯府正陽縣西南淮南屬王子

勃侯國

陽周侯賜

史記作周陽

東城侯良

方輿紀要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平陸侯禮

水經注康溝水東逕平陸縣故城北即元王子國一統

志平陸城在開封府尉氏縣東北三十五里

沈猷侯歲子受坐為宗正聽請不具宗室

唐職制律諸有所請求者皆五十主司許者與同罪已

施者各杖一百

宛胸侯執

一統志宛句故城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方輿紀要西南四十里

漢書疏證卷三

六

棘樂侯調

乘氏侯買

方輿紀要乘氏城在曹州曹縣東北五十里

茲侯明

安城侯蒼

一統志安城故城在吉安府安福縣西漢置縣屬長沙

宜春侯成

一統志宜春故城今袁州府宜春縣治長沙定王子成

國

句容侯黨

今江甯府屬縣

容陵侯福

屬長沙郡

廣戚侯將

一統志廣戚故城在徐州府沛縣東方輿紀要縣東北四十里

丹楊侯敢

方輿紀要丹陽城在江甯府西南五十里又西南至太平府八十五里俗謂小丹陽對丹陽郡而言也

盱台侯蒙之

漢書疏證卷三

七

方輿紀要盱眙縣在泗州南七里

胡孰侯胥行

一統志胡孰故城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南元和志東南七十里

秣陵侯纒

元和志秣陵故城在潤州江甯縣東南四里寰宇記在縣南五十五里秣陵橋東北按秦漢之秣陵寰宇記所指是也

淮陵侯定國

方輿紀要淮陵城在泗州盱眙縣西北九十五里

劇原侯錯

一統志劇縣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

平望侯賞

方輿紀要平望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北三十里淄川懿王子賞侯邑

臨泉侯始昌

史表作臨原寰宇記臨原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一統志云泉即原之譌

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賕

唐盜賊律諸恐喝取人財物者準盜論加一等計贓準盜論者準竊盜一尺杖七十五尺杖六十四尺杖三千里按準此恐獨

漢書疏證卷三

八

受賕賕即是恐獨所取非別有枉法賕也師古謬解

益都侯胡

于欽齊策王胡城在青州壽光縣北二十里即漢益都侯國以封王子胡而名

平的侯強

屬北海

劇魁侯黑

一統志劇魁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西北

平度侯行

方輿紀要平度故城在平度州西北六十里菑川懿王

子行侯邑

臨胸侯奴

方輿紀要萊州府掖縣北二十里有臨胸故城此漢東萊之臨胸也

雷侯稀

雷字誤方輿紀要漢慮縣屬城陽國在莒州西南城陽共王弟稀封於此按地理志作慮史表作慮水經注亦作慮恐是慮之誤

東莞侯吉

方輿紀要東莞城在沂州沂水縣治西北一統志今沂

漢書疏證卷三

九

水縣治

辟土侯壯

一統志辟土城在沂州府莒州東南水經注葛陂水流逕辟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

尉文侯丙

表云南郡疑非也廉頗傳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尉文自在趙地方輿紀要廉臺在真定府無極縣西十三里相傳以廉頗名或其封處歟張守節云尉文蓋蔚州地其說無稽

封斯侯胡傷

元和志趙州平棘縣有封斯村現行本末見此據一統志一統志封斯廢縣在趙州界

榆正侯受福

一統志榆城在太原府交城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其地多榆因名

邯會侯仁

史記正義括地志伯陽城一名邯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一統志在彰德府安陽西北

朝侯固城坐耐金少四兩

丁字漢儀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此少四兩則推口數滿二千者八兩以此遞增也方輿紀要

漢書疏證卷三

十

故朝城在濮州朝城縣南十七里舊唐志昌樂縣有故朝城唐改置縣於此

廣望侯忠

方輿紀要廣望城在保定府西南中山靖王子忠侯邑將梁侯朝平

一統志清涼城在保定府清苑縣西南接博野縣界亦曰將梁中山靖王子朝平侯國水經注岫溝北逕清涼城即將梁也

陸城侯貞

方輿紀要陸城廢縣在保定府博野縣南十六里水經注博陵故城即古陸城漢封劉貞爲侯國

新處侯嘉

一統志新處故城在定州東北

蒲領侯嘉

一統志蒲領故城在河間府阜城縣東北寰宇記縣北

三里

棗強侯晏

方輿紀要棗強舊城在冀州棗強縣東三十里漢治此

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

漢書疏證卷三

十一

川三

景紀注服虔曰貨萬錢算百二十七昭帝紀始元六年

令民得以律占租貢禹所謂租銖之律也按周禮小司

徒以下攷夫家眾寡六畜兵器管子問貧士之受責於

大夫者幾何人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此其貸

富生業皆官司所知平帝紀民貸不滿二萬勿租稅漢

去古未遠故私家具立文簿

取息過律

周官泉府注貸萬錢者暮出息五百按取息無過二分

也

阿武戴侯豫

寰宇記阿武故城在深州樂壽縣西北三十九里名勝志在河間府獻縣西北三十九里

參戶節侯免

一統志參戶故城在天津府青縣南

州鄉節侯禁

名勝志州鄉在河間府河間縣東北四十里

平城侯禮

平城當爲成平寰宇記成平故城在今瀛州景城縣南

二十里名勝志景城在河間府獻縣東九十里方輿紀要河間獻王子禮

侯邑一統志依作平城云在萊州府昌邑縣南按河間

漢書疏證卷三

十二

川三

分封當在成平云萊州非也

坐恐獨取雞以令買償復護

景帝紀吏飲食計償費勿論此謂取飲食物準令當買

償復欺謾未償故論城且也以宗室故不髡鉗唐職制

律諸監臨之官受豬羊供饋坐贖論強者依強取監臨

財物法

廣侯順

表云勃海按勃海無廣縣方輿紀要廣縣城在青州府

西南四里

陰安康侯不害

一統志陰安故城在大名府清豐縣北二十里

安陽侯樂

一統志安陽城在曹州府曹縣東

平侯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為臧

河南郡有平縣通典小平縣城在河南府鞏縣西北有

津曰小平津唐盜賊律諸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

半又捕亡律知情藏匿罪人者各減罪人罪一等按漢

法若以重論則盜官母馬為之軍與當斬也為藏者減

一等故逢赦猶復一歲刑

羽侯成

漢書疏證卷三

圭

リニリ

平原郡羽縣侯國

離石侯綰

一統志離石故城今汾州府永甯州治

後更為涉侯

紀要涉縣在彰德府西二百里今兩漢志俱作沙縣以

此及三國志袁紹傳證之知漢本為涉志文誤

坐上書謾

唐詐偽律諸奏事上書詐不以實者徒二年

邵侯順

邵疑鄆之誤方輿紀要鄆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

十七里

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

順殺良賤十六人本當重論以捕得匈奴千騎故弟免

侯也武帝時有重罪者得自募擊匈奴師古謂私殺人

以當匈奴騎此殺人而兼欺詐至不道甯僅免侯乎

藺侯罷軍

一統志藺縣故城在汾州府永甯州西

臨河侯賢

紀要臨河城在汾州府石樓縣東六十里唐初置疑即

故縣處

漢書疏證卷三

志

リニリ

濕城侯忠

史表作隰與地理志同一統志隰成廢縣在汾州府永

甯州西

後更為端氏侯

紀要端氏城在澤州沁水縣東北九十里

土軍侯郅容

一統志土軍故城即今汾州府石樓縣治

皋琅侯遷

一統志皋琅故城在汾州府永甯州西北

千章侯遇

史表徐廣曰干一作斥方輿紀要斥章城在廣平府威縣西南

博陽侯就

一統志博陽故城在陳州府商水縣東北四十里按索

隱引志作汝南表作濟南蓋刊本之訛

甯陽侯恬

一統志甯陽故城在兗州府甯陽縣南

瑕工侯政

一統志瑕工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公工侯順

漢書疏證卷三

五

一統志滕國故城漢為公工縣在兗州滕縣西南十四里

郁根侯驕

一統志郎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八十里春秋時魯

邑古名郁郎亭隱公元年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唐改方與

為魯東南有郁郎亭

西昌侯敬

陸地侯義

表云辛處按紀要新處城在定州東北

武始侯昌

一統志武始故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南

為氏侯賀

一統志象氏廢縣在趙州隆平縣東北二十五里敬肅

王子賀侯國

易侯平

一統志易縣故城在保定府雄縣西北三十五里表云

在鄆按紀要鄆城在趙州柏鄉縣北二十二里

攸輿侯則

索隱云今長沙有攸縣本名攸輿按在今長沙府南三

百六十里

漢書疏證卷三

六

茶陵侯訢

一統志茶陵故城在今茶陵州東五十里名勝志城冢

記云古茶王城在州東五十里漢元朔中節侯所築

建成侯拾

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脫紀要建城廢縣即今瑞州府

治

賀元年十月不會免

續志正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每朔惟十月且從故

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然知漢制惟太初正

曆以後亦十月賀也唐職制律應集而不至者笞五十

按疏議謂祭祀以下亦兼朝賀也使人與自集同

安眾侯丹

一統志安眾故城在南陽府鎮平縣東南

葉侯喜

表有平字者衍文也一統志葉縣故城在南陽府葉縣

治南

利鄉侯嬰

一統志利縣故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紀要東南四十

里

有利侯釘

漢書疏證卷三

七

一統志利城故城在海州贛榆縣西漢封城陽共王子

為有利侯後為利城縣

東平侯慶

南城侯貞

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亦謂

之南城

廣陵侯裘

紀要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廣陵鎮

臨樂敦侯光

敦史表作敦為是一統志臨樂故城在河間府甯津縣

北寰宇記今滄州臨津縣界即其地

廣川侯頗

方輿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一十八里

千童侯擔

寰宇記滄州饒安縣本漢千童縣後漢改為饒安方輿

紀要饒安城在滄州東南七十里千童城在滄州鹽山

縣東北鹽山今屬天津府

被陽侯燕

一統志被陽故城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定侯越

漢書疏證卷三

六

一統志定縣故城在天津府滄州東南齊孝王子越侯

國

稻侯定

一統志稻縣故城在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柳侯陽已

寰宇記故柳城在滄州鹽山縣東七十里紀要云五十里

雲侯信

水經注商河經富平故城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封劉

信為侯國也紀要雲城在德州西舊志陵縣西水側有

雲城

牟平侯濩

方輿紀要牟平城在登州府東南九十里

柴侯代

一統志廢柴縣在泰安府南

柏暢侯終古

方輿紀要柏暢亭在趙州臨城縣西十五里俗謬為柏

楊亭按史表作柏陽寰宇紀引此作柏陵

敵侯延年

史表作鄆者是

乘正侯將夜

漢書疏證卷三

充

一統志乘正故城在兗州府濰陽縣西北按史表作桑

正是也索隱曰表在深澤方輿紀要桑正城在保定府

安肅縣西南

柳宿侯蓋

寰宇記柳宿城在定州望都縣東四十二里紀要云今

為六畜堡音譌也在保定府慶都縣東南四十五里

樊輿侯修

一統志樊輿故城在保定府清苑縣東南寰宇記縣東

南三十五里

曲成侯萬歲

方輿紀要曲成廢縣在萊州府東北六十里表在涿疑

非是

安郭侯傳富

一統志安郭亭在保定府祁州東南

安險侯應

一統志安喜故城本安險在定州東三十里

夫夷侯義

一統志夫夷故城在寶慶府新甯縣東北

春陵侯買

一統志春陵故城在永州府甯遠縣西北

漢書疏證卷三

羊

都梁侯定

一統志都梁故城在寶慶府武岡州東北

洮湯侯狩燕

方輿紀要洮湯廢縣在桂林府全州北三十五里

泉陵節侯賢

一統志泉陵故城在永州府零陵縣北刊本作眾誤

終弋侯廣置

蓋卽弋陽索隱曰表在汝南紀要弋陽城在光州北

衡山賜王子

陳景雲曰疑是衡山王賜之誤但賜坐謀反國除事在

元狩元年若有子為列侯雖不與逆謀亦應奪爵不應在元鼎中始以酎金免則衡山賜三字恐皆有誤按史文襍落或者以首告而不坐歟

鉅合侯發

一統志巨里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亦曰巨合城城陽頃王子發侯國

昌侯差

一統志昌縣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紀要縣東北二十里

黃侯方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八十三

索隱曰表在琅邪則黃為費之譌也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虜葭侯澤

地理志琅邪郡有虜葭侯國此虜葭蓋形同而錯見也

挾侯霸

史表作校索隱曰或以琅邪校縣接作校是也紀要校城在膠州西南七十里

挾術侯昆曼

挾蓋扶之誤術其謚也一統志却縣故城在膠州西南

校侯雲

一統志校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

鱣侯應

方輿紀要直邱戍在沂州東北表云在襄賁沂州西南百二十里

拘侯賢

拘疑柅之誤紀要柅城在膠州高密縣南三十里

陸侯河

表云壽光在今青州府東北七十里

坐知女妹夫凶命答二百首匿罪免

謂其妹夫有答二百罪凶命延壽知而首匿故免非謂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八十四

凶命後又有答罪也師古於此等文義猶不能通

廣饒侯國

一統志廣饒故城在青州府樂安縣東北紀要東北二十里

餅侯成

方輿紀要餅城與郟城相近郟城在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

襄隄侯聖

史表作襄隄索隱曰志屬河東表在鉅鹿一統志襄隄故城在平陽府襄隄縣東南十五里

皋虞侯建

一統志皋虞故城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北紀要縣東五十里

魏其侯昌

方輿紀要魏其城在沂州南

祝茲侯延年

方輿紀要祝茲城在膠州西南

高樂侯

一統志高樂故城在天津府南皮縣東南武帝時封齊

孝王子

漢書疏證卷三

三

リ。ク

參驪侯則

尙書序湯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寰宇記三驪亭古國也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紀要三驪城在曹州定

陶縣北

南繚侯佗

方輿紀要南繚城在趙州柏鄉縣東北十里

栗侯樂

一統志栗縣故城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汶侯周舍

方輿紀要汶城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南

獠侯起

一統志獠縣故城濟南府章丘縣北
注晉灼曰獠音內音鷄

王鳴盛曰前襄囂侯晉灼音內言鼯則內言當是讀法既有內言當必更有外言如高誘注呂氏淮南諸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類而劉熙釋名亦云天豫司充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充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動物也青徐言風跟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可見此等讀法漢人已有之

漢書疏證卷三

三

リ。ク

抑裴侯道

一統志抑裴故城在廣平府肥鄉縣西鄭氏注是也表云東海不可從以此類之

澎侯屈釐

東海無此縣

王子侯表下

松茲侯霸

一統志松茲廢縣在安慶府宿松縣北

蘭旗侯臨朝

志作蘭祺屬東海

容正侯方山

水經注桐水出西北東海容正縣東南至下邳入泗其

地無考

良成侯文德

一統志良成故城在徐州府邳州北

蒲領侯祿

明一統志蒲領城去河間府阜城縣三里紀要在縣東

北

南曲侯遷

方輿紀要南曲城在廣平府曲周縣東

漢書疏證卷三

圭

高城侯梁

一統志高城故城在天津府鹽山縣東南六里似非應

封之地

成侯喜

地理志涿郡成縣侯國

新市侯吉

表云堂陽方輿紀要新市城在真定府西北四十里堂

陽城在冀州南宮縣西南二十里

江陽侯仁坐役使附落

唐職制律監臨官私役使所監臨計庸以受所監臨財

物論又擅興律私丁夫雜匠各計庸准盜論

朝陽侯聖

方輿紀要朝陽城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六十里

平曲侯曾

紀要平曲城在淮安府沐陽縣東北

南利侯昌

一統志南利城在陳州府商水縣南

安定侯賢

方輿紀要在保定府祁州澤深縣西七里又云在冀州

西南

漢書疏證卷三

圭

修市侯寅

一統志修市故城在河間府景州西北

東昌趨侯成

一統志東昌故城在冀州武邑東北清河剛王子侯國

按謚法好變動民曰躁

新鄉侯豹

一統志信鄉故城在東昌府夏津縣西亦曰新鄉為侯

國後漢省入甘陵水經注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

七里有信鄉故縣也

甘陵城在廣平府清河縣西北

表下條清河二字

當移在此

修故侯福

故字衍方輿紀要廢蔭縣今河間府景州治

東陽侯弘

方輿紀要東陽城在東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

新昌侯慶

一統志新昌故城在保定府新城縣東三十里

邯鄲侯偃

一統志邯溝故城在廣平府肥鄉縣西北

樂陽侯說

一統志樂陽故城在正定府獲鹿縣北

漢書疏證卷三

表

桑中侯廣漢

一統志桑中故城在眞定府平山縣東南趙頃王子侯

國

張侯嵩

一統志張縣故城在順德府任縣西南紀要縣西南二

十七里俗謂之渚鄉城

景成侯雍

一統志景成故城在河間府交河縣東北

平隄侯招

一統志平隄廢縣在冀州棗強縣東寰宇記在今縣東

北

樂鄉侯佟

一統志樂鄉故城在深州東南河間獻王子佟侯國

高郭侯盭

一統志高郭故城在河間府任邱縣西十七里

樂望侯光

一統志樂望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二十里齊乘云

今名王望店

成侯饒

一統志成鄉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北

漢書疏證卷三

表

柳泉侯強

方輿紀要柳泉城在青州府益都縣東

復陽侯延平

一統志復陽故城在南陽府桐柏縣東

鍾武侯度

一統志鍾武故城在汝甯府信陽州東南又按零陵郡

有鍾武縣後漢改曰重安故城在衡州府衡陽縣南

高城節侯梁

重出

富陽侯賜

陽蓋陵之誤方輿紀要富陵城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海昏侯賀

方輿紀要海昏城今南康府建昌縣治

曲梁侯敬

一統志曲梁故城今廣平府永年縣治

樂信侯強

一統志樂信廢縣在保定府束鹿縣西

昌成侯元

一統志昌成故城在冀州西北

漢書疏證卷三

荒

廣鄉侯明

一統志廣鄉故縣在順德府任縣界平於頃王子明侯

國

平鄉侯王

一統志平鄉故城在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

西梁侯關兵

紀要西梁城在祁州深澤縣南廣川戴王子侯邑

歷鄉侯必勝

一統志歷鄉故城在趙州甯晉縣東二十五里

陽城侯田

方輿紀要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五十里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

詐陽侯仁坐擅興繇賦

唐擅興律諸非法興造及雜繇役十庸以上坐贓論謂

公事役使而非法令所聽者

陽興侯昌使庶子殺人

列侯屬官也續志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

昌慮侯弘

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春秋邾

濫邑

漢書疏證卷三

羊

建陵侯遂

方輿紀要建陵城在淮安府沐陽縣西北

合陽侯平

方輿紀要合鄉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北漢屬東海郡此

陽字誤

東安侯強

一統志東安故城在海州西魯孝王子侯國乾隆府廳

州縣志在沂州府沂水縣南三十里

承鄉侯當

方輿紀要承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北一里

建陽侯咸

一統志建陽故城在兗州府嶧縣西

高鄉侯喜

紀要高鄉城在莒州東南七十里城陽惠王子侯邑

茲鄉侯弘

一統志茲鄉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北

棗原侯山

棗原亦臨原之訛

箕侯文

一統志箕縣故城漢置為侯國齊乘在箕屋山下寰宇

漢書疏證卷三

筆

記故城在莒縣東北一百餘里

高廣侯勳

寰宇記高廣漢縣蓋在今密州莒縣南界紀要莒州南

有高廣城

卽來侯佼

志云卽來侯國

膠鄉侯漢

蓋今膠州界

桃侯良

一統志桃縣故城在冀州西北寰宇記西北四十五里

安平侯習

表云鉅鹿非也一統志安平故城在吉安府安福縣東南長沙孝王子習侯按志豫章郡安平侯國卽是此封

陽山侯宗

一統志陽山故城在今連州陽山縣東

昆山侯光

一統志昆山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六十里昆山西七里

折泉侯根

漢書疏證卷三

筆

一統志折泉故城在諸城縣西南七十里

臨鄉侯雲

一統志臨鄉故城在順天府固安縣南

西鄉侯容

一統志西鄉故城在涿州西北廣陽頃王子容侯國寰宇記西鄉城在范陽縣西北二十五里

陽鄉侯發

寰宇記陽鄉故城在幽州固安縣西北二十七里亦謂之萇鄉城

益昌侯嬰

一統志益昌故城在順天府霸州東北劉嬰侯國都陽侯嬰

志東海郡有都陽城陽國有陽都應邵注並同或一地折為二縣歟乾隆志陽都故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襄平侯璽

此襄平屬臨淮郡地理志云侯國

貫鄉侯平

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本貫地左傳注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若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在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漢書疏證卷三

書

中鄉侯延年

方輿紀要有大鄉城在曹縣北

鄭侯罷軍

紀要鄭城在潁州潁上縣南水經注潁水過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蜩螗郭東俗謂之鄭城

黃侯順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屬山陽郡梁敬王子順侯邑

平樂侯遷

一統志平樂故城在曹州府單縣東四十里

菑鄉侯就

方輿紀要考城故城在歸德府睢州考城縣東南五里本漢之留縣章帝改曰考城表在濟南非也

陵鄉侯訢

水經注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為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遂立侯城縣治也紀要侯城廢縣在東昌府武城縣西北一統志云西南

溧陽侯欽

按此乃沛郡之溧陽如滄音稟師古謬音栗

漢書疏證卷三

書

蘭陵侯宜

一統志蘭陵故城在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

博鄉侯交

一統志博鄉廢縣在潁州府霍丘縣南劉交封國

柏鄉侯買

舊唐志漢柏鄉城在今趙州柏鄉縣西南十七里方輿紀要魏收志柏人縣有柏鄉城在順德府堯山縣東北十八里按志屬鉅鹿則在柏人者是也

安鄉侯喜

一統志安鄉故城在真定府晉州東

廣侯便

一統志廣縣故城在青州府益都縣西南四里

平節侯服

按齊郡平廣縣侯國此節字為謚脫廣字

順陽侯共

宋本陽作頃非是方輿紀要順陽城在鄧州浙川縣東

北三十里

樂陽侯獲

一統志漢置陽樂侯國屬東萊郡此樂陽蓋即陽樂之訛在萊州掖縣西南

漢書疏證卷三

畫

平城侯邑

方輿紀要平城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西南四十里

密鄉侯林

一統志密鄉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里林為密鄉侯國於此

樂都侯訢

卑梁侯都

史記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爭桑鍾離

為鳳陽府臨淮縣今省入鳳陽縣卑梁當在縣東

廣戚侯勳

方輿紀要廣戚城在徐州沛縣東北四十里

陰平侯回

一統志陰平故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三十里楚孝王

子侯國

樂平侯訢

外黃

方輿紀要外黃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

高陽

一統志高陽故城在萊州府高密縣西北淮陽憲王孫並侯國紀要縣西北三十四里齊乘今有高陽邨按此

漢書疏證卷三

美

當在杞縣西二十五里高陽城不當遠封萊州統志誤

部鄉侯閔

一統志部鄉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

安丘侯常

一統志漢有二安丘一在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屬北海

郡一在縣東南界屬琅邪郡

栗鄉侯護

蓋即歸德府夏邑縣之栗城見前

金鄉

一統志兗州府金鄉縣漢東緡縣後漢析置金鄉縣在

府西南百六十里

西安

一統志西安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齊乘西安在縣西三十里

湖鄉

方輿紀要湖陵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重鄉

一統志重鄉城在兗府魚臺縣西北十一里

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

陳景雲曰上文金鄉侯不害湖鄉侯開皆東平思王孫

漢書疏證卷三

三

也與伊鄉就鄉同時受封不應同名前後當有一誤

桃鄉侯宣

一統志桃鄉故城在兗州府汶上縣東北

新陽侯永

方輿紀要新陽城在汝甯府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

陽石侯慶

一統志陽石廢縣在萊州府掖縣南膠東其王子侯國

刑本說
陽為陵

祁鄉侯賢

一統志祁鄉故城在歸德府夏邑縣東北秦縣

桃山侯欽

一統志桃山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

昌陽侯霸

一統志昌陽故城在登州府萊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昌

山南

徐鄉侯煥

一統志徐鄉故城在登州府黃縣西南五十里膠東王

子煥侯國

臺鄉侯畛

一統志臺縣故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北三十里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安國侯吉

方輿紀要安國城在保定府祁州南六里

容鄉侯彊

方輿紀要容城故城在保定府容城縣西北三十里

武平侯瓊

一統志武平故城在歸德府鹿邑縣西北四十里

湘鄉侯昌

方輿紀要長沙府湘鄉縣哀帝封長沙王于昌為侯邑

於此

昭陽侯賞

方輿紀要昭陽城在寶慶府東一統志五十里後漢析

昭陵縣置

承陽侯景

方輿紀要承陽城在衡州府西百七十里後漢曰烝陽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御覽兩引楚漢春秋作漢有宗廟爾無絕世與此二語

異蓋陸賈之辭在先至文景後大半絕世故掌籍者改

其語也

申以丹書之信

漢書疏證卷三

堯

鄭注秋官司約職云今俗語有丹書鐵券然則此約誓

之詞刻在鐵券也齊召南錢鏐鐵券考其形如瓦長一

尺八寸三分闊一尺一寸厚一分五釐重一百三十二

兩明史輿服志洪武二年因其式而損益焉第為七等

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

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

頽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索隱引姚氏之史漢表自蕭何至蟲連同而楚漢春秋

則不同者陸賈紀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

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放人名亦別且

高祖初定惟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已下列侯凡一

百四十三人也按古文苑班固十八侯銘蕭何一樊噲

二張良三周勃四曹參五陳平六張敖七酈商八灌嬰

九夏侯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韓信十四

將軍襄平陳武十五蟲達十六周昌十七王吸十八然

考其次的然為妄者以鄂千秋云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則蕭曹相連不應反居第五而張良未嘗有戰功不應

在第三且使高帝時良已有位次高后方得良不當又

退在第六十二也兩韓信見為王其後楚王信封淮陰

漢書疏證卷三

罕

又非襄平或紀信之誤銘云韓信前死亦不

當以死名參生位玉海引之若然周苛何不預乎反覆

推之未可信楚漢春秋為元定功臣位次也玉海引史

楚漢春秋無奚涓薛歐有韓欽陳橫而王記正義云

死為轉屍

文子上仁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古傳轉通用淮南主

術變文子語作轉尸注轉奔也又汜論歌濁則鬱而無

轉注轉讀傳譯之傳

遼東布章

方言貪而不施或謂之飢或謂之悒悒恨也戴震疏證

用亦廣雅訛音遊貪也又遊澀也東疑音之誤晉灼解
作遼不通豈有兩字又作兩重曲折乎册府元龜二百
一憲宗元和二年錄配饗功臣之後詔曰詔書屢勤於
褒飾有司不忘於遊簡直用晉灼解

平陽侯曹參

方輿紀要平陽府臨汾縣古平陽也

曹參以中涓從

墨子號令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閉常閉鋪同時更

侯宗闌入宮掖門為城旦

史表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新書等齊篇天子宮

漢書疏證卷三

聖

門曰司馬門闌入者為城旦殿門闌入者棄市唐禁衛

入宮門徒二年殿門徒二年半諸闌入者以踰闕為
限至闕未踰者宮門杖八十殿門以內遞加二等

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

方輿紀要宛句城在曹州西南四十里

汝陰侯夏侯嬰

方輿紀要汝陰廢縣今潁州治

清河侯王吸

史表作清陽方輿紀要清陽城在廣平府清河縣東索

隱云楚漢春秋作王隆古文苑班固銘作清陽侯王吸

地理志無
清河縣

陽陵侯博寬

襄十年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廣嚴侯召歐

一統志廣縣故城在青州府益都縣西南四里史表廣

嚴下有壯字似以廣嚴為地按索隱云晉書地道記廣

縣在東莞郡嚴謚也史表廣嚴下云壯班馬二史並誤

據彼云則史漢表並作廣嚴壯侯也蓋本謚後人以明

帝諱改壯為嚴傳寫者並出壯字今此只作嚴乃據索

隱而削之也

廣平侯薛歐

漢書疏證卷三

聖

一統志廣平故城在廣平府雞澤縣東

博陽侯陳導

索隱云楚漢春秋名漬一本博陽在汝南孫始復封塞

在桃林方輿紀要博陽城在陳州商水縣東北四十里

堂邑侯陳嬰

一統志堂邑故城在江甯府六合縣北

東陽為將

一統志東陽故城在泗州天長縣北七十里

浙江都漸

元和志漸江一名浙江源出休甯縣東南橫郭山方輿

紀要浙溪在徽州府休甯縣西南百十里

館陶公主

方輿紀要館陶故城在館陶縣西南四十里

陸慮今彰德府林縣

曲逆侯陳平

一統志曲逆故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

留侯張良

方輿紀要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以韓申都

按本傳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

漢書疏證卷三

聖

城與此侯狀合申都史表本作申徒留侯世家項梁以

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也但語音訛轉字亦隨改

潛夫論氏族志良為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

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前訓如此

師古乃以韓申都即韓王信非但全無學問亦是不諳

文理

射陽侯劉纏

方輿紀要射陽城在淮安府鹽城縣西九十里

鄼侯蕭何

一統志鄼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北四十里

封何夫人祿母同為侯

史表懿侯同祿之弟世家云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不

言夫人此表與本傳同索隱云恐非也按以呂類例之

其事固有然名同而一為祿弟一為祿母必有一誤

筑陽

方輿紀要筑陽在襄陽府穀城縣東四里

武陽

當為舞陽一統志東武陽故城在曹州府曹城縣西四

十里

侯則以何孫遺弟紹封

漢書疏證卷二

醫

錢大昕曰蕭何傳則嗣鄼侯之封非武陽也以本傳證

之蓋則以罪免之後嘉始別封武陽表以武陽屬之則

誤矣

坐不齋耐為隸臣

隸臣即鬼薪以下一歲刑唐職制律大祀散齋不宿正

寢者一宿笞五十致齋不宿本司者一宿杖九十

坐為太常犧牲瘦免

唐廩庫律供大祀犧牲養飼不如法致有瘦損者一杖

六十罪止杖一百

絳侯周勃

一統志絳邑故城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

舞陽侯樊噲

方輿紀要舞陽城在裕州舞陽縣西

潁陰侯灌嬰

一統志潁陰故城在開封府鄭州東南四十里

臨汝

方輿紀要臨汝城在汝州西六十里唐置臨汝縣蓋卽

其故處

長安官首

武功第四爵也

漢書疏證卷三

墨

汾陰侯周昌

一統志汾陰故城在蒲州府榮河縣北九里

安陽

今曹州府曹縣汝甯府眞陽縣趙州臨城縣並有安陽

城此似是彰德府安陽縣也府志秦安陽縣府城東南

四十三里

梁鄒侯武虎

方輿紀要梁鄒城在濟南府鄒平縣北四十里

成侯董濞

一統志成縣故城在兗州府甯陽縣北按涿郡又有成

縣

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

唐雜律監臨主守於所監守內姦者謂犯良人加姦罪一等

本姦者徒一年半按唐世若姦皇帝宗婦女又加凡姦

者矣漢蓋未有其條也册府元龜七百八十八唐晉安

配流決杖者

十有一人

蓼侯孔聚

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

以執盾

漢書疏證卷三

吳

者

費侯陳賀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陽夏侯陳豨

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周竈以長鉞都尉

劉淵林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說文鉞劍而刀裝者史

記作鉞是也唐六典衛尉職今儀刀蓋古班劍之類儀

卽鉞之轉

陽都侯丁復

一統志陽都故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以趙將

史表作趙將按下云以樓煩將入漢趙有樓煩騎復將之則非越將

陽信侯呂青

方輿紀要陽信城在武定州陽信縣西南七里史表作

新陽陳項傳作呂臣

東武侯郭蒙

名勝志青州府諸城縣外城即東武城城邑攷今縣有南北二城南城漢所築東武縣城也

漢書疏證卷三

聖

リ又十

入漢為城將

墨子號令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為關內侯

按此亦守城者謂之城將師古謂將築城兵謬

汁防侯雍齒

方輿紀要雍齒城在成都府什邡縣城南

棘蒲侯陳武

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

都昌侯朱軫

方輿紀要都昌城在平度州昌邑縣西

武彊侯嚴不識

一統志武彊故城在今深州武彊縣南縣志舊城村在縣南五里又有武彊城在河南鄭州東北紀要東北三十一里

貫侯合傅胡害

一統志貫縣故城在保定府東鹿縣西南

海陽侯播母餘

一統志海陽故城在永平府灤州西南

南安侯宜虎

方輿紀要南安廢縣在嘉定州夾江縣西北二十五里今為府

漢書疏證卷三

哭

以重將

曹操孫子注革車千乘重車也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

馬卒十騎一重養一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

廐一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

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杜牧曰司馬法曰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

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按此重將即將輜重者通典

李衛公兵法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其下等五

十人為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甲

輜重遙為聲援

肥如侯蔡寅

方輿紀要肥如城在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曲成圍侯蟲達

方輿紀要曲成廢縣在萊州府東北六十里謚法威德

剛武曰圍

以西城戶將為執金吾

戶將即光祿勳所領車百騎三將之一史表作執珪此

執金吾誤也論衡別通篇劍技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

城越女之學即龜達以劍術擅名也

漢書疏證卷三

罷

河陽侯陳涓

明統志河陽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統志三十

五里

坐不償人責過六月

潛夫論斷訟篇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其後

皆不敢負民唐雜律諸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

十日笞二百日不償杖六十負百匹之物百日過六

月則漢之期限

淮陰侯韓信

方輿紀要淮陰城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

為連敖票客

史表作連敖典客其義甚易曉師古謬解按索隱云漢

表作粟客以粟為票又師古妄竄

芒侯彤跖

方輿紀要歸德府永城縣在府東一百八十里一統志

春秋芒邑地漢為芒縣故城在縣東北俗呼大睢城

以門尉

墨子號令吏卒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暮擊鼓門閉

一閱

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

漢書疏證卷三

率

按史表彤跖作彤昭九年侯昭有罪國除即此始封之

人此表於第三格衍薨公後三字第五格復衍七字有

罪免三字當移於第三格三年二字之下

敬市侯閻澤赤

史表作故市索隱云縣名屬河南紀要故市城在鄭州

北三十五里水經注作閻澤毋赤

柳工侯戎賜

索隱云柳工縣勃海按勃海有柳縣非柳工明統志古

柳城在河間府鹽山縣東七十里一名柳亭城

郝侯縉賀

方輿紀要祁城在歸德夏邑縣東北按太原郡有祁縣
在今祁縣東南七里

坐射擅罷免

射徐廣曰一作耐按耐義為長

平侯工師喜

平縣屬河南郡詳在前工師喜史表作沛嘉

魯侯奚涓

魯城今兗州府曲阜縣治

城父侯尹恢

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

漢書疏證卷三

至

任侯張越

任縣屬廣平國詳前

棘上侯襄

索隱云地闕按此即宋之大棘也紀要大棘城在歸德

府甯陵縣西南七十里又廣平府平鄉縣南有棘原鉅

鹿縣南七里有棘城

河陵侯郭亭

史表作阿陵索隱云屬涿郡紀要阿陵城在河間府任

邱縣東北二十六里

以塞路入漢

襄十八年傳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勝侯客

當作侯勝客史表不誤

昌武侯單究

昌武屬膠東國在今萊州府境

侯德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

按此在保辜限也唐關訟律請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

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

十日限內死者皆依殺人論

高宛侯丙猜

漢書疏證卷三

至

宛與苑同方輿紀要高苑城在青州府高苑縣東北史

表作丙倩

侯信坐出入屬車間

唐衛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

宣曲侯丁義

方輿紀要宣曲又邑名在西安府西南高祖封丁義為

侯

終陵侯華毋害

史表作絳陽索隱云漢表作絳陵明此終字誤紀要絳

州絳縣華毋害侯國水經往絳陽蓋在絳澮之陽漢高

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毋害為侯國

東茅侯劉到

一統志茅鄉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古茅國周公子所封謂之東茅者以解州平陸縣西南亦有茅城古茅戎之邑而別之也

侯告坐事國人過員免

唐職制律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六典凡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以為馳使

曾孫銅陽公乘

漢書疏證卷三

書

川上十

說文銅直龍切地理志銅音紂宋本有紅反二字趙一清水經注釋云寶宇記蔡州新蔡縣下云銅音紂紅反則與宋本合然此傳訛已久廣韻一東四十四有兩收銅字

斥丘侯唐厲

方輿紀要斥丘城在廣平府成安縣東南十三里晉之

乾侯

侯成武

今曹州府城武縣洪武初譌成曰城

臺侯戴野

一統志臺縣故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北三十里

樂成侯丁禮

方輿紀要樂城廢縣在河間府獻縣東南十六里鄧州志州南三十里有樂成鄉本漢樂成鄉辟陽侯審食其

一統志辟陽故城在冀州東南三十里

蒯成侯周緜

說文蒯草也字或作蒯此蒯又蒯之誤正義輿地志云故陳倉之鄉聚名周緜所封一統志蒯城廢縣在鳳翔府寶雞縣東晉咸甯四年分立為縣又括地志蒯亭在

漢書疏證卷三

書

川上十

河南西十四里苑中

鄆音多

一統志鄆縣故城在歸德府鹿邑縣西南紀要云東北按縹傳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地理志引孟康音亦但云多非也與銅陽音紂同

安平侯鄆千秋

一統志安平故城今晉州安平縣治鄆千秋侯邑

北平侯張蒼

紀要北平廢縣在保定府完縣東二十里

高胡侯陳夫乞

高蓋郟之譌胡其謚也今趙州柏鄉縣北二十二里有
郟縣故城謚法保民者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第五格
侯嗣侯下脫一賀字

厭次侯爰類

方輿紀要厭次故城在今武定州陽信縣東南三十里

平皋侯劉它

正義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紀
要在懷慶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正

復陽侯陳胥

方輿紀要復陽城在冀州棗強縣西南十八里陳胥侯

漢書疏證卷三

畫

邑

陽阿侯其石

一統志阿陽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東亦曰陽阿又陽

阿故城在澤州府鳳臺縣西北高祖封其石為侯國

侯午堯

按史表云中絕故此下更封埤山

柏至侯許益

一統志柏亭在汝甯府西平縣西

以駢隣從

索隱引姚察云駢隣猶比隣也說文駢駕二馬陳祥道

禮書一百四一馬駢二馬駢按通典兵五人為列二列
為火有長比諸五家為隣即駢隣是火長矣說苑善說
篇齊景公謂林既曰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關也千乘之
勝也一隣正與駢隣相對

侯昌嗣

按史表侯昌上少一哀字侯安如上少一共字

中水侯呂馬童

明統志中水城在河間府獻縣西北三十里

杜衍侯王翥

方輿紀要杜衍城在南陽府西南二十三里翥史表作

漢書疏證卷三

美

翳

赤泉侯楊喜

索隱云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按九域志華州鄭

縣有赤水鎮華州志赤水在州西三十里赤城在州西

北水經注渭水東逕鬱都城北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

然楊氏世為弘農華陰人其本封在此故也

朝陽侯華寄

紀要朝陽城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六十里華寄侯邑

按南陽府新野縣西亦有漢朝陽縣

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

唐闕訟律諸教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者皆以告者為首教令為徒

棘陽侯杜得臣

紀要棘陽城在南陽府新野縣東北七十里

涅陽侯呂騰

紀要涅陽城在鄧州東六十里呂勝侯呂騰史表作勝

平棘侯林摯

一統志平棘故城在趙州南三里

深澤侯趙將夕

一統志南深澤城在今定州深澤縣東南

漢書疏證卷三

季

犁侯温疥

史表作柁方輿紀要柁邑城在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

五里

歷侯程黑

一統志歷縣故城在河間府故城縣北程黑侯國

武原侯衛胙

方輿紀要武原城在邠州西北八十里

稟社侯陳錯

今真定府藁城縣史表作稟屬山陽郡後漢曰高平紀

要高平城在濟甯州鉅野縣東南鉅野今屬曹州府祖

史表作祗是祗敬也

宋子侯許愬

一統志宋子故城在趙州北二十五里

趙石林將

史表作羽林將按其字蓋右翼將之誤六韜分險篇材

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

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

唐衛禁律共化外人私相交易一尺徒二年半十五疋

加役流即因使私有交易者準盜論

猗氏侯陳遼

漢書疏證卷三

季

方輿紀要猗氏城在蒲州猗氏縣南二十里

清侯室中同

方輿紀要清城在東昌府堂邑縣東南二十里後漢建

初中改為樂平縣史表作空中按廣韻漢複姓藝文志

有室中周著書十篇

留侯留盼

一統志高帝以留盼為棗強侯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

東南盼史表作勝

侯章復嗣

史表無復字疑此因下格侯復嗣誤重於上也復史表

作服

彭侯秦同

索隱云漢表屬東海郡此據王子侯表按徐州彭城縣也

吳房侯楊武

紀要吳房城今汝甯府遂平縣治

甯侯魏邀

方輿紀要甯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城西統志作甯按懷慶府

修武縣亦本甯

昌侯旅卿

漢書疏證卷三

弄

一統志昌縣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史表作慮卿

索隱云漢表作旅此旅字誤

其侯旅罷師

一統志其縣故城今衛輝府輝縣治旅亦當為旅史表

盧

闕氏侯馮解散

索隱云縣屬安定即烏氏縣矣括地志烏氏城在涇州

安定縣東三十三里安定縣後改為涇州縣明省入州一統志安定故

城在涇州北

以代大輿

史表太尉索隱大典爵名音余

安工侯張說

一統志安工故城在青州府安工縣西南

侯捨搏揜完為城且

潛夫論浮侈篇以游博持揜為事云博戲者是也若博

擊揜襲人直強盜矣比凡人加罪甯止城且乎唐雜律

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贓重者各依已分準盜論

其停止主人及出玖當為九若和合者各如之揜今之攤

錢也

襄平侯紀通

漢書疏證卷三

卒

索隱云縣名屬臨淮方輿紀要襄城在滁州金椒縣西

蓋即襄平矣

龍陽侯陳署

常德府有龍陽縣乃三國吳時析漢壽縣置疑非此也

史表作龍索隱云廬江縣有龍舒縣蓋其地龍舒城在廬州

縣西百二十里按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是魏已有龍

陽也一統志龍鄉故城在泰安府西南

平巖侯張瞻師

平史表作繁方輿紀要繁城在成都府新繁縣東北三

十里此平字誤張瞻師史表作彊瞻

陸量侯須無

史表作陸梁

高景侯周成

史表作高京蓋卽叔段所居京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義陵侯吳郢

一統志義陵廢縣在辰州府溆浦縣南

宣平侯張敖

索隱云楚漢春秋南宮侯張耳此作宣平侯敖蓋陳平錄第時耳已薨也按張耳未嘗爲南宮侯侯南宮者乃

漢書疏證卷三

空

四六

敖之子偃在孝文時知楚漢春秋多矣也表第五格不言偃改封南宮亦疎第七格侯王嗣史表本傳並作生按宣平與宣曲在長安也

睢陵

方輿紀要睢陵城在泗州盱眙縣西六十里

侯廣孫以王弟紹封

本傳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此並誤

信都

紀要東鄉城在鄆州新野縣東呂后封張敖子侈爲新都侯後王莽封於此東漢廢入新野謂之東鄉按地理

志莽未封前未有新都之稱其說非也此信都當爲冀州之信都縣明初以信都省入州

樂昌

一統志樂昌城在潁州府太和縣東

東陽侯張相如

一統志東陽故城在東昌府恩縣西北

慎陽侯樂說

一統志慎陽故城在汝甯府正陽縣北四十里樂史作

樂

開封侯陶舍

漢書疏證卷三

空

四六

方輿紀要開封廢縣在開封府南五十里

禾成侯公孫昔

水經注百尺溝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邱城非也漢

高帝封公孫耳爲侯國一統志和城在趙州甯晉縣東

北昔史表作耳

堂陽侯孫赤

一統志堂陽故城在冀州新河縣西

祝阿侯高色

方輿紀要祝阿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十七里色史

表作邑

從起齧桑

紀要齧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長修侯杜恬

一統志長修故城在絳州西北杜恬封於此

江邑侯趙堯

續志汝南安陽有江國江亭紀要江城在汝甯府真陽

縣東南

營陵侯劉澤

紀要營陵城在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土軍侯宣義

漢書疏證卷三

空

紀要土軍城在汾州府石樓縣西三十里

廣阿侯任敖

一統志廣阿故城在趙州隆平縣東十里

須昌侯趙衍

紀要漢須昌縣今東平州治

臨轅侯戚繼

紀要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北臨邑城在臨邑縣北

三十五里蓋合兩縣為封也

汲侯公上不害

明統志汲城在衛輝府治西南二十五里甯陵侯呂臣

紀要甯陵縣宋之甯邑在歸德府城西六十里

汾陽侯靳疆

紀要汾陽城在太原府西北九十里

戴侯祕彭祖

杜預注隱九年經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方輿紀要

鄭取戴改名穀城秦置穀縣祕彭祖國於此後為菑縣

今考城縣屬歸德府索隱云韋昭音符蔑反從當時音

讀也祕閉之字俱有入聲廣韻祕又姓西秦錄有僕射

秘宜然秘宜是胡人非可以追漢也

衍侯翟盱

漢書疏證卷三

齋

魏世家正義衍地名在鄭州一統志衍氏城在鄭州北

三十里

平州侯昭涉掉尾

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錢大昕日廣韻沙

字下引作昭沙掉尾以昭沙為複姓

中牟侯單右車

紀要中牟舊城在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彰德府湯陰

縣西五十里又有中牟城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所

謂河北之中牟也表作單父聖索隱云漢表作單父左

車據此脫父字

邵侯黃極忠

一統志邵縣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北

坐掩搏奪公主馬

此亦博而勝取公主朋馬也史表云遂坐賣宅縣官故
貴國除與此異

博陽侯周聚

索隱云縣名屬彭城則博陽當作博陽紀要偃陽城在
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傳偃同音福

定吳郡侯

郡治在吳故言吳郡猶項梁傳避仇吳中後起事仍云

漢書疏證卷三

奎

斬會稽守或據此以為漢初嘗分吳郡者非也

陽羨侯靈常

明統志陽羨古城在常州府宜興縣治南一名蝦虎城

擊陳公利幾

利幾為項籍陳公高帝五年反

下相侯洽耳

一統志下相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西

高陵侯王虞人

紀要高陵故城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一里

期思侯賁赫

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

戚侯李必

一統志戚城在大名府開州北李必侯國

侯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

按丞相李蔡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自殺也唐關訟律
諸監臨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罪人罪三
等大常職統陵廟故坐之

穀陽侯馮谿

一統志穀陽故城在鳳陽府靈璧縣西南七十五里

起柘

漢書疏證卷三

柘

一統志柘縣故城在歸德府柘城縣北

嚴侯許猜

嚴史表作壯徐廣曰一作莊此蓋避明帝諱

成陽侯奚意

一統志成陽故城在汝甯府信陽州東北奚意侯國

信侯有罪要斬

史表云罪鬼薪

桃侯劉襄

一統志桃城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劉襄邑於此又云
桃縣故城在冀州西北劉襄為桃侯未審孰是

項氏親

此本姓項亦如劉宅劉纏賜姓劉也禮記大傳親者屬也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

高粱侯酈疥

一統志高粱城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

紀信侯陳倉

一統志紀城在青州府壽光縣南故紀國

景侯王競

史表作甘泉徐廣曰一作景長安志甘泉山一名石鼓原在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雲陽元井入涇陽

漢書疏證卷三

李

侯嫫嗣

說文嫫說也從女與聲史表作嫫古與字似與而訛

張侯毛釋之

紀要張城在兗州府壽張縣南毛釋之侯邑

煮棗侯革朱

寰宇記煮棗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二十五里漢侯國又有煮棗城一統志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

僞陵侯朱濼

紀要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南一統志作北四十里縣南有朱濼城

鹵侯張平

一統志鹵城故城在代州繁峙縣東漢屬代郡史表作鹵

便侯吳淺

明統志廢便縣在郴州永興縣紀要今縣治即漢便縣

軼侯黎朱蒼

一統志軼縣故城在光州光山西北史表作利蒼

平都侯劉到

紀要平都亭在冀州武強縣東二十五里劉到侯國南宮侯張買

漢書疏證卷三

突

史表高后八年坐呂氏事誅國除此表疑脫高后八年

事而衍下格十七字

梧齊侯陽城延

索隱云縣屬彭城當在今徐州府宿遷縣界諡法資輔

供就曰齊延以都匠壯皇居故諡齊

平定侯齊受以家車吏入漢

管子問篇率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六韜均兵篇置車

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

博成侯馮無擇

當是泰山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沅陵侯吳陽

今辰州府沅陵縣

中邑侯朱進

一統志中邑廢縣在滄州界寶字記高后封朱進為侯

後漢省併浮陽今滄州清池縣地

以執矛從

尉繚子兵教篇陳車謂接連前茅馬冒其目也魯頌箋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樂成侯侈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賊吏

田宅踰制漢刺史所察第一條也唐律疏議營繕令王

漢書疏證卷三

究

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椽藻井又占田過限一頃以上

徒一年有讀為又又以財行賂吏也

山都侯王恬啓

一統志山都故城在襄陽府西北

祝茲侯徐厲

史表作松茲紀要祝茲城在膠州西南

成陰侯周信

史表作成陶蓋今曹州府定陶縣地紀要陶邑鄉在蒲

州北三十里水經注蒲坂西北有陶城

俞侯呂它

一統志漢鄒縣故城在濟南平原縣西南

醴陵侯越

紀要長沙府醴陵縣漢臨湘縣地高后封功臣越為侯

後漢析置醴陵縣

壯武侯宋昌

一統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府即墨縣西六十里

樊侯蔡兼

紀要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河內亦有樊城一統

志樊城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五里

以韓家子

漢書疏證卷三

丰

上已云以睢陽令從至此不應重敘世系如師古謬說

也韓家子蓋韓國官如庶子者也

沅陵侯魏駟

一統志魏沅鄉廢縣在鄖陽府保康縣南史表作波陵

南鄭侯起

李彤云河內有鄭亭音穎

黎侯合奴

一統志黎縣故城在曹州府鄆城縣西元和志西四十

五里

坐不出持馬要斬

此乏軍興法也御覽三百五十八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

具鞍勒不備者誅

餅侯孫單

一統志餅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北

弓高侯韓賡當

一統志弓高故城在河間府阜城縣西南寰宇記縣南二十七里

不得子嗣侯者名

史表前元年侯則元年按彼文嗣賡當者即則云前元

年者誤賡當於前三當在中元後元閒也此表於下格

漢書疏證卷三

主

誤衍一嗣字遂不得上格嗣侯名耳

龍額侯饒

一統志龍額故城在河間府景州東二十里按龍額按

道二侯即韓說一人此龍額別名侯饒者誤也

延和三年

說文延亦作征此延和乃延和之誤

侯共侯敞弓

本傳作侯岑侯持弓元封當是元始

襄城侯韓嬰

今許州襄城縣

侯釋之坐詐疾不從

唐詐偽律諸作疾病有所避者杖一百

故安侯申屠嘉

紀要今易州治本漢之故安縣

侯共嗣

史表作共侯蔑此訛脫又侯史更封情安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

故官下疑脫屬字唐職制律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

與者減三等罪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封邑同前

漢書疏證卷三

主

建平侯程嘉

一統志建平故城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南帝

元和志石帝故城在齊州長清縣東三十里齊州今濟

南府

葛繹

紀要葛繹山在邳州西北六里其封邑當即在此

江陽侯蘇息

名勝志四川瀘州漢江陽縣蘇嘉侯國

新市侯王乘之

一統志新市故城在真定府新樂縣西南

遼侯橫

索隱云漢表鄉名屬常山今本脫去按後漢書杜茂定封參遼鄉侯亦此處

商陵侯趙周

一統志商縣故城在商州東九十里

山陽侯張當居

一統志山陽故城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

擇博士弟子員故不以實

唐職制律貢舉非其人徒一年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川文

者減一等

安陵侯于軍

魏世家徐廣注召陵有安陵鄉征羌有安陵亭一統志

召陵故城在許州府即城縣東三十五里

垣侯賜

一統志垣城在涿州北水經注匈奴降王賜侯國

酒侯陸疆

方輿紀要酒縣城在易州涑水縣北志云舊城在拒馬

河西北二里俗名周城灣

侯則嗣

孝武後元年史表後元年徐廣云漢書武後二年則此表本二年

容城攜侯徐盧

一統志容城故城在保定府容城縣西北史表作攜徐盧百官表太始三年容城侯惟塗光為太常即盧之孫

是攜侯非謚也傳寫誤倒周亞夫傳注引功臣表作唯

徐盧至元和姓纂去上携字以徐盧為複姓云匈奴徐

盧庸展轉愈謬

易侯僕期

刊本訛易為翁一統志易縣故城在保定府雄縣西北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川文

三十五里

范陽侯范代

一統志范陽故城在保定府定興縣南

翁侯邯鄲

表在內黃內黃縣今屬彰德府

亞谷侯盧宏之

一統志亞谷城在保定府雄縣東二里寰宇記渾泥城在雄州舊容城縣南四十里水經注泥水經注同口有渾泥城漢景帝改為亞谷城封盧宏之為亞谷侯即此地也金史地理志泰和四年改渾泥城為渥城縣今保

地也

定府新安縣治索隱云漢表在河內今本無之
若陽侯猛

表在平氏方輿紀要平氏城在南陽府桐柏縣西北統志
北四十里

平陵侯蘇建

寰宇記平陵城在霸州大城縣東北一百十里蘇建封
平陵侯即此也

岸頭侯張次公

一統志岸頭亭在絳州河津縣南即古岸門

襄城侯桀龍

漢書疏證卷三

董

川上

索隱云漢表作襄武唐時別本與此異疑師古妄改史

表下格有一云乘龍四字則桀字乃桀之訛方輿紀要

襄武城在鞏昌府東南五里表在襄垣今潞安府屬縣

樂安侯李蔡

一統志樂安故城在青州府博興縣北

合騎侯公孫敖

一統志合騎城在天津府鹽山縣北七十五里今訛為

郭堤城

軹侯李朔

方輿紀要軹城在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史作涉軹

表在西安在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

六年有罪當免

史表為元狩元年當免不成辭史表云國除

從平侯公孫戎奴為雁行

文選注五十雜兵書曰八陣有雁行陳

隨城侯趙不虞

表在干乘紀要干乘城在青州府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登石臺

臺與門同金城郡今西甯府浩臺水亦曰闔門河也史表作

石累誤

漢書疏證卷三

美

川上

博望侯張騫

一統志博望故城在南陽府東北六十里

厭利侯郝賢

一統志厭利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北

入戈卒財物計謾

史表作戍卒此脫落左旁戍卒財物計謂所收過更錢

也唐戶婚律諸里正及官司妄脫漏增減出入課役一

口徒二年贖重入已者以枉法論賢為上谷太守當邊

郡受內郡轉輸而其計帳有侵欺也

漆侯王援嘗

清河郡有繚縣一統志繚縣故城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宜冠侯高不識

諸城縣志宜冠故邑應在今縣東界蓋昌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也

增首不以實當斬

荀子議兵篇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明史兵志云首級論功非古制不知秦漢以來皆論首獲也

煇渠侯僕朋

表在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明史表本傳並作多

漢書疏證卷三

表

下摩侯譚毒尼

表在猗氏故城在今蒲州府猗氏縣東二十里史表作

下摩

坐將家屬闖入惡師居

軍法擅離部署者斬唐捕亡律諸在官無故亡者一日

笞五十疏議云戶部武靈勝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此乃居邊為要亡者加罪一等

濕陰侯昆邪

方輿紀要濕陰城在濟南府臨邑縣西十里濕古濕字

魏侯蘇嗣

謚法克捷行軍曰魏

煇渠侯應元

索隱引韋昭云僕多所封則作煇渠應元所封則作渾渠二者皆鄉名在魯陽今並作煇誤也按漢表及傳亦作煇孔文祥云同是元狩中封則一邑分封二人也愚謂漢武所封如合騎從票從平隨成之類皆取軍行以名而別食邑於當縣則煇渠本非地也但同時封拜不容複出章說得之

邳離侯路博德

史表作符離一統志符離故城今鳳陽府宿州治

義陽侯衛山

漢書疏證卷三

表

一統志義陽故城在南陽府桐柏縣東

坐教人誑告取利侯當時棄市罪

唐詐偽律諸詐教誘人使犯法與犯法者同罪按誣告人罪以其罪罪之則教誘之者即是誘人犯法亦當從同罪不得以教令為從也

杜侯復陸支

史表作壯表在重平索隱引紀要重平城在德州德平伯東平

縣西北三十里一統志在河間府吳橋縣南三十里

臧馬侯雕延年

表在朱虛紀要朱虛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六十里

衛陽侯建德

表云下邳當在今海州沐陽縣界

龍侯穆廣德

一統志龍亢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

成安侯韓延年

一統志成安故城在汝州東南

留外國書一月之興

唐職制律稽緩制書者一日笞五十十日徒一年其官

文書稽程者罪止杖八十若以乏興論當斬凡外國表

章皆鴻臚寺受之也

漢書疏證卷三

老

リ

騏侯駒幾

一統志騏縣廢縣在吉州鄉甯縣東南

梁期侯任破胡

一統志梁期故城在廣平府磁州東

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

六典市令以三賈均市

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

凡與官交易及

懸平贖物並用中賈唐律疏議官人於所部賣物及買

物計時估有贖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

將梁侯楊僕

水經注清涼城即將梁也紀要清涼城在保定府東南

統志西南四十里

入竹二萬箇贖

時以塞瓠子決河官用所需

下邳侯左將黃同

史表下邳此誤水經注湍水東南流逕南邳縣故城東

史記所謂下邳也今城亦謂之下邳一統志邳縣故城

在南陽府內鄉縣東北按傳云臨駱將左黃同此衍一

將字注臨駱左將衍一本字

御兒侯駱終古

當為御作御文書之訛體名勝志唐置義和鎮於嘉興

漢書疏證卷三

本

リ

之西邳禦兒地一名語兒在今崇德縣治東南一里今為

石門

開陵侯祿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

唐律謀反大逆者妻妾没官子妻妾亦同漢則并誅故史良

姊王夫人皆坐誅魏晉同

東城侯居股

紀要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無錫侯卯追反虜擅棄兵還

通典李衛公兵法背軍逃走斬之

涉都侯喜

一統志涉都城在襄陽府光化縣西水經注故鄉名也

郡國志筑陽有涉都鄉武帝封南海守子嘉為侯國

荻苴侯韓陶

一統志荻苴在天津府慶雲縣東接海豐縣界與無棣

城相對

澧清侯參

一統志董邑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又云澧

邑

瓠譚侯杆者

一統志瓠譚故城在隰州永和縣西南

漢書疏證卷三

全

幾侯張略

傳云朝鮮王右渠子長脫略字按滿燕人姓衛此張略

非姓也

稭侯商丘成

一統志稭縣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西北二十九里

大不敬

隋刑法志高祖又置十惡之條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

重合侯莽通

元和志重合故城在棣州樂陵縣東二百步今在武定

府樂陵縣西

刊侯李壽

紀要刊城在懷慶府西北三十里漢武封李壽為侯邑

棘陽侯江喜

喜當為德按清河有棘縣無棘陽一統志遼州戰國趙

棘陽邑晉於樂平郡置棘陽縣

六年侯仁嗣坐還印符隨方士

錢云仁之嗣侯當在昭帝元鳳六年按昭紀元鳳四年

孝文廟火太常棘陽侯德免為庶人曰為庶人則并奪

爵矣中間宜有還爵事而表失載不然彼紀衍為庶人

三字也衛宏漢儀列侯印文曰印符者所剖之符也翁

漢書疏證卷三

全

方綱兩漢金石記魏銅虎符背文云口口與驕男為銅

虎符第五則五等之封並有銅符元制總管萬戶府達

則唐魚袋之類明制守衛官俱

當塗侯魏不害

一統志當塗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蒲侯蘇夷吾略民為婢

唐賊盜律略人為奴婢者絞不和為略

商利侯王山壽

昭帝紀作王壽褚少孫補表作王山侯三千戶與此異

長羅侯常惠

一統志長羅故城在大名府長垣縣北

爰戚侯牧以先降梁王

梁王劉永為光武所誅

高昌侯董忠

一統志高昌故城在青州府博興縣西南

削戶千一百

褚表為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續志公卿

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都成侯金安上

索隱云志屬潁川按潁川郡無此縣水經注京相璠曰

漢書疏證卷三

全

東郡廩丘縣南二十里有郟都故城褚先生日漢封金

安上為侯國都成蓋成都之譌也一統志成都故城在

曹州府濮州東南

歸德侯先賢揮

北地郡有歸德縣表作汝南誤也紀要歸德城在慶陽

府東北百里

信成侯王定

表云細陽似誤紀要信成城在廣平府清河縣西北十

二里漢縣屬清河郡細陽城在潁州西北四十里

以匈奴烏桓屠焉子左大將軍率眾降

按軍字衍此文舛誤不可讀以匈奴傳考之屠者單于

兵敗自殺隆奇乃與屠者少子右谷蠡王姑稽樓頭亡

歸漢此一事也表作屠焉者是屠者之訛又呼韓邪單

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降漢封烏厲

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此又一事而與表所

載兩侯符合新信字同然烏桓乃烏厲之誤而屠者於此無

涉當作烏厲温敦子左大將則表與傳無乖異矣

厲温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眾降

脫一烏字考宣帝紀元鳳二年十一月匈奴呼遼累單

于帥眾來降封為列侯即匈奴傳之呼遼累烏厲温敦

漢書疏證卷三

全

而紀誤作單于當從傳此表作諱連累又傳寫之誤

三年二月甲子封

攷匈奴傳烏厲父子來降同時同封而表一云元鳳二

年九月一云三年二月參紀傳則云二年九月者非也

冬月例不封侯故須至來年二月

義成侯甘延壽

一統志義成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駟望侯冷廣

以濕沃公士一統志濕沃故城在武定府蒲臺縣西北

延鄉侯李譚

方輿紀要延鄉城在青州府樂安縣西北李譚侯邑

外戚恩澤侯表

據春秋襄紀之義

桓二年公羊傳注紀侯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明當尊而不臣

周呂令武侯澤

案隱應劭云周呂國也接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令武謹也一云令自武謹也又改封令令縣名在滎陽出晉地道記一統志呂都故城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三十里

腫

漢書疏證卷三

登

一統志腫縣故城在登州府文登縣西

扶柳侯呂平

水經注膠水逕扶柳縣故城西漢文元年封呂平為侯國此扶柳誤彼謂漢文元年者亦誤一統志廢却縣在膠州西南

襄城侯義

一統志襄城在開封府汜水縣南三十五里

壺關侯武

今潞安府長子縣治

昌平侯大

今順天府昌平州治

贊其侯呂勝

方輿紀要贊其城在泗州盱眙縣西

鄔侯駟鈞

史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鄔音苦考反按地理志作鄔方輿紀要鄔縣城在保定府東鹿縣東北二十里駟鈞侯邑此鄔字誤也

周陽侯趙兼

一統志周陽城在絳州聞喜縣東

章武侯竇廣國

漢書疏證卷三

乘

一統志章武故城在順天府大城縣南四十七里

南皮侯竇彭祖

紀要南皮故城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北八里

魏其侯竇嬰

一統志魏其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南

蓋侯王信

寰宇記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八十里

武安侯田蚡

紀要武安故城在彰德府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長平烈侯衛青

一統志長平故城在陳州府西華縣東八十里
宜春坐橋制不害免

宜春縣今袁州府倚郭縣矯制害者棄市

陰安

紀要陰安城在大名府清豐縣西北二十五里

發干

紀要發干城在東昌府堂邑縣西南五十里

平津侯公孫弘

一統志平津故邑在天津府鹽山縣南

冠軍侯霍去病

漢書疏證卷三

季

一統志冠軍故城在南陽府鄧州西北四十里

周子南君姬嘉更封為承休侯

紀要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

更為衛公

紀要古觀城在東昌府觀城縣西姬常改封於此曰衛

國

博陸侯霍光

一統志博陸城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南按此蓋名偶同

非光邑

安陽侯上官桀

紀要安陽城在彰德府西南魏留新中邑也

安平侯楊敞

紀要安平城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十九里

富平侯張安世

今武定府惠民縣治

陽平侯蔡義

隋地理志魏州莘縣舊曰陽平今東昌府莘縣治

營平侯趙充國

齊乘營平城在濟南府東三十里即隋唐營城縣

侯岑坐父欽詐以為嗣

漢書疏證卷三

矣

唐詐偽律諸非子孫而詐承襲者從詐假官法流二千

里

平正侯王遷

表云肥城按陳留郡有平正縣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五十里

昌水侯田廣明

表云於陵紀要於陵城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

陽城侯田延年

表云濟陽紀要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五十里

爰氏侯便樂成

紀要爰威城在濟甯州嘉祥縣西南便亦作史使廣韻
漢有少府便樂成作便是

扶陽侯韋賢

一統志扶陽故城在徐州府蕭縣西南

平恩侯許廣漢

一統志平恩故城在東恩府工縣西

高平侯魏相

表云在柘今歸德府柘城縣

平昌侯王無故

紀要平昌城在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一里王無故侯邑

漢書疏證卷三

允

川

褚表平昌王長君侯封五千戶此云六百戶誤

樂昌侯王武

紀要大名府南樂縣漢樂昌縣王武邑於此

樂陵侯史高

一統志樂陵故城在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五十里

武陽侯丹

本傳云邾之武彊聚邾今沂州府邾城縣

將陵侯史魯

一統志將陵故城在濟南府德州東

博望侯許舜

一統志博望城在東昌府博平縣舊城西南史記田敬
仲世家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

樂成侯許延壽

褚表樂平許翁孫封二千戶水經注潁水又東北逕樂

平縣故城東宣帝封許翁孫於樂平為侯國彼據史表

也錢大昕曰此表注平氏平氏屬南陽地理志本有樂

成侯國此即延壽所封平氏置者

博陽侯丙吉

一統志博陽故城在陳州府商山縣東北四十里

安成侯崇

一統志安成故城在汝甯府汝陽縣東南

漢書疏證卷三

卒

川

平阿侯譚

一統志平阿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

侯逮嗣

本傳作循東觀記述此乃訛述為逮

成都侯況坐山林未成置酒歌舞

唐雜律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以忌日推之則違

密犯禁罪彌重也

曲陽侯根

一統志曲陽故城在鳳陽府鳳臺縣東北李兆洛鳳臺

縣志舊志曲陽城在城北稍東八十里按曲陽故城當在懷遠縣洛河之南鳳臺東北境止五十五里無緣北至洛河也

高平侯逢時

一統志高平故城在泗州北

新都侯莽

一統志新都故城在南陽府新野縣東

樂安侯匡衡

一統志樂安城在濟南府章邱縣北齊乘樂安城在章邱縣臨濟鎮東北八十里蓋匡衡所封按此說非也衡

漢書疏證卷三

全

所封樂安鄉在鳳陽府虹縣東北

安昌侯張禹

一統志安昌故縣在汝甯府確山縣西

高陽侯薛宣

方輿紀要高陽城在膠州卽墨縣西北三十四里

新城侯欽

一統志新城故城在南陽府鄧州西北七十里本穰縣

地趙欽爲新城侯卽此

定陵侯淳于長

一統志定陵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北十五里

汜鄉侯何武

本傳云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更以南陽犇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紀要犇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博山侯孔光

一統志順陽本博山明帝時更名故城在南陽府浙川縣東

陽安侯丁明

一統志陽安故城在汝甯府確山縣東北

孔鄉侯傅晏

表云夏正紀要夏邱城在鳳陽府虹縣東一里

漢書疏證卷三

全

高樂侯師丹

紀要高樂城在滄州南皮縣東南四十里

更爲義陽侯

本傳厚正之中鄉戶二千一百爲義陽侯九域志海州

沐陽縣有厚正鎮一統志在沐陽縣西北四十里厚正

鎮

楊鄉侯朱博

表云湖陵紀要湖陵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方陽侯孫寵

水經注洱水逕房陽城北漢哀帝封孫寵爲侯國一統

志房陽城在南陽府內鄉縣東北表云龍亢一統志龍

亢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

褒魯侯公子寬

表云南陽平陽平二字誤倒紀要南平陽城在兗州府

鄆縣西三十里今其地曰平陽社

褒成侯孔均

表云瑕丘今為兗州府滋陽縣瑕丘城在府西二十五

里

防鄉侯平曼

兗州府金鄉縣沂州府費縣並有防城

漢書疏證卷三

章

章鄉侯謝殷

一統志章鄉廢縣在天津府滄州東南漢封謝殷為侯

國

盧鄉侯陳鳳

一統志盧鄉故城在平度州西北漢屬東萊郡陳鳳侯

國紀要州西北五十里

百官公卿表

夏殷亡聞焉

曲禮天子六太五官六府六工鄭注云殷時制也夏殷

雖莫能定要諸在周制前明矣

是為三公

周官鄉老一鄉則公一人鄭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

也保氏注書序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

聖賢兼此官也疏引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說自有師保之名成王

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

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

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按太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雖在

文武世克殷解召公秉贊采師尚父率牲大戴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又保傅篇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周書本典解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此並成王即位之初然今所傳

漢書疏證卷三

章

偽古文周官則晉世偽撰非漢世之古文也鄭注周禮

文王世子尚書大傳皆不取以為證可知其偽然鄭志

趙商所問據尚書周官難者恐是後之為鄭學見偽古

文出而託諸鄭志也大射儀賈公彥曰鄭不見周官又周禮小宰注云前此者成王作周

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疏云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為此解

又立三少為之副

見大戴保傅篇昏義云三公九卿疏云三孤亦分主六

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以為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

也周禮疏序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

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

韓詩外傳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

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林崩

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

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按東京

策免三公又尚書大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

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

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則

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

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

漢書疏證卷三

卷

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

為稱按昭四年傳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

空其三卿次第正如此王制大國次國三卿下大夫五

人疏引崔氏恩云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

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

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一小卿

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

馬也襄十一年公羊傳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

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亦王制三

卿五大夫之證也但彼三卿不敢比天子之制故以次

等貫上等為兼職若天子六卿自虞夏至周皆有次第

周禮疏序引鄭注天地之官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

地官司徒也又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

司馬秋為士冬為其工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周

雖以三公領六卿之任自以卿之次第為先後故淇澳

詩序疏引鄭注顧命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孔傳云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

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

第六毛公領之故春秋云宰周公者此以公而為冢宰

也云宰渠伯糾者此卿攝本位也其曰凡伯劉子者直

漢書疏證卷三

卷

為王卿士也曰蔡公者直為王三公也公與卿品秩曠

然未有天子三公而俯取侯國三卿之制蓋雜家傳記

不親周禮習聞列國之事而漢沿其誤班氏以或說加

之蓋亦深知其非也

四岳謂四方諸侯

周禮疏序引鄭注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

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

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

文可知書大傳四嶽八伯鄭云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

內不置伯又泰山貢兩伯之樂陽伯之樂鄭云猶言春

也伯夷鄭云儀當為儀伯之樂義義仲之後霍山貢兩伯之樂夏伯鄭云夏伯夏官之樂司馬棄掌之義伯之樂義叔之後華山貢兩伯之樂秋伯之樂和伯之樂鄭云秋伯秋官士也皋陶掌之和伯和仲之後宏山貢兩伯之樂冬伯之樂鄭云冬伯冬官司空是四方諸侯又分主四時也

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漢官儀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為通官印按自此以上印皆取方日通官印其百石以下則為半印日半通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法言孝至篇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

漢書疏證卷三

七

川

通之銅亦泰矣仲長統亦云身無半通青綸之命則百石雖假印綬不得為通官印也今團印邑印皆半方即此是光武時鮑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謂但稱臣名某及某官某名也此通官印所用皆單稱名

高帝元年沛相蕭何

按何傳高祖為沛公何為丞是時未得有相名

五年軍正陽咸延

按功臣表作軍匠陽城延廣韻漢復姓十五氏有陽城延此誤

六年汲侯公上不害為太僕

按夏侯嬰自初起至沛竟高帝崩為太僕不知何緣復有此人自是年後復不著遷代而孝文八年直書太僕嬰薨舊紀缺誤也史漢功臣表並云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稀則是從上出征暫為太僕以後表云為趙太僕史表云為趙太傅

十年中地守宣義

按地理志高帝九年罷中地郡是此年當云故中地守十一年絳侯周勃為太尉後官省

按周勃前後居此官表傳互相舛錯又與史表不合史將相表云高帝五年罷太尉官即此表云太尉盧縮為

漢書疏證卷三

矣

燕王者也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則勃傳所云遷為太尉擊陳豨高帝紀十一年有太尉周勃者也

高后四年置太尉官勃又為太尉放勃傳孝惠六年置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張守節曰孝惠六年至高后八年崩是十年又呂后問曹參之次於高帝帝令以王陵陳平為相

國周勃為太尉曹參於孝惠五年薨則將相並置在六年十月裁六十日必不遲至呂后四年方置太尉也此史表之誤又推勃於高帝十年為之者如曹參樊噲鄼商等以丞相相國征伐事訖旋罷本不在朝列而史漢表皆紀之則相國丞相前後何以不列其體例非是

若勃久於其官則高帝以十二年崩其語呂后事為贅
固知勃亦暫假者耳

衛尉王氏

蕭何傳所謂王衛尉

高后元年任敖為御史大夫

史記將相表在惠帝六年非也或本在惠帝七年崩後
而誤移於上方耳

孝文元年十月辛亥太尉周勃為右丞相

將相表作十一月辛巳按文帝紀十月辛亥皇帝見高
廟詔文仍稱太尉勃將軍嬰則勃嬰之遷俱非當日疑

漢書疏證卷三

先

史表為是

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

按釋之傳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袁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爰盎傳云孝文
即位盎為郎中淮南王謀反盎時為中郎將淮南王謀
反在六年若附比兩傳則釋之於是時猶為郎耳而表
先於三年稱釋之為廷尉則與傳全乖傳又云釋之以
廷尉事景帝歲餘表已於文帝十年並列廷尉昌廷尉
嘉不得如傳所云也通鑑從表是歲釋之為廷尉仍連
綴傳中事於前亦憤憤未之省耳然表於遷代可明者

則書為某官若干年釋之下不書其年則其為廷尉并
不得十年之廷尉昌相代也攷史記淮南厲王六年謀
反谷口丞相張蒼與廷尉臣賀等昧死言是六年已非
釋之而表失載賀為廷尉究表與傳未知孰誤

七年 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按淮南厲王傳六年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表蓋以
行事非真故不數

孝景三年衛綰為中尉四年賜告

賜告者景帝廢太子栗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告而使
到都治捕栗氏然則綰非免官但使到都行中尉事至

漢書疏證卷三

首

綰拜太子太傅到都乃真為之

五年 姚正侯劉舍為太僕

史記將相表仍作姚正侯劉舍明此姚正誤荀悅紀作太
僕周舍訛劉為周又安正侯張歐按功臣表作張奴不
言為奉常歐傳不言其襲侯歐是安正侯說少子不得
為侯疑表誤

中元二年 中尉

下脫人名師古無注則後來所遺

三年 煮棗侯乘昌

按功臣表煮棗侯革朱史表作棘赤索隱云棘亦作東

此乘當為革之誤

五年 軼侯吳利為奉常

功臣表有軼侯黎朱蒼史表作利蒼疑此吳利乃利吳誤倒彼表云侯扶扶吳聲相近而異表不云為太常文有漏奪耳

寧武建元元年齊相牛抵為御史大夫

按直不疑傳景帝後元年為御史大夫武帝即位與丞相相俱以過免應在是年六月也竇嬰傳嬰為丞相推轂趙縮為御史大夫則趙縮應繼牛抵之後史記將相年表與此空置牛抵於元年而不明交代史表二年御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川

史大夫趙縮索隱云代衛縮尤為妄說事隔五年矣

二年 郎中令石建六年卒

錢大昕曰萬石君傳建以建元二年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卒前後凡十六年表蓋脫十字

又李廣傳廣代石建為郎中令廣廣由石建

北平太守拜郎中令正在元朔六年可證建任實十六年非六年矣

元光 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宣平侯張歐為太常

張歐傳誤為元朔宣平侯張歐者張敖孫功臣表云哀

侯歐即此人

六年 大行令王恢

二年大行令王恢下獄自殺不書者蓋不得其代人也

元朔 太常張當居坐選子弟不實

五年 太常職選博士弟子此訛倒

六年 李廣為郎中令五年免

本傳云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彼敘郎中令似在六年前按萬石君傳元朔五年卒建哭泣衰思歲餘建亦死則表在六年是也五年免當云五年自殺

元狩 朱買臣為主爵都尉

傳云數年坐法免按下三年趙食其為之則首尾三年不至數年

漢書疏證卷三

三

川

三年 廷尉禹

趙禹傳嘗中廢已為廷尉

四年 戚侯李信成為太常

功臣表戚圜侯季必之曾孫按灌嬰傳亦作李必彼云季誤也

元封 韓延年為太常坐留外國使人

景武功臣表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六月乏與太常不主外國事也

太初 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

三年 膠東王國當云膠東相史記將相表亦作延廣彼表例

不書姓此延廣上脫姓也荀悅紀云王延廣

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少府

按武帝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斬大宛王首獲汗血

馬來李廣利傳搜粟都尉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計論

功行賞必俟師還則桀為少府當於四年表列三年誤

也表云年老免蓋史家據當日劾狀不必核其篤老與

否也師古因此疑非昭帝時上官桀偶措一語便成笑

端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弟為太常

李廣利傳上邽騎士趙弟斬郁成王首侯者也功臣表

漢書疏證卷三

入錢百萬贖死完為城且凡言論者皆有罪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

功臣表匈奴降者携徐盧之孫周亞夫傳作徐盧徐塗

聲近別作耳

四年江都侯靳石為太常四年坐為謁問囚

謁猶刺也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出謝酈生瞑目

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釋名謁詣也

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靳石以列侯

修謁問囚故為亂尊卑也按丞相賀父子下獄死在征

和二年則靳石為太常之三年不當云四年

征和四年繆侯酈終根為太常十一年

功臣表曲周侯酈寄罪免靖侯堅紹封繆侯侯終根後

二年祝詛上要斬此云十一年誤

後二年太僕并左將軍

上官桀以左將軍兼太僕

孝昭始元年執金吾馬適建六年坐殺人下獄

按帝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擊

之其殺人下獄當在是役之後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泚秘書免

師古以籍為借亭林顧氏曰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

漢書疏證卷三

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

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

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

年昌安得復為太常也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

何用辭之複乎愚按師古偶省籍有借義村學究掉文

動多可笑

元平元年御史大夫田廣明三年為祁連將軍

按元平元年御史大夫田廣明三年為祁連將軍至

表云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頡侯韓曾為前將軍五月

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為車

騎將軍按昭帝以四月癸未崩增以四月甲申拜即於
大行前拜授印授如丞相孔光亦如此也張安世傳昭
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帝紀
昭帝以六月壬申葬

孝宣本始三年于定國為水衡都尉

本傳云數年遷自宣帝即位僅三年耳

四年六安相朱山拊為右扶風

朱買臣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為右扶風博

此二官並列一格為字衍

漢書疏證卷三 真

三年執金吾延年

昌邑王傳嚴延年字長孫別一人非酷吏傳之嚴延年

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

此下有脫文本傳是年充國振旅還復為後將軍衛尉

表蓋脫為衛尉三字下格衛尉忠乃充國未還五月以

前任職者

甘露元年大司馬延壽薨

褚先生補侯表樂平侯許翁孫嗜酒好色以早病死

孝元初元元年光祿勳并將軍

并於前將軍脫一前字蕭望之傳宣帝寢疾拜望之為

前將軍光祿勳是兩官同時拜授表云一年為光祿勳
傳表必有一誤

太原太守陳遂為京兆尹

陳遵之祖父

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為少府

是時無中大夫脫太字也歐陽餘儒林傳作歐陽地餘

二年右扶風強五年

五年疑贖字一本無

竟寧元年七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史記將相表荀悅漢紀作三月丙寅按馮野王傳元帝

漢書疏證卷三 真

自選第中二千石以譚為御史大夫帝崩於五月則七

月顯是傳寫之誤

陽城侯劉慶忌為宗正

劉德之孫

孝成建始元年驎侯駒普為太常

景武功臣表驎侯駒幾孫釐侯崇應即此人普與崇互

異未知孰誤

三年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將相表作廷尉尹忠荀悅紀與此同

鴻嘉元年千乘令劉慶忌為宗正

據劉德傳劉慶忌為宗正太常薨此又一人

四年中少府韓勳為執金吾

中少府即太后少府或係宮或稱中史記將相表云中

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按此表及貢禹傳仍云長信少

府是也皇后無少府但有私府今師古謬說

永始元年水衡都尉淳于長二年免

按下長遷衛尉則非免字當為遷

四年大司馬商賜金安車騶馬免

按此乃商以病賜告至明年正月疾愈復起元后傳無

嘗免事知此免非罷職也表頗混而荀悅紀亦依此書

漢書疏證卷三

寫非也

綏和元年大司馬根七月甲寅免

荀悅紀作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按根於十月罷

莽即以十一月代莽之俟其處久矣不應虛位數月也

此七月誤

長信少府薛宣為京兆尹一年貶為淮陽相

錢大昕曰薛宣自罷相之後復為特進給事中視尙書

事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長之誅在綏和元年宣方連

坐免官無緣復拜京兆表所載蓋宣之弟修也鮑宣傳

丞相司直郭欽奏免京兆尹薛修等放哀帝以綏和二

年四月即位修官京兆闕一年正其時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在將軍師丹為大司馬

按下格云十月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莽若以十

一月免師丹何從十月由大司馬改大司空乎荀悅紀

莽免在秋七月丁巳則十月癸酉丹改大司空與表上

格云四月徙正合但荀紀丁巳誤當從表丁卯與庚子

間二日也表云丹為大司馬者四月傳作月餘又互異

王咸為左將軍十月免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

是年左將軍三易王咸不得云十月十字誤也丹傳哀

帝即位為左將軍哀帝以四月即位丹之居職必在四

漢書疏證卷三

五月荀紀在五月至十月遷正得五月固不誤也然丹以左

將軍行大司馬事耳

閻宗為執金吾六年卒

是年執金吾亦三易孫雲代宗則此六年當是六月

建平三年左咸為復土將軍

傅太后以元壽元年崩此復土將軍治傅太后陵然其

職事訖而罷表於元壽三年復云復土將軍左咸為大

鴻臚承前文非也

元始二年大鴻臚橋仁

儒林傳梁人橋仁季卿受小戴禮

中郎將幸成子淵錢大昕曰當是辛茂之訛辛慶忌少子也

三城門校尉劉岑子張為太常

陽城侯劉慶忌子

五大司徒宮為大司馬

按宮傳代孔光為太師兼司徒官荀悅紀同其時王莽自以太傅兼大司馬非宮所為表誤宰衡護軍大司馬兵官故有護軍此冠宰衡省文耳

漢書疏證卷三

漢書疏證卷三

覓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吳士鎔校

吳鴻望校

漢書疏證卷四

吳 沈欽韓撰

百官表為後來職官志之祖述其創造畧舉大凡使條貫可循而已西京員吏多至十三萬通官劇職見於書中纔十之一沒而不彰品簿所遺者多矣史記倉公語左右關都尉又宜屈曲任氏為督道倉吏此類並從取證不知凡幾以表言之一將軍一署令官聯股輔並無分張郡國縣道曹局實繁觀漢碑張納曹全左右題名史固不能瑣瑣科條之或憑藉古制或因事立名千品萬彙兼管一卷苟非多識博聞多攷羣籍恐不能通其讀而言其義也鄭君注周官取證於漢事古今參會方為通備東京之世述漢官者衛宏王隆胡廣蔡質應劭丁孚等今已無全書劉昭注續志雖號詳贍了無考證觀劉熙之釋誠為鄙陋韋昭之辨亦極凡鄙唐宋類書雖上沿漢制虞世南不分守相長相杜佑不知漢博士本屬太常李昉等彌復泛濫馬貴與因循舊典不解讀儒林傳序概可見已然沈約作宋志謬承讖記云舜為大尉操史筆者猶然况瑣瑣鈔撰者乎 欽韓 不揣愚陋隨名證佐稍參駁異亦據本書具其品秩遷轉本表及續志已詳者畧之附以選舉庶資蒙拾焉

相國

列國置相故曰相國本紀赧王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則周亦自同諸侯也吳越春秋稱伍子胥為相國此沒後俗稱內外傳趙世家烈侯相國公仲連始見相國其將率有功亦與並置廉頗為假相國是也亦以尊寵他國之人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蘇秦并相六國公孫衍為約長佩五國相印漢初以韓信為相國諸侯王亦並置相國及命下既定終相國者惟蕭何曹參而已他皆征伐權置及高后時呂產不久被誅高帝末樊噲以相國擊盧縮惠帝除諸侯王相國法更為丞相訖於漢魏非人臣之位矣

漢書疏證卷四

二

六十一

丞相

嚮子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古第曰相定元年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君夷序召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襄二十五年傳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此兩人分左右之名也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甘茂傳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似並以右為上始皇刻石瑯邪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史沒其左右之名耳三十七年始皇南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馮去疾守是左右之明文也按他國稱相國本與秦丞相同至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丞相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為相國仲父

則相國尊於丞相漢高做之十一年進蕭何為相國漢

初置一丞相二年曹參為假左丞相樊噲擊陳豨遷左丞相蕭何破滅荼遷右丞相皆權授征伐

事訖惠帝置左右位次先右丞相陵免徒平為右審食其為左誅諸呂周勃為右丞相勃罷仍合為一武帝以

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之選

然終無有拜右丞相者至田千秋仍合為一始常列侯

為之申屠嘉以關內侯至公孫弘以布衣至丞相特封故邑改封故安侯

平津侯其後丞相故事皆封侯平當哀帝時為丞相以冬月先賜爵關內侯未

及封而卒而列侯貴戚始不並進以妨賢焉惟成帝王商以

相為丞封率不過千百朱博代孔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讓曰故事封丞相不

願還千戶上許焉凡材任宰相皆歷試政事宣帝察蕭望之材任

為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惟匡衡以儒學為官不出長

安至丞相有缺則從御史大夫為之劉屈氂以涿郡太守

府張禹以光祿大夫翟方進以執金於事無所不統故

吾此其偶然者亦自左右將軍遷於事無所不統故

鄧通近臣申屠嘉以檄召詣丞相府詰責武帝謂田蚡

未我亦御史大夫雖稱三公與丞相懸絕蕭望之為御

史大夫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皆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責問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

丞相後丞相謙大夫少進謁自石慶為丞相中國多事九卿更進用

事不關決於慶昭宣以下大將軍輔政始有中朝外朝

漢書疏證卷四

三

六十三

之分霍光謂車千秋始與君侯俱受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成帝時諫大夫劉輔繫掖庭秘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等俱上書請之四時行園陵丞相四時行園盜發孝文園陵瘞錢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又孔光為丞相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司隸鮑宣沒入其車馬其府亦謂之殿天子幸府與議大事州郡上計及有疑獄謝府決之御覽三百八十八風俗通曰陳留為妻以交接即氣絕後生得男其女誣其淫佚有兒日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爭財數年不能決丞相那吉出上殿決獄云吾聞老公子不耐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言寒復令並行日中獨無影大小歎丞相致仕自韋賢始于定國等遂為息因以財與兒 故事漢官舊儀曰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

漢書疏證卷四

四

帝為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贊稱敬謝行禮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 在輿為下列侯為丞相號君侯漢書中稱君侯皆丞相將軍郡國守丞相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吏一人大音者讀敕畢遣敕亦見官志劉昭補注中上計事見循吏傳茲不具錄丞相有病皇帝親至問病從西門入通典云及瘞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按匡衡平當俱賜養牛上尊張禹加賜黃金一百斤此亦漢儀今及本偶脫之也又史記公孫弘傳後大皇太后詔曰弘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云云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瘞視事此則其儀久矣

卽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養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翟方進傳如滄引作漢儀注此無注字蓋鈔撰者脫之考方進前未有其比或儀注轉據為故事耳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書駕駟馬卽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 匡衡薛宜孔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駟馬卽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思過景帝時周亞夫武王商蓋如此 歲舉秀才一人廉吏六人蕭咸以丞相史以本有封爵舉茂才為好時令

漢書疏證卷四

五

大司徒 呂覽應言篇魏令孟印割絳綬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買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魏策作芒卯按芒卯相魏故秦策昭王謂左右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蓋相者通稱官則司徒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猶居大司馬之上王莽置十一公而丞相之任微矣

長史

李斯為卽說秦王拜為長史續漢百官志曰長史一人千石張湯傳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合謀陷湯師古謂守者非正故有三非也武帝自以丞相事多故

多置其員不為守者異正也劉屈氂黃霸以廷尉正守
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是也
丞相長史坐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縱不舉劾繫獄當
死蓋長史如御史按劾殿中也總署諸曹統刺郡國
生史記田仁為丞相長史仁上書天下郡太守多為姦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
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
子孫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誅死武帝時盜賊
滋起以丞相長史與御史中丞督之

東西曹史

丞相自辟除薛宣字叔君為不其丞太守趙貢甚說其
能日贊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選長史及府寺右曹張湯以茂陵尉丞相田蚡徵為史
曹參為相國擇郡國吏長大訥於
文辭謹厚長者即分掌曹事按驗覆劾號為宰士股肱
召除為丞相史

漢書疏證卷四

六

丞相司隸校尉涓勳奏言丞相宜請遺掾史以宰士督
應召下丞相御史按驗按事丞相史乃與立成書云僕
為宰相執事願少開風聲又紅陽侯王立占墜民草田
數百頃丞相司直孫寶問之出補六百石吏若治劇為
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
令馬呂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見宮行能潔遷廷尉平
陳遵入公府大司徒馬宮舉遵能治劇補御史令
史有小史丞相少史王壽以漢官舊儀丞相初置吏員
誅上官安功侯
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
史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西曹六人
乘傳按此謂未置刺史以前即丞相史
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為侍中宋書百官志侍中本秦
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
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按
之侍中按漢初制也
儀又云百石屬不得白事當謝者西曹據為通謝部吏
二千石初除詣東曹據拜部謁者贊之此西曹領府事

東曹主郡國事以丙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八
吉傳證之更明也
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人秩三百石續
東西曹據此四百石漢世登此者為美仕行其人與否
餘據此三百石非也
在乎府主鹽鐵論文學謂丞相史曰今子處宰士之列
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輔桀者不為知為桀
歛者不為仁其時丞相車千秋也當周亞夫為丞相趙
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
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此深得宰相之體矣

諸掾屬

漢儀曰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

漢書疏證卷四

七

皆從同秩補如以郡國百石史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
補百石屬史之比
錄不拜朝示不臣也大夫不純臣家臣之義
鈐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召掾見脫履公立
席後答拜諸吏初除謁視事問君侯應問奴名宋志有
蒼頭字
宜祿每有所賜白到問白事以方尺版叩閣大呼奴名
輒傳呼宜祿以此為常
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云內吉為丞相
掾史有罪減
不稱職輒子長休告終無所按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
屬晏子雜篇薦相御以為大夫
亦謂之御史詳後書百官志
主簿
主簿宣致命出入導引丞相王嘉召詣廷尉主簿曰將

相不對理陳冤二世時丞相去疾將軍劫下吏以為故

事君侯宜引決儀然主簿即問下令史也

斗食

漢儀曰斗食缺試中二十書佐高第補因為騎史騎者

又令史皆斗食

佐史

即書佐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按司馬彪

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皆百石今此云斗食疑彪所言為

誤

計相

漢書疏證卷四

八

晏子諫篇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

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按此即掌財物計簿

者也漢初天下新定戶口圖籍尤宜釐正故張蒼以列

侯為計相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後以其職分於東曹

戶曹

丞相徵事

昭帝元鳳元年丞相徵事任官捕宰斬反者上官桀封

侯文穎曰徵事位差尊於掾屬如道曰宮時以事召待

府如道說是也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按劉辟疆子德時詔丞相

此武帝所置 西域傳丞相御史奏請屯田輪臺以東

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

丞相司直

淮南主術訓湯有司直之人其義本此位次在司隸校

尉上武帝田仁自京輔都尉遷丞相司直後多以大夫

博士若部刺史遷補平當以博士蕭望之龔勝以諫九

方何武自揚州孫賓夫師丹以光祿大夫翟方進自朔

自冀州刺史遷補內自御史大夫以下外而州郡並

按法奏劾司直繁延壽劾奏御史大夫蕭望之遷丞相

大夫平當言方進國之司直不以道德輔正丞相司直

郭欽奏冀州牧韓宜舉煩苛代二千石署吏宜坐免

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奸元壽末隨府改稱大司徒司

直陳崇為之因佐莽漢御覽二百五十三漢名臣奏

直特按長史將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緣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朝

漢書疏證卷四

九

太尉

呂氏春秋孟夏命太尉贊俊傑春秋選斗權曰舜以太

後人以太尉為上公舜尉受號即位為天子蓋

納百揆受禪故傳致之尉武官也秦趙諸國皆置本名

國尉商子境內篇曰國封尉短兵千人白起以左遷國

尉始皇十九年以大梁人尉繚為國尉趙以許歷為國

尉漢王定三秦韓信為韓太尉漢初諸侯王國高祖擊

項羽以盧縮為太尉縮為燕王數年缺人周勃一為之

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勃為之說詳太自勃後居此官者

灌嬰周亞夫田蚡三人而已宣帝時丞相黃霸薦侍中

樂陵侯史高可為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曰大尉官

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民太子反帝使丞
子戰則丞相相劉屈氂將與太
兼太尉之事霸懃謝而史高後竟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名異實同特飾詞以窮霸耳

御史大夫

御史本周官秦以大夫為之率始皇初并天下御史大
夫馮劫與丞相王綰其議上尊號自後承詔集議皆與
丞相並高祖始以周苛為之諸侯王國亦並置景帝中
三年罷之漢初征伐亦權授漢興以御史大夫詔命出
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付外施行高祖紀御史大夫昌
王史記三王世家御史大夫湯下丞相青翟大事並制詔丞相御史丞相有

漢書疏證卷四

十

事則獨制詔御史武帝制詔御史以劉屈氂為左丞相
收丞相封諸王上與地圖三王世家太僕臣賀行御史
印授大夫事味死奏與地圖請所
立國差次列侯國邑戶口高帝南通曲逆顧問御史曲
名逆戶口幾何對曰今見五千
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元帝職在總領
制詔御史賜蕭望之關內侯爵食邑六百戶職在總領
天下遣御史案州郡蕭望之奏東郡張湯為御史大夫
為天子信任丞相充位而已有缺選第中二千石補御
大夫李延壽卒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下詔剛強堅
固確然無欲太鴻臚馮野王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
五鹿充宗廉潔節儉太子少傅九卿次第不分前後材
張譚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任教張蒼申屠嘉
能高者便為之三輔二千石開與馬式以守相為御
史大夫衛綰丙吉韋玄成以漢書備曰御史大夫寺在
太子太傅王嘉以京兆尹遷

司馬門內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
寺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
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日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
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風夜思已失不違康衢
書思百姓未能綏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
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謹不勅於朕職厥有常朕
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父民靡諱朕躬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法為命可不大夫見孝廉上計丞長
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史皆放官司馬門外比丞相掾史白錄
史皆放官司馬門外比丞相掾史白錄敷上計丞長史
志茲不語劉昭引入續
自此彰宣以往為大司空者封侯比丞相

丞

贊佐大夫為府中元保與丞相長史考按刑獄逐捕盜

漢書疏證卷四

十一

賊武帝時滅宜遷御史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
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廣川王去事發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又按武帝
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捕盜賊成帝陽朔三年潁川
鐵官徒申屠聖等自稱將軍遣丞相長史御史職同丞
中丞逐捕皆衍中丞居內不與外事也
相長史檢察郡守二千石御史大夫張忠奏免京兆尹
御史丞楊輔所王尊湖三老公乘與訟尊為
傷害建此議表云元壽二
後隨府改為大司空長史年御史中丞
更名御史長史按行中丞及御史字

中丞

鄭注周官小宰曰若今之御史中丞也別居內臺不屬
御史本名中執法高祖詔御史中秩卑而權重內掌文
書總領州郡奏事執法殿中御史大夫張湯故與中丞
李文有隙從中文事有可

以傷湯者不能為地又侍御史嚴延年劫大司農田延年事下御史中丞請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官殿門禁止大司農於是覆物延課第諸刺史一切舉劾御史中丞年關內罪人法至死課第諸刺史一切舉劾御史中丞習文法舉奏部刺史二千石所取退稱白黑分明又大將軍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瑯琊太守馮野王賜告養病私持虎符出郡漢官解詁曰權次尙書二百凡界奉詔不敬免

吏民上書處議當法並下中丞魯誦居第使人上書告王尊劾奏丞相匡衡等下御史中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朱雲為槐里今有司考雲風吏殺人御史中丞陳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司隸鮑宣沒入丞相孔光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又光祿大夫龔勝與博士夏侯常爭言事下御史中丞劾奏勝常皆不敬又薛宣子況賅客揚明遠新博士申咸宮門外御史中丞嚴等奏况首為惡明平傷功意俱惡皆大不 宮中詔記皆封敬棄市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隸 宮中詔記皆封御史中丞印 趙昭儀等皇子侍詔記盛以繅拂面封御

漢書疏證卷四

主

理王宮政 進退侍御史翟方進進御史大夫舉擢隆可令是也 侍御史中丞孫宏奏隆前奉使欺誦不宜 執法近侍

侍御史

本以法令文字為職御史掌贊書即云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詞若令尙書作詔文老聃為周柱下史張蒼於秦時從御史主柱下方書於壁柱間吳子病將死鑿楹納書此類 亦漸為侍從董督之官左右人主出銜詔命諸國並有之趙策張儀說趙王曰獻書於大王御史滑稽傳淳于髡曰御史在前 二世即位遺御史曲宮乘傳之代賜蒙恬死蓋秦急文法御史之威始於是矣始皇使御史冠法冠曰冠法冠曰柱後御史按淮南主術訓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

高誘曰卿之考漢世掌考勅收轉舉人大朝會執簡糾冠如今御史冠漢世掌考勅收轉舉人大朝會執簡糾舉違失續漢志十八上儀儀有違失則糾舉按叔孫多通定朝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以三府掾屬選補趙禹張湯以丞相史兒寬嚴延年請葛豐以御史屬杜郵以衛將軍主簿武帝多事務在文深猜禍故廷尉臧亦多為御史王溫舒尹等孝廉四科中有曰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則其選甚重矣然徒以文法取之亦不離俗吏之為耳漢舊儀曰御

二百二 御史員五十四人備六百石其五十人衣絳給事殿中按後漢中侍御史 御史之名始此 為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治書侍御史 續志注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後請諫時帝幸

漢書疏證卷四

主

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與符節郎其平廷尉奏事御覽二百二十六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屬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平議當紛紛豈一事表云御史故里語曰縣官漫漫怨死者半則從前可知 治書有印綬按梁書文苑傳何思澄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尙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書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崔豹注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日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尙實直故用布非奏劾曰尙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 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者居後監軍御史 秦本以御史監郡按古無監軍之法始皇使長子扶蘇

北監蒙恬兵於上郡此猜忌之主所為而史遷記司馬

穰苴為將軍請景公寵臣莊賈為監軍以近制傅會古

人類鄙俗小說豈足為信史漢罷太尉有北軍無大將

故以御史監之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坐受展太子節腰斬

符璽御史

趙堯為符璽御史其屬有符璽郎漢舊儀曰御史二人

尙璽

督盜賊御史

武帝權置王溫舒尹齊楊僕等俱以御史督盜賊其後

有直指貢蘭之屬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
禁察諸修舉劾貴戚近臣暴勝之等

漢書疏證卷四

十四

督使關東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斬首大郡或王莽

至萬餘級王翁孺遂捕魏郡羣盜以奉使不稱免

掾史屬

選郡吏補嚴延年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
掾何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著名之士皆

辟召焉魏相除蕭望之為屬張湯以兒寬為掾蕭
望之除薛廣德為屬張忠辟孫寶為屬雖為

府吏大夫不得私使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史自給
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小史冠法

冠為妻先引為司徒繁延壽所奏貶秩漢舊儀曰後御史職與丞相參增

置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為史原本少史屬亦從同

秩補率取文法吏廷尉正監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補之

御史少史行事如御史按此御史如丞相史御史少史
如丞相少史也下云少史屬即

如丞相屬讀者不明少史有所為即少史屬得守御史
典故於此則難讀

行事如少史少史此當云秩比六百石御史少史物故

以功次徵丞相史守按此又衍御史少史所代按此謂
少史二字

主簿

主簿

章昭辨釋名曰御覽二百
六十五主簿主請簿書普聯諸事然

主簿大抵為親吏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為主簿兩府

高士俗不為主簿寶曰高士俗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

為可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適可無不為況主簿耶大司

空師丹使主簿書奏主簿私寫其草被丁傅子弟告遂

漢書疏證卷四

十五

免

太傅

周公之後晉國有太傅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此孤卿

最重按楊處父為太傅改蒐於蒐易中軍以太傅易置
中軍此亦孤卿也上淫濁羊舌肸為之則上大夫

耳高后初以王陵為之八年以元壽末孔光元始中王

莽居攝王舜為太傅左輔莽莽則平晏唐尊為之

太師太保

晉文公時賈佗為太師楚穆王命潘崇為太師呂覽楚

文王葆申高誘曰葆太保官也元始初以太傅孔光為

太師居四輔職光死馬宮代官王舜為太保居攝初以

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而缺太師前疑蓋以擬莽也即真後王舜舜子匡繼為太師

大司馬

大國三卿司馬其一宋備六卿有大司馬亦稱司馬楚司馬

為令尹之次亦稱大司馬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

其室楚策頃襄王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其上亦

有令尹劉項起並稱楚官史記穰苴為齊景公大司馬管子小匡立王子成父為大

司馬皆是後人傳致不足憑陳涉時凌人秦嘉自立為大司馬項羽

有大司馬曹咎周殷而淮南王臨江王國並有大司馬

漢初丁復破龍且於彭城為大司馬他國則無足明其

漢書疏證卷四

六

承楚官矣表云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將軍按三王

世家霍去病上疏但稱大司馬臣去病不連將軍位在

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首丞相臣啟光次之自霍光後相承不絕霍禹

司馬冠小冠亡印綬大司馬本冠惠文大冠也禹更小冠不使掌武甘露元年許延壽薨

缺人黃霸奏請置太尉正其時也黃龍元年以史高為

車騎將軍冠其號迄元壽末王莽居之位在大司徒上

大將軍

晉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吳語十行一變大夫建旌十

旌一將軍建常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周掌九

伐者亦稱將軍矣戰國時乃著說苑尊賢篇田忌對楚

王曰齊使中儒蓋申繻之說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則禽將軍首而反耳秦使白起為上將軍趙

以廉頗李牧為大將軍魏王以上將軍授信陵君燕使

樂毅為上將軍項羽為諸侯上將軍趙以陳餘為大將

軍諸國皆有其位在相下梁主虛相位以待孟嘗君以故相為上將軍漢初拜韓信

左丞相相國漢征伐遣將授印事訖則歸列侯位惟

呂祿為上將軍將北軍與信國並列自韓信後劉澤灌

嬰柴武文帝自代來柴武上議位次太尉勃二年復為之擊濟北張相如寶嬰等皆

是權置故班表不列武帝拜衛青為大將軍終於其位

繼此者霍光王鳳光鳳領尚書事權出丞相上王莽地

漢書疏證卷四

七

皇初賜諸侯牧號皆大將軍濫矣

車騎將軍

灌嬰擊破齊軍於歷下虜車騎將軍華毋傷蓋戰國所

置統領車騎士卒漢斬欽遷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漢皆以軍典

時置如蔡寅灌嬰斬欽張武令免周亞夫等不久即罷

惟薄昭以文帝舅為之十年衛青以車騎將軍征匈奴

昭帝世金日磾宣帝之世冠大司馬者皆車騎將軍王

王勝父元壽王舜為之不兼大司馬

衛將軍

亦臨時軍號以戶衛為義功臣表王恬以衛將軍擊陳

稀文帝入未央宮夜拜朱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十四年匈奴

奴寇邊中尉周舍宣帝更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

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此而推凡冠大司馬輔

政者皆領南北軍矣成帝時王商居之平帝末甄豐以

大司空兼衛將軍王莽以城門令史王興為衛將軍

票騎將軍

御覽一百二十八引曰票騎將軍車騎將軍秩比三公章昭

辨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按章昭之言亦無所考武

帝以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

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則其本號自等於中二千石

漢書疏證卷四

夫

也成帝時王音王商王根遞以車騎衛票騎三號輔政

後世遂以三號將軍為從公

前後左右將軍

墨翟尚同篇古者擇其國之賢者以為左右將軍封禪

書社主故周之右將軍相傳如此故表以為周末官馮

劫自御史大夫為將軍即其職員多則分列屯兵因有

四號耳武帝元朔五年公孫敖為中將軍公孫賀為左

將軍趙信為前將軍蘇建為右將軍李廣為後將軍元

狩四年李廣為前公孫賀為左趙食其為左曹襄為後

此皆臨時所命屬於大將軍裨將也右將軍蘇建亡其軍議郎周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霍去病

將領以大將軍等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昭帝即位有左將軍上官桀右將軍王莽始為中朝臣宣帝

初有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表所謂不備置者也

與丞相御史大司馬通為五府置官屬舉吏段會宗以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杜鄴說車騎將軍王音曰成元成以

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元成以

後惟有左右將軍朱博嘗為後將軍未幾罷以孔光為

軍居後將軍官職此蓋就其屯兵互相其雜號將軍或

以將領為名材官驍騎強弩或以冠地為名河東師之屬

漢書疏證卷四

充

獨行亦為大將軍李廣利以武師伐大宛並行則為定號將軍之

副右將軍馮奉世征西羌元帝又以太常七國侯任上

都尉揚威武參計策

左傳晉悼公即位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于是以祁

奚為中軍尉鐸遏寇為上軍尉繼此將軍皆有都尉准

南兵略曰論除謹論賢除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

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趙策秦趙戰於長平趙

不勝亡一都尉史記白起傳秦使李信伐楚大破李信

軍殺七都尉董翳為章邯都中屠嘉由隊率為都尉

周亞夫為將軍屯細柳文帝勞軍都漢於京師常置軍

騎都尉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郡國車士

騎將故有騎都尉新欽以騎都尉定三秦周又竈為長
鉅都尉路博德為強弩都尉此雜號都尉之始御覽二
一黃帝占軍氣決曰
都尉氣如合抱之榆

校尉

校尉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通典司馬法曰一部為校八
百人立尉校者通關之物許慎云校木囚也長楊賦
營
壘有之故尉為校尉吳越春秋吳王使太宰嚭為右校
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司馬或其始矣秦策秦使五校大
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漢王以灌嬰為騎
尉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其後征伐員數無

漢書疏證卷四

手

八二〇

定司馬彪云大將軍有五部校尉言其屯住木凡耳師
將軍伐大宛五十餘校尉霍去病擊或將軍自署置
匈奴悉以李敢等為大校是無定員
侯灌何為將軍請灌孟為校尉凡成軍行皆置校尉李
馮奉世擊西羌長子譚為校尉
陵以騎都尉將五千人擊匈奴故成安侯韓延年為其
校尉亦別將屯辛慶忌遷校尉將霍去病為票鶴校尉
又有輕騎校尉郭成此雜號校尉之始

司馬

晉以魏絳張老為中軍司馬籍偃藉秦為上軍司馬為
軍尉之佐趙策張孟談薦左司通典二曲為部四百人
立司馬尉繚子制談千人一司馬功臣表孔聚陳賀陳

胥陶舍等為左右司馬此司馬各有部也有車騎將故
各有車司馬騎司馬王競以車司馬起高陵王按袁盎
以太常使吳吳王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盎故從史適在守盎校為司馬明司馬在尉下矣漢將
軍府有軍中司馬有營軍司馬楊敞給事大將軍霍光
大將軍王鳳奏請王尊補軍中司馬府為軍司馬此脫一字
騎將軍王音奏請谷永補營軍司馬此府僚也後此司
馬名同實異在莫府者與長史同秩隸行閒者與行頭
都伯比肩清濁懸絕矣趙破齊票騎將軍鷹擊司馬此
雜職號司馬之始

侯

漢書疏證卷四

主

八二〇

晉語晉悼公使張老為元侯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士
為侯奄居故司馬之下矣通典二隊為官百人立長二
官為曲二百人立侯淮南兵略前後知險易見敵之難
易發斥不怠遺此侯之官也職以侯望為名趙奢將兵
救韓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章邯使
侯始成使項羽軍約降又李陵軍侯管政為校尉所辱
亡降匈奴侯下有丞陳湯討郅支單于軍侯假丞杜勳
斬單于首李衛公兵法謂之虞侯

千人

管子輕重乙千人之長必拜而送牧誓之千夫長鄭云

師帥者其舊名也。漢書云：備城門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及更率從之，皆斬。承秦有之。商子境內篇百人，一將曰百將，則固有千將。斬歙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按此是主將也。如清云：騎將率號為千人，非是。功臣表：斬強以郎中騎千人，從起櫟陽。灌夫以千人從擊吳楚。武帝置武功爵，又有千夫，非此千人。王莽居攝，車騎將軍千人，屠擊奏符命。

軍屯僕射

表總列於諸僕射。按會稽孫子注曰：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里為率，官長一人。吳諸行頭官，通典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則僕射即隊頭也。亦號隊率。申屠嘉以材官蹶張遷為隊率，是也。其百人為官長，亦號屯長。司馬彪志：屯長比二百石。秦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陳勝與廣皆為屯長。

漢書疏證卷四

五

軍正

列子說符：魯有施氏子好兵之楚，以法于楚。王王說之，以為軍正。蓋戰國時軍行立之，以司軍志，猶飲酒有司正射有司馬正也。司馬，稷直召軍正，問曰：兵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又大將軍青問右將軍蘇建罪，責師將軍伐大宛，軍正趙始於正，閔閔以為不當斬。武帝使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樓蘭王將詣關，漢北軍軍正有常員，不屬將軍。

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有丞武帝時，守丞胡建斬監軍御史者也。

軍監

匈奴傳：有大將軍軍監，治眾此監軍之始。

護軍將軍

自秦請置太尉，周亞夫擊吳楚，請趙涉為護軍。趙充國擊西羌，驃急來自歸，充國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其職。居帳下，領警備參密計表。有宰衡護軍武襄，自是大司馬護軍，誤連宰衡耳。

軍司空

漢書疏證卷四

五

晉語：傅公使右行辛為司空。淮南兵略：隨路急行，轉治賦。大均處軍，輯井甯，通此司空之官也。商子境內篇：其攻城圍邑，國司空嘗其城之廣厚之數。大將軍光補杜延年為軍司空。如清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前將軍韓增奏：馮奉世為軍司空。令字當衍。

軍武庫令

別於朝廷之武庫令，掌一軍之甲仗，備侍大將軍。王鳳奏補杜欽為其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長史

如清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司馬欣為章邯長史，文吏

也省莫府文書掌殿最之簿商將軍李廣失道後期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

上簿廣謂為刀筆吏也張敞田延年丙吉俱為大將軍霍光長史

趙充國以中郎遷軍騎將軍長史充國為後將軍有成

長史董通年谷永謝罪王音從營軍司馬轉長史

帝建始元年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何奴雜號將軍皆

有之強弩將軍許延壽請好時令嚴延年為長史常取故千石以上失官者

從事中郎

以中郎官從事莫府大將軍王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

從事莫府事一決於湯軍騎將軍主首建故選置從事

中郎與參謀議奏請毋將陰為之然則始於王鳳也

漢書疏證卷四

四

掾史

屬大將軍主屬以蕭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又蕭

咸為衛將軍掾又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辟匡衡為議

曹史長史丙吉蕭育生王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問仲翁為光祿大夫陳咸為朱博

為大將軍屬其分曹署職亦如兩府

主簿

王商除杜鄴主簿為腹心票騎將軍主根至推主簿張

業為尚書

太常

本奉宗伯之官周書謂新書連語曰奉常典天歷天時

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叔孫

通始為之其後以家世列侯為之非備宗之選矣職奉

宗廟園陵魏名臣奏云漢太常兼領陵縣杜綏拜太常治

杜陵縣功曹選試博士明經甲乙諸科諸以治經徵者

其高下張禹試為博士是也又公孫弘奏請太常擇民

年十八以上饒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選詣太常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課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歲察廉吏一人舉孝廉詔舉良方正則與九卿二千石各舉

所知或有詔獨與三輔舉賢良始元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

人有言鄙備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

夫論京師有缺三公舉哀帝有詔舉太長新補侯王莽私從大司空何武求之武不敢

舉推九卿王莽篡後令三公七卿皆連將軍陳茂為秩

亦皆然宗大將軍即太常

丞

高誘呂覽注曰丞佐也御覽二百漢名官奏張禹奏曰

案令丞相奏事司直特案長史將傳中二千石奏事皆

與其丞合緣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漢舊儀

曰劉昭太常丞舉廟中非法者與太常職任煩劇易以

罪免韋弘為太常丞坐宗廟事辭獄凡繼往復酒酸橋道廢園不修太常坐免者知丞相連也谷永

以御史屬舉為太常丞

太樂令丞

王制之大樂正列國皆有之武帝時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肆之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陽平侯杜相為太常坐擅繇太樂令論

太祝令丞

古者祝官備習三代之禮士喪禮夏祝主奠商祝主尸
樞周祝置銘徹奠推而饗祭之禮各有所主所以精事神之意也楚語觀射父曰使先聖之後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祝晏子春秋景公曰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太祝子游在秦漢以來卜祝也而倡儀書之矣文帝即位十三年

漢書疏證卷四

美

下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

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御覽二百二十九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

溫良稱於賢良以賢良選為太祝令則兩京無雜流官並以孝秀之選可知

太宰令丞

大戴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

而就宴室按內則謂之側室漢時謂之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

持升而御戶右此太宰令之官也墨子尚賢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使其宰

陳平里中社平為宰左傳之宰夫與周官太宰之考異

也元帝時有太宰丞李元

太史令丞

御覽二百三十五春秋元命苞曰屈中揆一而起者為史史

之為言紀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淮南記論夏之將出

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殷之將敗太史令向壽先歸文

王連令字者亦後人所加耳武帝時則司馬談遷父子

如道引衛宏舊儀注謂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絕

無遺職衛宏在王莽末素稱博雅未必鑿空西京雜記

雖載其事恐是偽及造太初歷遷治歷鄧平造八十一

分律律歷以平為太史丞元鳳三年有司劾太史令張

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備衣誦不祥之辭作祇言

亂治度按此則太史令本八百石後省八百歸六百石

耳職專治歷司天非古左司之職成帝使太史令尹咸校數術漢官

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有典星治歷等見律歷志又有

太史掌故房鳳射策乙科為之御覽二百三十五揚雄

爰初肇紀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百政攸宜使帝不損義和不令酒時亂日帝旅

爰征庶僚殷唯為天難夏氏顯德而明補不獨

太卜令丞

龜策傳廬江郡常威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

卜令高廟中有龜室積少孫曰日者臣為郎時與太卜

待詔為郎者同署則太卜署亦有待詔也

太醫令丞

秦有太醫令李醯刺殺扁鵲者漢官曰領員醫一百九十三人成帝使侍醫李柱國校方技禮儀志天子不豫太醫令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其後常以孝廉甲科為之御覽二百二十九崔實有太醫令歲

均官

長丞所屬陵園有其官

都水長丞

管子度地篇除五害以水為始請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亦所屬陵縣有後并入三輔此為贊出

漢書疏證卷四

无

廟令丞

韓非初見使荆魏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本守祧之官戰國以為令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火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有僕射王莽居攝梓潼人哀章持金匱神至高廟以付僕射意者諸廟令以高廟令為僕射歟

寢令丞

寢者陵上正殿韋賢長子方山為高寢令元始元年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間用太牢祠有寢郎主戶衛車千秋為高寢郎馮參為元帝寢郎

園令丞

韋賢傳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長安志關中記曰守陵澗樹掃除凡五千人陵令屬官各一人寢廟令園長一人門吏三十三人僕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十萬戶始斷不復徙人陪陵漢武故事曰帝見形謂陵令薛平日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嘗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芒味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有園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元帝崩侍中金敞以世名忠孝特

漢書疏證卷四

无

州文川

留班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平帝世由廣平相入補延

陵園郎

食官令丞

諸寢日四上食放古下室之饋而近於媒也馮參為黃門郎給事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

雍太宰令丞

別在雍者

雍太祝令丞

高祖問故秦時祠白青黃赤帝四祠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

宰如其故儀禮文帝十三年始幸雍郊見五時武帝元光二年初置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五時尉

秦文公作鹿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時

陵令丞

呂后六年移長陵令二千石荀悅把同疑二字行凡諸陵邑皆徙郡國豪傑若吏二千石高皆富人郭解傳徙豪富茂陵日嘗不滿三百萬充之西都賦所謂三選也永光四年以上為不中皆

漢書疏證卷四

手

詔所為初陵勿置縣邑自元帝以前陵令皆治民故別置園令嚴延年以御史掾拜平陵令朱博察廉補安陵丞王嘉察廉為長陵尉按今六百石則當有二尉長安志關中記曰諸陵皆六百石御覽二百二十九胡廣有陵令職

博士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蓋古以儒者名之博士秦始有專員始皇紀盧生等議始皇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是秦置七十人也正先為秦博士非刺趙高而死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進諛言二世拜為博士按秦燒書坑儒而博士官仍置者良以博謀食議極暴之朝不能廢

儒生也然方技占夢之流雜廁其中至漢始為清選高祖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欲繼蹤齊稷下之風也文帝召賈誼為博士誼年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漢舊儀孝文時

博士七十餘人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藝文類聚引漢官

儀云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董仲舒韓固等以通經孝景時為博士外奉使四方元狩六年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天下存問窮民舉獨行君子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公孫弘為博士使匈奴博士鄭寬中行益州風俗舉刺史王尊治狀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內而朝廷詔議刑賞風俗平當為博士使行流民幽州內而朝廷詔議刑賞無不與焉元朔元年詔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博士議即議哀帝時博士左咸等議孝武廟武帝建元親盡宜毀又博士夏侯常議丞相王嘉獄五年置五經博士統明經弟子員為海內儒宗自此言

漢書疏證卷四

手

六藝者有所指歸矣御覽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有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為之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育其弟子稱門人宣帝

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后蒼以博士為少府與數也

僕射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進頌博士酒于越謂青臣為面諛者也東京改為祭酒說苑至公篇秦始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蓋亦僕射

光祿勳

本郎中令淮南人間訓楚太宰李朱曰令尹子國輕行

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即尹而笞之三百高誘曰主郎官

尹即郎中令也秦胡亥即位趙高為郎中令三年高作

亂使郎中令趙成為內應則其職宿衛宮禁素矣漢郎

中令監宮禁戶殿門如舊制審食其為丞相不治監宮

江充為繡衣使者劾奏呂氏以陳平為郎中令末年有

文帝入未央宮即以代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多以謹厚忠信者為之景帝以郎中令周仁陰重不

在旁皇太后以萬世君家不昭宣後多加中朝官楊惲

言而躬行以石建為郎中令

祿勳加諸吏衡平當加諸吏散騎師丹加侍或以將

軍并職張安石馮奉世辛慶忌王莽更名曰司中秩上

卿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以領郎官多舉茂才四行各一

人

丞 通典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

主事 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此

掾史主吏也後漢以為孝廉清選唐尚書郎中下

主事從九亦其制通典云光祿有南北庭主事詳所

謂南北庭司馬彪志不唐六典引

漢書疏證卷四

三

光

光祿大夫

漢官云有南
北廡主事

本中大夫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

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

為中大夫列國並有士主奉使鄰國魏中大始皇初有

中大夫令齊漢以灌嬰為中大夫領騎將後鼂錯殿助

等以對策高第為中大夫則為文學之選武帝改光祿

大夫自後居其官者二途一如霍光金日磾等以光祿

大夫入侍左右侯家子弟軍吏勤勞皆如之常惠馮奉

等一如霍光廢昌邑王奏云文學光祿大夫臣遷等又

漢書疏證卷四

三

光

云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此以博士諫大夫儒學起家

者遷韋賢蔡義貢賢良方正嘗為吏六百石以上者俱

拜此官陳咸以故少府舉方正大夫三大夫皆備天子

爭臣谷永謝書王鳳云奉使四方景帝中二年王薨遣

立嗣元元臨遣光祿大夫張猛段會宗等使匈奴西域元帝

顯薦元元臨遣光祿大夫張猛段會宗等使匈奴西域元帝

嘉等十一人行舉潁河郡被水者行河隄案邊光祿大

夫郭昌行河又光祿大加中朝官吾正壽王嚴助等俱

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侍中平當王仲翁龔

勝師丹息夫躬等加諸吏給事中周堪公卿免復為之

張禹于定國鄭寬中孔光俱領尚書事

孔光免丞相朱博免後將軍復為

太中大夫

韋昭辨釋名曰大中大夫在中最為高大者也則以為

大字今竝作太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任使與光祿

大夫同景帝制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視喪事立嗣

子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蓋寬饒為太中大夫時以博士常侍郎遷對策擢高第

賈誼以博士歲中遷太中大夫孔霸疏廣俱以博

士遷東方朔以常侍郎遷王嘉舉敦朴召對超遷

加中朝官梁王賀金欽張猛平當俱給事平帝時太中

大夫邴漢與光祿大夫龔勝俱乞骸骨王莽白太后賜

策遣之以示優賢亦有一途程不識衛青公孫敖

等任將吏者俱為之

諫大夫管子小匡篇使鮑叔牙為大諫又云犯顏進諫臣不如

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置

諫大夫按元鼎中始見終軍為諫大夫云武帝置者是

也通典云秦郡國賢良方正公卿薦舉拜是官蓋寬饒

策拜諫大夫孔衡舉孔光方正又對王駿有專對才皆

諫大夫大司空何武等薦龔勝又薦西曹掾鮑宜為諫

大夫霍光擢韓延壽為諫大夫又亦有二途王譚張勃

毋將隆以從事中郎為諫大夫

為諫大夫杜延年杜緩以校尉從軍遷為諫大夫許嘉

薦甘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蓋諫大夫本奉

使官任使與光祿太中大夫同宣帝使諫大夫使南越

益州祀金馬碧雞哀帝時丞相王嘉上疏曰前蘇令發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

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

漢書疏證 卷四

為諫博士議郎遷王吉薛廣德翼奉以博並加中朝官

宣帝擢蔡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夏侯勝出獄為諫大

夫給事中劉向張勃俱為散騎諫大夫孔光子常侍

貢禹為諫大夫時秩尚八百石成帝省就六百石三大

夫並兼領外職劉向以光祿大夫領護三輔都水

馮參以諫大夫領護左馮翊都水

五官左右三中郎將

齊策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藝文

志有五曹官制殿中郎分掌諸曹則五官將領戶將戶

郎也亦稱諸曹中郎將金岑金明皆為之漢舊左車右

騎是左將領車將車郎右將領騎將騎郎也書中分別

見惟房鳳以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又王莽傳劉歆

子疊為五官中郎將主殿中則五官將主戶衛郎明矣

故以長任選舉楊惲所居即是五官將季布於孝惠時

而虎賁羽林郎疑並統於左右將云

為中郎將此其始也居中宿衛進退郎官袁盎為中郎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

引卻慎夫人坐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遺常蒙其罪有

功常讓也將景帝以為長者楊惲遷中郎將惲者有罪

過輒奏免薦舉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

莫不並加左右曹散騎諸吏侍中之號漢舊儀曰五官

屬光祿勳不得上朝謁兼左右曹諸吏得上朝謁左右

中郎將主謁者常侍侍郎以資進本注曰左主謁者右

主常侍侍郎御覽二百四十一與此本注同按李廣司

馬相如楊惲章立成等並為騎常侍言右

信可

漢書疏證 卷四

一一九

郎中戶將

功臣表胡書為越戶將從破秦蟲達以西域戶將二十

七人從起碭則承秦有此官中世通以儒學者更歷蓋

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蔡千秋為郎中戶將宣

帝遷郎十人從受穀梁春秋又尹更始為長樂戶將則

戶將非一處也漢舊儀左戶將主左戶郎右戶將主右

戶郎

戶郎中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蔌

藜於階上此非實錄也戰國皆有郎中魏牟謂趙王曰

漢書疏證卷四

美

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秦法郎中執兵皆在

殿下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此漢以為虎賁有左右陛長

也小爾雅曰戶止也左傳屈蕩戶之杜預曰戶止也在門衛止內外出

入高帝病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即戶郎也武帝

初令郡國貢廉孝拜郎充宿衛蔡質漢儀曰五官郎又

射策高第為郎中臬募氏入羊為郎令入財者得補郎

郎選衰矣凡郎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

名曰山郎其豪富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楊惲為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

令從事褚少孫續史記北海太守龔遂徵文學卒史王

先生從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

戶郎為呼太守又王嘉射策為郎坐戶殿門失關免則

廉選文學為戶郎之驗也積功次分掌諸曹霍光任為

曹郎其以郎給事尚書黃門者又為尚書郎黃門郎舉

四行擢選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光祿歲

策為郎光祿勳以此科第郎從官是為舉光祿四行何武射

舉四行遷鄴令

郎中車將

六韜均兵篇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

一率百車一將漢舊儀曰左車將主左車郎右車將主

右車郎辛慶忌以金城長史舉茂才遷郎中車騎將原

誤衍軍字

車郎中

領車士天子大駕法駕出郎扈行藝文志有車郎張豐

劉向少以父任為輦郎亦車郎類御覽二百十五桓譚

奉車車郎衛殿新論曰余年十七為

郎中騎將

六韜均篇篇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

率二百騎一將樊噲為郎中騎將灌嬰將郎中騎兵傅

寬為右騎將則騎將亦有左右諸部也漢官儀王吸為

騎郎將入漢中李廣為騎郎將文有互耳

騎郎中

高祖為漢王樊噲灌嬰等積戰功始為郎中後此兼任子及高貴為之由任亦始於秦李斯初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是也張釋之以貴為騎郎公孫放亦為騎郎凡車騎郎試於光祿勳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皆都所免之將軍以時都肄焉燕王且上書霍光都郎羽計漢郎官將軍以時都肄焉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自車戶騎三郎外其待詔諸官署分布寢廟園陵殆不下萬人矣

議郎

潛夫論考績篇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

漢書疏證卷四

美

為官武帝始有議郎衛青傳議郎周霸由儒學選陸弘以明經為議郎儒林

傳有穀梁議郎尹更始孔光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翟方進射策為郎三歲舉明經遷議郎與廷

議次博士後公卿薦舉及對策者拜高將軍王商薦鮑

薦孫寶為議郎班固對策為議郎漢舊儀議郎十二人不屬醫不直事

侍御史遷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見北堂書鈔按侍御史常在遷字下

中郎

自郎積功遷以戰功得趙充國傅介子等以奉使勞補者常惠趙聖徐終根等劉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汲黯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亦以待詔者補吾王壽王東方朔得加中朝官翼奉待詔為中郎

吾王壽王侍中中郎蕭復散騎中郎

侍郎 孝惠紀中郎郎中蘇林曰省中郎是也在外者為散郎以散郎

補鄭吉為郎至宣帝時以侍郎使田渠犁又辛慶忌按從軍功多為侍郎武帝造太初歷有侍郎尊大

傳中有常侍郎東方朔常侍騎袁種楊騎常侍李廣亦稱武

騎常侍史記李廣李蔡文帝世並此皆騎郎為侍郎者

也蓋前此亦兼期門羽林之職也得加中朝官楊惲左

右在黃門者為黃門侍郎揚雄除為郎給事黃門其解

黃門李尋以待詔遷黃門侍郎嚙日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

郎僕射

漢書疏證卷四

美

馬唐為郎中署長曰署長固僕射矣霍光出入下殿門

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期門郎

武帝微行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漢官儀曰隴西工

材力三百人按東方朔謂武帝曰譬若以王慶忌為期

隴西下有脫文

門則其選皆材力絕人矣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

於等倫試弁為期門王莽居攝期門郎張充等謀其以

莽立楚王按表已改期門為虎賁傳漢期門漢官典

典職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僕射

漢官儀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騎持五旗疑即五牛旗別外內

其後為虎賁續志有左右僕射御覽二百四十一漢名

與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義

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關至五六重周御擊刁斗竟

門自近臣侍側向不得著劍入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統

羽林郎

始云建章營騎者蓋武帝起建章宮置此為宮衛也枚

說吳王遺羽林黃頭趙充國甘延壽以六郡良家子善

疑其書非出自乘也騎射補羽林御覽二百四十二應邵漢官儀曰羽林者言其

漢書疏證卷四

甲

為國羽翼如林盛也一名為殿郎言其禦侮殿勵其後

簡取五營高材別為左右監續漢書曰左右監皆冠鷩

冠

羽林令丞

以有羽林孤兒故置令丞教督之別以他官監其兵霍

光次璿任勝為諸吏中郎將羽林監後此名曰羽林中

郎將

旄頭郎

應劭曰以羽林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

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御覽百

四十列仙傳曰秦文公時立中記作秦始皇時有梓樹化為牛以

騎擊之騎不勝或墜髻解髮被牛畏之入河故秦因置

旄頭騎使先驅錢文子補漢兵志引舊儀曰旄頭屬羽

林從官七百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

御覽六百八十應劭漢官儀曰舊羽林郎為旄

頭放髮前驅今但用營士蓋西京用羽林也

請室令

續漢志車馬出在前請所幸傲車迎白示重慎賈誼云

造請官室而請罪晉書輿服志作靜室

謁者

晉語豎頭須求見晉文公謂謁者謁者以告孫子曰用

閒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韓策顏

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穰侯謂稽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

子俱來乎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陳涉反狀聞則上

下通稱又兼奉使也高祖使謁者隨何說九江王文布

陳平凶楚降漢時萬石君石奮為中復以灌嬰為中謁

涓受平謁疑初起中涓即謁者也者蓋出入禁闕者也其後常充奉使汲黯為謁者東越

往視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冤失職

者以聞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成帝使謁

者陳農求遺公卿有罪謁者以詔召詣廷尉石顯請召

書於天下史封付謁者史丹等奏請謁者召丞相王商詣以郎中

漢書疏證卷四

甲

率謂公仲之謁者齊宣王使謁者延王升人蘇秦

之楚對王曰謁者難得見如鬼秦昭

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穰侯謂稽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

子俱來乎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陳涉反狀聞則上

下通稱又兼奉使也高祖使謁者隨何說九江王文布

陳平凶楚降漢時萬石君石奮為中復以灌嬰為中謁

涓受平謁疑初起中涓即謁者也者蓋出入禁闕者也其後常充奉使汲黯為謁者東越

往視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冤失職

者以聞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成帝使謁

者陳農求遺公卿有罪謁者以詔召詣廷尉石顯請召

書於天下史封付謁者史丹等奏請謁者召丞相王商詣以郎中

職初學記二十六周禮與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送秦正其後謁者持匕首擬宮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蕭望之等以儒學居是官也

僕射

呂后時大謁者張卿即僕射也張釋之以謁者遷僕射景帝時謁者僕射鄧公言誅黽錯之枉掌臨軒策詔引拜諸侯王龔勝耶漢以老病罷歸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

衛尉

始皇九年嫪毐為亂衛尉謁者二十人皆梟首漢衛尉領衛兵在未央宮故號其屯為南軍高祖以酈商為之周勃既將北軍欲誅呂產令平陽侯曹窋告衛尉毋內相國產酈門產不知呂產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

漢書疏證卷四

聖

殿門弗內是也然則漢書有皇太后又別置衛尉按酈商以將軍將太上皇衛此其始也呂后末朱虛侯章因謁者節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皇太后居長樂宮衛尉自此始李廣為

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所謂東西宮衛尉也掌門籍漢官儀宮司馬內百官按籍出入管衛周禮晝夜衛尉寺在宮中不擊鼓御覽二百三十漢官解詁曰凡居室中者皆籍於門按其姓名復有符用木二寸以所長官兩字為鑄印分符當出入者按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徵循宮中宣帝元康元

年又置建章衛尉金安上為之元帝罷建章甘泉宮衛中世或以將軍兼職王莽以右將軍范明友以度遠將軍趙充國以後將軍傅喜右將軍並加中朝官王鳳漙千長王莽改曰太衛

俱衛尉侍中

丞

通典梁衛尉卿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徵公車司馬令丞

在司馬門故以名官通典掌殿門司馬門夜徵宮中按覽二百三十引應劭漢官儀同餘見續漢志掌受章奏及頒詔書郡國張釋之以謁者拜公車令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後太后任章為公車丞在渭城界欲謀逆有尉掌領詔赦之任章為公車丞凡待詔公車者俱廩食於此史記滑

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而以為衛士君侯月一行屯衛騎不以車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門外勞賜吏士令丞領之掌其名籍廩食賦冬夏衣宮伯注鄭以歲盡當更賜饗臨遣蓋寬饒為衛司馬上臨饗罷衛卒一年以報寬饒厚德秦二世時趙高作亂使咸陽令閻樂將吏入即衛士令也

漢書疏證卷四

聖

旅賁令丞周官有旅賁氏後漢省之

衛司馬

周官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

四宮中于徵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二百三十胡廣云宮闕之內衛於殿垣下西京賦衛尉為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通典所引同西京賦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注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警與鄭注合司馬為之帥案行廬舍有徵發則執幡鉦護行

每門有之蓋寬饒以諫大夫左遷衛司馬其別屯在長

樂建章者皆有司馬房太子出武庫馮遂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東觀記馬援父仲官至玄武司馬

衛侯

次司馬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扶谷吉

司馬送郵支侍子則衛官奉使固有定例

漢書疏證卷四

器

建章平樂諸監

各掌兵屯衛青李陵俱為建章監傅介子以中郎遷平

樂監張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

軍

太僕

周官應劭言穆王所置非韓非說林秦武王令甘茂擇

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

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按行事陳平為魏王咎

太僕高帝以夏侯嬰為太僕歷三帝終於其官昭帝時

上官桀以左將軍兼之大駕出太僕為卿郊廟或代天

子行事肄習威儀宣帝使太僕戴長樂行事肄宗廟還諸掾吏曰我面見帝受詔副帝肄侯御服虔曰兼行天子事肄習威儀亦如中朝官杜延年右曹給事中張中王莽改曰太御延壽左曹王音王莽侍

丞

張敞以倉長遷太僕丞

大廐令丞

史記減宜以佐史無害徵為大廐丞按大廐其乘車駕

者也黃圖謂

未央廐令丞

上官口以期門郎遷未央廐令

漢書疏證卷四

器

家馬廐令丞

家馬字見管子問篇地理志太原郡有家馬官武帝以

乏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

字馬歲課息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按家馬之

於此名蓋始其後移在郡縣因改為相馬耳

車府令丞 呂覽處方篇韓昭釐侯出弋鞠偏緩詰車令即此官秦

始皇以趙高為中車府令

路輪令丞 三輔黃圖路輪廐在未央宮

騎馬令丞

嚴安上書以安為騎馬令黃圖騎馬廐在長安城外

駿馬令丞

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黃圖云今皆秩六百石

龍馬監令丞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武帝拜為馬監傳蓋失其名耳黃

圖云大宛廐在長安城外疑此之龍馬監也蘇武又為

移中監表亦不載論衡別通篇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

知漢官儀有大宛汗血馬乾河馬華山種天馬

閑駒橐泉監長丞

橐泉蓋取秦橐泉宮為處在雍縣

漢書疏證卷四

渠

駒駘承華監長丞

黃圖駒駘廐在長安城外駒駘野馬也說文北野之良

馬也王會解禹氏駒駘自當以良馬為義不當據山海

經也漢官儀承華廐駒駘廐

牧師苑令丞

如淳曰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別有使者如御史

領護王音薦谷永為護苑使者地理志北地郡有五苑

西河有一苑漢官儀云擇取給六廐牛羊無數以給儀

牲馬援傳注續漢書曰父仲嘗為牧師令兄員為護苑

使者

牧橐令丞

疑專牧橐駝

昆蹄令丞

釋獸注云駝蹄蹄如趺而健上山秦時有駝蹄苑釋文

人云駝蹄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師古以昆為獸名非也

應劭以昆蹄為好馬是矣

中太僕

戾太子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黃圖云中廐皇后車

馬所在哀帝時史立為中太僕續志為中宮皇太后亦

有之成帝遷石顯為長使中太僕哀帝尊祖母傅昭儀

漢書疏證卷四

渠

為帝太太后母丁姬為帝太后各置太僕

廷尉

管子法法篇臯陶為李天子臯陶時而為大理說苑至

公篇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又楚莊王

太子入朝馬蹄蹂躪廷理斬其軔而戮其御韓非子外

儲作廷尉李斯以廷尉佐始皇稱皇帝高帝五年有廷

尉義渠孝景改為大理者本管子也小匡篇決獄折中

賓須無請立為大理司理呂覽勿射篇管子曰請置弦章

以為大理新序四又作弦章為大理傳記雜說各記所

聞後元年令天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

尉有令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武帝令依春秋決獄

酷吏遂附聖經以為城旦書公羊之學始熾杜周為廷尉詔獄益多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學春秋民自以不寃也凡在八議者當論上請小司寇注鄭司農云今時宗室有罪先請廉吏主傳廷尉以大臣下獄則中朝雜議廷尉處當以聞廷尉公主子上請孔光議信于長小妻適始等已弃去不當坐哀帝初即位廷尉麗真議薛况陳客楊明所博士申咸依律完為城旦王莽改作士蓋漢時經師有此讀法左傳衛士榮為有素士子牛則列國亦有刑官為士其士師則通稱

正

禮記目錄正義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知者按文云有

漢書疏證卷四

樂

川上三

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奏所置廷尉正監不置丞重獄官也宣帝聞黃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哀帝改廷尉為理官屬亦隨改王莽誣何武大理正檻車徵武逸書嘗麥解王命大正正刑書蓋漢所本後書何敏六世於暹錯武帝時為廷尉正

左右監

丙吉以獄史遷廷尉右監漢官儀廷尉正監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補之

左右平

宣帝世此官諫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

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首矣通典宜右平而二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帝時為廷尉右平謬矣馬宮以丞相史遷廷尉

掾史

史記蒙恬嘗書獄典文學此文學卒東之始張湯為廷尉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兒寬補廷尉文學卒史張湯除為從史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掾史因使寬為奏按今州縣奏成讀之皆服湯奇其材以

漢書疏證卷四

樂

八上八

寬為奏謙掾元鳳中廷尉李光以路溫舒為奏曹掾大鴻臚

本典客新書輔佐篇典方典客儀以掌諸侯有功德而弗舉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左傳卻擘主東諸侯管子小匡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按其官尚矣韓信為連敖典客景帝更名大行令然傳中王恢李息張壽等為之只作大行無令字御覽二百三十三釋名曰殿前肥者臚言以辨云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陳序賓客也解詁鴻臚也臚傳也掌諸侯王國事徵昌邑王少府史樂成行大鴻臚事也諸侯王列侯莫大鴻臚奏事置嗣河間獻王薨大

行令奏法聰明府知日獻宜諡日獻王陽城侯劉德
上書訟子向罪會苑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
宜賜諡置嗣制日賜諡穆侯章玄成有罪惡則與宗正
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有罪惡則與宗正
廷尉雜問奏正淮南厲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與客臣
論如法衡山王賜諡反道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梁王
立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又常山王
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又
賓贊高帝七年季臣朝十月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又
莽改爲典樂非其職矣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
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
余與典樂謝侯爭關俱坐免去

丞

東觀漢記丞一人劉德從大鴻臚丞考按藩國遺事丞

漢書疏證卷四

辛

801

行劉澤與燕王旦給謀青州刺史勢不疑收捕澤以聞
天子遣大鴻臚丞治哀帝治中山太后事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

大行令丞

當周行人晉有行人子員子朱狐庸伍晉
爲吳行人鄭公孫揮

陳干徵師皆是東觀漢記大行丞一人有治禮員四十

七人按蕭望之以御史屬爲大行治禮丞平當亦爲治

禮丞則大行丞即治禮丞也列侯薨大行奏諡誅策掌

其母妻封號稀侯金賞襲爵上母
南大行爲太夫人

譯官令丞

周官象胥鄭云通夷狄之言者宣帝許烏孫尙少主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然則棗街皆有譯人也周堪爲譯官
令

別火令丞

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令按月令解無其
事司權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與馬氏引淮南時則訓春服八風水養其燧火夏
作周書者不同淮南時則訓春服八風水養其燧火夏
服八風水養柘燧火秋同夏冬養松燧火疑彼爲漢改
火之制也

郡邸長丞

太守詣京師及長吏上計貢士皆寄於此朱買臣待詔
常從會稽守

漢書疏證卷四

辛

802

邸者守居飯食及拜爲太守上詣據史守丞相推排陳
列中庭拜謁丙吉治巫蠱郡邸獄皇曾孫在郡邸獄

宗正

以宗姓爲之凡諸劉疏屬皆復勿事掌其名籍藩國有

罪與有司按驗高后時劉郾客始爲之表多闕其人疑

不常置亦加中朝官劉更生權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更生祖父辟疆父德世爲宗正御

覽二百石氏星經曰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

丞

劉德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都司空令丞

墨子號令諸吏率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以

屬都司空若侯都司空領徒役故有獄自來已然竇太后所云司空城旦書也竇嬰刻繫都司空梁正賀為都司空令北堂書鈔刑獄門漢舊儀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

內官長丞

律歷志所稱職在內官者此也睦孟使友人內官長上書言災異伏誅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公主家令

飛燕外傳飛燕流轉長安與陽阿公主家令趙臨共里

漢書疏證卷四

至

川。川

巷

門尉

墨子號令有門尉蓋領吏卒司門也說苑尊賢宗衛相齊遇逐罷歸召門尉田饒韓詩外傳作陳等二十有七饒齊策作田需詳後東觀記曰人而問焉公主又有傅僕射及諸署長書

大司農

本治粟內史管子小匡辟土聚粟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周官太府鄭注太府為主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漢始以韓信為治粟都尉元封九年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司農則以軍官兼卿職也王莽於平帝時改義和則劉歆為之後改為納言有納言將軍殿尤漢制凡公用始度大司農錢乘與供養不與焉武帝比歲擊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於是鹽鐵酒榷令民買爵一切之政行焉哀帝時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丞

表云兩丞者一是丞一是中丞如御史兩丞也鄭當時進言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此於常員外增置故下云

鹽鐵丞孔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弘羊幹謹咸陽也鐵又請大農部丞十數人分部主郡國宣帝時朱邑舉賢良為大司農丞

漢書疏證卷四

至

川。川

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買糴穀貴時減買糴曰常平倉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卓茂為京部丞

太倉令丞

漢初漕轉關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大農部丞各致粟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太倉甘泉倉皆滿淮南時則訓一月官倉

均輸長丞

桑弘羊領大農郡國各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

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一歲中諸均輸帛至百萬匹鹽鐵論始元六年詔書問民間疾苦文學曰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文學曰問者郡國或令民作絮布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按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往逆來振乏救窮此文學所云古之均輸齊勞逸而便貢輸者也黃霸以馮翊二百石卒史

漢書疏證卷四

平準令丞

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王莽又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鹽鐵論大夫曰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文學曰縣官獲獲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騰騰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財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御覽二百三十二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準的之直辨云主平物趙廣漢舉價使相準依按續志後此以其善兼染采色
茂材為平準令管子山權數曰執守其數準平其流義

本於彼也

都內令丞

主藏泉布若周官之外府泉府矣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武帝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尹翁歸以緱氏尉遷都內令籍田令丞

古者天子躬秉耒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周語康於籍東廩一名神倉謂為康以藏王所籍田以奉柔盛周官甸師疏云甸徒三百人時多者天子籍田千畝借此三百人耕藉故多也按文帝感賈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春秋御稟災即此文帝感賈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通典古禮舊儀云春始親耕於籍田官祀先農以

漢書疏證卷四

平準令丞

武帝時置蓋以幹鹽鐵之數王莽時義和魯匡上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惟酒酤獨未幹
昭帝時請官作酒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每一幹罷酒酤

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幹與堯同後書
管子山國軌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殆此義也

諸倉長丞

桑弘羊令民入粟甘泉倉張敞以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郡國皆有之淳于意為齊太倉長史記所謂倉

公

農官長丞

武帝令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即郡縣沒入田田之其末年搜粟都尉趙過教田太常三輔鹽鐵論文學曰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三河地狹人眾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

監都水長丞

少府上林三輔者各自屬其并此郡國都水官屬於大司農

漢書疏證卷四

卷

八

鹽官長丞

左傳海之鹽蜃所望守之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萬乘之國人數口千按下文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鹽鐵論大夫曰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鐵子用以杜浮偽之路食貨志孔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按地理志鹽官在郡國者二十有七文獻通考十五言鹽官凡二十八郡

非者

鐵官長丞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管子鑄官之數如鹽筴史記自敘司馬昌為秦始皇鐵官則先已有之桑弘羊領大農郡國各置鹽鐵官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文獻通考鐵官凡四十郡按表稱六十五官長丞其數已過之蓋郡國鹽鐵之小者屬在所郡縣也趙國以冶鑄為業趙王彭祖數訟鐵官事以官奪其利鹽鐵論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甯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賢良曰往者卒徒工匠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

漢書疏證卷四

卷

八

五穀新弊易貨或實民不棄作業令總其原一其賈善惡無所擇吏不在器難得遠市田器則後良時賈貴不便或木耕手耨鐵官買器不售或頗賦於民公卿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奏可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光三年以用度不足復鹽鐵官

鹽粟都尉

廣韻駢勝蕃中大馬他處皆作搜蓋伐匈奴所置而後以會計為常職也李廣利伐大宛上官桀為搜粟都尉有功遷少府此表所云軍官桑弘羊趙過等為之昭帝時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長史

楊敞無勞爲搜粟都尉

丞

都尉趙過教民爲代田一晦三甿民或苦少牛故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

農都尉

元鼎中上郡朔方西河河西武威張掖四郡開田官斥塞卒六

十萬人戍田之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農都尉所由置也亦領大司農鹽鐵論大夫曰北邊置任田官以澮諸用文學曰邊郡山居各處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

漢書疏證卷四

堯

民中國困於繇役邊民苦於戍禦謂此也元帝時在位

諸儒言北假田官可罷王莽傳五原北假青壤殖穀續志云邊郡置

農都尉馮參爲上河農都尉班况亦爲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

關都尉

周官有司關周語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抱朴子云老

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書著道德經御覽八百三十一

六關令傳曰徐甲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作辭

詣關令求直此則關都尉之職也漢拜甯成爲關都尉

關吏稅肆卽國出入關者皆霍光以爲函谷京師之故

以丞相弟爲關都尉按漢以函谷關外爲關東故賈捐

之言天下之大者獨有關東凡出入關皆以傳終軍入

關關吏子軍繻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還當以合符軍曰

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弃繻而去然則關外人以事

入關所在郡縣爲移過所關吏按驗乃予符出則復合

之也文帝嘗除之景帝復用此此秦法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又穰侯到關

關閱其寶器卽甯成傳所謂稅肆矣武帝太初四年徙

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蓋移郡都

尉爲關都尉如函谷關

漢書疏證卷四

堯

武功爵附

食貨志大司農陳城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請置

賞官名曰五武功爵凡十一等

造士

閑輿衛

良士

管子小匡一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

元戎士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周曰元戎先良也

官首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功臣元康四年灌嬰曾孫長安官首匿詔復家按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是也

秉鐸

周禮兩司馬執鐸功臣表元康四年陸量侯須無曾孫秉鐸聖詔復家

千夫

志云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一等此謂千夫得復錄役而有罪減二等公楊僕以千夫為吏

樂卿

漢書疏證卷四

李

秦以客卿為爵商子境內篇客卿論盈就正卿樂卿其類耳爵得至樂卿

執戎

漢書疏證卷四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宋元照校

褚德儀校

漢書疏證卷四

李

川十

漢書疏證卷五上

少府

吳 沈欽韓撰

淮南汜論秦之時頭會箕歛輸于少府又時則訓六月

官少內周官職內鄭云若今之少內鄭義以為少內即

少府按宣帝收養掖庭少內高夫白丙吉日食皇曾孫

夫當之為周秦二世遣少府章邯將擊破陳涉將周章

職內非也 高帝時陽城延以軍匠從起邲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

官及長安城主乘與供養造作工巧之技四方珍享之

物皆入焉元鼎中飲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失侯者

百六人陳威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威皆鉤

校發其姦城官屬及諸雖處九卿末亦以行能遷蔡義

中官黃門皆畏威失氣德薛宣俱從少或出為三輔蕭望之入守少府宣帝察

府為御史大夫或出為三輔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政事復以為右馮翊王駿遷少府有太后別置少府蓋

成帝欲大用之出駘為京兆尹趙充國以後將軍居少府官王

丞

煩辱之事多故有六丞

尙書令丞

藝文類聚四十章昭辨釋名曰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

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尙食尙方亦然按沈約宋志

秦世少府道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

主也漢初有尙冠尙衣尙食尙浴尙席尙書謂之六尙

沈說是也呂覽樂羊得中山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

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趙

策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尙書又新

序刺奢篇齊宣王納香居之諫召尙書曰書之則尙書

列國並有之自武帝後尙書彌重羣臣章奏由尙書轉

達大司馬霍去病上疏請立皇子闕等有詔令則由尙

書下所司公卿有罪過召詣尙書詰責丞相黃霸以薦

尙書令受丞相對霜免冠謝罪丞相王嘉以薦廷尉

梁相等召詣尙書責問對狀嘉免冠謝罪成帝舅王商

王根儒上成帝使尙書責問牧守亦以職事詣尙書刺

史過陳適值其方飲閉門刺張安世為尙書令持橐簪

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楊興謂賈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

妙天下使君房為尙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此尙書令

作詔草也文心雕龍詔策篇兩孔光為尙書令周密謹

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武帝時有丞非見三王

尙書

周官司會鄭云若今尙書矣成帝置五人其一人為僕

射漢官儀曰尙書四人為四始單號尙書以博士高弟

為之久次遷僕射孔光歷尙哀帝擢鄭崇為尙書僕射

帝曰我識卿尙書履聲則僕射即在五人中矣沈約云僕射丞秦並有之哀帝世孔光薦僕射成公敞可尙書令

尙書郎

以郎給事尙書張安世父任爲郎以善書給事尙書後

因爲尙書郎分掌諸曹田蚡爲諸郎曹未滿歲者爲郎

中郎七畧曰尙書郎中展隆分掌文書取案以法處正御覽二百十

駙馬都尉駙馬都尉駙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尙書郎試然

後得爲之其在職自實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

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

斷才伎又一百八十五漢官典職曰省閣下大扉稱曰

令史

御覽二百十三漢官儀曰能通倉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

補尙書令史滿歲爲尙書郎

符節令丞

始皇三十七年趙高以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乃矯詔立

胡亥爲太子睦弘以議郎至符節令

太醫令丞

太常已有之疑此官先屬太常後屬少府班失刊正

太官令丞

御覽二百二十九楊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寶司王饗祁

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入珍清濁以御賓客以膳于王又入百六風俗通曰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有

土令丞坐不敬謹皆論死主乘與食凡給事宮禁者供

具李待詔黃門上對曰臣尋通隨取賈符詔食大官

欲臣美食大官又武帝時伏日詔賜從官昌邑王卽位

詔大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

詔大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具是進膳復有尙食監

亦國語宰夫陳饗膳宰監之之義也哀帝時罷樂人員

以師學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陳湯爲大官獻食丞

漢官儀太官尙食用黃金銀器

湯官令丞

此兼周官酒漿之職不但主餅餌也元始二年增置果

丞

導官令丞

封禪文導一莖六穗于庖張湯史魯謁居下廷尉病死

其弟繫導官

樂府令丞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房中樂籥管更名曰安

世樂張放使樂府音監景武求男子李游君女又以事

怨樂府游微莽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按此則諸官署

並有裔夫游微之屬

若盧令丞

尋若盧之義楚策莊辛謂襄王曰射者修其筭盧治其

繒繳若與筭形相似而譌此官乃主作弓弩如清引品

令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者是也王吉舉孝廉為郎

補若盧右丞亦有獄

左將軍師丹奏丞相王商請召詣若盧詔獄

考工令丞

楚有工尹按冬官考工記蓋出于此官署記者以時制

名之耳丞相田野嘗請考工地益宅

伏飛令丞

漢書疏證卷五上

五

秦始皇九年佐弋竭與嫪毐作亂本主射弋故以名官

後改為伏飛者取荆人伏飛斬蛟以勇名也有射士趙

充國征西羌馮奉世擊羌皆發之三輔黃圖有伏飛外

池

保宮令丞

主領官徒役作宣帝選郎十人受勲梁徽周慶丁姓待

詔保宮使卒授亦有獄李陵降匈奴家業保宮

昆臺令丞

武帝多居甘泉宮故甘泉宮有戶衛亦有居室衛青嘗

從人至甘泉居室是也拾遺記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

也主館于其下黃帝乘雲龍而遊按改是名者亦求仙

之意歟

左右司空令丞

亦主官徒營繕

東西織室令丞

三輔黃圖東西織室在未央宮織作文繡郊廟之服地

節四年東織室令史張赦與霍氏謀反

東園匠令丞

主作大行棺椁續漢志東園匠攷工令奏東園秘器大

斂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及祖載下墻皆東園匠

漢書疏證卷五上

六

執事霍光薨賜東園温明哀帝寵賢董至東園秘器珠

襦玉桺豫以賜賢

御覽八百八東園秘器珠以髮母墜尸則亡人不朽

胞人長丞

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董偃皆胞之誤耳

都水長丞

此池築別屬少府孫寶傳民假少府陂澤故亦有都水

官元始二年增置海丞

均官長丞

如酒謂山... 藁輸入之官非也王莽于長安及五都

立五均官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均官用本價取之此少

府均官本主市賈者也

池監

主收魚蒲之利女醫濟于術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術過霍夫人為我求安池監按三輔黃圖十池上林苑有初池糜池牛首池刺池積草池東陂池西陂池當路池犬臺池郎池而無安池黃圖所列未可盡憑也

中書謁者令丞

中人通知文書法律者為之司馬遷被刑後為中書令

史文省謁者也元帝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王尊傳仍云中書謁委以政事無小大皆因白決亦有僕射石顯先為者令石顯

漢書疏證卷五上 七

成帝罷石顯因改為中謁者令哀帝時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憎考治中山太后大逆建始四年中謁者承陳臨殺司隸校尉陳豐初學記云成帝時所掌非尚書權要舊任直為于殿中禁中宦者之職故謝靈運晉書云漢成帝後無復中書之職是也

黃門令丞

主領中黃門及待詔諸工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吾正壽王願養馬黃門劉向給事黃門李尋待詔黃門俱在此

鈎盾令丞

昭帝元始元年耕于鈎盾弄田京房語張博云遷中書石顯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

尚方令丞

主造作刀劍器物周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盾五千被又朱雲願得尚方斬馬劍皆是其處律懸志注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兩漢金石記有尚方故治八千萬銅器款則器物皆尚方所造

御府令丞

周官有玉府此其職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掌金玉玩好被服始皇

漢書疏證卷五上 八

三十六年使者夜遇人持璧授之始皇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昌邑王賀即位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侍中君卿取十妻掖庭令丞

周宋皆有巷伯官列女傳周宣王宴起姜后脫簪待罪于永巷此傳者以時制說古事也漢永巷有獄妃妾罪

遣入之武帝譴責鈎弋夫人送掖庭獄是也成帝收織諫大夫劉

庭賀視養恩甚篤又有暴室丞成帝幸中宮史曹偉能置暴室獄黃圖云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有齋夫官屬許廣漢為掖庭令掌宮人名籍以次奏名御見家人

子亦待詔焉王檣待詔掖庭也

內者令丞

主帷幄共帳之事

哀帝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旁王莽按行責

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

按文當云內謁者令史省文耳

丙吉傳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劉屈氂傳內者令郭穰告屈氂夫人祝詛惡言即一人而省謁字

宦者令丞

列國皆有之趙宦者令繆賢薦舍人藺相如于趙王呂

后末張釋為宦者令太僕滕公除宮有數人執戟不肯

去釋諭生乃去蓋領中直人事宿上者也亦主奉使存

漢書疏證卷五上

九

問妃后家

元帝以璽書賜東平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

下蠶室為宦者丞蘇武劉歆等待詔宦者署即此

按中者以下至宦者凡八令丞而本作七官令丞蓋不學者疑以上官皆是宦者為之故改八為七

諸署長

隨時置故表不能悉孟喜以即為曲臺署長趙昭儀時

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張弃所養兒去其僕射已見前

中黃門

宮中給使者無員武帝使黃門蘇文助江充掘蠱趙昭

儀連殺皇子中黃門王舜吳恭等知狀漢官儀曰夜漏

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也又云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尚中黃門持兵三百人

持宿

執金吾

故中尉晉以祁奚為中軍尉國語謂之元尉戰國時多有

之趙烈侯官荀欣為中尉華陽國志秦高祖為漢王周中尉田真黃

昌為中尉蓋內史治民中尉備盜賊立官之始分職如

文帝六年公卿奏淮南王云此備盜賊中尉臣福連此三字督大姦猾及貴豪之犯

法者並治大獄根究黨與未置司隸校尉時皆中尉所

專故尤以擊鷹獸擊為能長厚如衛綰或不稱旨而酷

虐如王温舒等為中尉則心開也衛綰為中尉景帝以綰長者不恐乃賜綰

漢書疏證卷五上

十

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又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父子之情阨于酷吏至不能自通漢法之弊如此

後改為執金吾崔豹古今注云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

金吾亦棒也玉海開元禮義鑑藝文志蕭金吾將軍執

爆稍騎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以扈蹕義羅曰藝文志開元禮京兆

義羅十卷爆擊聲也形如劍而三刃連柄及鋒長三尺五寸

以虎豹皮為袋其制起秦漢如彼說則金吾之物是矣

漢因其所執以名官陸羽茶經茶具欄云若今河隴

軍人木吾師古所云金吾鳥名者非矣以銅為之黃金

塗兩末謂為金吾則主微循宮外與衛尉聯職刺舉之

事與司隸分任尹賞遷執金吾督大有徵發則太常符

奏稍吏民甚畏之

下石顯遷調者召蕭望之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丞

楊僕以中尉丞為主爵都尉

候

元始二年遣執金吾候陳茂假征鼓募勇敢三百人諭

說江湖賊成重等

司馬

季心為中尉司馬中尉郵都不敢不加禮

千人

中壘令丞

漢書疏證卷五上

主

主壁壘左傳壁司徒之類也

寺互令丞

寺當為市既立營壘固有市互猶將軍有軍市令

武庫令丞

馬氏職官考云於周官司甲司弓司戈盾等蓋其任也

考工令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按淮南時則訓七月官

庫注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武庫在未央宮凡

命將出征及邊吏皆賜武庫兵武帝開田官邊兵不足

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贈之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

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繕治造雒陽亦有武庫令屬

河南太守田千秋為雒陽武庫令見魏相治郡嚴乃自免去唐于北都置軍器

都船令丞

本主造船後並置獄丞相王嘉詣廷尉送都船詔獄薛

宣少為都船獄史

式道左右中候

東方朔云譬若以宋萬為式道候則式道候選勇力者為之

太子太傅少傅

古之儲君皆有師傅楚潘崇為太子商臣師晉文公使

漢書疏證卷五上

主

陽處父傳太子謹悼公使羊舌肸傳太子彪秦太子犯

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是太傅師也少

傅傳也兩官無尊卑故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良為少傅

丙吉自太子太傅張譚自少傅俱遷御史大夫也選名

德老成居之或從九卿遷改夏侯勝韋玄成以少府遷

立恭王後太子讓欲謝少傅闕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

玄以為當謝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玄左遷少府以光

祿勳師丹為太子太傅其下式蕭望之則由御史大夫

門大夫

漢官儀門大夫比郎將鼂錯金欽等為之

太子庶子

蕭育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傅喜為之

中庶子

燕禮賓則庶子執燭燕義曰古者有庶子官舉旅行酬

而後獻庶子則庶子卑于士也戰國多有之新序楚莊王以士慶

為令尹中庶子聞之跪而商鞅事魏相公孫痤為中庶

子韓策二難幾瑟爭國秦王政有中庶子蒙嘉馮野王

師丹俱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按衛宏漢官儀中庶子

五人職如侍中秩六百石庶子秩如中郎此四百石無

漢書疏證卷五上

員亡新改為中翼子表蓋奪之

先馬

越語句踐親為夫差前馬韋昭曰前驅在馬前也淮南道應訓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新書六楚懷王鑄金以象諸侯令

大國之王先馬皆前驅之義韓非子句踐入官于吳身

為先俗諛作洗孝景時汲黯為太子洗馬遷謁者

舍人

博士弟子試乙科者補亦父任者為之董賢父恭為舍人

舍是錯以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聞人通漢以太子舍

人論石渠衛宏漢官儀曰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

員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為翼子御覽六百班彪便宜

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行好學者以備絳衣舍人

則舍人亦如郎絳衣也漢舊儀又云庶子舍人五日

將作大匠

列國並有魯匠慶謂季文子又檀弓注公輸若魯匠師

也管子大匠使武帝時工楊光所數可意自致將作大

匠宣帝造杜陵乘馬延年為將作大匠以勞苦秩中二

千石

丞

御覽六百漢武故事曰上崩後有一人騎馬馬異于常

漢書疏證卷五上

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匠丞女口曰汝績克成賜汝金

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為金秤之重十斤

左右中候

丞相張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

石庫令丞

主貯石材者

東園主章令丞

主貯山陵木材者師古云主章今所謂木鍾按說文木

曰古謂木材為章近代變章言禮義亦同禮音鍾舊長

安有司農木鍾是章禮義而異也兄公之公尊章

之章亦轉為鍾是其證也唐六典鈞盾令和市木鍾一

檀價貴于民間注云唐式柴方三尺五寸為一檀

主章長丞

主貯宮室木材

左右前後中校令丞

主領徒作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詹事

呂覽適音不完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蓋澹足之澹省為詹詹事者足共備之事為楚宮殿之職鄭當時為右內史以魏其武安時議不堅貶秩為詹事詹事與京兆尹秩同而云貶任有閑劇也中世後每以外戚貴臣護

漢書疏證卷五上

五

太子家成帝廢詹事者知其職為冗也長信詹事蓋同時罷

太子率更令丞

漢舊儀秩千石主席子舍人更直亡新改為中更丞一人秩四百石王莽居攝羣臣奏請安漢公宮置率更令

家令丞

鼂錯為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漢官儀曰家令秩

千石主倉獄北堂書鈔刑獄門漢舊儀云太子家獄治

太子官屬太子太傅職官考云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屬少傅王莽

為安漢公置家令丞按舊儀皇后太子各食四十縣曰湯沐邑

漢

漢官儀太子僕一人秩千石禮運仕於家曰僕

中盾

漢官儀中盾秩四百石主周衛徼循又皇太子非朝日使僕中允且旦請問按此二官無丞

衛率

漢官儀秩比千石丞一人主門衛班彪曰太子設周衛交戟此為之率

廚長丞

保傅篇太子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王莽居攝置廚長丞

漢書疏證卷五上

末

廄長丞

江充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大長秋

韓非內儲說中山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行者將車重以行也不知何義為皇后鄉也漢官儀婕妤好見大長秋稱皇后為婕妤好下輿坐稱起

私府令丞

丁孚漢儀曰秩千石儀比御府令按衛宏舊儀作家府又云比二許皇后疏所謂家府者也千石恐非

永巷令丞

主皇后官人也皇后有女官長御等

如淳曰漢儀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

姪以下女

又孝宣王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

交送政君太子宮此掖庭令即永巷令也

倉長

蓋湯沐邑所收

廄長

戾太子反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

祠祀長

周官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內禱祠鄭云六宮之中窻

漢書疏證卷五

七

門戶禱疾病求瘳也此正法也非是則為巫蠱祠祭

食宮令丞

漢舊儀食宮令秩六百石丞一人中官私官尚食用白

銀鈔器皇后五日一上天子食

典屬國

賈誼曰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景帝時公孫昆

邪為典屬國蘇武為之加右曹常惠馮奉世以右將軍

居其官奉世又加諸吏

九譯令

尚書大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此以名官夸其來

之遠也

屬國都尉

武帝分處渾邪王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

屬國

安定三水上郡龜茲五原蒲澤張掖日勒天水勇士凡五屬國

宣帝又置西河屬

國以處日逐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儀與太守同不屬典

屬國表連序者取其名相同也

丞候千人

三者皆都尉所屬東京亦有丞候惟省千人

水衡都尉

周官固有虞衡漢亦以兼主錢幣如水之流如衡之平

漢書疏證卷五

六

故以為名食貨志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

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貯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是

也兼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

元帝納貢禹言令水衡減食肉

獸丞相王嘉封事曰元帝溫

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江充以直指使者遷水衡

都尉趙充國以後將軍兼職亦加中朝官

荀參滄于長水衡都尉侍

中 班伯為水衡都尉加秩中二千石王莽改為子虞者

丞

本五帝紀以益為朕虞蓋史遷時經師有此讀也

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以讓曹王生為水

衡丞

上林令丞尉

武帝開廣上林苑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屬之

南山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有草木名

西京雜記劉歆就上林令虞淵禽獸簿文帝問上林尉

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禽獸簿禽獸簿尉不能

封虎園畜夫有獄漢舊儀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

旁從代尉對有獄天下貧民賞不滿五千徒置苑中養

鹿因收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

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

均輸令丞

此以上林財物取故亦置均輸官

御羞令丞

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

禁園令丞

與上並殖百蔬以供大官按地理志南海郡有圃羞官

羸陵縣有羞官此隸于御宿禁園者

輯濯令丞

主戰權有士卒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漢初本有之武

帝又作昆明池以習水戰黃圖引三輔舊事曰昆明池

數十樓船百艘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帷帳照燭各

欲游戲養魚以給諸陵

祭祀餘付長安廚

士以興大鴻臚商工成

鍾官令丞

武帝令上林三官鑄錢鍾官蓋其一也呂覽上農篇凡

粟工攻器買攻貨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

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令私鑄錢者

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傳送鍾官

技巧令丞

六廢令丞

黃圖金殿翠華殿大駱殿果馬殿大宛殿軌梁殿胡河

殿駒駘殿皆在長安城外今除大駱騎馬駒駘三殿屬

太僕或是此六廢歟

辨銅令丞

亦鑄錢之官辨其功楛不雜殺連錫也

衡官長丞

管子輕重乙桓公問于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

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此亦掌五權之

官漢李翁碑郡有衡

水司空長丞

京兆郡有船司空縣水司空者豈造船之官歟

都水長丞

農官長丞倉長丞

郡縣沒入田屬水衡者田之倉長貯農官所入

甘泉都水長丞上林都水長丞

黃圖甘泉苑武帝置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風周回五百四十里此蓋領其陂渠

矣

京兆尹

本名內史與周官名同而職異趙世家烈侯官徐越為

內史與中尉相對如漢職矣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

以為三十六郡外郡為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高

帝二年置渭南郡九年復為內史秦蒙恬為之典京師

漢書疏證卷五上

圭

長安浩穰于三輔尤為劇治請徒黠為右內日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難

史數歲官事不廢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

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失名以罪過罷其

著名稱則趙張三王也兩府缺超居之王駿方進超

博超為

長安市令丞

周官有司市列國皆有之孫叔敖為楚相市令言之相

曰市亂越絕書子胥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張敞為

京兆尹市無偷盜有獄初學記二十衛宏漢舊黃圖廟

記云長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大步六市在道西三

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

大道水經注光門市樓皆重門亦曰亭司市上旌于思

以為取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鄭司農云次市中侯樓也樓在杜門大道

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

三輔都尉掌之

廚令丞

元延鎔款云長安共廚銅三斗鎔廚上有共字者給此

廚所用也昌邑王賀即位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

中按長安別有廚者供在外諸祭祀及蠻夷朝貢賜食

者也鍾鼎款識又有長安廚孝成廟銅鼎知宗廟祀具

漢書疏證卷五上

圭

皆取給縣廚

都水長丞

京輔水官亦別令他官領護劉向為中郎使領護三輔

都水

鐵官長丞

地理志鐵官在鄭縣

左馮翊

本左高帝二年置河上郡九年復為內史景帝以鼂錯

為內史內史府居太上廟墀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

南出按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香室

街南馮翊府北據此則景帝始置在內史鼂錯首居之

也亦以郡國高第入守滿歲為真韓延壽薛宣其最著

者也平遷為九卿蕭望之朱博為大鴻臚大司農而公孫弘兒寬俱自

左內史為御史大夫平帝元始四年分置前輝光樓護

輝光坐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延入前輝光界坐為庶

人按其分地不可考據霍義傳則朋鴻等本起于西界

右扶風而樓護以延壽坐免則前輝光分馮翊南界置也

虞儀令丞

韓延壽部吏案蕭望之在馮翊時虞儀官錢放散百餘

萬虞儀吏掠治急自引與蕭望之為姦延壽劾奏

左都水長丞

馮參以諫讓大夫使護左馮翊都水又劉向校中書奏

上稱領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鐵官長丞

地理志鐵官在夏陽縣

雲壘長丞

疑在雲陽

長安四市長丞

長安有東西南北四市貨殖傳王莽以王孫卿為東司

市師漢司東市令也北堂書鈔刑獄漢舊儀云東市獄

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

右扶風

本主爵中尉高帝二年為中地郡九年復并內史曰主爵者

蓋用司勳之官掌列侯吏民爵級本不治民武帝立右

扶風蓋不增員而改其職耳班本在左右內史上宋買

臣汲黯俱為之云列于九卿蓋自太常至少府正卿也

汲黯責質廷尉張湯曰公為正卿自太子太傅至三輔從卿也張敞免

京兆尹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史文互出要非例

耳減宣始為右扶風尹翁歸其最著鄭弘以右扶風高

第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分置後承烈郡天鳳元年又

六鄉置師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三輔黃圖渭城安

陵以西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

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

東至胡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

田以西至武功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西南茂陵槐

里以西至汧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

北至雲陽初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北

掌畜令丞

尹翁歸為右扶風豪強有罪輸掌畜官使斫莖是此也

都水長丞

當云右都水真詰握真輔篇漢時渭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置屬京兆

鐵官長丞

雍漆二縣俱有鐵官

雍尉長丞

在雍縣此供五時郊見者鍾鼎款識有陶器陶陵共廚銅鼎蓋此三處所造以供雍廚

京輔都尉

治華陰武帝拜田仁為京輔都尉趙廣漢以陽翟令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成帝時南山盜起王鳳薦王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左輔都尉

元鼎中益廣關置左右輔左輔治高陵蕭由為左輔都尉

漢書疏證卷五上

右輔都尉

治郿武帝時王温舒為右輔都尉行中尉事成帝時南山羣盜起以尹賞為右輔都尉

丞

三輔都尉並有丞

護軍都尉

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陳涉以邵騷為護軍漢王始以陳平為之又論隨何之功以為護軍中尉本名中尉疑與主爵都尉並時改馮奉世擊西羌以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按此即護北軍之都尉胡建

傳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如魏世中護軍也成帝以比護軍諸校尉坐堂皇上丞相司直王莽因置大司馬司允司隸校尉

司隸雖周官以其領兵故繫校尉鄭司隸序官注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持節後去節自諸葛豐始按光武以司隸及御史中丞尚書令為三獨坐宣帝時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司隸校尉蓋寬饒東鄉特坐則獨坐有素矣朝會居中二千石前元帝加諸葛豐秩光祿大夫雖皆比二千石其秩自有差次也公卿

漢書疏證卷五上

以下無不舉劾太僕兩驥賦千餘萬司隸校尉滿昌按劾奏又王尊為司隸校尉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又司隸鮑宣以推辱丞相孔光下獄與御史中丞分章王鳳使人上書告丞相王漢舊儀云御史中丞督司隸按魏晉之制中丞主行馬以內司隸主行馬以外于漢則皇太子行馬內事皆主之而云御史中丞督司隸殆虛語也晉傅咸云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其對司內外矣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趙昭儀滅繼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治中山太后太后大怒曰使司隸察我王莽以陳崇為司威又置五威司命司隸之職表中冠進賢冠四字與體例不稱以下皆冠進賢冠司隸執法似當同御史服解多冠

城門校尉

武帝以戾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校尉當在是時也御覽二百四十二環濟要畧曰高祖置城門鄭子校尉出從緹騎百二十人高祖二字疑訛也鄭子

地官司門注云若今城門校尉司馬彪志不詳其緣起按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縱戾太子要斬若先有校尉

非司直之事也中世又以列侯領其兵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並以

特進領城門兵甘延壽為校尉王莽時陳崇奏安漢公

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又改校尉為將軍翟義起兵莽以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軍將又置中城四關將軍崔發等為之

司馬

漢書地理志卷五上

若

卷五上

有兵者皆置司馬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雍門司馬前

曰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此即城門司馬又有僕射司

職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十二城門候

黃圖曰門候主候時謹啟閉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

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禮擊木柝謹呼備火東

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見門色青或曰青門東出第

二門曰清明門一曰籍田門一曰凱門東出北頭第三

門曰宣平門民間謂東都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

門一曰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南出第二門曰安

門亦曰鼎路門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

曰便門即平門也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一曰光

華門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

本名西城門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呼曰函里門北出東

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北出第二門曰蔚城門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外有橋曰橫橋蔡義給事大將軍莫府遷補覆益城門候東門候按黃圖十二城門無小苑東門武帝時右扶風減宜捕吏成信士林中射中苑門疑蕭望之為上林門候也王莽以春王城門校尉莽改宣平門為春王門正月亭王况為震威將軍然則每門有校尉疑候所改

中壘校尉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

漢書地理志卷五上

天

卷五上

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肅五麾金鼓府藏錙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八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按此中壘之所本劉向父子繼為之兼掌西域鎮戍吏士

屯騎校尉

領邊郡騎士哀帝時有左曹屯騎校尉丁璽

步兵校尉

領郡國材官成帝時有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

越騎校尉

師後王姑句姑句亡降匈奴王莽天鳳二年遣五威將
王駿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焉耆伏兵要遮駿
等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擊殺其老弱欽
引兵還

屯田校尉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後西域震懼初置校尉屯田渠犂
及置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
胥鞬屬都護昭帝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
校尉將軍田輪臺與渠犂地相連也地節二年遣侍郎
鄭吉校尉司馬憲將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凡

漢書疏證卷五上

三

三校尉屯田又侍郎助之辛慶忌隨長羅侯常惠屯田

屯焉

丞司馬候

王莽時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
寇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石曲候任商領
諸壘四人合謀共殺護將人眾降匈奴

護羌校尉

後書西羌傳云武帝置校尉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使行諸羌竟沮敗羌後將軍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則置當在是時也辛武

賢弟湯辛慶忌子通俱為之王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
破西羌又有護烏桓校尉使匈奴中即將詳後書丞司馬

奉車都尉

大戴記文子篇羊舌大夫為公車尉注公車尉公行也
天子常駕奉車都尉為御蘇武兄嘉為奉車都尉從至
雍極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輶効大不敬伏劍自刎霍
光奉車都尉侍中出則奉車入侍左右自後貴臣子弟
俱加侍中等官為之

駙馬都尉

漢書疏證卷五上

三

司馬彪志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梁李王來朝景帝
使使侍乘輿駟迎梁王于闕下此駟馬也蘇武傳宦騎
與黃門駟馬爭船推墮駟馬河中溺死此黃門之掌駟
馬者漢舊儀有黃門駟馬都尉總領之金日磾史丹董賢等並加
侍中出則駟乘輿奉車並兼光祿大夫

騎都尉

漢初征伐即有之新欽遷騎都尉武帝後騎都尉別領
屯兵李陵騎都尉將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備胡霍光
女婿趙平為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金步為侍
中騎都尉使西域視河隄俱授是官
平當李尋俱騎
三輔胡越騎使西域視河隄俱授是官
都尉領河隄
並加侍中等官亦兼大夫

驍騎都尉

李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後將軍趙充

國征西羌有詔八都尉與驍騎都尉合疏捕山間虜蓋

此官有常員屬于將軍

護漕都尉

朱博為之通典云東京護漕都尉官

侍中

文選注楊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古文苑胡廣侍中箴

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應劭漢官

儀籍田賦侍中周成主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是漢人

並以侍中常伯儀孔傳謂三公之長于實又楚有中

射或曰中謝轉非十通中射士諫楚靈王呂覽去者篇

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王說苑正諫篇嫪

不悅因疏沈尹華索隱云侍御之官

毒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史記趙

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說二世曰陛下深拱禁中與

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此則至秦始見然非官名晉志

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練書所云舜為太尉之比也蓋誤

以伯常預劍為常伯耳沈約志云侍中本秦丞相史五

人殿內奏事謂之侍中以高祖以盧綰為將軍常侍中

趙高事證之沈說又非也張辟疆年十五侍中桑弘羊年

十三侍中霍去病年十八侍中武帝世嚴助朱買臣俱

以中大夫侍中自此朝臣貴幸者多加此號不限官品

左右曹

大將軍衛青常侍中霍有僕射武帝末侍中僕射莽河

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員得舉非法白請及出省戶休沐往來過直事按漢

儀又云中厨在省中皆白請侍中舉劾不應法者

漢官儀左右曹日上朝請秩二千石按自武帝後始見

亦如尚書五曹而總決于領尚書事者杜延年封建平

侯擢太僕右曹給事中所加自中二千石以下至將大

夫郎吏不限本品也辛慶忌段會宗王章為左曹中郎

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將趙印為右曹中郎將夏侯勝子

憚陳咸並以郎中為左右曹又金涉為左曹蘇武弟

子為右曹王莽兄永為郎中著其官或是世家門子便為之

諸吏

御覽二百二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

吏賈山至言遷方正之士賢者使為常侍諸吏此諸吏

之始也加諸吏得舉劾說文諸辭也以列

侯加者安成侯王崇將軍加者馮奉世右九卿加者楊

諸吏光大夫加者光祿大夫丙吉王遷周堪等諸吏給

大夫中散大夫中郎將加者光祿大夫增諸吏中散

令孔光加續志云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比諸吏所

職與黃門侍郎同也元帝使諸吏宦者令賜東平王太

后璽書則內省亦加此官

散騎

本非常從以親密近用亦隨而散從故號散騎辛慶忌
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自此以下亦不限本品子承
騎光祿勳劉向散騎大夫又為散騎宗正張勃以列
侯為散騎諫大夫張霸散騎中郎將霍光女婿趙平散
騎都尉蕭望之此皆散騎常侍之始也

中常侍

秦有中旗官

魏世家秦昭王中旗馮翠而對秦策韓非難三作中旗

當與侍中同

班伯召見寔殿拜為中常侍遷奉車都尉漢官儀云中常侍宦

者此東京制非舊制也成帝召見劉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

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為不可乃止孔光曲敬董賢哀

帝喜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又以平阿侯譚子王

漢書疏證卷五上

美

閔為中常侍表云給事中位次中常侍未曉其制御覽二百

二十四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與車馱可替否

給事中

秦時嫪毐詐腐得給事中漢自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尙

書令並加此號不獨大夫博士議郎也史丹右將軍給

大夫給事中薛宣以特進侯給事中蕭望之關內侯給事中董賢為大司馬常給事中王莽從弟邑為莽求特

進給事中若中二千石尙書事加給事中如張禹孔光等尤多未曉表所謂

爵

商鞅相秦變法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高祖生于秦時

而初起在楚故其官爵雜用秦楚制及蕭何收圖籍乃

一遵秦舊矣韓非外儲右上海莊王益廷理爵二級

公士

商子境內篇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自

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別矣小

夫死荀子議兵篇秦法所以要利于上非戰無由也功

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按此斬首五者得為伍長

或即公士歟其有爵為士伍者則歸其伍也武安君白

士伍漢書內侯陳湯奪爵為士伍李廣元康四年修功臣絕世杜陵公

士曹本始絕封平陽侯

上造

漢書疏證卷五上

美

商子境內篇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名曰卒王制

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鄭云成士也此上造者

亦以成命上通也文帝從趙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

簪裹

易朋盍簪釋文疾也鄭云連也王肅又祖感反京房作

摺速也韻會摺速也或作摺集韻或作速按釋詁速

也簪摺寔音義並通此簪裹者義取疾速如駸裹也士

喪禮注簪連也荀綽百官表注駕馬者其形如簪故

曰簪裹愚謂兩馬相連猶功臣表之駢隣亦一義也古

雖據說文訓裏而民間此爵甚多宣帝復陳平玄孫之
以替爲飾不可通
子長安管農莫詔

不更

成十三年傳晉敗秦師于麻隧獲不更女父其爵舊矣
不者發聲言此爲更之長也師古謂不豫更卒之事此
不通矣鼂錯云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食貨志兵
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則五
大夫以上方不豫更備以左更右更例之知不得如顏
解也宣帝復樊噲曾孫長陵不更勝客

大夫

漢書疏證卷五上

毛

高帝令軍吏卒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
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
事此謂從征伐吏卒特賜復異恩也宣帝復夏侯嬰玄
孫之子長安大夫信

官大夫

亦號國大夫呂覽秦獻公入立賜國政官大夫他國亦
有之韓非內儲說吳起爲魏西河守下令攻秦亭有能
先登者賜爵國大夫樊噲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公大夫

秦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高帝令軍吏卒七大夫

以上皆食邑韓非內儲說麗敫縣令也遺市者行而召
公大夫而還之此公大夫蓋民之有爵者以其級第七
品亦曰七大夫又曰列大夫樊噲斬首二十三級賜爵
列大夫曹參夏侯嬰灌嬰賜爵七大夫

公乘

墨子號令篇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賜公乘墨翟未嘗
至秦則他國亦有韓非外儲左秦韓攻魏魏昭卯西說
而秦韓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此公乘樊噲列大夫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曰上聞者
承列國之制爵至此得上聞天子爲命大夫也此卽公
乘也消于意師元里公乘賜履自此以上皆民爵得冠

漢書疏證卷五上

美

劉氏冠爵過此者得移與子若同產子

五大夫

商子境內篇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至此爲軍將
諸國皆有之楚策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子之五大
夫而令私行趙策建信君曰文信侯之子僕甚無禮也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白鸞荆文王曰竟
我以禮爵之五大夫墨子號令篇封城將三十里地爲
按此以時制說古事秦昭王使五大夫王賁攻韓
關內侯丞更賜爵五大夫五大夫王陵攻趙始皇刻石
琅邪丞相以下卿王戊五大夫趙嬰楊樛
等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五大夫將十八曹參夏侯嬰
自五大夫封執帛樊噲傳寬自五大夫賜爵卿或云執

帛或云卿者雜秦楚制也文帝令民入粟邊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成帝永始二年賜善民助賑者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五大夫則復家民爵不得及此者患復者多也宣帝五鳳元年賜列侯嗣子爵為五大夫

左庶長

襄五年傳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秦紀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庶長之官舊矣秦孝公以商鞅為左庶長昭王十三年白起為左庶長又左庶長王齕攻韓上黨皆將軍也武帝召拜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羊領大農賜爵左庶長霍去病校尉徐自為有功賜爵左庶長

漢書疏證卷五上

五

右庶長

商子云大庶長就為左更大庶長即右庶長也左右庶長爵當楚之執帛孝景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請侯相爵右庶長如清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自此立太子皆賜爵為故事

左更

昭王十四年以白起為左更又有左更錯蓋司馬錯宣帝即位賜二千石左更爵

中更

昭王二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

右更

秦惠王八年爵楊里疾右更使將伐曲沃又右更疾伐趙拔蘭成帝永始二年更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百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少上造

自此以上當楚之執圭楚襄以執圭授莊辛為陽陵君爵執圭者始有封邑

大上造

史記作大良造孝公十年商鞅為大良造犀首白起俱為之商鞅白起由此為封君境內篇故四更也就為大

漢書疏證卷五上

卑

良造

駟車庶長

秦紀惠王十二年楊里疾傳作二十五年誤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按六國表為楊里疾也參攷紀傳七年疾為庶長則上左右庶長也八年為右更此年云庶長即是駟車庶長之流史省文耳如庶長章庶長壯不言左右疑亦駟車庶長

大庶長

秦紀宣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秦爵大庶長為大將軍漢文帝令民入粟于邊萬

二千石藉民直運官粟如為大庶長

關內侯

關內侯墨子已有之魏策謂魏王曰不若與寶屢關內侯楚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為關內之侯韓非顯學篇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必執禽而朝關內者在秦關之內若商鞅所封是也非以前所有而管子小匡云魯衛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此與墨翟書皆秦時實入也又始皇本紀列侯武成侯王離通武侯王賁此即漢列侯也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等索隱謂爵卑于列侯無封邑者倫侯者關內侯也不必無封邑但其封

漢書疏證卷五上 聖

爵差卑耳漢列侯皆封縣其無國不臣屬吏民者為關

內侯然亦有封戶高祖以二千石封婁敬為關內侯鄂

千秋食關內侯邑二千石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申屠嘉食邑五百戶武帝賜周小史爵關內侯食遺卿六百戶宣帝即位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等爵關內侯又元成世蕭望之鄭寬中孔霸凡食邑者不

張禹等皆以師傅恩賜爵關內侯食邑凡食邑者不

可勝數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又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

是年元帝初元二年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

而褒顯二千石王成黃霸等皆得與也

徹侯

秦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

此其封侯皆在關外故號諸侯冉又本封穰故曰穰侯

此漢縣侯之制也楚亦有之張儀說楚王曰秦楚戰于

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莊辛謂襄王曰君王左州

侯右莊襄王封呂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漢無其比項羽主約惟梅銷十萬戶漢初賜爵封有重封樊五年論

功定封食一縣與剖符世世勿絕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惟蕭何益邑至萬五千戶曹參食邑平陽萬六百五十

戶小者裁五六百戶十二年詔曰為列侯食邑者皆佩

之印賜大第室惠帝賜真侯嬰北第第一按喻蜀檄云

為貴皆高后二年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嗣

漢書疏證卷五上 聖

子各襲其功位文帝二年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

者遣太子景帝二年省徹侯之國自後本封就國者其

嗣在國朝臣封者有罪譴始遣就國成帝免紅陽侯立

帝免王莽孫加恩則朝朝望或加特進位次丞相下張

寵息夫躬等特進奉朝請晉世遂以為官名高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若捕斬反者及從軍有功中率不

論吏民皆為列侯故事以列侯尚公主上官安說蓋主

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又選忠孝謹慎者為太常守尉

主足下何憂不封侯進為丞相公孫弘其後帝舅

及皇后父兄俱封侯文帝封舅薄昭為軹侯景而丞相

以布衣登用皆為列侯又匈奴降者並侯意在招徠遠人也

相

令長秩同新都侯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椽宛孔休守新都相

家丞

御覽八百一十一春秋後語曰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說之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見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蘇人侯曰客天下辨士立談之間每奪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然列侯惟有丞者不敢

漢書疏證卷五上

鹽

與太子公主同也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又韋賢薨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立成為後

門大夫

說苑正諫篇晉平公好樂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敢以樂見是門大夫舊矣留侯張不疑坐與門大夫殺楚內史贖為城旦

舍人

戰國時皆有之類如今之門客李斯為文信侯舍人如事趙宦者令魏晉謂之門生李斯為文信侯舍人相謬賢為舍人豈益事呂祿為舍人平原君謂楚王曰毛遂勝之舍人

衛將軍舍人百餘人有詔選舉舍人為郎惟田仁任安可用餘皆富人子無可用者則舍人或有人貴充者又李斯由舍人為郎則侯家舍人例得郎選也司馬彪志云列侯有行人洗馬書中未見

庶子

秦甘羅年十二為文信侯少庶子韓非內儲說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又卜皮為縣令使少庶子佯愛御史之愛妾以知御史陰情

王國太傅

楚王戊反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被殺成帝世以

漢書疏證卷五上

器

博士不通政事者出為主太傅彭宣師丹皆以博士為東平太傅

丞相

諸王封漢惟為置相高帝以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趙王張敖有相其高趙午則置左右丞相也鄴商得程縱守相郡同又孝惠元年除諸侯國相法更以齊相傅寬為古丞相

國曹參為丞相齊哀王起兵相召平自殺齊王以其舅駟鈞為相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此則常法漢為置相之徵也景帝改丞相曰相事從貶削黃子等齊篇諸侯之相號為然猶在郡守之丞相黃金之印尊無異等

上汲黯以請侯相秩居淮陽繁露止雨篇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則相統其國二千石也元帝元初三年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此但言

王所都之國耳若他郡雖屬王國仍名太守表云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按何武言郡國守相委任所

以壹統今內史位卑而權重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

尉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蓋中尉本前省而改內史為

中都尉也然張敞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

善懲惡又敞弟武拜膠東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彘強號

為難治又王成為膠東相以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

餘口則相國本治民無優殺和時申明訓也大約綏和

漢書疏證卷五上

墨

以前內史與相參職不如太守都尉之有明制耳表于

此頗不分明

內史

始諸王得自置二千石魏勃為齊相御言事以為賢言

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景帝後皆漢置梁孝王說

請為內史既省廷尉并治獄衡山王勅勸者衛慶死

賣太后所既省廷尉并治獄非強榜服之衡山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又韓安國起徒中元帝時張禹以光祿

大夫出為東平內史成帝改內史為中尉漢舊儀云是

後相中尉爭權與王選相奏常不和

中尉

始亦自置韓信至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

尉梁孝王得自置二千石公孫龍初見王賜千金官至

中尉號曰公孫將軍王吉以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

漢舊儀中尉及內史令尉宣帝拜章立成為淮陽中尉

郎中令疑衍置丞一人皆六百石

齊哀王起兵與郎中令祝午等陰謀發兵襲遂以明經

為昌邑王郎中令漢舊儀云秩六百石表云千石者吳

太僕

陳平事魏王智為太僕又梁王彭越怒其太僕太僕亡

走告梁王與魏王謀反

漢書疏證卷五上

吳

中大夫

主奉使朝聘九江王英布中大夫賈赫告布反楚元王

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吳王濞反使中大

夫應高口說膠西王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

博士

河間獻王立孝民詩左氏春秋博士賈誼為左氏傳訓

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按此則親子為王者

博士仍置也

謁者

梁孝王入朝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與漢宦官亡異衡山王謂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又楚王聞其舍高名聘為常侍

中郎郎中 伍被為淮南中郎淮南太子學用劍聞郎中雷被巧乃

召與戲被一再讓誤中太子王使郎中令斥免燕王且謀反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

衛士長

此當漢之衛士令邑昌王徵典喪事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郎中令龔遂梓善屬衛士長行法

醫工長

醫官工官之長燕王且以符璽屬醫工長以綬自絞

漢書禮志卷五上

樂

殿長

漢之殿令王尊為東平相召勅殿長大王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

食官長

當漢之太官令梁王祖母李太后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姦亂

祠祀長

當祠祀令

私府長

當漢御府令路溫舒為廣陽私府長鴻嘉中梁太傅輔

奏王立一日至十一犯法願盡出馬置外苑收其仗藏私府毋得以金銀財物假賜人按倉公傳有齊中御府長即私府也

永巷長

當漢掖庭令倉公傳濟北王召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脉不可勞法當嘔血死

刺史

本監御史武王克殷置三監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二監監于方伯之國本殷制也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

漢書禮志卷五上

樂

監監即監御史也淮南人間訓秦使尉屠睢擊越使監祿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蕭何為沛椽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毋得行又高祖守豐秦泗州監平將兵圍豐漢不置監郡丞相遺吏分刺州者本以史主刺舉故武帝仍其義曰刺史十一州各置一人合交趾朔方為十三人暴勝之表薦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此武帝時刺史也漢舊儀曰有常治所朱博選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二千石墨綴長吏者還詣治所奏事各有常會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傳食比二千石所傳以六條詔書行事司直郭欽奏鮑宣所察過詔條朱博使從事赦告吏民欲

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漢書儀制史秋分行部以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

大縣令及六百石吏遷魏相守茂陵令揚州刺史王尊

州刺史馬宮廷尉平青州刺史翟方進貢禹以博士為刺史孫寶毋將隆何武鮑宣以諫大夫遷刺史州牧

張敞王吉王尊亦以故二千石起家典州効舉二千石

令長魏相遷揚州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使武為刺

一是以郡國各置其守相又荆州刺史奏召信臣為民

與利郡以嚴督魏相遷揚州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使武為刺

歲盡奏事京師魏相遷揚州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使武為刺

部黑龍見東萊魏相遷揚州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使武為刺

上使尙書周永魏相遷揚州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使武為刺

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才

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

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凌夷姦軌不禁臣請罷

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王莽時州牧皆加大將軍其從

事選所部二千石椽史歲舉所部吏民茂材唐書太宗

十年正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紀貞觀二

黜陟于天下此隋之遺制猶漢條也

從事

御覽二百六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

大小為設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按以郡中

吏功高者為之王尊為郡決曹史以合舉幽州刺或嘗

宦為吏者鮑宣病去官復為州從事丙吉為宣帝賜揚

郡守

州刺史黃霸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

春秋守土者曰大夫晉侯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

大夫齊威王賞即墨謂之命大夫地之命大夫其地大

者為縣楚使穿封戌為陳公公子弃疾為蔡公彼之縣

即秦漢之郡故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作維解西土為方千里是郡小于縣戰國兵爭畫

地而守吳起為魏西河守是矣魏守行縣適息其後

亦遂為郡不始于秦魏守行縣適息楚說新城令曰

何不以新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趙策

城為主郡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趙策

王以齊人李伯為代郡守又說楚至公篇晉文公問魯

犯誰可使為西河守魯曰公孫可也此出傳會

亦尊之曰太守不始于景帝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之

守靳黈曰韓以上黨入和于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

效之又平原君勝往上黨謂守馮亭曰請以三萬戶之

都封太守墨子號令非時而行者惟秦惠王十三年始

置漢中郡任郡為漢中守自後置食漸廣置郡焉秦

昭王以王稽為河東守三郡不上計淮南人問訓魏解

八三倍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上計恐出傳會也新書

禮篇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關生民之數則拜之聞

拜之高祖定天下初以軍吏積功為郡守申屠文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武帝謂嚴助曰吾新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

遺助以其高第入為公卿張蒼申景帝令長吏二千石
節發兵其高第入為公卿張蒼申景帝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幡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
吏廉並舉選舉不實坐之武帝輕用民命而酷吏任宣
賢良方正帝勤悉民隱而循吏出在人主所向也有功則加秩成
黃霸孫寶等加秩中二千石馮野王以其初授或減秩
九卿秩為上郡太守或賜金賜爵庶長其初授或減秩
居黃霸以刺史為太守秩比二千石有過則貶秩居
守京兆尹連貶秩有詔以八百石歸穎川太守又統郡
河南太守嚴延年察獄吏廉坐選舉不實貶秩統郡
中車騎材官士故謂之郡將項梁殺會稽守白晡會稽
稱為將軍廷尉于定國稱以九月都試韓延壽在東郡
東海太守尹翁歸為賢將以九月都試時試騎士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又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漢官儀曰
義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討莽

漢書疏證卷五 上 至

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武帝詔會稽太守朱買臣
具又揚僕等將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
李廣程不識俱以邊故內地盜賊力足制自非征遐四
夷鮮有徵發此漢制之善者也凡郡界有盜賊祇惡詔
書選賢特拜入殿中受策渤海郡盜賊起丞相御史舉
遣又哀帝策蕭育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
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于為民除害安
元元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郡都尉

淮南時則訓八月官尉高誘曰尉戎官也秦時邊郡或
單置尉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被

書行南海尉事此尉而兼守者矣武帝拜吾丘壽王為
為都尉不主討捕盜賊治姦猾為太守之亞義縱遷河
復置太守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甯成遷濟南都尉郡都守始
前數郡尉畏都尉因吏謁守如縣令及成往直凌都出
其上又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
治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由弃
市太守缺都尉行事翟義年二十以諸曹郎出為南陽
令傳送鄧獄其邊郡又有東西南北中五部都尉王莽
威震南陽置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緣邊又置竟尉

太守丞

主府中事故謂之府丞朱博為琅邪太守府丞詣問白
行為椽史帥朱博為安定太守出教曰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以賢為上五官椽張輔貪汙

漢書疏證卷五 上 至

軌令將輔送獄丞戒毗佐太守黃霸為河南太守丞習
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毗佐太守文法處議當法太守甚
任歲盡至丞相府上計丞相御史遺記室椽史勅之宣
用張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意自此歷漢魏
行用至晉武帝時司徒王渾奏詔文相承已久非留心
方國之意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
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
勤心政化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相遜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

都尉丞

按地理志都尉與太守多別治如東郡都尉治東河陳
尉治鄆太原故置丞居如太守薛宣以不其丞察廉為
都尉治廣武故置丞居如太守薛宣以不其丞察廉為
樂浪都尉丞其曹椽史亦如太守

候

韓非說林子背出老邊候得之葛錯上言古制邊縣備敵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漢邊郡有之董賢父恭為雲中候當障處為障候尚書僕射唐林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司馬

邊郡有之嚴助以節至會稽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適斬一司馬田廣明馮譚俱嘗為天水司馬內郡臨時假授東郡太守韓延壽試騎士置假司馬千人

千人
葛錯言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漢舊儀營兵行置千人長史

漢書疏證卷五上

蓋

如丞職當邊郡者別置長史辛慶忌以謁者補金城長史王國亦為長史如丞職馬宮射策為郎遷楚長史漢舊儀長史掌兵馬當兵行長史領

庫令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成帝建始元年立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

卒史

周官注史掌書者郡史掌郡文書有曹局領徒屬故為卒史王莽改太守為卒正以此蕭何以沛掾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與從兄苛秦時趙王武臣遺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皆為泗水卒史

徇燕張晏曰卒史舊史也漢卒史秩百石三輔尤異卒史二百石

九卿府卒史亦隨事煩簡置百石二百石黃霸補左馮翊二百石卒

史張敞為膠東相自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以縣鄉吏選補張敞以鄉有秩朱邑以桐鄉奮夫尹翁歸以故市吏補太守卒史武帝時公孫弘請選掌

故文學比二百石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史按此是二百石卒史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元

帝置郡國五經百石卒史即郡文學掾也公卿如魏相

等皆由郡卒史起曹仕宦歸免者亦為之何武為郡令弟五人皆為郡吏各分曹治事屬屬不同如淳曰開惠曉事即今督郵是詳具後書

郡文學

漢書疏證卷五上

蓋

皆儒行通經者也褚先生滑稽傳北海太守徵詣行在所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篤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韓延壽亦蓋寬饒諸葛豐俱以明經為郡文學

匡衡以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張禹受易論語皆明習有徒眾為郡文學漢之公卿起家者文學與縣獄史

二途中世以後文學為多州郡廉秀大都推擇于二者而已

御吏騎吏

御吏亦謂之御史蓋其名正與樣相對詳後書韓延壽為

御吏亦謂之御史蓋其名正與樣相對詳後書韓延壽為

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按與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漢官儀曰騎者衣絳

縣令 周官有縣師縣士宣十二年鄭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則楚有縣稱公昭二十八年晉分祁氏田為七縣羊舌氏為三縣漢太原上黨河東郡仍其名即晉有縣稱大夫

戰國時魏文侯以西門豹史起為鄴令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莊子外物篇師小說以于縣令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樂成篇鄴有聖令為史公韓非內儲說上龍敬縣令也又卜皮為縣令淮南汜論齊威王設大鼎于庭中而數無鹽令是諸國皆稱縣令說苑政理篇子貢為信陽令此或非真家語作信陽宰即縣

漢書疏證卷五

重

令亦不始于秦矣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商鞅傳作卅一縣蓋秦于其時始立縣耳高祖初起

殺沛令自為沛公仍楚俗也項羽為魯公夏侯嬰號滕公表云萬戶以上為令應劭曰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

令及南陽樓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按其制當是天下初定張蒼主計所立其後戶口益增糞耒及更

正耳其長安令秩為千石高后秩長陵令二千石以小縣長遷補

府屬能治劇亦為令漢官儀曰能治劇一科長安三輔

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為真尹賞以御史舉為令大將軍王鳳舉府

屬朱博為樸陽令大司空何武舉何並為長陵令大司徒師丹舉原涉為谷口令大司徒馬宮舉陳遵補郁夷令太守專其黜陟督郵主其進退貢禹為河南令以職

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遂去為茂陵令會譚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罷出傳召茂陵蓋兩漢無擅去官之禁也依令舉廉吏選博

士弟子上府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公孫弘奏請縣官有好文學者所聞令長丞上屬取二千石大侯相與令秩同

縣長

多以郎選補馮奉世為郎功次補武安或長召值臣為郎補穀陽令由郡吏登用任安除三老舉親民出為百石長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平當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漢官

漢書疏證卷五

美

儀曰舊制令六百石以上尚書調拜四百石長相至二百石丞相調除哀帝時長相皆黑綬表云綬和元年黑

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凡令長缺太守遣吏守之人材與閑劇不相稱亦以令奏換小侯相與長秩同

丞

掌獄淮南相怒壽春丞留淮南太子建不遺京兆尹趙廣漢使長丞按男女蘇賢商子境內篇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高祖為沛公蕭何為

丞督事陳涉攻陳守丞也即郡所調兵皆即鄉官選補為鄉嗇夫後參用廉孝路溫舒舉廉為山邑丞龔勝守東州丞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王嘉以

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薛宣以人司農斗食屬成帝時察廉補不其丞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請以朱雲試御史大夫則卑官冗吏皆得言事也

尉

秩與丞同管子立政云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築障塞匿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復無時按閭有司里尉以謙于游宗三而不赦凡孝悌忠信賢即里亭長里尉以復于州長又戒篇桓公進管仲隰朋于里官注云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按雜記里尹主之鄭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

漢書疏證卷五上

吏

尹則里尉其主是歟小匡篇又云五家為一里十家為一里里尹有司新序四梁之

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此為縣尉之始以其督捕盜賊亦為武號商子境內篇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秦發問左戌漁陽九百人陳勝吳廣行至斬大澤鄉尉尉管廣廣奪尉劍殺尉即縣尉領戍卒謂之將尉也漢大縣置左右尉漢舊儀曰長安城方六十里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東城南置廣尉城西北置明部尉凡

四尉以吏補張壽以內史補無害講茂陵尉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又述異記漢雍仲子進南

海香拜為涪陽尉時謂之亦參用廉孝尹翁歸舉廉為香尉蓋南海上計吏也尉氏尉又王嘉以南陵丞察不居縣事徵循亭部尉醉阿止廣宿廣亭廉為長陵尉尉尉阿止廣宿廣亭

下衛宏之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吏曰尉史蓋尉于亭有官署也邊郡又有障尉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百步一亭亭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此守城有尉也白起傳左庶長王齕陷趙軍收二障四尉此則守塞之尉也武帝遣博士狄山乘障濟南崖不意為敦煌魚澤障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

主吏即功曹也蕭何為沛主吏掾朱博以亭長稍遷為功曹以其主選署鄉部吏舉孝弟文學者其功績故目為功曹也徭役更卒之事通掌為功次遷為太守卒史

漢書疏證卷五上

吏

廷椽若太守之門下椽漢稱縣令為明廷也史記西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對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為河伯娶婦西門豹欲投廷椽河中疑魏未有此名目姑附之

獄史

秦燒書滌除舊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仕宦者大抵從獄吏出矣項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椽曹咎書抵櫟陽獄椽司馬欣事得已獄吏程遷罪係曹參為獄椽居縣雲陽獄造籍書

為豪吏任放為新書階級篇司空牢正罵晉而榜笞之

牢正蓋獄校也漢初亦以獄吏割害者進路溫舒所謂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也公孫弘少時為獄吏

學春秋雜說王尊亦凡獄史能高者遷郡決曹廷尉史

以獄吏師事郡文學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于定國父為縣獄史決曹定

國少學法于父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路溫舒為

獄小吏學律令轉為獄史太守府張陽

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其小吏給事太守府為長

安吏給事內史府為傅成椽王尊為獄小吏數歲給事

太守府除補書佐尹翁歸為獄小吏曉習文法為市吏

自獄椽起家常與明經參焉漢官儀曰丞相考召取明

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選廷尉正監平案章

取明律令按任公卿者以仁恕行之使文法之吏通曉

漢書疏證卷五上 堯

儒術則折獄舉契四海無冤四科之選故不可廢也

三老

古有養三老之禮管子慶地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

所以為率也西門豹為鄴令之河上三老官屬皆會趙

世家武靈王即位國三老年八十自教其禮則國老庶

老之目戰國猶在也新城三公董公述說漢王其先故

自後詔

命率以行能高補不限年齒也任安由亭長除三老

為常以行能高補不限年齒也計其年在武帝先後

征和中坐戾太子死是其為三老時年裁二三十耳

太子兵敗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陳太子為江充侵寬

湖三老公乘輿上書訟京兆尹王尊以鄉吏言國家大

事天子並能優納此漢之風烈非後世所望而人材之

盛可知矣白馬三老朱英奏東郡太

鄉耆夫

覲禮耆夫承命告于天子鄭云蓋司空之屬此其官最

古矣昭十七年傳引管子君臣篇吏耆夫任事人耆夫

任數人耆夫成教吏耆夫成律注吏耆夫謂檢束羣吏

百姓按吏耆夫即漢之諸官署耆夫民耆夫則鄉耆夫

也鷓冠子王鈇篇五鄉為縣縣有耆夫治焉淮南人間

訓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問倫曰古之耆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高誘云楚人而鼓可得也說苑權謀

篇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耆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是諸書又以耆夫為守長也漢耆夫蓋百石以

下吏佩半印朱邑為桐鄉耆夫鮑宣為鄉耆夫兩漢經

明行修之士多為之鄭甫田箋云田峻司耆今之耆夫

田峻為耆夫其實耆夫不獨主田官也

韓非定法篇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推秦法則百石下又有五十石斗食之差太守卒史既百石則鄉有秩者其當五十石歟張敞以鄉有秩為太守卒史

游徼

管子立政篇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什伍皆有長焉有不善則里尉以譴游宗游宗以譴什伍有善則什伍以復游宗游宗以復里尉此游徼之始歟漢游徼掌徼循鄉聚勒率姦盜京兆尹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

漢書疏證卷五上

李

吏秩百石朱博為理和太守告姑幕令丞曰騎不傳十餘日間捕得五人游徼王卿力有餘王卿得勅惶怖晝夜馳騁黃霸為陽夏游徼

亭長

吳越春秋王孫駘言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善占夢恐後人傳致未可信也鵬冠子王鈇篇四里為扁扁為之長陸佃云扁當為甸鄭小司徒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裏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正與十里一亭之制合則甸長即亭長釋名曰甸乘也乘亭聲同漢官儀曰亭長游徼皆習設五兵赤幘大冠行滕帶劍佩刀持三尺版以勅賊索繩以收執盜按亦理一亭之

事初試吏者為之高祖壯試吏為泗上亭長是也而無行者并不得推擇如韓信又從南昌亭長寄食也漢世非明經學士雖雄駿之才皆當屈乎此任安為武功亭出獵安為分康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壯易人皆喜日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王溫舒試縣亭長朱博少時給事縣為亭長

亭父

管子揆度篇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則以為門父稱卒為父由來如此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求令盜之薛治應劭曰舊時亭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淮南王安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任安占籍

漢書疏證卷五上

李

武功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功者也代人為求盜亭父按此是受人後為亭長方言三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雇直為之亭公卒謂之齊父或謂之褚郭云令衣赤也說文褚卒也廣雅同

斗食

秦策范雎謂秦王曰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乎始皇紀王翦將并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曰斗食又降于五十石矣師古引漢官簿斗食月奉十一斛則歲計反過于百石者非也宣帝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則斗食佐史皆益之矣蓋游徼以下皆斗食吏也

佐史

漢官儀云斗食缺試書佐高第補書佐即佐史佐史即
 小史互異耳王尊以獄小吏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翟方
 進給事太守府為小史劉昭引漢官云河南尹書佐五
 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按小史與書佐又別者蓋
 書佐能史書者則為諸曹給文書宋博為魏邪太守開
 下書佐入博口占檄
 文又王尊為安定太守直符使謂其小史但供使令
 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即佐史也
 而已故員數不同對曹椽言之佐史亦小史耳司馬彪
 輿服志小史私學弟子皆進賢冠一梁士冠禮注云縹
 布冠今小史冠其遺象也

漢書疏證卷五上

奎

リリメ

漢書疏證卷五上

浙江書局刊

高保康校

吳士鎔校

鄒在寅校

漢書疏證卷五上

奎

〇三二

昭道故廷	帝尉王平	始等持節	元行郡舉	州郡察	吏民有	茂材異	等可為	將相及	便絕域	者	年
郡吏王蔡義以	吉舉孝明經給	廉為郎事大將	軍莫府	學							
馮翊卒	史黃霸	宗補河	東均輸	善騎射	補羽林	馮奉世	以良家	子選為	郎	黃霸入	錢賞官
卒史	二百石	左馮翊	黎郡補	入穀沈	黃霸復	補侍郎	講者免				

漢書疏證卷五下

主

元賢良魏	年相對策	高第為	茂陵令	年二	舉宗室路温舒	茂材劉舉孝廉	辟疆劉為山邑	長樂為丞	光祿大夫	五帝三輔	年太常舉	賢良各	一人
長復察	廉為河	南太守	丞	令郡國蕭望之	舉文學以台詣	高第各太常受	一人魯業	萬生中	山劉子	雍九江	祝生等	六十餘	人

漢書疏證卷五下

主

六詔丞相	年御史問	郡國所	舉賢良	文學民	所疾苦	議罷鹽	鐵權酷	茂陵唐	生等咸
韓延壽增博士	少為郡弟子員	文學滿百人	哇弘以貢禹以	明經為明經徵	議郎為博士	舉賢以	詩教授	徵為博	士
拜列大夫	夫王吉	舉賢良	為昌邑	中尉	元賜郡國趙廣漢于定國龔遂以夏侯勝河東督劉向以	鳳所選有以州從以郡決明經為徵為博郵尹翁父德任	元行義者事舉茂曹補廷官至昌士	年涿郡韓材平準尉史	福等五令
嚴延年令	邑郎中	氏尉	卒史張						

人帛五	十匹遣	歸令郡	縣常以	正月賜	羊酒有	不幸者	賜衣被	一襲祠	以中牢
以郡吏魏相以	選補御文學對	史掾策言燕	陳萬年王為無	以郡吏道韓義	察舉為出身強	縣令諫為王	所殺宜	賞其子	延壽
又韓延	壽傳霍	光持政	徵郡國	賢良文	學問以	得失帝	紀無此	文攷魏	相所言
散察廉	為甘泉	倉長							

宣帝本始		則在元	風後
郡文學詔內郡疏廣徵都內令章玄成	蓋寬饒國舉文為博士尹翁歸以父賢	以孝廉舉高第	為郎 各一人
為郎 各一人	焦延壽章玄成	以郡吏以明經	察舉補擢諫大
小黃令夫			
孟喜舉廣陽內	李廉為史舉私	郎	府長路
溫舒文	學高第	遷右扶	風丞
蕭望之	以御史	屬察廉	

漢書疏證卷五下
七

賢良方正各一人廬江	卒史朱	邑舉為	大司農	丞又左	馮翊宋	畸舉故	長史黃
霸擢為	揚州刺	史	地令內郡	節國舉賢	三良方正	年可親民	者貢禹
以故刺	史舉為						
為大行	治禮丞						
王吉上	疏言直	除任子	令				
唐生諸	生應博	士弟子	選褚少	孫治春	秋以高	第為郎	

漢書疏證卷五下
末

益召高	江被公	楚詞九	徵能為	神爵中	級	爵人二	行義者	吏民有	賜穎川	年民者各	四夏可親	爵國舉賢	神令內郡	中	待詔殿	以易徵	郡韓生	十人涿倫之士

漢書疏證卷五下

圭

○上

元賈捐之																			

漢書疏證卷五下

圭

○上

年元光永		年三	
詔丞相	御史舉	良直言一人	國舉賢異等各
質朴敦	讓遜厚		
有行者	光祿歲		
以此科	第郎從		
官	郡國置復博士	石卒史	五經百弟子員
		馮遂太孔光以翟方進大司農	
		常察孝明經舉受業博士食屬	
		廉為郎為議郎士治春薛宣察	
		秋廉補不	
		何武詣其丞	
		博士治	
		易	

建光祿勳谷永有師丹學		四詔舉	
昭匡衡舉茂材除孝廉為	元議郎孔補御史郎	諫大夫	博士賞
年光方正屬	為諫大	循行天	下舉茂
夫故杜	陵令朱	材特立	之士光
雲舉方	正為槐	廉勳于	永舉謁
里令		者馮遂	為美陽
王嘉射瑯琊太	策甲科守趙貢	鴻臚文	學平當
為郎	察不其	察廉補	順陽長
丞薛宜	廉遷樂		
浪都尉	丞		

建興大司	平馬列侯	元將軍州	年郡舉孝	弟悻厚	能直言	通政事	延於側	應可親	民者各	帝大司空	哀詔丞相	年二和綏	賢良為	蕭育舉
										劉根舉	孝廉見			
										劉茂察	神仙傳			
										師丹舉	大司空	何武舉令	大司空除任子	
										長陵令	治劇為	何並能		
										大司空				
										原涉能	治劇為			
										谷口令				

漢書疏證卷五下

漢書疏證卷五下

壽御史與	元將軍列	年侯中二	千石舉	賢良方	正能直	言各一	人扶陽	侯韋育	舉杜鄴	元詔丞相	書待詔	夫躬上	孫龍息	詔為郎	春秋待	以左氏	詔賈護	李尋待	一人

漢書疏證卷五下

漢書疏證卷五下

對策未	拜病卒	周護宋	崇等對	策深陳	王莽功	德蔡茂	對策擢	拜議郎	平公卿將										
漢書疏證卷五下																			
					董鈞舉														
					大司徒														
					馬宮舉	椽陳遵	治劇補	郁夷令	明經										
										帝軍中二	元千石舉	始敦厚能	元直言者	年各一人	申屠光	對策非	莽隔絕	衛氏罷	歸譙玄

復對策	拜議郎	二舉勇武	年有節明	兵郡一	人詣公	車	五蔡茂對	年策高等	擢議郎	
漢書疏證卷五下										
					袁良以					
					明經為					
					太子舍					
					獄平歲郎					
					中二千高詡以					
					石舉治父任為					
					一人					
					光武叔微天下增元士省五經					
					父良平通知逸之子受帝句博					
					帝中孝經古記業如弟子弟子					
					廉為蕭天文應子勿以郭晷夜					
					算鍾律為員郭定舊說					
					小學史丹從師死於燭					
					篤方術長安買下見論					
					本草及符入函術					
					以五經谷關逢					
					論語孝萌之長					
					經爾雅安學通					
					教授者春秋經					
					在所為					
					能言語					
					通政事					
					有德行					
					舉吏民					
					二千石					
					卿請侯					
					年令公					
					建國五					
					王莽始					
					明文學					

漢書疏證卷六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一

班氏古今人表後人嘗為深思其義例矣其一也經傳史冊所載善惡事迹信若列眉者而次第之諸子雜說互有異同王侯似續事行茂聞概不之錄若此者傳信之義也其一也廣按異聞旌別幽隱枯魂朽骨復得光曜而聖武姦邪灼然人口者亦無庸列如此者博觀之雅也表則進退無所據焉惟世本世家羌無故實抄撮靡遺其他傳記任意取捨而閒撥拾荒裔以眩之至於

漢書疏證卷六

一

川又十

愚公餓者匡人童子本無名氏亦汚簡牘此其大惑不解者也若其高下無別是非脊亂夫人知之益怪顏籀之註若駘降媾祭之字釋音甚勤殆恐人之不知而孤文側出開有乖舛孰視無覩以為人固自知之耶將已實有所聞也蒙竊羞之少時嘗讀諸子雜家傳聞紛錯或一人而三四易或一事而四五易每欲整齊參考茲於表中名氏畧註出處稍參駁異自皇甫謐等所言皆不敢信寓知人論世之適焉

上上

太昊庖犧氏

劉恕外紀云取犧牲以充庖廚號庖犧後世音謬謂之伏犧按律曆志作炮犧始用燔炮之食字不當為庖又白虎通云伏犧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劉說非也

炎帝神農氏

淮南修務訓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司馬真索隱曰以精難之草木始嘗百草呂覽慎勢篇神農十七世有天下尸子作七十世

黃帝軒轅氏

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劉恕外紀據蚩尤是黃帝所食故改作風后引用古書不當如

漢書疏證卷六

二

又川

此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原者審都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味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路史注伯余之初作衣許注云黃帝

少昊帝金天氏

王符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揆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皞為皞之說律曆志考德曰少昊日清摯據彼文則摯與青陽非一人而皇甫謐與王符竟云名摯字青陽則誤矣御覽七十九河圖曰女節生白帝朱

官按五帝德帝繫篇皆不言少昊故史記紀年並不列
三統麻以左傳列子之語為繼黃帝也周書嘗麥解曰
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與
華同

顓頊帝高陽氏

五德志瑞光如月正日感女權幽防之宮坐赤帝顓頊
赤當為黑河圖作墨帝呂覽序意曰文信侯曰嘗得黃
帝之所以誨顓頊身受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
之為民父母爾子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淮南
齊俗訓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拂於四達之

漢書疏證卷六

三

衛得覽引淮南注疏有辨除
其不詳則古本作其此誤

帝譽高辛氏

鄭注繫辭云金天高陽高辛遵身帝之道無所改作故
不述焉律麻志三周器其樂故易不載御覽八十張顯
析言曰高辛氏

初生自言其名帝王世紀曰自言其名曰德據此則
大荒東經所云帝俊即帝譽也郭璞注為帝壽誤

帝堯陶唐氏

呂覽開春論堯之客若委衣裘焉以言少事也

帝舜有虞氏

舜耕於歷山夢肩與髮等書正義引
尚書大傳

帝禹夏后氏

淮南汜論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於此事本為號曰教寡
於繫子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
鐸語寡人以愛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
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地形謂禹以息土
填鴻水以為名山

帝湯殷商氏

管子桓公問湯有德得天下以觀人非也從湯言素王
九主之事按此乃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當
即此史遷無
議從而采入

文王

文王世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呂

漢書疏證卷六

四

覽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竹書紀年帝乙三年夏六
月周地震文王於文丁十
二年即位僅
四年與此異歲六月文王癘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
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

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

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韓詩外
傳三同

武王

管子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
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進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

橋之粟亦二什倍按此以巨橋為武王之儲蓄異聞也史記伯夷列傳武

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射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淮南齊俗訓武王伐紂載

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按西伯載黎疏

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太誓序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文王詩序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節四十四歲矣今

文泰誓云惟四月太平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

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改稱太子太誓又二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

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十三

漢書禮志卷六

五

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鄭云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見周頌武成傳亦云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周本紀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

觀兵雖誤以十一年為九年要為喪終一也祭畢即是

吉禘周制諸侯五月而葬時雖未制禮不據相遠又甘

誓云用命賞於祖則觀兵載主以文王為受命之祖不

必如後世載遷廟之主以行也何得有未葬載尸之事

若奉祖社於軍本是典禮何足怪乎淮南雜家本不足

責史遷輒為此野人無稽之語世人徒玩其文辭而不

悟其背理傷教良可嘆也

周公

荀子非相篇周公之狀身如斷齒墨翟貴義篇周公且

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漆同呂覽精喻篇勝書說周公

旦曰廷小人眾徐言則不問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

言乎周公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

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故勝書

能以不言說而周公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

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紂雖多心弗能

知矣按武王伐紂彰明甚矣何用此客之規規者與他事絕乖異矣也說苑指武篇作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云云王滿生藉筆讀書之曰社稷

漢書禮志卷六

六

且危傳之於厲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

誅管蔡與呂覽謀紂者與韓詩外傳四作客與說苑同

按彼此人密語周公將不能自斷乎亦妄

孔子

論衡物勢篇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按此何等語充向

又有問孔篇取論語言行反為究詰充其狂人哉史遷作世家其謬妄有十二

其言固結於人心而習焉不之察也不可不辨首云紂

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紇死孔子疑其父墓處

母諱之也鄭注禮弓疏按家語本姓解敘孔子母本

末甚明孔叢陳士義李由所生不正託於孔子不知其

四井之邑以下有惟卿備百邑知其為一同之地也二十五家為社書社七百實萬七千五百家耳齊侯致昭公者僅莒疆于社昭王果以封孔子則七百社已過矣何為七百里乎其謬十也又云小雅大雅頌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不知三百篇其施於樂者皆宗掌之不必孔子之弦歌也不施於樂者孔子不能合諸部武也又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傳合公羊偽學是全不曉六藝之指其謬十一也蘇轍曰吳伐越隨會稽史記載此事在定公之世為失之矣按敗越夫椒在哀公元年前此吳未能克越則隨會稽事

漢書禮志卷六

九

不當於定公世其謬十二也蓋司馬遷本無學術言不純師欲以形容大聖難矣

上中

女媧氏

淮南覽冥訓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涪水又說林女媧七十化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淮南言七十化以其行天下理猶天問女媧有體執制匠之風俗可通若山海經謂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者繩人也此因天問制匠之語而傳會也

共工氏

管子揆度篇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左傳言共工氏伯九州獨管子言王表列於容成氏之上意亦以為王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張湛曰共工氏與顓頊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為帝按此共工氏則如張湛所云伏羲神農之闢者

容成氏

淮南本經訓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按月覽勿解篇容成氏作此是黃帝史作庸成

大庭氏

漢書禮志卷六

十

見昭十八年傳呂覽用民篇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注曰夙沙大庭氏之末世皇甫謚以為大庭已下十五君皆獲庖犧之號然御覽引世紀云神農氏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左傳正義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氏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按此表則與高誘杜預義同而皇甫謚又兩岐其說

柏皇氏

莊子胠篋篇作伯皇史記道書所載云姓伯名芝此謬妄之尤矣

中央氏

路史作中皇氏

栗陸氏

索隱栗陸氏上有卷須氏疑傳為脫之鄭析子栗陸氏殺東里子宿少

氏毅

駟連氏

胙餽篇作駟連氏駟連氏

軒轅氏

六韜軒轅氏古之王者也

尊盧氏

以上並見胙餽篇

漢書疏證卷六

士

沌渾氏

莊子應帝王中央之帝為沌渾沌渾氏之術者也

吳英氏

商子晝策篇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

歌多

有巢氏

周書史記解昔者有巢氏有巢氏而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己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劉恕云非人皇氏之後有巢氏路史云六韜所敘乃吳英氏之後有巢氏

朱襄氏

呂覽古樂篇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塗相為五粒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高誘曰朱襄氏炎帝之別號

葛天氏

呂覽古樂篇葛天氏之樂二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陰康氏

古樂篇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故作為舞以宣

導之

亡懷氏

漢書疏證卷六

士

外紀云自伏羲至無懷一千二百六十年或云五萬七

千七百八十二年按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

義封泰山禪云云注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則無懷氏不得在十

五君之末

東屠氏

淮南繆稱謂昔東戶季子之世注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木

和餘糧宿諸晦首釋史引子思子曰東戶氏之風其也

承流富是之時禽獸成羣道上頽行而不拾遺耕者餘

也

帝鴻氏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云即黃帝大荒經云帝俊生帝鴻羅游以為黃帝子

悉諸

呂覽尊師篇神農師悉諸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悉老莊子知北遊何有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或即悉諸屬焉曰若以高言非實則彼衣方回之類何以

少典

表云炎帝妃生黃帝按晉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蟠諸侯也韋昭曰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新書因此為炎

漢書疏證卷六

吉

川三十一

帝黃帝同母異父之說大戴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索

隱曰少典是國號非人名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

耳呂覽稱神農有天下十七世譙周古史考炎帝之後

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

之子聽訖生炎帝按晉語謂黃帝炎帝之祖同是少典

國而所娶又皆有蟠之女一成德於姜水為姜姓一成

德於姬水為姬姓然則黃帝非炎帝之裔而少典又非

母氏之國譙周云少典為有熊國君亦不言是女表之誤甚矣宋書符瑞志黃帝母

日附實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蟠氏之女

列山氏

魯語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韋

昭曰列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列山祭法厲山氏之有

天下也鄭云厲山神農所起列厲聲同杜預於昭二十

九年傳稱列山氏為神農世請侯劉炫曰規之表於額

項下出柱而此復出列山氏不知列山氏之即神農也

歸藏氏

杜子春太卜注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外紀黃帝一曰帝鴻氏歸藏氏

表乃分為三人甚誤也

方雷氏

晉語司空季子曰青陽與爽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

漢書疏證卷六

西

川三十一

之甥也韋昭以方雷為西陵氏之姓誤嫫祖乃西又云

青陽與倉林氏同於皇帝故皆為姬姓帝繫篇黃帝娶

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此姬姓之

青陽一為玄囂者也其方雷氏所出者為己姓之青陽

韋昭云金天氏帝少昊也律厯志云少昊曰清濟者黃

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然則表云方雷生玄囂不知

別有一青陽而非玄囂皇甫謐宋衷等皆承誤

嫫祖氏

史記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

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帝 按昌意即晉語之蒼林氏律麻志頡頏蒼林昌

紫篇同 意之子表不審攷將同母之兄弟分屬二如此尤誤也

彤魚氏

晉語夷鼓彤魚氏之甥也 皇甫謐云夷鼓一名蒼林非

悔母

據律麻志蒼林即昌意非媼母所生呂覽遇合篇媼母

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

笑傷 淮南修務訓粉白黛黑弗能為笑者媼母也

封鉅

管子五行篇之大封鉅即封鉅字倒互耳 路史炎帝器生鉅為黃帝

漢書疏證卷六

五

師山海經炎帝生鉅封

大填

呂覽尊師篇黃帝師大槁 勿躬篇大槁作甲子韓詩外傳五黃帝

學乎大填 御覽四百四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大填是

大填大槁為一人也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張

若詔朋前馬昆閣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大隗或又大填之異稱歟

大山稽

列子黃帝篇夢遊于華胥氏之國既悟召天老力牧大

山稽告之 張湛曰三人黃帝相也 按表又不及天者五聖二人

力牧

淮南覽冥訓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力牧太稽殺

之以止雨按正文言女媧注言黃帝二臣豈女媧氏亦

有名力牧太稽者歟 論語摘輔象曰力墨受雉斥州選舉力墨即力牧也墨牧聲韻通

淮南修務訓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 抱朴子推步則

訪山稽

風后

春秋內事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

陰陽之事 釋史引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下鈞之弩驅羊萬羣帝

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

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以為將

漢書疏證卷六

六

按謚所稱出自占夢書里巷歸語耳黃帝時安有姓風姓力者哉

鬼與區

天元紀黃帝問三陰三陽之候於鬼與區鵠冠子麗煖

曰王問俞附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 史記正義應劭曰黃

帝時按靈樞有黃帝問於少俞又有問於少師 壽天剛柔篇

疑鬼與區即少俞而官為少師扁鵲傳以俞附為上古

之醫非也韓詩外傳作中古當是

封胡

路史申命封胡以為丞鬼容盧為相力牧為將而周昌

輔之

孔甲

並見藝文志

岐伯

素問謂之天師表又不及雷公何也

冷倫氏

呂覽古樂篇黃帝又命伶倫與樂將御覽作榮按鑄十二鍾

以和五音以施其韻命之曰咸池

五鳥五鳩

郊子所說少昊官制耳不曉何人想能定其仁智晏子

對齊景公曰爽鳩氏始居齊地

漢書疏證卷六

七

昌僕

史記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帝繫篇作昌濮

海內經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

帝顓頊按彼文則顓頊為昌意之孫皇甫謐謂之女相

女祿

帝繫篇顓頊妻於騰溲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

西山經驪山神書童居之郭璞曰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稽叔夜琴賦云慕老童於騰隅大荒西經老童生祝融

祝融生太子長琴

蟾極

帝繫老童娶於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緝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於竭水氏謂之蟾極按蟾極是高辛父誓傳無有以為老童如者極應為緝之誤

吳回

世本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帝繫同按楚語南正重司天

火正黎司地大荒西經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

人帝繫楚語皆古書未定其孰是左傳少昊氏別有名重為木正非此老童所生據楚世家帝

嘗使重黎誅其工氏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

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則重黎當先

於吳回表置祝融於帝嘗世誤倒也周語夏之興也融

漢書疏證卷六

夫

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紀年帝癸三

后土

昭二十九年傳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海內經共

則以為祝融之曾孫則以爲祝融之曾孫

蓐收

晉語執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鎗立於西阿

召史籍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采之形神海外西經

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者蓋木有蓐收之神司西方故

置其官

玄冥

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四叔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
及照為玄冥海外北經北方禺疆人面鳥身注曰字玄
冥水神也尚書大傳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弩帝顛
頊神玄冥司之是本有玄冥司北方立官象之越絕計倪內經
黃帝上事天下治地使玄冥治北方白辨
佐之使主水按此又以玄冥為黃帝時

柱

自夏以上祀之越絕計倪內經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

使主火

師味

味為味之說釋文曰師長也為水官之長路史少昊次她生般有子

漢書疏證卷六

九

曰味為玄冥師

允格臺駘

昭元年傳庶民易林臺駘昧子明知地理障澤宜德封

居河湟

窮蟬

世本作窮係史記云窮蟬生子曰窮蟬以至帝舜皆微
為庶人按堯典嬪於虞虞是國名魯語幕能帥顛頊者
也有虞氏報焉昭八年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循內
外傳皆以幕為瞽瞍以上章昭解為虞思非也若以幕則不當舍舜而遠追頊項推之則舜之先非庶人明矣呂梁碑舜祖

幕蔣生窮蟬竊以為幕即窮蟬耳

柏夷亮父

呂覽尊師篇帝顛頊師伯夷父新序五月此多一亮字路史據此

表作柏亮

緣圖

韓詩外傳五類頊舉平緣圖得靈作緣圖神仙傳老子帝嘗時為緣圖于此荒誕

說之

僑極

帝繫篇蟠極產高辛路史婁陳豐氏曰襄履大跡生豐

姜原

漢書疏證卷六

十

帝繫篇帝嘗上如有部氏之女曰嫫母氏產后稷劉向
列女傳鄭康成生民篇以為高辛氏之世妃非帝嘗妃
也後儒如譙周等皆從之

簡狄

帝繫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氏產契呂覽音初篇有
娥氏二佚女淮南地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為九成之臺飲
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鵲墮二女愛而爭搏覆
以玉篋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列女傳
簡狄得玄鳥卵誤而吞之遂生契王子年拾遺記係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而生
契按詩傳以春分玄鳥降帝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

此理之可從者而廣成鑿主吞燕卵之說譙周等又燃

陳豐氏

世本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壽生帝堯外戚傳昔堯十
碑慶都與赤龍交而生於堯成陽靈臺碑咸赤龍交始
生堯皆本春秋也神龍八十春秋合誠曰慶都年
二十寄伊長孫家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為何等
郵俗謂與人婚於內而皇南禮復竊以欺人

姬晉氏

世本次妃姬晉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劉敬叔異苑陲
晉氏生而髮與足齊隨地能言及為帝室入夢日而生
八子皆有賢智世號八元釋云八元實沈開伯晏龍

漢書禮書卷六

律

叔戲五人續牙厭趙僅七人遺合帝學為八大荒西經
帝俊妻常

兼

祝融

昭二十九年傳顓頊氏有子曰犛為祝融日子者其
子姓也鄭
語黎為高辛氏其正以酒耀悖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
故命之曰祝融楚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內外傳互
證不當依唐因改火為北也呂覽勿躬篇祝融作市管子
又有祝融為司徒在黃帝時或別是潛夫論讀學篇帝
一人如其工氏自神農下皆有之

譽師祝融

陸終

帝繫吳回氏產陸終表既列吳回於前置祝融於此不
當云陸終祝融子也

女漬

世本作嬪帝繫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
產六子孕而不萌三年厥其左脅六人出焉帝繫篇其
一曰樊是為昆吾鄭語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宋
忠

日參胡國名 其三曰檮是為彭祖鄭語大彭豳為商
斟姓無後 其四曰萊言是為云郇人章昭曰陸終第四
師老彭 其五曰安是為曹姓鄭語曹姓鄭言 其六曰

今新鄭也 其五曰安是為曹姓鄭語曹姓鄭言 其六曰

漢書禮書卷六

三

季連是為辛姓季連者楚氏也馬融曰陸終六子宜列
為大字今姑從表所列

廖叔安

見昭二十九年地理志南陽湖陽縣古廖國

舟人

鄭語禿姓舟人姓云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赤極子

韓詩外傳五帝譽學乎赤極子淮南齊俗訓
作赤極子

柏招

呂覽尊師篇帝譽師伯招按靈樞壽夭剛柔篇有黃
帝問於伯高疑即一人

句望

舜曾祖父事行無考

帝摯

史記帝摯立不善崩索隱曰古本作不替俗本作不善謂微弱不善猶不善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按司馬貞之言是也劉想作外紀聊載或說不善之事猶未敢決也而金履祥作前編遂大書為荒淫無度請侯廢之若漢時信有此言班表當置諸下矣荀漢人不知後世何從知豎儲鼠目寸光并史記索隱未之見而侈口史筆厚誣古人此其學術可概見已釋必據年代歷作虛音致既以庶在入元之列而又云即位不善乖謬如此

女皇

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

羲仲 和仲 羲叔 和叔

漢書疏證卷六

語

楚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注使復典天地之官

義氏和氏是也尙書大傳儀伯之樂舞藝哉義伯之樂舞將陽

和伯之樂舞元鶴鄭注儀當為義義仲之後義伯義叔之後和伯和仲之後按鄭不言即是義和等而言後者前解四儀八伯云堯時得義和命為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象之事是為四儀出則為伯其後稍死則受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是鄭以義和四子堯時先卒故舜巡守方象儀伯等皆其後人也

據舜典亦有咨四岳之文而和義伯等皆其後人也

即是六卿之職而舜時已有義和等後稷契禹司徒皋陶

作上鄭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為孔

伯夷作秩宗為舜所命則義和等稍死而後契章代之其

擊此官又知容有在舜時卒者也法言重黎篇義近重

和近黎

八愷

荀子非相篇臯陶之狀色如削爪淮南修務訓臯陶馬喙是謂至信

八元

據杜預云八愷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而表列此十六人於前惟易庭堅之字為咎繇則十六人中惟臯陶朱虎熊羆在元愷耳大荒東經帝俊生仲容有仲容之國南經帝俊生季釐有季釐之國大戴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

尹壽

漢書疏證卷六

語

韓詩外傳五舜學乎尹壽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新

序五堯學乎尹壽所說各異大畧篇舜學於務成昭新外傳又云堯學乎務成子附潛夫論讀學

篇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皆莫可究詰者也

被衣

莊子知北遊齧缺問道乎被衣尸子蒲衣八歲舜讓以

天下崔謨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高誘似真訓注云披

衣而行因曰披衣

方回

似真訓注曰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按此皆子虛烏有之類垂諸信

史則謬矣苟務博集善卷伯成子高務成之流又何以畧之

王兒

莊子天地篇齧缺之師曰王倪

齧缺

天地篇許由之師曰齧缺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繇

天地篇堯之師許由呂覽尊師篇帝舜師許由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即謂許由文選注引譙周古史考曰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

漢書疏證卷六

畫

川〇三

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蓋譙與雖傳疑未定而別有巢父猶不敢信皇甫謐妄人乃取巢父列諸高士傳而自後公然形於簡墨

子州支父

尊師篇帝堯師子州支父新序五作州文父莊子讓王篇堯以

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又云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娥皇

紀年帝舜三十年葬后育於渭或注云娥皇也蓋皇音聲相近御覽一百三十五引尸子堯妻舜以娥媵以皇

又分爲二人

女嬃

帝繫篇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媵氏

奔

淮南主術訓稷辟土懸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

姑人

宣四年傳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天問言湯云何乞得洪興祖云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姑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漢書疏證卷六

美

川一又

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奔之子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高

淮南齊俗訓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按閩宮箋馬蓋契代舜爲司徒契代契爲司馬

垂

墨翟非儒篇巧垂作舟呂覽離謂篇周鼎著倮而斲其指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齊俗訓奚仲爲工或誤以垂爲奚仲荀子解蔽篇倮作弓海內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三子一曰赤熛怒一曰暭一曰暭均義均是始也云句龍生垂不知其所據潛夫論讀學篇昔倮之巧

目茂固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壽後人設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度而效倣自制必不能也

朱斯

鸞子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棄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或者七人之中有及斯等舊臣在歟路史以為遠伯陵之子及斯出巨鏡

柏譽

王符讀學篇禹師墨如與柏譽聲同疑卽一人大略篇禹師大成黃

西王國尊師篇

漢書疏證卷六

七

柏益

荀子成相篇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覽求人篇禹得陶化益眞窺王應麟曰眞窺卽直成也謝肅校橫荀子云窺與窺形似窺與成音同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按此則古書皆以皋陶益並稱無別有柏翳其人也墨子尙賢篇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史記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其事亦合蓋益初贊於禹舜時爲虞官皋陶卒後益乃代總百揆之任而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陳相世家云伯翳之後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按竹書紀年帝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徐鍇說文繫傳大唐天王

云伯翳卽伯益也按費侯卽大費伯益卽柏翳調馴鳥獸卽是虞官贊禹功平水土孰有大於伯益者反不知其所封無是理也故索隱以爲誤而劉恕據之卽云非伯益此宋以來好異之風也羅泌乃以大費柏翳爲皋陶子而伯益則爲隤斨又出杜撰其以伯益爲皋陶子者列女傳管仲妾婧曰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王應麟曰

呂覽求人篇皋子夔疑取國召南宮虞孔伯產而取口止高誘云皋子贊者也後人因疑爲益避敬之事故又皋陶之子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高誘當築篇注亦云然至羅泌等云皋陶子爲伯翳按文五年傳臧文仲問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若使其子柏翳

爲秦祖則文仲何有不祀之歎後人不信經典正文而顧以妄婦之言爲信乎水經注洛水篇晉元康五年百

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斨帝高陽之第三子伯益者也此里俗之傳說置諸不論可也羅泌竊此類以惑人以惑人

漢書疏證卷六

美

龍

孔穎達正義曰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夔龍亦不可知

路史以爲山海經之夔龍

夔

呂覽古樂篇帝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

歌注云質乃以糜路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
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又察傳篇舜令重黎舉夔於
草莽之中以為樂正合而觀之則似二人故羅泌云然

帝繫篇禹娶於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呂覽音初篇

禹行功見塗山氏之女禹妻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

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倚

實始為南音武帝元封元年詔曰朕用事中獄見夏后

啟母石按石破而生啟與伊尹生於空

啟

漢書疏證卷六

堯

川吉又

天間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蠻紀年帝啟八年帝使孟涂

如巴泄訟海內南經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

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墨翟耕柱

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篇夏后開

公劉

詩傳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吳越春秋公劉

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趙睦治韓詩者或是

後漢書寇榮上書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

賦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

有婁氏

莘侁字皆同列女傳云生仲壬外丙

太丁

未立而卒仁與智不可知也表類妾也

伊尹

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按晏子諫篇伊尹黑

與荀卿言正相反天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摯

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眾而逢伊尹舉以為

相也按此節敘伊尹進用事最雅正上文又云綠鵠飾

又同於俗也呂覽本味篇湯問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

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

喜以伊尹媵女說文倂送也春秋所謂致女桓三年傳

下卿送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假

多以致臣墨翟尙賢篇一則曰有莘氏女之私臣再則

曰莘氏女師使使為庖人何言之鄙倍也貴義篇又云

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

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

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

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

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

予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

使御按如彼言則湯干伊尹非伊尹干湯也以其矛盾

漢書疏證卷六

辛

又上

其盾可也禮冠子世居韓非難言云湯至聖也伊尹至

智也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

宰趙策馮忌見趙王曰伊尹其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

而受三公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不能

有所明然後合於湯燕策蘇代謂燕王曰伊尹再逃桀

而之湯當時遊談之口直以聖賢為湯鞠惟其蹴踢而

已史遷襲之又以伊尹名阿衡斯為悖矣

咎單

書序咎單作明居馬融曰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紀年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

漢書疏證卷六

太甲

紀年注名至

太戊

紀年注名密按太戊詳彙事自魏初樂府詩外傳三以為成湯時書大傳說苑敬慎篇又以為武丁時

巫咸

書序伊陟贊於巫咸紀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於山

川馬融以為殷之巫鄭以為巫官呂覽勿躬篇孔穎達

曰巫咸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按古者事神司天

即是輔相咸雖掌巫官不妨其為大臣也洪興祖楚詞補注曰山海

經巫咸國大荒之中靈山巫咸等十巫從此升淮南子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巫咸之與向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昭皆取此名

祖乙

紀年注名滕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晏子諫篇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大祖乙在武丁下似非此

盤庚

紀年注名句殷本紀盤庚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按此與書序異盤庚三篇實書時懲惻之命非追思之旨又云武王封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呂覽慎大篇武王命周公且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

漢書疏證卷六

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

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此史遷所本也

武丁

紀年注名昭楚語白公子張諫靈王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夫又故三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事輔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弃也今偽古文說命皆襲以成文呂覽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

之天子其重言如此

傳說

墨翟尚賢篇傳說居北海之洲國土之上衣褐帶索庸

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荀子非相篇

傳說之狀身如植鱗莊子大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高誘覽冥訓注

宗成八十一
符致中興也

甘盤

紀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於河學於甘盤武丁元

年命卿士甘盤按君夷有甘盤無傳說圖請等書有傳

漢書疏證卷六

卷

傳解遂於荒野為武丁之選劉勰外紀又以為甘盤選世此因紀年命卿士甘盤而意測之也竊疑甘盤傳說

實一
人耳

太王亶父

莊子讓王篇與孟子諸同御覽三百八十三六韜曰文王祖

父壽百二十而沒

姜女

列女傳有呂氏之女

太伯

韓詩外傳十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

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

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

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

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女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論衡

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

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

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按充此言將論語

三以天下讓推演之如此則讓之名著矣惡云無得而

稱乎外傳所云伯既奔喪兄弟相讓伯仲不能逆羣臣

之心而委位於季如此則其國本非己有惡云至德乎

且太王以偽讓季季又何名因心則友乎太伯之事自

當以史記為正據漢書不及之說亦屬臆說

之便生

疾痛

中雍

索隱云世本居篇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

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曰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

按古人無此不經之字顯係

皇甫謐等偽撰反竄入世本章昭曰武王進封太伯為

吳伯故曰吳太伯比史記云自立為則仲雍為虞仲亦

追號也吳虞聲相通稱猶河東大陽之虞城亦謂吳城

郡國志大陽有吳山秦本紀秦使 穆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 索隱以為仲雍與周

章弟虞仲祖孫同號者未考也

王季

呂覽首時篇王季歷因而死文王苦之紀年文丁十一

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

歷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珪璜和魯九命爲之伯按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此因紀者乖異故注家據呂覽爲說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璜六韜曰王季百年而沒拒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晉語姬文王不變少湊于豕牢而得文王

微子

呂覽當務篇村母也生微子啟與中行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村村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村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史記以爲村庶兄直是異母兄索隱知村母已爲正妃按呂覽謂爲同母

漢書疏證卷六

董

麥秀

庶兄此不通之論也書大傳微子之命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薪兮黍禾蠅蠅彼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以爲箕子所作辭亦稍異

箕子

書大傳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

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淮南道應訓武王柴箕子之門注云村之諸父村死箕子亡之訓注又云村之庶兄此異說也服虔杜預同之冊府元龜宗室部總序云帝乙正妃生三子微子微仲村也庶妃生一子尸子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范昨箕子也子接與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是說胥餘爲接與秦策直爲兩人箕子應帝王箕子胥餘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

子名也按韓詩外傳三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鳥惡其人者增其胥餘則胥餘正是爲奴之事非箕子名也漢又以其胥餘爲比干名亦非也韓非說林村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按三仁憂苦幾望之心豈直如此羅必以箕子爲舜後箕伯之小人述聖賢開口便謬

後傳會宋世家云箕子紂親戚也蓋外親不知史記所云親戚卽是父兄之稱大戴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歿雖

欲孝誰爲孝管子輕重乙管子教桓公軍士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

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讓其夫曰

死列陳是親戚卽其家之父兄尊長不可爲外親矣羅

泌妄人也舉一端可以概其杜撰辭戾而不足齒矣

比干

漢書疏證卷六

美

呂覽

呂覽過理篇紂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寤通則比干不死矣注孔子言紂一寤通則比干不殺也

伯夷

論語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見春秋少陽篇韓非

左下昭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天下曰以

伯夷之賢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此不馴之辭夫

人知之

太姒

太姒

列女傳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
旦次則管叔鮮詳見後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錕次則
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大顛

克殷解泰顛闕天執輕呂以奏王顛非攻庸赤鳥銜
珪降周之岐社曰天

命周文王伐殷
有國泰顛來貢

閔天

克殷解命閔天封比干之墓荀子非相篇閔天之狀面

無見膚墨翟尚賢篇文王舉閔天太顛於且免
之中按此免且之詩或為是而作歟

散宜生

漢書疏證卷六

毛

又引文

書大傳西伯既戎者紂囚之羈里散宜生闕天南宮適

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
呂尙有勇而為將散宜生有

文德而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

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

文王於羈里按太公始進東遷亦不能定就此事論之
當在已遇文王之後若太公未歸周三子

何能捨國呂覽古樂篇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
事從遊

文王注三淫謂割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刺孕婦之胎
按周本紀殺王子比干在武王觀兵之後此又不

同散宜生日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本紀以為
說苑權

謀篇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隨大風折旃韓詩外傳
旃折為三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
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雷荀子至泥雷訊韓詩
外傳天雨三日不休散宜生又

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宜

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俎是

燔之已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

者精也按荀子儒效篇權叔權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
乃不可乎周公曰云云韓詩外傳三武王心懼

太公曰云云說苑以霍叔為散宜生以周公太公為武

王其說各異又御覽引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日伐紂吉

乎曰不吉將行雨輶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
祖行之日雨輶車是洗濯甲兵也與此亦異

南宮適

漢書疏證卷六

秉

又引文

晉語文王即位咨於二執度於闕天謀於南宮鄭云詩
傳說疏

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孔叢孔子曰聞諸老聃
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

昔者紂聞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適五官同察比德以

贊文武及紂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

祭公

晉語諷於蔡原注蔡蔡公原原公學為蔡木作祭周書

祭公謀父我亦惟若祖祭公之義和周國保父王家又

上文云我亦惟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按謀父為周公

曾孫所云若祖祭公為周公之子而非別有一人表既
置諸第五此誤出也或云即十亂之樂公

師尙父

呂覽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

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論語篇云史記世家云以

漁釣好周西伯正義曰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清

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

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

利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列仙說苑

傳以為三年不獲魚後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韓詩

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外傳

八太公望少為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

七十而相周鵬冠子世居篇太公屠牛注傳曰太公少

屠牛賣肉值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天熱而肉敗注呂望鼓刀在列舉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

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荀子君道

篇文王偶然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外傳四行年七十

有二翻然而齒墮矣汲郡表引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

公望口口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抱朴子文王接

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趙策堯舜席龍而陰

說苑尊賢篇堯舜相見不連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

久蓋為洪涉此而誤請書言呂望者事煩文互抵牾不

一大畧如此又世家云文王載與俱歸立為師周紀武

王即位太公望為師新書六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

搜神記令太公為大司馬史遷鬼谷子忤合篇呂尚三

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按此又

金石萃編汲郡太公呂望表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日

漢書疏證卷六

美

上

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文王日有之有之

畢公左傳以為文之昭故馬融等注尚書亦為文王庶子魏

世家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頴

容春秋例曰史記不識畢公周文王之子而言周同姓

唐書世系表云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此據姓譜所云別有竹帛敢於誕妄者

畢公太師疵微子世家紂以箕子為奴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

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以為疵強二人也劉恕外紀直作

疵強然馬鄭諸儒皆言是箕子比干劉恕亦喜造異端

者也

少師強

此抱樂器奔周者未見其當與呂召並列也

成王誦

周書武微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

寶開和細書命召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召公

說文引史篇召公名醜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

蓋據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淮南繆稱訓召公以

分子然分子不必定屬文王之子

桑蠶耕種之時池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按此

謂行

漢書疏證卷六

罕

川

露之論衡氣壽篇召周公之兄傳稱召公壽百八十
 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
 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騰畝之閒而聽斷焉邵
 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子
 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
 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
 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於先公之教於
 已所職之國則聽訟之詩正當文王不得如韓詩云先
 君文王也又甘棠之詩美召伯者鄭譜以為武王時其
 時不容有在位驕奢之人也詩正義引樂動聲儀云召
 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于樹
 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
 而召南美之按鄭譜云武王定天下觀民風俗其得聖
 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是在
 後追錄其風化畧以聖賢之迹區別非謂召公之賢不
 能及周公之聖也若然者異日分陝而治召公之賢不
 勞不更甚乎孔穎達引此曲說以解詩實礙於鄭義

漢書疏證卷末

聖

史佚

周本紀尹佚筮祝史其官尹大戴保傅篇承立於後是

史佚也新書傳職篇少師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

逸

周宣王靖

列子黃帝篇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鷄莊子建生篇為

云齊王也與此異按列子書多言周宣王黃帝篇周宣

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鸞能養野禽獸仲尼篇公儀伯以

力問諸侯堂谿公言之於說苑正諫篇諸御己諫楚莊

王曰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顏之推冤魂志周春秋曰

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肯女鳩訴之宣

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

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
 左儒死之按左儒見宣王亦見說苑立節篇

管仲

韓非外儲左下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

封人而乞食焉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

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

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說苑復

恩篇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按管子戎

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鮑叔之

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

也日隲朋可列子力命篇莊子徐無鬼曰然則孰可對

鮑叔不鴟冠子世兵篇管仲作革說苑尊賢篇邵子曰

得先死

荀子大畧篇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淮南繆稱訓管子

甯武子

馬驢曰柳下惠當在仁智之列

范武子

第四列已有士會其次第先後亦非其時

晉叔向 向母

韓非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莫弘按莫弘死羊又外儲左

上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

說林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

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日荆王弟在秦秦不出

也請以百金委叔向按鹽鐵論論誹篇趙簡子得叔向此誤以叔魚為叔向也而盛青肩誼按其事未聞

遽伯玉

高誘呂覽召類注曰伯玉衛大夫遽莊子無咎之子謚曰成子淮南秦族訓作璩伯玉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設於璩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遽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二同莊子則陽篇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原道遽伯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與莊子又異寓言篇以為孔子

漢書疏證卷六

聖

又又

吳季札

哀十年救陳杜預云其年蓋九十餘也說苑政理篇延陵季子游於晉吳越春秋諸樊封季札於延陵曰延陵季子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韓詩外傳十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

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子皮相之士也

子產

淮南繆稱訓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晉語謂之公孫成子莊子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與莊子云子產謂申徒嘉曰子見執林為列御寇之師而伯昏非難四鄭子產晨出過東匠昏無人其友兩人亦異韓非難四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

漢書疏證卷六

聖

又又

己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按此慧誠非子產之美疑其事本說傳韓非故借為舌端耳又說苑貴德篇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人亦愛之舍珠珥巷哭三月不闕琴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矣也子游曰魯子產之與夫子猶浸水之時雨既以生莫愛其子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之歿在哀十六年相去四十餘年無繆令比並且子產為政二十餘年孔子未嘗一日臨民康子雖愚當不知之子游又胡假於奇設之辭乎知此事又妄也孔叢作縣子問子思新序則以為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引子產云云韓詩外傳三又作季孫子暴子貢云云當如彼所說

晏平仲

晏子諫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莒章諫曰願君廢

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與秦策或人為中期於秦王語同按晏子外篇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公曰善以魚五十乘賜弦章說苑君道篇同攷哀六年傳弦施來奔或此人也而管子小匡云使弦子旗為理呂寬勿躬薦管子復於桓公曰決獄折中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商則先後有兩弦章然小匡篇末仍云寬須無為大司理參考之實是家語辨政篇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管子時談

漢書疏證卷六

聖

八四二

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晏子外篇仲尼曰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又晏子語景公曰益成迨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荀子大略篇曾子行晏子從於郭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云云按晏子與聖門交相愛重也如此乃墨翟非倫云晏子對景公曰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又云景公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儒書但云孔子辭景公致廩邱未嘗有晏子沮尼谿封事也由異端以晏子尚儉故引為同調猶臬欲

抵鳳而誣鵠雖因欲去之之說也今晏子書亦雜入諷調之事以造為激財事云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許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故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直以定哀三十年中通為一時事而不知晏子之年壽不能待也世家云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薨哀公五年孔叢請墨云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則絕繩七日何約乎哉又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與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通墨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七年

漢書疏證卷六

樂

八四三

傳受桓子卒晏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此語謂請服喪三年晏子非之在外篇而墨翟書無之益明愚謂孔叢之詰猶以常理爭之若稽諸年世則三尺豎子亦知其吹影之妄矣夫晏子設詐以窮孔子孔子復樹簪以報齊國仁義言盜跖行正是墨者之徒所為而足以應墨賢哉獨怪史遷為名山之美者適彰其性識之庸下耳

太子晉

太子晉解叔譽告晉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師曠對王子曰汝聲清

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按昭十五年傳云太子壽卒而周語有太子晉諫靈王則晉者其衍字也卒未十年而王室亂天喪周道使賢知早矣哉

左邱明

左傳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

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

明為之傳其為表裏王肅家語觀周篇無之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書大傳孔子曰吾有四友自吾得同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晏子雜篇仲尼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焉雍待子

漢書疏證卷六

畢

X111

忽忘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待列子力命篇顏淵之才而壽十八家語

弟子解年三十史記莊子人閒世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如葷者數月矣管子立政瓜瓠葷菜按荀子哀公篇

端衣立裳綬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楊倞云葷葱薤

之屬論語不撤薑食孔安國曰齋禁葷物薑辛而不薰

故不去也釋文作薑本或作薑說文薑臭菜也蓋氣之辛臭者通

為煮薰詳荀子所稱玄端祭服亦謂不食辛臭之菜又

云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楊倞

云禮祭致齋不茹葷非不能味謂不能知味也按周官

膳夫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今人誤會莊荀

以葷為血肉以齋變食為蔬食菜羹則論語一章有難通者矣論衡伯牛病仲弓曰全顏路庸固曰僕超倫是誤以仲弓為伯牛子按王充自記揚己之美不惜發祖父之短則亦曰白虎通曰冉伯牛危言正行矣又欲假合人父子耶

朱張

論語釋文張王弼注朱張字子弓鄭作侏張云音陟留

反按鄭不以為人名又荀子非十二子所稱仲尼子弓

楊倞無注則以為仲弓也儒林傳傳易者躬管子弓或

列王弼蘇轍古史謂朱張夷越不見書可也并少連言

之亦陋矣廣博物志引戶子夷越者夷詭諸之裔或別其仕曰魯書則牛魯夷而耕於野不思被

漢書疏證卷六

笑

X101

編入廟而為儀

少連

事見禮雜記列之者以其在逸民也柳下惠夷逸二人

係傳寫脫落

子思

說苑立節篇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

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

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此本不詳子思辭而不受曰假

聞之妄遺棄物於溝壑及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

以不敢當也史記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云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

與之言學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迷園子
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教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
之書四十九篇按史記年六十二其事當於年十六何
至與人構難云孺子則非書寫十六為六十之誤也宋
人有疑其傳 監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
垂棘

孟子

說苑建本篇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
復進其母知其誼也釋訓義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

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
孟子不復誼矣列女傳作既學而歸孟子少時東家殺

漢書疏證卷六

栗

人上

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
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

以食之明不欺也韓非外儲左上曾子之妻之市其子
無適市來曾子欲捕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
曾子曰嬰兒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
釜也其事孔叢雜訓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
正相類

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予上不願也
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
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
昔從夫子於邲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

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
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罕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御覽三百六十三聖謨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
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
子居也今俗本孔叢作子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孔叢
亦為子居荀子大略孟子三見宣王下言事門人曰魯
心按荀卿之非孟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且後先相
望傾軋之習也王充何人而作刺孟其言不成經緯如
俳優之嘲弄人而已書有
幸而傳者若王充之徒也

屈原

水經注江水篇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

漢書疏證卷六

季

川上

寬全鄉人翼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女嬃也錢大昕曰
孟堅嘗譏屈原露才揚己必不躋之大賢之列此後人
妄以意進之耳

漁父

此隱士能言者流非仁人也

肥義

趙世家為惠文王相國并傳王不聽李兌之言終為公
子章所殺忠若荀息可也去仁尚遠

魯仲連

孔叢執節篇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

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平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
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魯連子齊
辨士田巴議稷下一月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巴巴終身不談

蘭相如

按張晏云魯連之博通忽於策利蘭子申威秦王退讓
廉頗乃在第五而今本皆列第二然則後人又妄為移
易非張晏時舊觀矣

孫卿

鼎錄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鑿表裏皆紀兵法
韓非難三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按此則荀

漢書疏證卷六

幸

卿又嘗遊于燕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
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按此傳之者妄

漢書疏證卷六終

浙江書局刊

樊熙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

漢書疏證卷六

幸

〇四十一

漢書疏證卷七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二

上下

倉頡

鴨冠子近述篇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韓非五

竊蒼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呂覽勿躬篇

淮南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說文禾部王育說蒼頡出

見禿人伏禾中因制禿字注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蒼書

元命苞蒼帝史皇氏名頡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

漢書疏證卷七

十一

川X三

為漢興前乃漢祚治百有一十輯按秦漢之間漢律未

起律云史皇既同謂作書不得有二人未可定其是非

敗手

說文舜女弟名敗手史記正義作顛手列女傳云舜之

女弟樂憐之與二嫂謂古云俗作樂列女

董父

昭二十九年傳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為豢龍氏

石戶之農 北人無擇

莊子讓王篇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又讓其友北

人無擇疑為言非實

雜陶

陶潛羣輔錄作雄陶

續身

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尸子韓非子羣

身牙字相路史以續牙為姬皆氏所生續牙友舜於貧

貴而遺之

柏陽

韓非說疑作晉伯陽當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注伯陽

也按高誘漢末人

東不嘗

漢書疏證卷七

十二

川X文

韓非說疑有董不識

秦不虛

齊策顏蠲曰舜有七友羣輔錄引雄陶下至靈甫為七

人此少靈甫

昭明

名見殷本紀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

於商

奚仲

見定元年傳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車海內經番禺生奚

光是始以木為車注父子共創作意

相上

昭元年傳閔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
於商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揚倂日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呂氏春秋曰乘馬
作一駕按今呂覽勿躬篇乘雅作駕與唐時本異

六卿

此甘誓文也本無名氏而列之至為陋矣若然者周之虎賁三千亦可載

不窳

紀年帝少康三年復田稷不窳失官至是而復索隱云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

漢書疏證卷七

三

以不窳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按海內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此當在不窳之先也婁敬傳后稷封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知公劉去稷十餘世則不窳非稷子明矣

少康

天問注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說文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坦按御覽七百六十五世本日少康作箕帚又云作秫酒不言是杜康

芬芒

夏本紀芬作槐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剛上

不降

紀年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於弟肩

劉累

紀年帝孔甲元年使劉累豢龍七年遷於魯陽

關龍逢

龜策列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狠

湯夏臺殺關龍逢新序七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四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按諫辭不古實說也潛夫論志姓氏作豢龍逢云董公豢

漢書疏證卷七

四

龍氏之後論語陰嬖諂曰文選庚子之旦金板尅書出注引

地庭中日臣族虐王禽注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

仲虺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梁任昉勸進陵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仲虺

史記作仲器荀子堯問篇作仲虺虞戴德篇作仲傀墨

子所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呂覽驕恣篇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殺說之日諸侯

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荀子語畧同今偽古文實取之

老彭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論語皇侃義疏以老彭即彭祖按彭祖於堯

時為四岳則此老彭非彭祖也世本諸書並言壽八百歲故合為一人耳按韓詩外傳五湯學平貨子相新序孔子所稱或湯所學者老彭耳齊策顏斶曰湯有三轉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則有七佐也孟子稱萊朱趙岐強名之曰仲虺古書散亡言人人殊是所闕疑又莊子則陽篇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名

義伯 仲伯

書序二臣作典寶

卞隨 務光

莊子讓王篇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漢書疏證卷七

五

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韓非說林上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小人之言無忌憚至此荀子成相篇又作牟光

伊陟

紀年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

臣扈

書正義曰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先有臣扈為大臣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大戊也

外壬

紀年注名發

河直甲

紀年注名整

巫賢

紀年祖乙三年命卿士巫賢

大彭 豕韋

見鄭語楚世家云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紀年四十二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陽甲

紀年注名和

漢書疏證卷七

六

小辛

紀年注名頌

小乙

紀年注名欽

祖己

書大傳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高宗時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

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

孝已

紀年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於野呂覽必已篤孝

已疑曾子悲注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父故為之傷悲也尸子北堂書抄衣冠部引孝

已事親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祖伊

孔傳云後賢臣

太師摯以下入人

孔安國論語注以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鄭

云周平王時當亦有據表若以為封樂官則太師疵少

漢書疏證卷七

七

師強已在第二疵摯強陽皆音近而異文耳此為重出

虢仲 虢叔

晉語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虢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

秦頭閔天並列表編置第三非也韓詩外傳五周公

學乎虢叔新序五作郭叔郭統同王符王會解郭叔掌

為天子棗幣孔晃云文王弟按

粥熊

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

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韓詩外

楚邱先生見新書修政語周成王年六歲疑當為即位

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按此則楚世家言粥熊卒於文

王時者誤新書成王問道於粥子有四條韓詩外傳五文王學乎錫嚳子斯

新序五作或即粥熊歟

辛甲

史記集解引劉向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

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

以為公卿封長子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韓非

說林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

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墨翟耕柱

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與此文同蓋即葛也

漢書疏證卷七

八

周任

馬融論語注曰古之良史殷庚遷任有言鄭亦解為古之賢史疑與遲任

為一人非周臣也

史扁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文選註五十三引六韜亦作史扁則今本誤為編

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虵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

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此乎史編對

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

向摯

呂覽先識篇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紀年帝辛四十七年淮南汜論殷之

將敗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封亡文王當為武王藝亦擊之

似而誤玉海一百二引史通及通典並作高勢又因向擊形

邑姜

新書胎教篇周后妃姬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

笑而不誼獨處而不偃雖怒而不晉胎教之謂也

太姬

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此張晏所駁不按周語

陳由太姬表自有據

曹叔振鐸

王會解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仲舅又克

殷解叔振奏拜假孔晃曰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奏行也

毛叔鄭

克殷解王入即位於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

明水顧命有毛公王肅云毛公文王庶子蓋始曰毛叔

後為三公曰公即是一人

虞闕父

襄二十五年 虞闕父為周陶正

陳胡公滿

杜預曰闕父子

衛康叔封

克殷解衛叔傅禮孔晃云康叔相禮本紀作康叔封布

降辟三叔俾康叔字子般定四年傳成王命以康叔而

封于殷墟管蔡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康叔封聘季載

皆少未得封書序鄭譜皆同則武王克殷先言衛叔史

官追稱之詞也世存解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則衛元

當緣武王享國日淺未暇定封非謂其年少也宋人因

此言康話為武王作又妄矣

聘季載

白虎通三引詩傳作南季載管蔡世家成王封季於丹

或作邢丹索隱曰丹丹季康叔皆有剛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

司寇丹季為周司空按定四年傳成王封康叔聘季授

土則未封之前先為司空史誤也周語聘之亡也由鄭

其顯姓所以亡

君陳

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文王分岐邦周召之

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

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

東都沈約曰按周平公即君陳伯禽之弟

芮伯

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詩正義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魯內入為宗伯

偽孔傳言兩伯為司徒

師伯

以彤伯為師伯豈歐陽夏后家所傳歟王肅云彤姒姓

之國夏本紀後有彤城氏廣

毛公

當卽上之毛叔鄭此重出紀年康王十二年毛懿公

師氏 龍臣

按顧命但舉官不著名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帥四夷

之隸各以其兵服守主之門外又虎賁氏國有大故則

守玉門以下文仲桓南宮毛之事證之則師氏中桓也

漢書疏證卷七

本

引

虎臣南宮髦也表於此甚疏繆

中桓 南宮髦

孔傳云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按作雒解周公降辟三

叔俾中旄父字於東孔見云仲旄代管叔則中桓其仲旄之子髦

為南宮适達之後歟博古圖有南宮中鼎銘云惟天命

解呂他命伐越方惠棟云呂他南宮氏也以此鼎銘為據

康王釗

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按康王亦娶於房哀公附

見而親迎此之謂也

宋弗父何

柔隱曰譙周云魴祀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

受韓詩外傳八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

命之日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

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芮良夫

周書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

作芮良夫

召虎

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

子殺之事見十四年錄仇優宗周召穆公帥師追荆蠻

漢書疏證卷七

本

引

至於洛

方叔

毛傳卿士也紀年宣王五年方叔帥師伐荆蠻

南中

表以為宣王之臣詩常武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其所

據也按出車傳云南仲文王之屬鄭以南仲後互異故

正之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宣王用其以南仲為太祖

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孫毓評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

傳無文焉箋義為長按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

昆夷城朔方則又殷王所命蓋文王為西伯率其屬毛

前解文王之屬是也史記匈奴傳引六月出車在襄王朔方為宣王詩紛錯不合者蓋齊韓二家之說劉向與毛同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

仲山父

詩傳仲山甫樊侯也紀年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申伯

詩傳堯時姜氏為四伯章四嶽之祀於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紀年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尹吉父 琴清英

漢書禮書卷七

三

川又三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如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黃注引說苑作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今本無陳思王集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又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也

韓侯

鄭箋云此為姬姓之國則非武之穆也

蹇父

詩傳蹇父卿士也紀年宣王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按紀年此蹇何與蹇與甚相附合其廣可知

張仲

詩傳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後漢楊賜對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程伯休父

紀年宣王二年錫司馬休父命

孔父

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蚤任故身死說為襄

衛太子伋

左傳作急子列女傳作伋子

漢書禮書卷七

南

川〇一

公子壽

新序七壽閱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壽之母使人與及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及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閱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按此當為魯詩說

鮑叔牙

韓非喻老篇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鮑叔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致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

祝不能自祓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聞不起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新序

隰朋

管子大匡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小匡篇隰朋為凡再見韓非外儲呂覽小問篇桓公於春三月觀於野勿躬篇同云為大行

漢書疏證卷七

圭

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其少也藹藹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茲免何其君子也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戒篇管仲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誦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然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甯勿己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卷十

卒

甯戚

小問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為於國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按其事在管子後非也子曰然告之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列女傳作妾媵云甯子欲仕與此小異呂覽舉難篇甯戚欲干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

漢書疏證卷七

夫

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曰歌碩鼠也說苑善說篇作甯邀篇作歌願見應碩鼠之說勿躬

宋仇牧

公羊傳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何休云側手曰撥按淮南修務訓怯夫探利劫擊利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掩一構則摺齧傷斡此臂撥之微原道訓注曰卷卷臂也冠子備知篇作襄牧

魯曹劌

管子大匡與左傳同齊策及刺客傳皆作曹沫呂門
信篇作曹翽慎子魯莊公鑄大鐘曹則入見曰今國禍
而鐘大君其圖之

楚粥拳

與雜傳記保申事相類然以兵脅君非忠自虧其體非
節也

宰孔

知齊桓之衰識獻公之死或其智歟

魯公子季友

季友之義在不阿前公事傳反稱其義追逸賊親親之

道是以不深為妍也

魯公子奚斯

碌碌庸人耳非其列也揚雄誤以為作魯頌之人班豈
亦有惑耶

衛弘演

呂覽忠廉篇衛謀公臣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懿公
於焚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
呼天盡哀曰臣請為禳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

肝

荀息

穀梁傳曰荀息閉也按此與孔父仇牧辭異荀息非其
所當任可以不死而死也

宋公子目夷

泓之戰大司馬固諫宋世家即為子魚諫是也杜預以
為公孫固蓋據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約
其時相當故云然十九年傳司馬子魚云云此傳下文
有司馬曰杜亦謂司馬子魚也宋六卿司馬即大司馬
疑晉語之公孫固或在先九年傳公子目夷為左師非其時也公羊
則云有司至穀梁以為司馬子反韓非外儲左為右司
馬購強曲巷恩聞可笑也

宮之奇

荀子堯問篇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
齊并之鹽鐵論崇禮篇虞有宮之奇晉獻公不寐

百里奚

韓詩外傳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
賣五羊皮為一輛草新序五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
鷓冠子世兵篇百里奚為官奴

奄息 仲行 鍼虎

應劭漢書注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
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

鳥所為作也按秦本紀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
之不復東征其過在穆公則三良六人此我輩之法不始於穆公君子言秦
非是願先驅狐狸者也功說非是
狐偃

說苑正諫篇晉平公好樂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
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此別一
人疑非實事淮南說山訓文公棄在

趙衰
說苑善說篇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
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
達不知其士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而不聽不賢也按三德佐伯實由子犯未可
與賈季易位厚非陽處父改直而使趙盾
者或以是欺

介子推 推母
呂覽介立篇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
曰有龍於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
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說苑復恩篇為從者橋之乃懸
推既取受賞日身將隱焉用文必書宮門云云詩辭亦小異按子
不自賦辭達於公門也說苑為長新序七晉文公反國
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無其人晉
將即軍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

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
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

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按此又為子推在文公前
篇說苑復恩篇韓詩外傳三晉世家又有陶叔狐事當
賞云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叔狐不與左右曰君反
國家爵祿三出而陶叔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
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叔狐將為首矣
按文公之當賞如此其明也則介子推不應不及于祿
是自相矛盾在雜家各記猶自無妨而史遷台并之則
上下室礙矣竊疑陶叔狐之事非實也子推一事互異說
者四并舟之僑陶叔狐為六在費古者之扶擇矣

苑尊賢篇又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
人往視按大戴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易行以俟天命居

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
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史記弟子列傳作介山子然 孔子所稱者必非介子推
家語弟子行篇作介子山 則相荆之介子推或即介山子推也家語作荆
舟之僑

復恩篇舟之僑龍蛇之辭與介子推大畧同末云舟之
僑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則城濮
之戰為車右者誰耶秦策一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
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
政舟之矯諫而不聽遂去

先軫

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又指武篇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按此兩條蓋所

陽處父

上三人皆不可謂之智

甯羸

甯為邑羸為氏其人之名不可考

弦高

呂覽悔過篇鄭買人弦高美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

漢書卷七

幸

川

遂使美施歸告美施淮南人關關作秦他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日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遂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皇甫謐作高士傳本諸淮南

叔仲惠伯

杜預云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按君不書弑則大夫亦不言及矣

宋方叔嘉子

家語本姓解墨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史世家同此云嘉子豈誤以為孔父嘉子而傳寫者并考注為大字歟其奔魯在宋昭公時去華

樂豫

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

蓋狐

周辛有之後

令尹子文

說苑至公篇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願怨萌方正公平釋史錄古今表令尹子文名在狐偃之前按其年代當如彼

漢書卷七

幸

川

楚遺賈

即為賈字伯贏杜預云孫叔敖之父潛夫論志氏姓云孫叔敖為章之子年代懸絕非也賈讀子揚而已為越椒所殺如此人安得

孫叔敖

說苑至公篇楚令尹虞丘子復於楚莊王曰臣為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叔敖為令尹史記孫叔敖列女傳楚莊王嘗聽朝罷晏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

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
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明日王以姬言
告虞丘子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
尹新序一與此同韓詩外傳入虞丘子作沈令尹呂覽贊能篇孫叔敖沈尹莖
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沈尹莖謂孫叔敖
云云吾將為子游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
尹沈尹莖辭日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
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為令
尹十二年而莊王察傳篇楚莊聞孫叔敖于沈尹莖之鄙人也說苑雜言篇孔子語子路與此事同按其事一言虞丘子自薦一言
為樊姬所導攻楚國之法自司馬為令尹未有一朝由
布衣而躋令尹者莊王以前皆公子及鬪族為之無虞
丘子其人也文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十一年令尹為艾
獵城沂十二年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則虞丘子為相十
餘年之說全是虛妄郊之戰沈尹將中軍則楚有沈尹
呂覽之說近是惟其名互異耳富桑篇作沈尹然叔敖為薦買子而倫於耕萌賈被誅世祿已替也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韓詩外傳七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

漢書疏證卷七

重

吾三相楚而心痛卑說苑尊賢篇齊將軍田噴出將張將軍知之乎史記亦有得相而三去相而不悔三史相之語又令尹子文之說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說苑正諫篇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淮南說山川莊王諫衣粗衣冠白冠來弔高與此同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說苑雜言篇孫叔敖相楚三年楚釋孫叔敖碑云孫君諱僕此委巷杜撰姓名也
曹邨時
公羊傳作喜時新序七同
魯季文子
說苑善說篇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
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賈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
賤其得之固道失之命也按季文子無三窮三通事
樂王鮒
新序四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
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
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瓊口至楚國其廣
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
也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韓詩外傳三孔子語子路意與此同按叔向云樂王鮒從
君者也其人樂可知列第三外矣
楚申叔豫

漢書疏證卷七

重

襄二十一年傳杜預曰申叔時孫

齊太史三人 南史氏

新序入節士篇

陳文子

田完世家樂暹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

諫按襄二十二年傳晏平仲諫退告陳文子耳無文子

諫事

卞嚴子

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新序義

勇篇卞莊子曰戰而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

漢書卷七

卷七

川三八

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殺十人而

死韓詩外傳作七十人秦策

臧文仲

家語好生篇孔子問漆雕憑曰說苑權謀篇子事臧文

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

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

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

賢所未敢知也按顏回篇孔子稱武仲賢於文仲所謂

問人哉又文仲與武仲相去甚遠漆雕既事文仲又嘗

見其為兆必在魯文之際歷宣叔武仲及孺子容而

當孔子之問則年過百矣安有是理哉且左傳亦

無孺子容此出雜傳記而家語采之王肅妄矣 馬驥

曰此宜武仲而前遺文仲錢大昕曰論語稱武仲智故

在智人之列

宰我

呂覽慎勢篇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子之二

臣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惟固則危上矣願君

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議也居無幾何陳

成常果攻宰子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又指

武篇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

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

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漢書卷七

卷七

川三八

論宰我乘車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韓非難言篇宰子不

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韓非難言篇宰子不

免於田常齊國殺宰子於庭索隱曰關止字子我田關

爭寵子我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之然按

索隱所辨足以破從來傳記之謬呂覽所稱諸御鞅與

左傳同明是誤舛而韓非說林田完世家仍作關止監

止又可證也然諸傳記所言皆謂宰我與田常為讎則

是忠於齊國事雖非實猶無害於大義而史遷作傳乃

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敘述既不明將

共田常作亂而為齊所誅歟抑作亂於田常為常所夷

也子路之醜孔子痛之而已未嘗恥也曰恥之者身為

不義若李陵之降匈奴也鄉黨自好之士可以免於此
而一接顏色於聖門者夫子早知之矣曾謂身列四科
自犯不韙聖無不通直待其死而方恥哉自有遷之書
而宰子蒙垢於千載後人蹈常習故亦不之審思甚矣
人之愚也遷書悖謬不一未有若此之妄也王肅家語
仍之又益之曰夷三族三族論者秦法也王肅之妄不
足道也戶子仲尼辭
不辨率我侍

子貢

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
耶韓非內儲上般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

漢書疏證卷七

季

XI

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
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
之按商君傳集解引新序論曰衛鞅內刻刀錐之刑外
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
日臨滑而論囚渭水盡去則棄灰
之刑商鞅法也般惡有是哉

冉有

家語弟子行子貢曰慕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將軍文子簡孔子因而語之曰
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慕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
之曰宜為國老按子為國老哀十一年冉求訪田賦
於夫子語大戴是篇語多雜錯非子貢
語也家語蓋
改益不辭

季路

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
耶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
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
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
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墻屋甚尊樹木甚茂此
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
擾也說苑建本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
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

漢書疏證卷七

季

XII

其夫死為之內私瑁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
節之義也齊策人謂田
注蒼吾携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兒
則愛矣而連親迎曲顧之誼家語作蒼梧媿娶妻而美
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
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矣不順其初雖
欲悔之難哉又修文篇子路
來爾矣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與中聲為中節流入
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音律造
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禮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
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
曰由之罪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家語同

子游

尸子仲尼禮不習子游侍史記少孔子四十五將軍文

子篇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

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

如偃也得之矣荀子非十二子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

之賤儒也按此言其未傳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

子夏

晏子外篇仲尼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韓

非喻老篇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

也會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

漢書疏證卷七

美

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

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淮南精神訓與此同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

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云云略同恩謂此皆

淺之乎測大賢者也後漢郭泰以人倫師道自任童子

魏昭曰經師易遇人師難求入供酒掃三進粥道阿叱

而無愠色彼魏昭以為舍泰無他慕也則閔子子夏亦

為舍聖人無他慕也豈其志不若一童子哉周未諸子

著書多誣古人為談荀子大畧篇子夏貧衣若縣鷄人

曾子

者吾不復見非十二子篇正其友冠齊其顏色曠然終

無之儒目

呂覽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

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注畏猶死也

子不登高不臨深不履危荀子大畧篇曾子食魚有餘

日泔之門人日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注泔與與皆烹和

泔與與皆冷煖之分泔以曾子泣涕日有異心乎哉傷其

聞之晚也說苑雜言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

禮聘曾子固辭晏子送之曰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

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荀子大

蘭則古者以菹蘭為佩然云湛諸鹿醢而以爲貴不可

而或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

漢書疏證卷七

羊

曉也又韓詩外傳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

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其七

又稱曾子曰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於

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椽題三圓轉轂百乘猶北鄉而

悲不逮吾親也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日吾

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按曾子

嘗一仕於齊其云齊晉楚迎以卿相者皆是虛語史記

云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景公沒時曾子方逾二十則

是晏子卒時曾子年僅十餘未得從孔子於齊尸子曾子

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

高卑按此所謂未葬前下室之儀見檀弓公羊疏引孝

經鉤命決日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

荀子解蔽篇有子惡卧而焯掌韓非左儲說必子惡治
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無奈按論語首篇有子曾子相
何乎按此言與對孔子不同
連並稱子則孔子歿後言六藝者所宗也史記以孟子
言演說之致為鄙陋家語但云強識好古道亦不悉之
也

漆雕啟

孔叢詰墨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韓非
顯學有漆雕氏之儒羣輔錄漆雕氏傳禮為
道為恭儉莊敬之儒

澹臺滅明

漢書疏證卷七

澹

澹

大戴記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
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索隱曰仲尼
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
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相反按韓非顯學篇澹臺
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於處久而行不稱其貌
此家語所本也當以弟子傳及留侯世家贊為正論語
象澹臺滅明岐
掌是謂正直

樊遲

集解鄭曰齊人

巫馬期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
力者勞又子路與巫馬期游於糴丘之下陳之富人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
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
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歟嘗試子歟意者其志歟
子路心慚負薪先歸按子路年倍長於子旗正羣弟子
所取則也豈有故為戲謔之言使人悼心博廣者哉夫
華歆拾金而投之管甯耶而割席故言之反者其志猶
未能相忘也孔子稱緇袍不恥而此記糴丘之語雖美
子旗毋乃太誣於子
路議者知其不然矣

司馬牛

史記云牛多言而躁家語云性躁好言語皆由論語其

漢書疏證卷七

司

司

言也訥而推衍失之孔安國云司馬犁與史記亦異
子羔
大戴記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屢往來過人不履影開
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說苑至公篇子羔為衛政家語致思則人之足衛之君
臣亂家語作衛有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
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墜
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
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報
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

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
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
所以脫君也韓非外儲左下孔子相衛弟子子魯為獄吏則人足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雖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魯從出門則足辨也文選注衛蒯聩亂子羔滅髮須衣婦人衣逃出日父子爭國吾何為其問乎按子羔不踰不隨者何有於是誣之亦甚矣

原憲

檀弓亦謂之仲憲晏子雜篇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韓詩外傳一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漢書疏證卷七

羣

又三川

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稱新序節士篇作樞上漏莊子讓王篇無樞字

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

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按莊子讓王篇以此三語為曾子居衛時蓋外傳合

二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

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

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聞於天地

如出金石此上下文莊子俱為曾子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

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

商瞿

論衡別通篇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新論崇學篇宜尼臨沒手

不釋

季次

游俠傳序云季次原憲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

不倦此必八儒之外復有兩賢之徒修其道者非史遷

泛辭也淮南汜論季襄立節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

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曰季襄孔子弟子魯人季次家語作季沈沈為次之誤

漢書疏證卷七

羣

又三川

夫論邊利篇顏原公析困饑於郊

公良孺

鄭云陳人賢而有勇家語困誓篇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

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而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

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過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

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甯我鬪死挺劍

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

諸東門

顏刻

史作顏高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則刻為弟子而傳無之又乖異家語顏

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

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

乘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款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按家語孔子五十歲則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顏刻纔二十三歲哀公二年衛靈公卒顏刻九歲耳何不一指思耶

會稽典錄曰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佯狂偶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奉謁吏還白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請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按

漢書疏證卷七

乘

絕云德生於宛或五戶之墟其越語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呂覽博通篇范蠡流平江而蹈五湖則以爲死貨殖傳云適齊爲鴟夷子皮說林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墨翟非備篇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淮南子論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按田恆之亂在哀公十六年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信有鴟夷子皮其非范蠡矣以爲范蠡又不當齊簡公時矣說苑臣術篇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於朝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鴟夷子皮曰於屈春將此或即事之陶爲朱公秦策蔡澤說應侯曰范蠡知之田恆者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身西陶按范蠡云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身西陶按范蠡云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身西陶按范蠡云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身西陶按

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新序雜事四同按魏稱王徒都大梁於陶爲近其事在惠成王三十一一年當周元王仁三年越滅吳已一百三十四年則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論之范蠡既伯越滅吳苟非逃諸山林仍處通都爲富人則踪跡之者必不已亦不得爲智矣

葉公子高

荀子非相篇葉公子高倣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韓詩外傳七孔子困陳蔡日子以忠者爲用乎則葉公子高終身不仕說苑雜言作荆公子高終身不顯按以此言

漢書疏證卷七

葉

託諸孔子則眞警說矣新序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南面太宗子叔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隨按昭奚恤在楚宣王世去葉公子高已百餘年其繆如此

達巷黨人

秦策甘羅曰項棄生七歲爲孔子師淮南說林呂望使兒董仲舒傳注孟康曰達巷黨人項棄也

孟之反

哀十一年傳孟之側字反莊子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乘張三人相與友大宗師篇有孟孫才列子楊朱篇有孟孫陽其述相類

大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亦見家語

子貢問

顏丁

檀弓顏丁善居喪

顏柳

弟子傳顏幸字子柳亦見檀弓詩傳顏叔子獨處於室

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於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楡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叔子未知其名按家語顏之僕字子叔史記字叔則顏叔或即顏叔子附議之

采桑羽

此是采桑女之誤然周末有三采桑女天問云何繁鳥

漢書疏證卷七

羌

川

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陳墓門見

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

棘有鴉萃止言墓門雖無人棘上有鴉汝獨不愧也列

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此其一也又東方朔七

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曰孔子

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

自侍又其一也又列女傳宿瘤女亦曰采桑女

樂正子春

檀弓注曾參弟子韓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

廢往齊人曰廢也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

正子春子春日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呂覽春己新序七俱作柳下季事韓詩羣外傳一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殆指此羣輔錄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石譬

說苑敬慎篇石譬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按史記有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未知是

其人否

子服子

見檀弓少一伯字

惠子

漢書疏證卷七

卑

川

檀弓有司寇惠子鄭云將軍文子之弟惠叔蘭也此與

上子服子既非著書之人單曰子使人易惑並可不載

公房皮

檀弓有叔仲皮列女傳有公乘子皮皆非也疑為收皮

之訛或是公罔之妻也廣韻古今人表有公房皮楚公

六百二十八戶子曰宋人有公斂皮過市反呼曰公斂皮屠者遽收其皮此語無非可以證也

段干木

呂覽當染篇段干木學於子夏又尊師篇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淮南修務訓段干木辭讓而處家魏文侯過其園不己甚乎文侯曰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

悠悠然於影下何以應之哉按段干木為複姓齊策有段

干綸魏策有段干崇風俗通曰武成段姓出自段干木之後非也通賦干木偃息以善魏相沿皆稱干木

淮南

田子方 當染簞田子方學於子貢莊子田子方篇文侯曰子之名無擇淮南人聞訓田子方見老馬東帛而贖之

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高誘曰楚人謂士為武

雷越 呂覽博志篇雷越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

則可以達矣雷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

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說苑尊賢

周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

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夫士存則君尊

亡則君卑呂覽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

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廷屍彼得尸而財費之車

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謂內攻之孔青曰散齊之入

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散齊之

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之

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紀年孔青作孔青之

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布圖康丘孔青及田布戰於龍

澤據年表是年為成烈王十七年去魏安釐王一百

四十餘年子順安能及之以是知孔叢之不可信矣

太史屠黍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呂覽先謙見晉國之亂晉平

之驕而無德義按年表及紀年是時無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居三年晉果亡年表安王二十六年威公又見屠餘而

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按魏

伐中山在十七年威烈王之十八年趙武靈王伐中山

在二十五年報王之十四年皆先後懸絕雜家談說不

據威王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曰君次之威公懼求

國之長者得錡鳴田邑而禮之呂覽錡鳴又得史理趙

異以為諫臣呂覽作史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

餘曰其尚終君之身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

二國策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廉卽

以此太子死屬之西周武公按韓非內儲說可以正其誤

魏世家作瑋呂覽下賢篇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

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按此非文侯之

而任以卿相矣韓非內儲下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

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按

文侯之世從橫之士未起臣各事其主黃亦魏之良臣

安有此事外儲左翟黃操右契而乘軒說苑臣術篇田

翟黃翟黃乘軒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銀箠席如此者
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翟黃下車而趨自
投下風日觸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
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甯無令臣進西
門豹而魏無趙惠無令臣舉北門可而魏無令臣進
魏欲攻中山大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
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口爵祿倍以故
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子而之他
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
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
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
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貴也進賢者亦賢
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大也按此與上
篇及韓詩外傳三史記魏世家文侯問置相於李克事
同彼言何負於魏成耳傳聞不同

任座

呂覽自知篇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

漢書疏證卷七

墨

八上十

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文侯不悅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
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
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召任座入以爲上
客新序一作翟黃語後
爲任座語與此互易

李悝

韓非內儲說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
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勝不
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
敗之呂覽地志篇魏武侯謀事而當據言於庭曰
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聞再三言李悝趨進

曰昔楚莊王不此霸王之所憂也
荀子堯問篇新序一俱作吳起語

趙倉堂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韓詩外傳八擊
文侯有子曰擊
次日訴訴少而立之以爲嗣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封擊於中山與說苑小異
唐魏世家使傳進稱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
嗜晨鳥好縹北犬於是遣倉唐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
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鳥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日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
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日子之君以我忘之
乎倉唐曰不敢復讀黍離日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

漢書疏證卷七

墨

八上十

時思其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
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
駕君侯召擊也韓詩外傳此節無蓋倉唐以詩感文侯
文侯即以詩示意且以試其業詩之遠
精也說苑於此等文章曲盡其妙又史記翟黃云君之
子無傳進屈侯鮒其前云蒼唐傳者非也外傳亦作傳
不如舍人合於事情傳則
出文侯所置何足感動手

屈侯鮒

尸子勸學引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
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魏
世家傅子擊者說苑臣術篇鮒爲附外傳三爲趙倉唐
按他無所見而遂
列爲第三段
憂之旨安在

西門豹

說苑政理篇魏文侯使西門豹治鄴告之曰人始人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韓非外儲左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豪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其時貴賤皆不當請復谷質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按如所言則文侯為暗主而豹亦慎詐以

漢書疏證卷七

舉

川

事其君者致二人生平難言篇西門豹不闕而死人手皆不至此足知其誣其事無攷又淮南人間訓西門豹治鄴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崔瑗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不可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貴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也臣故積粟積財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升城而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粟而至文侯聞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也一舉而欺之復何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按此小說家之鄙談

公儀休

史記有傳卻饋魚事新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孔叢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廉

行樂道好古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疑則公儀休之諷莊子則陽篇有公閱休音義云隱士非此也法言修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部也注云公儀休

泄柳

趙岐注云亦賢者也穆公敬之不如子思又云子柳泄柳字說苑雜言清于兒云子思子庚為臣

申祥

檀弓註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二者聲相近未聞孰是尸子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顧於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古羊祥通申羊即申祥也

趙良

漢書疏證卷七

舉

川

見商鞅傳

昭廷

周策二有昭應又楚策張儀謂昭唯曰楚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則昭過為楚良臣當是此也

樗里子

韓非外儲右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恐犀首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

之矣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樛里疾曰是何匈匈也樛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秦策二甘茂逐犀首事同又有疾出走殆妄

甘茂

韓非說林上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公孫丑

不當居此列

漢書疏證卷七

老

樂毅

新序三樂毅去之趙燕惠王使人遺樂毅書與燕策王喜謝樂閒書同按史樂閒事或虜或奔其文不一說詳後

詳書中云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又云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此於樂毅為罪慨深切也燕策前亦有惠王謝樂毅語然聊且無情思當從新序以後篇為謝樂毅者得之刺通主父偃讀樂毅報燕王皆詐諛傾危之士亦何為者豈非悲生於所感而別情赴之耶

樂毅

頗之不還牧之受誅皆由一郭開頗暮年孤迹思用趙人代馬依風哀哉

虞卿

孔叢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按韓非備內篇枕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則當時名春秋者多矣史言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而此有魏齊商權之語未知其先後也

漢書疏證卷七

哭

朱英

春申君傳

孔襄

按世家及孔光傳皆云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則是今人不當列於表至孔順為魏相反不之載陸德明序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知史漢皆失載其名又孔叢獨居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末求至無患矣則孔順與襄共藏之也

漢書疏卷七終

漢書疏證卷八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三

中上

盾

鄭云盾臣名

靡

紀年帝相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靡出奔鬲

女艾

紀年少康使女艾伐追殺澆注女艾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艾

漢書疏證卷七

晁

〇以上

浙江書局刊

樊 鳳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

寡居澆強圍至其戶陽有所求女艾為之繼裳共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艾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族澆願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按女艾澆事俱見天問注此總歸諸女艾則不知其所據或因左傳女艾謀澆而臆決之也

冥

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祭法冥勤於官而水死鄭云契六世之孫也按紀年之作皆是依放內外傳禮記等書而出非經傳適與之合也逐條勘對便知偽迹顯然

亥

殷本紀作振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曰竹書殷王子亥賓

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縣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縣臣也按郭注所引與今紀年注同當是注竹書者襲取之也按如紀年則荒淫失德不當列第四表蓋不詳其事耳

微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紀年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縣臣注同郭璞所稱

鞠

周本紀

局

紀年在位十八年

漢書疏證卷八

二

厘

紀年帝卽位居西河四年作西音按呂覽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紀年河東甲名整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其事與此同一以為殷一以為夏未知誰誤

虞公遂

湯時為二王後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而正應

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紉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周書史記解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逢公柏陵

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注猶通音淫之也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父始為侯周語吳權人姓名

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韋昭曰伯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太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詳海內經及韋昭語並以逢伯陵在先昭二十年傳季前因之注逢伯陵殷諸侯美姓則以穆天子傳為逢伯陵在殷時表蓋從左氏之說置於此穆天子傳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逢公占之蓋其後也羅泌云伯陵為黃帝臣

費昌

紀年帝癸二十九年費伯商出奔商秦本紀費昌去夏

漢書疏證卷八

三

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

終古

淮南汎論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

外丙

紀年注名勝

仲壬

紀年注名庸

沃丁

紀年注名綯

史記與此同紀年小庚名辨

小甲

紀年注名高徐廣曰世表云太庚弟

雍己

紀年注名佃

孟獻

秦本紀作孟獻

中衍

紀年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為車正案隱云舊解以孟獻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按史

漢書疏證卷八

四

本文惟說一人事則孟獻仲衍不當分為二人中衍白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見趙世家說苑復思篇

中丁

紀年注名莊

祖辛

紀年注名思

沃甲

紀年作開甲名踰

祖丁

紀年注名新

南庚

紀年注名更

劉姓 豕韋

此武丁所克者不知何取而列於此書二十四年傳句氏以鄭語有彭姓之豕韋故加劉姓以別之

祖庚

紀年注名曠元年作高宗之訓與史記合

膠鬲

呂覽誠廉篇武王使叔旦龍膠鬲於次四內注地名而與之盟又貴因篇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漢書疏證卷八

五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韓非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下辭便鄙惡按紀年帝辛四十年使膠鬲求玉於周又趙岐注云膠鬲遭紂之亂隱避為商文王於鬲販魚鹽之中得此人舉之以為臣也與呂覽所說不同紀年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不得云文王舉之也

微中

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二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

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按檀弓微子舍其孫臚而立
衍鄭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
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家語本姓篇微子弟曰仲思名衍
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

商容

韓詩外傳二商容常執羽籥馮子馬徒欲以伐紂而不
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
商容辭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
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
命燕王以書謝樂問曰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
其子之果也呂覽難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又鵬冠

漢書疏證卷八

六

子備知篇商容拘按商容與箕子同科不舉 又老子師
伐紂之事外傳妄也大畧篇表商容之間
亦曰商容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
文子上德篇老子學於常縱見古而守柔注古亦作舌
仰視屋樹退而曰川觀影而知持後說苑敬慎篇同以
淮南證之則常縱即商容 呂覽慎大曰表商容之間士
也世說注商容老子師 樂記注使箕子視
過者趨車過者下 高誘以為一人非 樂記注使箕子視
商禮樂之官蓋鄭以記文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
復其位不為人名故異於傳記然樂記文誤出使之二
字耳

師涓

韓非十過篇衛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

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平公曰
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及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
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淮南秦族訓師延
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 注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
音也按正文師延誤表以師延為師涓非也 論衡紀妖
遺記皆為師延殷本紀作師涓此仍其誤 作淫聲者又
樂書仍以衛靈公者為師涓紂者為師延 與梅伯死忠者並列殊乖大義

梅伯

呂覽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淮南俶真訓殷

漢書疏證卷八

七

紂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
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菹梅伯之骸
也一日紂為無道梅伯數諫故菹其骸
邢侯 邢當為鄂 紀年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 趙策魯仲連
曰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韓非難言篇翼侯炙
魯仲連傳徐廣注鄂一作邢

鬼侯

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呂覽過理篇紂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 春秋繁露王道同按文疑
環字誤紂豈少一環乎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陸德明釋文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輔錄云賈逵以為文王時按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

巫注三巫地名南宮适即伯适南宮氏也表與諸儒失考耳

晉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韋昭引賈唐並之八士

成叔武 管蔡世家次第七封於成

霍叔處 次第八封於霍作雒解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

穆天子傳霍侯舊告堯天子臨於軍邱

檀伯達 漢書疏證卷八 八

見成十一年傳

蘇忿生

呂覽分職篇武王之佐五人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然誘

又以爲毛公則見道應訓注

滕叔繡 原公

皆見僖二十四年傳或子或侯未詳其所出

郟子

路史部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後入宋然其國名紀云今

登封有廢郟城是爲南郟與晉郟異云登封之郟城爲

古郟國是也則何得云入晉其說自相矛盾

雍子 路史國名紀離伯爵

鄧侯 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御覽七百

六十二崔因酒箴曰豐侯沈酒荷鬻負缶自戮於世圖

形戒後

郟侯 紀年昭王六年錫郟伯命則郟是伯爵詩傳云郟伯郟

侯也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

漢書疏證卷八 九

唐叔虞 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十年王命唐叔

虞爲侯世家成王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立叔虞說苑君道篇作周公

應侯 邗侯 王會解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

右史戎夫 周書史記解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孔晁云王穆

王也戎夫左史名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表作右史又列

於成王時皆誤

祝雍

大戴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王會解有祝淮氏疑卽雍之異也

邠叔

錢大昕云邠侯已見上文此未詳翟氏灝以左傳陶叔
當之未有考據

商子

說苑建本篇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
三答康叔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商子
告以南山之陽有木曰橋南山之陰有木曰梓橋者父

漢書疏證卷八

十

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

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

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人也亦見尚書大傳
疑商子卽商容

穆王滿

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按梅乃梅
之誤也紀年穆王元年

築祇宮於鄭注穆王以下都於南鄭按穆
天子傳天子入於南鄭是也

呂侯

鄭云書說周穆王以呂侯為相紀年五十一年作呂刑

命甫侯

君牙

今有偽書

伯翳

今有偽書

祭公謀父

周書周公云破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當為子
謀

位作祭公注祭公周公之
後穆王在祖例穆天子傳天子西遊乃宿於

祭王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窈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

有鸞

密母

密康公之母見周語列女傳云姓魏氏

漢書疏證卷八

十一

共伯和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

稽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其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

頽陽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曰共伯奔其國隱
於共首山而得其志紀年厲王

十三年共伯于王位二十六年周宣公召穆公立太子

靖為王其伯和歸其國地與志河南郡共之故國者
也高誘以為奔其國謬矣

嘉父

當為家父

譚大夫 寺人孟子

並見詩序

伯陽父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葛

洪神仙傳老子周文王時為守藏史則伯陽父應即老

子邊韶老子碑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年陰陽之事變喻時王表誤以為兩也冊府元龜

三百唐憲宗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

李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於天下之理

因周三川之震云云則唐時固以伯陽父為老子也

史伯

見鄭語

師服

漢書疏證卷八

主

見桓二年傳

號文公

紀年宣王十五年王錫號文公命

臧哀伯

桓二年傳

隨季良

桓六年傳是季梁列子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

而歌非此人也

魯申繻

管子大匡篇作申俞

楚保申

說苑正諫篇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增以政於雲

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王之

罪當答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

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

乃變行殺如黃之狗折箇路之增逐舟之姬呂覽直諫

高誘曰葆太葆官也申名也淮南說山訓作鮑申又鴟冠子備知篇楚用申應陸佃注以為申包胥非也即保

申之

齊寺人費

左傳管子大匡皆作徒人此誤也又不載孟陽疑有禡

漢書疏證卷八

主

脫齊世家

王青二友

疑秦青之誤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願謂其友

云云

高傒

高敬仲

王子成父

管子小匡使王子城父為將韓非外儲說下三軍既成

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

實須無

大匡篇賓須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小匡篇決獄折中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

麥邱人

三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新序四韓詩外傳十並有其事晏子諫篇又為齊景公

輪邊

莊子天道篇輪扁行年七十而斲輪韓詩外傳五以為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與莊子齊桓公異平陵老

說苑貴德篇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

漢書疏證卷八

西

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按此適明桓公之美德而此更了無足稱韓非外儲右下一曰桓公微服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呂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諸子雜記各宣所聞僅可意會而已

愚公

說苑正理篇齊桓公出獵逐鹿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之畜特牛生子而大責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隣聞

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桓公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

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

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

正故與之耳按是類既無名氏雜出傳記表既畧東郭

之鄙人帶桃父之丈夫語說亡之野人又奚為弃之詳其體例觸處痼痼

陳公子完

田敬仲

說史籍

莊三十年傳

周內史過

漢書疏證卷八

五

內外傳並見

楚屈完

史記云楚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按鄭以臺為將軍雖

見晉語然三傳既無其文乃遷妄以意竄駁文觸目生

憎

卜偃

晉語注曰晉掌卜大夫郭偃韓非南面篇郭偃之始治

也文公有官卒戒民之備也商子更法篇郭偃之法曰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按趙策四客

見趙王曰燕郭之法有所為桑雍者王知之乎曾子因

本作郭偃之淫淫是法之誤如上所稱則郭偃為晉文公造法也當梁篇晉文公染於咎犯却偃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

辛廖

閔二年傳

梁餘子養 罕夷

並閔二年傳

申生

新序七音獻公太子之至靈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我得國君之夢也拜君之夢

漢書疏證卷八

七

不可謂禮見禮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按獻公太子申生耳其異說不知所從來論衡異虛篇作衛獻公太子然衛獻公亦無聞太子自殺之事

狐突

說苑立節篇太子申生將死使人謂狐突云云與檀狐

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

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

子乃歸自殺與左傳為

秦繆公

呂覽不苟論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又悔過篇繆公非欲敗於殺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秦繆夫人

論衡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按張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曰葉陽則為孝文王后充所引謬

公孫枝

漢書疏證卷八

七

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見百里奚與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宣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呂覽慎人篇百里奚鬻以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與說苑穆公觀鐘見百里奚牛肥自得之者與韓非說林上公孫枝自別而尊百里近

繇余

新書六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庵陳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

下以驅償矣

蹇叔

韓非難二蹇叔處于而平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釋史引于為虞按秦本紀百里侯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事虞君蹇叔止臣則蹇叔未嘗仕虞也非誤矣

燭之武

燕策趙恢曰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

賞

內史叔興

呂覽賞篇周內史與問晉文公賞有功之臣而陶叔

漢書疏證卷八

末

狐不與曰晉公其霸乎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

卜徒父

僖十五年傳

禽息

韓詩外傳後漢書朱暉傳注中引與文選注所引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

不見納出富車以頭擊關腦精乃出曰臣生無補於國

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新論萬賢作禽息

王廖

呂覽不苟論秦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

繆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蹇叔非不能為內

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按仁義之君苟見鄰國有賢臣則已自修省亦擇國之良而用之各期於治可矣人主不比之務見聘使往來一人稍可必欲說計離阻解散之使歸於已豈有道哉呂覽之論韓詩外傳九作內史王廖韓非上過說苑蹇叔當矣內史二字

晉文公

墨翟公孟論篇晉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章以帶劍

以治其國其國治淮南主術訓同疑是衛文公之訛淮南繆稱訓齊桓

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新序雜事二有逐獸聽漁者

言逐麋問農夫老古其語大畧同又雜事四晉文公田

漢書疏證卷八

尤

於號遺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

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

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按此與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

一事並載亦傳聞之異然二說皆遠於齊齊桓出遊無

能越千里而遠涉河外則晉文公之事較核公滅號

文公已長其事未久不應不審號亡之由而反詢芻蕘

以是推之皆不近情理宋胡安國謂然以為與問取

富篇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事無攷

夫人姜氏

事詳晉語劉向錄為賢明傳然歸國後更納秦嬴而姜氏在齊亦正小君之位何得如表所稱

魏準

世本畢萬生芭季芭季生武仲州魏世家以為畢萬即生武子較世本差一世

顛頡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干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

胥臣

晉語亦為曰季韓非難一呂覽義賞篇並為雍季說苑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

漢書疏證卷八

干

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待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按晉世家晉侯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戰先軫之謀文公曰先軫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其情事與左傳合而語書皆以咎犯雍季對舉非也韓非難三又兼仲尼之言事既虛懸聖說苑建本篇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人何有論此哉

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

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

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軫曰君之明羣臣之福也新序六作魏文侯見箕季按

彼文之訛

賈佗

晉語賈佗公族也而韋昭解為狐偃之子賈季無論公族與姬姓親疏縣絕獨不觀本文云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苟以為偃子可云長事耶此繆盭之甚者恐傳本脫訛昭不應如此文六年傳杜預云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也

董因

晉語董因迎文公於河韋昭曰周太史辛之後

賢頭須

韓詩外傳十新序五並作里臆須文公救之使為右翁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秦策燒

漢書疏證卷八

干

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即此事

齊國嚴子

國歸父

周內史叔服

文十四年傳

孟明視

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曰申白乙丙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按孟明為元帥豈得僅云與師偕行左傳謂與師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

西乞術

本紀以爲蹇叔子按三帥又脫白乙丙何

士會

呂覽尊師篇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說死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忽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隨會曰君獨不聞爲人君而忽其臣者耶文侯曰何如對曰爲人君而忽其臣者智士不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下車辭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新序二又作趙簡子與虎會問答皆涉虛妄其尺度是雜說常調

繞朝

漢書疏證卷八

圭

韓非說難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此不可不察

石癸

立鄭穆公者疑卽石甲父

蕩意諸

壽之子公子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

公冉務人

叔仲惠伯宰

卜楚丘

文十八年傳

晉趙盾

春秋繁露一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擊之重資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者諸斗符之民何足數哉

鉏麇

說苑立節篇作鉏之彌呂覽過理篇作鉏麇

宋伯夏叔子

防叔之子傳寫者誤連叔子爲大字與方叔嘉子同又

漢書疏證卷八

圭

防叔已目宋奔魯仍例宋國非也

鬬伯比

桓公六年傳已應列於前不當在此馬驥曰重出

楚嚴王

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子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呂覽重言篇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賈入諫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濫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買出矣不

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

楚世家吳越春秋作五舉又滑稽傳作滑于說齊威

王新序雜事二作士慶韓非喻老篇楚莊王立為君二

座不事朝乃令於國有諫則死無諫蘇從曰處君之

年不事朝乃令於國有諫則死無諫蘇從曰處君之

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忠臣也乃入

諫曰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癡越姬左禍右朝

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難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

日矣死之臣敢以告王王曰善者多難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

勿鐘鼓之懸明日投蘇從為相又云楚莊王築層臺延

石千重延臺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達

楚百重延臺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達

耶諸御已達言莊王之美逾其分言其初政之不善亦過

按雜傳記言莊王之美逾其分言其初政之不善亦過

於形容多由辨 墨翟耕柱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

士飾辭為之 准南子訓楚莊王

袍以治其國 好冠楚國飲之

王孫滿 倍三十三年傳

歲尹克黃 令尹子文之孫

魏穎 晉語使令狐文子佐新軍 注魏穎之子魏穎按此蓋魏

夫論志氏姓魏 穎又氏令狐

五參

按五參陳應俱為佞臣置此謬 漢書伍皆為五孫叔 放碑伍舉亦作五舉

陳應 潛夫論慎微篇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

甲公申培 呂覽至忠篇荆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

劫王而奪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申公子培之弟請

賞於吏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

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

而視之如故記果有乃厚賞之說苑立節篇作甲公子

培隨兕為科雉表誤複一申字

漢書疏證卷八 孟

樂伯 宣十二年傳

優孟 史記以滑稽傳殆委巷之談何足入此表按列子說

符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

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惟此

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不受請寢丘與

之至今不失 呂覽異寶篇准 韓非喻老篇楚莊王既勝

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南人間訓皆同

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南人間訓皆同

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南人間訓皆同

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孫叔敖獨在者以其
邦瘠也以爲孫叔敖及身封者尤切理也愚謂春秋世
祿孫叔大功何至闔棺未久祭祭門子至貧困負薪金
蘭之友莫爲撫泣而煩優孟爲之慨商歌哉此由來
世見輿隸之淪翳傷仁恩之忽焉發憤而託於叔敖之
事也滑稽傳乃云優孟效孫叔敖衣冠莊王大驚以爲
孫復生此尤誕而無理東漢延熹三年孫叔敖碑復別
飾歌辭知漢時虞初黃衣原有此一種副墨以供優笑
洪适作隸釋號爲通雅多所是正獨噴噴於一伶人蓋
俗說之中人心者久矣

漢書疏證卷八

毛

川三十一

鄭公弄疾

宣四年傳作去疾公子良之名

子反

楚司馬子反表脫司馬字

逢丑父

公羊傳說苑敬慎篇皆言斯逢丑父與左傳異

負媚人

當云國佐

范文子

韓非外儲左范文子好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此與晉語
辭異而說苑建德篇中行獻子將伐鄭當爲樂范文子
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
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
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
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臧宣叔

宣十八年傳文仲子臧孫許

程嬰 公孫杵臼

舊程嬰下錯入羊舌新序七云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漢書疏證卷八

毛

川三十一

張守節正義今河東趙氏祠
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

羊舌

列女傳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
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共攘羊而遺之羊舌
子不受叔姬曰不若理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糞埋
墟陰後二年攘羊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愛之不敢
受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閔二年傳正義云羊舌大
夫生羊舌職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
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
而埋之後盜羊事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惟識其

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者是也此俗說無理表列之者或即其人然列女傳即以爲叔同父顯與內外傳謬又云都吏即督郵是漢制其傳說在漢時可知春秋原無其人劉向謬取之也

劉康公

成元年傳王季子

單襄公

周語注單朝也

苗賁皇

說苑善說篇作變盆黃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

漢書疏證卷八

天

叔嬰齊

當云子叔嬰齊即子叔聲伯

孟獻子

韓非外儲左下孟獻伯相魯當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晉字疑錯出按下說苗子又專說晉國之制此是居不乘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本書錯誤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其下說云孟獻伯疑爲晉之中新序六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我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

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按顏同與顏淵同名

晉悼公周

馬驥曰和戎睦夏得安內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近攻遠交之法會鄒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蕭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薨諡之曰悼不亦誠可悼哉

鄭唐

當是鄭成公之右唐苟脫苟字

漢書疏證卷八

天

楚上尹襄

並見內外傳

祁奚

呂覽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高誘曰黃羊祁奚之子又開春論作祁奚誘曰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按呂氏舉解狐事與襄王三年傳乖異

羊舌職

晉語注羊舌大夫之子將軍文子篇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對辭曰

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邪後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孔廣森云侯字誤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晉官有侯正侯奄而好直其功也按公車尉即中軍尉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按笑云未知所止則此羊舌大夫見存應為羊舌職以是知之也

魏絳

晉語注魏擘之子莊子也

張老

晉語注晉大夫張孟也

漢書疏證卷八

羊

籍偃

晉語注晉大夫籍季之籍游也杜預云籍談父也

女齊

內傳為女叔齊亦為女叔侯晉語為司馬侯官司馬名

齊也

宋子罕

樂喜也呂覽台論篇士尹池新序刺奢篇同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作爲是

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擘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為鞅者也吾將併之其父曰吾恃為鞅以食三世矣

今徒之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歟周策謂周文君曰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按此謂襄十七年傳親執朴以行築者又韓非外儲右下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

漢書疏證卷八

羊

殺宋君而奪政

淮南道應訓韓詩外傳七說苑君道篇皆有子罕劫昭公事此別一

子罕官氏偶同耳攷樂喜卒於元公之初華氏之亂樂

祁為司城已是其孫召類篇言子罕相平公元公景公

三君者既誤矣而高誘注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

以終身直誤以春秋後之子罕為一人賢奸合并深可

笑也昭公名得嗣景公者出三年而復國見新書外傳諸書言殺者亦非

向戌

杜預云桓公會孫蓋公向之孫以王父字為氏襄十七年傳曰合左師

晉刑蒯

州綽刑蒯同為勇士自晉奔齊舉一人又其外也

齊殖綽

亦漏郭最

鄭游販

狂豎子耳表所取何類

齊杞梁 殖妻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論衡咸虛云或時城適自崩按杞梁以戰國死縱使無五屬之親在雜記云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漢書疏證卷八

妻

尹主之彼婦人無歸官司尚為之主豈有國之勇爵至暴屍城下哉殆鄙俗之想聞耳

華州

說苑立節篇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下闕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我行也遂進鬪壞軍陷陣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不能入隰侯重為右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及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吾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呂覽當務云勇若此不若無勇

祝佗父

襄二十五年傳

申蒯

說苑立節篇崔杼弑莊公刑蒯曠使晉而反謂其僕曰驅之將入死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其事相類即傳之申蒯也外傳八作疑傳本與刑蒯為一人表不曉而復出三百六十九引新序亦作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之斷其左臂以與門者崔杼陳八列申蒯闕殺七列而死四

漢書疏證卷八

妻

百十七又引作說苑

陳不占

新序義勇篇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難將赴之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戰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鬪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士鞅

范鞅之下劣不宜在此此重出

衛右宰穀臣

傳無臣字呂覽作穀臣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作穀

臣

厚成子

襄十四年傳有厚成叔名瘠呂覽觀表篇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之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注邱成子魯邱敬子國之子邱青孫也按魯語注作敬伯同國與同相似而誤

漢書疏證卷八

蕭

衛公子荆

季札所說者名號歸一圖以為昭二十年之公南楚疑非也

士文伯

字伯瑕昭六年士句相即士文伯

子太叔

韓非內儲曰愛多者法不立說立子虛之教游吉也

衛北宮文子

北宮佗也襄三十一年傳

魯叔孫豹

韓非內儲觀聽不參則誠不同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襄二十九年傳正義曰昔有富塗貴人邳國公蘇威嘗

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

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愚

謂叔孫之好善汎愛也善不在己故不能擇人所以有

豎牛之禍

狐邱子林

列子說符列子學於壺邱子林日子知持後則可言持

身矣繆稱訓列子學壺子張湛天瑞注伯昏督人列子

之受同學於壺邱子林

漢書疏證卷八

蕭

趙文子

韓非外儲說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

無私德若此也孰序曰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

誰歸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

曰云云與韓非同與禮弓所舉堯庫之士七十餘家異

列子說符趙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

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有賢而任之於是用隨會

孟釐子

仲孫獲且

孟懿子

不當在第四

南宮敬叔

按此表亦以南宮敬叔為二人皇侃義疏仍作一人

老子

莊子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

聃按此造緯以又逸篇孔子讀春秋老聃踞龜觚而聽

冊府元龜五十四天寶元年二月詔史記古今人表立元

皇帝升入上聖又天寶八載閏六月詔文宣王與聖祖

漢書疏證卷八

柔

同時並為教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敘經亦

彰親授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得一之尊宜於太微宮聖

祖前更立文宣王儀象與真人莊列文庚桑子列傳左右按張

老子謂表不當列在第四邊詔老子碑云班固以老子

絕聖弃知禮為亂首與仲尼道違違古今人表檢以云

度抑而下之與子西同科詔之云然始得其目矣然十

隨務光之流並列三科墨者之徒儼然頡頏獨編老子

豈通論乎趙希弁讀書志又載徽宗詔漢書古今人表

陸老子於上聖與唐明之愚同一轍也呂覽當梁篇孔

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彼兩人者無考

南榮疇

莊子庚桑楚作南榮楚音義楚向音疇淮南作南榮

書勸學作南榮跖淮南修務訓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

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跌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跼
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
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公伯寮

家語有申繆子周當是七十子之例史遷誤入公伯寮

非也

公肩子

史記公堅定字子中家語公肩脫其名也春秋繁露六

仲尼作春秋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

則公肩子亦傳春秋者

漢書疏證卷八

柔

子石

史記家語皆為公孫龍字子石表第列其字豈以後有

平原君客公孫龍易惑而不著其名歟春秋繁露六春

秋之道曾子子石盛美齊侯說苑反質篇子貢問子石

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

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又雜言篇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

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

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

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

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萃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武王伐紂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之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鹽鐵論鍼石篇賢良曰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按子石之論亦非深於道者然漢人稱述之知七十子之流風緒論所被者遠益恨史遷之潦倒草率其遺落為可惜也

隰成子

史記作縣成字子祺家語作懸成字子橫

索隱云家語作子謀知今

漢書疏證卷八

素

懸為橫又俗本之訛按照成爲懸成之誤縣益聲轉依晏子春秋益成适爲孔子門人當作益成子說苑建本篇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此與孟子益成括姓名偶同耳

琴牢

莊子大宗師子琴張又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彪云卽琴牢

楚子西

論語集解馬日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則彼哉之語始師傳講不敢便以爲楚子西韓非說苑孔子謂

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又日子西不免其語不足馮而世家說苑雜言篇並載子西沮昭王書社封孔子事夫孔子於齊辭廩邱之養呂覽高義篇宰我至楚辭安車之招子孔載書社七百於孔子何有哉而竊道學之名者乃引此事以解彼哉所由發此孔子高所云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要諸身爲柱石違子高之苦口授亂人以太阿死莫辭其責聖人語此夫固有以知之矣淮南人謂訓白及勝爲亂殺令尹子徽司馬子期以子西爲子徽

公子闔

闔當爲闔楚人或以二字爲一哀六年傳公子啟也墨

漢書疏證卷八

素

翟魯問篇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問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乎遂而不爲王子問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如力不能討則棟裏王焜之事可鑒也淮南繆稱訓王子問張掖而受刃按新序義勇篇白公拔劍而屬屈盧又云欲立王子闔以爲王兩事並列其實一人

五子胥

韓非說林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笑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燕策為張丑逃燕語云越絕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信也而聽眾疑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又云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眾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按馮同又為馮同即上一事而文類語復不可為善作也按韓說疑逢同華登此嚭王之佐又以逢同為佳人

漢書疏證卷八

罕

江上丈人

呂覽異寶篇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若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王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丈不肯受五員過於吳使人求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此子胥事之最始者吳君高越經趙君長春秋皆胚胎於此其歌辭互有異則各出其人之造作耳

史魚

說苑尊賢篇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按此與尸諫事雖同託又雜言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此非聖人語史鮪終仕於衛荀子非十二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是陳仲史鮪也按曾史並稱以其高行無儔也荀卿乃與陳仲仲同譏非矣若其時復有一史鮪所不敢知御覽六百三琴操曰史魚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為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飲用伯玉乃飲語畢進藥自殺此尤為虛誕也

公叔文子

漢書疏證卷八

罕

公叔發也檀公注作拔說苑反質篇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按王即王孫賈叔孫文子當亦是公叔文子

中叔圍

孔文子

祝佗

其字子魚佗當為鮀

王孫賈

說苑權謀篇趙簡子使成何涉佗與衛靈盟於甌澤靈
公未喋盟成何涉佗校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
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其謀與子左傳同
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賈訛為商

公父文伯母

敬姜也列女傳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
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
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絛絕絛為左右
願無可使結之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武王至股郊
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韓非外儲左下

漢書疏證卷八

望

文王伐崇至鳳凰樓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
王者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
之臣無可使也一日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
繫解固自結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周武王
衛公子逞

即公子郢字子南按郢之不欲有衛國懼鄭突衛朔之
使其撫而有何至二事也而不料父子爭國之禍彌甚也
十餘年置棋不定哉

觀射父

見楚語

鳴犢 寶犢

首語有寶犢對趙簡子語岸昭曰晉大夫也孔子世家
作寶鳴犢舜華家語困誓篇作寶犢鳴犢舜華孔叢記

問作鳴犢寶犢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犢澤本又索隱
國語云鳴犢寶犢則寶犢字鳴犢據說苑澤鳴犢犢為

二人習語只有寶犢無鳴犢索隱誤也然鳴鐸疑為尹
鐸之訛事之虛實未可遽信而說苑所載與孔子二人
言殺此而天下可圖尤為誕妄使其若此則先中行氏
而亡矣千載以上人為俗說所冤抑者殆未可更僕也

三國志引新序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某吾
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
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
者致命進胙牛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
乎使某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嘗試論其誕妄不近人情
者有三晉趙未分忽云二國妄一簡子死於范中行而
不能速除欲專晉國而三家並列便欲志在天下其妄

漢書疏證卷八

望

二孔子之名無智愚皆知其聖未至而逆欲殺之其妄
三以其傳聞之一則知前二人之皆虛然其流毒在
史遷難說疎疎人固未肯深信耳

越句踐

淮南人間訓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
血流至足以自罰也韓非飾邪越王句踐持大朋之龜
與吳戰而不勝

大夫種

越絕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能有功乎大夫種對
曰伐吳有九術吳越春秋越王召相國謂曰子行陰謀
強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謀
吳之前人遂賜文種風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子

宰而為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

后庸

左傳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曳庸或作洩曳洩舌聲相近此庸誤也吳越春秋越王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越王曰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風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諸稽郢

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

漢書疏證卷八

鑿

沱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眾威凌百邦臣之事也

苦成

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死進與俱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又越絕計倪內經云大夫佚同苦成吳越春秋作扶同嘗與越王議於會稽石室

臯如

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蓄陳儲新國富民實臣之事也新書耳痺篇渠如處車裂同泉盧文弨曰當即臯如

計然

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人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越語貨殖傳並云富越之策出自范蠡徐廣云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姁索隱曰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亂耳按越絕云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恐非范蠡之師

儀封人

鄭云儀蓋衛下邑

楚狂接輿

按以上人包咸論語注所為作者七人表脫石門一人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

漢書疏證卷八

鑿

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乃夫負釜飯妻戴衽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按列老萊子妻楚於陵妻事大畧相同一事而傳之者異耳列仙傳陸通者接輿也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聘北郭先生又異同皆妄說耳

師襄子

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於師襄而喻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韓詩外傳五作師襄子列子湯問篇鄭師文弃家從師襄遊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曰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之矣請嘗
試之師襄乃撫以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角鄰行之吹律亡以加之按此特假師襄以為名非實
事列子著書在前亦不當
行之世又枚乘七發使師堂操暢注引韓詩
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與今本異

昭二十五年傳

賓牟賈

樂記疏賓牟賈第九篇

公肩瑕

見檀弓下

漢書疏證卷八

樂

リ二上

衛視夷

呂覽長利篇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
人宿於郊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
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
足愛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
太息歎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

史留

說苑臣術篇公叔文子問於史留

豫讓

趙策畢陽之孫畢陽道伯宗
子州犁於荆說苑復恩篇趙襄子自置

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
也按此與
淮南道應訓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
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
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
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青井子

呂覽序意趙襄子游於宥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
為參乘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青井曰少而與
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
我君而我不可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

漢書疏證卷八

樂

リ二上

趙襄子

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
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按安于
定十四年哀十七年趙簡子圍衛相距甚遠疑安于死
時未當置後又史記云簡子知母恤果賢則其臣下盡
悉其賢矣無庸安
于尚以為不才也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
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韓非作相
室為是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如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
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終無已也韓非外儲左上任登作王登
瞻胥已作中章胥已二人

知過

韓非十過篇韓魏二君以約遺張孟談因知伯而出過

智過於轅門之外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必殺

之若不能殺遂親之智伯不可智過見其言不聽出因

更其族為輔氏趙策按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

曰不如宵也若果立瑤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

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按諸書與晉語不同

然其理甚易明智果別族於瑤未立時故亡也得全若

己及晉陽之圍知伯之死旦暮間耳雖欲別族自免何

可及乎說苑貴德篇智果曰云云與晉語知伯國

而悔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云云與晉語知伯國

漢書疏證卷八 案

諫知襄子同則亦

訛智伯國為知果

鮑焦

韓詩外傳一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

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

鮑焦曰吾聞廉者易愧而輕死弃其蔬立槁於洛水之

上風俗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

于山中食棗或問之此吾子所種耶遂嚙吐立枯而

死

墨翟

呂覽貴因篇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貴因也墨子貴義

篇公孟子謂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

喪亦非也韓非顯學墨又子墨子謂程子曰韓詩外傳

齊程本于於郊之闕而語終日說苑尊賢家語致

思皆作程子又外傳七南穀子過程本子子為之烹

鱣魚說苑雜言同此程子即本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

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

喪天下孔子不日畏天命乎祭神如神在若又厚葬久

喪呂覽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

喪容也主人以瑣瑤收孔子經庭而趨歷級而上日以

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經庭歷級而上日以

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厚葬非聖人意重為棺槨多為

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此足以喪天

下又絃歌鼓舞習為聲樂此當先非黃帝此足以喪天

下又以為命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不可損益也

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

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墨翟大畧如

子闢之功不在禹下有旨哉其書遺漫冗視在諸子中

最為下劣愚謂表既列孟子荀卿於仁人如墨翟當在

愚下

禽屈釐

呂覽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莊子

篇列子湯問篇俱作禽滑

釐又揚朱篇作禽滑釐

我子

見藝文志然此下四人並無事迹班固以其為墨氏之

學等諸孔門之例謬甚

田休子

呂覽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

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

如秦藝文志作休休鳩字同堯典方韓非有問田篇即

此人

隨巢子

隨巢子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曰

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闕帶見危

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闕而將好勇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云云五勇

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劍釋危冠而請

為弟子

魏文侯

呂覽舉難篇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

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

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

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

與用其譬亦遠矣淮南人間訓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

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

眾也入何以三倍韓非難二又為李兌治中苦陘今上

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也韓非

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

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十倍必取

也此即淮南事

李克

新序四魏文侯弟曰季成又曰翟黃欲相之而未能決

以問李克呂覽舉難篇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

王孫苟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

樂商為賢呂覽作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按魏世家韓詩

外傳三說苑臣

衛文侯問相於李克與此韓詩外傳魏文侯問里克

曰里李通用呂覽道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

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

疲則怨怨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

魏成子

即文侯所置相說苑臣術作季成子表於第五格復出

公季成非也

躬吾君

按趙世家是番吾君此誤

牛畜烈侯官牛荀訢烈侯以徐越為內

三人並見趙世家

魯穆公

韓非說林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官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孔叢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宿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疑為言之過也

費惠公

漢書疏證卷八

蓋

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則費之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孔叢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呂覽慎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鄒費鄰邳者羅駕也此四小國頃襄王時尚存春秋費為季氏私邑則惠公者季氏也蘇轍古史云三桓微散沒不復見何所見之粗疎也韓非說林魯季孫新弒

其君吳起仕焉此或費惠公之先世

顏啟

當為顏般

王慎 長息

孟子作王順順慎古同

公明高

說苑修文篇作公孟子高

嚴仲子

史記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按六國表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韓世家列侯三年肅政殺韓相俠累又

漢書疏證卷八

蓋

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其事隔二十六年史遷初不以韓嚴為嚴仲子刺客傳亦第言肅政刺殺俠累准傳首言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則稍誤耳而韓策以俠累為韓傀又云肅政刺殺韓傀兼中哀侯則并兩事為一事又云東孟之會肅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人者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此亦誤以列侯為哀侯也此處本改師道云以為列侯則又非陽堅為案隱引紀年韓山堅賊其事愚謂此不必泥韓嚴事山堅其非嚴遂明矣通鑑亦以為疑故於周安王五烈

王五年再書其事然分俠累韓傀為兩人嚴仲子嚴遂又為兩人則出肌度而兩失所據傀即俠累之聲急二字為一字耳韓非內儲說作韓傀其誤與韓策同又說林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又似聶政之事非由嚴遂傳異之辭不可為信

聶政

韓策聶政陽堅其刺相西周策嚴氏為賊而陽堅與焉此皆列侯時吳師道以陽堅堅字偶與紀年韓山堅相同乃定以為哀侯事則愈莽亂不可讀已蘇轍古史云聶政刺俠累

漢書疏證卷八

畫

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去韓久矣而史書韓嚴弑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弑君之義也此尤臆說御覽三百四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聶政姊

名嫫

孟勝

呂覽上德篇墨者鉅子莊子天下篇以鉅子為聖人孟勝善荆之陽城君荆罪陽城君收其國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賢左必不步

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曰襄子弟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徐弱

見上

白圭

呂覽先識曰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留欲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

漢書疏證卷八

畫

信盡矣說苑權謀篇作莫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韓非內儲下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為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按呂覽應言篇白圭與惠施相難又與孟子同時魏策又有白圭謂新魏王曰王不如使人說成陽君則又在魏昭王時去魏惠王時四十年而鄭陽上書云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若非兩人便是鄭陽之誤又孟子白圭自謂其治水勝禹韓非喻老篇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則白圭果有治水之名鄒忌

為齊相封成侯者新序二以鼓琴見齊宣王與史記異

新序誤也齊策又云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按
鄒忌為相久矣田忌又不為相策誤世家謂田忌與田忌
侯忌云云問齊策作問按世家又云桓公五年秦魏
攻韓轉求救於齊鄒忌曰不若勿救按其時安得先有
鄒忌史之

孫臏

呂覽不二篇孫臏實勢高誘曰楚人與
史云齊人異

田忌

齊策公孫開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
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又南

漢書地理志卷八

美

六六

梁之難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屬涓孫子謂田忌
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云云若是
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
田忌不聽果不入齊按此兩章即一時事也在齊宣王
之世三戰三勝皆連桂陵馬陵又紀年惠成王十七年
齊田期伐我東鄙戰於桂楊戰師敗遁即三勝之事蓋
田忌於威王時久為將鄒忌積不相能至宣王即位讓
間易入故馬陵之役還師之先發計遂行孫子之智已
揣知之故勸其舉大事也若如世家操金卜市田忌復
攻臨淄不勝而奔為威王三十五年事是奔而復召還

而復走決無是理且孫子勸田忌攻臨淄忌執臣節乃
不得反國若先攻襲其罪已著孟嘗君傳云
齊之邊邑宣王又安
能復之哉吳師道曰以威王之明成侯
公孫開之詐豈能行其間史記敘鄒忌於
齊桓公威王宣王三世皆有不如勿救之言索隱云宣

王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其外謬不待言而明矣說苑尊

賢篇田忌去齊走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

也齊亦萬乘之國常欲兼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

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而反耳

齊使田居將臣術篇成侯忌舉
田居子為西河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

將軍將之將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

漢書地理志卷八

美

六六

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按齊策威王戰勝於徐州盼子不用而
用申孺即此申孺楚世家又作申紀然迄無使盼子為
將與楚戰事又按世家桓公五年田忌曰秦魏攻
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是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
齊策南梁之難田忌曰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我救之
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世家無田忌
以早救為田忌語故索隱又曰臣思即田忌然策於秦
魏伐韓章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
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也秦與子之國百姓不
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
與桓公五年事絕類然子會讓國上距桓公已六
十餘年安得一田忌思終始計畫又其事適相符若此
必有一誤而田忌馬陵戰後即出奔至此二十七則
田忌思非田忌也史敘桓公威王宣王三度起兵最謬
亂不可讀與其信史毋寧信燕蘇轍古史云史記潛王

一書... 8

十年全不載伐燕之事今削之桓公五年而收之潘王十年蘇氏是矣

太史儋

史記及神仙傳並云卽老子

商鞅

呂覽無義篇公孫鞅詐取公子卬秦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高誘曰鞅執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復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按商君列傳所敘自相乘繆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弗納去之魏夫無驗而不舍豈能無驗而出關哉蓋論商君困於彭池則盤桓觀望皆在喻龜間耳歸魏之說信妄

漢書疏證卷八

美

申子

申不害也韓非內儲上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韓策一作趙卓韓嘗試君之勤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又外儲右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從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淮南泰族訓申子所稱者是耶

屈宜咎

說苑指武篇吳起爲楚宛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死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

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狀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且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噫且待夫子也按史敘吳起人楚以補又權謀篇韓昭侯遣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其缺

漢書疏證卷八

美

鐸椒

此門韓世家淮南道應訓作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韓者也

經典敘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

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

鄭教子華

楚策莫教子華對楚威王一本訛鄭爲鄭

史舉

楚策范環曰甘茂傳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世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按魏策史舉非犀首於王前或是一人

閻邱光

光應為先生之誤說苑善說篇齊宣王獵於社山父老
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若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
租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邱先生不拜對曰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以少
得壽焉春秋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以
少得富焉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臣可少得貴焉今大
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
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

漢書疏證卷八

平

閻邱印

新序五齊有閻邱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
得小仕宣王曰年尚稚未可也閻邱印對曰不然昔有
顛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奏項橐七歲為聖人師項橐
秦策未知其
為秦人否也由此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
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亦華
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顏歊

齊策作顏闞

王升

齊策作王斗吳思道曰一本標文樞鏡
要作王升是與表合也說苑尊賢篇子
髡侍宣王與王升語同

尹文子

呂覽正名篇尹文見齊王高誘曰齊人作名書一篇說
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

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

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按藝文志云說齊宣
王無以應則以為昏王當是繼事二王耳

宋鉞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闕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列子黃帝篇尹生從列子居曰章
戴有請於子張湛曰章戴尹生名

漢書疏證卷八

空

羣輔錄列為三墨之一然
韓非顯學不以為墨家御覽五百七十八引琴操又

有其思萃子之友尹文子

番君

此當是前番吾君錯脫於此吳芮為番君又在後非也

唐易子

韓非外儲說田子方問唐易鞠曰戈者何慎對曰鳥以

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敬周子廩一曰齊宣王

問戈於唐易子

如耳

韓非內儲上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愛重

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秦策秦昭王謂左右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按魏齊相魏則如其時相韓也

西周武公

見楚世家徐廣田定王之曾孫西周惠公之子亦見周本紀呂覽貴本篇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懼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

陳軫

韓非說林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

漢書疏證卷八

奎

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母生楊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子必危矣按魏策以為惠施謂田需

占尹

當是楚詞卜居之鄭詹尹

任鄙

穰侯舉為漢中守范雎傳云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秦策三但言烏獲為是任鄙亦昭王時人范雎何為稱之韓非守道治世之臣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公羊子

桓六年子同生傳稱子公羊子何休隱二年傳注云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始記於竹帛則漢時出傳又其門人小子所述宜訛謬難語

穀梁子

名赤論衡案書篇作穀梁真經典敘錄七錄云名淑字元始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畧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按傳經大師而其名異同不一則著於竹帛之文可知已

告子

墨翟公孟篇二三子復於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漢書疏證卷八

奎

惡請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今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猶愈亡也按告子墨翟同時則孟子所稱者蓋辭而闕之非同時間答趙岐云名不害意謂即是浩生不害非也浩生不害則當孟子世

樂正子

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與曰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按樂正氏為八儒之一此斥公孫龍者疑即孟子弟子

高子

絲衣序毛公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韓詩外傳二高子

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

於詩也又與孟子論小弁之詩其人蓋治詩者經典序

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又四年公羊傳亦引高子語

仲梁子

韓非顯學有仲良氏之儒毛傳引其語鄭志答張逸云

仲梁子先師魯人在毛公前按其人蓋傳詩者

孔穿

字子高呂覽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

漢書疏證卷八

畜

深而辨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辨孔叢云公孫龍篇

是耳之謀 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平原君謂孔

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辨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

矣雖然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

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

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孔叢云其人

辭勝於理又偽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

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

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

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入之能說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

夫人登夫子則已弗復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始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王歇

說苑立節篇與此同田單傳作王竭

燕昭王

呂覽行論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言齊王殺

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

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爭之曰

松下亂先君以不安奔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

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然

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

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做邑之擇人不謹願得變更

漢書疏證卷八

奎

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令使者進報使者言燕

主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

發小使以反今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

也新序三田單患樂毅善引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

昭王又賢不肯聽讒通鑑報王三十六年樂毅圍二邑

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

兵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

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志其妻子願王圖

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

國人不順齊王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讐其有成功

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

廟塞先讐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

能有齊與燕並為列國結勸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故何敢言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後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轎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郭隗

說苑君道篇隗所言四臣實帝王之世範也史遷佚之非也

白起

趙策作公孫起秦策秦惠公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此別一人非武安君白起按商鞅白起之徒不入諱下愚已為幸矣猶列高第勳之義安在

漢書疏證卷八

索

田單

史記僅敘其守卽墨破騎劫事所謂潦倒不完也以後事詳齊策又趙策惠文王請為將又留相趙馬驪為其降趙非也如孟嘗之相秦耳張晏注田單本在第五等今在四等非原第也

趙奢

秦策六趙奢鮑佞將史記無鮑佞名

縮高

魏策四安陵人縮高

公孫弘

齊策為孟嘗君使秦亦見呂覽不侵篇中山策又有公

侯嬴

孫弘與司馬喜為難疑非一人也韓非說林公孫弘斷使人絕之日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頭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按此公孫喜為韓將周策所謂敗韓魏殺犀武犀武即喜也

以信陵君之賢猶闕於虞卿侯嬴發其愧心信矣其有道也

平原君

孔叢日子高以為趙平原君伯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哀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日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令子易之是

漢書疏證卷八

索

非馬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毛遂

平原君之約楚無濟於事毛生一行之後亦無他事可問幸哉

蒙恬

淮南人間訓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

韓非

忠異鄭國智謝尉繚慘數之術自殺其身不當在第四燕將渠

諫燕王喜伐趙見燕世家

樂閒

燕策王喜不用樂閒言使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按策上文樂乘是趙將而與樂閒同連殆誤也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王惠文王也樂乘之為趙將久矣趙世家孝成王八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而廉頗破栗腹在孝成王十五年樂毅列傳則云

漢書疏證卷八

突

擒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彼以樂乘為燕將燕世家又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鄒破卿秦樂乘於代夫鄒與代兩處相距甚遠燕既以一軍入趙腹一軍侵趙邊廉頗豈能以一將分應二處是別使樂乘應之者無疑頗傳只云大破燕軍於鄒而趙世家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毅為武襄君蓋亦錄其遇慶秦之功也至樂閒奔趙策與燕世家並無異辭趙世家乃云破殺栗腹慶秦樂閒又不云為將而被虜低情若此其如亂絲疎如敗網可歎也

高漸離

淮南秦族訓荆軻而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曠目裂眦髮植穿冠劉子玄史通譏班表云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自注云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武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今本陽處文舟之僑俱在第三高漸乃侵第四荆軻第五秦武陽第六並誤移一格也當以劉氏所見本為是然三人優劣表於此偶然不爽而復有橫譏則厭眾心固難也

漢書疏證卷八

漢書疏證卷八

究

浙江書局刊

張大昌校
楊振鐸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九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四

中中

根圍

殷本紀作曹圍

有扔君

少康母家昭二十八年傳樂正后夔取有仍氏女之妻

武羅

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世本夏時有武羅國

漢書疏證卷九

一

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為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情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誼諫羿乃伐桐為琴以進帝善之命曰條如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為羿所逐居於商邱作源水之歌曰渭源水不壅不塞載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按歌詞見荀子法行篇蓋作偽者襲之

虞后氏

哀二年傳虞思也紀年帝少康元年即位賓虞公

杵

夏本紀作亡世本季佗作甲哀二年傳使后杵誘豷魯語杵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然帝芬等了無事迹在第三而杵乃第五謬矣

槐

史記槐為杵子索隱曰系本作帝芬紀年亦為帝芬表重出

慶節

周本紀慶節立始云國於幽非也

伯邑考

皇甫謐世紀云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檀弓疏引尚書中候文王廢伯邑攷立發皆謬妄管蔡世家云其後不知所封蓋早天耳

楚熊麗

漢書疏證卷九

二

墨翟非攻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閭

虞侯 芮侯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周本紀虞芮俱讓而去諸侯問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則敘虞芮事在前也與大傳不同

吳周章

吳世家

杜伯

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為唐杜氏杜預云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按成王滅唐之杜伯與宣王所殺之杜伯相去甚遠不得為一人杜預非也

楚熊狂

楚世家

虞中

始封於虞

邗侯 韓侯

與應侯何分優劣

齊丁公伋

謹法解述善不克遂善不悌皆曰丁以齊乙公癸公例

漢書禮書卷九

王

之此非諱也晏子諫篇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

氏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

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以眾圍財不仁令舍之

魯公伯禽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

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

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

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彼其好自用也

是所以糞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

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問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

無乃不察乎不問即物所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

道也按荀卿此說不可通聖父之於子豈不知之深悉而必問於其傳三見三答皆之茶嚴訓誠之素矣

庸人之論乎劉恕外紀取之非有識者也說苑政理

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疾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

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

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

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

漢書禮書卷九

周

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

之賢不如伯禽也按此與魯世家說異然此後云五月

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且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

此則矣周公且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按周

之說又非也

凡 蔣 邢 茅 胙 祭

其封地皆詳傳二十四年傳注凡祭皆為周卿士唐書

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

晉侯燮

紀年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秦旁阜

此下但有名號無事迹班固重爲史遷作世表甚可笑也

宋微中

重出以爲微子之子尤謬近人問若璩乃據此訛說以爲祕妙而不知微子於紂時稱微仲豈謂其仲子乎

魯孝公

世家作者公

晉武公

世家作武侯

秦大雒

漢書疏證卷九

五

秦本紀作大駱注云大乙子卽上大凡之訛

楚熊盤

世家作熊黜與曹同字蓋曹訛爲盤

衛康伯

表訛康爲建又脫一伯字索隱曰秦本作康伯

秦非子 秦嬴

按秦紀秦嬴卽非子鈔寫之誤耳表云非子子不可解

史伯

重出錢唐張雲璩曰當是公伯之訛秦本紀秦侯生公伯伯生秦仲表無公伯而於秦中注云伯子是其謹也

宋父

弗父何子

楚熊霸

鄭語世家並作熊霜

宋世子士

宋世家無其人後漢書西戎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

戎軍敗伯士死焉注云見竹書紀年今紀年本無伯士

死焉四字然不知其爲宋世子周語又有大畢伯士在穆王前非此人

蔡夷侯

重出

漢書疏證卷九

六

奄父

見趙世家

鄭桓公友

紀年名多父韓非內儲下鄭桓公將欲襲欽先問鄭之

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鄭之良田賂之

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燬

之以雞殺若盟狀鄭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

公襲鄭遂取之說苑權謀篇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

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

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

安殆非封也桓公問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行十日

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微逆旅之更幾不會封也齊世家

公封齊事同其說皆妄國之上公王之介弟車報采章

非如庶士也何客逆旅之致詰哉明天子畫土分疆逮

樹藩垣豈有以小醜抗違明命而爭其茅土乎至桓公

秦襄公

紀年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三年賜秦以邠岐之田益東

遷之後即以酉封界秦也

文子

老子弟子表著於此者以道德篇平王問文子語蓋以

為周平王也然自然篇中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則亦周末人

辛有

見僖二十二年傳

宋大金

潛夫論志氏姓家語本姓解並云考父生孔父嘉孔父

生木金父而此云大金為考父子孔父為大金子則世

系全乖蘇轍古史孔子傳云正考父生孔父而

臧釐伯

隱五年傳

石碯

隱三年傳

楚武王

按世家此亦弑蚡冒子而代立者準例宜立下等且首

僭王號不殊絕之何乎

魯施父

齊語注云施伯魯大夫施父之子然表有施父而無施

伯豈以為一人歟

鬬伯比

熊率且比

並桓六年傳

鄭祭足

智足自免而兩君出兩君弑矣宜入下等

楚文王

淮南說山訓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靈國之治按此

申答文 又主術訓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說苑至

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培榮二子出采見老人

載奮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問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

大夫辭曰取奔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

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

之博而奪吾春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

而見之曰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騶甥 聃甥 養甥

莊六年傳劉知幾史通品藻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

萌自當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
中庸下流而已哉

謝三章

廣韻周宣王支庶食采於謝三其後為氏

辛甲

當為桓十八年傳辛伯之訛

齊桓公小白

新序四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漢書疏證卷九

九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

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

之而君不入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韓非難二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晏子問篇昔吾先君桓公身

體懈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曠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

弦章曠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曠侍軍吏怠戎

士偷則王子成甫曠侍居處佚怠左右懼畏繁乎樂省

乎治則東郭牙曠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曠侍

論衡書虛篇世問桓公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

姊妹七人管子小匡篇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有姊妹不嫁者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姊妹

姊妹之不嫁者七人新語無為篇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
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說苑尊賢篇桓公閨門之
內無可嫁者又以為魯哀公指言衛靈公按漢書地理
志襄公淫亂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
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諸家無識誤使桓公受此名又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
朝諸侯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
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燕策蘇秦說齊王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非難二桓公室中二市婦問二百被髮而御婦人抱朴子清鑒同又說苑正諫篇鮑叔曰姪姊不離僕莊非文也按此直兒戲語本不足辨也

蕭叔大心

莊十二年傳

石祁子

漢書疏證卷九

十

莊十二年傳檀弓石駘仲之子

原繁

隱五年傳

息媯

列女傳楚處息君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後宮夫人見

息君謂之曰生人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

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離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按左傳言其不死劉

向之學多取聞韓非所云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號叔

莊二十年傳

魯禦孫

莊二十四年傳作御孫此非

召伯廖

莊二十七年傳

齊中孫湫

二傳以仲孫為慶父無仲孫湫也彼不學而說經宋人

乃竊其穿箭之智

許夫人

劉向入仁智傳

漢書疏證卷九

十一

先丹木

閔二年傳

史蘇

見晉語一淮南秦族訓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

也然而史蘇歎之知其四世之被禍也

魯釐公

說苑奉使篇齊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

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

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

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

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

入門檢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

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

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按以下辭令乃

不逮左傳霄壤矣其事亦從爛之武說秦複出

楚逢伯

僖六年傳

衛甯嚴子 富辰

閔二年傳並見內外傳

漢書疏證卷九

十三

慶鄭 韓簡

並見內外傳

鄭叔詹

晉語作詹伯韓非喻老作叔瞻鄭世家以為呂覽上德文公弟非也

篇公子重耳之鄭鄭文公不禮被瞻諫曰吾聞賢主不

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

按事與晉語同惟作被瞻為異又務大篇鄭君問於被

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吾信有之乎被瞻對曰

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哉按此似非叔詹之行內外傳諸

子並稱其良而二傳獨以為佞不知而作哀哉

鄭卿信二十四年傳

釐負羈妻

淮南人間訓作傳負羈止曹君說苑尊賢曹不用信負羈之諫敗死於戎
此不知其所傳又正諫諸御己諫楚

曹豎侯孺

信二十八年傳

楚子玉

說苑尊賢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
鬬宜甲成成大心

信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傳

漢書疏證卷九

志

樂悼子

富為樂貞子賈遠曰樂枝樂實之孫說苑政理篇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服貧

晉李離

史遷以作循吏傳新序節士韓詩外傳二並有外傳作晉文侯
雜說未可信也且失入殺人自有國法死其宜也奚足

傳

寺人披

晉語作勃鞞字伯楚說晉語二又作奄楚晉世家作履鞞

秦康公

韓非說林上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轅行

邾文公

漢書疏證卷九

志

劉向采入君道篇全本文十三年傳

宋子良

文十四年傳

邾子矍且

於諸國或書名爵或書公俱非通例

魯公孫敖

大夫喪其家宜入下等

靈輒

宣二年傳駟桑之餓人呂覽報更作飢桑淮南人間訓作委桑飢委
同與說苑復恩俱云闕而死蓋混提彌明之事也

祁彌明

傳作提彌明趙世家作示昧明直以為桑下餓人大誤

鄭子良

名棄疾宣四年傳此重出

士貞子

名渥濁宣十二年傳

泄冶

大戴保傳篇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新書雜事同

說死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

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

漢書疏證卷九

五

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

之靡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

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家語顏同

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

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

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

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

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

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

孔達

文元年傳按孔達身為宗卿不能輔國以安納君於義

夫宋之伐陳陳不義也服焉而止非有覆亡之禍也乃

朝盟而夕違召大國之討曰我以死徇何異於許緡緡

執一鼠首以勸人溺也

王子伯廖

宣六年傳杜預以為鄭大夫非也當是周支子

晉解陽

文八年傳作解揚說苑奉使篇晉景公求壯士得霍人

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後世言霍虎

荀尹

漢書疏證卷九

六

梁玉繩曰此是荀庚轉寫字脫其半耳

箕鄭

韓非外儲左下晉文公出亡箕鄭擊壺餓而從迷而失

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履餓而不敢食及文公伐國舉

兵攻原而拔之以為原令按此誤以趙衰事為其鄭其死在文九年表宜立於前行

公子雍

亦宜在前

楚共王

春秋經及楚世家皆名審楚語作歲審歲聲同說苑敬

慎篇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人臣

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曰請爲子誦楚其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

晉御克

韓非難一郢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

漢書疏證卷九

七

又八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郢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郢子乃至不足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郢子之得之也今郢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郢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郢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郢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愚爲應之曰韓子能舉其糶素矣趙宣子使人于行則執而戮之其持法也無有犯而不正以法亦無有枉於法而過殺人者也當其斬人郢子豈以爲非哉然而郢子之救之何也蓋司馬之職惟知

當罪而大將之道亦時以格外使過猶君相之相助爲理也其救之以其在入議之條有可全之路及其殉之也何獨以其殉爲益謗哉當韓子之法於國於軍皆有殉不應死聞郢子之救三軍又以爲不應死此韓子之謗所由生也無幾而元帥使殉亦帖然以爲若人當死矣此郢子分謗之道也若韓子不屬於法郢子豈僅道其非亦當斬之以殉而謝三軍也何爲分其謗哉韓非利口捷給誠足以惑人矣而未

辟司徒妻

成二年傳

荀營 鄭賈人

成三年傳

伯宗 伯宗妻

漢書疏證卷九

六

又九

穀梁梁山崩傳以爲伯尊又云筆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斯流矣韓詩外傳八又云君問伯宗何以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成五年傳則重人之告伯宗者彌加於此伯宗請見之不可按此重人誠爲藝士然傳召請問以伯宗爲知者也豈暇問其所從知乎必謂伯宗之智冠於羣彥并此而不知待攘善而說於君固以誣伯尊又誣孔子也既載伯宗妻則畢陽不當遺棄

秦醫緩 桑田巫

成十年傳

呂相

晉語呂寧子注呂錡之子呂相也

卻至

仗侈亡身下愚之列

姚句耳

成十六年傳

呂新

呂相之父宣十二年傳之魏錡也次在其後殆未之考

養由基

淮南說山訓楚王有白鵝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照使養

由基射之如調弓矯矢未發而鵝擁柱號矣有先中中

漢書禮書卷九

尤

者也莊子徐無鬼吳王射狙事畧同呂覽博志高誘曰幽通記曰養流睇而鵝號又汜論楚

恭王戰於陰陵潘起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

禮舊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叔山并

既列此何以又遺潘黨

匡句須 鮑文子

成十七年傳

晉解狐

呂覽去私篇與傳同惟為南陽令不言解狐死為異序

同韓非外儲左下解狐薦其讎於趙簡主以為相一日

解狐舉刑伯柳為上黨守韓詩外傳九魏文侯問於解

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

者可與韓非後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

問讎也又以為解狐舉其讎而趙簡子魏文侯時又不

同可知雜說並是虛妄外儲左下中牟無令晉平公問

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

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讎不避讎內舉不避

子此即解狐舉讎舉子之事而訛為趙武又說苑至公

篇若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曰汝之讎也其下語

同

祁午

呂覽去私新序雜事一並與傳同

韓亡忌

襄七年傳公族穆子

銅鞮伯華

辛舌赤也銅鞮者其食邑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

曰其為人之淵泉也多問而難應也不內辭足以沒世

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

伯華之行也說苑尊賢篇孔子問居喟然而歎曰銅鞮

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魯匠慶

襄三年傳晉請歸莊公又有匠師慶疑非一人莊子達生篇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爾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齋七日輒然志吾有四枝形體也其巧專而外骨銷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衛柳莊

檀弓下韓詩外傳七其事皆在衛獻公反國後不當寓於此

吳諸樊

即過重出

漢書疏證卷九

三

NO 2

齊晏桓子

晏弱宣十四年傳

楚子囊

呂覽高義篇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使人復於王請死王曰將軍之道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說苑立節篇文全同

按此事有

三妾子囊為令尹不稱將軍妄一襄十五年傳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吳人敗之非不戰而遁妄二有罪不逃刑臣之義也嘉其義又何桐棺斧鑕之虛設焉是既成其義而又重戮也妄三且子囊之詒謀無不善於此矣兵法云小敵之堅大敵之勑也使後之人誠知不戰者之必死則無肯全師而返其撓國也逾甚此自亡之道而子囊以身之死措國於危亡乎

鄭師慧

襄十五年傳

衛太叔儀

漢書疏證卷九

三

NO 1

襄十四年傳太叔文子

公子鱒

子鮮也襄十四年傳有子展子鮮按臧武仲上云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鱒以出此下云夫二子者或推之或輓之即太叔儀與鱒也展即鱒於文為複

鄭簡公嘉

韓非外儲左上古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等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

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尸子治天下篇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朝可也

晉陽罕

晉語平公時有陽畢益其誤

行人子員 子朱

並襄二十六年傳

楚湫舉

伍舉也楚語椒為湫說苑正諫篇楚莊王欲伐陽夏師

久而不能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

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也

漢書疏證卷九

書

按了未盡諫之事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

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

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按襄二十

六年傳伍舉始見上距魯文公十四年莊王即位已六

十七年昭四年傳靈王合諸侯使椒舉致命則椒舉不

逮事莊王明矣而史遷伍子胥傳云伍舉以直諫事楚

莊王楚世家云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伍舉入諫莊

王云云夫伍舉於莊王之始已為臣而諫則其年必二

三十年也至靈王世殆百歲人復能奉使非復人情傳

云舉是伍參之子宣十二年邲之戰傳云嬖人伍參欲

戰計參年未甚大故曰嬖人豈有子先直諫而父尚號
嬖人直是史遷荒陋不通書傳橫以伍舉兼莊王靈王
之世循釋世家莊王共王康王郊敖之年數亦自易了
劉恕作外紀仍世家之文可謂迷而不知反矣

遠奄

襄二十五年傳作焉掩

趙武

重出玩表意實定於此

醜蔑

然明也又襄二十五年傳崔氏殺醜蔑於平陰別一人

漢書疏證卷九

書

鄭子皮

說苑臣道篇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

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

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

二汝問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

賢君韓詩外傳七並同按孔子稱之表乃抑之非秉彝之好矣

劉定公

劉夏也襄十四年

公孫楚

游楚子南也游吉之族

公孫黑

子皙也駟氏之族

韓宣子厥

韓宣子名起前已有韓獻子此當為起外儲左下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駟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魯叔孫昭子

晏子內篇雜上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

漢書疏證卷九

畫

川上

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厭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按子叔昭伯即叔孫婁也以定十年傳齊侯稱武叔為子叔孫知之

楚遠罷

襄三十年傳

吳厥由

韓非說林下作沮衛蹇融

高史龜

昭七年傳

師曠

呂覽長見篇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按此師涓又非衛靈公師涓新序一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按太子晉解師曠請王子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師曠能曉其色則非全墨墨之人

漢書疏證卷九

美

川上

韓非難一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說苑君道篇作師經魏文侯秦策又有中期推琴對秦昭王

屠蒯

昭十七年傳檀弓作杜賁

子服惠伯

孟叔也孟獻子之孫襄二十三年傳

晉荀爽

淮南人間訓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開倫曰鼓之賈

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楚人謂穆伯

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

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

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雖得鼓將安所

用之又繆稱訓中行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按穆天

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蓋搏虎以生致為難

高誘謂不能德服迂謬又按尸子中黃伯左執形虎恐

碑寵

漢書禮儀傳九

考

先見襄二十八年傳

里析

昭十八年傳

梓慎

襄二十八年傳

申須

昭十七年傳

林既

說苑善說篇林既衣草衣而朝齊景公公曰此君之服

也小人之服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

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

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

西戎左衽椎結由余亦出焉按范蠡大夫種富景公時

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

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按

言直忿語耳何謂善說詳按行事不著於他

書惟此一見表載其名只是生熟參互耳

北郭騷

晏子雜篇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

母猶不足隨問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

母者晏子使人分食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問晏

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于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

善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

其友操劍趨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人今去

齊齊必傾矣退而自刎其友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

故死善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

駟而自追晏子呂覽士節說苑復恩同按晏子無出奔

奚為哉此末世遊士造此

說以風厲貴人使養士也

達於何

晏子內篇景公成路賤之奉達於何道襄遇晏子於途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

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噫
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
將左手擁格右手捫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
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按晏子外篇又有盆成适事
子成寢杜氏請
合葬於西階下

司馬穰苴

說苑正諫篇景公飲酒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元文上有
移於晏子
家云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
諸侯得微有兵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
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

漢書疏證卷九

无

薦席陳筮簋者有人巨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
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竽行歌而至
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
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按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
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吳起列傳魏文侯問李
其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吳起列傳魏文侯問李
曰吳起何如人哉李起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則信以爲景公時人然齊策滑王時亦司
馬穰苴爲政者也後之大臣不親蘇轍古史因据之剛
去景公時穰苴傳然古今同名
者甚多亦未敢便以爲可信也

楚伍奢

淮南人間訓楚王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
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贊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
齊晉又輔之特以害楚其事已構矣此所謂見譽而爲
禍者也

伍尙

楚棠公

魯師已

重出或此是魯語師亥之誤又家語子路初見篇桓子
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
子遂行宿於郊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

漢書疏證卷九

辛

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子家羈

子家懿伯也公羊傳淮南人間訓俱爲子家駒荀子大
略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按以其言於昭
大夫疑別
說苑正諫篇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應別
一人或雜說本誤

吳孫武

吳越春秋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鄧名世姓氏辨
證書曰齊敬仲
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生馮爲
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
按孫書伐莒見昭十九年傳杜云陳無宇之子子占也
昭二十七年闔廬卽位吳世家闔廬三年孫武曰民勞

才可待之考其年數武不得為善孫又無田鮑作亂之
事則知所言之妄也又云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
宮春生顯按列傳云後百餘歲有孫顯然自吳入郢年
數至周顯王二十八年齊破魏龐涓已逾二百年不止
百餘歲涓死日遂成豎子之名則顯
年齒猶壯云顯卽武之孫者又謬

申包胥
楚策一作芻冒勃蘇蓋變語之轉新序節士篇君子曰
賞所以勸善也申包胥辭賞亦非常法也

蔡墨
卽史墨晉語九作史黯呂覽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

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鱗

漢書疏證卷九

羊

川一

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趙簡子按兵而

不動說苑奉使仍作史鱗又尊賢作史鱗

楚史皇

定四年傳戰死

王孫由于

吳由于

鑪金

定四年傳釋文本又作鑪

屠羊說

莊子讓王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
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按屠羊
陳義可謂隱君子韓詩外傳八論之責以
申伯仲山甫輔宣王之功則迂而不倫

莫敖大心

楚策一又淮南修務訓吳與楚戰莫敖大心撫其御之
手曰今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
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
軌而死

蒙穀

楚策一蒙穀入大室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

漢書疏證卷九

羊

川一

陳逢滑

哀元年傳說苑善說篇亦引之

司馬狗

史狗文子也史朝之子韓非難四作司空狗

顏贊由

孔叢記義顏贊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贊以非罪執於
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為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
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
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
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

可謂一人百其身孔子世家作子路妻兄顏濁鄒聲轉之誤

九夫選

孔安國曰本文子家臣按選僕聲同

陳司城貞子

哀十五年傳有公孫貞子

顏燭雛

按此人名最雜出哀二十三年傳顏庚亦曰顏涿聚韓非

外諸說左南室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過賊何也曰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孫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按此應為季桓子則顏涿聚本魯人呂覽尊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淮南

漢書疏證卷九

畫

作顏涿聚新論御覽六百十四魏應璩答韓文獻書曰忘取作顏濁鄒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此一人也

晏子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鄒聚主鳥而亡之御覽八百三十二引為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亦為燭說苑又一事云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諫者死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

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

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乎

景公說遂歸中道問國人謀不內矣此與主鳥之燭雛

為一人也韓非十過篇又作顏涿聚諫田成子海上事與傳為智伯所擒者一人不知與景公時燭雛之同異也史記又

表以為二人按晉語九趙簡子將殺尹鐸郵亡正進曰云云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昭

昭云云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呂覽和順論簡子將使人誅尹鐸孫明進諫高誘曰孫

明孫無政呂覽和順論簡子將使人誅尹鐸孫明進諫

呂覽和順論簡子將使人誅尹鐸孫明進諫

可也并析王良郵無恤為二不可也韓非喻老趙襄主

漢書疏證卷九

畫

儲右王子於期為簡子附駕又與王良相類

柏樂

呂覽觀表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七發在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

伯樂又一人也列子說符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

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

蹴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

也臣有所與共擔纜新菜者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請見之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滑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

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或也又云伯樂教二人相躡馬相與之簡子廉觀馬一人舉躡

馬其一人從後而鞭之三其尻而馬不蹏此自以為
夫相其一人曰子非矢相也此其為馬也豈肩而蹏膝
故後不舉按云簡子則伯樂名王良者也

陽城胥渠

呂覽愛士篇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病也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人通董

安于溫於側簡子曰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
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

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
主其胡可以不好士按此事適明簡子之好士而陽城

漢書疏證卷九

董

韓非問田云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惜於
毛伯其人在戰國中世去趙簡子遠矣

扁鵲

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字少齊今本韓詩

外傳十扁鵲過虢號侯世子暴病死此與史記同說

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索隱引傳云虢城先此百
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索隱仍云春秋有郭公乃兩
坂之 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 上之事得無有急

乎曰世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徐廣曰鄭當為

無鄭縣鄭縣當為鄭縣按扁鵲鄭索隱曰渤海
鵲時未有渤海郡仍宜作鄭秦越人能治之按此則扁
鵲名越人也黃帝八十一難序云與軒轅時扁鵲相類
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然則扁鵲

之號前既有之後亦繼之不獨療趙簡子之越人也鵲
冠子世賢篇龐煖對悼襄王曰王獨不聞魏文王王當

下仍 侯侯之間扁鵲耶日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
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

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

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按
此扁鵲後於趙簡子近百年矣秦策二醫扁鵲見秦武

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尹文子扁鵲居宋得罪於宋

漢書疏證卷九

董

於魏文侯百年矣必非一人皆襲扁鵲之號耳史記所

侯即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與魏文侯之扁鵲相
近韓非喻老又作蔡桓公則在春秋初非也

董安于

說苑政理篇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

曰信曰敢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
者足矣韓非內儲上董闕子為趙上地守則晉陽亦名

安于之心緩
佩茲以自急

田饒
新序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鴻鵠舉矣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韓詩外傳又說苑

尊賢篇宗衛相齊韓詩外傳七作宋遇逐罷歸舍召門
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齊策作田需外傳作表
所列當是魯哀公之田饒也

仇汜

說苑敬慎篇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
一食之間三起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
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机
字形近趙策三有机汜趙策四又為仇汜
可證互相易不知其孰誤也廣韻無仇姓正諫篇又有
咎犯諫晉平公聲亦同

漢書疏證卷九

五

榮聲期

先見列子天瑞篇淮南主術訓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
日樂家語六本作榮聲期王肅
日樂家語六本作榮聲期王肅
曰聲宜為啟或曰榮益期

楚芊尹文

新序義勇篇芊尹文荆之歐菟鹿者也司馬子期獵於
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
抽弓於鞬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
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
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
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按此因昭七年傳令尹子圍為
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今此

芊尹官又同一事而訛傳也子期賢大夫必不復犯子
圍之不韙是芊尹文之人莫須有耳表取之殊為寡識
隰斯彌

韓非說林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
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曰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大矣乃不伐也按此揚修所以不免於曹
操稽康所以被構於鍾會

市南熊宜僚

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
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陸沈者

漢書疏證卷九

五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淮南主術訓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曰宜僚姓也名熊即舉白公
篇白公勝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
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
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
從也拱而待兵顏色不變按其事絕與宜僚相類劉恕
外紀不取宜僚而錄易甲意蓋以易甲即宜
僚也然孤文無證司馬通鑑所以不取其書

大陸子方

哀十四年傳東郭賈也又孔叢嘉言篇齊東郭亥欲攻
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
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
大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擊千鈞之

重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

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

之哉或即東郭賈也按夫子請討陳恆於哀公違計齊魯之強弱惟大義所在耳東郭亥

之請蓋欲子貢明計其善又新序義勇篇有石他人傳外

全之道也阻之非本旨矣六無子淵樓淮南說山訓陳成子之劫子淵捷也昭二

人字從新皆義士也表復缺之

嚴善

新序義勇篇曰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

之外傳一作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

漢書疏證卷九

美

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

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

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

公也君子不以死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按又與陳

魯太師

鄭云師摯魯太師之名也枚乘七發作琴摯

公明賈

雜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疑與論語公明賈為一

人

陳亢

弟子列傳不載家語有之

子服景伯

子服昭伯之子馬融以為子服何忌

林放

古史考云亦是弟子數

陳司敗

論語釋文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夫

陳子禽

家語弟子解陳亢字子元一字子禽皇侃論語疏云此

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按表誠以為二

漢書疏證卷九

卑

人則其人殆愚者何為列在此

尾生高

莊子讓王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柱而死淮南說林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燕策

蘇代謂燕昭王曰信如尾生高莊子音義一本作微生

蘇代所

申枻

家語史記並不載苞氏曰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

續今本又為繚按申枻即史記之申棠棠又枻堂聲同丰筭

云侯我乎堂當為枻穀釋王政碑有羔羊之聚無

鄭戴勝之

哀九年傳鄭武子勝之字形相似而誤或別其人所未詳

南郭惠子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

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間多枉木是以雜也尚書

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作東郭子惠皆誤墨翟非儒晏子沮景公之封孔乃

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問齊將伐魯告子貢曰

漢書疏證卷九

聖

川又十

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

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

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按孔叢諸

墨云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

相惡此因策士雜說並以孔子受陳恆幣為口實故關

之其實孔子在齊田恆尚少至田恆繼陳乞則孔子久

歸老於魯是孔叢之辨亦未得其實也以孔子請討陳

恆義炳日月則其悖妄無待言矣然諸書並言子貢一

出而亂齊存魯強晉傲吳霸越者膠固人心此實當時

罷武備子巧弄唇舌陰託諸子貢如齊策蘇子之十可

以者而子貢受其誣究觀假託之迹不可掩也何以明

之吳語稱吳王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蓋夫差侈侈已甚

自欲爭伯中原且以齊悼公違約致隙故魯反與吳合

哀十年鄭之師在先矣齊則因魯合吳而報魯吳不因

齊伐魯而乘齊也又越之君臣抱冰惴惴惟恐事吳不

當何待子貢往說黃池爭長晉且先之吳曾不少屈晉

何從而強此外於事勢一也鮑牧誅於悼公之手晏圍

等逐於陳乞之初四族之逼早去矣艾陵之戰陳乞未

死田常方為門子即有逆志猶應深藏此舛於事實者

二也陳氏之專齊以惠民為本故姬平之謠背公歸已

漢書疏證卷九

聖

大司又

其終於篡弒若取小兒之亂積漸搖之非一日也若欲

率國之大臣與其人民逆挑強敵如鮑文子之料陽虎

者眾知首謀之毒必死之憤變且內作瘳狗之逐將殘

其家而何竊國之望哉其舛於理道者三也為此說者

不猶然也呂氏似順論曰田成子所以有國至今者有

兄完子曰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

者不敢入於國與諸孤處國必安矣則又以為吳滅而

與越為難猶勝於與吳戰之說然專國之道未有兵敗

於外而內自安者特亡國之君臣汗賤下計苟快一時

而已觀曹操司馬父子之取漢魏者知陳恆之必不出

乎此矣要是三謬假稍知簡牘者聊一置思則陰霧之
遇赤日已然史記飾之吳越春秋越絕書襲之又何責
乎冬烘之徒哉柳下惠恥伐國之問董仲舒鄙種蠶之
謀以聖門高弟橫為鄙生所緝辱甚矣人心之冥冥也
若墨翟者假以造謗是因盲者之墮墮而為狂者之推
刃也劉恕作外紀但論之曰遷之言華而少實都凡於
史遷劉向之書駁雜詭異者曾不覺悟多取而實
之則猶以子貢之事為信有之也宜為司馬君實所不
取而通鑑前紀終亦不成良以異說鄙談莫甚於戰國
以前則殺荆棘信非易也至蘇氏
作古史于子貢傳始去之有識哉

姑布子卿

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

漢書疏證卷九

墨

大上

姑布子卿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

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相趙襄子
見趙世家

宋子韋

見宋世家呂覽制樂淮南
道應諸書並同又說苑尊賢篇宋司城子罕

之貴子韋也入與其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

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

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

吾惟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

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按此非平公之子罕則亦
非司星之子韋春秋後人

也

公輸般

墨翟魯問篇公輸十削竹木以為鵠成而飛之三日不

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曰子之為鵠也不如翟

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韓非外
儲左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蓋一日而成者子曰先生之巧
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轄者巧也用尺之巧
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
淮南繆稱訓輪子
按轉謂墨翟為木為因公輸而說

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因無物而

不周又齊俗訓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

而不可使為工也

漢書疏證卷九

墨

大上

離朱

列子湯問篇離朱子羽張湛曰黃帝時明目人莊子駢
拇音義司馬云百步見秋豪之
末一云見淮南人間訓離朱捷矚善拾於物二人皆黃
帝臣又修務訓離朱之明攫掇之捷按攫掇即捷矚之
異文莊子天地篇
黃帝遺其玄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與索之而不
得音義司馬云與詭多力也捷矚攫掇即與詭之名也

古書皆不以為周末人此蓋從孟子

陳太宰喜

見檀弓

吳行人儀

見檀弓

見檀弓

見檀弓

見檀弓

作文之儀

鄭鄴魁纛

悼公四年傳末

魏桓子

世本襄子多生桓子胸韓非說林淮南人間並作魏宣

子

韓康子

索隱康子名虎

高赫

卽趙世家之高其徐廣曰一作赫淮南人呂覽義賞篇

漢書疏證卷九

聖

作高赦韓非難一仲尼曰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

者莫敢失禮矣按仲尼之歿垂三十年不知誰造此語

而韓非橫生駁難夫高赫之賞比於羣臣中加厚焉猶

漢高祖之厚周繇耳如張孟談之元功何待言哉表失張孟

談

原過

見趙世家

任章

韓非說林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與任章曰君

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說苑權謀作任

增淮南人間作任登按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以任登爲中牟令外儲左又作王登則非此任章又十過篇以任章爲趙莒

中山武公

表云周桓公子按本紀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爲西周君

耳河南之外一民尺土皆非周有何得爲中山之君乎

趙世家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注與表同卽據

表所云也索隱引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顯桓公徙靈壽

爲趙武靈王所滅不知誰之子孫徐廣云云亦無所據

元和郡縣志云中山武公本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

政後樂羊爲魏將拔中山按魏世家文侯十七年伐中

漢書疏證卷九

吳

山使子擊守之說苑奉使云文侯出少子擊封中山而

復太子擊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

張湛云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愚按彼所稱子牟在公

孫龍平原君之時則非文侯之子乃中山君之公子耳

魏世家中山君相魏呂覽當染篇中山尙染於魏義樞

長注云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按此是

魏所封趙滅之爲兩國兩姓矣蓋姬姓之中山滅於魏

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滅於趙主父而趙世家及年表

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於文侯伐中山之前故迷惑難

考何以明之若使中山武公尙是舊時之君則彼不數

年而亡史取之何義若以為中山本未嘗亡則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處也是中山武公為魏所始封以其大事也故記之耳表所注土下文不相連有脫誤徐廣不知而襲之樂毅傳樂羊伐取中山其後中山復國其意以為即舊中山也史遷於此事尚憤憤宜徐廣蘇轍等不能曉也

韓武子

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說苑君道篇韓武子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轟於君

漢書疏證卷九

弔

又入川

弔也君胡不問於轟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轟哉遂輟田按此時何得復有樂懷子蓋撰說者不得人名輟以樂盈充之

公季成

魏文侯問相事呂覽舉難新序四皆作季成則季成即魏成子表兩見誤也說苑臣術作季成子又為公孫季成新序四又云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按世家外傳說苑諸書並云田子方為公季成所進不應不知尊賢之道疑此事為妄文選七發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李斯傳鹽集解同

鐵論刺權篇跛夫欲及樓季也按韓非外儲說左亦有樓季善走之說

司馬庾

淮南修務訓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今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高誘曰司馬庾秦大夫呂覽期賢作司馬唐新序雜事五課為司馬唐且

司馬喜

見中山策呂覽應言篇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高誘曰趙之相國非也喜相中山耳易書曰司馬喜趙相于宋卒相中山

漢書疏證卷九

突

司馬期

中山策以一杯羊羹亡國者又韓非難言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未定其何人

趙公仲達

趙世家相國公仲達

田太公和

莊子徐無鬼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之三賀之按田和齊故以呂覽順民篇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田和也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

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鵠子鵠子曰已死矣此下當以爲有民字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孫子

藝文志道家有孫子十六篇又儒林傳傳易者子家授東武孫處子乘未知適謂何人

南宮邊

說死至公篇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

漢書疏證卷九

完

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之南宮邊子曰昔周武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呂覽長利篇作南宮括非穆公時

列子

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黃帝篇列子伯高韓策二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

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呂覽審己篇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而國之存亡也身之賢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列子說符大同按參校列子之師老商氏壺丘子林關尹子實一人耳

魏武侯

吳子秦人與師臨於西河魏士問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致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

漢書疏證卷九

李

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威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墻野十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說苑建本篇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問而擇焉所以明智也

陽成君

呂覽上德篇所云荆之陽城君與上格孟勝事相連太監突

呂覽當賞懲秦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
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
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高誘
曰監突秦大夫也秦本紀不載此
可以補其缺

徐子

魏策外黃徐子亦見魏世家應即其人孤支單舉後人
何所依憑乎

齊威王

說苑臣術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
甚眾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

漢書疏證卷九

三

也鄒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救其死罪

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

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

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

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

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按世家威王與魏王語四臣
互異其種首卽田種首子

章子

呂覽不屈篇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曰匡章孟
子弟子也按稱
章子者猶田盼稱助子田嬰稱嬰子按此則章子嘗遊梁也又處方篇齊

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年表齊湣王
二十三年荆令唐蔑將而

應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

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

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

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

盛守盡其淺者也所備守皆其深者也侯者戰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

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按章子先為威王將至此戰
距威王沒四十二年不下七
八十
歲矣

大成午

漢書疏證卷九

三

大成午

趙世家作大戊午徐廣曰戊
一作成韓非內儲說下作大成午

韓策一與此同

甘龍 杜摯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

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按此篇商君
列傳所采

子桑子

若子桑戶於此太後疑非也廣韻注藝文志有桑丘公

蓋此

昭奚恤

一第 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頁 內

韓非內儲下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江乙

韓非內儲上作江乞楚策又作江一又為江尹陽君請

封於列女傳楚江乙之母當恭王時乙為郢大夫按戰

國無共王江乙傾險小人也當楚威王之明卒竟昭奚恤之用而乙無以售其技耳

沈尹華

呂覽去宥篇荆威王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

有中謝按韓非楚策中屢見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

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

漢書疏證卷九

三

馮赫

楚策三作馮赫赫字國按赫為張儀不納惠子於楚其說庸下策士中之劣者而表獨取此直是信手拈撮耳

耳

涓子髡

呂覽離謂篇涓子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

將使之荆辭而行有讀為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

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

若無辯滑稽傳齊王使涓子髡之趙請救兵事說苑尊賢篇兩載涓子髡語互小異又御覽引說苑齊

道涓子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

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民持一豆而上田視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戲談耳齊未嘗以為上卿楚之仇亦不得有吳王也涓子使舍人母擇獻鷓鴣于齊侯韓詩外傳十傳曰齊侯使獻鷓鴣于楚其

昆辨

齊策一作齊貌辨呂覽知士作剡貌辨廣韻戰國策有齊賢者昆辨元和姓纂作昆弁是作貌辨乃古兒字與

昆字相似而誤

司馬錯

漢書疏證卷九

四

華陽國志蜀王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葭侯葭侯與巴王

為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葭侯奔巴求救於秦司馬

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

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舶以東

向楚之地可得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

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敗

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君所害

犀首

此當謂公孫衍也按集解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

虎牙將軍衛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衛君懼東

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南文子

卽左傳之公孫彌牟相悼公者家語檀弓俱有其人說苑尊賢衛靈公之弟公

子渠牟訖孫爲弟卽其人耳子南之子故衛策又云智伯欲伐衛遺衛君

野馬四百白璧一衛君大悅南文子有憂色正當其時

說苑權謀則伐黃之犀首非公孫衍明矣公孫衍顯於秦惠王時自

周定王元年至顯王三十二年既別有犀首又不可專

以目公孫衍也西周策敗韓魏殺犀武而秦本紀白起傳皆云公孫喜則犀武亦官名也疑公

孫衍族也韓非內儲下犀首與張壽爲惡陳需新入魏策作犀首

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按魏策田需死犀首尚存魏謀相此說妄也外儲右下又有秦邸

漢書疏證卷九

璽

中公孫衍別一人

公仲朋

秦策二作公仲侈楚策三作韓侈按韓策三韓相公仲侈使韓侈之秦韓侈

在唐公仲侈死則別是一韓策一作韓朋又作公仲明齊世家爲韓馮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紀

年作韓明惠成王五年今王七年兩見韓非難一韓

宣王問於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

曰昔魏兩用樓翟注云樓翟翟也按樓卽樓季淮南文侯之弟非樓翟也緩在後

汜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以樓翟爲一人彼之

誤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按是時爲韓宣王則楚懷王之世鄢

郢未亡韓策無之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

國必憂矣韓策一與此小異按公叔者伯嬰也常與公仲迭爲輕重兩人本不相得

史起

呂覽樂成篇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

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

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

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

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魏王無

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

史起對曰可按此爲溝洫志所本然史記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滑倍傳又云

璽十二渠至漢末更則史起又何所爲耶

漢書疏證卷九

美

蕩疑

此蕩疑之誤呂覽務大篇蕩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蕩疑對曰烏獲奉千

斤又况一斤與本篇杜赫說周昭文君同又與執一節田駢說齊宣王以道術同淮南道應訓仍

之韓非外儲石上衛嗣君謂蕩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

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究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也與疑言者亦必

復決之于蔡姬也今疑之與人主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所

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又外儲右下蕩疑謂趙簡主曰法之內也

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

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按趙嗣君去趙簡主時二百餘年言

趙主者誤

魏哀王

集解荀勗曰世本無哀王索隱云失去哀王之代按史記世家

家年表敘哀王事甚分明又考見張儀等傳未可以紀年世本之斷爛者而疑之列女傳秦立

魏公子政為魏太子年表哀王六年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

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

別汝何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

能強主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

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如耳未遇問會

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王曰寡人不知也遂與太

子妃而賜負三十鐘如耳還而爵之

蘇代

燕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會云云按

策中語皆是深怨毒於齊欲報仇雪恥之事王嘗在位

日淺非有大讐策又云彼且德燕而輕亡宋攷年表滑

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滑王王走莒與策

語助合然則此策在蘇代修好於燕燕昭釋憾而與國

齊時明矣燕策偶誤作王會史遷不知敘代說王會於

讓國之先傾倒錯亂之尤者通鑑遇此等不能離正惟

故紀六國事寥寥不足觀未為善也大事記辨之云使會能有志如此豈至覆國乎

蘇厲

事在周本紀趙策

宋遺

楚世家勇士宋遺往晉齊王按戰國可採之人尚多表

二而

上官大夫

王逸云即靳尚是也表誤分為二又以讓賊之人列於

中等真膠目者

烏獲

此蓋謂秦武王臣孟子疏引皇甫士安云秦武王於洛

陽舉周鼎烏獲舉鼎目出血趙岐孟子注云烏獲古之

有力人商子錯法篇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

易人燕策蘇代謂燕昭王曰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

十而求技持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

卒也猶烏獲之與嬰兒也按列傳張儀說韓王時據薄疑所稱

則古自有烏獲常在人口而秦之力人復號烏獲亦猶

越人之號扁鵲也昭二十三年傳扁鵲以力聞則或是

蕃即石蕃越絕吳王使力士石蕃以鐵杖擊公孫聖中

當為刺于之誤

駁子

此鄆子之誤藝文志有春秋鄆氏傳蓋孟荀列傳所稱

三鄆子之一

沈子

公羊傳所稱子沈子何休云己師以子冠氏穀梁定元

年傳引沈子

按閱元年傳公羊復稱子女子亦其師也

北宮子

哀四年公羊傳稱子北宮子亦其師也疑即孟子之北

宮錡

列子力命北宮子謂西門子云云錡子華子有北宮子名意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擬北宮子注云

孟子所謂北宮勳諸子稱北宮子甚多以類求之當是公羊所稱

漢書疏證卷九

宗

魯子

僖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公羊傳並稱魯子何休云

他師也

公扈子

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亦春

秋師也

疑即孟子之公都子列子湯問篇有魯公扈則公扈氏魯人也

尸子

穀梁隱五年傳桓九年傳並稱尸子其書有與爾雅文

同藝文志名俊衛鞅之師

龍子

孟荀列傳作接子接捷古訓通鹽鐵論論儒云齊魯王時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莊子則陽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鄒衍

韓非飾邪篇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據此則鄒衍於燕亦有破軍蹙國之事鹽鐵論論鄒云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劉向別錄鄒衍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田駢

漢書疏證卷九

李

莊子天下篇彭蒙田駢慎到齊萬物以為首呂覽不二

陳駢貴齊尹文子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異彭

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非己也故聖人之

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按莊子

天下云田駢學于彭蒙據尹文子則以彭蒙學于田駢宋子宋淮南人問訓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誤

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

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出則乘牢車駕良

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亦何思于齊對曰臣思夫唐子

者臣之處於齊也糲飯藜羹冬寒夏暑自唐子之短臣

者臣之處於齊也糲飯藜羹冬寒夏暑自唐子之短臣

以身歸君食芻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按齊潘王不奸士故
有權與之款然駢之言卑陋若此則談天雕龍之客概
可知矣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先生設為不宦管養千
鍾徒百人則駢富厚久矣何
待孟嘗屬驚之餘而飲甘哉

惠益

列子黃帝篇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劾疾言曰寡
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者也不說為仁義者也惠益對曰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
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
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

漢書疏證卷九

空

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歎然皆欲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曰孔墨是已淮南道慮
訓作惠孟

王孫賈

齊策五年十五呼於市中殺淖齒

宋玉

新序五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
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
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集與此
亭互異

嚴辛

楚策為陽陵君新序二作說苑貴德篇楚王問莊辛曰
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
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善說
衣帶玉劒履綈為立於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
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
謂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盪手而稱曰君獨不問
夫君子之哲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會鐘
鼓之音畢榜棹越人擁楫而歌于是舟子皆乃搶修
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臣獨何以不若榜棹越人
也襄成君乃
奉手而進之

范睢

漢書疏證卷九

空

說苑善說篇張祿掌門見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書寄之
秦王往而大遇又尊賢篇應侯與賈午子坐問其鼓琴
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
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
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蘇不釋

梁玉繩曰疑即蔡澤古文澤與釋通蔡字譌為蘇不兩

字

葉陽君

秦本紀葉陽悝出之國注一云華陽趙策趙使諒毅口

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穰侯傳宣太后同父弟日苾戎為華陽君韓策作新策又有是葉陽華陽一為母弟一為諸舅不得相混魏策又有葉陽君約

魏非此人

涇陽君

昭王同母弟公子市見秦本紀

安陵君

魏策四曰成侯蘇轍古史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魏滅六世矣

唐睢

漢書疏證卷九

壘

魏策四唐睢年九十餘為魏求救於秦魏世家次在安釐王十一年而魏策復有安陵君使唐且使於秦在韓魏滅亡之後計唐睢當一百三十餘歲蓋此策為假託也

孟嘗君

名文故曰文子韓非內儲上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荀子臣道篇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魏公子

魏世家安釐王欲親伐韓無忌謂魏王魏策作朱己吳師道曰朱己即無忌字誤也孔叢執節篇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荀子臣道篇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朱亥

三輔黃圖烈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王怒使置之於轅門中亥與目視獸背血濺於獸面獸不敢動

漢書疏證卷九

畜

春申君

韓非姦劫弑臣篇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按黃歇與韓非並時不容不悉其本末而春秋時公子亦未有以君號者將別有謚記耶抑非之謚為魏辭也

淳于越

見始皇本紀

李牧

列女傳倡后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取之按倡后能說廢適子

嘉則其畜憤於牧者在先已久其受誅
有由矣竊疑牧是時為邊將恐不實耳趙策四武安君
曰緹名之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
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
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纏之以布按史記謂
牧不受代而趙王捕誅之雖亦本於趙策然前段語尤
明牧之忠謹語女子小人寃陷無辜自壞長城尤為嘸
恨至言牧不受代亦自量惟己能抗秦志在全國未虧
臣節而小人則有說矣有識者當取前說之善也

燕太子丹

丹發憤為國誠貫金石事之不成天也韓魏趙執非坐

漢書疏證卷九

秦

十一

而待亡者乎而王喜悅趙壽之謬計斬丹以企漏刻鳴
呼人之不仁甚於虎狼

鞠武

燕策作鞠武

荆軻

燕丹子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捲其袖秦王曰
今日之事從子計矣乞聽琴聲而死琴女鼓琴之聲曰
羅縠草衣可裂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按事起倉卒千載下猶為之戰掉失色何琴之可御假

有其人能從容布指則智勇又在荆軻之上當上殿時
密不覩於眉睫之微哉秦政所以不死者幸袖先絕耳
尚待琴聲軻能忍須臾乎小說家不顧事理亦可笑已
人物志七穆曰荆叔色平而神勇為眾勇之傑也

孔鮒

孔叢獨治篇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蓋仕
乎對曰臣所學於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
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
辭去以法立秦

漢書疏證卷九

秦

十一

漢書疏證卷九

漢書疏證卷十上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五

中下

中康 相

紀年仲康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帝卽位居商九年居於斟灌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

后緡

緡國名 紀年帝癸十一年滅有緡

辟方

周本紀無此世

高圉

魯語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按昭七年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杜預云二圉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杜蓋見竹書而然表置第六謬

夷皞

周本紀無此世索隱引此作夷侔按紀年自祖乙十五年至盤庚十九年六十餘年若父子繼世恐太闊遠或當有一世而史遷脫之

浙江書局刊

高培森校

濮子遠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上

辛

〇川

亞圍

紀年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圍

雲都

周本紀無此世按紀年自盤庚十九年至祖甲十三年已九十七年宋人推之云百二十餘年恐太闊遠應有此一世

公祖

索隱系本云太公祖紺諸蓋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外紀作公叔祖類云一本作太公叔類按太公者武王有天下追稱之詞

耳紀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

甲

漢書疏證卷十上

二

紀年注名載按無逸周公所稱祖甲馬鄭皆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偽孔傳迺改祖甲為太甲前後不通足明與王肅出一手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殷本紀遂云帝甲淫亂表故置於第六索隱曰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按此當以經正文為斷馬鄭先儒之義為長紀年祖甲重作湯刑注云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鯀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此和合經傳之語

馮辛

紀年注名先殷本紀作虞辛

庚丁

紀年注名

芮伯 巢伯

見書序紀年武王十三年巢伯來賓

季勝

趙祖

秦女妨

秦本紀女防

楚子繹

脫熊字

孟會

秦本紀作孟增

衛康叔

衛世家云康伯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髡說宋忠曰即

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此云康叔者謀

蔡伯

當云蔡伯荒

當云蔡伯荒

楚熊賈

第五格訛直為盤此重出

宋公稽

譙周云未諱

衛孝伯

衛世家作者伯

陳柏公

陳世家作相公

造父

列子湯問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呂覽聽言作大豆疑淮南修務所云鉗且秦丙

漢書疏證卷十上

四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

禮甚謹乃告之曰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

六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從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

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

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

如此也紀年穆王十六年王命造父封於趙

韓非外儲左造父以

湯服馬馬見池而驛

走此借言非實事也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造

父為御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

徐隱王

紀年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十四年王帥

楚子伐徐戎克之荀子非相篇徐偃王之狀曰可瞻馬

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按隱

偃聲相近即其諡人豈有無骨者哉說苑指武篇王

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

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

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

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

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

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淮南人間訓作楚莊王皆誤後

漢書疏證卷十上

五

舅申伯所封

引詩申伯番番既入於徐此異說也

鉛陵卓子

韓非外儲右延陵卓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節

後則有利鍛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

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

食因仰天而歎

按此或談說寓言假令造父有其人亦何足錄知班氏之歎誣矣廣韻注呂氏

春秋有鉛陵卓子按今本無之鉛延同

楚熊錫

世家作熊揚世表作熊煬

衛靖伯

韋伯子表誤為建子

楚熊渠

按楚世家熊揚之子熊渠而表於此作摯紅渠應是傳

寫錯誤今從釋史本韓詩外傳六楚熊渠子夜行見履

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

射之矢躍無迹新序雜事四同屈覽精通篇以為養由基射兕

燕惠公

世家稱惠侯

魯慎公

史表與世家作真公

漢書疏證卷十上

六

齊文公

表云厲公第按世家乃厲公子亦

楚熊糾

表云嚴弟按鄭語史伯曰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

雪叔糾季熊世家同糾作徇耳此謬

衛武公

按武公詩傳美之世家亦云修康叔之政將兵佐周平

戎其篡共伯事則索隱已辨之當在仁智之列而冥諸

中下非也

楚若敖

隨會所之訓之以若敖蚡冒

晉文侯仇

文侯之命父義和正義引鄭曰義讀為儀仇皆訓匹也

故名仇字儀僞孔傳云義和字也晉世家以為周作晉

號同故紀年文侯三十一年殺王子余臣於攜按文侯

相混耳公輸立王子余臣於攜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所稱攜王是也

趙叔帶

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

宋武公

名司空故宋廢司空為司城

漢書疏證卷十上

七

邾儀父

春秋之義宜進之

穎考叔

亦不當在此

鄭公子呂

字子封

曹嚴公亦姑

世家作夕姑皆射姑之訛

秦憲公

據本紀當為宣公乃文公孫非子

觀丁父

哀七年傳表又不及彭仲爽

遺章

桓六年傳王符志氏姓河孫叔敖也其子字誤也

鄧祁侯

莊六年傳亡國者史通品藻篇當定鄧侯入下愚之上

衛惠公朔

不義得國假手於狄以滅其子孫天命可畏矣宜入下等

左公子泄

漢書疏證卷十上

八

右公子職何以獨在下格

齊公子糾

白虎通云貴妾之子此公羊義也韓非說林下公子糾

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

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不知韓非所說為亂桓公未入前耶既天殺耶

魯公孫隱

錢大昕以為即公子偃偃隱聲相近攷其年世不當在

此非也

顯孫

莊十一年傳為顯孫二十二年傳來奔者為顯孫

衛戴公

表云黔牟子閔二年傳昭伯烝於宣姜生戴公表非也

趙夙 畢萬

閔二年傳二人皆不當實於此

士蔣

紀年宣王四十三年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

語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注子與士蔣之

字

臣猛足

本晉語無臣字太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

漢書疏證卷十上

九

井伯

僖五年傳晉滅虞以其大夫井伯媵秦穆姬秦本紀云

虜百里侯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則井伯是百里侯

重出

衛文公

韓非外儲右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

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

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

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宋襄公

說苑立節篇宋襄公為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受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家人子語不近典雅就令退為卿大夫能數往乎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返復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傳云目夷長則所稱者皆虛妄

漢書疏證卷十上 十

僖十七年傳

鄭穆公蘭

墨翟明鬼篇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文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曰子為句芒

石奩

按石奩事在襄十一年班誤以石甲父為石奩也石奩一稱子侯石孟

周匡王班

諸侯或稱名或不稱名天王獨稱名此其義安在齊君舍

此亦被弑絕國可知表全無定例

單伯

文十四年傳公羊以為魯大夫

逢大夫

宣十二年傳

王札子

宣十五年王子捷

魯公子歸生

漢書疏證卷十上 十

周語曰東門子家按當云公孫歸父表誤

申舟

文十年傳文之無畏呂覽行論篇作文無畏

吳壽夢

按文當有子字

申公巫臣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魏武侯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子曰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殺

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王孫閱

未詳文十四年傳周閱與王孫蘇爭政疑誤合為一

邳犇

苦成叔也廣韻國語晉邳犇食采苦成後因以為氏

邳錡

駒伯也

中行偃

世本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

胥童

漢書地理志卷十上

晉語作胥之昧晉世家以為龍姬兄此史遷臆說

羊魚

此當為夷羊五之腹誤晉語作夷陽平

鮑莊子牽

說苑雜言孔子語子路曰女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

何為而肉枯按此言於事牽據韓詩外傳七作鮑叔何為而不用益非

鄭廖

當為鄧廖之誤襄三年傳

楊干

襄三年傳揚其采色

子服它

魯語為仲孫它韋昭曰孫獻子之子子服它也

叔梁紇

呂覽權勳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

王術訓孔子躡足郊苑力招城關並因鄆人統事而誤家語本姓解叔梁紇雖有

九女無子其妾生子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疾於是乃求

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

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按此語不足誇春

夫孰非聖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乎家人子語耳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

漢書地理志卷十上

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按表於聖賢之所出無不推為上等獨孔子之父居於中下亦噴噴殊甚又野合之說孔叢已辨之而蘇轍古

史仍踵史遷之謬

秦董父 狄斯彌

並襄十年傳斯為虎

士缺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龜小人

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尹公它 庚公差 公孫丁

並襄十四年傳

無終子嘉父

襄四年傳

姜戎駒支

襄十四年傳

楚令尹子南 觀起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為在此

魯國歸父

魯無國氏當為閉馬父之誤一本無魯字或析歸父之訛

訛

鄭公孫夏

漢書疏證卷十上

四

子駟之子子西襄十年傳

晉亥唐

皇甫謐依孟子為高士傳差無故實又取韓非平公待

叔向事移諸文

晉船人固來來為桑之誤

新序一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

所持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

高下不知君子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毛也說苑尊賢平公

為趙簡子固桑為古乘韓詩外傳六固桑為蓋胥文選注引作蓋胥

舟人清涓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立君曰知樂氏之子乎大夫

莫答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樂氏之子君曰自吾

亡樂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

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樂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

晉國之政則舟中之人皆樂氏子也君曰善按如言則

魏舒為政去樂盈滅已四十年安有老者未死少者方壯之事又克曲沃盡滅其族或有奔避他國于晉豈有遺類事既不符則清涓者亦莫須有耳

魯謝息

孟僖子家臣昭七年傳

漢書疏證卷十上

五

燕悼公

世家以為承惠公後

遠啟疆

昭四年傳

申公子齋

見楚語

申亡字

襄三十年傳

左史倚相

韓非說林下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
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

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擊之必可敗

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說苑指武篇說苑權謀篇越破吳

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

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率三萬與

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當為惠王

申亥

楚語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饋乾糒韓非說疑與豎

刀易牙並列按傳只是靈王無歸申亥以舊恩報之耳

漢書禮書卷十上

末

竊恐以右尹子革之說移請申亥

音籍談

籍偃子

子鉏商

服虔曰車率士徵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辨物作車士

子鉏商王肅用服說也孔叢記問叔孫氏之車曰鉏商

杜預從孔叢作鉏商是也此等入不必列表列之噴人耳

周史大城

莊子則陽篇作大殺此誤

蜎子

藝文志蜎淵老子弟子列仙傳有齊人涓子史記作環淵王頌楚

孝成子

孝為考之誤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文先生頌皆為考

齊虞人

亦見家語正篇

越石父

晏子雜篇晏子至中牟睹解冠反獲負芻息於塗側者

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對曰我越石父也晏子曰何為

至此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晏子遂解左駟

漢書禮書卷十上

七

以贖之呂覽觀世作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列傳本之以為魯中與此吳當從本書

柏常騫

晏子問篇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

也不量其不肖將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

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家語二

有柏常騫問又雜篇柏常騫為景公禳而去鴟鴞當陸

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

壽乎對曰能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

動公喜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騫辭曰云晏

子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對曰然

說苑辨物篇同又外篇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

曰昔吾見句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按此一事而傳為兩

淮南道應訓句星在房星之間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鶩稀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田獵畢弋

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固是也伯常鶩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按此伯常鶩又疑衛人

燕子干

漢書疏證卷十上

大

晏子雜篇燕之遊士有混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

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輔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二百篇

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懸色開之以禮顏

然後能盡其復也表作于者隸體于字本為午與午相

十作行人子午意即子午又訛為子午

魏獻子

魏舒昭二十八年代韓宣子為政

司馬篤

篤者為烏昭二十二年傳作司馬督

並昭二十八年傳然表所舉又漏畧

成罇

說苑善說篇趙簡子問成罇曰吾聞羊殖外紀又訛賢為楊寔

大夫也是行奚然罇曰其人為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

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

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

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

益上矣按成罇即成罇之異此事與晉平公問祁奚同疑羊殖即羊舌之訛然在簡子時羊舌氏亡蓋

平公之問誤移諸簡子耳

漢書疏證卷十上

大

昭二十六八年傳晉語為闡明又韋昭曰汝寬汝齊之

子叔衷也

楚司馬子期

公子結也說苑正論篇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恭

進諫家語辨政作司馬子祺晏子外篇司馬子期間晏子曰士亦

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名者乎晏子曰嬰聞

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

者嬰未之聞也韓非內儲吳攻荆子胥使人宣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問

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在平昭間最為賢知囊瓦不從其計奮命而死當列上等表實於此不畏鬼誅乎

衛彪侯

昭三十二年傳

長弘

淮南記論長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封禪書云長弘沒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按射侯攷工記大戴投壺篇周禮如此司馬遷不本經術故謂之物怪莊子外物篇長弘死於

漢書疏證卷十上

幸

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韓非內儲下叔向之說長弘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作道其書周公之庭而急去周以長弘為賣周也乃殺之說苑權謀篇叔向伴遺書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按左氏言晉以為討周人殺長弘此史官傳信之事要諸周之羣貴擅朝朋奸類比而長弘以大夫孤立不倚志欲扶衰定傾自為周人所惡故諸子雜記並言其忠若韓非說苑之所言則羊舌氏滅久矣且其計盡乃墟落乞兒攘竊雞狗之智而叔向肯出以陷忠良哉王子年拾遺記又云周人以長弘幸媚而殺之其書本是說夢固不足辨矣

王孫章

定四年五年傳按傳作王孫賈

楚石奢

循吏傳韓詩外傳一新序七俱與此同呂覽高義篇作

石渚

劉文公卷

昭二十二年傳字伯魯二十六年傳曰劉狄

季康子

殺適出君當實下愚

公父文伯

公父歌也定五年傳為陽虎所逐按魯語禮弓皆有敬姜哭文伯事則陽虎去而復於魯也孔叢記義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

漢書疏證卷十上

幸

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若於此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韓詩外傳一云其母不哭季孫問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肯受珍痛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曰宮女衰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東野畢

荀子哀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家語顏回

篇作子亦問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注失讀為佚

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新序五韓詩外傳二文同莊子達

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中規莊公以

為文弗過也呂覽作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錫百而五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

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呂覽適威篇同按人間世衛靈公使顏闔傳太子則此莊公是衛莊公也又晏子內篇昔衛氏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悅其東野畢應亦衛人

周舍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

漢書疏證卷十上

圭

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簡子未應稱寡人周俗說相沿不覺耳

舍對曰願為謬謬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

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而周舍死新序雜事一同其死後語見趙世家

田果

尸子齊有田果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按此人此表何以取之

行人燭過

韓非難二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楯立於矢石之

所及少一不字呂覽貴直論云及戰且遠鼓之而士不

立誘曰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

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

對曰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簡子公惠公云云

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

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行人燭過之一言也又說苑

臣術篇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董安於後至簡子曰行

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

且聘焉董安於對曰此安於之所為後也

燕簡公

墨翟明鬼篇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

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漢書疏證卷十上

圭

期年燕將馳祖日中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

杖而擊之殪於車上

嚴先生

見越世家又陳軫傳有越人莊烏或即其人

楚白公勝

列子說符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鍛上貫頤韓

非喻老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哉說苑立節篇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

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

畏患而去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

飲於庭以孔叢諸墨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

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墨翟非儒篇同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孔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問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石乞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張子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按不但此也晏子卒於齊景公前景公卒於哀公五年十四年田常弑簡公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景公當與晏子相論於地下矣又列子淮南道應云白

漢書疏證卷十上 舌

公死於浴室呂覽精論作死於法室即與左傳奔山而縊不同

屈固

見楚世家與哀十六年傳圍公陽同

檀弓

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理故著姓名以顯之

公儀仲子

鄭注不得其名而表列之勸耶懲耶

臯魚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間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

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過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家語致思篇說死敬賢篇並作丘吾子

顏亡父 顏倫倫 顏夷

韓詩外傳二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

漢書疏證卷十上 妻

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故御馬有法而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表衍一喻字以字相似而復出也

陳弃疾 工尹商陽

鄭注以為楚公子弃疾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則表與楚平王復出或班以為陳大夫

齊禽敖 餓者

以餓者為指實之人可笑矣胡不舉爰旌目者乎廣韻作黔熬

陳子亢

馬縉曰陳子亢已兩見當爲陳子車之誤

陳尊己

檀弓陳乾昔子

鄭共公丑

當云聲公弟訛爲哀公弟

晉定公

重出

田襄子

田常之子盤表云悼子子蓋刊本誤

魯悼公

漢書疏證卷十上

美

當云哀公子

樂陽

諸書皆作樂羊

吳起

韓非外儲說右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

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

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且欲以與

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無幾索入矣外儲

左吳起懷疹尉繚子兵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

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

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呂覽長見篇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魏策作王鍾姚

策王錯和附河山之險而起拂之其隙也有素矣策言

西河之政專委之子蓋終不踐其言耳紀年惠成王二

年魏大夫王武侯使人召之吳起到於岸門止車而望

西河泣數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

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振泣而應之曰子

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

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

漢書疏證卷十上

毛

又義賞篇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怨

趙敬侯

韓非說疑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冬日單

戈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膳不能飲者以甬灌其

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然敬侯享國數十年明

於所以任臣也

魏惠王

韓非說林魏惠王爲日里之盟韓策作九里將復立於天子

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鄭君韓策作韓王紀年韓大國

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內

儲士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何也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貴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尉繚子天官梁惠問尉繚子曰黃帝刑亡不亦可乎

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

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

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呂覽淫辭篇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

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後亦應之此其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齊桓侯漢書疏證卷十上 天

索隱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田午弒其君及儒子喜而為公與史記異按世家無田侯剡

趙成侯外儲左下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秦獻公

公子連也呂覽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園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

韓昭侯韓非內儲上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噲一笑噲有為噲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噲笑哉吾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呂覽處方篇韓昭侯出袴

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也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適問曰卿者鞞偏緩令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諸車令各避舍又韓非二柄對曰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典冠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一事而異傳也

安陵繒楚策一作壇說苑權謀篇安陵繒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列女傳亦云江乙當共王時為郢大夫元和姓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楚策一作壇說苑權謀篇安陵繒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列女傳亦云江乙當共王時為郢大夫元和姓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楚共王列女傳亦云江乙當共王時為郢大夫元和姓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纂以為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蘇秦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

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

生泣下沾襟淮南說林蘇秦以百錢成一誠御覽七百六春秋後語曰蘇

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蠶卜傳食自

給各解賊獲之裘注燕人用蠶卜秦託此以取資自給

裝以賞其怪說之言

張儀

論衡明零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按張儀斥蘇秦為反覆詐偽跡儀之行事彌甚於蘇秦

其詐懷王一事猶狗不食其餘矣富真下下紀年今王

七年張儀卒世表張儀死在哀王十年魏世家儀傳皆與表合紀年所載較差三年

齊宣王辟疆

尹文子宣王好射說人之為己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

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

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

而終身自以為九石呂覽墨塞篇同韓非內儲上齊宣王使人

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宣王

死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世表齊潛王七年魏哀

皆死紀年今王五年燕王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

之釀其身齊世家不載其事燕世家則以為齊潛王而

上敘曾立下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蘇代燕策一燕王曾既立

日必不霸云云下言儲子謂齊宣王孟刺謂齊宣王皆

是伐燕紀年伐燕下年云齊宣王殺其王后以策與紀

年所敘合諸孟子則舉燕者皆是宣王期可信矣燕世

家混宣潛不分明惟世表燕王曾元年為齊潛王四年

則表之誤耳

郭靖君

孟嘗君傳潛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惠成王

後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按

史既云自威王時任職用事何待歷兩王至潛王始封

又齊策云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

薛足明威王已封之此世家與列傳皆謬齊策一曰嬰

子韓非內儲下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

左右尉則左右重尉史一百二久語懷尉小資也猶

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新序五靖郭君廢賊其百姓害傷

知之乘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

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

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

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惟羣臣不肖

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按此與新書七韓詩外

傳六郭公事全同此篇上言齊潛王下言宋昭公則中

間當亦為郭君而誤增靖字也靖郭君無出亡狼

狽之事以齊策齊貌辨專宜王身自迎之可知

於陵子仲

此從齊策趙威后所稱荀子非十二子忍性情暴谿利

歧苟以分異人為高是陳仲史錯也韓非外儲左

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高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

有樹穀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孤所貴者

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任重其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剖吾無以孤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奔之今田仲亦堅瓠之類也
淮南記論注陳仲子孟子弟子

秦惠王

呂覽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

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

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所禁殺傷人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去宥

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

果姑恐王親謝子賢于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王因厲怒以待之謝

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悅遂辭而行淮南修務訓作

魏襄王

漢書疏證卷十上

重

外儲左下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

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韓宣王

世家作宣惠王外儲右下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

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伴憎人一日不可復愛

也故伴憎伴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

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燕易王

新序三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

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是為昭王按劉
向誤以易王為王噲

周昭文君

東周策作文君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

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

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

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然游豈必遇

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

張儀還走北面載拜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

儀所得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干乘也重過萬乘今

漢書疏證卷十上

重

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當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

今不忘也

馬犯

見周本紀周策

周景

疑為周最之誤索隱云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按國策

不但仕秦

令尹子椒 子蘭

新序七作令尹子蘭司馬子椒與屈原傳合此誤王逸

章句
蘭楚懷王少弟
司馬子蘭誤

孟說

見秦本紀族誅者非孟賁也孟賁自為古之勇士

戚子

經典序錄毛詩高行子授薛倉子戚子疑即薛倉子

根牟子

經典序錄毛詩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

子

申子

申不害已在第五卷是乃傳詩者呂覽言應

慎子

漢書疏證卷十上

書

此應為慎到楚策三有頃襄王傳慎子與孟子之慎子似非一人

嚴周

明帝諱莊故自東京以上之書皆追改

惠施

呂覽不屈篇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

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秦策秦孝公欲傳國于商

取而儒生之說五帝官天下則未絕於口自子會子之嘗試其事而禍殃無窮此後乃不敢復言矣惠子

辭王又固請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注更著其名者仲父之名也

又愛類篇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

年其時趙肅侯十六年與世家所云相距又十六年則

武靈王之說為虛而肅侯自不稱王已由來矣齊世

於諸侯自稱王而惠施相兼據呂覽不屈篇惠王布

魏境攻其文則惠施奉王號於齊正是桂陵之敗時也

七國稱王齊最先也魏襄王元年五國相王則較秦魏

韓又後十年按中山策所稱犀首立五王者合而韓世

家云宜惠十一年君號為王者亦誤中山策又云中山

後持者五國相王本不推中山而中山君於後亦稱其

號故齊王號難也五王之舉高誘以為齊趙魏燕中山

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此皆晉人惠施在梁之相業

之說并史記未嘗一反覆考校者也

如此

公孫龍

徐無鬼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乘

為公孫龍也廣韻注秉又姓則公孫龍為秉氏也淮南

道應訓公孫龍立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

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願謂弟子

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

之藉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一航在汜使善呼

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

士

魏公子牟

荀子非十二子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

通治是他書魏牟也列子仲尼曰覽審為淮南道應並
非也按此是中山君公子耳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
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行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按莊子則龍乃牟之徒而列子仲尼又如公子牟
說公孫龍而從之遊列子在公孫龍前此類皆後人屬
入非也

狐爰

呂覽貴直篇狐爰說齊滑王齊王不受狐爰出而哭國
三日齊王新之東閭齊策六作孤狐咥孤狐字形相似
誤重一字耳

唐勒 景瑳

漢書疏證卷十上

美

王逸章句云大招或曰景差所作說苑政理篇景差相
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履以上程晉叔
向問之曰景差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
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皆不濡足
而況人乎按子產又載為景差此別一人也

秦昭襄王

韓非外儲說右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
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
王曰此言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愛寡
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
亂亡之道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穰侯

說苑敬慎篇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丹
之山東矣獨無一言教丹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
幾忘語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

明教趙策三秦策三秦王廢太后逐穰侯
昭王四十四年秦紀明年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
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
之陶此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按史
記范雎傳亦同策所云仍踵其謬

陳筮

見韓世家韓策二作田苓

雍門周

淮南覽實訓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
撫以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欷咷涕淚浪戾不可止辭
詳說苑善說篇高誘曰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
是也立節篇
有雍門子狀

漢書疏證卷十上

毛

范痤

當相魏見趙策四愚按宋景公楚昭王不肯以天變移
道合秦交何其賢也戰國君臣率以市道交魏乃貪七
十里之地而欲殺范痤使其人不賢也社稷之攸賴可
以七十里之費之哉嗚呼君賣臣臣亦賣君宜賢者之裏足
使天下聞之哉嗚呼君賣臣臣亦賣君宜賢者之裏足
而來者惟傾詐小
人以底於滅亡也

左師觸龍

見趙策四荀子臣道篇若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說苑敬慎篇湯誅桀左師觸龍桀紂雖異傳其奸惡著聞可知不知其官與名何為又相同也

龐煖

見燕世家鷓冠子其師也書有卓襄王問龐煖篇又有

武靈王問龐煖陸佃曰蓋龐煖之兄

衛元君

荆軻嘗以劍術干衛元君

秦始皇

說苑至公篇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

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漢書疏證卷十上

美

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

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

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

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

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能則死令之對曰云始皇聞

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眾醜我

遂罷謀無禪意也又反質篇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

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衢將數而車裂

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詐誘而主乃敢復

見我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

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云云始皇默然久之

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海皇帝下凌三王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迷而不取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自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按此兩條疑是文士發言情託言非實事也

李斯

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

而苟卿為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

蔡修道白屋之下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按李斯

卿當先卒包丘子其同受業於苟卿者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

漢書疏證卷十上

美

入燒之不然扣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曰鑿之不入

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山按此一君一臣宜入下

秦武陽

燕丹子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

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

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陳勝 吳廣

孔叢答問篇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顧博士曰驪姬夜

泣公而以信人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

其私況國君乎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捨焉按此乃孔氏借以明女史之法詩辭女知書且六藝已播何從得國語

漢書疏證卷十上

漢書疏證卷十上

甲

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

金肇麒校

姚煇校

漢書疏證卷十下

吳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六

下上

后夔玄妻

昭二十八年傳

斟灌氏 斟尋氏

紀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

七年灌伐斟鄩大戰於澶其舟楫之荀子解蔽篇桀

蔽於末喜斯觀注韓侍師云斯或當為斟蓋其君當時為桀臣

漢書疏證卷十下

十

孔甲

周語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呂覽音初篇夏后氏孔甲田

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

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必有殃后

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

柝掠斧斫斫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命矣夫乃

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中山經和山吉神秦達司之是好居於黃山之陽出

入有光廣韻注昔孔甲遇之

阜

紀年作帝昊

發

紀年元年諸侯賓於王門

章

鄭箋章豕章彭姓也紀年帝孔甲元年廢豕章氏帝吳元年使豕章氏復國

鼓

按鄭語章昭注顧昆吾之後別封者紀年帝癸二十八年商師取章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昆吾

鄭箋已姓也師古以為姓國偶着一語便成錯誤紀年帝癸三十一年

漢書疏證卷十下

二

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

蔡侯宮

世家作蔡宮侯按自此已上厥一代竟無人列人疑有聊以充數而已

衡父

造父之父

共王伊扈

伊通繫紀年脫扈字四年王師滅密即周語之密康王

蔡厲侯

宮侯子刊本誤為宣侯子

衛頃侯

世家云厚賂周始為侯者甚謬衛隱已辨之

楚熊延

當云擊紅弟

衛釐公

世家作釐侯

邾顏

按公羊傳邾顏淫亂毒害被誅於周天子當入下下

夏父

邾顏之子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三

魯孝公

按國語世家孝公較有事行不當入下上

燕頃侯

世家釐侯子

齊嚴侯

世家是莊公

魯惠公

呂覽當梁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當云平王惠公止之其後立於魯墨子學焉紀年云王使史角論止之則是借天子之禮也

秦文公

秦他公並第六獨文公居第七傷多宜有據歟

楚甯敖

楚世家作甯敖

鄭武公

韓非說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

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

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故取

之紀年平王十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周語鄭由林

之 姪唐尚書之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昭謂公羊傳

漢書疏證卷十下 四

司空牛父

傳為司寇

公子穀生

傳為甥並見文十一年傳

桓王林

平王太子洩父蚤死故桓王以孫紹

衛宣公晉

雄雉奮迅於婦人蟾蜍匹偶於少艾兩子並命再傳為

墟醜行之殃宜入下下

虞公 虞叔

桓十年傳

楚瑕丘

按楚有屈瑕此誤廣韻注魯莊公庶子食采於瑕丘其

後氏焉非楚

高渠彌

弑君賊而不列下愚為用品臨人物秦本紀作高渠昧

王子克

桓十八年傳字子儀

齊伯氏

漢書疏證卷十下 五

見論語荀子仲尼篇論管仲云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

莫之敢距也亦謂此

寺人貂

管子戒篇北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

夫豎刁其身之不受焉能愛君呂覽不廣篇齊之東鄰

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

易牙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曰

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淮南

水而甘苦知矣論衡遺告作狄牙

常之巫

呂覽知接篇桓公語管仲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

疾傳作雍巫
小稱堂巫

衛公子開方

大匡篇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者交也則其

時公子開方未離衛也小稱篇公子開方事君十五年

不歸視其親則自後臣於齊也又婦人對桓公曰公子

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則終反於衛也呂覽知接
作啟方

釐王胡齊

說苑權謀篇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

漢書疏證卷十下

六

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

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

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

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左右入

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

豈不大乎家語六
本篇同

息侯

隱十一年傳伐鄭者宜在前

公孫素

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正義之公子名素者按何休公

羊傳注云鄭伯素惡高克序言鄭伯為公子之時舊惡

高克其義為長以為人名非也公子又訛為公孫

陳轅濤塗

轅宣冲

楚申侯

呂覽長見篇荆文王曰見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說苑君道作堯饒新
序一作堯蘇而訛文

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七

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道而行之按說苑君道又云楚
莊王既服鄭伯敗晉

師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此
申侯或申公巫臣非此申侯

史華 龍滑

遺禮孔

趙孟

左傳正義曰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

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預以夙為衰兄從晉語也

按晉語以晉臣數晉世家尙有何疑而世本又云公明

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三者不同要以晉語為信

索隱云譙周亦以史記為誤然此趙孟一人殆是虛設

襄王鄭

公羊義則以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漢人多依其說故在第七

號叔

當為號射之誤

宋成公

各本襄成字互易今從釋史本

鄭子臧

僖二十四年傳

夏父不忌

漢書疏證卷十下 八

劉向之言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身為禮官而亂天彝罪孰甚焉

宋昭公

昭公亦無道被殺表守此例不堅也

晉甲父

文十二年傳按此亦不用命以害於而家者

宋文公鮑

墨翟明鬼宋文君鮑之時有曰禘觀辜論術祀義 篇作夜姑 固當

從事於厲祿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

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

選失時豈女為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緼

之中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杖而棄之殪之壇上其按

事本屬不經傳云公子鮑禮於國人年已長矣此云荷

緼被蓋不知傳文有符驗也如墨翟之言真白日鬼語

翟豐舒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茶曰吾聞翟雨穀三日

信乎曰信又問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問馬生牛牛生

馬信乎曰信雨穀三日雷風之所驅也雨血三日鷲鳥

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按封

茶即潞子之相豐舒詔為趙簡子耳

漢書疏證卷十下 九

召伯 毛伯

召戴公毛伯衛並宣十五年傳

少師慶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外傳非

右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

蹄踐者廷理斬其駒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者廷理

斬其駒其駒太子怒 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

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喻少君在

工臺

楚語莊子使士臺傅太子新序三有士臺為 隱語即是此人耳

齊頃公

世家頃公朝晉欲尊王晉蘇轍古史曰史誤以玉為王齊晉敵國豈有王晉之理哉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野

衛孫良夫

穀梁傳孫良夫跋按一時未有四使而禿眇跛僂並者此因宣十七年傳卻克事而訛傳公

羊傳作威孫許卻克

中叔于奚

成二年傳新書作叔于奚

叔孫僑如

漢書疏證卷十下

十

淫亂之徒當入下等

羊斟

呂覽察微篇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官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不以羊斟為人名

靈王泄心

集解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髡故諡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齊靈公環

晏子內篇雜下靈王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

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

衛殤公彘

左傳無諡此據衛世家世家說彘為秋呂覽慎小篇說為公子黜古史云史記言殤公十二年孫甯爭政公使甯子攻孫氏孫林父奔晉請納獻公齊景公問之與獻公如晉求人晉人誘殤公及甯子而執之最為疎謬

孫文子

為臣不道何以列此且甯殖宣營不並列

漢書疏證卷十下

十

福陽子

福音傳襄十年傳作偃者經師之誤

楚屈建

說苑建本篇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菟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已定則雖食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弃疾之亂也續漢書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淮南人間訓同則非令尹子木也

魯臧堅

襄十七年傳此亦杞殖之流不宜實此

宋華臣

暴宗亂政難作瘦狗可謂下愚

晉叔魚

羊舌鮒叔向之弟此不入下愚謬哉

慶封 慶嗣

呂覽慎行曰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慶嗣襄

二十八年傳

吳遏

當云吳子遏襄二十五年傳作諸樊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主

晉平公彪

說苑建本篇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

暮矣按悼公十四歲而立二十五年而卒平公以襄十

六年為元年至昭公十年卒在位二十七年計其

卒時猶未得逾五十此云吾年七十足明其妄又師曠

史記古史皆云平公立二十六年卒者亦誤也

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

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

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

曰善哉韓詩外傳十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間者

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

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土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

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

庚商賈藏於篋置今百姓虛耗而賦斂無己是以天火

陳桓子

晏子外篇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何為獨立而

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如

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

慮見藏若月學問不厭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為從酒

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

從酒也呂覽長利篇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主

哉

北燕伯款

昭三年傳燕簡公奔齊六年將納之不克而還十二年

齊高偃納北燕伯于唐燕世家作惠公案隱曰簡公後

秋經傳不相協古史曰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之出

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不

入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即位改元至悼公六年齊高

偃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九年至燕而死之說

乎史遷於詩書春秋

皆未嘗究觀本末也

陳惠公

昭十三年傳復歸於陳孔叢嘉言篇陳惠公大城因起

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

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未有不載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

所執吏按此與呂氏開春論封人子高見殷禱請同也

鄭孔張

子孔子孫昭十六年傳

周原伯魯

昭十八年傳

齊景公杵臼

晏子諫篇景公為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穉乎不得穫秋

漢書疏證卷十下

古

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

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

而誠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床

君道篇齊景公遊於葵園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

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

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哭曰子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

裔款

晏子諫篇上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

說之楚巫曰公神明之主帝王之君也即位七年事未

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請巡國郊以

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立於國南請

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

晏子曰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棄賢而用巫

而求五帝之立身不亦難乎請東楚巫而拘裔款按裔款見昭二十年傳未遂又上篇景公召會譏廬文昭云即裔款蓋聲相同

許男

似謂許悼公又不列世子止新序七太子止自責不嘗

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盥不容粒痛已

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議之按此義不見春秋

漢書疏證卷十下

圭

楚太子建

說苑辨物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過於疇中問

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

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

舍於有蕭氏謂路望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

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

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專諸

昭二十年傳作鱒設諸吳越春秋伍胥如吳專諸方與

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

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
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以兵圍之白公往取其父
告申鳴曰子不與吾則子父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
始吾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公
其父亦死申鳴還自殺也按此事又兼令尹子西葉公
韓詩外傳十同

孔文子

孔圉也昭七年傳

太叔疾

太叔懿子之子太叔悼子也經為世叔齊

漢書疏證卷十下

羊

陳轅頗

哀十一年傳

齊平公驚

表云簡公子非也世家為簡公弟驚哀十七年杜注名

敖作驚亦誤

厥黨童子

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

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新序五作罔罔
分有親者取多

革子成

棘革字本同用列子湯問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篇

作湯之問棘

周元王赤

六國年表以此為始非也元王尚在春秋之世

公之魚

見孔子世家

宋桓魋

桓族向氏官司馬亦曰桓司馬傳曰向魋此宜入下愚

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

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

言禍福之相及也

漢書疏證卷十下

卷

匡人

本無名氏可以不列亦當入下愚說苑雜言孔子之宋
匡簡子將殺陽虎孔

子似之甲士圍孔子之舍韓詩外傳
六作簡子家語困魯作匡人簡子

貞定王

古史曰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按

索隱不言此表疑表本同史記後人因重皇甫謐而妄

加也古史所稱索隱又與今本不同

晉哀公忌

世家忌子驕為哀公紀年云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

是為敬公此云哀
公忌誤

桑掩胥

哀十一年傳

魯哀公

韓非內儲上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

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

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

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嬰

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

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

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

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

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

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得之於身

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

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說苑政理家語賢君新序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

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

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

祥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漢書疏證卷十下

六

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按晏問篇呂覽先已篇孔子

作魯昭公若魯哀公時晏子已卒也

俱衛靈公問孔子

新序五

說苑政理家語賢君

俱衛靈公問孔子

新序五

說苑政理家語賢君

俱衛靈公問孔子

新序五

齊晏孺子

傳作安孺子晏子內篇酒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茶

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茶

以告晏子晏子曰君用誰人之謀廢公子之言也廢長

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按此與傳異陽生本未嘗立

高昭子

即高張重出

楚惠王章

新書六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誅則

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

遂吞之令尹再拜賀曰王有仁德天下所奉也病不為

傷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申鳴

說苑立節篇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

國王欲授之相起家便為相職申鳴辭不受其父曰吾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七

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適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宦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其妻那便當說家之鄰如此子胥因相其貌雄穎深目虎膺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秦哀公

吳越春秋云申包胥之秦求救秦桓公素沈酒不恤國事誤以哀公為桓公

楚昭王

新書七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七

酒二甌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乎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又楚昭王軍敗走而履決背而行失之行三步復旋取履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蹄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履哉惡與借出弗與借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異者

鍾建

定四年傳

宋景公兜樂

昭二十五年傳只作樂世家作頭曼闕子宋景公使弓

工為弓九年來見公曰為之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齊高張

高偃子昭二十九年傳

榮駕鵝

定元年傳榮成伯

趙簡子

呂覽驕恣篇趙簡子沈鸞徽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漢書疏證卷十下

七

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細善也說苑君道作樂徽

韓悼子

據傳當為宣子之子簡子韓不信韓世家敘世次九疎

外云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年表則并無貞子徐廣云史記多無

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則悼子又貞子

之誤古史曰史紀年表周元王元年猶為宣子之年故逐范中行猶為宣子之事厥謬尤為甚焉

齊國夏

國惠子

智伯

呂覽當染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人間訓張武教智伯

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新序入知伯讐之時有士曰

年將東之越而道間知伯讐之見殺也謂御日還車反

吾將死之御日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

是絕屬無別也長況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

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

至今尚存吾將

往依之反而死

衛悼公

世家出公季父黔

西周桓公

按是時未有東周不當有西周字

漢書疏證卷十下

周威公

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箏以待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聞之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韓非說疑篇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按呂先

公薨葬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結太史屠黍所云周

威公得終其身者也非之述為外矣國分為二即下之

東周惠公

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鞮徐廣曰

子按此當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按韓非內儲下公子劫

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

為兩國攻諸國策則東西周若仇敵自當緣威公詒謀

不滅匹嫡並爭國分為二呂覽韓子去周未遠

其言為實而史疎謬不而趙世家云趙成侯七年與韓

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云顯王二年本紀無

事是史疎也彼二人皆疑及此張守節云周本紀無此

然不考諸他書故不得實據正其事也蓋史遷偶從

故史中得之而不加詳考遂使東西周事本末不明亦

賴有此條可以參據厥後蘇轍古史只同本紀通鑑并

不一及則攷覈之難如此又索隱引系本云東周惠王

名班居洛陽年表顯王九年紀年惠成王十一年並云

東周惠公傑薨與韓非所云公子根一人而三名互異

也

漢書疏證卷十下

晉列侯

世家稱烈公不當降稱侯紀年同

韓相俠累

表更無韓傀則以傀與俠累為一人

晉孝公

紀年烈公卒子桓公立魏惠成王元年遷晉桓公於屯

留無孝公

秦出公

掘本紀則云出子事見呂覽

魯共公

魏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舉觴擇言即其公也

龐涓

呂覽自知篇鑽茶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則鑽茶與龐涓同死者

宋辟公

索隱按紀年云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

漢書疏證卷十下

故為狂也古史曰名辟兵而諡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楚唐蔑

荀子議兵篇楚兵殆於垂沙唐蔑死世家作唐昧呂覽亦作唐蔑昧蔑同聲

衛成公

荀子王制篇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世家云衛更貶號曰侯按稱公者本非爵也素隱云系本名不述

古史引無不字

楚宣王

淮南道應訓子發攻蔡喻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賜之

執圭按子發滅蔡當在惠王時詳蔡侯齊下

唐尙

呂覽士容論唐尙敵年為史其故人謂唐尙願之唐尙曰吾非不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及魏圍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邑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史錄史之始

楚威王

越世家言楚威王破殺越王無疆盡取故吳地按楚策范環之言則在懷王時甘茂傳同

衛平公

漢書疏證卷十下

書

年表魏襄王三年為衛平侯元年按紀年惠成王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為周本紀集解云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於魏水經注汝水篇引紀年按韓非說疑宋子罕齊田恆衛子南勁之為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僞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據此則後之有衛國者為公子郢之後子南氏而衛成公即子南勁以其篡國故惠王命之如田三晉故事也平侯即勁之子耳自史遷以潦草採簡牘後人為其蒙翳於春秋後之世次有若無也

衛嗣君

世家五年貶號曰君韓非外儲右如耳說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公曰夫馬以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呂覽審應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勿知其不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在於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也

魯平公

漢書疏證卷十下

美

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澤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燕王噲

韓非說疑篇子噲親操耒耨以修畝畝苦身以憂民子之

韓非內儲上子之相燕坐而伴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

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燕策蘇秦與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君臣並宜交史記直云子之與蘇代婚便誤按此人下愚

楚懷王

新書六楚懷王以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今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與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夜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按事與史遷異然其無道之迹更著矣楚民何為憐之

靳尚

楚策三靳尚為張旄遣人刺大事起靳尚之告張儀欲以求禍也反以殺身可為

漢書疏證卷十下

美

小人之戒

魏昭王

韓非外儲左上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孟嘗君相魏在右外儲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

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人臣所宜為者睡不亦宜乎按內儲田嬰相齊齊靖郭君謂齊王事俱類此

魯愍公

世家作文公此從世本

楚頃襄王

淮南主術訓頃襄好色不使風謨而民多昏亂其積至

昭奇之難荀子臣道篇楚之州侯可謂能臣也與楚策莊辛謂

頃襄王語合

燕惠王 趙世家燕相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按樂資云王即惠王

魏安釐王

韓非有度篇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阿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救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安釐死而魏以亡

按安釐復召信陵君將稍振耳不如非所誇也

趙孝成王

漢書疏證卷十下

无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李園

凶惡之徒不入下愚舛矣

董翳 司馬欣

二人與漢事相涉推其例安期生苞丘生之流尙多可採

補嫪毐

張晏云嫪毐上烝昏亂惡不忍聞乃在第七然則本有嫪毐也今據補

漢書疏證卷十下

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

金肇麒校

姚煥校

漢書疏證卷十下

无

漢書疏證卷十一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七

下中

朱

博物志堯作圍棋以教丹朱尚書疏鄭注云丹朱見洪

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頷使人推行之紀

年帝堯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水韓詩外傳八魏

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父賢不過堯而丹呂

放淮南秦族訓雖有法度而殊弗能統注殊堯子也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不得立庶弟九

女志

本大戴帝繫又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

嬉年壯未孳於砥山得蕙苒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

而妊孕剖荷而產高密大荒南經鯀妻士敬士敬子曰

已又廣博物志遁甲開山圖云女秋暮汲石紐

鼓交

呂覽古樂篇帝堯命質為樂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

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此或樂師之瞽者歸藏云

麗山氏之子鼓羅泌据山海經以為逢伯陵之子鼓不

象

荀子正論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韓非忠孝篇

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按

商均

曰覽去私舜有子九人紀年帝舜二十九年命子義均

封於商大荒東經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羅泌

大康

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漢書疏證卷十一

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曰五子表云啟子昆弟五人

號五觀按楚語云啟有五觀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

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

西河武觀來歸韓非說疑啟有五觀父兄子弟之親也

敗法圮周書嘗麥解其在下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

夏略墨翟非樂篇子武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將之銘莧磬以刀湛濁於酒淪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

於天天用弗式按此與楚詞合五武雖通然紀年云季

子武觀則五子者并太康仲康言之也潛夫論五德志

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事
帝降須洛納是謂五觀按此則表以太康之弟復有五
人者非也

義和

紀年仲康五年命肩侯帥師征義和

蓬門子

呂覽聽言蓬門始習於甘蠅王逸楚辭注羿吹將歸使
仲尼篇蓬蒙之弟子曰鴻趨莊子作蓬蒙荀子作
蓬門韓非作鳳蒙淮南作蓬蒙子皆聲同五異耳

瘡

澆豷同叛子耳有何軒轅

漢書禮書卷十一

三

柏封叔

昭二十八年傳

癸

管子輕重甲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樹以觀凍溺弛北

虎以市以觀其驚駭又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淮南覽冥
端驂農樂聞於三衛

訓夏桀之時植杜稿而墀裂客臺振而掩覆紀年帝癸
二年桀傾

宮毀犬羣噪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墨翟非攻篇五穀
焦死鬼呼國鳴

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饒宮命融隆火於夏之城又汜論
開西北之隅紀年帝癸三十三年冬聆陸災

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紀
年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龜筮列傳桀有諛臣名
於夏臺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食狼按桀紂並稱猶諸湯武不
當分異錢大昕云孟堅序
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
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依此桀紂當並
列桀與末喜子莘在八等又失
載崇侯名皆轉寫之脫誤也

末嬉

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注言夏
桀征伐

蒙山之國按國語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河
而得妹嬉

始開圖孔甲見逢氏抱妹喜義之以為太子呂覽慎大
履癸如按孔甲去桀世四代不得以為孔甲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

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

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伊尹又

漢書禮書卷十一

四

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

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關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紀年
帝癸

二十九年三日並出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

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

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對曰西夏東殷

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按桀都安邑湯居亳夏西殷東

也伊尹以告湯列女傳桀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

年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後愛

其二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弁

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又管子

輕重甲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以呂覽証

之謂伊尹與妹嬉參聽者因誣
妄然知桀之嬖女不獨妹喜矣

千辛
呂覽當染桀染於千辛岐踵戎紀年帝癸六年
岐踵戎來賓又慎大

覽干辛任威凌驥諸侯知度篇作羊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莘

推侈

墨翟所染夏桀染於干莘推侈又明鬼篇桀有勇力之

人推侈大戲主別兜虎指畫殺人呂覽簡選殷湯良車

七十乘必死七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侈太犧非

說疑桀有侯淮南主術訓桀之力制脩伸鈞同掣索鐵

欵金推侈大犧按淮南以為桀之力能推侈大牛蓋推

侈大犧是二人名相涉而誤也說苑推侈大犧蓋推

四並云紂晏子問篇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明是兩人

葛伯

漢書疏證卷十一

五

越絕湯飾犧牛以事荆伯疑即葛伯事而訛傳

尹諧

荀子宥坐篇湯誅尹諧家語本之又說苑指武篇湯誅

蠲沐

武乙

紀年注名瞿表置此者據本紀射天雷震而死也

大丁

紀年作文丁按本紀無不道之跡而與夏桀同科誠不知其何謂也

乙

紀年注名羨

祭公

紀年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免皆

震喪六師於漢

辛繇靡

呂覽音初篇周昭王親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

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上擯於漢中辛餘靡振王

北濟又反振蔡公同折方言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

為長公通左傳梁餘靡呂覽亦作梁由靡

魯幽公

以紀年推之幽公被弑在昭王十九年與年表異

漢書疏證卷十一

六

齊哀公

紀年夷王三年致諸侯齊哀公此公羊傳之謬夷王政衰不應無道如紂

密康公

見周語

懿王堅

詩序東方未明刺時也鄭詩譜以為懿王時沈約据之

以注紀年又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詩人

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夷王摺

本紀與紀年並作變變無音摺者師古不料其誤而強

爲之說

齊厲公

暴虐被殺

曹幽伯

爲弟蘇所殺

叔術

邾顏之弟妻嫂者公羊以爲魯者也

荀

叔術子

曹戴伯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七

殺幽伯代之宜入下下

潘父

弑昭侯者當入下下

宋殤公 華督

弑君之大賊猶不入下下不知其何心也

蔡哀侯

呂覽長攻篇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

蔡與左傳不同

周公黑肩

其次當在哀姜前

連稱 管至父

弑君之賊

雍人麋

齊世家作雍林爲地名此加人字又異左傳

鮒里乙

荀子宥坐篇管仲誅付里乙尹文子傳爲付家語始誅篇作付

乙說苑貴德篇作符里指武篇作史附里

漢書疏證卷十一

八

南宮萬 猛獲 南宮牛

按三凶不入下愚何也

鄭子嬰齊

左傳作子儀世家作公子嬰此誤益一齊字以索隱證

之知非世本所有

傅瑕

鄭世家作甫瑕

晉愍侯

桓八年傳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世家紀年並同此誤以爲晉侯諡

王子頹

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入王府多取

王玉化為蜮射人

焉國 邊伯

五大夫又缺其三

楚杜敖

左傳作堵敖楚世家索隱皆側狀反則杜本作杜

圉人犖

公羊閔元年傳作僕人鄆惠樂

公子慶父

漢書疏證卷十一

九

魯失討賊之法表復昧大逆之罪

晉獻公

呂覽原亂曰獻公聽嬖嬖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

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

數按此是下愚視國小力弱而滅亡者更可推也

優施

見晉語

號公

新書雜事昔者號公驕恣自伐詔諛親賢諫臣誅逐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

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糲糗號公

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

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

不諫之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

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言之過也韓詩外傳六郭君郭張同焦氏易

林牛驥同堂郭氏以亡國破為墟主君奔走紀年號公

傳奔京師異

曹共公

呂覽上德篇公子重耳之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

池魚淮南人間訓同按如是雖所役之辱不至於此通而無理也不足言也杜預解傳薄而觀之為逼迫

漢書疏證卷十一

十

而觀之亦非當從晉語設微薄而觀之高誘亦云設薄以觀之並為設薄以私燒之耳

惠后

溺寵少子外召戎索破國亡家古今多由此老嫗

梁伯

公羊傳魚爛而亡

曹共公

馬驢曰重出

齊公子無詭

傳作無虧先出閔二年傳不宜傳於此

邴歆間職 晉趙穿

未有被弑之君入下愚而刃其君者反在上也

鄭靈公 公子歸生 子公

說苑復恩篇子夏言此事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按云有漸者子公敢於君前嘗味其無君之心已久靈公不君之狀可驗也韓非雜篇食糧之羹鄭君怒而不誅

故子公殺君

晉先穀 楚子越

皆滅其宗者宜入下愚

穀陽豎

漢書疏證卷十一

本

呂覽權勳作豎陽穀韓非子十過篇邪二篇與內外傳同淮南子人閒則說苑穀陽篇與呂覽

同諸書並云小忠大患之賊也

鄭公子班

字子如成十年傳

屠顏賈

晉語有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屠岸賈或其後欺然

下宮之難出於小說之虛妄史遷寡識采人趙世家耳按其時執政為樂武子焯之戰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故晉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是與朔有舊雖討趙同趙括必不并殺其遺孤其妄一也成五年原屏放趙嬰齊於齊八年晉誅同括而世家新序皆并誅趙嬰齊其妄二也又云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則是景公受制於一

屠岸賈諸將隨同朋奸何以處范文子知武子諸賢其妄三也成二年安平之戰樂書已代趙朔將下軍則朔死矣又六年而有原屏之難武何得為遺腹而八歲小兒豈能匿於袴中其妄四也成三年傳晉作六軍凡十二卿無屠岸賈若非軍將焉能與兵作難其妄五也趙盾以括為公族其族皆統於宗子括誅則收其田邑故立武反田二年而景公卒安有屠十五年始以疾卜趙宗為崇其妄六也前後季外不細道理誕妄之尤者遷自稱為名山事業可歎也

宋蕩子

成十五年傳蕩澤字子山此云蕩子非也

晉厲公

紀年書晉厲公卒葬諸其穀

宋魚石

漢書疏證卷十一

本

五大夫舉一以概之

慶克

成十七年傳慶封父

國佐

成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晉紀年晉景公十一年齊

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賦則賓媚人即國佐明矣表置

賓媚人於第四置國佐於此誤以為二人

楚公子申

襄二年傳

楚公子壬夫

襄五年見殺

鄭釐公

傳名兒頑世家名悼

子駟

公子駟七穆之一

孫蒯

先出襄十四年傳

邾庶其

襄二十一年傳

鄭尉止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

襄十年傳當在庶其前

衛甯喜

其父植負逐君之罪矣又教其子弑君焉父子之愚世

濟凶德

巢牛臣

襄二十五年傳

宋伊戾

襄二十六年傳

吳餘祭

當有子字傳在襄二十九年世家在楚靈王次乾谿之

下索隱已糾其誤

魯昭公稠

晏子雜篇魯昭公奔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

而奔國之早奚道至於如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

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

內無拂而外無輔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

風一至根且拔矣按昭公十九年即位至二十五年出

奔年不為少傳載齊侯唁公之辭甚

道雖野人無是情理可知畏者之妄說苑敬慎篇又作

晉昭公夷

漢書疏證卷十一

吉

實於此者以晉世家有昭公時六卿強公室卑語也其

實未必然

燕惠公

燕世家以為出奔齊與傳云簡公兩歧史遷謬

陳公子招

先出昭元年傳按此亂人當入下愚

周僖桓公

昭九年傳僖桓伯

魯南蒯

昭十二年傳

莒子庚與

昭十四年傳釋文庚與亦作與

宋元公佐

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明曰予自

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

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

有君曰合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筮圓五尺君曰獻若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被龜以下吉乃剖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筮按諸少孫以此補龜筮列傳恐以莊生之

寓言為王史之實錄也說苑正諫篇伍子

胥諫吳王曰白龍天帝貴者也豫且宋國賤也

蔡平侯

昭十三年傳與陳惠公同復國

樊頃子 司徒醜

並昭二十二年傳

子鼃

杜預云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故河休子朝年尚幼之說

也

賓猛

賓起也荀子解蔽篇賓孟之被者亂家是也

梁丘據

字子猶說苑建本篇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

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長行行者長至嬰非有異於

人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曹悼公

各本訛為曹桓公

南宮極

昭二十三年傳震死

頓子 胡子髡 沈子逞 陳夏醫

並昭三十三年傳

漢書疏證卷十一

宋樂大心

昭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

季公鳥

昭二十五年傳

公叔務人

公為也檀弓作公叔禺人

寺人僚祖

昭二十五年傳

臧昭伯

臧為子

厚昭伯

呂覽察微篇亦為厚昭伯

吳王闔廬

呂覽首時篇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又用民篇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試其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七

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淮南秦族訓五戰入郢城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新書七罪之門執高兵傷五職之實毀十龍之鐘

楚郟宛

昭二十七年傳

越王允常

越絕夫鐔子允常

關且

楚語與令尹子常語知其不免則非愚人不當在此

宋昭公

下有宋昭公此誤出

邾嚴公

定二年傳

夷射姑

定二年傳韓非內儲說下門人捐水而夷射誅訛為齊之中大夫

楚囊瓦

贖貨如餓豺狼臨難乃為獸散當入下愚

晉定公

終春秋傳趙世家云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治三年之喪期而已按哀二十年傳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此

漢書疏證卷十一

六

是襄子處父簡子喪及聞吳被圍而更降於處喪之禮

非因定公卒降也傳載楚隆語甚明史遷誤會文句又

以襄子為簡子何異齊東野人語乎

陳懷公

世家以為如吳吳留之卒於吳按傳無其事

滕悼公

滕悼公於昭二十八年卒非也杞世家有杞悼公訛杞

為滕

許男

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謂此刊本訛為許幼而後

氏謬引西都賦之許少可笑

莒郊公

列子說符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茨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者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呂覽恃君篇同說苑立節作莒穆公朱厲附按莒無穆公春秋年表有郊公郊敖聲同當是郊公也

邾悼公

漢書疏證卷十一

尤

川三川

按三年傳莊公穿卒子隱公益立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歸八年復國又為吳所執十年奔齊二十二年奔歸國二十四年又為越人執以歸終春秋傳始末如是云邾悼公者誤也

頓子 胡子

定四十五年滅

薛襄公

薛伯定各本認公為子

小邾子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齊悼公 鮑牧

陽生齊世家鮑子弑悼公又巨謬也劉恕外紀仍踵之

田恆

竊鈇公室寄瑕私門其醜行之尤者歟

諸御鞅

哀十四年傳此當在中列與田恆並列繆

衛太叔遺

太叔傅子哀十一年傳

衛出公輒

當入下愚

漢書疏證卷十一

李

川三川

渾良夫

哀十五年傳

石乞 狐廝

哀十五年傳史記作盂廝御覽三百五十二師覺授孝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孟廝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廝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蒯聵

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之縣叛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

後義死不避菴袂衣將入鼎佛胥播而口之趙簡子屠
中牟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君子不恥人
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福負其母
南徙於楚新序義勇作田卑

公山不狃

子洩也潛夫論忘氏姓公山氏魯公族

杞愍公 杞釐公

世家弒愍公者為釐公

蔡侯齊

荀子強國篇公孫子曰子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

舍不宜以眾威受賞

南地則子發攻蔡之宣王如列國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

辭不說死權謀篇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

而繼之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

乎對曰吾國將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之病將死

不可為良醫國將亡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

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家而

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見

威公將虜中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按楚策三蔡聖侯之事子發方受命

平宣繫己以夫絲而見之也諸書並作楚宣王世家云楚惠王滅蔡後陳滅三十三年表周宣王二十二年惠王四十二年滅蔡下至楚宣王元年七十餘年則宣為惠之誤又以蔡侯齊為聲侯亦非也

思王叔襲 天子家篡殺之始

周威烈王

通鑑以威烈王二十三年起年表是年九鼎震

宋昭公

表云景公子者從左傳新書七皆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

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因宜矣於是革

心易行衣直布食黼餼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

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韓詩外傳六同按韓

取宋當謂其昭公被出時可耳公既復則子罕非終有

之也世家只是填為世本又加以諸亂如古廟栗主耳此等大事不載何貴乎有史

晉幽公

紀年幽公十年秦大夫晉厲賊幽公於高寢之上世家索隱

楚聲王

呂覽慎勢聲王國宋十月宋楚世家俱缺其事

元安王駝

本紀作安王驕紀年亦無元字

鄭繚公駘

世家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繚公駘按其時則列子居鄭之時也韓非說疑太宰欣取鄭應謂繚公然不可考矣

韓哀侯

為韓嚴所賊者

周夷烈王喜

本紀年表無夷字

漢書疏證卷十一

五

周顯聖王扁

本紀年表無聖字

莊躄

荀子議兵篇楚之莊躄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又云莊躄起楚分而為三四楊倞曰躄初為盜後為楚將曰覽異用篇跖與企足得銘以開閉取鍵也高誘曰企足莊躄也介立篇莊躄之暴郢也高誘曰莊躄楚成王之大盜韓非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商子民篇韓詩外傳四並云莊躄起而楚分則莊躄固盜也史漢西南夷傳並以為楚莊王苗裔為楚威王將軍華陽國志作頃襄王取其與秦擊楚巴黔中

郡後漢書作莊豪又似別一莊躄循荀子所稱則楊倞之語為通又按越世家楚越構兵正在威王世韓非誤以為莊王也高誘云成王又與威王字形近而訛然威王卒後五十餘年至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拔巫黔中郡謂威王時使莊躄不應如是之久謂頃襄王時為將計其年當七八十餘不任為將於微外並可疑也按楚策張儀說懷王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華陽國志秦平蜀司馬錯等因取苴巴又云周初馬錯率巴蜀取十萬大船船萬艘將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按浮江正向楚之夔巫地非商於也商於為黔中者誤然可知其開置黔中據西南夷傳云不始於頃襄王二十二年白起之師矣

漢書疏證卷十一

五

莊躄將兵循江上則自外江入巴郡秦既并巴苴道塞不通應在是時為楚懷王也歷久致疑並緣史遷西奪楚巴黔中郡誤置在頃襄王世耳

越王無疆

越世家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案隱按紀年粵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張明經案秦曰據此則楚殺無疆當在哀王二十年後矣今本紀年有之當是會史記而未博考索隱也案紀年終於魏哀王二十年年表魏襄王七年為楚懷王元年攻楚策范琛之語無

疆實滅於懷王世也越絕之作已在東漢故承史記亦以為威王滅無疆也

趙武靈王

韓非外儲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潘吾即蒲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說苑尊賢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任李兌故也按五國相王武靈獨不王今國人稱之曰君及傳位於太子故自號主父終其世未稱王蓋至惠文王稱王追尊之加魏惠成王耳

李兌

韓非難二李兌治中山苦陞今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

漢書疏證卷十一

委

八

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按此李兌疑吳師道謂李兌封奉陽君按奉陽君有三蘇秦始說趙肅侯云云奉陽君捐館舍此一奉陽君也

趙策李兌謂齊王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此公子成當武靈惠文之世又一奉陽君也趙世家公子

平荀子臣道篇趙之奉陽可謂篡臣也此奉陽君乃李兌也按主父之禍始於廢長立少繼乃移愛並樹李兌

則主父剛而自用不任兌之驗也其後身為逆亂亦以荀況等並以主父任李兌而餓死傳為口實君臣蒙其詬久矣訊諸二人未必心服也不然或史遷序次之謬

所不敢知耳

田不禮

按趙世家公子章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呂覽當染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墨子作趙事在報王二十年齊滅宋在二十九年則非一人也代君章即安陽君

齊潛王

呂覽過理篇齊潛王亡居衛謂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也

漢書疏證卷十一

委

八

玉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解天下而無恨絕者

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圍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帶益三副矣新序五齊潛王亡

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亡者其何哉公

所以亡也以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未之知也王之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亡也潛王慨然太息

日賢固若是其苦耶按以上所述潛王可謂至死不悟者矣下流之人眾毀所歸或出遊士增飾其能狀固未可知然以他事證驗及魯仲連所云過魯過鄭者悉肖其為人所未可以為虛誣也史遷敘事勿勿於此等人物都無發揮為金鎖石室之書其欺人之語耶

淖齒

呂覽正名作卓齒潛夫明闇篇作踔齒韓非內儲上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又外儲右下淳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一日入齊則獨聞淳齒而不聞齊王楚策荀卿書謝春申君曰淳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淮南祀論訓淳王專用淳齒而死於東廟按閔王已失國淳齒將楚兵救齊因相之耳所以為口實者以其被殺也不然或史傳佚其專用齊之事也

騎劫

見田單傳

韓王安

漢書疏證卷十一

考

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其志若韓地之為韓安相也

趙王遷

淮南秦族訓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謠

聞者莫不隕涕

劇辛

韓非飾邪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鷓冠子世兵篇

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到燕以失五城按鷓冠子

著書不應言麗媛敗劇辛事然則此等篇第疑屬煇所為也又按劇辛本昭王所致客也鄒衍惟解大言劇辛亦終敗亡幸有一樂毅收功耳禮賢下士而求其必效談何容易雖然梁齊不有孟子荀卿乎哉

秦二世胡亥

新書六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奔之金樓子一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宮以鹿為馬以蒲為脯

漢書疏證卷十一

考

下下

蚩尤

周書嘗麥解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於大帝用名之曰絕響之野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戰萬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漢書疏證卷十一

堯

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九黎

楚語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氏九曰刑偽人蚩尤之徒也呂刑偽

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鄭曰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

君在少昊之代疏亦知其非故云蚩尤在炎帝末九黎

馬融云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見釋文按國語明言九黎在少昊之衰世

時代懸隔而以為蚩尤高誘性秦策亦以何其荒謬耶

共工

共工有五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列子湯問共工氏與

顓頊爭為帝淮南天此在顓頊時者也文子上義篇共

工為水災故顓頊誅之淮南原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

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

楚世家共工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此在帝嚳時者也

周書史記解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

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共工以亡紀年帝堯十九

為堯時也淮南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

桑在舜時實與堯並時也秦策一禹伐共工海外北經

日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所共工之臣

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氏也又以為禹而實舜所命

也杜預云窮奇

謹兜

漢書疏證卷十一

手

古文作鵬咬韓非說疑謹兜氏有孤男亡國之臣也史

謹兜以孤功輔穆亡其國孤功與孤男形似

三苗

史記解外內相闕下擄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墨翟

篇昔者三苗大亂堯命禹之日妖宵出兩血三朝龍生

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征有苗四雷誘祇有神人

面鳥身若瑾以待推矢有苗之群苗師大亂按此類妖

巫韓非說疑三苗有成駒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

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鄭云有苗九黎之後

入南海為三苗國博物志相同

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

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

舜臣堯又歿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楚語昭
云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克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
九黎之爲也堯與而誅之魏策一吳起封武侯曰三苗
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校山在其南而
山任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韓非五
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
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武有苗乃服說苑君道
篇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
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按今偽古文作舜命禹
征與上所說正相反

呂覽行論堯以天下讓舜鮒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
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
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

漢書疏證卷十一

至

×三上

以爲城淮南原道夏縣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舉獸之
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徨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
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紀年帝顓頊三十年產伯鯀墨翟
顓頊子太閭遠律歷志
以爲顓頊五世孫得之

有扈氏

莊子人閒世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說苑政理
篇子貢曰昔禹與有扈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此疑有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楚
有扈按此皆以爲禹時則扈本昭元年傳楚語並云
故國非禹之子與傳異有觀扈淮南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注有扈氏夏

舜賢禹獨與子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
而不恭身死國亡吳子圖國篇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
以喪其社稷韓非說疑有扈氏有又據天問云有扈牧
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云啟攻有扈氏
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按與甘誓大陳六師聲討
其罪又不同異說之難齊如此墨翟明鬼引夏書禹誓
禹誓或史策
總目之耳

說文羿帝擊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蓋有窮之羿其子孫
也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

漢書疏證卷十一

至

×四上

按屈子則以兩羿爲一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
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輪鑿齒九嬰大封封豨
皆爲民害乃使羿誅鑿齒於鳴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輪所修
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淮南紀年帝相八
年寒泥殺羿淮南詮言羿死於桃棗高誘曰棗大
羿自是以來
鬼畏桃也

韓泥

天問促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言泥娶於純狐
伯靡殺
寒泥
王逸曰澆一作算紀年帝相八年寒泥殺羿使其子

居過說文絲字引虞書丹絲算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注敖堯子也按尚書釋文亦云傲又作算是古來傳說有此說

辛

新嘗九紂自謂天王又君道篇紂作栝數千脫諸侯之不語己者杖而栝之論衡

語增篇紂力能索鐵伸鈎淮南以撫梁易柱又云紂以

槽爲巨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

非並時亦非一地兩者本自無礙王充以爲牛飲三千

人必不能在室內不在室內無容不知朝暮強詬而不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

三

舍何耶其書類如此

妲己

紂年帝辛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

門潛夫論潛歎篇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

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

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之年者耶明既衰耶何

貌惡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爲惡妲己恐

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不道欲以此惑君王也

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脯厥女而烹九侯天下

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按克殷解云適二女

之所乃既縊注二女妲己及嬖妾又世俘解妻二首赤施則紂有二妻紀年雖煩竟不知妲己之外爲誰呂覽先識云商王後近姑與息

費仲

韓非外儲左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

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內備下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今之諫紂而

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縱而赦

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

拘文王於羨里注屈商紂臣也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

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三

三

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

說之乃免其身周本紀桓子新論皆同以爲崇侯虎所請惟韓非作費仲說紂墨翟問

鬼武王戰乎牧之野王手擒費仲惡來又云費仲惡來崇侯虎指畫殺

人

飛廉

荀子成相篇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索隱云處父至

惡來忠天賜石棺事蓋非實謹周深所不信按此本秦史欲美其先願倒是非耳史遷專議徒汚簡牘

鴟冠子備知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

之也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頭手污於

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按諸書皆以武王
五紂之罪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賦之踏腹履
腎踐肺履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惟
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秦本紀言惡來革早死豈非以
止然則所以順民心耳按紂之助虐者尸子有王子須天
一手掩天下之目乎問有雷開皆不足道獨何以遺崇
侯虎也應是呂覽墨子並云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新作
傳本脫落惡來

左強

淮南覽實訓紂為無道左強在側龜策傳紂有諛臣名
為象鄭

管叔

漢書疏證卷十一

彙

墨翟并柱篇作關叔作維解管叔經而卒外紀引作管
誤叔霍叔繼卒

按世家以管叔為周公兄與孟子同淮南記論周公

有殺弟之累弟齊俗訓周公放蔡叔誅管叔放兄誅
列女

傳白虎通三引詩傳亦以為周公弟不可知也說苑指
武篇文

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諸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

日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

之先王伐桀不伐順伐不伐易伐過不

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蔡叔

作維解囚蔡叔於郭陵孔晁曰地名外
紀引作郭鄰

昭王瑕

尙書中侯昭王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天間昭后成遊

南土爰底厥利惟河逢彼日雉按此有實事而王紀年
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蔡公辛伯從王
伐楚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按昭王之過在德
遠略本無大惡昭灼人口班氏列諸下屬其尤譏賊竊
從而推之四凶遺聖明而誅竄桀紂窮凶虐而滅亡若
此類者被以下恩庶昭炯戒若夫王政既衰臣弑君強
并弱堅冰之戒漸於履霜非盡如桀紂也操史筆者宜
察其所以被殺與亡國之故大有可哀而
慨蒙下恩之垢故鬼有知寃痛冥漠矣

房侯

周語房侯實有爽德丹朱為身以備之生穆王焉

宋煬公

不得其被弑之罪

漢書疏證卷十一

彙

齊胡公

世家為周天子所立其被殺不幸也滑夫論齊駟馬傳

沈胡公於貝水

魯魏公

以其弑幽君而自立

楚熊摯

作熊摯者据傳二十六年傳云熊摯有疾而自竄於

夔非其罪也

宋厲公

世家弑煬公而自立按昭七年傳弗父何以宋授厲公

則史遷事有誣也

齊獻公

又以其殺胡君

厲王胡

呂覽當染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

墨翟所染作厲公長父

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終即周語榮夷公

詩正義引尚書中侯摎維則曰昌受符厲倡

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

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谷永上書曰閭婁驕煽日以不臧

鄭箋故据魯詩傳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為厲王詩

漢書疏證卷十一

考

衛巫

不列榮夷公等而列衛巫外矣

楚熊嚴

未審其實於下愚之狀

伯御

紀年宣王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於三

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

衛其伯

詩序衛世子其伯早死衛世家為武公篡入釁侯讓自

殺從詩序則早夭非罪從世家罪不在其伯

晉殤公

晉世家作殤叔紀年幽王四年晉世子仇歸於晉殺殤

叔

幽王宮涅

呂覽注云幽王名官皇史記集解涅一作生

劉恕外紀蘇轍古史

作宮涅則涅乃涅之御覽八十五瑣語曰宣王之元妃

獻后生子不恆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之

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

者則可身體全骨節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

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奔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長矣而

未有子或者天將以是奔周雖奔之何益天子弗奔之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為虎

褒姒

呂覽疑以篇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

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

兵皆至褒姒大喜悅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

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

侯不至乃身死於麗山下為天下笑

按此史記烈女傳所本故錄之

號石父

晉語褒姒與號石父比逐太子宜咎呂覽當染幽王染

號石父鼓祭公敦 墨翟所染染於傳公夷蔡公敦皆號石父之誤

皇父

紀年幽王四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司徒皮

鄭箋幽王時司徒鄭桓公非番也

太宰家伯 膳夫中術 內史椒子 越馬蹶 師氏萬

按以上七人若從魯詩讀則皆屬王時臣

平王宜白

古文環籀幽王將殺太子宜白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

白叱之虎弭而伏

漢書疏證卷十一

禿

リリメ

曹繆公

世家殺其兄石甫自立

晉孝侯

此力不足也有何罪也

曲沃嚴伯

弑孝侯也

魯隱公

春秋美之置諸下愚班氏造孽矣

芮伯

紀年晉曲沃武公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出奔魏

彭生

管子大匡篇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

陳厲公

乖左傳之用文從史遷之謬記司馬貞已糾之矣據索隱云班固又以厲公為桓公弟則此表有桓公弟三字今本脫

長狄僑如

漢書疏證卷十一

甲

リリメ

按文十一年傳僑如當為榮如戰梁傳曰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善其謀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膚見於賦

齊襄公兒

據文脫一諸字

公子亡知

當云公孫亡知

晉驪姬

列女傳里克殺卓子乃戮驪姬鞭而殺之

楚繆王商臣

列子黃帝篇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

晉靈公夷皋

說苑正諫篇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吾少學之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懼靈王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鄰國謀議將與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

漢書疏證卷十一

學

曰算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韓非難四晉靈侯說參無值

夏姬

列女傳云美好無匹內挾技術三為王后七為夫人莊未納亦不稱后大夫之妻不稱夫人劉向為雜學故其言鄙俗如此

程鄭

晉語悼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此非下愚也

西鉏吾

成十八年傳觀其語智識人也何為入下愚非徒品題之謬良由涉學之悔

齊嚴公光

晏子內篇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通邇不引過

楚夾敖

昭元年傳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世家夾非

蔡景侯

襄三十年傳子禍

蔡靈侯

昭十一年傳弑父滅國

陳良公弱

漢書疏證卷十一

學

昭八年傳滅國

吳餘昧

昭十五年經作夷末按夷末以令終目為下愚殊乖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隘

宋寺人柳

昭十年傳

魯豎牛

韓非內儲說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戮此不參之患也

楚靈王

墨翟兼愛篇楚靈王好士厲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膺然後趨并太子大道篇楚莊愛細道篇同並

訛為楚莊

晉邢侯

申公巫臣之子昭十四年傳

漢書禮書卷十一

雍子

章昭云故楚大夫先出襄二十六年傳

楚公子比

非其罪

觀從

昭十二年傳此宋得為下恩

周悼王猛

公羊家以為魯此仍其舊也

敬王丙

按昭二十二年經先言天王居於狄泉下去尹氏立王

子朝則春秋正其名分矣公羊家雖舞文巧詆亦無可說第言子朝年幼歸罪尹氏表置子朝於第八獨以兩王當下愚則狂惑矣

楚平王弃疾

既云平王則不名弃疾也新語無為篇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按此乃靈王之誤繁露作懷王非也

費亡極

呂覽慎行篇古曰勳而不論其善知善人而不知人害

漢書禮書卷十一

已以滅其族費亡忌之謂乎

楚世家吳越春秋淮南人聞俱作忌韓非同傳

曹聲公

春秋昭二十八年悼公午卒直接靖公露於宣八年卒無聲公隱公兩代此据曹世家

吳夫槩

定五年傳奔楚為堂谿氏韓非外儲右上有堂谿公謂韓昭侯蓋其後裔也

衛靈公元

新序刺奢篇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趨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隄隅有

一
子
青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四
反
之
內

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呂覽分職篇同又晏子內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南子
呂覽貴因篇孔子造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高誘曰南子淫佚不得諡按列女傳有兩夫人仁智傳云衛靈公與夫人夜坐問車聲麟麟至闕而止趙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漢書疏證卷十一

川文

此為誰夫人曰此邁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墮行邁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始妾獨以術為有邁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國之福也按所言國美然君夫人在小或其所備當去其辭其一為男子在髮髮傳刺臍立殺夫人南

子
彌子瑕
亦號彭封彌子哀二十五年傳按新序一韓詩外傳並云史魚

以尸諫進邁伯玉而退彌子瑕然伯玉平生委蛇在公原處進退之間而彌子畢身保祿未嘗退也是所記聊為人倫之美談非實事耳韓非說難又云駕公車食餘桃色衰愛弛以之追咎亦借為辭說哉

雍渠

世家作宦者雍渠報任安書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韓非難四佞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涉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何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佞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人君兼照一國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

漢書疏證卷十一

吳

一人煬君耶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渠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按此又與史原事相乖衛策衛靈公近癘疽彌子瑕說苑至公篇孔子於衛主雍唯皆雍渠聲之同也趙岐注云癘疽之醫者也大謬表又云雍渠為黎作黎且子未聞

范吉射

列女傳范獻子三子列子黃帝篇有范子華或其游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云云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此子也按此殆為范吉射呂覽當染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

中行寅

墨翟所染中行寅染於籍秦高疆韓非說林下晉中行
文子出過於縣邑從者曰此膏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
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
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
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
其君矣說苑權謀篇後車入門文子問膏夫之所在執
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新序一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
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即且齋戒不敬
即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晉先君中行穆子皮

漢書疏證卷十一

舉

川七上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
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惟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
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
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按此事與前事
明關何其相遠

杞隱公

此二公兄弟篡殺者在下列後愍公哀公亦兄弟

杞釐公

篡殺復在上格

公孫疆

哀七年傳

田乞

陳僖子

齊簡公壬

韓非說林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殺淮南繆稱訓簡公
以懦殺

子我

闕止也史記國策並作監止呂覽慎勢說苑正諫諸御
鞅諫簡公俱誤以闕止為字

子行

陳逆也按此兩人又單
稱字毫無義例

漢書疏證卷十一

舉

川七上

石國

國當為圃哀十八年傳

陽虎

淮南人閒訓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
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圃三匝陽虎將舉劍而伯頤
伯同迫按脫甲入公宮取
寶玉大弓與此情事不同門者止之曰天下揆之不窮
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
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魯
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
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反利者也說苑

復恩篇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按陽虎未嘗至衛韓

走趙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惟賢者為能報

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

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外儲左云簡主侯

食之則甘與之則香樹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又韓非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

遊謂簡主曰云云與上同按此韓非外儲說右下陽虎

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

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

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遂執術

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子與主之強幾至於

霸也

陳愍公

呂覽遇合篇陳有惡人曰敦洽饕餮陳侯而甚悅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

敦洽饕餮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

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

其不可使是不知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

攻也與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按說苑奉使篇蔡使師強

王堅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

乎趣見之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

大怒云云遂伐蔡此一事而陳蔡異傳也

吳王夫差

淮南繆稱訓女陵之戰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太宰嚭

定四年傳伯州黎之孫嚭吳越春秋楚白來喜奔吳大

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乎子胥曰吾之怨

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走越

燕向日而能謂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

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

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論衡運通篇越絕子貢

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

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

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說苑雜言太宰

苟容二子沈身江湖頭懸白旗越絕越王殺太宰嚭同

則其妻于按哀二十四年傳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

事於越也

鄭相駟子陽

饋列子粟者世家繆公殺其相子陽韓非說疑篇鄭子

陽身殺國分爲三其臣王孫申呂覽首時篇鄭子陽之
難獠狗潰之淮南汜論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
執而無赦舍人有執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獠狗之驚
以殺子陽按此又以爲所殺與世家異韓非難四
鄭子都殺伯頤而食鼎起禍疑卽子陽

齊康公 墨翟非樂齊康公與樂萬人食必樂肉衣必文繡

夫人鄭袖

楚策三南后鄭襄以金千劬進張儀鄭襄亦以金五百
劬是有兩鄭袖也後云靳尚謂幸夫人鄭袖以其有兩
名特異言之當卽設詐刺美人鼻者

漢書疏證卷十一

宋君偃

呂覽禁塞篇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
於此也年表魏昭王十國策宋康王逃倪侯之館遂得
而死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揚侯云國威又過理篇宋王
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
門外庭中間之不敢不應又壅塞篇宋王使人候齊寇
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
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服齊兵之勇惡能如
此宋王因怒而誦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使
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
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
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加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
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
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
自投車上馳而走說苑立節篇又有成公趙欲刺宋康
公逾年而康公病死成公趙立稿於

楚王負芻

其亡國之故輕於趙王遷反居其下何也

魏王假

漢書疏證卷十一

韓詩外傳十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今魏國曰有
得公子者賜金千劬匿者罪至千族公子乳母與俱亡
列女傳作魏王瑕

齊王建

淮南秦族訓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往力能引強走先
馳馬超能越高
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按后勝亡齊者也表又脫之

趙高

禮器注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
今語猶存也

漢書疏證卷十一終

漢書疏證卷十二

吳 沈欽韓撰

律厯志上一

此志孟康稍有詮故十裁一二師古了無發明僅見者亦謬誤供笑端而靦顏號為注家使人憤悒攷宋史律厯志寧宗後江陵府學教授廬陵彭應龍注漢書律厯志今不可見矣愚愧不能布算稍羅列異同源流使初學知此志為大輅之椎輪爾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

隋書律志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三當為六說文亦云六寸正策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一

三廉積二百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徑十二天地之大

數也乾鑿度卧算為年立算為日立算皆為甲旁算亦為甲襄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如算六位下亥

上一二畫豎置旁此即乾鑿度之立旁此則用法須從衡置之吳

志趙達取盤中隻筋再三從橫之是也梅文鼎古算器考之不知其起於何時按鄉射禮二算為純十純則縮

而委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記云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此則器與法並見於經也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丁立誠校

嚴曾鑑校

漢書疏證卷十一

畫

。可

後來乘除布列几案故短用六寸取其便於事唐志九
執麻出於西域其算皆以算書不用籌策則中術皆用
籌明矣

成陽六爻

乾鑿度麻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
三百六十析當春之日此律麻數也志之煩辭廣演者
大約不出乎此

豪釐

通卦驗注釐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

圭撮

漢書疏證卷十二

十一

孫子算經六乘為圭十圭為秒十秒為撮十撮為勺十

勺為合

黍案

宋史律厯志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
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豪釐
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因度
尺而求釐自積黍而取案以釐乘造一錢半及一兩等
二稱

小學是則

漢領於太史唐六典國子監領算學博士教算生二分

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
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隋志綴術六卷新唐志祖
冲之綴術五卷又王孝通
緝古算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記遺徐岳撰劉洪之
弟子見晉志新唐志
董泉三等數一卷甄鸞注孫子五曹其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
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
年輯古一年

角觸也

宋書律志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原徒訓角為觸徵
為社陽氣施種於黃鐘空煩其文按班氏惑於劉歆一
家之言故於張蒼立法略無綴輯又不言京房六十律

漢書疏證卷十二

三

相生之事使非司馬紹統續之後人將何所憑一代之

史任情取捨豈非大惑

中於宮觸於角社於徵章於商宇於羽

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
在野儀禮通解鍾律篇詭野
為樹謬云馬當為鳥凡聽宮如牛鳴窈中凡聽

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旁疾以清按律書

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

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

一六十四以為角又云音始於宮窮於角此其相生次

第亦志所略也

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鄭注大師職亦用此義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而隋志梁武帝譏之云鄭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鄭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體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鄭乃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至此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愚按梁帝何不即指此志之失乎又彼所言乃納甲之法虞氏易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竊謂律呂相

漢書疏證卷十二

四

生之義乾鑿度云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其比類盡之矣宋志云班氏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然此文亦劉歆所說耳

以為黃鍾之宮

呂覽古樂篇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命伶倫與榮將隋志作樂後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明史樂志弘治中莆人李文利著律呂元聲獨宗呂覽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與古背不可用李氏安溪曰此管別為一器非十二律中之黃鍾也與京房之

準梁帝之通正相似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

吹之若令蕭箏之類按李氏何不即以音荀勗之笛律言之可據以為準

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器皆可以生之而為律本也

月令十二月皆有所由之律中央夏季律中黃鍾之宮

蓋謂此耳按月令注以明還相為宮正義謂土之聲氣

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

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迭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

成樂黃鍾宮最長為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

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

論候氣相應故鄭引禮運證之蔡氏熊氏以為黃鍾少

漢書疏證卷十二

五

宮半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循崔氏之義則黃帝造器之始與月令之旨悉相符矣呂覽乃訛文是為律本

按宋志仁宗著樂髓新經云律呂真聲本陰陽之氣可

以感格天地在於符合尺寸短長宜用聲以定之因聲

定律則庶幾為得以尺言聲則乖隔甚矣

天地之風氣正

晏子所云八風其義尚矣淮南天文訓距日冬至四十

五日條風至良卦之風一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風為管

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為祝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為暘
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為墳四十五日閻闔風至兌卦之風為鏗
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為磬
不復與它律為役

通典樂三旋相為宮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

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若黃鍾之

均以太簇為宮此大呂調亦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漢書疏證卷十二

六

之調也蕤賓亦皆三分夾鍾之均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均以太簇為宮此大呂調亦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聲為羽夾鍾上生無射為角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林
次還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林
鍾之均以林鍾為宮上生太簇為徵太簇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漢書疏證卷十二

七

非應鍾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亦是三分無射之均
去一之次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
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上生黃鍾為商黃鍾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均

太簇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羽為林鍾之徵為無射
夾鍾之律自為其宮為蕤賓之羽為夷則之徵為應
之五中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夷則之羽無射之徵為大
聲也蕤賓之律自為其宮為南呂之羽為應鍾之徵為太
五蕤賓之律自為其宮為南呂之羽為應鍾之徵為太
聲林鍾之律自為其宮為無射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夾
五林鍾之律自為其宮為無射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夾
聲夷則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夷
則之南呂之律自為其宮為黃鍾之羽為太簇之徵為
五南呂之律自為其宮為黃鍾之羽為太簇之徵為
聲無射之律自為其宮為大呂之羽為夾鍾之徵為
五無射之律自為其宮為大呂之羽為夾鍾之徵為
聲應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南呂之徵
此所謂五聲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按此但言黃
之五聲

漢書疏證卷十二

八

鍾為宮其餘以正聲應不知大呂太簇亦以正聲應也
且又不明還相為宮之義通典又云十二律正聲準半
以為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
子聲則子聲為半原文難讀依儀禮通解鍾律篇先備釋用倍聲自有
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一義云
從於中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
之寸數然半之以為子聲之中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
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下生林
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故林鍾上生太簇之子聲三分
太簇子聲鍾子聲律三寸林鍾上生太簇之子聲三分
之律四寸太簇下生南呂之子聲三分去一長二南呂

上生姑洗之子聲三分益一長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子
聲三分去一長二寸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
十一分去一長二寸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
之十三蕤賓下生大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大呂子聲
五十一大呂上生夷則之子聲三分益一長二寸七百
夷則下生夾鍾之子聲三分去一長三寸二千一百八
夾鍾上生無射之子聲三分益一無射子聲之律二千
二百六無射下生中呂之子聲三分去一長三寸一萬
之六千四百八十七通解云長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
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十四通解云六寸五分中呂上生黃鍾寸三分益一得八
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漢書疏證卷十二

九

十九分去一長二寸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
九千四十九分去一長二寸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
通解云變者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八釐
一毫六絲二忽以為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八釐
釐五毫二絲一忽本數猶用十分之黃鍾下生林鍾三
寸計之繁冗今以九分之寸更定
分去一還以六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
子聲之管以次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
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
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為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為
五聲合有六十聲即為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
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
為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大還以宮商角徵羽調

之得也通解云十二月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為
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為聲當上生而
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為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
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
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惟杜氏言之而
它書不及漢志曰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役者此言黃鍾
惟於本宮用正律若它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
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役也
此與通典變律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 文獻
通考一百三十一 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朴疏曰半之
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
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
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
而下旋宮聲廢

漢書疏證卷十二

十

七川十

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

蔡元定律呂新書八十四聲篇曰黃鍾無空積忽微自
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
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為六
半聲中呂為十二律之窮三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
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
律無射五變律中呂六變律皆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淮
南天文訓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
不比于正音故為繆通考房庶以還相之法當改變微
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
二律各以其月為宮而 按周語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
五行相生終始無窮

林賈侍中云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陵以覆
之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
大陵又曰聽聲越遠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此無射之
均用林鍾子聲為羽是則空積忽微之處有所損益也
律呂新書變律篇曰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
正律然後其聲高下不相奪倫非正律故不為宮
黃鍾之實也

漢書疏證卷十二

十一

七川十

宋史志胡銓論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為宮而以九為
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則黃鍾為九寸矣黃鍾之實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
實如法亦得長一寸亦黃鍾為九寸也然則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八十一者雖多少不同而其
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夫所謂九者雖多少不
同而其法一也固之言曰黃鍾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
意也按史記主於九志於此文主於十兩家義稍殊
起十二律之周徑

月令注凡律空圍九分孔疏以黃鍾為諸律之首諸律
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而此志孟康說又各
以律之長為圍隋志云續志及鄭玄並云十二律空皆
徑三分圍九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志林鍾空圍六分及
太簇空圍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圍

九分乃與均鍾器合至宋又有圓分方分之異宋志范
鎮曰律體本二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
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
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
非也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
非是也又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
三圓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
非是也胡銓曰班固以八十一分為黃鍾之實越十二
律之周徑度其長以究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圓九之說
也孟康惑於八十一分之實以一寸為九十分而不察

漢書疏證卷十二

圭

川文

方圓之異夫律之形圓如以為徑三圓九則刻其四用
之方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至於千二百
哉所謂圓九方分也知侖之方知黃鍾之分亦方也按
銓執侖之方以為黃鍾之律亦方分此大惑也度量權
衡皆生於律弧矢三角皆本於圓未有造律之始先為
方分也范蜀公之論自不可易

當期之日

歐陽之秀律通自序云京房之六十律錢樂之衍為三
百六十其數非出於自然而徒附會當期之日數耳
始動於子

律書千十分 夢溪筆談麻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此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

丑得三

律書丑三分二通解鍾律篇以三乘子數得三為子之
絲法又三分子數而去一得二為林鍾林鍾末律丑之
衝也凡陰律放此

寅得九

律書寅九分八鍾律篇以三乘三得九為子之寸數又
三分二而益一得八為太簇

卯得二十七

律書卯二十七分十六鍾律篇以三乘寅上數得二十

漢書疏證卷十二

圭

川文

七為子之象法又三分寅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南
呂

辰得八十一

律書辰八十一分六十四鍾律篇以三乘卯上數得此
上數為子之分數又三分卯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而
為姑洗

巳得二百四十三

律書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鍾律篇以三乘辰
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釐法又三分辰下數而去一得
此下數為應鍾

午得七百二十九

律書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鍾律篇以三乘已

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釐數又三分已下數而益一得

此下數為蕤賓

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

律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鍾律篇以三

乘午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分法又三分午下數而去

一得此下數為大呂

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律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鍾律篇以三

乘未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毫數又二分未下數而益

一得其下數為夷則

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律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鍾

律篇以三乘申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寸法又三分申

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夾鍾

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

律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鍾

律篇以三乘酉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絲數又三分酉

下數而益一得此下數為無射

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律書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鍾律篇以三乘戌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實又三

分戌下數而去一得此下數為中呂

鄭氏與史公不同史說又自為二鄭

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為

假設之權制也鄭法麻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為一萬九

千餘分然若於難記而易差不若史記之法易考蓋其

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算而子為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為子之寸

數而酉為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為子之分

數而未為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為子之釐

數而已為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為子之毫

數而卯為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為絲數而

丑為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為忽亦因絲而九

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

分之數整齊易記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亦放此意

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

實則不異也按通解取此篇乃蔡元定之說

合樂用焉歌奏用焉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節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

為之合太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姑洗陽聲第三南

呂為之合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夷則陽聲第五

小呂為之合無射陽聲之下夾鍾為之合疏云此據十

黃鍾為角節鄭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宋史樂志紹興中議曰天宮取律之相次圍鍾為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於取黃鍾為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太簇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為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為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簇故太簇為角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地道養生而不窮乃取其相生者

漢書疏證卷十一

六

大呂

以為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鍾亥故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為聲明史樂志嘉靖九年行太僕寺丞張鶴言曰攷周禮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所謂薦神樂者奏黃鍾歌大呂子丑合也奏太簇歌應鍾寅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辰酉合也奏蕤賓歌林鍾午未合也奏夷則歌小呂巳申合也降神之樂者冬至圓丘黃鍾太簇姑洗是三者陽律相繼天之道也夏至方丘夾鍾姑洗南呂是三者陰呂相生地之功也祭宗廟大呂太簇夾鍾是三者律呂

相合人之情也至若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格九變而人鬼享非有難易之分蓋陽數起子而終於少陰之申陰數起午而終於少陽之寅圍鍾在卯自卯至申六數故六變而天神降函鍾在未自未至寅八數故八變而地祇格黃鍾在子自子至申九數故九變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聲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樂志紹興中有司議略同鄭又云此樂無商者然尚柔商堅剛不用通考開元八年憲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周禮三大祭無商調商音金也周禮木也命能克木作者去之惠士奇議之曰木德去官可乎官君商臣以商為均君臣易位革命之象按此志所云網紀之文律呂故商不為均非無商也 唱和是據大司樂職立說以上諸說足相發明李氏安

漢書疏證卷十一

七

大呂

溪曰網紀之交謂子丑午未之際陰陽之交大祭之樂也律呂唱和一首一奏分奏之樂也尋其文義亦隱括周語武王伐殷一事

黃鍾之長

律書黃鍾長八寸十分一案禮記云九寸八分一律長九寸者九分之分寸劉勰文書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分寸疑人也漢志以十分乘之則十分之寸明矣

林鍾

律書長五寸七分四角月令注與志同宋志新律六寸一釐史記分下復有零者續志謂之小分至沈志改為釐夢溪筆談謂律書黃鍾八

十一長八寸十分一並實積之數非律長也

太簇

律書長七寸七分二角宋志新律八寸二釐

南呂

律書長四寸七分八釐月令注長五寸二分寸之一宋志

舊律五寸二分三釐新律五寸二分六釐

姑洗

律書長六寸七分四釐月令注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宋

志舊長七寸一分一釐強新七寸一分五釐少強

應鍾

漢書疏證卷十二

六

律書長四寸二分三之二羽月令注長四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十宋志舊四寸七分新四寸七分二釐

蕤賓

律書長五寸六分三之一月令注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宋志舊六十三分二釐新六寸三分八釐

參分蕤賓損一下生

大司樂注續志並從淮南作上生隋志梁武帝論云京

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志至蕤賓仍以天下

生若從班義夾鍾惟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位則夾

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

正相長養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晉律志則云

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厓

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然言一上一下者相生

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

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宋志胡銓言

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三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

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也宋史樂志

二律云自黃鍾至中呂則陽數極而為乾故其在左

蕤賓至應鍾則陰數極而為坤故其在右陰窮則歸

大呂

漢書疏證卷十二

九

律書長七寸五分三之二月令注長八寸二百四十三

分寸之百四宋志舊八寸四分二釐太強晉志景初厓

四之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大又有餘者三新八寸四分

之一為強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太為太強九釐晉志云此於通固所

參分大呂益一上生

晉志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夷則

律書長五寸四分三之二月令注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宋志舊五寸六分一釐太強新五

寸七分弱

參分夷則損一下生

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夾鍾

律書長六寸一分三之二月令注長七寸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宋志舊七寸四分九釐新七寸

五分八釐晉志云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兩歧其說

參分夾鍾益一上生

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鄭於太師職注亦云上生然

漢書疏證卷十二

律

如鄭法夾鍾長無射短不當云上生也

亡射

律書長四寸四分三之二月令注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宋志舊四寸九分九釐

新五寸九釐半

參分亡射損一下生

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太師注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

按無射短中呂長不當為損一下生司馬彪同鄭京此

與晉志並誤

中呂

律書長五寸九分三之二徵月令注長六寸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宋志舊六寸六

分六釐弱新六寸七分七釐晉志下生之律長三寸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

寸如上所按中呂上生黃鍾不當長三寸有奇也故以

後蔡元定等皆去其說不用淮南天文云中呂之數六

十主四月極不生夫八八相生豈有終竟淮南說亦非

京房法中呂上生黃鍾之執始

而左旋八八為伍

宋史樂志政和七年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

漢書疏證卷十二

律

為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鍾為宮則南呂為商

林鍾為角中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黃鍾為閏

宮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鍾為宮則當用大

呂為閏徵蕤賓為徵夷則為羽無射為閏宮明堂頌朔

欲左右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為宮右旋取七均之法

從之

度者

隋志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通考徵宗崇寧元年對人

法以身為度三指合之為九寸則黃鍾定臣今欲請中

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均說皆為一代之樂明年新

樂成賜名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宮云璧羨起度此

皆起度之原

一黍之廣

通考益州進士房庶詣闕自言得古本漢書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相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亦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范鎮言律三分圓九分直祕閣范鎮是

漢書疏證卷十二

三

X〇七

之司馬光非之馬賈與曰不知庶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從黍之分復非積黍之分則以何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倘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志增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古律以竹為管然竹有大小故必先以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矣按志云一黍之廣則以橫黍起分也古說不一淮南天文云十二粟而當一寸不言粟之大小從橫說苑辨物以黍生黍

為一分後魏律厯志永平中公孫崇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縱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隋志牛弘等議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志度之若以大者積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減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止以時有木阜之差地有肥瘠之

漢書疏證卷十二

三

X〇八

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也據此則漢之黍廣起分後來已不可做宋史志丁度等議曰古今之製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累黍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今欲數器之制參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阮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鄧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云前代制尺非特

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勗尺揆度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昭廿一年傳正義無射鐘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猶在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按隋志但云前代

漢書疏證卷十二

通

金石並銷毀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剛驗者惟之以息物議

有法錢而已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世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皆參校分寸正同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於是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極上之十餘為合

說苑隋志通典並如此玉海八胡瑗新樂圖曰合龠為

合今文誤作十又會要云漢志合龠為合而李照誤云十龠識者譏之通解鐘律作合龠然文義十龠易了合龠難明宋人所據殆未可從

其法用銅方尺而圓

考工記彌深尺通考范鎮云方尺者八寸內方尺而圓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

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計之

二十二其數必容彌疏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為方尺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粟米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為金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自為六百六斗各六十六六三六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二六六十二寸又用九百七十二寸

漢書疏證卷十二

通

為六斗於千寸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日滿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添前為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為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當五分十分當五分十分又有六寸五分三十分又當三十分添前為八十分是十六寸當八十分也仍有十分寸之二當一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分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分當五分九分更得八十分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分當五分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隋志祖沖之以算術考之積凡滿六斗四升為彌也

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旁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方即古斛之制晉志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

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為斛

隋志其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庖旁九釐五毫

毫釋文故謂等中函縱橫之積亦如覆物之中有

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

秒二忽庖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庖旁少一釐四毫有

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晉志陳留王景元四年劉歆

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

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微術計之於今斛為

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

短也夏陽侯算經曰倉曹云古者鑿地方一尺深一尺

六寸二分受粟一斛漢王莽改鑄銅斛用深一尺九寸

二分至宋元嘉二年徐受重鑄用二尺三寸九分至梁

大同元年甄鸞校之用二尺九寸二分然時異勢變

尺不同以古就今臨時校定始可行用若欲審之以

地作穴方廣三尺已下以今時用斗量米一斛置諸穴

中槩令平滿如有少剩臨時增減取米適平然

後出之徑量以知深淺乃可以為斛法定數

右耳為合甬

通考范鎮言甬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

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甬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

是亦以方分置算非是也元祐初楊傑言范鎮所造銅

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甬上三

下二與漢制符漢志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

黃鍾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合則非漢

制也

重十二銖

說苑辨物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說文錙六銖也

錙八銖也儒行注八兩曰錙正義云算法十黍為參十

兩為錙按淮南說山訓注與說文同詮言注六兩曰錙倍

錙曰錙一切經音義引風俗通諸說不同當以鄭注見

算法者為定隋志古有黍累錙錙錙鈞鈞

四鈞為石

隋志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

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成

議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

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

初祖德而於虞虞帝始祖德而於辛歲在大梁龍集戊

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統即真改正建丑長

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巳巳歲次實沈初

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

也

斤者明也

釋訓明明斤斤察也是明與斤同義

輔弼執玉以翼天子

江隣幾雜志錢君倚云君倚名玉疑是之字監本之誤

也

七始詠

此引虞書非古文非今文蓋別說也史記作來始滑此古文也集解引鄭

注滑作習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索隱引今文作采政忽王鳴盛謂不知其何本也尚書大傳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

鄭注黃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此鄭增成其義

非傳意也傳云七始天統也此志云七者天地人四時

之始其旨同傳有脫文耳隋音樂志蘇夔駁鄭譯曰律

有七音音立一調七調之作所未詳譯答之曰周有

七音之律即伶州鳩所說漢志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

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

漢書疏證卷十二

素

xxx

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始今若不以二變為調

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又長

孫紹遠引大傳七始之據一韻言也宮商角徵羽為正

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此又移之於鐘磬也

麻數之起上矣

晉麻志黃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

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

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參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

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麻按此據漢志其

實調麻亦周未作史記麻書首自在古麻建正作於孟春索隱黃帝

調麻以前有上元太初麻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也大戴記虞戴德篇虞夏之麻正建於孟春

閏餘乖次

偽孔傳云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

閏焉五經算術云按一歲之閏惟有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而云餘十二日者理則不然何者十

九年七閏今古之通軌以十九年七閏更無餘分故以

十九年為一章今若一年有餘十二日則十九年二百

二十八日若七月皆小則臘二十五日若七月皆大猶

餘十八日先推日月合宿以定一年之閏則十九年七

閏可知按閏餘乖次謂不應閏而閏宜閏而失閏也

漢書疏證卷十二

素

xxx

攝提失方

大戴記用兵篇夏桀商紂攝提失方鄒太無紀鄒與陬

同即孟陬也

使纂其業

宋麻志何承天表曰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

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

千七百餘年以中星驗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

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祖冲之曰唐代冬至日在今宿

之左五十許斗十七度元志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宋志誤十隋志劉

孝孫勘度差變驗云堯時冬至日在危宿台昏之時曰

卯正中按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麻術推算得合唐麻志大衍日度議日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仲月昏中合於堯典劉炫云依大明麻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廟麻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度故李淳風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已正之東互有贏縮不足以為據蓋證是又不然今以四

漢書疏證卷十二

星

象分天謂二分二至日各北正冥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昂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令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消風以為不叶非也宋史志明天麻議云宿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歲星漸差之所至今則別

調新率改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元麻志云宋慶元間改統天麻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卻行一度之差施諸今日質諸天道實為密近按宋志成忠郎楊忠輔於孝宗淳熙十二年言淳熙麻簡歷十三年八月以刻月食早晚不驗罷遣至靈宗慶元四年會元麻占候多差詔楊忠輔造新麻賜名統天六年六月朔推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統天麻先天一辰有半乃罷楊忠輔蓋據當時所論了不言其作意實為疏謬自元麻議推重之於是為授時麻學者今所用歲餘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為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

漢書疏證卷十二

星

六十六年有奇日卻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為歲差明麻亦舊歷二十三年鄭世子載堉疏曰堯時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虛間元人麻議亦云在女虛之交而授時麻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統麻攷之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按言歲差者皆從堯典為始故略具之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史記集解涓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唐志九執麻者出於西域夢溪筆談西天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

元志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麻明志論西
洋麻云西洋人之來中土者皆自稱歐羅巴人其麻法
與回回同而加精密周末疇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諸
國接壤西陲非若東南有大海之阻又無極北嚴寒之
畏則抱書器而西征勢固便也義和既失其守古籍之
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
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範圍亦可知其
源流之所自矣梅文鼎云麻法西傳曰古西土去今一
千八百餘年以三角形測軌記最高在申
宮五度三十五分今以年計之當在漢文帝七年戊辰
攷梅氏議書明志此論節出文鼎然亦迂而傳會耳
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麻

漢書疏證卷十二

續志賈逵曰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
今斗星也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論麻不如史官記
之明也晉志董巴議曰顓頊以今之孟春爲元顓頊聖
人爲麻宗也杜預長麻說自古已來論春秋者多述謬
誤或用黃帝以來諸麻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春秋
四十七日蝕黃帝麻得一蝕顓頊麻得八蝕夏麻得十
四蝕真夏麻得一蝕漢末宋仲子集七麻以考春秋其
夏周二麻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
不同故更名爲
真夏真周麻也殷麻周麻得十三蝕真周麻得一蝕魯
麻得十三蝕唐志大術中氣議曰春秋傳僖公五年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麻推之入壬子節第四章以辛

亥二分合朔冬至殷麻則壬子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
月己丑朔日南至周麻得己丑二分殷麻得庚寅一分
殷麻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麻蝕朔差經
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又合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
者三十四殷麻魯麻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麻
先一日者二十二失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僖公二十
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於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
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
盟七月戊午朔盟國人三麻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
則列國之麻不可以一術齊矣詩大明正義鄭注尚書
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漢書疏證卷十二

乃以十月爲正色尙黑
本紀在始皇二十六年宋志麻沖之日顓頊麻元歲在
乙卯秦代所用大術日度議曰顓頊麻上元甲麻歲正
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蓋重黎受
職於顓頊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
麻也湯作殷麻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
人因之距義和干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
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
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如仲春昏弧
中且建星中以乙卯歲正月

己巳合朔立春為上无按呂覽序意惟秦八年歲在涸
灘則乙卯歲始皇即位之明年為呂氏據夏曆立法之
始及不韋得罪一切去其法不用乃改從十月耳

襲秦正朔

宋志楊偉進景初曆表曰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
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沿久
而不革

朔晦月見

大衍曆議古者平朔月朝見日昃夕見日朧宋志何承
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

漢書疏證卷十二

壽

四三

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舊法為異員外散騎
郎皮延宗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
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依舊術不
復每月定大小餘北齊書信都芳傳私撰曆書名為靈
憲麻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每云何承天亦為此
法不能精隋志劉孝孫云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
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隋劉焯上皇極麻張胃
駁云焯麻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按歲
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
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

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
為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唐志傅仁
均戊寅元麻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常在
望立遲疾定朔則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朧大衍合朔
議曰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
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
也而或以為朧朧變行或以為麻術疏闊遇常朔朝見
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麻所以屢遷也晦朔之
變始終相濟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
則晦日之朔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

漢書疏證卷十二

壽

以上文

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
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
月見乃其常也虞剛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
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宋志高祖十五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楊忠輔石萬壽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日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
元麻議定朔日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麻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進及日與之同度是為經
朔即平朔皇極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
損益之始為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
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唐傅仁均

始采用何承天等法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
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李道真風甲子元麻定朔之法遂
行瀉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
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不思
合朔在酉戌實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
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
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
名察發斂
明志古麻以發斂為一章日道發南斂北之細數也按
冬至後日行南陸為發夏至後日行北陸為斂

漢書疏證卷十三

業

適定東西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
法遠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故太白陰經水攻具
篇云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
闊一寸八分長一尺深一寸二分分間相去一尺五分
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
狹微小施池口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一寸七分
厚一分槽下道轉開關高下與股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
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準式十步一里乃至
數十里自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上白繩計其尺寸則高
下丈尺分置槩以縣既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
指泉則南北正周鼎算經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
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鄭注本此
天文志土圭正影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版

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
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
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
樞而立北表今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
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
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
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當更
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
之日且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
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

漢書疏證卷十三

業

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參相直中表西望西表及
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

立層儀

易通卦驗冬至日立八儀於地中表注此即
新法割圓八周算經日晷每平二百五十里注法當
綫亦因此周算經日晷每平二百五十里注法當
為句率作長為股率日去人為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
也其術以句率乘大股股率而一此以八十為法十
萬里為實實如法宋志何承天改元嘉麻法以月蝕檢
而一即得日徑
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檢
元嘉十一年至十七年凡五蝕以月蝕一百八十二
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

十七度半又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又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十三年至十九年冬至並前三日景極長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隋天文志王蕃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閎為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秦初厥或其所製也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

漢書地理志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寸之三唐天文志大司徒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氏以為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李鴻風周禮注疏曰正南千里而減一寸張衡鄭玄王蕃姜岌因此為說其言出書非直有此考量非實矣以宋元嘉事按南越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影居表南交州日影覺北三寸林邑覺九寸一分所謂開北戶以向日也交州大略去洛九千餘里蓋水陸曲折非論圭表所及推直者實其五千平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景表南長三寸三分與元嘉中所測大同然則距

陽城而南使直路應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通典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等馳傳往安南朔祭蔚等州測侯日影週日奏聞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嶺野軍北極高四寸四分冬至日影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影六尺二分夏至日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為中土南北之極也今以勾股圖校之陽城北至之暑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暑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長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觀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分自滑臺表視之高三十五度四分自滑臺視之高三十四度八分自武津表視之高三十三度八分雖秒分稍有盈縮難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

漢書地理志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北極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二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宋史明元天麻議今京師岳臺坊地日浚儀近古候景之廣元志麻議宋皇祐間周琮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為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為推考皇祐初詔周琮於開舒易簡製圭表乃考古法立八尺銅表厚二寸博四寸下連石圭一丈三尺以盡冬至景長之數面有雙水溝為平準於溝雙刻尺寸分數又刻二十四氣岳臺暑影所得尺寸置於司天監候之三年知氣節比舊麻後天半日因而成書三卷命曰岳臺暑景新書論前代測候是非步算之法頗詳又天文志太史令郭守敬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梅文鼎為謂昔人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絙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

下漏刻

晉志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
 日未出二刻半而明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
 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按擊壺氏疏引鄭注堯
 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
 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
 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如鄭言則夏至道日未出日沒
 六十刻亦不為極長而冬至加日初日沒五刻與春秋
 分適等亦不為極短非也宋志何承天奏漏刻與先不同景初厯相
 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長短增減進
 退無漸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更增損舊刻參以晷景
 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節隨天文志黃帝創觀漏水制
 器取則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
 有朝有禺有中有哺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星
 中每箭各有其數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疏闊及孝
 武考定星厯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
 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
 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
 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厯率九日增減一刻不
 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厯漏刻隨日南北
 為長短乃詔用夏厯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
 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
 梁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西法至仍
 今用之仍

有餘分九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元志
 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
 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地中
 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
 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
 十八夜刻六十二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日出入有早
 晏所以不同
 道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周髀經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厯度之法分度以定則正
 督經緯而四分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於
 是圓定而正則立表正南北之中央即以一游儀希聖
 牽牛中央星出中正表西幾何度各如游儀所至之尺
 為度數游儀亦表也圓周
 一及應天一度游在於八尺之上故知牽牛
 八度其次星放此隋志何承天論曰天常西轉一日一
 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
 度之六十五強即天經也黃道表帶赤道春分交於奎
 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強夏至井
 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大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
 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按泰西最高
 卑之說如此
 元麻議云非日纏無以校其度非列宿無以紀其度因

二者以得之古用闕管今新制渾儀測用二綫
躔離弦望

麟德厯日進退為躔差月遲疾為離程宋明天厯議隋

劉焯悟日行有盈縮之差後漢劉洪悟月行有遲疾數

說詳後梅文鼎厯學駢枝曰以右旋之度言之日每日平

行一度月每日平行十三度有奇合朔時日月同度厯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二五按此大

統厯弦策也其餘分厯家各不同以其歲實

為而月度超前離日一象限是為上弦又厯弦策而月

度離日半周天與日對度是為望自此以後月向日行

又厯弦策而距日一象限是為下弦更厯弦策而月追

日及之又復同度而為合朔矣凡此者皆有常度故謂

之經朔經望經弦也乃若定期定望定弦則有時而後

於常期故有加差焉有時而先於常期故有減差也

漢書疏證卷十二

舉

天文

浙江書局刊

樊 鼎校

丁立誠校

嚴曾鎰校

漢書疏證卷十二

舉

。川

漢書疏證卷十二終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律麻志上二

吳 沈欽韓撰

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

志以為歲名因敦則丙子也索隱云當是班固用三統
麻與太初不同續志議郎蔡邕曰孝武皇帝始改太初
元用丁丑然則是歲非甲寅亦非丙子也大衍麻議洪
範傳曰麻紀始於顛項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
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顛項麻
元起乙卯漢太初麻元起丁丑推而上之俱不值甲寅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一

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
之歲而實非甲寅按一行亦不得其解而強說也麻書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又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
年直至祝犁大荒落成帝建始四年而止豈得以直上
元星度而假名之乎或者不得其說因曰丙子是超辰
按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有贏次今時憲書八十七年而
贏一次即古之跳辰也與太歲紀年者無與續志順帝
漢安二年太史令虞恭等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
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
百九十三歲有奇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

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
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之
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按此言歲星行
天有超辰而太歲紀年無超辰之法明說丙子之誤錢
氏^大因焉相氏注云今麻太歲非此因考史記淮南書
有歲陰太歲之殊極為精核然為三統迴護言東漢之
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
子逆推往古夫虞恭官在太史蔡邕妙究天文豈猶不
能讀漢志而同疇人子弟改丁丑之便乎徐廣依天官
志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一言麻書之甲寅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本

從歲陰一言後漢之丁丑從歲星為得其解丙子超辰
之說非也又按蔡邕議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
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麻司馬彪之修
甲寅元者云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表^{表疑}是辰百七十一歲
當乘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
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今益
有疏闕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然則甲
寅元乃漢所黜而復入麻書正是私習甲寅元者所鼠
超辰之法亦是彼術官麻無之再檢梅氏答問亦云麻
書所載非當時所用之法乃殷麻非漢麻也其四年而

增一日即四分麻之所祖又謬以太初元年丁丑為甲寅于支相差二十三年蓋褚先生輩所續

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

麻書名為麻術甲子篇唐志傳仁均戊寅元麻日起甲子如漢太初案大衍麻議以歲差攷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言甲子者又非也

日月在建星

月令正義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弧星

近并建星近斗大衍麻議建星度魯麻南方有類宋志

祖冲之曰漢代之初即用秦麻冬至日在牽牛六度大初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三

麻冬至日在牛初何承天曰太初麻冬至在牽牛初後

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隋志劉孝孫勘度

差變驗云太初元年丁丑歲言麻冬至日在牽牛初今

以甲子元麻術算即得斗末牛初宵時有差及又以月

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何承天考

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口所

在既殊惟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今大

隋甲辰之歲知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李鴻風麟德麻定

冬至在斗十二度大衍日度議曰古麻星度及漢落下

閔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九宿之體不異古

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麻牽牛六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

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亦當為入南斗二十六

度十九分也顧瑣麻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

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大半

祖冲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麻冬至

日在斗牛六度虞翻等襲冲之之誤云夏時冬至日在

斗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顧瑣之代漢時雖覺其

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

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劇等所說亦非是李鴻風以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四

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麻

亦云古麻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

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問自古冬

至無差審矣按以上見李鴻風按古之六術並同四分

四分之法久則從天推古麻之作皆在漢初卻較春秋

胡並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麻南斗至牽牛上星

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

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

與春秋傳麻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則

以為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麻冬至

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大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雜
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在斗十三度則
壽王調麻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也
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麻較之氣當後天二
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麻得辛酉朔首已減太
初麻四分日之三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
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沖之曰四分麻立冬景長一
丈立春九尺六寸一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
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各退一日十二刻則景
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與沖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五

之所算及破章沖之改舊十九年七閏章法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
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
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酒風冬至常在斗十
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
此上一行論酒風之失晉武帝泰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
十六度晉用魏景初麻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
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麻斗分強故不
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
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
東井一度蝕以日驗之乃在參六度度以月蝕術知日

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麻者宗何承天上元喜以
月蝕檢日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
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以開元麻考元嘉
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六年祖
沖之上大明麻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麻應在斗十三
度梁大同九年虞翻等議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
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蝕以其衝
計冬至皆在斗十一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
日已卻差二度劉孝孫甲子元麻開皇十四年在斗十
三度而劉焯麻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六

道斗十一度張胃立以其前麻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
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
永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麻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
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麻矣戊寅麻太初元
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
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
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故
為酒風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按論歲差者皆以太
以為在牽牛初者乃舊麻之謬後漢猶執此說為實達
權借漢緯之說補之以為在建星中此漢志云然而李
道風據以為冬至常在斗十三度為一行所駁然實非
建星而大衍乃云上得大初本星度隨諸實非甲寅而

云得上元本星度仍曰甲寅豈命節之始當詳而實事
反可遷就耶此後學所不可解請說紛紜惟大衍議綜
括之故列其 元志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
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
下五十年輒差一度 梅文鼎云自元至元十八年冬至在
年而冬至在箕二度半古謂黃道西移西沈括膠溪筆談
法則是箕星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 今冬至日宿斗六度金志大明曆及至斗四度二十六分
方士唐都

天官書昔之明天數者於楚唐昧御覽二百三 春秋文
耀鈞云楚立唐氏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則唐氏世為楚
史唐都蓋其後也史記自序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七

都 舊唐志麟德曆云周天二十八宿漢唐都以渾儀赤
都道所量其數常定統帶天中又以定天度為唐都

巴郡落闕

文選注 四十 益部耆舊傳曰闕字長公巴郡閬中人明

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 索隱作 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

薦闕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拜侍中辭不受元和姓纂

作落亭仲異隋書張胃立傳內史通事 脫舍人 顏愨楚

上言洛下闕作太初曆之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

者定之愨楚以是推胃立此謬論耳胃立據劉焯之

法若以為聖當在於焯又姜及何承天所論晉宋間已
差一日半何待八百年至開元造大衍曆張說張九齡

並引此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云邢和璞嘗謂尹愔曰
一行其聖人平漢之洛下闕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
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
在差謬則洛下闕之言信矣唐會要高宗詔又以八百
年事證麟德曆按自太初至唐所差有十餘度當在十
日外 明天曆議謂自漢太初至今冬至此皆絕不知厯
為何物者也

觀新星度日月行

續志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
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厯弦望至差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八

一日以上隋志劉焯曰張胃立厯日躔莫悟緩急造皇

極厯始推每日遲速數術 宋志周球厯議舊厯推日行

盈縮冬至前後定日八十八日八十九分夏至前後定

日九十三日七十四分冬至前後日行一宿有餘夏至

前後日行不及一度按皇極曆之變衰唐志 五代史司

天考王朴曰赤道者天之絙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

之常數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

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

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
加其度一至前從減其度元授時厯議曰日行一度盈
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

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此本大趙道激復準
 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衡食至劉焯立
 躔度當為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犬
 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
 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
 三日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
 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
 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向之盈分盡
 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
 分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一十一分而復平自
 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
 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
 損而無餘自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
 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
 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躔景而得仍以算術推考氏
 大統麻注初限所積之盈縮度分並為未觀之所消假
 如盈初限共有積盈二度四十分一交盈未即每日
 有所縮以消其積盈直至盈末盡日其盈盡而交夏
 至為縮限矣又如縮初限積縮二度四十分一交縮
 未即每日有所盈以消其積縮直至縮末盡日其縮盡
 盡而交冬至復為盈限故同加分在初限為日增之
 分在末限則為日消之分同積度在初限周體算經
 為已積之度分若未限則為未消之度分周體算經
 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注月後天者月令正義

漢書疏證 卷一三上

此相通之數也今麻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
 疾日行十四度餘景初麻一日十四度十四分四日十
 十四度五分五日十四度一分三日十四度四分四日
 度一分正義用元嘉麻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
 三度餘景初麻六日十三度十四分七日十三度七分
 三度餘八日十三度一分元嘉麻五日十三度八分
 大略麻十三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
 景初九日十二度十六分十日十二度十三分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十二日十二度八分十三日十二度五
 分十四日十二度三分十五日十二度五分十六日十
 二度七分十七日十二度九分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
 度餘景初二十日十二度八分二十一日十二度三
 元嘉麻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
 日俱十三度有奇與正義同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
 最疾日行一十四度景初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二
 四度十一分二十七度十四度一分周日十四度元
 嘉麻二十四日十四度凡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奇而周
 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
 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
 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至第三十分分
 四百七十為半今過半二十九分也宋志劉洪始定月
 行遲疾楊偉景初對兩端以立多少之度晉志賈逵
 辨強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而
 洪作乾象麻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固
 進退損益之數後元麻議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
 疾遠日而遲麻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為遲疾二麻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十

三八九

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謂行十度者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行十二度者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麻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麻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麻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麻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麻日為一限皆用

漢書地理志卷之十三上

土

二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為十

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折而四之為象限梅氏大統麻注自初限至八十三限為益分其遲疾為進也自八十四限至一百六十八限為損分其遲疾為退也以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即八分二十秒為一刻奇又按古麻太陽脫胎之行也但有各極氣十五日奇之總率而無每日內分十二限奇之細數有之皆自授時始按景初麻於遲疾一周之下復列日周十四度有餘分小分此即月之周天與遲疾為兩事表黃麻法漸書立太陰周天日數謂之月周與交終轉終並列為三

陽麻陰麻

日道表曰陽麻裏曰陰麻大衍麻凡合朔所交冬在陰麻夏在陽麻月行青道冬在陽麻夏在陰麻月行白道

春在陽麻秋在陰麻月行朱道春在陰麻秋在陽麻月行黑道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元麻議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距赤道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四象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

漢書地理志卷之十三上

土

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之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麻是為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夏至在陰麻內冬至在陽麻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麻外冬至在陰麻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麻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疏而闊其差亦從而異梅文鼎曰月入陽麻則在黃道南行一百八十一度有奇畢則又復入陽麻行陽麻北行陰麻一百八十一度有奇畢則又復入陽麻行陽麻北行陰麻各一次謂之交終半之為交中又云月離交終以二十七度二刻奇而陰麻陽麻之度一周在月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度也轉終以二十七度五刻奇而遲麻疾麻之度一周在月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餘度也月周天之數在二者之間亦二十七度又若干刻而周雖同大

餘不同小餘當其起算之初所差不過數度積至一年即行天十三周半相差六十餘度故其差易見日躔歲周以二十四節氣一週為限因有恆星東行之歲差故其度在周天前一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分也日躔盈縮以盈初縮初盈末一週為限因最高有行分故其度在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餘分也三者並同大餘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增一刻半即周天又增一刻半即盈縮麻周但差刻不差時積其差至七十年即各差一度故其差難見但以大陰之交轉周比例之則判然三事不相凌雜矣按大統麻轉終二十七日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此遲疾麻一周之日數也交終二十七日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此陰陽麻一周之日數也兩者麻家各自為算

十七家

舊唐志鄧平洛下闡造太初麻非之者十七家涉此而誤用也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三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唐志傅仁均曰治麻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且冬至自此七耀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惟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為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非當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為合朔冬至
化益為天子代禹
呂覽求人篇化益佐禹

去小餘七百五分

明天議古之六麻皆以九百四十為日法太初麻與四分法同故壽王言去小餘七百五分存二百三十五分是為四分日之一張守節正義以律書小餘亦為九百四十分彼原非太初麻於事則合然非太初日分也
更八百石

此成帝未并省已前故太史令猶八百石

作五紀論

天文志續志並引之大衍麻議亦稱洪範傳

作三統麻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四

晉志劉歆造三統以說左傳辨而非實班固惑本之以為志杜預長麻說劉子駿造三正麻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惟得一蝕此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大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按此非也據忠輔統天郭守敬授時並有歲天百年消一實消長之法上考往古則歲實百年長一歲一梅文鼎曰古麻斗分強自來稍損故用前代之麻以順推後代必至周年以斗分強也若用後代之麻據近測以逆溯往代亦必後天以斗分弱也統天麻見其然故為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多今少之率則於前代諸麻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測此其用法之巧也明志鄭世子讓云陰陽消長之理以漸而積未有不從秒起授時於百年之際頓加一分於理未安新法酌量設一秒七十五忽是今麻之密姜岌云歆正由損益杜預不知此故其長麻柴積死帳姜岌云歆

厯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眚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厯失天反以己厯冤天宋志三統厯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唐志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按歆攷驗春秋不為精而傳會易推驗甚合而亦假易象則襲太玄之賡說爾大衍厯雖數文之為識者所非宋明天厯議劉歆三統厯復強於古謂日故先儒謂之最疏明志鄭世子厯議春秋前後千載之間氣朔交食長厯大衍所推近是劉歆班固所說全非也按班氏不知厯故以為密亦由當時無李淳風劉義叟者相與切究耳沈括詆斥甚力乃有脛廟之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五

喻則過矣

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

晉志姜岌云自隱公訖於哀公日蝕三十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厯班固以為春秋因魯厯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大衍中氣議魯厯南至又先周厯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厯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杜預釋例今所謂魯厯者不與春秋相符好事者為之乙亥朔日有食之

晉志姜岌云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元志授時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乃實推十一月傳徵天象必非虛言恐是厯家偶中未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按傳以為辰在申而岌等可為準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

釋例云諸儒皆以為冬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失夏之七月非但再也今以八九三月長厯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為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益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尙未盡沒據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六

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尙可有益也按志直云建申是誤讀詩七月流火必在建申之月如張晏所譏而晏以為再失閏亦與杜氏違也太衍日度議曰開元厯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元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覲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

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按大衍旨雖與杜異其言九月火尙見者則同也

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以授時

推之是歲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

六十入食限

按兩推皆不得其朔與二日則亦以其術意度之未必能上觀千載上事也

元典麻始曰元

乾鑿度一元以為元紀又云元麻無名推先紀曰甲寅

惟元授時麻不用元

實如法得一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七

梅氏筆算曰以數生數是之謂乘皆有法有實有得數

以數剖數是之謂除皆有法有實有得數除法以實滿

法而成一數故曰實如法而一

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

倍聲五為濁半聲五為清詳見上乾鑿度大衍之數必

五十日十者五音注甲乙角丙丁徵戊己宮庚辛商壬

癸羽

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虞翻繫辭注戊坎已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大衍麻本

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麻

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

魏甲子元麻注云月一出一入黃道之日數周髀亦二

十三分月之二十

是為會月

續志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此小

會也六千三百四十五為會月此大會也

章月至一月之閏法

周髀算經十九歲為一章注章條也言閏餘盡為法章

條也乾象曰辰為歲中以御朔之月而納焉朔為章中

除朔為章月月差為閏甄鸞曰歲中除章中為章歲求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八

餘法置中氣相去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通分內子得

四百八十七又置從朔至朔一月之日二十九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通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二者法異當同之者以中氣分母十六乘朔分得四十

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四變為中氣積分也以朔分母九

百四十乘中氣分得四十五萬七千七百八十為朔日

積分以少減多求等數平之得一千九百四十八為法

除中氣積得二百二十八即章中也更以一千九百四

十八除朔積分得二百三十五即章月也章月與章中

差七即一章之間更置二百二十八以歲中十二除之

得十九為章歲也更置章月二百三十五以章歲十九
 除之得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即一年之月也此用九
 分為日若三統則改用八
 十一分算之大略同耳錢氏考異曰此論中月相求
 之理也周至五十七以乘月法得十三萬六千三百四
 十四與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相減餘四千一百八十
 六是為一月之閏法蓋中法以滿元法四千六百
 一十七為一
 日置中法以元法除之得三十日又
 四千六百一十七分之二十二也以周至乘月法則
 亦以滿元法為一日置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以元
 法除之得二十九日又四千六百
 一十七分之二十四百五十五兩數相減之餘即中多於朔
 一即八十一之四十三也兩數相減之餘即中多於朔
 之數而為一月之閏分也六劫當作七劫置四千一百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九

此中朔相求之術也

鄭注太史職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
 之以閏梅文鼎曰凡紀歲之法自今年冬至來年冬至
 凡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後時麻以萬分
 為一日謂之三
 百六十五萬二千而太陽行天一周是為一歲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分此即中
 數日歲自正月元旦至臘月除夕凡三百五

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而太陰會太陽
 於十二次一周是為一歲十二月之日即朔數
 日年兩數相
 較則積氣之日多於十二月者二十日八十七刻五十
 三分八十四秒是為一歲之通閏積至三年共多三十
 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而成一閏月仍多
 三日有九刻五十五分五十九秒積至五年有半共多
 五十九日八十一刻四十六分一十二秒而成兩閏月
 仍多七十五刻三十四分二十六秒按麻學源流云三
 年一閏朔實有三萬餘積五年復成再閏稍未及二朔
 之實十九年七閏亦不及七朔實之八百餘分也故皆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羊

日餘閏此麻家有氣盈積虛之數氣盈者每月常數三
 十日多四十三刻奇朔虛者自合朔至第二合
 較每月三十日少四十六刻奇
 朔不得中是為閏月

逸書周月解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賈公彥疏節氣
 在前中氣在後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
 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沈括夢溪筆談
 以閏月為替
 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
 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
 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寓之麻間可也且云此麻論
 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于之說者容齋隨筆引
 佛書以五年再閏為閏雙然則西域亦行閏也按明志
 宜有閏日凡一百二十八年而宜閏三十一日以三百
 五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

十一日麻千九百四十一宮月日辰再會是則同回
法特以閏分逐年消納耳然彼一歲一周已是兩法一
周者謂之太陰年動的月遇中國有閏月之年則其正
月移早一月者也一歲者謂之太陽年不動的月以太
陽行三十度為一月其白羊定節氣首春分即為一月
一日歲歲為常者也至其紀歲仍以太陽年則仍用閏
法算年矣括欲消閏於歲此不可
得之數非聖無法括真妄人矣

初入元百六陽九

易稽覽圖置天元甲寅以來至受命以三十二除之餘

不盡除者從乾坤始數算外主卦而取世陰陽斷之世

陽從陽陽爻三世陰從陰陰爻二陽從九除陰從六除

商得數陽以三乘之陰以二乘之因而半之即是忌年

每取卦月乘之以入位年數除之軌合數算盡厄也甲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三

乙饑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癸為水案乾

鑿度亦有之又乾元序制紀云復始祖受命而王子孫

入其元百六歲當陽早不生與此志大略相同歲厄之

理范蠡計然已言之緯書必起元立算託諸帝王故為

神奇其說耳孟康注有厄者前元之餘氣按乾鑿度云

厄矣注云先入軌數前代值之軌除其入年數者云云

說者謂堯水湯旱皆前數之所遺公孫弘對策云湯之

經歲四千五百六十

劉昭引樂叶圖徵曰王者終始或盡一其麻數或不能

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宋均曰紀即元也又韓子

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
之畜以備之也

災歲五十七

王制正義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

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

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

己丑日南至

大衍中氣議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麻

之罪周麻得己丑二分殷麻得庚寅一分殷麻南至常

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麻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三

朔先天也

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

按冬至南至亦一耳非有義例後世麻家以昏景攷之

麻不註冬至而景長者則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景長

斗綱之端

晉志姜岌云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

五為斗分按麻家立數或萬或千要並居四分之一此

為強宋志周琮麻議歲餘九千五百古者以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自後治麻者測今冬

至日辱用校古法過盈以萬為母課諸氣分率二千五

百以下二千四百二十八以上為中平之率新麻斗分
九千五百以萬平之得二千四百二十五半為得中平
之數按古麻起斗終斗謂之斗分今則起
其終其歲餘亦當謂之其分矣
視其建而知其次

錢云斗建上當有為中二字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
至指寅則雨水指卯中繩故曰春分是斗正指十二辰
者皆在中氣夢溪筆談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
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
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
按黃道歲差斗杓亦可隨而東指豈天運可移而斗杓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垂

獨如故乎惟斗所指是中氣故寅卯之月了不可易又
斗杓自應月之中氣而十二月之配十二辰者不因斗
杓而定也梅文鼎云孟春自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
而後謂之寅月哉括又云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
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其說是
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

錢云寅申巳亥為四孟子午卯酉為四仲丑未辰戌為
四季故甲申曰孟統甲子曰仲統甲辰曰季統孟仲季
之序蓋因淮南天文訓

五行自青始

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

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
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

稽覽圖有附推天地人之元術為太乙數者亦有天地
人元法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歲其荒遠無稽如此

以生小周

後魏甲子麻注小周月一日行之數

成大周

魏正光麻注以度法通三百六十五度內斗分

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音

音

乾鑿度云三著而體成注云三微而成一著自冬至至
正月中為泰卦三著成體則四月為乾卦此乃順文衍
之下始辨明
以三微一著之義則與三著成體不合蓋寫之誤也原
經之義三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
十日為微一月為著矣十有八卦而成卦之數按甲子
卦氣起中孚三微即七十二候之初次末三候也三微
一著則小寒為十二月節三著成象則立春於正月為
天子泰卦也彼注於前文亦云小寒為一著大寒為二
著至立春為三著蓋歷雜非一家也三著麻子丑寅三
月亦兼三統之義故乾鑿度又云泰益之卦皆夏之正

也崔靈恩云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

四營而成易

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

律麻志下一

統母

後來麻家謂之秒毋數起於此

日法八十一

乾鑿度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除

之得一命日月按乾鑿度亦以八十一為日法則其書

當在造三統麻後也宋志祖沖之日乾鑿度殷麻以八十一為日蓋據此宋史志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畫

應天麻云步氣朔元總謂之日法又明天調日法云古

六麻皆以九百四十為日法劉洪考驗四分於天不合

乃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是以後率意加減以造日法宋

世何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為強率十七分之

九為弱率於強弱之際以求日法承天日法七百五十

二得一十五強一弱自後治麻者莫不因承天法累強

弱之數皆不悟日月有自然合會之數按元授時麻以

日法為一萬分始改零數為整然何不竟以百刻為一

日凡此皆無關於麻之短長也

閏法十九

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假為閏法宋志大明麻章

歲三百九十一章閏一百四十四祖沖之表曰舊法十

九歲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

應改法麻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

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將來永用無復差動遠

史麻象志祖沖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後魏正光麻

章歲五百五章閏一百八十六注云古十九年七閏閏

餘盡為章積至多年月盡之日月見東方日蝕先晦輒

復變麻以同天象二百年多一日三百年多一日半晦

朔失故先儒及緯文皆言三百年斗麻改憲候天減閏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美

餘一九千五百九十五年減一閏月則從僖公五年至

今日蝕合朔者多五百五年閏月之數其中減舊十九

分之一唐大衍中氣議玄始麻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

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晷景

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

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

之一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於春秋其斗

分幾得中矣後代麻家皆因循玄始而損益或退差

晰曰古率閏分太多沖之率又似太少張賓率四百二

十九歲百五十八閏張胃立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

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閏皆強於沖之

按劉焯皇極麻名章歲為歲率傳仁均麻亦名行分法

統法千五百三十九

乾象謂之乾法正光麻注二紀成統大餘二十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

唐志古麻有章部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李道

風甲子元麻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五代史司天

考王朴曰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

盈縮先後之中元授時曆取至元十七年辛巳歲冬

以崇禎戊辰為元則從前歲

會數四十七

乾象亦四十七

漢書疏證卷十五上

表

章月二百三十五

十九歲所有月數并閏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

宋以來麻家曰朔策惟祖冲之張胃立傅仁均同舊名

明志大統麻朔策一名朔實半之為望策一名又半之

為望策梅氏答問曰月法者朔朔策也其法自太陽太

陰同度之刻算至第二次同度為朔朔相距之

中積分平分之則為望策四分之則為朔策望者日月

相望距半周天弦者近一遠三上弦月在日東下弦月

通法五百九十八

乾鑿度注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法必通分乃成分法通

以分母納以分子梅氏曰其法以整數割為若干

分其所帶零分在母數中得幾分之幾是為子數王朴

欽天麻通法百云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進退不失

舊位謂之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

周琮麻議曰日月以會朔為正氣序以斗建為中是故

氣進而盈分存置中節兩氣之策以一月之全策三十

減之每至中氣即一萬七千四十秒是為中盈分期退

而虛分列焉置一月之全策三十以朔策及餘減之餘

漢書疏證卷十五上

表

章焉按此即後來之氣策按周禮中氣相去三十日十

十三刻奇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

周髀算術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麻度按

此天周與歲周兼言之不分別也按時歲周減

注自角初度順數至軫末度為周天度分自今歲冬至

數至來歲冬至為歲周日數大衍日度議曰古麻日有

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虞

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蓋自隋以後有天周歲周之

別傳仁均戊寅麻曰歲分者歲周也周分者天周也

天文志陸績云以勾股法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

歲中十二

十二月之中氣

月周二百五十四

月一周天為平朔後漢劉洪倍月行有遲疾故乾象法

有日轉度分隋大業麻謂之轉分唐崇玄麻有轉周分

轉終日一言度分一言日數其實一也宋志乾元日轉

麻半之為轉中元授時麻轉終二十七五千有奇轉中

十三日七千有奇梅氏曰疾初疾未遲初遲未四限滿此一週謂之轉終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无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

此後之望策魏志甲子麻日朔望合朔自經朔至經望

又自經望至次朔也

會月

晉志姜炭三紀麻注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

分盡周琮麻議會周一朔之常度也

統月

乾象為紀月

元月

乾鑿度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此則

三統而一元一元而復於甲子正光麻注三統成元大餘盡此更綜其月數

章中二百二十八

十九歲除閏月所有之月數

統中元中

亦除閏月得上數以閏月無中故單數中氣

策餘

歲策之餘也大衍麻議策以紀日乾坤之策三百六十

為日度之準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故策餘萬五千九百

四十二又云綜終歲設分謂之策餘魏甲子麻謂之周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手

餘注云周天用日外及本處之分數

周至五十七

未詳所用

歲星

大衍五星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

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復急及哀平間更八十四年

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麻書地谷曰日

之攝五星若磁石之引鐵故其距日有定距也惟其然

也故日在本天行一周而星之升降之跡亦成一圓相

麻家取而名之曰歲輪又云九重天第一重宗動天次恆星又次土星次木星次火星

次太陽次金次水次太陰以其行度之遲速知其距地有遠近也 梅氏五星紀要曰歲

輪之心行於本天是為平行乃實度也以本天分三百

六十度以各星周率平分之則得其每日平行如土星

二十九年奇而行本天一周期則二十九日而行一度每

日平行二十九分度之一是為最遲木星十二年周天

每日平行約為十二分度之一火星二年周天約每日

平行半度金星二百二十餘日周天約每日平行一度

半強水星八十八日奇而周天約每日平行四度皆平

行實度若歲輪及伏見輪厥指謂伏見輪即歲輪非伏

因之若果即歲輪何為別立此名乎由難亦各分三百

今以觀即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圖象耳

六十度亦各有其平行然非實度也乃各星之離度耳

於星平行內減去太陽之平行日離度乃離日之行也

金星每日行天半度奇水星每日行三度皆於星平

行內減太陽之平行金水行速其離度在太陽之前上

三星行遲當於太陽平行內減去星行在太陽之後按

紀元麻之常度即實度也觀天麻謂之實度

紀元麻之限度即離度也限度率少於常度

謂其中伏日也乾象謂之入月日宣明麻曰中伏日崇

玄麻推冬至後加時平合日算曰平合中積剛之曰平

合中星明志云命為日日中積命為度曰中星

中餘 乾象謂之日餘正光麻之終日日餘戊寅麻之終日行分

積月

四分謂之合積月乾象謂之合月數

月餘

乾象麻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朔小餘并之會數約

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

太白

五星紀要曰金星之行速於太陽太陽行一度金星行

一度三十七分弱有奇故雖與太陽同行而常在前謂

之離日度此志次金於木當是對又火星本法曰金水

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為心土木火三

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為歲輪心然其軌跡所

到並於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

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為心蓋以

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土木火軌跡其度左

轉若歲輪則仍右移耳按金水歲輪繞日即古所云

晨中分夕中分

乾象麻金水積合奇為晨偶為夕皇極麻等謂之晨見

伏夕見伏七政細草云金水二星順行與太陽合伏日

夕逆行合伏曰晨按此惟金水二星有之

鎮星

明志李天經五緯議五星出入黃道各有定距度木土
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
逆伏緯大

熒惑

明天麻議星行盈縮五星差行惟火尤甚乃有南侵狼

座北入匏瓜變化超越獨異於常是以日行之分有盈

縮凡五星入氣加減與於張子信以後各自增損以求

精密按麻家相傳並言張子信始定日五星盈縮之變

而北齊書北史傳次參隋志亦但言劉孝孫張

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不言子信事於張胃玄傳盛稱其

諸法由彼所創按胃玄據劉焯麻法以成名為焯所認

豈子信之事亦為胃玄掩有之而史傳受其欺耶麻家

法度各有稟承師受則所言實是而史說為虛也張子

信夢換筆談引

作向子信誤也

辰星

隋書張胃立傳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古麻皆然應見不

見人未能測胃立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

同類感召相隨而出按大衍五星議亦為張子信麻

劉焯皇極法亦有應見不見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為法

錢氏云金水晨見伏在東方夕見伏在西方約其率則

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故以十六為總法

以九乘歲數十六除之得晨歲數七乘歲數十六除之

得夕歲數也

是為星見中分

四分乾象為周率景初日合終歲數皇極謂之復日大

衍等麻謂之終率欽天崇元等名麻率明志麻度三百

六十五度二五七五半之為麻中又半之為麻策梅文

鼎西法最高卑古之麻率也

星見閏分

續志四分法其閏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

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見月法

景初以章歲乘合數為合月法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見中日法

四分日日率大衍麻議以分從日謂之終日欽天麻前

年天中正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

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

日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即得逐段中星金水

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見月日法

景初以紀法乘合數為日度法

五步

此言步五星之術明天麻議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泰

方有金火逆數按自隋以前麻俱守恆率與此志大略相同張胃立始加損益大衍因之更列順逆見伏之序謂之變日王朴欽天麻名曰變段其順逆見伏之日日之度日變度而與麻之常變日所行順逆變伏日常度加減差積驗之後之麻家並宗之加減差崇立因為盈縮定差觀天謂之盈縮麻

晨始見

明天麻議初與日合一十八日行四度乃晨見東方皇極麻見去日十四度七政細草土木火三星與太陽合伏後為晨見合伏前俱稱夕與太陽衝後為夕大衍歲星合後伏十七日三日〇〇分行三度〇分欽天麻為晨見段明志李天經曰五星應用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美

太陽視行徐光祿云日月有真會視會梅文鼎云視行即近時距分內人所見月行之度時差所為與太陽合則疾行衝則退行太陽之行有遲疾則五

星合伏日數時算時多自不可以定其段目度分順日行

皇極見初日行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分益遲大衍前順百一千二日行十八度六百〇〇分先疾五日益遲宣明麻遲十宣明欽天麻為順疾順遲段明天麻順行一百八十三秒計行二十二度強而留

始留

大衍前留二十七度二度二百〇〇分宣明欽天麻為前留段七政細草本日係十度五分次日仍十度

五分者為留第三日係十度六分為留順初如係十度四分三分為留退初

旋逆

皇極逆日退六千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二百四大衍麻前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〇〇分先遲六日益疾十一分麻三度四百〇〇分後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〇〇分先遲六日益遲十一分麻三度四百七十五分宣明麻益疾益退遲四段應天麻但分前退後退二段明天麻各四十六日半

復留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美

皇極留二十八日大衍後留二十七日麻三度二百一十分宣明天為後留段欽天為後留段

復順日行

皇極麻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大衍後順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十五分先遲五日益疾六分麻九度三百〇〇分宣明後順百一十五日行宣明欽天麻為順遲順疾段緒天麻等為夕遲初夕遲末夕疾初夕疾末四段

而伏

大衍合前伏十七日三百〇〇分行三度三百〇〇分先疾二日益遲九分麻一度三百五十八分欽天為夕

伏段明天辰次十八日五星紀要曰歲輪心正在太陽

之上明志回回脈為最星又在歲輪之頂作直綫過歲

輪心以過太陽之心而指地心是為合伏以後星在歲

輪上東移有類平轉故其東移速古謂之疾段歲輪心

離日漸遠星在歲輪離合伏之度亦漸遠而向下行則

東移之度漸遲古謂之遲段歲輪心離日至一象限星

在歲輪直向下行入自地觀之不見其動古為留段過

此留段歲輪心距太陽益遠將至半周星行歲輪之底轉

成向西行是為退段輪心與日冲星正居輪底自輪心

作綫過星以過地心而直射太陽之心亦為一直綫是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為退冲未至日冲皆為晨見冲日以後則為夕見夕見

者西與日近東與日遠輪心反在日後而西行追日日

在西星在東星不得不自輪底西移而就日故仍為退

段輪心西距日益近則星漸西而亦漸上行以就其距

日之定距星既在輪邊與輪心亦有定距則其西移過

半象限不得不轉而上行矣至西距日一象限上行之

勢又直入自地觀之亦不見動過此而輪心距日益近

則星亦在輪上漸向東行以就合伏之度以就其距日

之常度於是又見其東移之速而至於合伏古亦謂疾

段是為歲輪之周錢云木土火稱一見者以見統伏也

見中法下分注見數復數其義已明劉氏疑壹見字非也

定行星三十度

乾象厯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宋元嘉厯三百九

十八日奇行三十三度大明正光皇極云三十六度則

是十年一周天非也

金晨始見

皇極見去日十一度欽天厯為晨見段按自元嘉後皆

先敘夕見伏後敘晨見伏明天厯注云木火土三星前

變為晨後變為夕水金二星前變為夕後變為晨漢晉

志並倒列晨見非也今姑依原文注之耳傳仁均無先敘晨見與此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同志

逆

大衍晨退五度先疾日益遲九分厯十度宣明厯退行十日行五度

明天厯退行九日四度半欽天厯為退疾退遲段

六日始留

皇極留九日大衍晨留八日厯八度宣明七月紀元同欽天為

後留段

始順日行

皇極行日益疾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大衍晨運行四

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遲日益疾十分厯四十二度欽

天麻為順遲天遲段

順疾

皇極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度大衍晨平行十二日行十

二度晨疾行比皇極多六度先遲五日益疾九分欽天為次疾

順疾段紀元為晨次疾初二十九日晨次疾末三十九日

二晨疾初四十七日晨疾末四十七日四段

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

乾象除送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度

伏八十三日

按此通前後伏計四分麻則分言之大衍麻晨合後伏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堯

亦四十一日七百〇〇分行五十二度七百〇〇分統

天麻為合伏段

夕始見

欽天麻為夕見段明天麻與日合五十八日半五星

紀要未至日冲皆為晨見冲日以後則為夕見

順

大衍夕疾行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先疾五日益遲

九分麻百七十一度欽天麻為順疾次疾二段紀元夕

疾初四十七日夕疾末四十七日夕次疾初四十七日

夕次疾末三十九日四段

順遲

大衍夕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此在順夕遲行四十二

日行三十一度先疾日益遲十分欽天為次遲順遲二

段

始留

皇極留九日大衍留八日宣明紀元七日欽天為前留段

逆

皇極逆日退大半度九日退六度大衍夕退十日退五

度先遲日益疾九分欽天為退遲退疾二段

伏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罕

大衍夕合前伏六日退五度先疾日益遲十五分欽天

麻為夕伏段明天日夕

伏十六日

亦通夕合伏計之四分麻晨伏五日退四度夕伏五日

退四度乾象總云加西伏十日退八度大衍夕合後伏

六日退五度明天六日半先遲日益疾十五分麻六度

紀元統天為合伏退段按時日

一復

劉云此又妄改為壹復自是通計晨夕見伏之日錢說

見上

土晨始見

皇極見去日十六度半明天麻初與日合二十一
日行二度半乃晨見東方欽天
為晨見段

順

大衍前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疾六日

益遲五分麻二度明天八十四日計行九度半強紀元
及金大明麻至八十一日行六度

欽天為順疾順遲二段大明統天為晨順疾晨次疾晨

遲三段

始留

皇極留三十九日大衍前留三十七日明天三十五紀
元大明三十六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壘

川十

三百八十分麻一度二百八分欽天為前留段

逆

大衍前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〇〇分明天退行四
十九日三度

半紀元大明五先遲七日益疾一分麻一度後退五十
十一日三度

日退二度三百〇〇分明天與日相望乃旋日而退
又四十九日三度少紀元大

明五十一欽天為退遲退疾退遲四段觀天以下
日三度

並晨退夕退二段觀天兩退各五
十日各三度

復留

皇極又留三十九日大衍後留三十七日二百八十分

宣明二十六日明天三十五欽天麻為後留段
日觀天以下並三十六日

復順

大衍後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〇〇分明天八十
四日行七

度觀天六度紀元大欽天為順遲順疾二段觀天以下
明八十一日亦六度並夕遲夕

疾初夕疾
末三段

而伏

大衍合前伏十八日四百〇〇分行一度四百〇〇

〇分明天二十一
日行二度半觀天欽天麻為夕伏段

定行星五度〇〇分

乾象見行十五度餘定行九度

伏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壘

川十

亦當計前後伏而有脫文也四分晨伏十九日有奇復

伏十九日有奇大衍後星合後伏十八日四百〇〇

分行一度先遲一百益疾九分麻四百八十分授時麻

以前合後合為合伏段此下百三十七日土星當伏三

十七日百字符也

火晨始見

皇極見去日十六度大衍火土水各去日十七度欽天

麻為晨見段

順

大衍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明天二百八十
日行二百十六度半

先疾九日益遲四分麻百一十三度五百〇〇〇分前
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四分麻三十一度
六百〇〇〇分欽天為順疾次疾次遲順遲四段觀天
分晨疾初晨疾未晨次疾初晨疾未
晨遲初晨遲未六段其日數又不同

始留

皇極留十三日明天十一日以後並同欽天麻為前留段

逆

皇極六十三日退十六度有奇大衍前退三十一日遲
八度四百〇〇〇分先遲六日益疾五分後退三十一
日退八度四百〇〇〇分先疾六日益遲五分麻各十
六度三

漢書律曆志卷之五十五

舉

〇分明天退行二十九日退九度與日相望旋日而退
又二十九日退九度欽天為遲遲退疾退遲四段
觀天以下皆為
晨退夕退二段

復留

皇極又留十三日而行明失以下欽天為後留段

復順

大衍後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遲日益疾四分麻三
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後疾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
六度麟德麻後遲冬至初日率二百一十日先遲九日
行百三十二度與皇極同法文煩不具益疾四分麻百一十三度五百〇〇〇分欽天為順遲

次遲順疾次疾四段觀天以下分夕遲初夕遲末次疾
大明麻則為夕末遲夕順遲夕末疾夕
中疾夕次疾夕順疾六段日數亦不同
而伏

大衍合前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六分行五十四度七
百〇〇〇分先遲五日益疾七分麻二十八度二百一
分欽天為夕伏段

定行星三百一度

四分麻除伏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十三度乾象見
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十三度宋元嘉麻
七百七十九日有奇行百一十四度有奇張胃立傳焚
惑前疾初見

漢書律曆志卷之五十五

舉

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
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三度與諸法文異
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二分

錢云下分字衍

伏百四十六日

亦通合後合前計之四分麻火晨伏七十一日有素行
五十五度有奇夕伏復七十一日有奇行五十五度有
奇大衍焚惑合後伏七十一日七百〇〇〇分行五十
四度七百〇〇〇分先疾五日益遲七分授時麻為合
伏段觀天六十八日紀元大明
六十七日授時六十九日
水晨始見

皇極見去日十七度大業厥在雨水後立夏前者應見不見啟蟄至雨水立夏更至小滿晨
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亦不見按此文亦倒互與金星同欽天厯
為晨見段

逆
四分乾象等逆一日退一度大衍以下無此節

始留

元嘉皇極等留四日大衍厯晨留三日明天以下厯二
並二日

度欽天為後留段

旋順

大衍晨遲行六日行四度先遲日益疾七十六分厯六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度又平行九日行九度厯重修大明為晨順遲段

七日順疾

大衍晨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遲日益疾五十分厯

十二度觀天十四日紀元大明十五日欽天為順疾段

十八日而伏

四分乾象二十日行二十五度魏正光厯十八日行二

十四日度日後晨伏與此志同大衍晨合前伏十六日

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二度七百〇〇分先疾日益遲

二十二分厯十六度〇〇〇分欽天為晨伏段觀天

並十五日伏

夕始見

景初厯夕見西方在日前四分厯日皇極夕應見在秋

分及小雪前者不見其白露前立冬後時有見者麟德

立秋畢霜降應見不見入雨水畢立夏應見有木火土金星者亦見也欽天厯為夕見段

順疾

正光厯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大衍夕疾行十二日行十

七度先疾日益遲五十分厯十二度觀天十四日二十

五日按與大衍遲殊欽天為順疾段

順遲

正光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大衍夕平行九日行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九度厯夕遲行六日行四度先疾日益遲七十六分厯

六度觀天十三日十四度紀元大明十五日欽天為順遲段

留

四分厯留三日皇極四日觀天以下欽天為前留段

逆

乾象景初並逆一日退一度諸厯無之即下之合前伏

誤分也

而伏

正光逆十一日退六度大衍夕合前伏十一日退六度

明天十日退八度觀天十二日八度紀元以下同明天欽天厯為夕伏段

凡夕見伏五十日

正光凡再見五十八日行星四十六度按此亦通晨合

後夕合前計之大衍晨合後伏十六日七百〇〇〇分

行三十二度七百〇〇〇分明天十五日行三十三度

九度紀元為合伏段

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

麻學源流今朔距來朔則二十九萬五千三百又五分

九十三秒據時大統以為朔實是知一朔之實而少

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七秒四十六不及三十日為朔虛

併一月之氣得九千一百六十二分八十二秒日月

閏積一年凡一十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日

歲閏積三年而過朔實有三晚十萬餘是三年一周而

名曰正閏積五年復成再閏稍未及二朔之實積十九

年成七閏為一章之終亦不及七朔實之八百餘分也

所以五年外之閏皆曰餘閏

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

歲月並有小餘徐光啟學麻小辨曰歲實小餘自漢迄

元漸次消滅至授時減為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按太初

麻法月有小餘四百三十九分也

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

此八十一分之三十八也宋志應天厯視朔干名與後朔同者大不同者小

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

麻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通月內所餘積分大衍

按四十三者即八十一法之實也古平朔皆一月大

一月小以五十九日為算若定期每日所入先後分增

損度以加定期度此劉焯法也梅氏云古法定朔即定

求四求之法古謂之定盈

求望倍弦

戊寅麻大餘七小餘四千九百七十六小分四之三為

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金史大明麻時十七日望

者又視定期小餘在四分之三已下之數與定望小餘

在日出分已上之數相較之朔少望多者望不退而朔

猶進之望少朔多者朔不進而望猶退之日月之行有

加減之數或有四大三小若隨常理當察其

時早晚隨所近而進退之使不過三大二小

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

錢云加十當作加七

閏盈中氣在朔

梅氏曰合氣盈朔虛計之其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

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經朔與

冬至同時刻則大寒十二月經朔後九十刻而兩水中
氣必在次年正月經朔後一日又八十刻奇其餘並準
此求之積此月閏至三十三箇月間其餘分必滿月策
而生閏月矣閏月之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中氣必
在其朔

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李淳風五經算術注推信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
法問云一年二十四氣氣有大餘十五三十二分之七
從周歷上元至信公五年元餘有九百六十九算度餘
五日四分度之一欲求此年朔且冬至及算此氣之法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究

其術如何曰辛亥朔術曰置前推月朔積年九百六十
九算以餘數二十一乘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以
六十除之除五日四分日之
一通之得二十得二萬三百四十九為實以度分母四
除之得五千八十七為積日不盡一為小餘以六十除
積日得八十四棄之取不盡四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
算外辛亥冬至與正月朔同故曰朔且冬至元授時法
置取求距算以歲實即三百六十五乘之為中積加氣
應至元辛巳歲冬至是己未日逆數以甲子日子正初
刻算至戊午日夜子初四刻得五十五日為氣應
為通積滿旬周去之自甲子至癸亥六
十日亦為紀法不盡以日周約
之為日不滿為分其日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

日

求八節

相距四十五日者其恆也時刻有盈縮者其定也故諸
麻加小餘明志李天經曰平節氣非上天真節氣蓋舊
法氣策乃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盈有縮
不得平分故以平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
矣梅文鼎曰假如本年冬至日羅箕宿三度八十分次
年冬至必在箕宿三度七十分奇是歲序已周而元
度未復故必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之
外復加一刻有半始能復躡於箕三度八十分
求二十四氣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辛

者古謂之恆氣以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平
之為二十四氣各得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
其日數有多寡謂之定氣冬至前後有十四日奇為一
氣夏至前後有十六日為一氣其餘節氣各以不同並
以日行盈麻而其日數減行縮麻而其數增明志李天
經曰諸節氣有二法一為平節氣一為定節氣平節氣
者以一歲之實二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日有奇為
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
奇為雨水舊法所推正月十五日子正二刻者此也定
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為周天度此新法以五度四分之
一消入三百六十度

亦以二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度為一節氣從歲前冬至起算麻五十九日二刻有奇而太陽行滿六十度為雨水新法十三日卯初二刻八分者此也太陽之行有盈縮非用法加減之必不合天安得平分歲實為節氣乎

小餘千一百

攷異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林說是

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林文炳曰當云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錢云

林說非也千一十三數三分之則有畸零不可入算故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至

三倍其小餘本以統法為日法今以元法為日法也上

云千一十者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餘此云千一十

者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餘

推五行

景初麻減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以紀四立之前

土王用事日也大衍麻謂之貞策崇玄麻別為土王策

推合晨所在星

謂之求太陽過宮時刻晨與辰通用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

觀天麻云求每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置一至初日晨

前夜半黃道日度及分每日加一度百約其日下升降分升加降減之滿黃道宿次去之即各得一至後每日晨前夜半黃道日度及分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自朔至晦從斗至箕推之也正用夜半者以子正初刻命算也諸麻皆有推月度術

推諸加時

宋應天麻每日加時黃道日度乾元謂之每日行分明志徐光啟曰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至加時正午乃得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至

同度梅文鼎曰麻家之時刻有二其一為時刻之數凡

布算者稱太陽右移一度稍弱為一日因其運行之一

周而均截之為時為刻以紀節候以求中積所謂時刻

之數也其一為時刻之位凡測候者稱太陽行至某方

位為某時刻此則太虛之體依赤道以平分其位一定

亦自子正歷丑寅復至子正因其定位之一周而均分

之為時為刻以測加時以候凌犯所謂時刻之位也古今

測驗而得者並以太陽所到之位今為時故曰加時言太陽加臨其地

同矣然惟二分之一日黃赤同點二至之日黃赤同經則

數與位合不用加減時過此以往則二分有加分加分

者太陽所到之位在實時西一至後有減分減分者太陽所到之位在實時東也

推月食

皇極麻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高交涉則間透交深則相搏而不掩因透而蔽多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月合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為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而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由準率苟地非陽城皆隨所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畫

而漸異

大衍法求每日如陽城法求之若然月食以月

行虛道暗氣所衝居日之衝故謂虛之行即日行也

有聞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日對如鏡居下魄耀見

陰名曰暗虛掩月則食故稱當月月食當星星亡雖夜

半之辰子午相對正隔於地虛道即虧既月光日光當

午更耀時亦隔地無廢粟明大衍麻月在陰麻初起東

南甚於正南月食圖云在正南方復於西南月在陽麻

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其蝕十二分以上者宋

天麻食八分起於正東復於正西此據午正而論之餘各

加時在望日衝辰

四分景初並有此語魏甲子麻云日之衝為破月常在

破下蝕而晉志云姜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麻術

宗豈昔人知月蝕當口衝而不曉因以檢括日度耶又

此志不推日食四分僅有之而術甚疏淺通典禮三魏

侍中鄭小同議古來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

而已隋書張胃立傳自古諸麻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

限便食又云古麻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

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

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麻未悉其原胃立積

候知當交之中月掩食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畫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

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

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法也

錢云下法字衍

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

錢云日字誤當云太歲所在

漢書疏證卷十三上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吳 沈欽韓撰

律麻志三

歲術

推歲所在

大衍五星議春秋哀公以前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麻猶用急率不知今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麻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太初三統麻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開事大抵皆合駢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一

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麻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開事尙未差上駢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按超次之說諸家不同宋志祖冲之曰行天七帀輒超一位宋史天文志紹興麻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又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剩一次矣此又同古法賈公彥馮相疏云歲星右移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

浙江書局刊

徐惟琨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董

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按古者本不以歲星紀歲其一年所行盈縮自入推五星術麻家所據者全是大歲何謂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乎賈又云今麻太歲歲星等無跳辰之義此直誤會鄭注注今麻太歲非此者蓋東漢時混歲星為太歲不知今歲星猶然超辰也賈已錯會注義近人又誤讀賈疏遂以為年歲可互移不追麻之舛謬而謂後漢以下不知超辰之法夫古者以歲星動而不一但以察災祥以太歲靜而默轉故以記辰次周官馮相保章判然兩職亦可驗矣時憲書云歲星每年平行一辰又八十分辰之一計八十七年有奇而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二

跳一辰千四十六年而一大周以百四十四為法

此百四十四年超一辰也大衍講三統麻因為超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諸麻欲以八十四年齊之謂祖神之七此其所感也按一行謂歲星春秋時行緩至漢哀平閒乃八十四年超一次爾

積次至次餘

襄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溢於玄枵正義云三統之麻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

大周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二百四歲數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一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其餘度為二十一一分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一度當在於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按孔以此法為傳解故還可以證此志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三

正義引孫炎曰星紀日月之所終始也明天文志古謂恆星千古不移而黃道之節氣每歲西退西洋之說則謂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每歲東行由今考之恆星實有動移其說不謬李天經恆星議恆星本行即所謂歲差又云宋時所定十二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蓋因恆星本行宿度已右移故也按若如言則宋未右移抑以梅文鼎據唐銅儀所測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自與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於舊經明恆星動移有據又云十二宮多皆依於象而取非漫說也麻家以歲差考之堯甲辰至

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則與其前說背謬按宋志祖冲之曰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質處金水亂列竊謂太虛之體渾淪難區人第因二十八舍之常度曰斗牛之閒為星紀虛危所在為玄枵十二次之名假二十八舍為根使恆星離其定次而東行則十二次殆成虛設所云太陽過宮節氣交宮將何從據東西南北且當互換王孝通所云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寒暑易位必無是理正謂黃道終古不動者言也梅氏亦云積而久之必將析木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四

宮盡變為星紀大火之宮盡變為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差一宮即十二宮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至數千年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南宮朱鳥七宿反為蒼龍西宮為朱鳥北宮為白虎彼為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而新麻混而一之言也然試思恆星東行則北宮之宿有不盡變為東宮其理安乎故歲差之理至矣歐羅巴人務反中法宋時戴法與偶出調語以調祖冲之反為實事申士歡喜信受若魯人之說哀駘它至於此說曾不一反諸理祖冲之云今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談乃可守乎

而建所指也
志謂斗建月令注亦因之正義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
度之四宋志祖冲之日月位稱建以氣之所本名隨實十二也

著非謂斗杓所指近較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

星紀

舊唐天文志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宋志觀天斗宿九度入吳分統天大衍議祖冲之後以斗四度星紀之次金注大明同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歲次不復係於中節梅文鼎曰冬至一歲日躔雖週尚不能復於星紀之元度必再行若干日時而至星紀所以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漢人未知歲差誤合為一故即以冬至交星紀而定之於牽牛李天經太陽議曰此限年年右行今已過二至後六度有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五

奇按晉志以星紀為丑宮今古同則者也然星紀管大雪冬至二節則星紀當為子也玄枵管小寒大寒二節則玄枵實在丑也節氣與辰名全乖自來莫察惟沈括一言之實不詳前人所定之義

玄枵

唐志子初起女五度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觀天麻女齊分統天女三度玄枵祖冲之云子為辰首位在正北之次大明麻女二度及應初九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大衍議北正玄枵中虛九度

姬書

唐志亥初起危十三度中室十二度終奎一度觀天危度入備分大明麻危十三度有奇逸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則周時先以雨水為正月中矣夏小正月令並云正月蟄蟲始振淮南時則訓亦以雨水在驚蟄後蓋俗人据見麻而追改周月也此志尙存其舊故雨水在降婁驚蟄在此次月令注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

唐志戌初起奎二度中婁四度終胃六度觀天奎宿三度入魯分統天奎二度大衍議婁公十九年歲在降婁開元麻歲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麻在危危玄枵也蓋酒風不用歲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大 差法故其謬如此

大梁 唐志酉初起胃七度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觀天胃宿五度入趙分統天胃四度大梁之夫大明同按古說以一次各得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以漢志考之猶每次得三十整度而如實沈鶉火壽星析木皆三十一度猶欠四分之一若唐之所分乃差至二二度如降婁為三十三度大梁僅二二十八度星紀至二十二度然則謂必整得三十度若干分者說之拘泥而難通者也

實沈

唐志申初起畢十度中參七度終井十一度觀天畢宿十度半入晉分統天畢八度實沈之次大明畢七度有奇

鶉首

唐志未初起井十二度中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觀天井宿十二度入秦分統天井十度鶉首之次大明井九度有奇

鶉火

唐志午初起柳七度中星七度終張十四度觀天柳宿十度半入周分統天柳五度鶉火之次大明柳四度有奇

鶉尾

唐志巳初起張十五度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觀天張宿十七度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七

度入楚分統天大明麻張十五度有奇鶉尾之次

壽星

唐志辰初起軫十度中角八度終氐一度觀天軫宿十度入鄭分統天軫九度壽星之次大明軫十度有奇按宋志祖沖之曰元嘉麻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驗古今未有以翼處壽星不知神之所云元嘉麻義何所憑也

大火

唐志卯初起氐二度中房二度終尾六度觀天氐宿三度入宋分統天氐一度大火之次

析木

唐志寅初起尾七度中箕五度終斗八度觀天尾宿八度入燕分統

天尾四度析木之次大
大明厯尾三度有奇

角十二

元志至元測十二度十分明天志崇禎元年測角十一

度四十四分梅氏壬子年
度四十五分

亢九

宋志崇寧紀元厯九度少明志九度十九分梅氏壬子
年度二十

分七

氏十五

宋明天厯氏十六元志十六三十分明志氏十六四十

一分梅氏三
十五分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八

房五

明天厯以前並如舊紀元厯房五太太者四分之三若
以度為百分太是

七十五分元志宋元豐房六度至元五度六十分明志五度

二十八分梅氏二
十六分

心五

宋志皇祐測心四度紀元六度少元志六度五十分明

志六度零九分梅氏十
八分

尾十八

宋志皇祐尾十九紀元十九少明志尾二十一度又六

分梅氏十九
度九分

箕十一

宋志明天十度紀元十半元志十度四十分明志箕八

度四十六分梅氏十度
三十六分

東七十五度

宋志紀元厯依渾儀測九十九度此赤道度也隋志皇

極厯見體數逐差遷道不常定準今為黃道度角十三

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七箕十步日所行月與五

星出入循此自後諸厯亦各不同今第舉其始末耳明

志崇禎元年所測二十八宿黃赤度分皆不合於古夫

星既依黃道行而亦道與黃道斜交其度不能無增減者勢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九

也而黃道度亦有增減者或推測有得失抑恆星之行

亦有遲速歟黃道度角十三三十九分四十四五十分氏十七四十分

房四四十分心七三十分尾十五三十分箕九二十
六分

斗二十六

錢氏云此下當有三百八十五分六字賈遠云太初厯

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姜炭云三統以千五百三

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蓋周天以牽牛起算終

於南斗度所有零分歸於斗度之末故曰斗分此斗分

字當是分注後人傳寫失之宋明天紀元二十五大明
同

元志二十五度二十分明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梅氏
一十

<p>四分按續志斗二十六<small>四分退一</small>宋史天文志引永元銅儀亦云此脫四分之一</p>	<p>牛八</p>	<p>宋皇祐七紀元斗七少元志七度二十分明志六度五十分<small>梅氏五十五分</small></p>	<p>女十二</p>	<p>明天十一紀元十一少元志十一度五十五分明十一度七分</p>	<p>虛十</p>	<p>大衍十太<small>七分七百七十九</small>王朴欽天曆<small>十少</small>宋紀元虛九少</p>	<p>抄七十二元志虛八度九十五分明志虛八度四十一分<small>梅氏四十五分</small></p>	<p>危十七</p>	<p>宋皇祐十六紀元十五半元志十五度四十分明志十四度五十三分</p>	<p>營室十六</p>	<p>宋明天十七元志十七度十分梅氏一十六度五十三分</p>	<p>壁九</p>	<p>紀元壁八大元志八度六分明志十度二十八分<small>梅氏五十分</small></p>
---	-----------	---	------------	---------------------------------	-----------	---	--	------------	------------------------------------	-------------	-------------------------------	-----------	--

<p>北九十八度</p>	<p>按度下亦少四分一三字五代欽天九十八度少宋紀元九十四度<small>秒十二</small>元志庚午元曆同<small>秒六</small>授時九十三度八分太隋皇極曆黃道度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半</p>	<p>虛十危十七室十七壁十四明志黃道度斗二十三<small>五分</small></p>	<p>牛七<small>四分</small>女十一<small>三分</small>虛九<small>九分</small>危二十七<small>七分</small>室十五<small>四分</small></p>	<p>分壁十三<small>十六分</small></p>	<p>奎十六</p>	<p>紀元曆十六半元志十六度六十分明志十四度三十分</p>	<p>分<small>梅氏十分</small></p>	<p>婁十二</p>	<p>元志庚午曆十二太授時十一度八十分明志十二度四分<small>梅氏七分</small></p>	<p>胃十四</p>	<p>皇祐十五年元志十五度六十分明十五度四十五分<small>梅氏四十六分</small></p>	<p>昂十一</p>	<p>紀元十一少元志十一度三分明志十一度二十四分<small>梅氏二十六分</small></p>
--------------	---	--	--	-------------------------------	------------	-------------------------------	-----------------------------	------------	---	------------	---	------------	---

畢十六

大衍畢十七皇祐十八紀元十七少元志庚午麻十六
半授時十七度四十分明志十六度三十四分梅氏三
十六分

觜一

大衍觜一紀元觜半授時五分明志大統無分天文志
崇禎十一度二十四分李天經恆星議曰觜宿距星漢
測距參二度唐測一度宋崇寧測半度元郭守敬測五
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按此則彼
時未與參相換也蓋西法易之梅氏十一度
二十二分

參九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圭

大衍參十紀元參十半元志庚午參九太授時十一度
十分明志參二十四分梅氏參初
度三十分

西八十度

大衍八十一度紀元八十三度授時多入
十五分隋皇極麻黃
道度奎十七翼十三胃十五畢十五半觜一參八
明志奎十一九分翼十三胃十三一分昂八九分畢十三
五十分參一二十分觜十三三分
八分參一一分井三十三

皇祐三十四紀元三十三少授時三十三度三十分明
志三十二度四十九分梅氏二
十八分

鬼四

大衍三明天二紀元二度半授時二度二十分明志二
度二十一分梅氏一度
五十五分

柳十五

皇祐十四紀元十三太元志庚午元十三少授時十三
度三十分明志十二度四分梅氏四
十八分

星七

紀元六度太授時六度三十分明志五度四十八分梅
六度
二分

張十八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圭

觀天十九紀元十八太元志庚午麻二十度授時十八
度七十五分明志二十度二十八分梅氏十八度
五十一分

翼十八

宋觀天十七紀元十七少授時十七度二十五分明志
十七度十九分梅氏
四分

軫十七

元志庚午十八半授時十七度三十分明志十五度三
十分梅氏十七
度九分

南一百十二度

大衍一百十一度紀元一百九度授時一百八度四
十分

宋明天厯議赤道宿漢百二年造厯則其法也自後相
承用之開元中淨屠一行作大衍厯詔梁令瓚作黃道
游儀測知畢皆參及與鬼四宿與舊不同至仁宗皇祐
初有詔造黃道銅儀測驗赤道宿度又十四宿與一行
所測不同皇極厯黃道度并三十鬼四柳十四半星七
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明志并三十二鬼五分三十柳
十六分星八三分張十八分翼十七軫十三分
九道小終

宋志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
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遺減元震言厯法以章法爲重必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酉

第七閏在冬至之前一車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
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
十九日約止有一日自滿祐十一年辛亥章歲至咸淳
六年止有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六千九百二十二日比
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厯法之差莫甚於此
錢大昕曰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積率漸沖之概
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
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
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蓋法與所
誤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
本相表裏歲實既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因乎古李滄
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間餘通爲一術但以
歲實與十二朔實相較所多之數卽爲一歲之閏積而
不更求齊同之率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
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實也章閏者

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復言章
歲者矣臧元震以章法爲重又稱一小一大爲平朔兩
大兩小爲經朔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
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既用定朔則
十九年七閏之恆率自不能拘而當時有司不能知也
解其以九爲法之意要諸於厯術無關也上攷春秋下
及大明俱已不然而臧元震猶沾沾於章法之合與否
斯愚矣

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

李光地曰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
五比之四分厯法而稍贏按四分二蓋侵小分四之一
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丑

川七文

郤贏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景復則去酉入子而冬
至交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
三終而與元終

李又云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厯本
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
既盡復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楊子雲所謂章會統元與
獨俱沒則後元之統也

日有九道

日法

月有十九道

閏法也又以日法通月法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為二千三百九十二月法也故九會而終

百七十一歲

乙亥微二十六年

世家作魏公徐廣曰世本微公

丙寅孟愍二十二年

世家作真公年表庚申虜真公十五年則是年歲在丁

巳

戊申元四年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未

世家元公二十一年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則是歲為甲寅

壬申惠三十八年

世家甲辰為惠公三十二年則是歲在庚戌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

大衍議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

黃帝土德

呂覽應用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蟻大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考德曰少昊曰清

周書嘗麥解黃帝命少昊清司馬師以為五帝之官師古順口敷演不知大戴五帝德無少昊也御覽皇王引河圖作朱宣

周惡其樂故易不載

孔子贊易豈為紀樂發耶歆書陋矣譙周古史考少昊

之樂曰九淵

陶唐氏

乾鑿度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

禹土生金

呂覽應用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古

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按夏正建寅則木德王青與玄其色不殊質諸經傳呂覽為允

四百三十二歲

竹書紀年注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

七十一年起壬子按者云子當為申終壬戌按彼稷通禹四十

五年計之若受禪僅八年除三十七年史記在位十年兼數三年喪畢

事實四百三十四年大衍議夏四百三十二年即差五

損夏益周

湯水德

呂覽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

歲在大火房五度

大衍五星議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歷與日合於角

次於氐十度而後退行

祀先王於方明

方明所以藉六玉觀禮疏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也必

知刻木著之者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

刻木安中央為順餘四玉刻木著於四方亦順故知義

然也亦以成湯配者假聲靈以令諸侯也

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

漢書疏證卷十五下

末

宋志屯田員外郎呂奉天言起商王小甲七年十二月

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

此乃古歷一部每部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按七十六歲為月九百十二加二十八閏則

九百四十四月此就整度法雖云殷歷實皆在

三統法近時或轉盜襲三統自堯典周月率以為常直

法不可攷恐三代無章法以春秋驗之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

六百二十九歲

紀年注湯滅夏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起癸亥終庚寅校云庚寅當於己卯若終較此少一百

三十三年以左傳載祀六百證之漢志是也大衍日度

議商六百一十八年日卻差八度

殷歷日

大衍中氣議命歷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歷考其蝕

朔不與眾歷合蓋哀平開治甲寅元者託之非古也按

壽王治殷歷則殷歷為太和以前所託

四分上元至伐桀

續志永平五年詔令待詔楊岑署望月食官復令待

詔張盛景防等以四分法與岑課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詔書令盛防代岑署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即此志所云四分也後漢四分歷至章帝元和二年

漢書疏證卷十五下

末

施用而漢書上於永平十七年在傳述初本則非元和

之四分也蓋太初歷亦以斗分之一為法此謂太初耳

周文王四十二年

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

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詩文王序正義帝王世

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

命之元年以歷校之此下是歲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

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

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

子依三統歷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

五百二十歲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部除之六七四十二六六三十餘有二十四年六除去四百五十六年即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命亦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按此志云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為甲子府首至文王四十二年為四百九十二年入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辛

戊午部三十六年較乾鑿度多十二年

後八歲而武王伐紂

此當言武王觀兵也然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則後八載正始崩之年不得云伐紂其說自背謬或字之誤也本紀云文王蓋即位五十年以汲郡古文證之武丁十二年文王元年明年王陟後年帝乙元年在位九年陟則為文王十一年明年帝辛元年至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文王實在位五十二年若呂覽制樂篇云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三同較差一年亦無足

水生木故為木德

呂覽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頌文王序

正義引中候我應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命文王曰火氣勝

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封禪書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並與

呂氏義同劉歆所說全非

歲在鶉火張十三度

周語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志所據也其義謂文王四十二年即是受命元年合享國五十年之數詩正義帝王

世紀文王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元年謚亦與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壬

志同然戊午部之三十年歲在鶉火故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

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鄭以戊午部之三十年始改元

則數至十一年與書序合至伐紂歲在鶉火當為十二年志以為十三祀者非也

歲星十二年一周尚有盈次若如歆言則十三年一周矣

周師之起在十二年建亥之月國語即其起兵言之豈

得為先商之後王訪箕子年乎從元年推之太歲在己未則十三年為己巳歲大衍日度議舊說歲在己卯推

其出鬼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據逸書知之其明年武

王即位新厯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為二月故周書曰惟

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今本實典篇作三祀又云王在郟召

周公未知孰誤耳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今本作受五而

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

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

說非是又五星議十三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嗣

位克商之年進及輿鬼而退守東井按大衍議不取接

續受命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上拒乙卯然十三

祀有誤彼意正謂元祀耳今所據為新唐志載恐有割

裂非其本書耳歐陽修麻志雖定於劉義叟而麻議文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圭

不當如此以宋元又宋志真宗時屯田郎呂奉天言司

馬遷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詳求朔閏與經傳不符

按本紀無是言集解引皇甫謐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

酉彼以為武王克商後定天位也本與紀年不合呂奉

天所引並妄談耳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按本紀虞芮之人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

戎至西伯崩數之七年又云受命稱王乃斷虞芮之訟

後十年而崩其說不應兩歧張守節云王鳴盛曰張守

節據偽武成以為當作九耳其實史記作七轉寫誤作

十按律書十字皆訛為七索隱云誤曲筆者十七互消

理有固然西伯戡黎序正義文王世子斷請伏生書傳

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正義云

鄭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

取白魚皆七年其云受命九年者逸書文傳文王受命

之九年時維暮春王在郟召太子發蓋此志所據也試

評其義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鄭云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

年之事又今文太誓注云天意若日須假紂以為文武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圭

受命七年則享國五十年及武王克商至滅紂共五年

皆合若文王展二年方在大祥觀兵即汲汲已甚何云

須暇又殺紂之日得為十三年之二月實夏之十二年

十二月耳距文王崩纔四年偽孔傳何得云服喪三年

還師二年乎是七年之義為長也若如紀年則帝辛四

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五十一年周師度孟津此觀

野親禽受直數武王嗣位之年不連受命事也以周書

考之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暮春在郟召太子發

日嗚呼我身老矣此即其末命也柔武篇云惟王元祀

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惟在文考之緒功此
武王改元也小開武篇惟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
公旦寶典篇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郟召周公旦
中閒雖無年數而大匡篇維十有三祀王在替武傲篇
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此十二當為十四字之誤也
前後明白如此而漢儒橫據文王世子所云頌去七年
九年之享國斯亦未敢必為然也大衍議從紀年
以殷十一月戊子

大衍日度議武王十年夏正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
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故國語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書

日月之所在辰馬農祥執祖廟之禮也十年當
前十三祀同

年亦訛脫與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日度議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

國語曰辰在斗柄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

日度議壬辰晨星夕見南斗二十度翌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厓牽
牛須女涉顛頊之虛戊午師渡孟津而辰星伏於天龍
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則革命在鶉首

大衍五星議所云進及與鬼而舉守東井也益明十三
祀訪箕子謂歲在鶉火之謬矣

丙午還師

十六日

戊午渡於孟津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書正義戊午是二十八日此
據辛卯朔也若庚寅朔則二十九日是戊午三十日已
未月大也已未日冬至

旁死霸

日度議凡月朔而未見日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書

或以二日或以三日說文謂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

日承小月三日許氏之義以為望後霸也武成正義顧

命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十六日為始生魄是

一日為始魄二日近死魄也孔氏注世俘解云旁廣大

月火時也則此二日旁死霸豈猶得為大以為旁近義

得之

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世俘解越者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與志武成篇
同同以癸亥為四日甲子為五日韋昭等皆承用之偽
孔傳於牧誓甲子昧爽云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

四月乃以庚申為一月晦日矣武成正義因云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此其謬妄之甚者也

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

是月十五日甲戌為小寒節三十日己丑為大寒節

四月己丑朔死霸

大衍議二月戊子朔哉生明於周為四月此作己丑亦是後天一日紀年十二年夏四月王歸於豐饗於太廟

偽古文因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正義以

己丑朔推之故云哉生明三日是辛卯也

惟四月既旁生霸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大衍議新麻推定望甲辰而已日旁之按旁者近生霸也生魄為十六日旁之乃十七日越六日庚戌得為二十一日

誠於周廟

世俘解乃以先誠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

籥於天位篇富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誠於周廟悉與此武成篇合而偽古文皆無之

凡武王即位十一年

書正義云大戴禮禮記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無此篇目文王十三生伯

邑考十五年生武王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此諸儒所據以攷武王者也詩正義鄭

金勝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

十三矣於文王受命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

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此鄭以除前七年計之

通武王成君之歲得為在位十一年詩正義又引王肅

金勝注云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

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按

肅與孔傳從九年之說文王崩時即武王之年不得為

八十三其在位通成君之歲止九年此志不得云十一年紀年武王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周公攝政

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

逸書皇門篇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羣門門當是侯

之

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大衍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志亦後天

一日洛誥正義據此志以二月乙亥朔故推三月甲辰

朔大也偽孔傳以此二月十五日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為乙未正義云此年入戊午部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

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既望謂庚寅十六

日也與此志又小異然劉歆以召誥洛誥連在一年同為攝政七年偽孔王肅等皆踵其謬矣按書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作維解三年踐奄紀年三年

姑並同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此則康誥作於四年召誥作於五年而洛誥在七年不

得同時也大傳又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

作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寡

各致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

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明堂位云二年朝諸侯於明堂

明堂在洛邑故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秉

祀文王箋云成洛是居攝五年時紀年成王五年遷殷

民於洛邑遂營成周檢括經傳取證昭然不得如歆所

說也原劉歆致誤之由以周書作洛有周公將致政乃

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故以為七年事然彼文本從武王

崩周公相通述其事亦不言作雒在七年也若如史遷

於世家則云周公營雒於本紀又云武王先營洛邑周

公反政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彼之顛倒雜亂又

可信耶政緣此子鹵莽滅裂多生痕疴攷古者益賸豈

耳明堂位疏云周公制禮作樂孔鄭不同孔以七年營

洛邑封康叔而致政鄭以五年營洛邑七年致政於成

王是鄭據伏生義也文王序正義鄭於召誥惟二月三

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

言正月故也鄭通三統麻而不從者事當核實非僅如

麻家空合年月也王鳴盛曰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

之至七年十二月幾而三年必有一閏則七年十二月

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於召誥

二月三月謂當為一月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

十二月方有戊辰

古文月采篇

困學紀聞云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以書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秉

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按王氏所證是也逸書本有

月令篇論語集解引之周秦文字豈有專說月光采之

古文乎顏猶此解可入笑林

是歲十二月戊辰晦

正義云以其術計之此年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

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十二月二

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烝祭歲

偽孔傳依此讀謂下駢牛即是烝祭釋文鄭讀王在新

邑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文序云
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
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
文武封周公之後烈文序正義云朝享者朝廟受政而
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
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按
洛誥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
王武王於文王廟以卑就尊禮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
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
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是王自祭廟告已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辛

嗣位彼之祫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
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惟祭文武而已故知
不同也按洛誥此節有三祭晦日烝一也朔日朝享二
也告祭三也志混而一之今知鄭義爲長者凡四時之
祭當在首時王制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義晏子春
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以孟月爲祭魯王
禮也則天子亦然按正義所言尙非了義蓋孝子思慕
其親節序已改自當致祭於首時以爲敬此在夏殷理
亦當然若周以建子爲正則易月已是新年豈容曠隔
閒歲故九重首時傳云閉齋而烝是也其人臣於國君

皆當助祭先公而後私或不得已而用仲月故昭元年
傳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
於温此則十一月朔周之正月也王制疏引服虔注祭
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亦得爲一義而非禮之常也
成王天子制禮方成豈應卽紊其序乎僞孔傳大抵與
王肅影響專翻鄭義而疏乃曲傳謂王者冬祭必用仲
月王鳴盛曰疏援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耶彼非
全不知典物者乃疏家收事之習氣耳何休桓八年傳
注烝烝也氣盛息冬萬物畢成所薦獻多芳芬備具故
曰烝爾雅疏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時祭莫盛於烝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壬

豈得僅特牛彼亦知其不可通又云於太牢之外特加
一牛是不知正祭與薦享不可兼行當當並設饋饋
矣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

幽譜正義金滕注云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
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
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
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
也王肅金滕注云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
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七年營洛邑作

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如云有成王則當為十四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本於家語劉恕外紀即取於詩疏當宋時豈復有鄭王語尙書注載然不著其所出宋時習尙如此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

大衍議四月己酉朔以校庚戌亦後天一日
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

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則六月五日也大衍日度議自伐紂及此凡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厯以己卯為克商之歲非也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畫

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御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和星距斗十七度少也

子考公就立酋

世家考公酋索隱曰系本作就

殷厯以為丁酉

大衍議所云殷厯中氣後天

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

元志厯議云是年冬至日大衍厯為丙辰宣明統天厯為乙卯梅文鼎冬至考以統天厯術疊差用秒法求之亦為甲寅日紀元大明二厯

為丁巳惟授時厯為甲寅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之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以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明志鄭世子載堉議云獻公甲寅冬至別無所考惟三統厯言之豈左傳不足信而敢乃可信乎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大雅文王正義按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畫

至惠公末年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然則除去周公攝政以前不數當為三百三十六年也紀年注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若加平王四十九年亦止三百三十年與此總不合蓋誤也

春秋隱公

魏正光厯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鄭世子載堉云魯隱公三年辛酉歲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年除閏積得二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十六閏辛亥朔旦冬至

隋志劉宜駁張胃云命麻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

日日至差傳一日按命麻序以春秋為殷麻大衍議周麻正月辛亥

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今歲差

引而退之則辛亥朔冬至日在斗二十度魯麻推僖公

五年以庚戌冬至而祖沖之張胃玄皆以甲寅隋志張胃之麻

壬子朔三日日甲寅冬至差傳三日元志紀元大明一麻以為壬子

文公元年至閏當在十一月

文元年傳正義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

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

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按三統謂從僖公

辛酉章首數至僖公三十三年為二十九歲除十九年

已七閏訖文公元年即十一年閏餘十三當在十一月

閏也此飲之臆說如傳義歸餘於終三月十二月皆非

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置周麻上元丁巳至魯文公元

年歲在乙未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八算以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得六百五拜之取不盡九百

九十八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二十三萬四千五

百三十以章歲十九除之得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為

積月不盡十三為閏餘經云閏餘二十以上其歲有閏

今有十三即知文公元年有閏又此下是甄鸞正文置章歲十

九以閏餘十三減之不盡亦以歲中十二乘之得七十

二以章閏七除之得十命從正月起算外閏十月下而

盡閏三月者非也

是歲亡閏而置閏

閏積至五年又半多五十九日八十一刻四十六分一

十二秒故五年通兩閏文公元年一閏五年再閏七年

乃三閏今六年不應閏也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置文

公元年算九百九十八更加五得一千三算以章月二

百三十五乘之得二十三萬五千七百五以章歲十九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除之得一萬二千四百五為積月不盡十為閏餘經云

閏餘十二已上其歲有閏今止有十即知六年無閏也

然傳第言不告朔非禮亦非傳義

宣公十八年

元志宣公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姜炭云

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亥限六月甲

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

成公庚寅朔且冬至

隋志命麻序天正辛卯朔且日至張胃玄麻辛卯朔二

日壬辰冬至

再失閏矣

李淳風算術注云置文公十一年歲在己巳會於承匡之歲至襄公二十七年歲在乙卯合七十一閏餘七即以此乘七十一得四百九十七以章歲十九除之得二十六閏以長麻校之正二十四閏故云再失閏而注於玄枵

大衍五星議閏元麻歲星順行在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開復順行與日合於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乃虛宿故曰注留玄枵三十年開元麻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故伯有七年歲在婁訾之口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乘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五經算術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四六二二十四又四六二二十四又五六得三十得此數其季三之一者未滿一

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年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一日也

七十三年矣

左傳正義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

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復四分之一並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按甄鸞術亦云更少三日是此年二月癸未當為二十七日杜預長麻以二月為辛酉朔初四日甲子至二十三日是癸未橫少四日非也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乘

歲在析木

大衍議開元麻在箕八度析木津也

正月己丑朔且冬至

隋志命麻序庚寅朔且日至大衍日度議周麻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麻以己丑平且冬至元志大衍宣明二麻己丑紀元大明庚寅統天授時又作戊子三十二年歲在星紀

大衍五星議是年歲星與日合於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卯木昭公三十三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麻因以為超次之率

定公七年

歲在戊戌

司麻過也

大衍日度議是歲失閏寢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寢仲尼之言補正時麻而十二月猶可以益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麻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麻正矣長麻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穆公衍立顯

世家作顯索隱云系本作不顯衍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乘

康公毛

世家作屯

昭王本紀無天子五年

史記正義按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此則單指

秦昭王也六國表昭王後王赧五年卒

漢高祖鶉首之六度也

錢大昕曰當作七度置積年滿歲星歲數去之其餘歲一千三百二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三百三十八次餘三十三以十二去積次餘數六起星紀算外則歲在鶉首也又以三十乘次餘

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六起并十六度算外得歲在於東井二十二度太強實鶉首之七度也

漢志曰歲在大棗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午歲名曰敦辨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為對漢志未聞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麻書亦云日得甲子大衍日度議僖公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麻漢麻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麻皆以辛酉則漢麻後天三日矣明志鄭世子議曰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劉歆乃以為甲子差天三日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乘

近事尚不能知而能逆知上下數百年

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

錢氏攷異曰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五歲滿歲星數去之歲餘一千五百五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五滿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五百六十九次餘百以十二除積次餘數從九星紀起算外則歲在壽星也又以六十除積次餘數亦從九丙子起算外則太歲在乙酉也志云歲在鶉尾之張度者蓋以太初元年歲在星紀距是歲一百一十八算未盈超辰之限故約略計之以為當在鶉尾耳若以密率求

之則太初改元歲星在婺女大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
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
既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
壽星倉龍癸酉八年歲繼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
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據此推至光武元
年正當在壽星之次此實算也吳仁傑補遺云歲星自
建武元年乙酉是年當在壽星今願在鶉尾有一舍至
差謂新莽當其災此妄語也歲星於麻法無逆行一舍之
之理此不知常度而妄拾占家唾餘也錢氏所推一年
蓋得其數然以為太歲超辰亦在丙戌則非也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漢書疏證卷十三下

甲

浙江書局刊

徐惟琨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四

禮樂志

吳 沈欽韓撰

按班氏此志有樂而無禮宋書志序曰班固志禮樂疏
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蕭子顯南齊志云叔
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攷此志又云叔孫通所
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弗傳後書曹
褒傳章和元年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計固於章帝末年得之作漢書時
未嘗見也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之前蓋並未得見乃

漢書疏證卷十四

至疏簡耳

跪拜

儀禮之坐皆跪也

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

衛宏舊儀曰黃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

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錄

勳黃門鈎盾署屬少府輦動則傳蹕止人清道宮正職

事蹕注云若今衛士填街蹕也按開元禮太

太極殿受羣臣朝賀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

得古磬十六枚

小胥職注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魏書樂志普泰中長孫稚祖瑩表云昭二十年傳晏子云六律七音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按此但言鍾鐘之數云十九未詳賈公彥疏云此一歲之間數服以音定云以一懸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一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間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鐘其南鐘北方避射位無鐘磬則三懸磬鑄天宮懸四面鐘磬鑄而巳不見有十二懸服也卽如此義乃可尋究周禮小胥注云十二懸非鄭義也卽如此義乃可尋究周禮小胥注二八十六枚成帝時健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漢書疏證卷十四

二

志漢水在嘉定州犍爲縣東北一百八十里以成帝得古磬故亦名寶磬川嘉定州志得磬處卽犍爲犍距州里復依禮圖編懸十六云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大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按此蓋但依七音正半按此則十六之數尙矣隋書樂志牛弘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枚通考一百二仁宗明道初改制大樂命集賢校理李照等預議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翰林學士馮元等駁之云聖人既以十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蓋加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

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至范鎮又主去四清聲之說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

之論楊傑著元祐樂議破鎮說又云十二者律之本聲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宋史樂志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三

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懸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倍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鍾懸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未明所出攷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弱商強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

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鍾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鍾為角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求之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竿筑瑟五器本無清聲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絲竹之器本無清聲者未可初意求法且當如舊按堯臣所論最為平允故具其大

漢書疏證卷十四 四

凡為陳陽樂書竊李照之言瑣屑論四清二變之非是云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鍾編磬不過十二以此石磬十六枚為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云云不知典同之十二聲乃上文高聲正聲之等而可據為十二之數乎既不能讀經又以漢書為不足信通觀其書則剽竊割裂每引一事輒文句不通且段段有呼嗟歎息加以謬斷與其兄禮書迭相唱和此無忌憚寡廉恥之徒也

筆則筆削則削 孔子世家文

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魏志高貴鄉公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宋志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於先聖先師於辟雍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中通典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行養老禮於明堂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北齊亦於辟雍後周於太學唐制仲秋吉辰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按御覽五百三 晉尚書大事曰天中記作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中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為無事虛誕御覽脫落據天中記補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按此乃權時假名曰辟雍耳宋志穆帝升平元年釋奠亦於中

漢書疏證卷十四 五

堂權立行太學是為漢魏之事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可便謂太學乎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書字訛衍天中記同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按靈臺詩序正義鄭駁異義以為辟雍即天子太學設於郊差近之此亦鄭君未定之說也攷王制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注云殷制正義云周則太學在國

小學在西郊王制又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則三老五更非庶老其養在
國中虞庠之在西郊者即是辟雍乃小學非太學也故
孔氏亦云周制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圓沼
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周以虞庠為辟雍矣據王
制文王世子養國老釋奠並當在太學惟大射饗耆老
於辟雍耳漢以下行養老禮於辟雍則非也
至五百餘篇

藝文志河間獻王所輯合樂禮共二百三十餘篇耳五
百誤也

漢書疏證卷十四

六

昔黃帝作咸池

通典一百四伏義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

亦曰下謀御覽五百六樂書曰按禮記志有信都芳撰

撰著樂書唐德宗時宋璟孫沆亦進樂書三卷御覽亦引之此不知誰人也謹按禮記疏云

伏義樂曰立基言伏義之代五運成立甲歷始基畫八

卦以定造琴瑟以諧律呂繼德之樂故曰立基神

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

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

也今樂記正義引熊氏云五行鉤命訣云云又帝系謀

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梁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

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

呂氏春秋古樂篇朱襄氏之治天下士達作為五絃瑟

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

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

日總禽昔陶唐氏之始陰康之誤陰多滯伏而湛積水

道壅塞民氣鬱悶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黃帝事詳樂記

注咸池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鄭此言當有據

頤頤作六莖

古樂篇頤頤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七

之曰承雲以祭上帝魏樂志頤頤乃令鱗先為樂倡鱗

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大司樂疏樂緯云五

帝魯作五英

古樂篇帝魯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

為擊鼓鍾磬吹苓管塤箎鞀椎鍾帝魯乃令人抃兩手

或鼓擊擊鍾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

魯大喜乃以康帝德大司樂疏樂緯云

堯作大章舜作招

古樂篇帝堯命質為樂替叟乃抃五絃之瑟作以為十

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命質修九招六列
六英以明帝德按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大成咸
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二注不同孔賈疏並云咸池是堯增修之樂大章是依
舊不增修之樂至周爲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

禹作夏湯作濩

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爲夏箛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
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作武

按周樂成於周公武王但作武舞襄二十九年傳季札

漢書疏證卷十四

八

川大

見舞象箭南箛者正義引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
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頌序維清奏象舞也箋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舞是武王所作
而頌云文王之典故箋言文王有征伐之法正義云文
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按此
是武王推美文王所謂繼志述事故服虔云象文王之
樂樂記但言六成舞位明武王但制此舞故注云武謂
周舞也文王世子下管象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
墨翟三辨云武王用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此並
是武王所作象舞而世或誤以爲大武呂氏古樂武王

命周公作爲大武與此所云並誤以象爲武也頌序又
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謂舞也武亦名
象明堂位注又云象謂周頌武也荀子儒效篇武象起
而韶濩廢古樂篇周公爲三象以嘉其德是此大武名
象所由誤傳也祭統武宿夜熊氏云即大武之樂也

周公作勺

酌酌並同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正義熊氏云
舞勺文舞舞象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
武之小舞也鄭注樂師小舞亦以內則文爲證是則六
代之舞爲大舞矣燕禮若舞則勺注云旣合鄉樂萬舞

漢書疏證卷十四

九

川大

而奏之是施之於燕樂爲輕也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按其義記論語者是謂殷紂時者非也集解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師古不知此語出孔安
國在班揚之先而謬云馬鄭禁備在班揚之後何其陋
也夫子復云師摯之始豈可復以爲殷之樂官乎
魏文侯最爲好古
御覽七百桓譚新論曰余爲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
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

問其何服食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鼓
琴不導引不知壽得何力按樂記劉向別錄云第二十
三篇竇公卽此人也

奏嘉至

宋志魏黃初二年改嘉至樂曰迎雲樂隋志梁改爲誠

雅取尙書至誠感神也

宋史樂志姜夔大樂議云周升
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

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
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登歌夕牲饗神迎神送神皆有

詩隋唐至今詩歌愈益
樂無虛作謂宜以周制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隋志梁武初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案周禮王出入

漢書疏證卷十四

十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樂府之夏惟變

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

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

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舍議以爲禮

王出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

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

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

采薺肆夏

樂師注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

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

行禮於太學中出以鼓隊爲節按此則漢
尚有陔夏玄謂爾雅曰

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作路門

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具見尙
書大傳南齊志

晉泰始中傅玄造迎神送神肆夏歌詩一篇則又以侑

神也魏樂志正始四年此魏之
宣武帝公孫崇言樂府先正聲

有王夏肆夏笙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

宋史樂志和峴
言開元禮郊祀

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今郊祀宮縣但用隆
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今太樂署丞

王光裕補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
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入奏之

奏登歌

禮云升歌清廟周祭文王歌此詩頌序云天作祀先王

漢書疏證卷十四

十一

先公也執競祀武王也是皆所謂升歌矣未知漢之登

歌何若也小雅譜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晏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鄭云享公上取上取頌也則頌本宗廟登歌所

用鐘師注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玄謂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

從而亡是漢之初皆亡晉志杜夔舊傳雅樂四曲一曰

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荀勗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鳴以晏嘉

賓無取於朝享攷之舊聞未知所應然則漢廟朝升歌

並取此四章為節耳宋志賀循云豎歌下管各有常詠禮自造新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詩而已

獨上歌不以絲竹亂人聲

按鄉飲酒禮設工席於堂廉東工四人二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云二瑟一人鼓瑟則二人歌也此以瑟被歌不徒歌之一證也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按明堂位祭統等並云升歌清廟故彼注云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此以瑟奏歌之二證也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拊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主

韋為鼓此有琴瑟以和歌有拊以為歌節其三證也其始卒之時亦必擊鐘磬以為節故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虞書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其四證也據禮經堂上弦歌堂下樂未入至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畢主人獻笙已乃聞歌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此堂上堂下一歌一和也既乃合樂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則堂上歌瑟堂下笙磬並作其次第如此而漢制獨上歌則爾雅

徒歌謂之謠非也隋志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縣一磬而尚搏拊又在漢代獨登歌近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別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蓋虞書之義也後周登歌備鍾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儀禮荷瑟升歌之事登歌法十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箏篪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按一人並坐階上笙竽簫笛塤篪各一人並立階下周隋以笙管之樂並和亦非也又公違禮儀惡云揆合耶

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漢舊儀皇帝拜謁贊享上酒至昭穆坐次上酒畢卻西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主

面坐小次贊享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宋志皇帝詣配座前酌奠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皇帝伏飲福酒訖從東階下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亦承漢故事也元史祭祀志英宗至治二年議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按開元禮光祿卿未終獻太尉亦先受胙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宋史禮志詳定所言飲福受胙俟終三獻從之按

楚茨第二章云獻醑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則自主人獻賓以至旅酬也四章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既齊既稷既匡既救此尸賜嘏之事箋云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也五章則歌鍾送尸矣禮運正義引崔氏三禮義宗云薦熟時迎尸入室王以玉爵酌壺尊益齊以獻尸為五獻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醑尸為七獻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緹齊以醑尸為八獻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緹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按少牢禮尸

漢書疏證卷十四

古

十一飯主人醑尸尸酢主人祝與二佐食取黍稷牢肺以嘏於主人於是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獻尸其後賓長獻尸計天子受嘏亦當在尸十五飯醑尸之後王后醑尸之前此則與楚茨詩次第較異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禮實七獻而云尸飲五者以初時圭瓚裸尸璋瓚亞裸尸祭奠而不舉也君於其時可獻卿則尸錯君固已畢矣雖不如楚茨詩在獻酬之後要諸事神之禮已備也觀舊儀實在一獻之後此漢制之謬考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事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有饋食而無朝饗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於東西南北上設神位於戶外之

西南面皇帝立於戶內西南禋祀是為一獻出戶立於展前北面行朝饗薦腥之禮是為再獻皇帝立於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為三獻宋志孝建二年祠南郊獻六年薦太廟仍如漢唐儀也宋志孝建二年祠南郊終獻奏永安隋志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祚至是改為獻雅取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

燕禮記有房中之樂王風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鄉飲酒注周南名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疏云房中之樂鄉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不用鍾鼓則謂之房中之樂按隋志皇后房中之樂毛萇侯

漢書疏證卷十四

古

包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鍾此賈疏所本然謬論也關雎詩明云鍾鼓樂之磬師職云教燕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通典一百四 煬帝初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鍾磬奏云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磬師職云云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鍾磬也引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鍾磬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舊唐志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移始置鍾磬猶不設鍾以鐘宋志侍中王粲改作鍾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宋志侍中王粲改作安世詩魏改安世曰正始之樂新書官人篇龍朝而論

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舊唐志清樂存者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

宋史樂志景祐中中宮之懸復用特磬代鍾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

日知錄云下云武帝立樂府此兩收而未貫通者按史

記樂書亦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舊

肄而已此以後制追述前事史漢每有此病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宋志魏黃初改武德曰武頌舞文始曰大韶舞南齊樂

志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魏文帝改五行還爲大武舞

漢書疏證卷十四

末

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宋志孝建二年建平王宏議舜樂招漢改文始周樂大

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

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

高文武成有嘉號惠景二王樂無餘名按自宏有此議

唐宋諸帝廟室皆別爲樂名矣

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

宋志魏改昭容樂曰昭業樂隋志牛弘奏曰昭容主於

武德猶古之韶也禮容主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遞相

因襲並宗於韶據弘所引則漢志皆爲韶而今本作昭

夏乃牲出入所奏靈以配武德舞乎此訛招爲昭因妄加夏耳

作風起之詩

樂書高祖過沛詩三候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候語辭也兮亦語詞

沛詩有三兮故云三候

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宋志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

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宮

懸之樂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

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七

以天子制設宮懸八佾魏樂志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

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又云漢樂章云

高張四縣神來譙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

尊於人鬼六宮陰極理同至尊宜皆用宮懸隋志宋齊

代祀天地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

昉亦據王肅議祭郊廟備六代樂武帝曰周官分樂養

祀虞書止鳴兩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義何者事人禮

縟事神禮簡以少爲貴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

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

後卽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

旨矣愚按六代之樂若不徧作則大濩以上周人無獨奏之理假如獨奏則新朝而歌前代功德此隋主所怒豈周公制作之義乎大司樂雲門咸池之舞皆是始降神祇所奏其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下乃是四時祭享所分用故鄭於上文大合樂注云徧作六代之樂以冬夏至作之蓋祀享惟冬夏最隆樂備也明堂位禘祀周公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魯禮如此則知圓丘方澤禘祫之禮並用六代樂矣後周立制悉倣周禮隋志云武帝天和初造山雲之舞又有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之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之禮六舞更遞作之此則周禮用六代之證既備六代自然不止兩懸梁武於經義爲疏

漢書疏證卷十四

六

采詩夜誦

師古謬謂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何焯曰夜誦與祕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蓋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神元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童按宋樂志永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奏正旦設樂改太學諸歌舞詩黃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送誦習輒申攝施行然此采詩夜誦蓋急欲其習熟與宋永初事正同鄭司農樂師注云敕爾瞽率爾眾

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母忘母凶此則漢法誦詩之事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御覽五百七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善雅歌與李

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又聲音篇云按樂記節

勗十二笛例之蓋晉志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

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李延年因胡曲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本

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

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

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漢書疏證卷十四

七

作十九章之歌

樂書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

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按當日博士

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

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

八歲疑有誤

自竹宮而望拜

劉昭注黃圖云上帝壇圍八觚徑五尺高九寸茅營去

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按竹宮者以竹

為圍也開元禮祀前一日皇帝致齋於行宮然不言其制通考七十 宋南郊初不立齋宮所謂青城者蓋結青帛為帷幕如周禮之帷宮元豐四年禮官言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人倍之易以室屋一勞永逸按此竹宮亦如宋青城處所明矣黃圖云竹宮甘泉祠宮也蓋建武尚沿其制

漢書疏證卷十四

辛

高張四縣樂充宮廷

按大射儀軒懸之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注東方鐘磬謂之笙鑄如鍾而大即鑄隋志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陳陽云鑄本小鍾沈約誤以為大不攸經傳之過然約固有所本惟韋昭周語注以鑄為小鍾據經文笙是編則鑄是大鍾明矣非約之誤適見陳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應縣在其東並南鼓謂陽之妄言耳代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為庸也金旁耳梁武謂虞書止兩懸以書僅言東西笙庸也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朔籥在其北並東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籥在建鼓之間鼓係於磬西紘按此即北方之縣以其當射故闕鍾磬但立一鼓以表之小胥注軒懸去南面辟王疏云成二

年傳請曲縣注諸侯軒懸關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諸侯軒懸既推宮縣當亦如此陳設也周書大匡解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牆合即宮縣也隋志晉及宋齊縣鍾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鍾其東衡大子鑄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鑄鍾此北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敔梁武除去衡鍾設十二鑄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鑄鍾則設編磬各一虞二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隋高祖令宮縣四面各二虞通十二鑄鍾為二十虞虞

漢書疏證卷十四

壬

各一人建鼓四人祝敔各一人又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伶州鳩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其聲於是自籥及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又樂武帝加以獨倍三七二十一而為牛弘等以為非據周官小胥職注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縣十六此縣八之義每虞準之縣八用七按七不取近周之法縣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縣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林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鼓南方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

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西方東向夾鍾起南鍾次之南

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按自應鍾至無射為十二皆

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鉦鼓祭天

用雷鼓雷鼓祭地用靈鼓靈鼓宗廟用路鼓路鼓各兩

設在縣內每鑄建鼓各一人每鍾磬筍虞各一人歌二

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鍾虞筍笙簫笛填篪

各一人縣內祝歌各一人祝在東歌在西鍾十二虞

甲丙庚壬位各設鐘一虞乙丁辛癸位唐志貞觀初增

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案十二於四隅周建德中復梁

三十六架隋文帝煬帝又復之隋志煬帝又設十二鑄鐘

三十架隋文帝煬帝又復之隋志煬帝又設十二鑄鐘

漢書疏證卷十四

律

為三十六架大業中煬帝制宴饗設鼓吹依梁為十二

架案下皆熊罴豹騰衛承之以象百獸之舞據此則

唐初舊省同宋史樂志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其十二面

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鋪鍾相應擊之元史禮

鐘者以茱萸木為之合竹為柄拊擊者以牛角為之范

鎮樂論云國朝郊祀朝會宮架內止設鋪鍾惟后廟乃

用特磬非也架內於鋪鍾後各加特磬費手金石

之聲大小相應按此論甚是歷代皆未之思也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並笱虞之飾毛傳樹羽置羽也正義漢禮器制度云為

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注云周人畫

繪為嬰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嬰於笱之角上飾彌

多也彼疏云按漢禮唐志上列樹羽傍垂流蘇周制也

飾以博山後世所加也官縣每架金博山五軒縣三鼓

承以花跋覆以華蓋上集翔鸞

神來宴娛庶幾是聽

魏志祖瑩議引作神來宴饗舊唐招魂娛光眇視王逸

曰娛戲也按娛與喜同集韻娛人賸稱又未喜

四極爰臻之喜通作喜又婚通作娛

以上第三章

簫勺羣應

李文貞云簫勺即銷鑠注謬按簫當為箭削平也勺酌

取也

蓋定燕國

漢書疏證卷十四

律

按燕國謂臧茶也五年臧茶反又利幾反於潁川六年

人告楚王信謀反又韓王信降匈奴此所謂紛亂東北

師古但指匈奴北則然矣何有於東又不曉燕國為臧

茶如彼訓詁乃徒費筆墨也以上第五章

貴有德

以上第六章據劉氏刊誤知以前本並作大海蕩高賢

愉刊誤依注蕩蕩愉愉故定作大海蕩蕩章章六句吳

傑曰大海蕩蕩大山崔相涉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

賢愉樂民人注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為蕩蕩解愉為

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句

讀之今改定作八句按通考亦作八句

澤弘大

李文貞云大恐久之訛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壽者久也蓋久字則與保壽叶

克綽永福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蕪綽縮眉壽則綽是祝延之辭此章上有桂華下有美芳四字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章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辭無美芳亦當為美若矣按通考尙承此誤詩紀側注

凌則師德

漢書疏證卷十四

蕭

十三

然辭均相連不可斷也當以末章承容之常四句別為一章耳詩紀從樂府合上為一章

郊祀歌 炳燿蕭

按此猶是古制隋志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用香始見也當是釋氏教入中國後用之

尊桂酒

王逸九歌注與此應劭注同蓋鬱鬯之齊漢已不用矣

兆逐靡

兆謂候神之巫也道家上表章皆自稱為兆

俠嘉夜

俠並也類篇一曰旁也冠禮註婦人俠拜公羊哀十三年傳注滕薛

俠穀言靈巫並侍神於良夜也自眾娉並以下皆言巫之容飾注並謬

后土富媪

新書六天清澈地富媪說文媪鬱煙也易繫辭作媪盧紹弓云媪疑即媪形近而誤按新書道術篇又云欣媪可安謂之媪反媪為鷲則媪乃坤厚載物之義解為媪母其俗同於小說之后土夫人也

青陽三

漢書疏證卷十四

蕭

十四

宋樂志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立冥雲翹育命之舞自青陽以下稱鄒子樂者今鄒子陰陽家殆無一字傳其書當言五郊之樂

桐生茂豫

桐與侗通用法言學行篇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侗也侗然未有所知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皇侃謂籠

侗亦與籠東通與此義同

惟奉元尊媪神蕃釐

此當祀中央黃帝后土故曰奉元又曰媪神漢尙土德故云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媪亦當為媪通考元豐六年

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此謬舉經史以曲附時事不知甘泉祀天汾陰祠后土王莽之前未嘗素也成帝世為南北郊然李奇師古之注已謬列天地故妄庸人注述大典適足貽毒於後世

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

錢氏大所曰奏罷者謂去鸞路句改為涓選休成也下章云奏罷黼黻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亦謂去黼黻句改為肅若舊典也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甘

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鑣黼黻之餘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按家人職言鸞車象人以芻為人古固人注鸞車遺車也象有之以送葬矣宜皆勿修故更去鸞路龍鱗黼黻周

張二語其餘仍用舊文也按上章惟泰元仍云鸞路龍鱗此章仍有黼黻周張不知其所更定何事也

涓選休成

涓與獨同詩傳獨絜也注云除惡選美者謬詩之吉端亦可謂除吉乎此四字當在前行更定詩曰之下與肅若舊典同志於標右但曰天地八日出入九知不以爲歌辭矣詩紀並去之是也

漢書疏證卷十四

美

八〇〇

黼黻周張承神至尊

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几玉飾器

千童羅舞成八溢

大胥職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詔書所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云既云上而云十二到年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鄉大夫職七尺爲二十惠棟云劉昭注續志引盧植周

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五尺鄭注論語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疏說失之按注中三十當作二十舞者取童少不得按此云千童羅舞雖不能貴遊子弟要亦選良家子充之通典樂七開元八年參軍趙慎

言論郊廟用樂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文舞武舞爲二逮乎

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宋史樂志四正者令太常博士主準國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大觀四年詔曰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子學給科號曰雲門生

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

漢書疏證卷十四

毛

八〇〇

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耻於樂舞與樂工為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然徽宗雖欲復之亦卒莫能行也

太一況

樂書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蹏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彼歌辭略舉之非全篇也

天馬徠

樂書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稍次作以為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歌詞與此異固不必言然公孫弘以元狩二年三月薨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帝紀馬生余吾水元狩二年夏也弘皆不及見史記公孫弘傳亦云元狩二年病竟以丞相終則書之謬妄非司馬氏手筆也若宛馬詩相去懸絕不待辨也帝紀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與此志又乖異

虎脊兩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吳下馬土產小駟也駿者有兩脊

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齊民要術相馬經曰脊為將軍欲得強

歷無草

無草疑是地名水經注廣武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得大宛天馬有角為奇故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循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

珠煩黃

與芸其黃之芸同毛傳芸黃盛也正義曰芸是黃盛之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狀

貳雙飛常羊

舞者二人為列故云雙飛孔叢答問篇梁人陽由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文穎注同之

河龍供鯉

謂河龍出鯉以供祀古鮑歌云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注以為夏所賜之龍謬

百末旨酒

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與豐同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師古所云見春

一
十
九
反
文
小

秋繁露者如此唐六典光祿署良醢令供春暴秋清醑醑桑落等酒說文鬱鬱百草之華遠力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與此合金石萃編唐天寶七載恆嶽碑陰題名有前供奉合鍊百花漿道士劉處一百花漿疑亦百末酒之類

泰尊柘漿

司尊彝注太尊太古之瓦尊也燕禮公尊瓦大兩楚詞肺髓胞羔有柘漿

馮蠅

即馮夷耳既解馮為馮夷何可解蠅為蠅十九章中可盡以本字讀乎

漢書疏證卷十四

羊

假狄合處

狄即迷之省韻會或作邊亦省作狄詩狄彼東南舍爾介狄按毛傳狄遠也注作遠夷解非

關流離

詩正義陸璣疏云流離鼻也自關西謂鼻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以比匈奴貴壯賤老讀如關邪說之

關師古謬

殊翁雜

集韻翁說文頭毛也按頭上毛易雜色荀子樂論填旒翁博翁亦有雜義墨子節葬翁綰經亦謂綰之垂如鳥

頭毛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

巡狩之事武帝也福應之事宣帝也續志注漢祀令曰天子有行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按武帝巡狩詩歌若瓠子盛唐縱陽秋風辭之類也宣帝福應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云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是也是時鄭聲尤甚

宋志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

古兵法武樂

漢書疏證卷十四

羊

司馬法天子得意則愷歌有愷樂二字示喜也大司馬職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司馬職王師大獻則

令奏愷樂宋志鼓吹蓋短笛鑿歌按劉昭注引蔡邕志所以宴樂羣臣四日短笛鑿歌軍樂也則鼓吹與鑿歌非一矣通考云鼓吹與鑿歌自是一樂而殊用陳陽謂漢有鼓吹鑿歌十八曲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其粗率至不足言矣

以楊德建武勸古諷歌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竿籥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然則短簫鑿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其曲

有朱鷺思悲翁又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章帝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樂通考云據此所

進酒君馬黃上陵

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章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
 上陵而為之也愚按上陵歌辭云甘露初二年芝生銅
 池中則宣帝時辭軍樂非所以有所思大樂食與第七
 享鬼神食舉曲名偶同非此也
 曲亦有之不知子斑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
 知與此同否
 古今樂錄漢大樂食石留務城古曲亡玄雲古曲黃爵行
 舉有遠期至魏省之
 古曲鈞竿漢饒歌二十三無鈞竿古今注鈞竿伯常子
 亡之每至河側作鈞竿之歌後司馬唐志太和三年八月
 相如作鈞竿之詩今傳為古曲也
 太常禮院奏謹按歷代獻捷必有愷歌太宗平東都破
 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
 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
 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凡命將征討獻俘馘者

漢書疏證卷十四

畫

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歌樂用
 饒吹二部笛簞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
 樂工等乘馬執樂器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
 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行至太
 社及廟門工人等下馬陳列於門外候告獻禮畢復導
 引奏曲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
 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
 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
 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奏請奏凱
 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一

應聖期二賀朝歡三君樂閱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
 臣同慶樂皆五言絕句樂閱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
 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訖
 以下見俘
 百官稱賀

騎吹鼓員

宋志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
 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
 異也以此推之則魏漢給將軍鼓吹皆騎吹非黃門鼓吹

江南鼓員

宋志相和曲有江南古辭

淮南鼓員

漢書疏證卷十四

畫

上林賦淮南千遮

巴俞鼓員

上林賦巴俞宋蔡晉志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聞中
 范因率賈人以從帝為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
 後使樂人習之闔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
 歌曲繼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軍謀祭酒王
 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
 之以考較歌曲而為之改行辭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
 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宋志晉為宣武舞歌四篇

子俞第一劔俞第二弩
俞第三安臺行辭第四唐志隋平陳所得清樂六十三
曲其巴渝曲魏晉改名梁復號巴渝

梁皇鼓員

皇當作王唐志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
陽操用春牘

剛別拊員

隋志柶鼓一曲十二變夜警用一曲俱盡次奏大鼓陳
陽樂書隋大駕鼓吹有柶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

地苜文大業中煬帝晏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新書
志開元禮義羅曰柶鼓小鼓曰按圖鼓上有蓋常先

漢書疏證卷十四

書

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輦與金鉦相應皆有曲

焉律書樂圖云柶鼓一面十採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

駭三曰鷲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按大荒東經

山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其聲如雷其名曰夔

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懸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六曰鵠鵠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罷哮吼九曰石盪

匡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按舊唐志景龍二

年侍御史唐紹諫曰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柶

鼓曲有靈夔吼鵠鵠爭石墜匡壯士怒之類然則其傳

久矣剛與柶同別拊即搏拊書大傳以鞞為亦鼓類通

考梓鼓唐燕樂有之其制如大鼓下有趺今太常鏡吹

前部用之或拊是鼓杖與桴同禮運釋文

聽工以律知日冬至

漢有候氣法周語警告有協風至此其類也通典陳山

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

歲之日日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

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

隨月異宮匝歲而復

繩弦工員

通考姜夔定瑟之制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弦宋

史樂志徽宗命劉昺編修樂書云絲部有五曰一弦琴

漢書疏證卷十四

書

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

作三弦琴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為琴七弦琴書以

九弦象九星按其絲數未有詳述者當考

柱工員

通考姜夔制瑟設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以

五色五行相次蒼為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黝又次之

使肄習者便於擇弦通典傳玄箏賦序曰弦柱擬十二

月又琵琶賦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阮咸十有三柱

商樂鼓員

大戴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經首

鵲巢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商齊可歌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注云商末詩也豈此商樂歟下云不應經法則非也晉職官志光祿勳統清商令魏少帝紀注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隋百官志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然清商署蓋倡優之樂也

縵樂鼓員

磬師職教縵樂注雜聲之和樂者也隋志牛弘奏雅樂每宮但一調縵樂用七調

常從象人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蓋周穆王偃師之戲也通典庖礪子亦云魁礪子即傀

戲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鹽鐵論相馬偶人漢末始

用之於嘉會觀此則不始於漢末也御覽引梁元帝纂

要魚龍蔓延復有象人則非戲蝦魚師子者矣韋昭云

假面漢世惟大儺有之他無攷新書匈奴云倒挈面者更進或此也唐志

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

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

纒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雅大人員

未詳其制或是百戲之夏育扛鼎神鼉負山等

鈔四會員

師古舍李從韋無是非之心者也漢無鈔國云穀得之

吳仁傑據詩其鐻斯趙以爲鈔鐻按多稱四會者通典

連類鈔趙通用謂趙國也亦非

七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磬而無歌詩魏初

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耶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

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羽

觴行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

齊謳員

陸士衡集有齊謳行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竽瑟鍾磬員

李善注曹子建美女白馬名都三篇引歌錄曰並齊瑟

行也

給大官桐馬酒

齊民要術作酪法牛產三日以繩絞牛項頸令偏身脈

脹倒地即縛以手痛按乳核令破以腳二七徧蹴乳房

然後解放羊產三日直以手按痛令破不破腳蹴若不如

此破核者乳脈細微攝身則閉核破脈開捋乳易得按

此法則在取乳之前桐馬亦猶是也若作酪只以匙痛

攪不用撞擊也又作馬酪酪法用驢乳計二三升和馬

乳不限多少澄酪成取下澗團曝乾後歲作酪用此爲
醉也元史郊祀志南郊馬漚三器各設於尊所之首太
尉三祭酒於茅苴太官丞領馬漚於爵跪授太尉亦三
祭於茅苴又云凡大祭祀尤貴馬漚將有事敕太僕司
桐馬官奉向飲者革囊盛送太祖本紀各持馬乳擲疾
闕此桐馬之具也按
周禮亦飲無酪漢則以薦郊廟與拓跋家古同蓋秦俗
也今則有茶名無酒名矣

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隋志周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
百八十八人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116

漢書疏證卷十四

浙江書局刊

楊振鐸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四

素

117

漢書疏證卷十五

吳 沈欽韓撰

刑法志一

夫人宵天地之類

淮南要略攬取播擷浸想宵類高誘注宵物似也類歟也

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慎子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

注 涿鹿在彭城內

水經注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魏土

漢書疏證卷十五

十

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

泉泉上有黃帝祠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

城城無東面羅萃路史注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弗知

也媯州懷戎乃故涿鹿縣有涿鹿山阪泉蚩尤城世土

以為帝邦在是而世紀遂疑土谷當名彭城非也按涿

鹿有三又有督濁二音土谷本蚩尤之居而彭城乃黃

帝之都耳

是謂乘馬之法

小司徒注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三里四邑為

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

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

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

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

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

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井

田之法備於一同又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漢書疏證卷十五

二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

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云井十為通據一成之內

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十

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夫之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惟有三夫受六十夫之地不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

之地三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土

一人謂甲士徒二人謂步卒三十家出三人一成之內

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

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再易再易亦二而當一

故一成之內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

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

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少步卒多此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

十成爲終者爲同方百里之內千乘一截爲終頭而各十

載爲十行之別一成爲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

賦計皆如上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諸侯按鄭所引與此志不同循

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按鄭所引與此志不同循

疏意云則以為通成之名據井田大數 其管子之制則 邱甸之等據實出稅而言理當是也 又不同乘馬篇云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 田五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一乘 四馬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乘當為馬其甲二十有八其 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則管子所云方六里者其八里之 說歟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

論語集解馬融云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其地千

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疏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 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

漢書疏證卷十五

三

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 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 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七百里廣十六里也半 折之各長三百里將牌前三百里南西道是方三百十 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 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鄉割方百里為六分餘 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牌西南角 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牌三百一十六 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 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 魯頌正義司馬法成方十 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 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 以大勳勞封異他國 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 不得引坊記文為證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 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

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 百為軍地官小司馬凡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 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 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 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 之事也所以必有二法聖王治國安不忘危若從王伯 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 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 李衛公問對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百 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 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 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

漢書疏證卷十五

四

人多分為三隊章如愚山堂驛考曰司徒之可任者如 此其多司馬法之出車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用兵不 盡用之小司徒亦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 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 邱兵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不下三男子 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按尺籍可得三十 萬眾故為大州是 皆以實數調發

至魯成公作邱甲

按師古前說襲杜預後說本穀梁何休注皆非也顧炎

武左傳補正曰周制四邱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

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

一甲今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

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

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

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

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衰者乃

得免為民通考易氏曰光武紀注引漢官儀曰高祖命

上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

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

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書疏證卷十五

五

章如愚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

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

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

不以南軍重之也

內增七校

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

校晉灼言胡騎不常置故七此是在後之制非武帝制

晉灼非也

鞭朴不可弛於家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語見呂覽蕩兵篇

則威之所制者廣

以上語出文子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按此則肉刑之制非始於禹乃後王之法耳紀年帝芬

三十六年作園土

作湯刑

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

君子出絲二衛呂覽孝行篇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作九刑

漢書疏證卷十五

六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

九篇以升授大正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晏子諫篇三辟著於國左傳正義服虔云政衰為叔世

叔世踰於季世李世不能作辟也

陵夷至於戰國

唐律注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

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盜法今賊

盜律是也賊法今詐偽律是也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

法今捕亡律是也雜法今雜律是也具法今名例律是

也魏用漢律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至北齊併刑名法例為名例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更為名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

秦用商鞅
魏書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唐律疏議商鞅傳授改法為律魏策安陵君曰善先君成侯受詔襄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是魏猶仍李悝名法經也

史記衛鞅令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
連相坐之法
漢書疏證卷十五 七

造參夷之誅
新序一曰臨涓論囚刑七百餘夫涓水盡赤
作律九章

晉書刑法志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合為九篇魏明帝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舊科條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之少故也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三義故集罪例

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論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唐律疏議詐偽律者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導辭故分為告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唐律疏議斷獄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斷律至後周復為斷獄又謂訟律者首論斷獄之科次言告訟之事從秦漢至晉未有此篇至後魏太和年分

漢書疏證卷十五 八
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賂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賂律盜律有劫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廢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疵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少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廢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

為郵驛令其告反速駭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警事
 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為警事律盜有還賊界主
 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償科有平庸坐贓事
 以為贖償律律之初制本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作監
 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
 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
 復分別而免坐繁多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
 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
 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
 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晉文帝為晉王令買充鄭冲荀顛

漢書疏證卷十五

九

等十四人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
 舊例為刑名法例辨囚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
 賊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唐律疏議衛禁
律者秦漢未有
 此篇晉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為
 宮衛律至北齊將開禁附之更名禁衛律隋開皇改為
 衛禁律按漢有開入宮殿及財物關出邊撰周官為諸
關之法是九章律所有但未在何篇耳
 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條唐律疏議蕭何為興律魏以
擅事附之名為擅興律晉復
 去擅為興至高齊為興擅律隋開皇改為擅興律唐復
 律魏以廢事散入諸篇晉以牧事合之名為廢牧律自
 宋及梁復名廢律後魏太和年名牧產律至正始年復
 名廢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廢庫律戶婚律後
 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為婚戶律隋書刑
 開王以戶在婚前改為戶婚律次職制之下隋書刑
 法天監元年濟陽蔡法度為梁律與尚書令王亮等參

議斷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
 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
 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
 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廢
 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北齊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
 王獻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婚
 戶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關訟八曰賊盜九
 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廢牧十二曰雜周保定三年
 撰就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曰法例三祀享四朝
 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一

漢書疏證卷十五

十

關競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關
 津十七諸侯十八廢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偽二十一請
 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
 隋高祖又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
逆五不道六不敬七不孝八
不睦九不義十內亂開皇三年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
 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定留惟五
 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廢庫
 六擅興七盜賊八關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
 斷獄舊唐貞觀二年房元齡等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
 為十二卷篇目次第
與隋同永徽三年詔律學未有定疏宜廣

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參摺

律疏成三十卷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等又刪輯成律

疏三十卷宋史刑法志宋因唐律令自名例以下至斷

獄十二門元史刑法志有名例衛禁職制祭令學規軍

律食貨大惡姦非盜賊詐偽訴訟鬪毆殺傷禁令雜犯

捕亡又有恤刑明志洪武六年詔定大明律篇目一準

於唐二十二年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為卷凡三十名例

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職制十五條戶律七卷戶役

條田宅十一條昏姻十八條倉庫二十條禮律二卷祭祀

四條課程十九條錢債二條市廛五條軍政二十條關津

議制二條兵律五卷官衛十九條軍政二十條關津刑律

十一卷盜賊二十八條人命二十條關限二十二條馬

犯姦十條雜犯十一條捕工律二卷營造九條

亡八條斷獄二十九條河防四條告訐之俗易

論語集解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師古所解本說

文解字謂包說為長

齊太倉令漚于公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姓漚于名意

齊中皆稱其廉平

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慎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劓

以艾譯為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

體鑿其肌膚謂之刑書衣冠異章服謂之戮文選注引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注以欽左右止代別

說文欽脛鉗也魏書志魏武帝造甲子科條

犯欽左右止者易以斗械

御覽六百四晉律曰鉗重二筋翅長一尺五寸

當斬右止者

唐律疏議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為斷趾貞

觀元年奉制改為加役流舊唐志太宗即位戴胃魏徵

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

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太宗尋又懲其受刑之苦

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

忍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刑居其一及肉刑廢

制為死杖徒流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刑足是為

六刑於是又除斷趾法改

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

及吏坐受賕枉法

唐律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

一等十五疋絞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唐律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

等三十疋絞

及有罪耐以上

隋志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技能而作使之也北齊律三日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笞三百日二百

隋志梁制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隋令訊囚不得過二百唐律疏議今律之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

其定筆令

舊唐志太宗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

漢書疏證卷十五

圭

古

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

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

腿分受決杖者背腿髀分受其榜囚不過三度總數不

得過二百唐律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贖自銅一筋至五筋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贖自銅六筋至十筋

宋史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

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

脊杖十八二千五百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

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

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髀杖

二十九髀杖十八八十髀杖十七七十髀杖十五六

十髀杖十三凡笞刑笞五十髀杖十下四十髀杖九下三十髀杖八下二十髀杖七下元史刑法志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按若以笞刑例之則一百當為七十

當笞者笞髀
通典貞觀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作見知故縱

唐律諸知謀反及大逆者密告隨近官司不告者絞監當之官故縱者不給捕限即以其罪罪之按杜延年傳侍御史覆治

漢書疏證卷十五

古

勅廷尉少府反者皆奔市

監臨部主之法

酷吏傳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

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後書陳忠傳疏宜糾今羣盜為上自若它郡縣不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

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唐律諸部內有一人為盜及容止盜者里

令長免官

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

州隨所管縣多少通計為罪各罪止徒二年強盜者各

加一等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晉志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今遺廷史與郡鞠獄

御覽六百四十三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

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選于定國為廷尉

魏書志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決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漢書疏證卷十五

律

及刑律令者議減死刑

東觀記梁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

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等後書梁統傳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

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

按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無少長皆

弃市也隋志梁律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之父子

同產男無少長皆弃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弃市者同

補奚官為奴婢

一曰議親

唐律注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

二曰議故

唐疏議謂宿得侍見特蒙接遇歷久者

三曰議賢

周官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

說文罷遣有罪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貫遣之

五曰議功

漢書疏證卷十五

末

疏議謂能斬將軍旗摧鋒萬里或率眾歸化靈濟一時

匡救艱難銘功太常者

六曰議貴

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

疏議謂大將吏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思絕域經涉

險難者

一曰弗識

鄭注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

按迷失關入宮殿亦是唐衛禁例不覺及迷誤者上請

二曰過失

鄭注過失若舉刃欲研伐而執中人者唐律注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其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屬皆是

三曰遺亡

鄭注若閉帷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物於道及將官物臨時擄取為人所擄皆是

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唐律請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明輕疏議盜律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假有折傷灼然不至又條盜竊麻以上財物節級減凡盜之罪若犯詐

漢書疏證卷十五

七

欺及坐贓之類在律雖無減文盜罪尚得減科餘犯明從減法此應舉重明輕之類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已傷之文如有殺傷者舉始謀是輕尚得死罪殺及謀而已傷是重明從舊新又例云殺告大功尊長小功尊屬不得以尊論若有嚴告期親尊長舉得用舊是舉輕明重之類稱準枉法論準盜論之類罪止流三千里但準其罪亦不同真犯稱以枉法論及以導論之類皆與真犯同戶婚律云里正及官司妄脫漏以枉法論又條非法擅賦斂入私者以枉法論賊盜律云貿易官物計所利以盜論其以故殺傷以鬪殺及以姦論等亦通考唐制天下疑獄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與真犯同通考唐制天下疑獄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眾議之取復舊議錄可為法者送秘書省請制敕斷罪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請疑獄法官執見不同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

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

當鞠繫者頌繫之

隋志梁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

當械繫者及二千石已下非樞密者並頌繫之御覽百

四十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餼獄卒

為溫暖傳致

天下獄二千餘所

據地理志凡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七十八續漢志云

孝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漢舊儀郡邸獄理天下

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班氏所言大略

漢書疏證卷十五

末

夸文耳

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服虔說本韓詩釋文云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

朝廷曰獄風俗通犴司空也按司空即園土之類說文

一說野野犬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

孔叢論刑篇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

濫

防深治乎本

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孔叢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齊棺者欲歲之疫

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通典丁謚論曰堯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呂刑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刑桀黜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劓刑之文不載唐虞之籍禹

漢書疏證卷十五

光

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

湯武之王獨將義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微之言矣

皆可莫行肉刑

魏陳羣議全本此

漢書疏證卷十五

浙江書局刊

楊振鏞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五

辛

漢書疏證卷十六

吳 沈欽韓撰

食貨志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通典食貨門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

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路

注黃帝井法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

農民戶人已受田

戶下脫一字載師注引此志有

亦以口受田如比

漢書疏證卷十六

載師注引志文疏云引之者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

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

遂人云一廛田百畝餘甿亦如之是其餘甿男為餘夫

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餘夫二十

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

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鄉

大夫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隋志舊制未娶者輪半牀

牀無者半牀

士工商家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載師注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

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鄭謂士讀為仕仕者亦

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

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

受田也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定受田者

三百萬家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

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

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

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

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

受田十二萬家也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

漢書疏證卷十六

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

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

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

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疏云此謂士與工商之家

半農人者是也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士既有祿沾及子弟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

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

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

公邑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襄廿五年傳正義引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為表也六表而當一井疆濠之地也此疆字亦同謂非疆即濠社云疆九夫為藪五藪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

有賦有稅
晉書食貨志魏武平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按畝輸粟即稅也計戶調絹即賦也自晉至隋並然隋志北齊民夫受田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自曹操重畝至隋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三

又文

文減絹為二丈唐志丁男給田一頃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鄉土所產綾絹絕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按鄉土或產綾如定州杭州之類或絹或綿麻疑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通典云共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二匹冊府元龜五百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稅天下地畝青苗錢永泰二年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章光裔等還得錢四百九拾萬貫初以常賦不充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按此是稅錢之始也唐志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

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以大厯十四年墾數為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楊炎傳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仁為理本故不為版籍之書人戶浸溢隱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舊制人丁成邊者獨其稍庸六歲免歸立宗方事夷狄成者多死不返邊將估龍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是隱課不出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彫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於是網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網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請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賦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姦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

漢書疏證卷十六

四

又文

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怨毒膏血膏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更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乞役免貧人無所食則丁存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三十年矣因奏對懇冊府四百八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道悉如淮南又虢州青苗錢至畝徵七十貞元十二年刺史崔衍上其事表辭切直乃有詔減虢州青苗錢按此則定兩稅後青苗錢仍未除也通考自初定兩計錢而輸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稍正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陸贄至宋承唐季五代之弊其取民者齊抗皆上疏論其弊加酷矣兩稅之外有身丁錢通考者東南淮南浙湖廣等路皆有之廣西郡縣貧薄凡

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納錢已均
 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
 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代其力役也夫錢之論者
 戶長保正蓋取其五也而布縷之征折稅有和預買川
 力役之征蓋取其五也而布縷之征折稅有和預買川
 得免焉是取其五也而布縷之征折稅有和預買川
 路有激賞而東南有羅川路謂之勸糶而斗面加耗之
 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糶亦三也民安得不困乎國初
 輸不與是穀粟倉有和糶亦三也民安得不困乎國初
 中祥符四年初歲為四十五萬緡又復蠶鹽錢十八府
 散蠶鹽每教今年夏苗委人戶自復蠶鹽錢十八府
 九十四晉高祖開鹽禁計通商令郡縣徵納錢又四百
 錢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之至帝
 欲絕其與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
 今為弊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馬氏按授人以鹽而徵
 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馬氏按授人以鹽而徵

其錢謂之蠶鹽行之河東諸路免鹽之權而均諸稅
 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榷酒錢漸舊募民
 行賦以二為稅已納而禁權再榷酒錢漸舊募民
 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納其權榷酒錢漸舊募民
 制附兩坊均率二年仍權酒納所坊錢按葉適平陽
 縣閉二坊均率二年仍權酒納所坊錢按葉適平陽
 停取歲足無敢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州下青得
 均配而取嘉至有算畝而起反賦戶斯又甚矣此則
 戶也民翹脚錢之類能改起反賦戶斯又甚矣此則
 錢而民翹脚錢之類能改起反賦戶斯又甚矣此則
 之額遂為定制而民則移事變於後唐苗時難納
 河有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
 罕有請令官預給於民俾出倍時息以是工機之
 愈薄請令官預給於民俾出倍時息以是工機之
 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實元
 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
 分本錢亦無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

漢書疏證卷十六

五

三川文

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綱緡歲為一百一十七萬每
 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綱緡以助國用東南折帛
 此始四年令江浙兩省納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
 錢其始也則官折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錢以買之
 買之始也則官折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錢以買之
 取之始也則官折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錢以買之
 折帛之始也則官折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錢以買之
 席折帛之始也則官折錢以買之其後則官折錢以買之
 正乃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錢如是一
 通考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錢如是一
 一市公用宋志兩浙倉場受納所收頭錢如是一
 收市公用宋志兩浙倉場受納所收頭錢如是一
 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又磨凡錢元
 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官請創置水磨凡錢元
 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創置水磨凡錢元
 豐末歲獲息不過二萬商旅病馬印契錢始於東
 歷代相承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始於東
 田宅輸錢契限兩月違者依漏稅法又州縣以人

物力科配空給空印紙名為預借契錢孝宗時以臣
 僚言禁之宋史志紹興未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
 地皆宋志初契黃河歲調夫修築岸夫錢十不即
 夫錢夫錢初契黃河歲調夫修築岸夫錢十不即
 六十夫及宣和未王勳建議乃下詔曰夫錢十不
 為承法其克和未王勳建議乃下詔曰夫錢十不
 諸民力其克和未王勳建議乃下詔曰夫錢十不
 錢二十千准有濟湖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
 萬緡是而免役錢率民慶慶中王達為荆湖轉運使
 盜因是而免役錢率民慶慶中王達為荆湖轉運使
 為美餘熙寧二年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得役凡當
 戶以寺觀品名免役錢率民慶慶中王達為荆湖轉
 丁女戶寺觀品名免役錢率民慶慶中王達為荆湖轉
 既戶均給取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名
 利錢戶均給取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名
 者一錢戶均給取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名
 官舍作役器夫力輩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元豐七
 天下免役器夫力輩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元豐七

漢書疏證卷十六

六

三川文

務錢五百萬九千數帛石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
 十七役錢數照舊所入多三之一元祐八年三省言役
 法尚未就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贖錢百姓何
 有不便詔復免役法所敷寬贖錢不過一分崇寧元年
 尚書省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
 催稅而不給履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建炎初罷之官
 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
 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名馬通
 考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取田穀助役兩
 輪充自是所在推行慶廣欽韓按蘇氏謂自楊炎定兩
 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
 欲取庸錢馬氏則云唐之所謂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
 職之謂也然前代征成土木之役民至破家而身容暴
 虐之世所遭或然若宋之衙前里長戶長等既準古庶
 人在官者而承應之若反比秦隋之酷乃至父自戍而
 全其家子嫁而承應之若反比秦隋之酷乃至父自戍而
 於民癯曾不動心甚可怪也至聚斂之臣巧立名色而
 目以恣括克則歲歲供輸家家破家此溫公所以力主
 復舊也南渡以後并役其庸役之自若抑又甚矣 米

漢書疏證卷十六

脚錢詳見免行錢宋史志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
 者以盜論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旼言諸路收免行錢
 定數外多取一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旼言諸路收免行錢
 民戶布估錢郡考初成都崇慶府彭漢邛州永康軍六
 便之復不復子錢至建炎三年宣撫司又令民間每正
 輸估錢三引歲七十萬正輸估錢二百萬引按此與和
 同也 南渡後上供名目曰經總制錢通考建炎二年
 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輪林學士葉夢得
 言宜和末陳亨伯以東南兩省兵費浩經制司取量添酒
 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飲之於細而積之
 甚眾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
 慮數百萬計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免行錢減罷曹官
 役人錢鈔券定帖錢院虞候充餼子重祿錢牛畜等息
 錢契白紙錢官具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
 錢台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
 委通判向收季終起發葉適曰經制錢之始其所取止

於一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名茶
 有秤頭節息油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
 寬贖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
 截撥有度費故酒之為升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買
 也至五十六萬而其取收 供軍供府者曰月椿錢通考紹
 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
 臣月椿錢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
 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郡之力一例均拋不肯
 取撥於是州縣橫賦絲積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
 後月之期已過江東西之害尤甚江浙轉運趙汝愚上
 言臣詢訪民間利害獨諸縣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
 類多違法其大者則曰趨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
 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計有
 罰錢既勝則令出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略計本
 路月椿錢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
 板帳錢言百里之寄錢曹見缺至無人願就所苦者不
 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
 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贖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

漢書疏證卷十六

富人犯法而重其罰者吏之受贖而課其入索到
 盜賊不遺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候
 贖之難索者豪民賦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為
 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稅不止於商於酒而苛細及於公吏
 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於酒而苛細及於公吏
 合奮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
 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幸
 賦伴若不可編舉亦不能備知罰州郡利其能辦財
 免復循前例蓋其太重之額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乞
 合臣與諸郡從長對酌去其太甚立為中制於是鎮江
 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二千八百四十四貫平江
 府常熟金壇兩縣一歲通減二千八百四十四貫平江
 諸路有陳請 若其賦稅橫征苛取又不勝計也通考紹
 優減不一 若其賦稅橫征苛取又不勝計也通考紹
 江西湖南宣撫大使朱勝非言民間之病正稅外科賦
 煩重稅米一斛有輪至五六斛稅錢一緡有輪及十八
 緡私糶與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他皆類此六年殿中侍
 御史周秘言州縣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秋則撮

穀又有助軍米借牛租名色十餘往往取至四五分尤
 宗紹熙元年秘書監楊萬里上言民輸苗則以二斛輸
 一斛稅絹則正絹外有和買而官未嘗驗直又以絹估
 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
 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而又有月茶錢板帳錢不
 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葉適應詔
 條奏曰王安石之法柔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
 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
 京亦羞為之蓋取民之元史稱元之取民為寬然各投
 多未有過於宋者也 下絲戶其私取無藝上亦不盡知也明食貨志丁有役
 田有租租以米麥為本色銀鈔錢絹折納稅糧者謂之
 折色嘉靖時有綱銀一申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間應役
 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綱之有綱也一
 申銘則移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
 色銀矣其後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
 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
 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
 之隆萬之世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賴
 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
 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
 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
 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
 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嘉靖間
 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按宋志唐以來田賦
 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類細並據侵擾明道併
 入夏秋第分租細二色即一條鞭之法宋已行之矣

漢書疏證卷十六

九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
 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
 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
 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
 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
 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種桑
 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諸桑田皆
 為世業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
 盈者得賞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
 得賣過所足隋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一夫受露田八
 十畝婦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土不宜桑
 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隋高祖令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
 齊之制唐志武德七年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
 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按此即所
 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唐律疏議田令應
 授之人對共給校違法者一事有失答四十 按志言
 授之田一曰里正預校勘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
 六十歸田者非也一夫受田其長男則為永業矣苟非
 戶絕與遷徙不得還於公家也餘夫壯有室猶受百畝
 之田豈老者不得還授其子而官更追入之乎魏齊以

漢書疏證卷十六

十

下有遺受之限者原以查荒招亡使定土著之籍公田有限既集其事則任其營生意非主乎養民也

用妨五穀
管子國軌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

收穫如寇盜之至

管子輕重戊宜種而不種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晏子內篇諫下景公為長床將欲美之有風雨作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落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後魏志魏初不立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漢書疏證卷十六

土

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

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

人疆謹者鄰長復一夫征戍里長二黨長三載亡愆則

陟用一等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

養食之隋志隋高祖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

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以相檢察

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問詞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

判事為其里閭親戚斷不平令鄉正專治五百家

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於六七百萬戶內

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

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更荒通典唐以百戶為

里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

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筭鑰督察

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諸里

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

坊正其村正取白丁充通典景雲二年韓琬上疏曰往

里正坊正每一員關先撥者十八頃年差人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

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通考宣宗

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

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銷於令廳每有役事

委令據簿輪差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縣府團併鄉村

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

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團

初循舊制以衙前主官物其役尤煩緝神宗開內藏庫

吏邀乞踰年不得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

還者帝重傷之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耆長弓

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

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

候揀指人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消化五年令諸縣以

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給役今

循其制按此即今之輪產當役蓋自比鄰間里教督民

北京充廂長仍應本為病民之大端矣明代徙富戶於

籍徭役其害亦如之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

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

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入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

漢書疏證卷十六

土

三司使韓絳言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衛前其規
 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 規
 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熙甯中行雇役法司農寺乞廢
 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
 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宋兵志熙甯初王
 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
 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
 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
 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
 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每
 一大保夜輪五人做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主

八三三

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傳畜蠱毒知而不告
 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及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
 雖知情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
 亦不坐 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
 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五路以達於天下四
 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都試
 騎步射及餘藝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
 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糞四十役錢二千本
 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 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
 移免他戶而受其直 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最多所隸官
 以聞其恩視第一等五年詔主戶保丁上番巡檢使十

日一更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
 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開封府畿五路保
 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
 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
 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初保甲兼司農元豐二年始
 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
 王中正東上閣門使狄詒兼提舉總二十二縣為教場
 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
 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
 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

漢書疏證卷十六

志

八四七

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七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
 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戒械戰袍又
 具銀牒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
 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
 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
 者十人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
 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
 舉建炎初廢保甲而耆戶長役錢不復給又置十大保
 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
 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

二年替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科人催通考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會充役者謂之白麻元史志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近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檝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丑

凡爲長復其身不與科差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兵志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明志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圖繆寡孤獨不仕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

於里有序而鄉有序

李光地曰黨有序州有序里則二十五家立小學所謂家有塾也按此舉漢法也平帝紀鄉曰庠聚曰序公羊

宣十五年傳注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校室即塾也何休亦以漢法言之

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耨注云耨者里宰治處若今街

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金石錄有都鄉正街彈碑

洪氏隸釋右塾左塾即漢街彈室也公羊傳注其耆老

有高德者名曰父老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

得乘馬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

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

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漢書疏證卷十六

未

公羊傳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闕戶盡知天下所苦

進業曰登

此謂農功畢上場論語新穀既升喪服注升字當爲登

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久矣按注專言五穀

成熟耳注皆謬

食人月一石半至石三十

按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

有二十之籍注云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唐志

為大升三斗為大斗三兩為小兩合湯藥及以李悝說

考之則戰國公量大已倍半穀價亦倍於管子時家徵

云一石當今二升此錢乃景王

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

管子輕重丁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

賤欲以東之賤而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

齊西之粟金百泉則驅二十也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驅

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七

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二釜而決其籍然

則金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若此則東西相被遠近之準

平矣唐志開元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

必恐傷農加錢收糶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

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

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為收糶事須兩和

不得限數配糶按官名和糶其弊不免於冊府元龜五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制近邊不置皆給實價如聞頃

來積弊頗甚美利盡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 或虛

招以奉強家或廣儲以資遊客若不檢約弊何可除宜

委度支精擇官吏懿宗咸通七年勅同史官曰和糶之

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右司員外判戶部姚康以分使

和糶錢八萬貫其巡司李季楊洵美各杖一百允中等

當辭云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糶內及諸州和

糶將收錢穀當利農夫以今年豐熟請令糶內及諸州和

是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此來和糶事

苟有稽遲即被捉擄迫處鞭撻甚於賦稅和糶之名乃

於時價稍較饒利人若見利自然遠近爭來利害之間

道也必不得已即不如折糶者折青苗稅錢使直納府

斗免合賦糶別納見錢在農人亦甚為利況度支和糶

多是雜色正帛百姓多須轉賣至於給付不免侵平糶

易不免查折若量折稅錢納糶則無錢糶粟米之費

豈不昭然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糶之戶親被逐迫實不

堪命臣近為歲計曾領和糶之司親自獲捷所不忍觀

宋史志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及內郡又自糶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出內庫緡錢數

十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糶中等戶以下免之州縣括民

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

糶之謂之對糶皆非常制熙甯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

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糶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

得微細民無所濟過歲凶不蠲最為弊法其後經略使

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

十州可概均糶下有司議以歲和糶見數十分之裁其

漢書疏證卷十六

末

二用八分爲額隨戶色高下裁定勿更給錢歲災同秋
 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
 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按宋之利糴本爲贖
 裁其價而抑配至呂惠卿之議行則於自熙寧以來又
 兩稅之外又白取一倍小人殃民如此
 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
 坐倉者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其博糴熙寧七年
 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備其米於倉其博糴熙寧七年
 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
 絲綿絳絹增價博買俵糴秋成博糴崇寧五年陝西行之
 其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寧河路軍
 財以充數五年其俵糴王安石言俵糴非特省六七
 以星變罷之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無所糴自中
 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
 漢書疏證卷十六 九

等第給錢俵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可箭手其兌糴元祐
 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兌糴元祐
 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其寄糴元祐二年糴便糴
 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寄糴元祐二年糴便糴
 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其括糴元祐二年糴便糴
 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其括糴元祐二年糴便糴
 糴買豫榜諭民毋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章請並邊
 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勸糴均糴
 政和元年童貫宜撫陝西議行之鄭延略使錢即言
 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
 口之家未有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口
 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
 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宜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
 量戶輕重均糴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
 年荆湖南北均糴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
 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
 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

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七年以饒州之糴石紹定
 五年臣僚言者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
 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按此即
 折糶開阡陌商子算地篤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
 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開地勝其民者
 事來朱氏阡陌辨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
 阡陌者卽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洫上之
 道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
 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
 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塗
 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塗爲陌矣阡之爲言
 干也溝洫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畛
 道爲阡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
 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則遂溝洫洫亦皆
 漢書疏證卷十六 十

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
 尺溝四尺洫八尺洫二尋則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
 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
 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甚多先王之意非不憚而虛
 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時蓄洫備水旱爲永久之計者其
 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阡陌之
 占地太廣則病其人力之不盡地利之有遺是以盡開
 阡陌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
 遺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
 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
 則開者乃破懷刻削之意而非創置達立之名所謂賦
 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意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
 無歸授取子之煩也其理可見
 急耕戰之賞

商子外內篇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
 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於農者官又慎法篤民之欲利者

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耕戰而後得其所樂又刑賞篇富貴之家必出於兵是故民間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非歌謠者戰也

傾鄰國而雄諸侯

商子來民篇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即山東之名無不西者矣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人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

漕轉關東粟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主

川上

隋志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詔蒲陝虢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分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關內賴之通典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

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閣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主

川上

柏屋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都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

文充陝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管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請於河口置倉卽分入河洛官自願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依此行用利便實深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厓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三

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涸漕送含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頗有隱欺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通鑑二百一十六劉晏爲轉運使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原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沈溺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

授優勞官其人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用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折舊志及晏傳事皆疎略新志與傳多割裂費解故不取蘇文忠集論綱稍折欠利害奏狀咸通末有杜待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三

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通考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等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一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惠民河粟四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綱民租未嘗不及其數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北路所運粟於揚眞楚

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
舟船汴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
又云轉般之法東
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
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故常有
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款
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
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
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
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美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
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
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乃用戶部尙書曾孝廣

漢書疏證卷十六

五

之說立直達之法宋志孝廣言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牖自是東南
金帛茶市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
般法吏卒靡費與在路折閱動以數萬欲將六路上供
斗斛並以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雖湖南北至遠處
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
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糴款不代發又鹽法已壞迴舟
無所得州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
歎也宋志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
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淮南
路轉運判官向子諶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
米可糴於直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湖
坐視六路糴款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
旋之不備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早乾
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五百萬緡支移殆盡
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今呂滌盧
宗原均糴斛元史志元都於燕京去江南極遠丞相伯
斗專備轉般

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京師者
一歲多至三百餘萬石按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
石至仁宗延祐中乃有三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
百萬石之數亦歲有損矣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
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
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明史志自濬會通河元河
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
於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逾於御河長二百五十餘
里中連牖三十有一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成賜名曰會
通河明河渠志永樂九年濬會通河元潘叔正言命
尙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元轉漕故道
也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漢安山湖
而東會通盡淤於是復之濬至臨帝命都督賈義尙
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
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

漢書疏證卷十六

五

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
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揚臨清德州各有
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
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
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餘萬石名
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輸輸者不必供
當年之支通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按卽宋
法權衡大計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
最爲便宜
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
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宣德六年瑄言江南民運

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今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
衛所官軍運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
運如耗則例以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入斗江浙江七
運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
運者止加四斗已而頗減耗米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
遠者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
軍既加耗又給輸齎銀為洪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
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於是兌運多而支
運少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
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加以耗米入
京通兩倉者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
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而臨德二倉
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
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

漢書疏證卷十六

毛

八十一

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
數年帝乃命准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
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為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臨
德二倉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
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
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耗矣
按若
腐自有以新易陳之法冊府四百八十四太和九年判
度支王璠奏東渭橋北倉每年收貯漕運糧米十一萬
石以備水旱今累年計貯三十萬石請以今年所運者
換之自是三歲一換率以常則所貯不陳而耗意不作
當時計臣智不
按漢所漕關東蓋今河南山東之境無
出此真木偶耳
事江淮也令民輸送所謂外搖當亦節次分運但其制

無可考
有護漕都尉官
即宋之發運使隋志北齊人一牀墾租二石義
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皆以貧富為三
臬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租入臺者
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自唐以
來民輸送交納又有耗米腳錢之弊冊府元龜五百開
元四年五月勅曰百姓皆有正條正租州縣義倉本備
饑年賑給近年以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糴米遠
送交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即并正租一年兩度打腳
願男鬻女折舍賣田力極計窮遂即逃竄勢不獲已情
實可矜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送其腳錢並以官

漢書疏證卷十六

美

八〇

物充
賤糶賣損費進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
輸之弊每計其運腳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
貴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以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
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所在
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皆不通水舟宜折租
送絹以代關中調課按此則宋於四河運漕外陝西河
東川峽有支移他鄉之法為民害宋志河中府同華州
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
軍食不足特詔量減支移慶歷中陝西河東用兵民賦
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腳錢民不能堪詔特蠲之元祐
時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
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

一二等者支移二百里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
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分為三等以從其便
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二百里京西舊不支移崇
寧中將漕者令民輸地里腳費斗為錢五十六比元豐
既當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
猶不能繼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詔五等戶稅不及
斗者支移皆免紹興十六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奏減
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十五年減潼川府秋稅腳錢
四萬緡利路科斛腳錢十二萬緡兩川米腳錢四十萬
緡

古之人曰至或受之寒

漢書疏證卷十六

堯

呂覽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
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則天下或受其寒矣亦見
文子

既聞耳矣
如淳云聞於天子之耳非也聞耳矣猶言報聞也窮匱
之狀態不動心僅聞之耳耳者且止之辭曹操謂耳非
佳語即此意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墨翟七患篇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然而
民不凍饑者其生財密用之節也管子權數篇湯七年
旱禹五年水民無檀賣子荀子王霸篇禹十年水湯七

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皆與此異賈子新
篇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年之旱與此同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商子去強篇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國
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

有阡伯之得

師古解伯即陌隋志梁自破嶺以東八十為伯名曰東
錢江郢已上七十為伯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伯名
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

漢書疏證卷十六

羊

少至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冊府元龜四百八
十四貞元

四年詔曰中外給用除陌錢及關官俸等錢貯戶部別

庫新唐志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筭榷錢可
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
有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
專掌之按新志雖載其原由兩條亦不分明謂戶部總
貯除陌所餘及元和十五年詔比緣用兵歲久國用多
關官之俸耳元和十五年詔比緣用兵歲久國用多
關不可更加賦稅自今已後應內外支用錢宜於兩稅

鹽酒茶稅及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舊墊陌外量

抽五十文委本道本司標數收計並付度支待國用稍

充即依舊制按此更抽五十文并舊除陌據貞元元和

之詔則每貫公除二十錢久矣故舊志云京城用錢每

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貞元九年三月敕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此謂除官制整二十錢外而陌內復有欠缺也新志不詳與故云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者捕之是謂民間但少二十非也通考亦承其冊府又載長慶元年十二月敕草賊未殄用滋廣諸道留使錢宜令長吏於諸色給用中每貫量減二百文以資軍用事平之後即任仍舊二年四月詔抽錢停止按此則官書以八十為陌又咸通八年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兩稅權酒及昔支米價并二十文除陌錢則終唐之世以除陌二十為常例也又咸通五年延資庫使夏侯孜奏戶部積欠延資錢一百五十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三

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

請於諸道州府場院合納戶部取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按此又以九十二為陌又致冊府五百長慶元年九月敕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其外內公私給用官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整八十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陌不一即唐志所云陌內欠錢也每貫除八十文又定於穆宗矣至哀帝天祐二年敕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為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為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府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

更有改移按其例不知起於何時明宗天成二年度支奏舊條每陌八十文市肆更用短陌漢隱帝乾祐初始使七十七陌錢通考三司使王章命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志太平興國二年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陌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中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便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為陌古今貫陌長短之制如此然朱熹謂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商賈者有仟伯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其說較勝顏解

漢書疏證卷十六

三

令民入粟邊

冊府元龜五百九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志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承優疑學究出身仍減三選聽集納粟一千石便授解褐官按宋明募商入中之法亦倣此也通考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今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淮江茶鹽宋史志並邊秦延環慶謂原保安鎮戎德順募人入中

芻粟以鹽償之初鹽鈔法之行積鹽於解池積錢於京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行地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行頭子等錢數十而已此貿易者甚眾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進美要龍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皆密犯法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場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又變為循環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接之貨民無貨更鈔未給復貼輪錢又茶乾與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

以來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按宋時茶鹽官自權賣偶因軍興募人入中所入甚微而官課大虧通考咸平四年戶部侍郎陳恕議鹽不住賣而望商人入中募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募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景德中三司使丁

漢書疏證卷十六 重

謂嘗計其得先以謂邊疆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明志則云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今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二百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省費而邊儲充帝從之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綱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勸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數支鹽轉運諸司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焉正統

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馬缺而延慶平涼多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今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淮故令淮浙兼中時甯戶貧困逋逃者多商人有自承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放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淮浙長蘆以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景泰初邊圍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至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買引於近地富人

漢書疏證卷十六 重

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多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閩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勸商有餘鹽遂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甍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且停各邊開中俟補課完日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堡自相保聚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宏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

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遂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
儲日虛矣又茶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
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
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甯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
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
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宏治中召商中
茶或以備賑或以貯邊嘉靖三十六年戶部以帑藏方
匱請如宏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
備軍餉

三十而稅一也

漢書疏證卷十六

鹽

鹽鐵論末通篇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籍一
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
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如御史言則田畝之制定於武帝也然三十稅一為文帝之政蓋本出文帝御史欲歸美於武帝耳通典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杜氏云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法令耳按唐志武德七年令亦如此梅文鼎作方田算法云相傳始於唐太宗并通典未冊府元龜四百七周顯德四年中書之見也其陋如此舍人竇儼上疏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魯之制也齊魯之制不知其所出按王制則言古畝大而今畝小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古者未

知殷周孰指今則戰國也知王制非漢造明矣
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宣帝時張敞亦理此議而蕭望之駁之明志納米振濟
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景帝紀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漢舊儀民年二十三

為正三國志崔琰傳年二十三一歲為衛正一歲為材
官騎士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民就田里按鄉大夫

職國中有七尺以及六十征之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
者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七尺同然則年二十三

漢書疏證卷十六

乘

為正卒之前已給徭役故此云已復為正也通典職官
北齊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各給幹力出所部之人一幹
輪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冊府元龜五
六天寶五載三月勅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
一載破十萬丁已上每月戍錢二百八文有訛每至月
初當處徵納送縣來往數日功程其郡縣白直計數多
少請用料錢加稅充用其應差丁充白直望請並停一
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新唐志州縣無防人者籍
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間按此漢之
月督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歲役丁十萬
更卒也

田租口賦鹽鐵

漢舊儀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以

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通稅校云

二字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賦錢人百二

十為一算以給車馬民田積芻藁以給經用備凶年山

澤魚鹽市稅以給私用按田租賦泉大司農所備口錢

錢一百二十為四十成帝於百二十內減四十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晉志平吳之後限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

其官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頃各以五減至減至第九品

漢書疏證卷十六

卷

十頃各以品之高卑廢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又得廢人以為衣食客及田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

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按衣食客即晉宋

人子弟至納錢為之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

客無過五十戶至第九品十戶吳志注襄陽記曰丹陽

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

橘于株兒以白母母曰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

父遺為宅按唐戶律諸占田過限者二十畝徒一年若

於寬間之處者不坐宋史志高宗初廣州教授林動獻

本政書十三篇謂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

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

使為農以耕田之家羨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又景

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等言廩兵

和糴造楮之弊乞以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

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

楮可以物平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丞相買似道奏

抹楮之策莫切於買逾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

當一以行之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

買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十

畝以上以銀半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

千畝以下銀半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

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

歲田每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所遺劉良貴蘇積

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驢然陳肯趙與書廖邦傑成

通鑑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公等推賞有差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

租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凡

公田事悉以委之續通鑑其間昆陵澄江一時迎台止

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

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

為兵而宋祚訖矣

一晦三剛 呂覽辨土篇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

因墮其土以附苗根

辨土篇其種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必均均者

其生也必堅是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有行故邇長

弱不相害故邇大

用耦犁二牛三人

按此則古者牛耕亦以耦吳志孫權報陸遜曰今孤父

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是二牛為耦也齊民

要術崔實政論曰趙過法三犁共一牛二人將之下種

挽耬集韻耬種具皆取備焉日種一項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今遼東耕犁較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

漢書疏證卷十六

堯

一人將種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

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

學耕種養苗狀

宋志太平興國中通考七年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

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

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某人有耕牛即同三

鄉老里胥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農師蠲稅役民有

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所墾田即

以人輓犁

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

宋志淳化五年宋亳穎州牛疫帝慮耕種失時太子中

允武允成獻鬪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等

即其州以式製造給民紹興三年廷臣言荒田甚多當

聽百姓請時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

一犁

商功分錄之事

九章術有商功篇以御功程積實玉海四十四王孝通

綴術人爾精妙九章商功有平地役攻受表之術至於

上寬下狹前高後卑闕而不論臣於平地之餘續狹斜

名曰常平倉

漢書疏證卷十六

罕

東觀記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後書劉般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通

小民不得其平此古今情弊如一良法固在人耳

典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

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

隋志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

人勸課當社其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

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

積勿使損敗若當社饑饉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

峙委積唐志武德元年九月置社倉詔置常平監官以

十二月廢貞觀二年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王公已

下爰及庶眾計所墾田稼積頃畝至秋熟准其見在苗以理勸課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使取給太宗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尙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高宗以勞煩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按分戶出粟遂為科配之患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遂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冊府元龜五百開元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東河北五道及荆揚襄河南夔綿益彭蜀資漢劍茂等州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糶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穆宗長慶四年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三月制日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受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司當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開成元年八月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宣宗即位赦節文常平義倉斛斗已出百姓太和中和又於常數外每畝配率一升稱防災諸州縣皆兩徵已困之人何堪重斂自今已後宜停徵太和中和每畝率配之數宋志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乾德中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

其後以輸送煩勞景德三年於京東西河東北陝西江淮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糶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庫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糶粟毋過斗百錢後朝當官於元約數外增糶及一倍已上者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軍費久之積用數多而蓄藏無幾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矣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倉貯之以給老幼貧疾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留如舊四年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照舊二年制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常平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以二分取息時天下常平錢數見在二千四百萬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為之管掌一員京官為之凡四十於是常平廣惠之法變而為青苗矣諸路提舉官迎合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資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

等戶給十五千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
嗔然不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

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仍隸提舉司諸路義倉以

今年秋料為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領其法於川陝西

路元豐八年元祐元年詔依舊常平倉法青苗錢更不依

散除舊欠二分之息紹聖元年復置義倉二年戶部尚

書蔡京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為制止收一分之

息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

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當縣別儲

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貧郭義倉則就近輸

送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

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

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淳熙中朱熹又言社倉之法於

考其盈虧以議殿最

朝世所共明志預備倉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賑

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

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

勞堪憲章類編宣德七年六月巡按湖廣朱鑑言洪武

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

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飢饉以貸貧民

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廢弛贖穀罰金掩為

已有深負朝廷仁厚之意乞令府州縣謹儲積給

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正統

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憲章類編正統五年正月

領勅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

羅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

門據此則預備倉之名起於英宗非太

祖也太祖時自名東西南北四倉耳

宏治三年限縣

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十四

五千石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嘉靖初諭德

顧鼎臣言宏治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

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

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即復預備倉以裕民帝

乃令有司設法多積仍做常平法春振秋還不取其息

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其後粟盡平

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萬厯中上州郡至二三千石而

小邑或僅百石有司詔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

欺罔而已子家議載崇禎三年勅書皇帝勅諭都察

屯糧預備倉糧務是預

備倉名至明季猶存也

北假田官

馮參為上河農都尉蓋田官之長也

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越絕書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

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

穀梁傳四穀凡十二歲一饑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

不升謂之康之預備鹽鐵論水旱為太歲之數在陽為早在陰為水

六歲一飢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與計倪同

又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

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

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十四

而復反范子之言尤為名理後之言厄會者乃託諸荒
遠無稽容齋三筆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
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
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
終或復元之初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
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福張世南
游宦紀聞渡江後同州進士免解王湜作太乙時後備
檢三卷為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
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
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
維德修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間自石
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
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
後人繼加考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
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
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
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
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
祖武德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之后拜寒

湜之亂得陽九之數七報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
得百六所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國五十九年得
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甲申五福太乙入中豈洛陽之
分繼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宣禪陽九百六
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
九奇數也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
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
大中三年己巳歲中宮凡四十五年更僖宗廣明黃巢
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卻如此王
湜跋時後備檢論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
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
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
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數七成康刑措得百六
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
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之際得百六之
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貞觀太平得百六之數
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之唐武德七年有貞觀之
治遂以為福應然宣懿信昭之際再入中室而貞觀之
治何不復舉又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禪位於梁遂

以此為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以
至夏桀南巢商紂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豈非人事
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以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
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為陽
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
厄會又靈寶經之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六百六小
陽九小百六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
百年為大陽九六百六也夫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
百六愚謂陽九亢陽之終故其災為旱百六羣陰之溢
故其災為水盈虛消息之理流行故饑荒水旱治世所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不能免若其治亂則在人而已術士乃欲據數以定之
毋乃類王莽之自解歟此段錯落太多
故俗之所貴至上下相反
韓非五蠹編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
也法趨上下相反也

漢書疏證卷十六

浙江書局重刊

張景雲校

王拱辰校

王家賢校

漢書疏證卷十六

聖

四川

漢書疏證卷十七

吳 沈欽韓撰

凡貨

管子國蓄篇先王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為下幣

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宋書孔琳之傳贊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通考

自太皞以來則有錢矣太皞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

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齊人商人謂之布齊人

此有 莒人謂之刀 羅泌路史發揮云嘗傳訪古幣則有

漢書疏證卷十七

一金黃帝少昊之貨魯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

今策乘馬之類彼注云舊之錢譜俱目為奇品不能辨

如異布中有作朮斤一金者乃太昊之九棘長寸七分

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兩好幕文作舌芒又有作木山

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幼奇得一

種文作陽關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

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

長平布中有作 及作允陽命陽平陽象號者

凡五種有內郭皆高陽金也復有翼斤至有長寸八分

也又李涿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

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豈豆三斤錢

幕文作申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

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而

之數矣百賦之夫子之矣大冒謬務農足穀也豈指一幣之名哉而捕風捉影強立名目以矜奇欺世穿窬之盜所差也又沈約以為農皇九棘彼管子山權數等以移諸太昊不知其何所憑藉也管子山權數等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揆度篇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鹽鐵論錯幣篇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黃金方寸而重一斤孫子算經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輕重以銖洪遵泉志李奇曰圓一寸重九兩顧烜曰重十二銖李孝美曰按二家之說若謂重九兩則景王時不患輕也若謂止十二銖則更鑄者又何加焉按後魏志任城王澄上言太公立九府之法定銖兩之楷其意亦謂十二銖也

流於泉布於布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通輕重之權管子國蓄篇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志中語皆在其篇又輕重戊管子令桓公與民通

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鑄錢而於莊
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一千萬求生鹿於楚泉志齊錢
亦無文字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

韋昭注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亦

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熟

耳按重幣或不必要是錢若黃金蜀志注零陵先賢傳劉

巴勸先主鑄直百錢平諸物買令吏爲官市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册府元龜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以貨貴

制大錢一當兩沈演之以爲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

漢書疏證卷十七

三

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南齊太祖建元

四年奉朝請孔覲上鑄錢均貨議以爲食貨相通理勢

自然三吳國之聞與比處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

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察也鑄錢之 在輕重屢變重錢

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

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

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

百餘年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法之宜也宜開置泉府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通典後

魏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黃門侍郎楊侃奏請鑄五銖錢魏書高道穆傳

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

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彌眾今錢徒

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其榆莢上貫便破置之

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

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

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

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

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

能自潤直至無利應自息 唐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

心乃更鑄永安五銖錢 唐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

貨之興代有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

亦宏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

私理宜循於通變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

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於人不擾

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

其開元通寶依舊行用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

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

與乾元開元錢三品並行尋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

死者相枕乃擡舊開元鑄以一當十乾元錢以一當三

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册府五百

年十二月詔應典貼莊宅店舖田地碾磑等先爲實錢

典貼者令還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虛錢贖其

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 寶應元年乾元大小錢並以一

當一 按上元元年六月詔曰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

并小錢踰監成弊抵罪雖眾禁奸未絕蓋議者但

知母權子用以通益不知盜鑄者一當十一宋史志度當五十獲利比私鑄小錢尤重也其弊可見
 歷初軍興陝西移用不足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並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鑄大錢因敷江南鑄大銅錢江池饒儀又鑄小鐵錢悉輩致關中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錢一以故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三司使葉清臣學士張方平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揅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又令大錢以一當二盜鑄乃止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絕乎已而果然按劉巴之計止可偶一為之而宋乃欲以為通規宜招盜鑄之奸終致折閱也合唐宋事觀之則母權子之論但見子為母并而未見母之權子也

有子權母而行
 按多作輕者則盜鑄如雲自漢以下並見其弊宋書顏

漢書疏證卷十七

五

以五三

竣傳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雖重制嚴刑盜鑄彌甚百物涌貴人患苦之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或議曰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悉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弊至盡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册府五百帝不聽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魏書高謙之傳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上表求鑄三銖錢曰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也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通考南唐韓熙載鑄鐵錢以一當二其後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偽錢一千易銅錢四百局平錢錢十乃直銅錢一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六

以五三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韋昭注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唐君

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如韋氏說不信漢志也通考從唐國說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泉志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重八銖

更令民鑄莢錢

泉志伏無極曰漢鑄莢錢重三銖顧祖曰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與小篆文按此恐冊府前

漢書元光元年是年六月即改元景和開百姓鑄錢由是錢貨散

漢書疏證卷十七

七

亂一子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私銀錢劣於此者謂之縲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匊米斗一萬商貨不行北齊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錢遷邾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類文宣後少帝乾明昭帝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自此復有鐵錢隋志梁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丘山物價騰貴乃更鑄四銖錢

按後世繼爲之者通典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錢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後世不禁民錢者惟宋沈慶之唐張九齡議也宋書顏竣傳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中宗放鑄買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充實況今耕戰不用宋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郡之資農民不息無釋耒之患今公私所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八

乏惟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偽官欽輸郭藏之以爲永寶萬祝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私鑄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江夏王義恭議駁之按慶之此議實乖隔不通萬祝三千猶欲景和元年慶之竟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唐志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禁鑄錢立宗令百官詳議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

人之從令乎是設陷弊而誘之入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而貧者必不能為恐貧者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漢之吳漢鄧通皆鑄錢所致也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監鑄者破重錢以爲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銅貴之由在於采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錫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之禁之則銅無用而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按秩此議大旨與賈生同也
通典秘書監崔沔議曰漢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他巧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私鑄自息斯則除與不除爲法正等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誡則漢政可俾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

漢書疏證卷十七 九

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黔

宋史志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上生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乾道九年江西湖廣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
故天都錢布天下

後世人臣自鑄者唐志高祖武德四年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僕射裴宗賜一爐

彭吳穿濊貊朝鮮

史記作彭吳賈滅朝鮮
率十餘鍾致一石
孫子作戰篇智將務入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明王整亦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此之謂也
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此亦開中之法
其有罪又減二等
有罪者得計其所買之爵減二等也唐名例律諸七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

河決灌梁楚地

漢書疏證卷十七 十

灌史記作觀徐廣曰縣名屬東郡按下云梁楚其地廣不應首言一縣彼文非也

廢居居邑

諸解皆未核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也亦是望文生義按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箐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與此廢同也居者讀如奇貨可居之居

爲皮幣

宗伯職孤執皮帛鄭云東而表以皮爲之飾疏謂以皮設於庭手執東帛而授如昏禮東帛儷皮之比非也

以皮為飾若便鄭於下注云凡贄無庭實至享始有庭實則孤

執贄時無庭實矣管子小匡篇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

分齊語作鹿皮四個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為報又揆度篇

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證諸此志則孤

軛皮帛鄭云以皮為飾之義明矣孔氏尚書正義云虞書三帛不言皮蓋於

時未以皮為飾亦循鄭義

其文龍其文馬其文龜

索隱引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比日圓文又雲霞

之象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肉

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漢書疏證卷十七

十一

年十三侍中

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鞞

較按其進蓋亦入羊為郎之類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鹽鐵論輕重篇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

析秋毫

更請郡國置五銖錢

泉志張台曰此泉品數最多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

者名梁錢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按此漢靈帝所鑄及有赤側

當兩女錢之類文皆五銖又於此外有穿上一星至五

星穿下一星上下各一星漫面穿旁一星至三星五字

之內上下各一星背上或有小字或有王字穿上橫文

穿下橫文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有郭無郭闕

緣細緣不可窮盡李孝美曰今世所見五銖如張台之

說但赤側四出文蜀梁當兩女錢并穿上下各一星者

自有品目不當更引於此按傳形亦劉先主所鑄五字

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當兩宋元嘉二十四年所鑄

梁錢女錢皆梁武帝鑄文並五銖魏書志高祖始詔天

下用錢十九年治鑄相備文曰本和五銖詔京師及諸

州鎮皆通行之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

漢書疏證卷十七

十一

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

買遷頗隔任城王澄請並下諸方鑄其太和及新鑄五

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而河莊帝

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市也

永安二年秋詔更鑄錢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鑄官欲

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

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

武定六年文襄王高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

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市

各置二稱懸於市門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

後聽用通典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

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

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麥其

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
 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三品並行百姓或私
 以古錢交易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
 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
 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原流本一但文有古
 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又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
 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
 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又五朱錢徑七分
 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以銖為朱耳三吳
 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疑即豐貨錢

漢書疏證卷十七

圭

六二

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銖
 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
 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
 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
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初出一當五銖之十宣帝大
行後還並行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
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後周之初用魏錢隋文帝開皇
 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
 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為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百姓或私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樣不同
 者壞以為銅入官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

寶錢

因官器作幣鹽

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
 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
 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厯也令鹽之
 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
 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馬讀為
 也十日一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
 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

漢書疏證卷十七

齒

六二

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既不籍於
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
之利既然則籍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
千萬人籍官之利亦如鹽官故魏志衛覬傳覬與荀彧
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書曰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於是遣
 謁者僕射監鹽官此謂河東蜀志王連傳遷司鹽校尉
 較鹽鐵之利此謂蜀吳志孫休永安七年海賊破海鹽
 殺司鹽校尉賈秀宋州郡志南沙令本吳郡司鹽都尉
 署晉成帝罷鹽署此則煮通典後魏宣武時河東郡鹽
 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海為鹽水經注鹽池本司鹽都
 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先是罷

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
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自遷鄴後孝
靜天平初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旁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
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
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歲終
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
贍矣後周鹽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
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左拾遺劉
彤上表請收鹽鐵伐木之利按隋文開鹽禁後開元以
前無言鹽事者其利在民
可知小人作俑
正當開國之始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
甚益國用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

漢書疏證卷十七

五

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
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
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宋史志
安邑兩池
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
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鹽都
歲二月一日壘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又屯田
每歲種千席池減二十席席一百十六斤又屯田
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
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
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
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
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
百石准第四等並節級有賞罰又成州長道縣鹽井
一所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

錢八千五十八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
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欠卽均徵竈
戶唐書劉晏傳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
推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
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歷
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三百萬貫而鹽利過半
册府元龜四百九建中三年詔權鹽每斗更加百文唐
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
五琦初變鹽法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
錢一百一十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
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
兩鹽池斗憲宗永貞元年八月卽位九月度支奏江淮
三百七十鹽每斗減錢一百二十權二百五十其河中兩池鹽請
斗減錢二十六權三百長慶元年三月鹽鐵使王播奏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六

應諸道糶鹽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三百文從之通考晉
天福元
年救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
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又册府四百九末帝清泰
二年河中言三司於民添徵鹽錢晉天福二年左補
闕李知損上章曰
近取議云國家將變鹽法以諸道所糶真鹽令逐處更
添一倍委州司量其屋宇均配城內戶人每歲勤兩限
俵鹽隨二稅納價言之雖易作之極難此法若行甚非
穩便何則兵革科搖宗社改更地經百戰室告九空止
於州城眾戶所在貧乏常年城內居戶例於屋稅請鹽
比其徵納之時備見艱難之狀以至鞭朴尙有通懸所
請之數甚微應督之期猶失若增倍俵之稅錢均攤
則貧富不等以屋宇經配則少難齊逐處州府必委
官吏行之官雖強明而吏藏奸倖倘官乏能名吏多欺
詐則力不足者重傷於增配家已給者卽復其輕均且
百姓窮困十八九焉或市肆經營取錐刀之利至於日
食鹽酪辨卽買之偶或無錢不妨淡食令以半年鹽味
配給貧民請歸其家殆非所濟當俵鹽之日已不欣歡
及納償之時可量因贖復有稅租甚大稅屋頗多骨肉

替季家事牢落官中以門戶須配徵債無償是則百姓因之逃亡鹽錢固所虧欠省司指本州本使不官流移追鄰保攤配如此則已傷殘而重困未波逃通考廣順三年敕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按長興四年奏每年人斤一兩入城侵奪權課利宋史志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鬻海為鹽地日亭場民日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至道三年總一百六十五萬三千餘貫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煮海之利居其半年來深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

漢書疏證卷十七

七

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鹽二十萬二千餘貫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西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唐劉晏為鹽鐵使至大歷增至六百餘萬緡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以來秦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

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寶祐元年都省收趁到茶鹽等錢十一千八百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九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寶祐九年十一月例倍賞之以并州永州鹽鬻為鹽歲煮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并州永州鹽鬻為鹽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册府周廣順元年詔煎鹺鹽者犯少並處極刑至周始革之通考宋太祖定煮鹺至十斤坐死太宗詔至百斤乃黔面送闕下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鹹土者為鑄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六

土或厚或薄薄則微鑄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知并州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鹹地悉墾為田革盜刮煎鹽之弊元史志歲辦鹽課難易不同四川之鹽出於井者深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御覽六十三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益州記曰汶山越嶲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既而煮之越嶲先燒炭以鹽井水潑炭刮取鹽按太平實字記嵩州昆明縣鹽井令邑民取鹽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洗灰即成黑鹽煉之又白又陵州陵井監乾德三年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一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明志凡鹽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所產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甯夏之鹽刮地得之按元和郡縣志夏州朔方

縣西南有二鹽池大而青白又鹽州五原縣
鹽池四所一烏池二白池不盡割地得也 淮浙之鹽
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嶺表錄異商人將力收鹹池沙掘地
為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
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氣衝火盛則取鹵汁
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明史稿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
萬曆時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餘引
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

官與牢益

劉恂嶺表錄異竹盤者以細篾織竹篾表裏以牡蠣灰
泥之徐度卻掃篇今鹽場所用皆先鹽間所為製作甚
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
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如此宋志兩浙煮鹽之官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充

五十五

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
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
鹽色尤白紹興初竈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為鹽一百斤
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法竈煎止二十五籌至三
十籌寰宇記淮南路刺土成鹽法凡取清煮鹽以雨晴為度
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中山經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十管子海王篇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
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輅
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鹽鐵論錯幣
篇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
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專其利
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端坐而民豪是養強抑弱而藏
於蹠也又曰今總壹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
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
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非眾庶所宜
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
一家聚眾或至于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聚深山窮
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文

漢書疏證卷十七

手

五十六

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實路死士今本
作寶也死生從通典死士用則田野闢五穀熟而寶路開百姓贍
而民用給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
倨句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
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草萊不辟而民困
乏王應麟地理通釋鹽官在郡縣宋史志鐵產徐兗相
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號儀斬黃英九州興國軍
有十二冶晉磁鳳禮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
有二十務鄂連建南劍信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皇
中歲得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元豐六年
百二十四萬一千斤治平中鐵之治七十七

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鑄軍器及上供簡
 鐵之數多而利國羨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與
 煇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權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
 祐罷之大觀初渭州通判苗冲淑言石河鐵冶既令命
 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悉官為
 鑄造其冶坊以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私相
 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冶戶市之政和初鐵利
 盡權於官欽宗即位罷之元史志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生
 青鐵青瓜鐵簡鐵每引二百斤明志六年置鐵冶十三
 所江西進賢新喻分宜贛州廣豐黃梅山東萊蕪廣東
 陽山陝西葭州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江南四
 漢書疏證卷十七 圭

川亦有 歲輸鐵四百四十六萬餘斤十四年益 十八年
 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膏
 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末年盡開令民
 自採鍊三十分取其二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
 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師古之解空滑可笑
 隋志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
 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八官舊唐志建中四年戶部
 侍郎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
 屋有貴賤約價二上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

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虛舍而計其數衣冠士
 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
 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
 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並
 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
 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
 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
 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
 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
 而怨贖之聲滿天下宋史志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
 漢書疏證卷十七 圭

亦或有之行者齋貨謂之過稅晉唐後唐同光三
 年免湖南湖地茶錢賜
 地者蓋暫 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
 算三十諸州津渡舊有算或水澗改置橋梁有司猶責
 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
 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其餘橋園魚池
 水澗社酒蓬蘽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灘田水利等名
 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緣河 通考元豐七年府
 州縣民艇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
 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
 七萬六千六百石正有奇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并
 祠廟鬻之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
 廟中判應天府張方平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
 買聞伯王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
 於宋亦本朝受命所因又有雙廟唐張巡許遠今既許
 承買小人以利為事於必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衰歲

取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日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自徽宗崇寧來言利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有四脚鋪林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淘淘沙金錢不得盡記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二千算一者取二十分之一四干算一者取八十分之一

一與下輶車一算也師古謂出一算又非也新唐志建

中三年趙贊請諸道津會置更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

十以此證之益明二千不爲一百二十之算通考後周顯德五年勅商賈應

漢書疏證卷十七

垂

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不得抽稅如是貨

賣處祇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止

陳氏曰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

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

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收稅錢令諸路轉

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

五分增收稅錢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爲率三分本

州七分糴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收稅錢而商稅之重極

於今神宗熙寧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

錢輸稅五十孝宗乾道七年戶部尚書言每交易一十

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三

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一半入總制錢帳人戶

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併出

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

商賈人輶車二算

宋志淳熙六年勅令所進重修法有收舟驢駝馬契書

之類帝命刪之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經制月椿

耶抄札天下明志驪駝車受顧裝載者納鈔船五丈以

而猶作好言豈全未知上一算宋志元祐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

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

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至是蘇軾言法

漢書疏證卷十七

雷

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通考

乾道六年閏月臣僚言重征莫甚於沿江凡汭流而上

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無重貨謂之虛喝

宜征百金元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瓊管奏

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海南收

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明志宣德中舟船

受顧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

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漕

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墾九江金沙州臨清

北新渚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

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

監收每船百料納錢百貫以侍郎曹弘言減至六十貫
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當輸六十貫者成
減為二十貫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成
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始時鈔關估船料定
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
丈六尺有差

賣買居邑貯積諸物

明史稿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
京省商賈濠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場
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悉令納鈔洪武中命於三山諸
權日塌房商至侍郎曹弘言塌坊月鈔百五貫良苦有
悉貯貨其中

漢書疏證卷十七

美

鬻子女輸官者帝令嚴除通減按此等虐政皆漢廷所
羞也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載師有賈田詳見前通典唐制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

分田各減半給之是賈人亦受田也漢禁其自有之田
蓋利其田沒入之也

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

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鹽鐵論本議大夫曰往者
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
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按此則唐

運而輸官乃故曰均輸文學曰古者賦稅於民因其所
唐之巡院也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
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
布絮吏留難與之爭市吏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
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宋志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
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
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
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

漢書疏證卷十七

美

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
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
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
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
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畜買以待
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
轉輸省勞費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慮其為擾多以為非
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

輸迄不能成通考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幸而己朕論以禹貢納稅此即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之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按後漢書朱暉傳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此與文學之論均輸正同則均輸止是買賤賣貴桑引羊王安石特美其名以熒惑人主耳蓋以官錢籠貨物於市使賤入貴出則曰平準以公賦博易於郡國使歛重費輕則曰均輸然桑劉田逐便於衰敝而致其功歛向將見錢於隆盛而迄無效聚斂之臣亦有才幹王安石之徒得其精而欲侈口富國強兵貽笑千載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前此鬻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黃霸亦以是進然言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榜賣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卿入錢五百萬為公也册府元龜九百

漢書疏證卷十七 五

宋前廢帝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石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按此所授俱非清品後魏志莊帝初承喪亂之後通典作明帝孝昌二年蓋緣本志上字因誤斷為明帝明帝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初時不可謂之喪亂

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通典唐至德二年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令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輕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明志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勞堪憲章類編景泰元年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年選事

漢書疏證卷十七 五

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成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振濟流民眾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讀書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於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為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監送今實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振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生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弘治五年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按成化制則自身不得納粟充監生也今則庸販之徒皆預是選於是告緡錢縱矣

冊府五百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

建議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請留其萬

貫為業有藉官借以給軍計天下不借一二千商人而

國家數年之用足矣按京等禮官乃建此亡國之議此憲宗所以切齒目為奸臣德

宗從之許罷兵後以公錢還之乃詔京師大索冀盈五

百萬貫判度支杜佑以是時諸道軍用三月費錢百餘萬貫若借商獲五百萬貫可給軍數月京

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

貨意其不實即行榜笞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

京師驚然如被賊盜都計田宅奴婢等估纔八十萬貫

舊書盧杞傳八十八萬貫文又以儻權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按此即宋

漢書疏證卷十七 无

之概一切借其四分之一封其樞密長安為之罷市百

姓相率千萬眾邀詆宰相盧杞懼無以過乃疾馳他道

而歸由是禎復奏市錢不足百貫粟麥不足五十斛者

免之儻置納質積所得與借商兼計二百萬貫人亦竭

矣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錢

不刑一人高枕卧治淮陽政清

赤仄

注所謂子紺錢也按史記注及泉志子作紫金石萃編

岱岳觀碑邊道士任無名於東岳太山投龍合練龍以

紫綵送以紺錢似是壓勝錢品也宋史志崇寧四年崇

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銷

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今赤仄及烏背書

畫分明

往往即治郡國緡錢

通考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

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貨畜什取其二謂之率貨諸

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漢書疏證卷十七 率

賈人所名田沒入者也此後世官田莊田之始通考仁

宗嘉祐二年以天下沒入戶絕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廣

惠以賑貧人其後括實官田又強買民田充官乃為盡政宋志政和時中官

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

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

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

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

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隄退

灘租稅舉入焉所括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

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開禧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和

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侷胃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園湖爲田勢湖田之在官者皆釋焉輸米七

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

奇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

此取之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者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

命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使漁之季世金人乍和乍戰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

實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

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田買其限外所有謂明志明

之公田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明志明

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爲民害者莫如皇莊及諸王

勳戚中官莊田爲甚憲宗以沒入曹吉祠地爲官中莊

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弘治二年戶部

尙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其地萬二千

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其地三萬三

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

物汚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

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

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

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武宗卽位踰月卽建皇莊七

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世宗初給事中夏言極言皇莊爲民害自是正德以來

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時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屬丈地徵稅旁午於道

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徙置苑中養

鹿因收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

擊西域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集解引李奇說畜牧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

一充芻之是也若但得母馬之息所獲幾何又非旦夕可

冀何能充新秦中耶師古掩取薛瓚說而謬

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後魏志太和十二年有司上言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

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

物市牛料給令其肆六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

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民足矣唐之制至

唐始詳通典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

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羅州鎮諸軍者五十

頃爲一屯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

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

各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簡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 應用牛之處土軟者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其大麥蕎麥乾蘿葡等准粟計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六典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 宋志端拱中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四引易河築隄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畜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為制置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武官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事幾為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送闕下議者乃息堯蒲屨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

漢書疏證卷十七 書

於陳許鄧穎暨蔡宿者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議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道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收三萬斛因可收十五萬斛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命懸於天水田之制由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嘉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覽奏元史虞集集傳集論京師特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受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明史稿徐貞明傳上直隸水利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

漢書疏證卷十七 書

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
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
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
之水惟泄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
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
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
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害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
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
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
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

漢書疏證卷十七

謹

權毋阻浮議須以歲月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緩其征
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召來南人許其占籍俟其
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西北儲蓄常充國計
永無絀矣貞明還朝御史蘇瓊徐力言其說可行給
事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尚書司
少卿賜之敕令往勸議時瓊方奉命巡關復獻議曰治
水與壘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壘者畿輔為患之
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乘乾津沱發源於
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濬源於乘乾津沱發源於
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
二百里小亦四五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為瀉鹵
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潘河以決
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繳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
並下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
分合條例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力贊之因採貞明

議疏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為殿最聽貞明
舉動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
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
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做古孝
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
成還官早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
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十三年遂命貞明領監察御
史兼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
為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
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勦戚之占田者恐水田

漢書疏證卷十七

美

與而已失其利爭為蜚語聞於帝帝惑之卒罷按屯田
之事誠善矣漢唐全盛則趙充國韓重華以足軍儲而
壯邊勢魏晉兵爭則棗祗鄧艾以救饑乏而圖敵國然
唐宋以來中原西北之地沿江襄漢之間建置不少迄
無大利或以得不償費宋志天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
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為緡錢九萬餘
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為緡錢二萬餘石為緡錢九萬餘
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兵俸廩官
廢以給貧民元豐七年知大原府呂惠卿願五縣耕牛
者凡得地五百餘頃新置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
與民之無力及夏人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
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
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棊橋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

束又保甲守禦費縉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
五百顧牛千具皆強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
草十萬二千束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
至今未償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東詔諭惠
卿毋蹈或以所在擾民紹興三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
前失渠溉田七千餘頃大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墜廢今先築
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未種糧令
河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亡隆興
初有詔募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
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
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
或遠數百里徵呼以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
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
修長大二渠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
終不可耕也此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
食則老弱飢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
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
率皆獲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旋開輒罷蓋主其事
取其餘以輪官實為兩便詔從之

漢書疏證卷十七

五

者皆帥臣貴官於土物素不諳悉於經費了不計會欲
高坐從容以求集事所督委者率皆羸官下材因剋侵
以自利不能如羊杜之恩信感字樂盡羣力不能如鄧
艾之身服烏衣與同辛苦非若任峻之措置一心旁無
雜撓非若韓重華之周視山川瞭若指掌始也司計者
責效目前屑屑於所費繼則主籍者便同正戶汲汲於
徵科則何以招徠農力制御姦暴地利盡墾官事如家
哉此所以徒見其擾民而無驗於利國也蓋屯田之法
即古者井田之意最錯論之最當矣勞堪憲章類編按
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郡
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實
效惟我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所有開地

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
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其數則外而遼東一
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
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有奇推之於南北二京陝西
山西諸省尤極備焉然歲久幣生嘗聞禮部尚書劉定
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
賦之後侵欺移用又有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
市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
能校倉庫之實大學士楊一清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
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
又貧難莊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布未免將身
佃戶一年顧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
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
之拾糧則斯幣也方今正熾也

天下亭亭有畜字馬

宋史兵志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
以備官買

漢書疏證卷十七

美

器苦惡賈貴

鹽鐵論水旱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物

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幣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
得獲者少又曰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糲淡食

不敢言輕賦法矣

史記作擅徐廣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何焯校
此刻輕者傳寫誤也正作經

置平準於京師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

收而物價騰躍騰躍則商賈俾利自市俾利自市則吏
客姦豪而富商積貨貯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
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宋哲宗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
準務

以復終身不復告緝

入粟賜復者不申告緝也史記無下復字

共奏罷酒酤

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鹽鐵論輕重大夫曰以心計參國

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則酒權亦弘羊所建也王莽以後

因其廢穀但禁釀而已不權酤也冊府五百陳文帝天

漢書疏證卷十七 堯

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

奏立煮海鹽稅及權酤之科周末官置酒坊隋文帝罷

之唐代宗廣德二年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

納稅德宗即位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

一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釀薄私釀罪有

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貞元二年十二月度支請

於京城及畿輔縣權酒每斗權一百五十其酒戶並蠲

免差役從之通考獨淮南忠武宣憲宗元和六年京兆

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

均率通考十二年戶部奏准敕文如配戶出權酒錢處

配戶出錢者即便權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
米糶時價收剩應額足即止按此所云則官取收權錢
而復自開坊長慶元年正月制權酒錢已分配百姓處
一色兩徵也

又置酒店官酤并諸色權率切宜禁斷武宗會昌六年

限揚州陳許江州襄州河東五處權釀浙西浙東鄂岳

三處置官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聞嚴酷一人違法連

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怨咨宜從今以後如有私酤酒

及買私麴者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所犯之

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按官自酤酒則并禁私

麴乃與反逆同科也後唐時孔循因此詔令則私酤私

麴法而殺一家民生艱難可為哀歎梁開平三年十一

月勅許諸道百姓自造釀官中不禁後唐明宗天成三

年詔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

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釀酒供家長興元年止徵二文

自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麴法凡犯五斤以上者

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世宗顯德四

宋志官釀自春至秋酤成即釀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

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候夏而出謂之大酒

今常州宜與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秬糯粟

及麴法酒式皆凡官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至道二

諸州收權課銀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銀錢一百

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

未權課銀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銀錢增一百

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皇祐

中酒榷數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六萬六千一百九十六 通考孝宗乾道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產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即是兩稅之外別生一稅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權而此稅不除反為民害乃檢乾道敕令禁止抑買 諸路未盡禁酒京師禁始太平興國二年開廣至今無禁酒化四年勅令諸州以茶鹽酒稅課利送納軍資府於是稍嚴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勅諸州稅務自今後將一年都收到錢仍取端拱至酒化元年三年內中等錢數立為租額比較科罰則酒課立額自此始慶歷二年開九月初收增添鹽酒課利錢歲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餘貫上京則酒課上供始於此熙寧五年正月令官務每升添一文不入係省文帳增收添酒錢始於此崇寧二年令官監

漢書疏證卷十七

聖

酒務上邑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錢贖學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價錢升五文三以其錢贖學則崇寧贖學添酒錢也五年二月罷政和五年十二月令諸路依山東酒價每升添二文六分則政和添酒錢也建炎四年十一月曾紆申請權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計一分提刑司權管則建炎添酒錢也紹興元年五月六日令諸軍賣酒虧折本錢隨宜增價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清計一分隸經制至是州郡始自增酒價而價不等矣又令添酒錢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三年四月令州縣酒量添三十分作一百五十分文足五年六月州縣酒量以上每升各增五文隸總制司六年二月又增升十文以四州州用六文令項權管是為六文煮酒錢七年令諸州增置戶部廳軍酒庫一所以其息錢三分留本州充本餘錢應副大軍月椿每增十文足并臘蒸酒酒息錢八年令兩浙諸路煮酒增十文足并臘蒸酒增添五文內六文隸總制九年七月都督府申請權添煮酒十文內四文本州糜費六文激貴庫拘收是為六分煮酒錢而又有發運使造船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舉司添酒錢不以上下色升一文不知所

始紹興十一年并為七色酒錢禁經制而坊場各課亦數增長與蜀之折估不與焉則紹興添酒錢也酒政之為民害至此極矣 元志元有酒醞課世祖至元二十二

年三月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

布帛不可尺寸分裂

晉志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費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

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

則國豐刑省於是為便明帝乃更立五銖錢是魏世不

用錢之幣可見貢禹之議非也 惟元世不用錢 然亦以鈔轉易

漢書疏證卷十七

聖

以周錢有子母格權

周書大匠解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

行旅使無滯

文曰大錢五十

泉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

有泉字諸畫並方者 宋藝文志農家類 張台泉錄一卷

契刀五百

張台曰台有此錢但薄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李孝美

曰其文鑄成非陷金也錢姑欵識考契刀二字在周郭

五百二字在柄長二寸字並陽識清波雜誌歷代錢譜十卷紹聖間李孝美

撰所

錯刀

欵識考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于一刀陰識以黃

金錯之平五下陽識

文曰小錢直

欵韓嘗見小如榆莢而銅質精好文分明非如宋二銖

之流也泉志李孝美曰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

與食貨志所載不同按周官注並作泉字又云泉或作

錢泉府注鄭司農云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檀弓注古者謂錢

漢書疏證卷十七

罌

川。十

曰泉知漢時謂錢曰泉也此志文作錢錢文作泉不可

拘耳

一流

集韻美金謂之鑿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銀之品有紋如

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

元龜岨冉

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注純

緣也謂緣甲頰也干歲之龜青鬣鼈人注互物謂有甲

蒟蒻胡即頰說文頰頰須也龜之蒟蒻即著頰邊處

耳

為大貝十朋

集解虞翻曰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

十朋之龜按莽通目元龜以下類並十如爾雅美其名

耳蘇林解非也

大貝至小貝

釋魚貝大者鮪小者績尚書大傳貝如大車之渠渠輞也

御覽七百相貝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

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於漢武

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

助初學記引嚴助相貝經蓋此書因嚴助而傳即冠嚴助名耳

漢書疏證卷十七

罌

川。十

漏度不得為朋

邵晉涵爾雅正義貝之小者本草別錄謂之貝齒圖經

云長寸許色微白亦有深紫黑者唐書南詔傳以貝市

易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元史食志雲南酒課以取明

史雲南溪處甸長官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暹

羅國交易用海貝一統志雲南用貝以一為庄四庄為

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雖租稅亦用之

大布

欵識考作大布黃千字古衡字作橫橫亦作黃疑非也

隋志周武帝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

收商賈之利宣帝大篆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

厚布

欵識考作序布四百長一寸八分云莽十布收藏皆全

獨此可以證史書傳寫之誤

皆用銅殺以連錫

連與鉛聲同李奇云鉛錫璞者是也說文云鍊銅屬取

大概耳廣雅玉篇並云鍊鉛礦也集韻一曰廿也宋史志凡鑄

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

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申為三司判官建議

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

漢書疏證卷十七

鑒

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

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流澁

而多不就工人苦之逾月裁得萬錢賈誼云冶鑄銅錫

為錢敢雜以鉛鐵他巧罪黥觀此知古今鑄錢之法類

師古既知下文有錫鍊不得為錫獨不知有銅復以鍊

銅雜之不通如此

樂語有五均

樂語曰虎通引之按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

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孔晁注均平也言早暮一價樂語又本於周書

也

五五均官

宋志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

之說巧假官錢為本秦鳳路經畧司以川交子新唐志商賈至

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

方台券乃取之號飛錢宋志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

唐之飛錢初真宗時張詠鎮蜀蜀人鑄錢重不便貿易

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

年為二十二界物貨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

事時王安石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

之時故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五年遂詔出內

帑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先是有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

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

易司擇通財之官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京置市易

官漢書疏證卷十七 鑒

通考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牙人內行人令

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

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至務中投

賣勾行人牙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

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

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

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一分半一年納即出息二分若

非行人見要務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

買隨時估出賣以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

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錢

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物合三司應副七年三司使曾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十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慶盈餘是挾官府為兼井也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往兩浙販紗皆未取息臣以為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亦恐唐虞三代所無也宋志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作中糴入務立詭名難之白輪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勿得至他鄉名為留難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者謂之市利錢以吏鄭使奏議後云諸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幣於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取專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例錢十文

漢書疏證卷十七

罷

推恩有差宋志元豐六年罷諸錢若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州當并州縣紹聖四年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高宗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按今之始於宋之市易今稅輕者謂之小抵亦曰抵押攻冊府七百八十七梁致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芒就州長寺庫質錢後贖芒還於芒束中得五兩金送還寺庫則晉宋以下已有質庫也

皆各自占所為
宋手實法本此通考熙寧七年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勅造簿委令佐責

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且田野居民者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挾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刊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其法官為立定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

漢書疏證卷十七

案

會通縣役錢本額而令所當輸書其數御史中丞鄧綰生之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為供家之物則有餘羨不免須買與人則商家有告許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關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隱者趨責報怨而公相告許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未善可知矣十月詔罷之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宋志嘉熙三年臣僚言令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

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按莽之令與宋之幣正同也但莽自取之而宋託名官價自唐德宗宮市之害止於京邑宋則徧及州郡矣明代僉商采辦之害亦如此明志先明任上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世宗二十七年戶部言富商規避役者皆貧弱下戶請覈實編審萬曆中漸增三十萬鋪戶之累滋甚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為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鈎若盜緝姦

漢書疏證卷十七 兇

為物上中下之賈

唐書劉晏傳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之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宋志元豐七年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泉府注云貸萬泉者其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按宋市易之息又酷於王莽通考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

宅或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因係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目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千萬緡宋志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置四抵當遺官亭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民便

惟酒酤獨未幹

所遺利惟茶替而已唐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言

漢書疏證卷十七 辛

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貞元九年張滂奏立

稅茶法冊府四百九十三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收貯若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未嘗以拯贍按唐之初額不過四萬貫攷宋志至道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未增四十餘萬貫通考蔡京議改茶法言自祖宗立額權之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是比唐十倍過之又鬻唐於晉州置平陽以取鬻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五代以來復勅務置官吏宋因之定私販河東幽州鬻一兩以上私鬻者三斤及盜官者至十斤者棄市

一釀用麴米六解麴一斛

麴米糲米未精穀者也齊民要術言釀法多少不等詳

當傳

改作貨布至闊廣二分

外府注引王莽貨布無間廣二分四字疏謂漢書文直

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圖好徑二分無奇廣八

分半足枝長八分十一字然此文不如賈氏所云或後

人因鄭注增入不則所據本異也泉志張台曰以今尺

量之得寸九分日知錄頃富平民捨地得貨布一器所

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

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

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

泉志張台曰此錢今世見有徑寸四分重二十四銖者

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玉筋篆者有傳形者有肉郭重

文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

闊緣細緣不少於五銖按張台所言皆非莽泉也

豬突稀勇

皆保養軍馬

此宋保馬法所因通考熙寧三年河北察訪使者曾孝

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

乞參考申行而戶馬法始此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

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

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

漢書疏證卷十七

華

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

監收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

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

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

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

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

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

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

諸路矣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

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以爲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

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廉

費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

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

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

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圍之大計不當專以一

時者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

一馬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

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折米而輸或

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

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

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

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千三百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

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

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

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

獨斷之審也元豐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馬錫其

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

漢書疏證卷十七

華

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
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翟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
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
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
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熙寧五年所行
七年所行者保馬也按漢武令天下亭畜馬卽戶馬之
法莽令公卿以下至郡縣吏養馬卽保馬之法戶馬之
令猶是量其物力而宋志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
匹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尋詔以兩路
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

漢書禮書卷十七 書

而實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憲章類編洪
武初命畿甸之民養馬二十三年正月詔增江北養馬
人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
一馬江北鳳陽廣州等府濶和二州止一戶養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永樂
十三年上諭行在兵部尙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
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
議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
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明志其民牧皆視丁田
授馬始曰戶馬既日種
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孽生不及數輒賠補歲正月至六
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報重駒歲終
考馬政凡壯日兒牝此驟兒一驟四爲
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太僕掌之洪熙元年正月
諭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罷給朝覲

官牧馬初兵部尙書李慶以民間困於牧馬乃請每官
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孽生准民間
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備所府州縣正官給兒馬
佐貳首領官給驃馬俱從大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
寬畿內之民遂下令榜示中外大學士楊士奇奏請
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讓與民同非貴賢
畜之意請內批罷其事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
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命士
奇草勅 成化五年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
一比較實限
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
年山東河南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明兵志成化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馬價是時
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
民不擾者以爲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
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

漢書禮書卷十七 書

馬愈削民愈貧請救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
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北魏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轉貴
民牧民年十五卽養馬太僕少
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馬丈
升爲兵部尙書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
四之二年納駒著爲 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
令時弘治六年也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
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
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
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
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請養賣各半
從之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萬曆九年始上

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
賣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馬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爲
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於馬戶害民不減曩時日保
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愚則曰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
耳夫塞下田不少也州縣曰稅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
廣矣然不過祿藩廩兵而已夫祿廩所需者金與粟也
金玉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珠也移中州之金以祿藩府
出所糴之粟以廩兵不必取足於租也而合郡縣衛所
之糧行保馬之法所足爲其科十戶保一馬可也
寬其力二十戶保一馬亦可也其租夏爲芻菽若干自
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租夏爲芻菽若干自
秋租冬爲芻粟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驛馬之例
以一資補之直從征久者民全科歲漚者民半科有
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
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
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

漢書疏證卷十七

羣

七

續志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通典職官十七宋氏以來州郡
秩奉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有無定准永元初詔二品
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
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
祿皆入前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秩所載俱不
明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奉祿每季一
請至十年議定民官依戶給俸本史又曰初邊方小郡
六尺絹歲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正爲一秩從一品
不滿足七百正爲一秩二品六百正爲一秩從二品五百
七百正爲一秩三品四百正至從九品二十
正以下依此並四分之二

四正六正爲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
者優一秩平等者守本秩間者降一秩長兼按自晉以
有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不給祿
隋文帝時嘗以百條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厩錢收
息取給工部尙書蘇孝慈以爲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
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大唐武德中
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
俸祿之制其俸錢京師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
典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
諸州上戶爲之准闔防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多
少而分給焉新唐志貞觀十五年依武德初置公廨本
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
所主纔五萬錢按通典大率入捉五十貫以下四
十貫以上此志添易續字不便通以下
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
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
太學高等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屢
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
復給百官俸通典二十年復依故制置公廨給錢爲之
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買易收易以充官
俸永徽元年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按通典以
諸州租庸
脚直充依舊令高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
戶及典正等掌之

漢書疏證卷十七

妻

八

者常食餘為百官俸料公廨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鷺田宅以免責者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光宅元年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職事官又防闈庶僕俱滿歲而代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闈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開元十年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十八年復置通考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百

漢書疏證卷十七

妻

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提隨月收自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為不可脫削矣於時祠祭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錢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册府四百八十四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制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驛三月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諸收利充使課役新書叙事往往凌駕倒置疑誤後人諸司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議者以兩省尚書省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取官之體册府五元元年禮部尚書李齊運奏當司本錢至少厨食不免關絕請准秘書省大理寺例戶部關職官錢二千貫文充本其後宰相李珣楊嗣復奏堂厨食利錢擾民煩碎

罷堂厨捉錢官量入計費册府五百七開成三年七月錢後歲月滋久散失頗多或息數倍恩放免或人戶通欠無處徵收如關尚書丞郎官入省日每事關供須議添助除舊賜本錢徵利收及吏部告身錢外宜每月共賜一百貫文准前收利添經用四年宰臣李珣奏堂厨食利錢一千五百貫文供宰相香油蠟燭捉錢官三十人煩擾百姓今勘文書堂頭共有一千餘貫所收利亦無幾臣欲總收此錢十年之後用盡直令戶部借給亦得楊嗣復曰百司食利實為煩碎自貞觀以後留此弊法乃奏宰臣置厨捉錢官並停其錢付堂後驅使官置庫如掌破用又河中觀察使孫簡奏准救書節文量縣大小各置本錢逐月四分收息宋史職官志唐貞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唐志李泌為相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外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糧米二鹽三私馬四手力五隨身六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

漢書疏證卷十七

妻

編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僖昭亂離國用窘闕至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令全給後唐同光初租庸使孔以軍儲不充百官奉錢雖多而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俸復從虛折周顯德三年復給實錢宋乾德四年詔曰州縣官奉皆給他物頗聞貨鬻不允其直責以廉隅斯亦難矣漢乾祐中置州縣官奉戶官本課戶為尹册府五百六漢乾祐三年七月勅節文諸道州府令錄判司主簿宜並等交與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差置三千戶以上縣令逐月一十貫文主簿六貫文二千戶以下縣令八貫文主簿五貫文一千戶以下縣令六貫文主簿四貫文州錄比上除二稅外獨其他役周顯德始革其制自今宜遂處

置回易料錢戶每本官所受物凡一千分納兩戶恣其貿易戶輸錢五百錫役之令悉如漢詔所賦官物令諸州計度充一歲所給之數與鹽同並給之其萬戶縣令五萬戶州錄兩京司錄舊月俸錢二萬者給四十戶悉是為差簿尉及戶法據舊月俸六千者增一千如其所增之數給與奉戶按開國之初乃襲前代之故事是時宰相趙普不學無術耳太平興國元年罷天下奉戶其本官奉錢並給以官令貨鬻及七分二年二月詔諸道所給奉職州縣官奉錢給一分見錢二分折色令通判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奉錢舊以二分者自今並給以實價端拱元年詔半給

漢書疏證卷十七

堯

錢半給他物真宗即位以三司估百官奉給折支直率增數倍詔有司重定率優其數三年九月詔羣臣月景德四年詔掌事文武官月俸給折支京師每一錢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按祿奉所以代耕而僮估雜物使其折開則是富有天下而與之競錐刀之末一不可也士大夫不親部事而使貨鬻官物為買監之事尤不可也考奉祿之制漢但給錢米斯為得矣嘉祐始著祿令元豐一新官制職事官職錢以寄祿官高下分行守試三等大率官以祿令為準而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并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既請大夫奉又給郎官職錢視嘉祐為優矣至崇寧間蔡京秉政於奉錢職錢外復增供給食料支本色餘執政皆然視明志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元豐制祿復增倍矣

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化二年每石折鈔十貫七年從戶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按正一品俸支八十七石千餘文從九品支五石俸者僅得布四疋七尺直錢直錢五六十而已則并此不給亦無害也日知錄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十餘貫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以一身計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

漢書疏證卷十七

李

漢書疏證卷十八

吳 沈欽韓撰

郊祀志

六宗

此卽月令之天宗鄭據大宗伯職實柴燹燎所祀得之後魏孝文帝以上帝卽五帝是一時之禮通典取之他說紛紛並是無稽詳見續志

五樂

五帝之樂也尙書大傳舜巡狩樂正定樂名貢八伯之樂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于五此五嶽之事也

漢書疏證卷十八

亦是一義

一暮大拱

呂覽制樂成湯之事有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與此同惟作湯爲異書大傳說苑敬慎篇並作七日大拱以爲武丁時韓詩外傳作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傳記各異當從書序作太戊昏生旦拱理尤怪矣五行志作七日爲是

中雷

韋昭注卽月令鄭注彼正義云庾蔚之云複謂地上累土爲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

浙江書局刊

嚴曾鑑校

樊 熙校

褚德儀校

漢書疏證卷十七

李

川上

以後因名室爲中曾也劉熙釋名古者窳穴復室之雷
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曾下之處也按古制上棟
下宇其形似蓋故穿溜之處適在中也

其牲用駟駒

按周禮正祭皆無用馬牲之事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
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猶送也則遺奠
始用馬牲校人職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
云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歟竊謂喪祭
之馬牲當亦告于所過山川祭畢因并包之入墓耳是
古禮僅用之沈辜祈禳或以盟誓高帝刑白馬而盟漢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二

武帝幸瓠子決河湛白馬玉璧是也至匈奴殺馬以祭
天戎狄皆然魏書禮志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元史郊祀
志冬至用純色馬一然則秦乃循西戎之俗也

立時郊上帝

說文時武帝所基址祭地按此卽禮經之郊兆俗訛名
耳小宗伯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周之故
都所在有之而司馬遷不通經術乃以爲神明之隩諸
神祠皆聚不亦陋乎

名曰陳寶

文選羽獵賦注太康記曰秦文時陳倉人獵得獸若菟

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橫弗述案陳引列異傳云
食死人腦水經注三十一秦文公
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子曰橫弗述亦語曰彼二
童子名爲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橫弗述
逐二童子化爲雉雌止陳寶化爲石雄如楚止南陽也

按臣瓚所云葉君卽其止南陽之雄者宋書符瑞志其
後光武興于南陽也

磔狗邑四門

風俗通俗說狗別實主善守禦取者四門以辟盜賊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梁書許懋傳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三

幸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續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
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
應傳啟湯不應傳外景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
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
不絕父歿子繼也舊書伏羲禪云云黃帝禪亭亭皆不
禪奕奕顛頊以下禪云云亦不禪亭亭禹禪云云周成
禪社首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直當謂封禪
禮說各有所本
不足辨其得失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載得二千餘主
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越人以前人心淳朴不

應金泥玉檢結繩而治未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妄分爲二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

上與耳之山

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與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矚然視公曰寡人大惑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祛衣走馬前疾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四

四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與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滕桓公立拜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此

登熊耳山

元豐九域志鄧州內鄉縣有熊耳山

一茅三脊

册府元龜封禪門三十六開元十三年四月撫州三脊茅生

設射不來

設射下史記有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此刊

落之愈不可通按太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攷工記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云云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易曰不寧方來大射儀用樂奏狸首注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是固王之

賓射葭弘適爲此禮而史遷謬云物怪若壬子年妖妄之語班氏不加是正何經術之疏乎御覽七百三十六韜

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五

五

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巳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貢此亦狸首之辭乃知傳說襲謬皆起于周衰禮廢矣

而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

按周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姚氏考春秋後語在周顯王齊宣王時顏

率東借救于齊是九鼎在東周也周本紀周君王赧卒

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則遷敘事自相乖謬以

理推之周鼎至重何得輕齋往宋從河南府卻至徐州

一千二百里乎墨子耕柱篇夏后開鑄之於昆吾卜于

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然則鼎之淪泗水將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耶愚謂九鼎之亡周人自亡之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為宗社之殃又當困乏之時周人銷毀以為貨謬云鼎亡耳若周本紀秦取九鼎其誤固不待言也左傳正義其鼎有正義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兩書雜出不類如此

黃龍地蟻見

册府元龜二十有大蟻如羊大蟻如虹

祠天齊

元和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六

祠蚩尤

續志注地道記曰東平國壽張縣有蚩尤祠皇覽曰蚩尤冢在壽張闕鄉城中闕鄉即監鄉聲相近續志云東平陸有闕亭與壽張界相接耳水經注皇覽曰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為蚩尤旗

陰主祠三山

輿地廣記萊州掖縣有三山按後文亦作參山知非三

神山也寰宇記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海之南

祠之采山

元和志在登州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里

祠盛山

元和志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魏志田豫邀截吳船于是山即知其斗入海也

之萊山

元和志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里

而宋毋忌

魏志管輅傳安平太守王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索隱曰澤國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藝文類聚八引白澤圖正同御覽八百八白澤圖火之精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七

曰畢方寰宇記鄂州多有火災占之曰東南聖水

正伯僑元向羨門高最後

索隱云最後猶言甚後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何焯曰最後是指左傳子後按此本易曉而師古謬以為人名孔穎達疏左傳右杜斥服氏為不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典移于小顏當矣

形解銷化

御覽道部寶劍上經曰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道學傳淺劣則入下階滅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德功多少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白日去曰尸解夜半去曰尸解向曉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替骨有頭斷從一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

旁出者列仙傳司馬季主首足異處以所作劍兵解法
兵解則不得在太極神仙傳鮑叔夜音
示迹東市而有形存而無骨者按此所謂真詰運題象
實兵解耳

曰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
之際去者謂之地下主者裴君曰文解地下主者一百

四十年一轉武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
得進補仙職又云劍解之法上宰總真西域王君昔受

于紫陽公施行道成
此三神仙者其傳在勃海中

列子湯問篇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五山岱與
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波上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八

下帝恐流于西極失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鼈十五
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於是岱
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
計今按岱輿員嶠已失故但云三神山也

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

列仙傳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見與
語三日三夜賜金帛度數萬千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
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
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按盧生未嘗入海
大為虛妄御不能
彌縫小
缺漏

薄山者襄山也

襄山記作襄張守節音色眉反楊雄河東賦瓜華踰襄

作襄是也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則非華山以

西之山也徐廣張守節皆正其誤按寰宇記云中條山

在陝州芮城縣北十五里自河中府東至當州靈寶縣

界次入平陸縣南望太華北瞻壺口此山薄狹而延袤

故謂之中條亦曰薄山水經注引山海經作蒲山蒲薄

轉云統目總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楊雄河東賦注襄山

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襄山與薄山相接實非一

山皆不得在華山西顏師古以閩鄉之南山當之是南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九

北迴殊真妄人耳

岳山

此即垂山之誤

吳山

冊府元龜四十唐肅宗至德二年帝在鳳翔改汧陽郡

吳山為西嶽以祈靈助按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注

嶽吳嶽也大宗伯疏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

嶽為西岳吳山稱嶽由來久矣

湫淵祀朝那

一統志朝那湫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

長水

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按水經注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長安志萬年縣荆溪兩京道里記曰荆谿本名長水後秦姚興避諱改通典禮三先天二年十月講武于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列大陣于長川即此顏師古不明出處聊云源流長也如此即何煩解注

汧洛二淵

元和志汧水在隴州汧陽縣南一里洛水原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慶州洛原縣北三十里鄭州洛交縣南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十

一里二淵即華池水黑原水也輿地廣記鄭州洛交縣三川鎮元魏為三川縣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所會為名慶陽府志華池在合水縣東北一百里

鳴澤

武帝紀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彼鳴澤固在涿郡道縣此云以近咸陽則非涿郡之鳴澤也水經注六濁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西山經陰山濁谷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

蒲山

寰宇記涇州靈臺縣蒲川酈道元注水經云蒲水出南

山蒲谷

九臣十四臣

月令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管子輕重甲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醢蓋此類也通典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諸布諸嚴諸逐

爾雅祭星曰布淮南汜論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注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諸逐蓋絕後無主之鬼逐食者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十一

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

周辟雍故地故曰辟池所祀者滿池君也程大昌雍錄梁載言十道志鎬池亦曰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五月嘗駒

月令仲夏天子以雛嘗黍注云此嘗雛也此殆雛字之誤宋史志宗廟薦新仲夏嘗雛以黍

木寓龍

史記作禺索隱音偶謂偶其形于木按管子海王篇食鹽禺筴之商日二百萬注禺讀為偶史記孝武紀正作木偶馬李奇解非也

通權火

宋史禮志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

房中

後漢桓帝紀壞郡國諸房祀樂巴傳巴悉毀壞房祀理泰注云謂為房堂而

東君雲中君

東君即東皇太一

巫祠

詛楚文云有秦嗣王會于不羆大神巫咸此秦舊典也

漢書禮記

卷十八

五

族人炊

族人別一神祭法有族屬禮器注老婦先炊者也特牲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雍彝

司命

風俗通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

立靈星祠

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風俗通辰之神為靈星以壬辰日祀靈星于東南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

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又有二十五家為社則書社是也各自逐便置社下注謂隨其豐儉何消說

祠稷以羊豕

風俗通未之神為稷以豕未日祠稷于西南宋書禮志漢魏有官社無稷故帶二社一稷漢書儀官太社及太稷一歲各再祠太親會常以一木車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漢書禮記

卷十八

五

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于郊故曰郊

按此則夏四月雩祭五天帝非正月之郊也草昧之謬如此

刺六經中作王制

盧植據以斥四十九篇之王制正義云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亡周之後也列國各開其阡不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案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劉向未嘗

以八四十九篇也若果時王所為戴慶三家恐亦未肯傳習

日卻復中

冊府元龜二十二日中有王字風俗通正失篇文帝立

符瑞為代王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劭云即位時已

昏夜日不再中按文帝兩傳日再中事又御覽八十春

秋演孔圖云文帝戴玉英光中再釋書之妖妄與新垣

平等

後常三歲一郊

宋書禮志明帝泰始六年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百發

漢書疏證

卷十八

西

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疏數

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齊書禮志尚書

令王檢議武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

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魏晉因

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隋志梁武帝南

郊常與北郊間歲通典後魏陳制亦以間歲北齊每三

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後諸儒定

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

上辛後周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不言歲祭隋高

祖為圓丘再歲冬至之日祀孟春上辛祀感帝通典大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圓丘孟春辛日祈穀祀感

帝于南郊通考宋初因舊唐制長編曰太祖南郊凡四

按宋史禮志圓丘祈穀雩祀明堂謂之常祀其天子親

行者實三年一郊也高宗紹興十三年臣僚言自南巡

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

大禮詔建圓壇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終高宗就三

年之例猶有不能如期者如理宗四十一年裁一郊明

史禮志每歲所常行者四祭與唐宋同

碓氏館

史記作礮按字不當從石當從如淳讀元和姓纂十二

漢書疏證

卷十八

五

齊有遫姓云今同州澄城縣多此姓自云銅鞮氏避仇

改亦單姓蹄蹄即鞮

先後宛若

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妣言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

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或曰先後漢武帝故事太平

二百九 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祠

竈後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臘日晨炊而竈

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

暴至巨富西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

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以己丑日祭之得福

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

晏子雜篇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筵齊桓公時無柏寢金樓子立言篇云齊桓公臥于柏寢又本此而調說

少君病死

葛洪神仙傳少君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聞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乍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觀之并使人受其方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後忽使屍所在按此事劉向所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夫

州

不屑言又出葛洪之徒妄造也抱朴子論仙篇以為出漢禁中起居注又云董仲舒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神仙傳復云董仲舒服少君藥乃身輕體壯是又援儒入墨之比矣

奏祠泰一方

楚詞九歌有東皇太一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宋均圖注北極神之別名石氏星經亦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薇宮門外承事天皇大帝古文苑黃香九宮賦云伊黃虛之典度存乎文昌之會官屬華蓋

之歲疑依上帝以陰氣提攝攝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綱

又云左青龍而右蒼龍前七星而後騰蛇徵太一而聚羣神趣熒惑而叱太白然布行九宮自謂天帝非謂太

一一星可徵矣隋志梁南郊從祀太一天一位五官神

下開元禮圖丘壇外第一等祀五帝唐舊志天寶二年

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

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

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

符正北曰太一西面曰騰蛇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

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一四為上六八為下符于

漢書疏證

卷十八

老

州

禮甲四孟月祭尊為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玄宗親

祀之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與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見祝版九片陛下親署御名需臣臣

乃降為中祠祝版稱皇帝不書會昌元年太常卿王

起等議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官古本作蕭官五行大義

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

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公其神

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

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

天禽其卦離其行火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

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

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
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按王疎素問注此九星即北斗
九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生飛于
中數轉于極範圍亭育有助昌時請自今以後即用大
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惟御暑祝文以社稷為本
伏緣已稱臣于天帝無二尊故也敕旨依付所司至宋
有九宮太一又有十神太一夢溪筆談十神太一一曰
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
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
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宋志作直符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宋志作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末
一按星經太一只一星未 宋史禮志景祐二年學士章
知流俗何以名為十神 得象等言司天監生于淵役人單訓所請祀九宮太一
依逐年飛移位次之法案郊良遇九宮法有飛棋立成
圖按宋藝文志作郊良玉三元九每歲一移推九州所
主災福事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聖
己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
元豐中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禮儀九宮貴神祝文
稱嗣天子臣某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為比請依祀議
為大祀其祝版即 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按漢武
依會昌中故事 始祠太一一位唐天寶初兼祀八宮謂之九宮貴神漢
用積凡七日而止唐祀類于天地今春祀九宮太一用

羊豕其四立祭太一宮十神以素饌加酒十神太一九
宮太一與漢所祀太一共是一神而所薦殊異似非禮
意詔禮官詳定依舊制有東西中三太一宮皆五福太
一居首雍熙元年甲申歲五福太一入東南巽宮時修
坤位修西 東太一宮天聖元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
太一宮 按筆談云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
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
謂之小遊太一此出于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
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基為失序熙寧中初營
中宮太一宮熙寧四年司天中宮正周琮言五福太下
一移入中宮詔建中太一宮崇禱觀 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令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末
為後殿各全其尊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
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按沈括稱最尊之太一即
漢所祠者耳然謬忌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經典有明
文歷代郊祀反謂太一之佐是以太一為天之最尊者
也大宗伯疏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
明者為太一之先合元氣以布斗當是天皇大帝之號
也鄭云天星北辰耀鬼寶又云昊天上帝又一名大一
帝君帝君通解 引作常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會昌一品集論九
宮貴神合是大祠狀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
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

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人神和而王道平
開八通之鬼道

續志注引黃圖上帝壇圖八軀辟神道八通廣各三十
步

天一地一泰一

册府元龜五百九十二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天一掌八氣

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機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

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

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一星天一太一參居

其間宋史天文志天一星太一一星在紫微宮門右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羊

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在天一南相近一度天文志陰德或曰天一

淮南天文訓太陰或曰天一

常以春解祠

春官男巫招弭以除疾病注弭讀為枚招枚皆有祀衍

之禮論衡解除篇祭祀之禮解除之法眾多非一旦以

一事效其非也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

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

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按此

則解祠者祓祠之祭也

破鏡

述異記猊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孟康謂食父
非也禽獸本無父

冥羊用羊祠

東山經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其神狀皆人身而

羊角其祠用一牡羊

武夷君

寰宇記武夷山在建州建陽縣北一百二十八里顧野

王謂之地仙之宅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得名

又郡國志漢武好祀天下嶽瀆此山與祭故曰漢祀山

董斯張廣博物志武夷記混沌初開有神曰壘姥母子二人居武夷山後取仙立為太姥聖母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羊

陰陽使者

事文類聚江州太平興國宮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

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于庭殿因立此祠蓋此類也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南史宋孝武殷淑儀卒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

可致帝大喜今召之有少頃果于帷中見形如平生帝

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蓋巫師自有此

術不足異也太平廣記所載尤多今鎮江府人亦有此術

上有所幸李夫人卒

史記作王夫人按李廣利以太初元年為貳師將軍若

李夫人以元狩三年卒距太初之元十有五年廣利不應至此時始進用也又南粵滅在元鼎六年此志有云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而李夫人之進以延年歌北方有佳人得召見又在延年後明矣其死安得反在元狩時乎考史記三王世家王夫人者與衛夫人並幸計其始進當元光時至元狩二年卒前後後相嘗然外戚傳漢武實悼李夫人惟少翁之誅在元狩中李夫人卒不得有少翁也為傳之誤若此志無一是者史記作王夫人又是一事而兩傳之誤論衛自然篇武帝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王夫人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出而迎之忽不復見此本史記而附益之也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幸

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書

史記作手書此必阿頽寒加刊落以詭流俗也為與偽通用然寫史傳何必改偽作為以矜詭奇

又作栢梁銅柱

三輔黃圖栢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為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言與人音等

吳志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亦此類也

后土宜于澤中圓丘

按此與前文天好陰于高山下時地貴陽于澤中圓丘同謬也禮器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鄭以圓丘方澤解之是也若謂好陰貴陽何不夕日朝月蓋當時廷臣鮮有通經禮者董仲舒號為老師惟知正月上幸一郊而已其郊祀對言周公甚謬況若輩乎

文成食馬肝死耳

索隱曰論衡云文成食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括輿傳鼎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括輿傳鼎

虞荔鼎錄云高一丈二尺長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腹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册府元龜八開元十一年二月祠后土于汾陰之睢上有司奏修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一斗色皆青又獲古甌長九寸上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長樂未央按此則漢于此得鼎復作鼎以鎮之也

文鏤無款識

鼎錄曰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複篆此上

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按此云無款識未知孰誤

至中山晏温

長安志仲山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雲陽宮記曰宮南

三十里有仲山俗傳高祖兄仲所居今山有仲子廟淮

南繆稱訓暉目知晏注云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

鳴

黃帝作寶鼎三

舊唐志武氏萬歲通天元得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于

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一鼎名承昌高一丈八尺

與雍州鼎名長安兖州各日魯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大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

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買腐福

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

鐘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方令曹元卿圖畫之宋史禮志

徽宗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九鼎于中太

一宮甬為殿奉安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其色黃祭

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東方曰社鼎其色青祭以立

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東南曰國鼎其色綠

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色赤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

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晶鼎其色白祭以秋分西北

日魁鼎其色白祭以鄭居中言亳州太清宮道士王與

之進黃帝崇天祀鼎儀決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宮太一

合于漢津所上帝賜夏禹隱文同修為祭鼎儀範成鼎

書成十七卷按公孫卿進黃帝鼎書徽宗復效之其愚

又在武帝下

皆嘗禱享上帝鬼神

說文膏煮也集韻或作膏膏按毛詩作湘傳云湘

烹也是賜已具烹義下烹字當如服虔音香兩反師古

作亨音普庚反非楊雄太玄膏首次五鼎大可賜司馬

温公集注賜當作膏音

黃帝得寶鼎冕候

史記作宛胸武得寶鼎冕候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素問天元紀大論黃帝問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

漢書疏證 卷十八

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

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經統坤元九星懸朗

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

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又曰天以六為

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亦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

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

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

按此即所云迎日推策也李文貞云此一段傳聞只是

黃帝作歷事黃帝得策作歷正與取竹造律同一符應

黃帝僊登于天

抱朴子金丹篇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
仙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難和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
積玉如山勿以告之

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御覽七十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

出谷口分九州長安志雲陽官記曰冶谷去雲陽官八

十里封禪書所謂谷口也其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入谷

便洪潦沸騰飛泉激射兩岸皆峭壁孤豎橫盤坑谷懷

然凝沍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懷秋晚候

縕袍不煖所謂寒門者也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未

因名其處曰鼎湖

王子年拾遺記薰風至真人集乃厭世于昆臺之上昆

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博物志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

削木為黃帝象帥諸侯奉之

其下四方地為殿

春官神仕注云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眾算

與其居句疏云神有眾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即此之殿也殿與

綴同續志作殿云郊兆八陸陸五十八殿合四百六十

四殿外壇五帝陸郭帝七十二殿合三百六十殿是也

亦與蕤叢殿義相通用各異耳樂記其舞行綴遠注作

鄭正義綴謂鄭也鄭聚舞人行位之
處立表鄭以識之說文鄭聚也然神位亦立表鄭
依四方也宋隋志並作鄭皇帝刻郊壇博士太常引入
黑纛

其贊饗曰

春秋繁露郊祀郊祀曰皇皇上帝臨臨下土集地之靈

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

敬拜皇天之祐亦見大戴公冠按此古祝辭漢所用也今以得

寶鼎故別為辭

以牡荆畫幡

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靈或取牡荆以作六陰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未

神將符符指敵人

草木狀實滿有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

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為清角淮南覽

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注白雪

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

風俗通孝武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宋志作依

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秦侯以姓冠章耳按世本云

伏羲造瑟故小顏以為伏羲氏其實使素女鼓之則黃

帝也抱朴子言極黃帝論道養則質玄素二女
高世比德于九皇

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若春
秋繁露三代之義殷建白統與夏虞為三代而退唐于

五帝之末與高辛高陽黃帝神農為五帝推庖犧為九
皇恐非此義

皮弁縉紳射牛行事

夏官司射祭祀則贊射牲注云烝嘗之禮逸禮篇名有射

者楚語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羊擊豕册府元

龜封禪唐高宗永淳二年詔以今年十月有事嵩嶽議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美

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真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

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

事至于餘事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

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記禮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

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祠所宰牲總畢若今

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

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續志元封時封禪故事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

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

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
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金縷用五周以水銀和金
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

石皆再累舊唐志元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
之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

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立
宗曰朕今此時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

示百朕僚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

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亦合殷盛中宗紹復繼

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

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
祀岱岳謝承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美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

泰山子侯亦云小侯也御覽六百六十三劉向列仙傳曰稷

邱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東巡將至太山稷邱公

乃冠章甫衣黃擁琴來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傷足帝

必欲上及數里果如言但諱之故祠而還為稷邱公立

祠後戶梁書許懋傳曰子侯暴卒厥足用傷指此事也
肅然山

輿地廣記襲慶府州萊蕪縣有肅然山漢武帝禪廟

然即此西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按長白山在

齊州章邱縣東南三十里距泰山遠漢武非翌日所能

至非長白山也

下詔改元為元封

自此以前皆是從後追稱至此始真改元有號也後世因之其甚異者一歲則三改元如唐睿宗景雲二年改為太極元年五月改元延和至八月內禪又改元先天是也又或去號而歲之稱元如肅宗上元二年詔去上元之號但號元年每月以所建為數當時詔書但云建卯月建辰月是也舊唐帝紀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制曰潤色至于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永代而作則自今以後朕號惟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上去上元號之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平

諸侯有朝宿地

據公羊義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解左氏者義亦同之此誤也左傳正義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索隱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亂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按文心

雕龍哀甲云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然武帝豈有殺

之之理乎洞仙傳有武帝思車子侯歌疑是偽託

風俗通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

令巫祝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

巫者忽死

鷄卜

論衡卜筮篇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膓可以得兆藁葦

藁葦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初學記二十楊方五經鈎

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御覽

漢書疏證 卷十八

至

七百二 春秋後語蘇秦蠶卜隋書西域傳女國鳥集掌上

破腹視之有粟則年豐謂之鳥卜埤雅虎行以爪弄地地觀奇偶者曰虎

卜如此類者甚多明鄭露赤雅云鷄卜以雄鷄雞執其

兩足鷄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綫束

之以竹筴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視左骨為儂儂

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

竹筴長寸許偏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

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又有卯卜請鷄匠祝

神以卯投地

益壽延壽館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
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即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
書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
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
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耳師古謂
二觀非是按索隱引此不云漢書而云小觀以為作益
壽延年二觀此果何顧私定非漢書本文
迺作通天臺

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表曰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
之觀八十一尺又云通天臺徑九尺法象以九覆六高
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按彼所云明堂重屋皆謂

漢書疏證

卷十八

臺

之通天臺特漢武著名耳三輔黃圖漢武故事築通天
臺于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
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自毀椽桷
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按此妄談也

生甘泉殿房內中

韓非內儲說下燕人李季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
內中妻患之謂內楹之中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
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縑布
絲帛貧人之宅亦以
一丈為內內中空虛

乾封三年

按唐高宗封禪改元為乾封是以方士之誕漢武之愚

為舊章也羣臣無學術至此

登禮瀾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釋山江南衡又云霍山為南嶽風俗通衡山一名霍言

萬物霍然大也詩崧高疏云衡之與霍泰之為岱皆一

山而有二名也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

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于此今其

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以此兩山為名非從近

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

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此段郭注
今爾雅注

疏木脫落晉志穆帝升平中何琦論曰自永嘉之亂神州傾

漢書疏證卷十八

臺

覆惟瀾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漢百戶吏卒以奉其職
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
春釋寒而冬請冰今宜修舊典嶽瀆之域咸蒙德澤元
和志漢武帝移于江北置廟隋文帝復移于今衡州衡

山縣

上黃帝時明堂圖

隋書宇文愷議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以時
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
燥溼不能傷遷延而入之則明堂又不始于黃帝三輔

黃圖明堂黃帝曰合宮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明堂位正義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

此道里太遠

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

漢書疏證卷十八

禮

明堂

說明堂文王之廟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明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記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闕本誤九堂十二室據大戴記改淳于登之言取義于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己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為之王藻正義此下有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水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

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餘並同如鄭此言用淳于

登之說也詩靈臺正義鄭以靈臺辟雍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盧植蔡邕穎容賈逵服虔諸儒皆用大戴禮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論者合以為一體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囚俘截耳瘡痍流血非其理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

漢書疏證卷十八

禮

明堂

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玉制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庭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官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明堂以祭鬼神故

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于可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此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以上詩正義光武立明堂續志未詳制度通典以為依大戴禮也宋志孝武大明五年經始明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又經記參差傳說乖舛或以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氏注禮義生于斯按周書作維篇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五

漢書疏證卷十八

美

宮官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按周書明文此在維邑鄭注考工記玉藻樂記斯干詩皆本其義若豐鎬舊規未必然也顧命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堂疏家不推作維命篇之義故遇言明堂制如路寢東西回互諸儒又云明堂究無了義陳祥道等妄論益不足信在國之陽丙己之地三里之南至于室宇堂个戶囂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李謐護之云聖人愛羊于禮殷勤而參詳鄭氏之重之裴氏子之于禮任意而忽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其數冊府元龜五百六十三南齊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倫議也隋志梁武帝按南齊志不詳制度恐還從宋舊未可憑

欲改作明堂制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燠怒東西相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五郊也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則有左右之義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參無相干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帝

漢書疏證

卷十八

若

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殿五間以為五佐室按如梁武言則又為五堂十二室三十六戶自作意章無所依據夫聽朔布命必于明堂正以對越明神益昭嚴恭祗畏何人神混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元魏議建明堂袁翻劉芳並從五室之制魏書賈思伯傳思伯議曰攷工記夏殷周皆五室戴德記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

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五帝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若明堂是廟齊宣王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幸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攷工者多矣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立堂左个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宋

立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宋朱熹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

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戴氏九室之育蔡于廟學之議于幹蠶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北史李諡傳諡明堂制度篇曰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大廟太室之東青陽當太室南者明堂太室之西總章太室之北立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闢矣攷工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鄭氏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个弃而不顧反飾以巧詞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文出何經典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按諡誤會鄭旨謂四維各不相屬故有此疑不知五帝本台祭鄭義自謂連屬之中有四維之分交者如賈思伯立堂右个即青陽左个也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倭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按記明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何得云三室居六筵之地又鄭知四方分堂之制不可通故云居四維則每室自二筵自無妨南北七筵之制諡何據于置思也假在儉約為陋過矣為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宋

鄭學者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尚不然矣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明堂位注曰設斧扆于其上今之屏鄭氏禮圖說展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間此之亘通較然可見以世代驗之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管

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周堂大于夏室見又云

室中度以几而復云凡室二筵不以几還自相違賈疏

中坐時憑几堂上行禮用筵各因物宜若泛言其深廣無妨以二筵通之蓋又成矣難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謬抑可見矣大戴盛德篇得之于戶牖而失之

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兩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

此乃因事立則非拘與衡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

論之五帝事既不合廟之時令又失其展左右之个重

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期乃義無所據又堂之修

廣裁六十三尺耳此謂南便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

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罕

六十五

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

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

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

當而未思其九室之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因偽飾

詞諒可歎矣按謬之論只校量考隋書牛弘傳弘上議

曰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

殷人重屋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屋

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氏之說則夏

屋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

文周大為是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

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

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裕享之

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

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寢據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

須升堂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

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罕

六十五

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

青帝之南稍退西面次入之尊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邊

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舞

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通典云

帝則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大王配之五官之神

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按謂之大享則自當合于堂中

不于當室明矣何云丈八之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

室乎弘之疑此又非通解等所見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太山

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並說古明堂之

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蔡邕具為章句

論之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晉侍中裴頠議直為

一殿以祀宋齊以遺威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前王盛
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
房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今檢明
堂必須五室者尙書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升亦作斗升白曰顯祀亦作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亦作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若
立九室四無所用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
必須上圓下方必須重屋必須爲辟雍者明堂陰陽錄
曰明堂之制周圓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
宮據郊祀志黃帝明堂水圍宮垣以此而言其來則久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墨

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臺別並處然明堂亦有璧
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今造明堂須以禮經
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
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
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角楹徑二百十六尺
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闊二十八柱堂高三尺
四向五色依尺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
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時草創未遽制作竟
寢不行宇文愷傳煬帝時奏明堂議曰攷工記夏后氏
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注云博十七步半臣愷按三王之

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
殿堂記云堂修七博四修一則應修七步今堂修十三
步乃是增益記文警校古書並無二字按鄭注云殿令
是假設之詞後人或因注文收七此乃桑間俗儒信情
步爲二十七博之所議容或有理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
人明堂以其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
準則三代堂基並方諸說盡然鄭注獨爲此義尋文求
理深恐未愜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
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
博四尺以下與弘議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
略同故節之

漢書疏證 卷十八 墨

劉熙阮謚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
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據
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
可其奏愚按議明堂者甚多通典通考不詳搜采故略
著之統觀諸義惟牛弘斟酌羣言實制作之本務非鹵
莽之臆說也其唐宋制度詳續志至南宋講學者又主
九室以爲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
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
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
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

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堂右个北之中為立堂太廟
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立
堂一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
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
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立堂之左个立堂之右个
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
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然按月令之左右个皆連一
室而言得云青陽之左个右个今別為八室則月令當
云左室右室矣故如賈思伯之論左東右西前南後北
中為太室其左右相通得謂之左右个也彼既誤以左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署

右个為別室故云如井田之制中央土室在中曾不思
前後左右各一重則黑暗若穴豈復可居孔穎達月令
正義云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太以夏月太室則四
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
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于
四角之室也如是中室本大于餘室今籠在八室之中
勢不得寬豈可居乎若楊復又以為一堂九室非真有
分隔以帷幕帷奕為之則凡宮殿皆可為之非先王之
大物彼習聞宋之明堂為幔室于殿也其陋且妄益不
足言然則立明堂者必循五室而始可言復古也

人論此事莫侯巧于蔡昌莫狂于顏師古舊唐志貞
觀十七年師古議以為王居明堂可知即是路寢常居
彼讀周書作雒未能通句讀而妄欲合為一處又不知
古之大饗帝竟在燕居私室豈慢鬼神此經傳明文而
敢于設弁小人無忌憚與蔡邕義又別矣彼又云假如
周公舊章德當擇其可否宣尼葬則向或補其闕漏彼
之議明堂了無經據徒將周禮以下一肆慢罵而已而
歐陽修禮志稱魏徵及顏師古並當世名儒論止如此
夫魏公之論以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與經義先備相
合謂之名儒固也師古與魏公大背謬焉可並論乎其
鹵莽固不待言修之學術亦顏師古之流類耳自采宋
志若沈約魏收宋濂等雖兼雜無餘實然其節目皆是
舊章足可推尋修之為唐志也幸意地裂首尾衝決鳴
暗欺說之聲滿于行間而一朝故實若游光野馬之閃
爍焉幸有舊書及會要六典等在可討尋其本末
沿革耳假慧文人不可令修史後世當以為戒
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

漢書疏證

卷十八

署

唐志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
言曰臣伏尋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册府五百八
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按儒林傳伯莊為國子助
教刊本誤脫上人也新志作豆盧寬世系表同册府亦
脫一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
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
堂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
于明堂不云明樓明觀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
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坐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
座正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
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
經背正不可帥祖

漢書疏證卷十九

吳 沈欽韓撰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御覽一百九十四 漢武故事日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

羣臣亦夢想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

按三代而下以受命之主配上帝本無異議唐宋之代

乃至糾紛揆厥經旨非特嚴父之軍辭為謬雖繼體明

德如漢文漢明亦無配明堂之禮按孝經云孝莫大于

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此謂文王既是受命之主適為周公之父遂成王復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文武並配者以受命雖由文祖大實隨武德故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後世有天下者非有思文之祖如

后稷寧有兩聖相承如文王武王南齊志何休之志章

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

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德武亦有德

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按韋昭之言實開俗主

推移之故愚以周頌昊天威命我將二篇證之則文武

並配初制已定不苟無可宗則一人兩配亦復何嫌禮

俟成王親政也 固有變而通者是矣不尋其義必欲執報本之說拘嚴

父之文于是閭閻之庶上侑皇穹昏庸之考故追大饗

如宋高宗以徽宗而聖人之旨為俗論所汨矣西京不

配明堂豈可施之以太上皇配獨以高祖遠後漢以高祖配郊光武侑明

漢書疏證卷十八

漢書疏證 卷十八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宋元煦校

吳鴻望校

堂此理之不可易者也不明其理者反議之南齊何佟之議漢文以高祖配秦時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經此終之在東昏侯世欲以明帝與世祖兼配明堂故魏晉之代去古未遠無其配則缺晉志云魏文帝用漢明堂而未有配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尋復還以文帝宋志太康十年更詔曰宜帝以神武勳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子是晉固一人兩配不必嚴父矣徐邈不知此義云周公宗祀文王

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此配考之論

創于徐邈也南齊志高帝建元元年有司以明堂無配廢祀王儉議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今雖無配不應闕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二

祀隆昌元年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暉

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氏注議亦據兼享

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尙

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地帝林王追尊父文惠

太子為文皇帝廟稱世宗雖事施于尊祖亦義彰于嚴父左僕射王

晏議以為若用鄭立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歿垂尊稱

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按文惠太子

世祖尊曰宗已極非禮至于配帝其有司所執者是也

謂擬于不倫系為永元二年終之又建議東晉侯世又

嚴祭法鄭氏云云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

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漢文以高祖配秦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自漢明以來明堂無兼祀之禮竊謂先皇宜尊為高宗並世祖而配之

以申聖主嚴父之義按兩帝共配實始于此原終之意明帝而除世祖後魏志孝文十六年九月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雖復季秋之舊而婦人與享致為失禮隋志陳武帝時以德皇帝配非受命之君文帝時

以武帝配廢帝以後以文帝配隋代祀五方上帝于明

堂恆于季秋在雩壇上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初詔奉高祖配圓正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

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

元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漢魏晉宋歷代禮儀無

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據王肅駁鄭注祭法之誤何佟之

王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

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于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此

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高祖皇帝為國始祖以受

天例並配天太宗文皇帝請準宗祀以配上帝按此明

堂配食

送為遷遷之位就唐而論高祖受命太宗有大功以配
天帝誰曰不宜乃無忌等以負乘之材不通經術反謂
皆先儒出以私情不根之論致使後人不論功德則天
瀆配上帝厲階由此事不師古當時已有公論 則天
臨朝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易云以配祖考請太宗
高宗配圓正神堯配南郊義符大傅之文奉太宗高宗
配祭明堂義符周易祭法以二十太牢據其詞泰一及
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
不詳也續志五帝及光武用犢各一宋志孝武大明五
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
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博士
司馬興之議宜用六牛虞蘇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四

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
祀要隨其王而饗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夫既曰大字理
異于迎氣還祭之明堂而僅用二牛不知其何禮也通
攷宋祁奏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曰合祭之日五
精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武王
之牲用太牢周頌我將正義太宗伯禮稱四方者謂四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說則五帝之牲當用
五色大字五帝雖總
設必用五種之牲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
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為之
主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泛配五帝矣不專配則用
牲得從盡物之享云元豐詳定禮文所定皇祐大享明

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
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
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
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按自齊梁議者
並云一犢元豐于天帝兼供太牢事同漢武未知其所
據之典也

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
據祭法禘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于兩配
此則神無二主禮崇一配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
美高祖請配圓正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當總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五

配五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議請奉高宗歷配五
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正諸祀皆以三祖配按明堂通
周俗談若奉三帝並奉配則義非主于事天神鬼喧雜
慢神瀆禮無喻于此宋仁宗皇帝皇祐五年亦詔三聖
並侑圓正中宗神龍元年親享明堂以高宗配玄宗即
位開元十一年親享圓正以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建
議請以高祖配罷三祖同配之禮明堂以睿宗配宋史
志太宗世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配圓正北郊雩祀以
太祖配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
祈穀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
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皇祐二年詔明

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英宗即位禮
 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孝莫大
 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
 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
 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為近古而
 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
 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
 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真宗嗣位
 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
 有司博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二漢之制不可謂章
 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今以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六

為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刪詩
 存周全盛之頌被于管弦者獨取之也仁宗廟廟之始
 抑而不得配帝非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
 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自非建邦啟
 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
 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溫公
 依經持正觀漢唐以下議禮諸臣詔從抃議御史趙鼎
 其禮之是非隨其人之邪正也詔從抃議請遷遷真
 宗配霄祭太宗配祈穀神州用唐故事學士王珪等以
 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天之君配神作主明堂
 用嚴父之道配以近考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
 先已配霄祀祈穀神州之祭本非遷遷今明堂既用嚴
 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通考四哲宗元祐元年
 禮當罷不當復分霄祭之配 哲宗元祐元年
 呂大防等請神宗祀明堂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尙書秦

檜等言今宗祀明堂苟朝廷深原禮采先儒之說漢武
 帝孝章之制而略其嚴父之文志存享帝而不拘于制
 度之末乞博採羣議令有司參攷以聞禮部尙書胡直
 孺議國朝配初無定制自英宗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
 呂誨等之以為絀祖進父然率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詔
 詞其後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時成王以文王為
 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誤引孝經嚴父
 之故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典禮按聖宋崛起
 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為周之后稷配祭于
 郊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 四年九月有事
 明堂合祭天地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七

以太祖太宗配兼祀百神三十一年罷合宣熙六年九
 祭奉徽宗配祀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 宣熙六年九
 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復奉太祖太宗配十六年光宗
 既受禪禮官言高宗身濟大業紹開中興為宋高宗秋
 享明堂宜奉升侑于是高宗始配上帝宋志無此事云
 將作少監韓祥言孝宗在位二十八年朕奉堯父故無
 祀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宗太祖配沿襲至今遂使
 陛下追孝盡考之心有所未盡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
 當是後以太祖太宗並侑寶祐五年九月復奉高
 宗升侑于一祖三宗並侑度宗元明皆無明堂明禮
 成淳五年明堂又共盛宗奉理宗元明皆無明堂明禮
 志嘉靖十七年致仕揚州同知豐坊上疏言請復古禮
 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
 議尙書嚴嵩等言唐宋之代世以遞配此主于親親也

宋錢公輔司馬光等執辨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今復明堂若以功德論則當配以太宗若以親親論則獻皇帝至稱宗之說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為不可戶部侍郎唐胄抗疏言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必奉配太宗帝怒下胄詔獄時未建明堂迨季秋遂大享上帝于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按嘉靖帝背孝宗遺正義怙其凶德了無愧怍然卿卿會猶缺稱宗之典至豐坊若一朝天賦勢在必行于是下國藩臣稱宗之配天前此未有也聖人大典後世規用之至是可為痛心儒以詩禮發冢則張璠豐坊之謂也以二十太牢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八

×××

據其祠泰一及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不詳也續志五帝及光武用犢各一宋志孝武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博士司馬興之議宜用六牛虞祿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要隨其王而變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夫既曰大字理異于迎氣還祭之明堂而僅用二牛不知其何禮也通攷宋祁奏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曰合祭之日五精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

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周頌我將正義太宗伯禮如其器之說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稱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大字五帝雖總設必用五種之牲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為之主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泛配五帝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元豐詳定禮文所定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用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按自齊梁議者並云一犢元豐于天帝兼供太牢事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九

×××

同漢武未知其所據之典也
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
册府元龜三十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宋史志真宗封禪設昊天上帝位于園臺帝服袞冕升臺奠獻玉册文玉牒文並有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
乙酉栢梁災
唐會要漢栢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

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厭火祥

鳳闕高二十餘丈

三輔黃圖鳳皇闕高七十丈五尺水經注作七丈五尺亦名別風

闕又云嵯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繁欽建章序云漢秦

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雖非象魏之

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

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按銅雀即銅鳳皇也楊震

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為貞女樓

其西則商中

黃圖帝于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十

以上下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玉海作受萬人

按西都賦云前唐中而後太掖李善引漢書曰其西則

有唐中數十里則商中本作唐中周書作雒篤隄唐山

唐孔晃注唐中庭道也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毛傳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以古訓斷之商當作唐如滄曰商

中商庭也此正俗人見師古注回改唐為商也師古望

文有西字因改唐為商作此謬解

漸臺高二十餘丈

今本黃圖云高十丈黃圖誤也玉海與御覽一百七漢

武帝內傳曰漸臺高二十丈南有壁門三層內殿階陛

咸以玉為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黃金千樓屋上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黃圖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為之鑄銅鳳高五尺

飾黃金樓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碧玉因

名曰壁門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丁夫人不必丁復之後也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薛綜注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

而以木寓馬代駒云

伐宛馬少也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十一

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

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即東小泰山也朱虛城

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

集械陽宮南

黃圖械陽宮秦昭王所作今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按岐

置在貞觀七年然則非黃圖本文也

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

御覽五百一漢儀曰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一千

五百四十新益為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子雲

陽宮甘泉壇三歲一祭地于汾陰后土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通典周制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一者郊天時春秋

不郊猶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開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

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祠府上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

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萬物生靈皆能助其靈

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清真人降任其職

君祠一所

又祠太室山于卽墨

寰宇記萊州卽墨縣天室山引此作天室一統志在卽

墨縣西南三十里亦作天室

三戶山于下密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圭

方輿紀要三固山在萊州府平度州西七十里一名三

戶山下密城在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濰縣在今萊州

府昌邑縣東界濰縣界有二下密皆隋所置

蓬山石社石鼓于臨胸

水經注洋水西出石齊山西北石湖口東南逕蓬山祠

西洋水又東南歷蓬山下卽石齊山山麓三成壁立直

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齊地將

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

郭則有勞谷五牀山

水經注篇 甘水又東得滂水口水出南山勞谷上林

賦作潦李善注潦水卽滂水亦作滂谷長安志五牀山

在鄆縣境

玉女祠

真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說文甘氏星經曰太

南斗食屬天下祀之曰明星

又立五龍山

路史前紀注春秋命歷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

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元和志延州膚施縣有五

龍山帝原水黃帝祠

起步壽宮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圭

黃圖秦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今按其地與秦異

秦漢各有步壽宮耳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祓祠之地漢

步壽宮在縣東北三里

迺作鳳皇殿

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鳳皇殿誤也西都賦卽無

鳳皇殿

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

虞荔鼎錄云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

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

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爲美祥作

一金鼎埋之本官

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鎬

吳志注江表傳云嘉禾元年冬羣臣奏議宜修郊祀以

承天意權曰郊祀當于土中今非其時于何施此重奏

曰王者以天下為家音屬文武郊于豐鎬必非土中權

曰武王伐紂即阼于鄗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

立郊于鄗見何經典復奏言匡衡言文王郊于鄗從御覽五

百二十一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

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宋志

志林云吳主利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南

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

師古謬引洛誥此召誥也偽孔傳云以后稷配故二牛

正義云禮郊用特牲不應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

按作雉鷩乃設工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郊特

牲正義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

牛不吉以為稷牛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太牢

故召誥汪云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王商等以為告徙新

邑加牲非也

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

晉志元帝太興二年立南郊于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舊

循所定宋志南郊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

明三年九月尙書右丞徐爰議初漢甘泉河東禮埋易

位終亦徙于長安南北晉氏過江郊兆之議紛然不一

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于東南巳地創立工壇今聖

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

以定天位

紫壇至玉女樂

續志重營皆紫御覽五百二十七御覽五百二十七漢儀曰玉飾器

七千三百物備具

歌大簇舞咸池以埃地祇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圭

時周禮始萌芽此所引為謬也按此律呂相和為一調

也隋音樂志牛弘曰奏黃鍾歌大呂黃鍾所以宣六氣

也耀鬼天神最為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簇歌應

鍾太簇所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故奏太簇以祀

之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

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

周官言五帝者多矣郊特牲正義周禮司服云王祀具

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

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吾帝于四郊禮器云饗帝于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能風雨節寒暑

時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按龍如家語之文五帝篇云孔子曰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如家語則五帝自為天之佐非五人帝也郊梁鄴鎬之間周之郊兆壇在焉雖世移禮廢故老相傳自可指識五帝之位豈盡虛誣但秦漢習其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夫

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正郊不異宜并圖正方正于南郊郊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自後圖正方十月又詔曰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然自是郊正之位並專祀昊天五帝特從祀也名存而實亡矣北齊後周及隋祀所感帝靈威仰赤熛怒于南郊通典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昊天上帝于圖正孟春辛日新穀祀感帝于南郊末徽二年舊唐志作顯慶二年册府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夫

同所謂顯慶新禮多有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事不師古者此亦微誤據詞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氏此義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天以蒼昊為體天地各一是一日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周禮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別無圖正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圖正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違弄正經理深未允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六天之氣南郊當作四郊舊唐志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說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

依鄭玄義祭五天帝二年十二月詔總祭昊天上帝及

五帝于明堂通典脫此句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

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

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別號不別自今郊

祀惟昊天上帝稱天其餘五帝皆稱帝舊唐志開元二

十年蕭嵩為中書令 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團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並祀昊天上帝

五方帝從祀時起舍人王仲正掌知修撰乃建議二禮

並行五神咸祀按此則杜祐所稱恭惟國章並行二禮

協于時宜者也宋史志云大祀正月上辛祈穀又祀感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太

生帝祀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按開元禮只有祈穀

仲正議云禮祀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康成云天之五

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列祭尊之故夏

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

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此則當時所疑祈穀感

帝因為二祭也按月令正義云郊特牲言郊不言祈穀

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註謂以上

辛郊祭天也則鄭本指一祭而仲正強生分別宋乃爲

二祭皆違于禮經也通考七十八太祖乾德元年博士

薛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承正統請奉赤帝爲感生帝

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事下尙書省集議如崇義之奏

有司酌隋制爲壇于南郊高元豐三年六月詔曰

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明堂惟以英宗配上帝

餘從祀羣神悉罷徽宗時按南宋陋儒如楊復等皆斥

五帝爲非法排鄭義而至不信周禮元明祀禮殆無足

言者而明堂五郊並廢矣

九天

索隱孝文本紀立九天廟于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

九天于神明臺

易太傅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大戴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今見魯語

耕耘五德

中山經自荆山之首至于凡山其祠稱用五種之精

黃冶變化堅冰淖溺

此方士鍊金液之術或說冶金可餌者是也抱朴子金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太

丹篇金或太剛者以豬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

立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立水液金化石

砂封之百日成水老子受之于元君其次有小餌黃金

法猶負革脂三斤瀉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

之土爐百入百出便可餌漢笈七籤以金置苦酒囊中

急攪則金悉消

融謂之金液也

化色五倉

此內景鍊胎之術其法亦不一太素三氣奔日奔月之

類

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皇帝齋于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則乘時親陳制亦以間歲北齊制圓上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用期正月上辛祀昊天于其上其後諸儒定禮

圓工改以冬至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姬其祭圓工及南郊並正月上辛隋再歲冬至祀圓工南郊不言年數惟仁壽元年大業十年親郊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圓工上辛祈穀然親祀者罕也通立宗開元三

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曰陛下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高祖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五

分州

親祀南郊一太宗四高宗二中宗一睿宗二玄宗五肅宗二代宗一德宗四憲宗一穆宗一文宗一武宗一宣宗一懿宗一僖宗一昭宗一僖宗一宋初因唐舊制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太祖親祀南郊四太宗五真宗五仁宗九英宗一神宗四哲宗二徽宗八高宗七孝宗六光宗一寧宗三按宋志理宗亦一郊宋史志建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

韓肖胄言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尙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于神明而忽大祀并重禮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况也尋命禮部太常定每歲四祀按通考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于州南門內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蓋每歲常祀之禮猶未定故肖胄言之元史祭祀志元代有拜天之禮成宗即位始爲壇于都城

南七里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九年太常議曰郊祀之事自平定金宋以來未暇舉行今欲修廢不能一舉而大備然始議之際亦須古今之儀垂則後來南郊定于是年武宗至大二年羣臣言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祀尙未舉行奏定四年御史臺

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親郊至順元年文宗親祀凡七世而始克舉焉明志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定南北郊而祈穀大事之禮俱廢十年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合祀天地于孟春爲永制而兩郊亦廢至明古義乃蕩然無餘矣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五 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按成紀永始三年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此與紀不合必有一誤

先妣配地 續志光武中元元年建北郊以高皇后配蓋其時建議者並宗劉歆之學也經典無其文晉志魏景初元年方上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尹氏配地郊所祭曰皇地

之祇以武宣后配通典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城與漢文初祭地而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始此始臣謂宜依古典以武宣配天地而後議曰宜以宣后配地按魚豢之議不知何言然卜氏

本倡家虞氏所云禮氏自好立禮實自宋志晉武帝泰
 始二年除先后配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辛未祀北郊
 非晉也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
 舊也宋永初三年武帝崩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
 宜配天郊武敬皇后宜配北郊隋志梁北郊以德后配
 陳武帝以皇妣昭后配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北郊
 配北郊按後魏道武北齊方澤北郊並以武明皇后北
 北郊并以神元皇后配北郊並以武明皇后周
 神農配隋方北郊並以太祖配唐志方澤北郊以
 景帝配通典永徽中廢神州之祀按永徽亦當作顯慶
 時 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二年詔以高祖配方正等
 祀開元二十一年方正以高祖配北郊以太宗配高宗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天墜位皆南鄉同廟雖在東其牢而食
 續志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天地
 位其上各用一犢中元元年初營北郊是光武初以未
 暇修營權合天地亦不取王莽其牢之鄙說魏之王肅
 事事搜剔偽造尚書家語以難鄭只并邱郊為一唐許
 敬宗等檢險小人本不知禮亦僅從王肅之義亦不敢
 言天地合祭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久習于師知
 合祭禮之所必無者也晉志元帝太興二年始立南郊
 尚未立北壇地示眾神共在天郊天郊明帝未及建而
 崩成帝延和八年建明帝亦因草創如光武也迄南北
 崩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乾封元年禮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唐志開元十二
 年封禪中書令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以皇后配地元
 非古制也天監孔明禱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
 皇地元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官闡扶神有乘
 舊典上立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今主上尊天敬神
 革正斯禮以睿宗配皇地元侑神作主按大司樂享
 自此迄宋代人知其非莫有以有后配者矣按大司樂享
 先妣鄭云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魯頌傳曰
 先妣姜嫄之廟此正是梁代小廟唐宋每母后別廟之
 始其祫享不于太廟故周禮別有樂大司樂上文分樂
 而序之明是先妣與先祖異處矣太祖廟尙不合享豈
 有配地作主并為同席其牢之鄙俗乎恭歎好言周官
 而文理謬亂正類村巫耳

朝未有王莽之說者唐府元龜神龍元年九月
 壬午親祀昊天上帝唐土壇祫于明堂然猶曰明堂
 也武氏天授二年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
 王及武氏考妣配此則阿武纂稱凶穢雜汗不堪垂則
 舊唐志睿宗太極元年五月初有事南郊諫議大夫賈
 曾上表按禮祭法有虞氏禘皇帝而郊魯大傳曰不王
 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
 于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示羣望俱合于圓丘三輔故事
 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按王莽奏
 春上辛之南郊別于冬夏至又東觀漢記云光武于洛
 之正澤自舉所并漢書未有

陽城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兩漢時自有

后土及北郊而此已于圓壇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

武時后土祠久廢北郊未立東京亦無圓壇之目按曾

曾所舉者事非謬欲肆其鴟音以誣鬼神乎

之奏雖不行當時儒官未能折以正義反或附從國子

褚無量司業而此際遂開冊府三十天寶元年二月丙

戌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自

後有事園工皆天地合祭通典天寶五載詔悉嘗之獻

既著恆式南北之郊未展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月孟

夏吉日祭皇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蓋玄宗政辰敬殆

非開元禮之舊也迄于宋代常祀則分而親郊則合其

漢書疏證 卷十九 美

配帝乃有親郊不親郊之配宋志至道三年有司言國

明堂太祖配感生帝神州地示宣通攷神宗元豐六年

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

冬至郊祀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宋志元

豐元年

二月禮文所言古者圓壇方澤往幣禮樂不同所以順

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

牢合祭天地之說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即

設皇地祇位藉之典禮有所未合於是陳襄王陳存李

清臣等議久未決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

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易之理議者乃

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廢于夏

至之日盛禮容樂舞遺家宰嚴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

幾先王之遺意于是禮官請如璪議既而曾肇言今冬

至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

之時請遇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

禮躬款北郊四年乃詔親祀北郊 先是樞密院陳襄

等上言臣謹按周禮祀必以冬至日者以其陽氣來復

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

也而謂之圓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鐘為

黃鐘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各一變

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者以

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

其萬物致養于神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

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

合陰耦之數也故求諸天而

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以通精誠而迎福釐漢元始

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

祭由漢歷唐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明

帝非周文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而

文帝周文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而

漢書疏證 卷十九 美

已按莽奏原主冬夏二至分祀此所隨得隨失卒無所

述不無傳誤又東漢亦親祠北郊

定本朝未遑釐正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

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祭方止然後

冬至祀園止此所謂大居正也按周以十一月為歲首

其事順若後世用夏正則南齊議者所云

地先天食也竊謂南北郊當以孟春孟冬

哲宗元祐七

年親郊詔今歲園工且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

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

揮先時示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

廟祀天圓工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

承無親祠之典此大闕禮詔禮官及兩省官集議以聞

翰林學士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故事俟親行北

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范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于有餘年不能行之矣按唐以前未嘗合祭議者疏學范祖禹亦按唐以前未嘗合祭議者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而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按存此祀于夏至縱使上公攝事其禮猶在他日有屬精之主則躬行矣如彼議非愛禮存按存此祀于夏至縱使上公攝事其禮猶在他日有屬精之主則躬行矣如彼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人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范百祿言國工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示之位不設惑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資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

漢書疏證

卷十九

秉

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行之未闕太皇太后以太防之言為是乃下詔禮部尚書蘇軾陳六議引王莽賈曾之說以為必當合祭初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朝廷再合詳定安世復議略曰蘇軾謂合祭國工於禮為得不可復改于聖人成法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國工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鱄也豐年之序曰豐

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正義月大雩帝以祈穀實是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于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以上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感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軾為門下侍郎遂白轍為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

漢書疏證

卷十九

秉

上宋史志紹聖九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帝其卑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聞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按此奸人借以傾陷也呂大防等豈有此心哉然所以招其咎者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難親行蔡京等請先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政和三年方壇新成建炎以來雜記自元豐分南北四年五月親祭地于方澤是後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親祀者凡四高宗紹興元年當郊

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于明堂明史志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李善長等議遵古制分祭南北郊太祖如其議十年太祖感肅居陰雨請分祭天地情有未安遂令每歲合祀于孟春為永制嘉靖九年論大學士張璠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園工實無謂也因令璠論給事中夏言陳郊議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誣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言汝梅等舉召諸中郊用二牛謂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手

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示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而也德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册時詹事霍韜探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圖工於是作圖工十月方工之制天神地示而自為一說耶於是作圖工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按王莽文飾巧言變亂典禮正如何武阿草據祀郊壇為以陰于陽之漸紹聖開黃履言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其半亦曲中莽之姦情也至唐中葉男女喪廉恥夫婦無倫序士大夫習視為固然故賈會首倡邪說人主以其便干自安遂巡用之至宋時承五代弊政南郊一事動糜千萬若其宮廷燕安習逸惡勞比唐尤甚三歲一郊猶自不行况以盛夏屬熱親動鑿與乎元豐禮官之議但執冬夏之經禮而不為變通之制以君禮之憚勞國財之不支未敢言分祭為非也獨蘇

氏運其傾日酒酒不窮國區意之僅存者必欲盡廢之及以計阻劉安世之議務在必勝以為雄豪豈君子之所為哉通與議後議未盡武時用事大臣崔浩李孝伯誠皆有才多是謀謀之士金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女巫預焉然則郊祀碩學固非蘇氏之徒可望也燔瘞瘞埋用牲一

郊特牲正義祭天初有燔瘞後有正祭皆須有牲郊惟特牲得供燔瘞正祭一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又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至于工訖次乃掃工下而設正祭按此合祭天地以左胖瘞右胖埋適用一牲也若分祭自用半體瘞埋續志云南郊既送神瘞埋于壇南已地北郊既送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手

神埋瘞埋于壇北則是先祭後燔瘞遠禮尙臭報陽之義矣唐舊志顯慶二年禮部尙書許敬宗奏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于柴上然後燔瘞燔瘞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瘞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瘞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祭天之牲用饋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魯太祝令奉珪瓊俱奠燔瘞之上即晉代故事

亦無祭末之文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

用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

別燔牲體非于祭末燒神餘饌又燔柴祭牲玉皆別蒼

壁蒼饋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饋之屬祝之所須

按此鄭注蒼壁禮天子圓工四圭祀天夏正郊

天也祭天只一饋何有蒼駢並設者乎故郊天之有

四圭猶廟之有圭瓊是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

收藏不在燔燎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願圭瓊遂亦

俱燔義既有乖禮難因襲自是郊工諸祀並先焚而後

祭開元中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按郭璞南郊賦及注

祭爾雅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梁及周隋郊祀亦先

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時薦于神座也下

漢書疏證

卷十九

聖

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
牲俱各奠之神座又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
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等自
春秋各方迎氣所用與慶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者皆先
燔蒼璧已燔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神座蒼牲已燔所
以更加駢饋充俎實混昊天于五帝失特牲之明文深
乖禮意事乃無憑中書令張說不能決乃請上議玄宗
令依後燔之儀按開元禮原
官賜胙之後皇帝就燎位

其別樂曰

按大司樂此正是大合樂以致鬼神示疏云合樂即若

樂六變八變九變之等王莽所引互倒耳

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

唐志賈會引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于四

孟別于分至此與王莽之說並合時而作者也

六宗

異同之說詳見續志晉志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

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

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定祀六

宗如舊後魏志明元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

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未立官稷

晉志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

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通典社五土之神稷

漢書疏證

卷十九

聖

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
者雜出材用等物于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
破于五土之中別旌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
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偏言以稷為五穀之長春生秋
成最得中和之氣故取以名之非謂止祭其穀粒明沈
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
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蓋以上戊為祖
制社稷祭期
故抑為次戊

此黃帝穀仙之術也

御覽六百七十一上元寶經曰茅司命大君語二弟云宜服

四扇散昔黃帝受風后卻老還少之道又清虛王真人

授南岳魏夫人穀仙甘草丸方食穀而得仙故謂穀仙

也

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

通典後魏初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

七萬五千五百頭册府元龜五百九十四周世宗顯德二年

太常卿田敏奏云臣奉聖旨為祠祭用犢事今太僕寺

供犢一年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九

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

如禴祭其祭圓正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者待

時和年豐然後克備常禮又會要天寶六載赦文自今

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有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常

式其年起請以舊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書

書

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據上元二年又無方

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

上元則過其大半舊唐志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為

元年詔圓正方澤依恆存一太牢皇

朝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豕各三起

餘祭盡隨事辦供以備禮明火機之祠禮亦不暇矣

今後祭圓正方澤社稷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准上

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

依常式按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蓋頭之

漢書疏證卷十九

誤然則唐天寶所減僅漢百分之一計哀帝前一歲三

萬七千祠復數倍王莽古今物力之贏絀由此可知矣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宋元照校

吳鴻望校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書

書

漢書疏證卷二十

吳 沈欽韓撰

天文志

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晉書天文志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

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隋書

天文志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按實數當云一千四百九十一兩志皆誤明史天文志徐光啟用西洋法內外諸

象總有六十分為十二宮共得一千七百二十五星御覽七引張衡靈憲星數與晉志同大約晉隋二志皆本

漢書疏證卷二十

諸議緯及甘石張衡等茲一以兩志所列為本他不俱列

彗孛

晏子諫篇上景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壽使禳去之

晏子曰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

亡今君政不飾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按此彗與孛異

孛甚于彗而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又以為一文十四年公羊傳孛者彗星也郭璞注爾雅承之隋志

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非常惡氣之所生內不

有大亂則外有大兵然則彗孛果異矣

飛流

晉志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暈適背穴抱珥垂蜺

眊眩暈十輝鄭司農云輝謂日光氣也暈與輝同晉志

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曰暈高誘呂氏明理篇注暈讀為君

國子民之君氣團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守故曰暈適日中有黑子之類昭三十

二年傳日始有謫注變風也背者晉志青赤氣如月初

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

反城呂氏作倍高誘曰在兩旁反出為倍魏書天象志作佩穴者晉志瑯者

如帶瑯在四方按眊眩注鑄謂日旁氣刺日也讀為鑄

如瀉注作鑄義與鄭同是一字而傳寫誤也呂氏作備

漢書疏證卷二十

高誘曰在上反出為備淮南覽冥作鑄高誘云外抱者

晉志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敵在一旁順抱擊者勝珥

者晉志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喜在日西西軍戰勝

在日東東軍戰勝眊眩注云監冠珥也青赤氣抱在日

上外者為冠高誘曰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重者晉志一虹二虹

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眊眩注云隋虹也沈約郊居賦

雌霓連蜺愁人讀作平聲是輕量人未見如瀉讀曰瀉

也

中宮天極星

晉志北極五星皆在紫宮中雲笈七籤玄門寶海經曰北極星圍七百七十里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星天之樞也隋志賈逵等皆以北極星為樞是不動處唯以儀準候不動處在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史天文志沈括渾儀議曰臣考驗極星更三日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遠極星乃三度有餘

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謂最赤明者也第三

星主五星庶子也文獻通考宋中興天文志曰主者惟帝耳太子何得分主月庶子又何得

乃獨以主日乎北四星女御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李台大象賦注北極第二星為元首餘二星為后宮步天歌四為后宮五天樞

通典中興志辨曰北極第一星最赤明者星圖謂之帝而勾陳口中又為天皇大帝奈宮一而帝二也又紐星

于天象為最尊是于五星為第一而志反以為第五倒置之甚不以紐星之居其所取星共者為帝而以從後

帝之赤明者為帝與乎孔子所云又勾陳口中一星即大帝之座不當遂指為天皇大帝聞之師云天樞紐星在

漢書疏證 卷二十 三 上十

四輔中者是為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此是也而彼所指勾陳口中一星為耀魄寶者非也故初一日帝次

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次六曰子乃其赤明者次五日庶子按此志云旁三星三公者

非也李播大象賦雙玉夾斗而變譜不在此蓋即晉志所列者而志誤目為三公中興志曰宮南三星曰三公內座枏南三星及魁上三星

日三公三孤豈又有三公乎

後勾四星

隋志勾陳六星後宮也太帝之正妃太帝之座也按星

經四輔四星抱北極極星鉤陳六星在五帝下為後宮

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軍又主三公大象賦注四輔小

通君暗則官事不理鈞陳六星在紫微宮中華蓋之下

明則吉不明人主惡之通考宋兩朝天文志四輔四星

去天樞各四度鉤陳六星去樞八度半漢志言末大星

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者皆非是又勾陳實主六軍即

不當以為後宮又不當以為正妃按御覽六樂計圖日

鉤陳後宮也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也漢

志蓋本于此

匡衛十二星

晉志紫垣宮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

紫微大帝之座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蕃

衛備蕃臣也通考張衡云東蕃近闕門第一星為左

衛第八星為上丞其西蕃近闕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

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為上

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少丞皆以明大小有常則

吉若盛明則內輔盛也宮垣直而明天子將兵開則兵

起西蕃開如門象名闕門有流星自門而出四野者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四 上十

當有中使衛命視其所適野而論之

按此云十二星于天文為不備也

斗口三星曰陰德

晉志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尙書尙書西二星曰陰德陽

德主周急振撫隋志與晉志同按星經朱志引甘氏云

陰德外座在尙書右陽德外座在陰德右步天歌陰德

門裏兩黃聚通志略其占以不明

或曰天一

星經天一星在紫微宮門外右星南主戰鬪知吉凶太

一星在天一南半度主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馬飢饉

疾病災害星明吉暗凶離本位而乘斗者九十日必兵

大起大象賦兩乙按此與陰德星有門內門外之異而志誤合之

天槍

星經天槍三星在北斗柄東主天鋒武備在紫微宮右以御也

右四星曰天棊

星經天棊五星不用明明則天下兵起大象賦注云不明則國兵起

按步天歌厨下五箇天棊宿皆云五星此四星為誤晉志槍棊俱列太微垣與步天歌不同

後十七星閣道

漢書疏證

卷二十

五

天官書作六星正義曰閣道六星在王良北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起兵張淵觀象賦觀

靈駕之電飄通考兩朝志閣道六星去極四十八度入奎宿四度半然晉志以下並紫宮無閣道隋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又九星直曰杠星經

歌並云十六星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胡兵起大象賦注金西戎水

不著閣道于中宮以去極較遠也此志蓋涉華蓋傳舍之誤星經天厨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星七

北斗七星

楚詞九歎訖九魁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劉昭續志

注引星經云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州第五星主兗州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第八星主幽州第九星主并州素問天元紀大論鬼

與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九星懸郎七曜周旋

王冰注云上古世質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星藏曜故星之見者此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

獨用焉馬蒔注云天元玉册曰天蓬一水正之官天內二土神之應官也天衝三木正之官也天輔四木神之

柱七金正之官也天任八火神之應官也天英九火正之官也史記索隱引徐整長曆北七星相去九千里皆

見者相去八千里也雲笈七籤辰部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相國霍光

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又黃老經曰第八洞明星第九

隱元星宋史天文志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見第九曰輔星在第六星左常見

杓衡魁晉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大象賦注五曰衡星經

杓三星為玉衡魁四星為璇璣第一名天樞為土星晉志通考並主陽德亦曰政星是天子象星暗經七日則

大災第二名璇主金刑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經六日則月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若天子不

愛百姓則暗第四名權主火為伐為天理伐無道也天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六

子施令不依四時則暗第五名衡主水為煞助四時旁

煞有罪天子樂淫則暗第六名闔陽主木及天下倉庫

五穀第七星璠光主金亦為應星大象賦注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土

五主水六主木七主金按淮南本經訓璠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隋志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日

星入斗中易政又易主肆李入斗中天下改主有大戮

文星曰文昌宮

星經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觀象賦注亦云七星步天

歌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疏分明六箇星他書並云六按

舊唐書一行云文昌舊三星在鬼四星在井今五星在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柳一星在鬼一星在井明文昌七星也歐陽修新書不知而改為六星

然述一行語便非其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文昌本

六星今則七此亦目未見古書而妄說也星經曰色黃

安藹物成搖動移處三公被誅不然皇后崩土木星守

之天下安火星守國亂兵起金星守兵大起若彗字流

貴人之牢

晉志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星經天理四星在

貴人又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

步天歌天

三能

晉志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又太微

庭三台六星兩兩而居御覽八百七孝經內事曰王者

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則三台齊明不闕不

狹如其度大象賦注起文昌抵太微一名三能主開德

宣符次文昌二星為上台上星為人主下星為女君對

軒轅二星為中台上星為諸侯下星為卿大夫抵太微

二星為下台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按東方朔傳應

六符經雲笈七籤上台名虛精主金玉中台名六清主

祿位中台兩星小闕晉張華為司空死其星開下台名

曲生主土田星經三公三星在斗杓東一星七天下危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又云一箇宰相太

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宋史志乾象新書上台屬柳中

柄輔星

大象列星圖曰輔一星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

占欲直小而明則吉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若小而不

明則臣不任職隋志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弱主強星經

小則死免官若近斗一二寸為臣迫脅主觀象賦注昔

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于磻溪夜夢北斗輔星神告尚

以伐紂之事見尚書中候陸佃埤雅易日中見斗日中

見沫沫蓋星之徵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按列星圖所

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蓬

隋志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日天鋒主

胡兵又為喪星亡其國有兵謀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日

矛楯主胡兵曲禮注招搖在北斗柄端上指者淮南時

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受命于中國非斗第七星也

鄭以為杓端上指本不誤孔疏以為第七星誤耳

戈一星在招搖北所主與招搖同大象賦注一名天戈

兵起又主北夷客御覽引樂叶圖曰立戈招搖也梗河

天矛也與隋志異

勺圖十二星

按星經圖其形為勺圖也晉志七公七星在招搖東貫

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日連索一日連營一日

天津注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

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大赦中空則更

元漢制志云十五星

東宮蒼龍

宋中興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

角有亢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胸房腹箕所冀也

按此志敘次與晉隋諸志異今但隨文解釋又後來請

志承用甘石星經及議緯書正此志所識米鹽雜難也

識眉目而已

心為明堂

隋志焚惑廟也按五星各居其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

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爾雅大火謂之大辰郭云

候主也公羊昭十七年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主天

北辰亦為大辰鄉飲酒義注云三公三辰也

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得代後星為

庶子後星明庶子代星經心中星明太赤為照天子德

直則主失計搖動天子行暗小失常色主微弱星不欲直

云直則地動移徙不見國亡

房為天府曰天駟

隋志房四星為明堂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按兩

言君夫人位矣復云此四星上將女將志並

次相上相炬而無當不知決擇之故 又為四表中間

為天衢為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

陽北間曰陰間宋志作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

衡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暵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

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右服次右驂房

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驂象賦注東威四星在

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詭佞之事步天歌房四星直下主

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

共十二二三三相聚心中是隋歷志房五度心五度太玄

歷同通志略房六心六元史歷志房五度六十分心六

度五十分明史天文志房五度二十

旁有兩星曰矜

易緯是類謀鈞鈴持紐候五紘災御覽入百七孝經

事曰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鈞鈴入房晏子外篇晏子見

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即此鈞鈴

也高誘淮南注謂鈞星者非也隋志鈞星有星及星

經鈞鈞二星主法在房宿七寸北第一名天鍵二名天

筭筭開藏者近夫妻同心遠者夫妻不和隋志近房天

天下不和王者絕後

脊北一星曰壘

按隋志籍星傳軫兩旁不當在此也星經籍閉星在房

東北主管籍星不欲明明則內亂門扉不禁姦淫至行

干女志云牽者即鍵閉星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觀象賦天市肆肆于房心帝座在房心十四星在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土

房心按史記正義云左右房各九星在河鼓左右者非

也河鼓在北宮不得涉此言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

心東北主衡權一曰天旗庭星經云五十六

旗中四星曰天市

星經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關關之司隋志臨箕曰市

樓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為金錢其陰為珠玉變見

各以所主占之又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

候一星在帝座東北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斗丑星在

宦者南通考宋中興志帝座東北一星為后晉誤作候

北一星為帝左是為左右常侍如南四星為宦寺宦寺

以右常侍一星及如三星為宦者又以官寺

市中星眾者實

按星經天市中有列肆二星斗五星斛四星南度二星

斗斛星即宋中曆肆二星東肆二星宗正二星宗人四

星宗二星

房南眾星曰騎官

星經騎官二十七星在房南主天子騎虎貴族子弟

宿衛之象星眾天下安星少兵起車騎將軍星在騎官

東南車騎三星在騎官南

左角理右角將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土

晉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關天門也按天關之名隨

指之非有定體御覽七雜異書曰春斗為天關為地

梁夏角為天關參為地梁以東角日所指行為天關則

西參自為地梁故兵家衝對取之天文家其內天庭也

謂斗角等真為天之關此不通其理也

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其

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

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

徙王者行星經南左角名天津著色為列宿之長北右

大角

天祇又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主天門天田二星在角北

略明正則吉動協法駕有虞

星經大角一星天棟右稱提中主帝座金星守兵大起

月蝕王惡忌之通者彊衛云帝座有五一在紫微宮一

在大角一在中心一在天市垣一在太極宮咸云帝座

隋律歷志角十二度明志角十一度四十四分續漢律歷志角十三度

鼎足句之

星經周鼎三星足狀鼎足在攝提大角西主神鼎大象賦注

明則吉不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安步天歌最上三昌周鼎形角下天門右平星

提形如鼎足然諸書並有周鼎星

攝提格

觀象賦注攝提六星俠大角步天歌大角左右攝提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圭

三三相似如鼎形大象賦注大在太極宮之象紀綱時節何人君怒晉志作三公志宋史志乾象

新書以右攝提屬角左攝提屬亢

亢為宗廟主疾

隋志太白廟也晉志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一日疏廟主

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步天歌四星恰如彗星狀

經木星久守其國米貴人多疾病水災木與火同穀不成人死如草芥水守其分米貴久守多病大水災

土星守萬物不成多病志云主疾者其以此

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大象賦望南門之峻國觀庫樓之威府注南門二星為

則四方來貢暗則四夷星經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隘

塞外寇盜之事隋志南門二星在庫樓南蓋陽門在東

爾雅正義南門者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氏為天根

亢上下之星也

主疫隋志氏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

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氏先動星明大

則臣奉度人無勞隋律歷志氏十五度通志略氏十六

尾為九子

隋志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

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

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乘則後宮有敘多

漢書疏證

卷二十

齒

子孫星微暗后有憂疾疏遠后失勢就聚則大水晉志

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也中典志石氏云一名大祝

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說于神宮

箕為教客曰口舌

晉志箕四星詩疏四星二為舌亦後宮妃之府亦曰天津一

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孫子

攻篇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鄭洪範注曰箕東方木

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

又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大象賦注其

君無譏問木守之則宮中有口舌事若移徙入河則國

口主
出氣

火犯守角則有戰

星經火星守忠賢受諫有鬪戰萬人兵起火守角官道不通大環繞鈎已者國大飢火犯之必戰火守左角太尉死國危守右角五穀不熟犯左右角羣臣謀戰不成

尋亭入角色白者兵起及大喪軍敗城陷

房心王者惡之

星經火星守房有兵起七日有大喪二十日不去必臣

反天子憂亂火星守心地動色無主崩之象大象賦注火星入守

中國無主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幸

南宮朱鳥

宋中興志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并首鬼

目柳彖星頸張喙翼翮軫尾

太微三光之廷

晉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

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辭

西將東相

晉志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

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

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

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

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東西蕃

有芒及搖動者諸侯謀天子也觀象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注

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

南四星執法

晉志南蕃中二星閔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

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左

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執法移刑

罰九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

掖門內六星諸侯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夫

隋志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講者主贊者客也講者東北

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

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諸侯五內侍天子不

之國者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大象賦注明則審臣立功不然

否則

五帝坐

晉志黃帝含樞紐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

矩黑帝叶光紀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

端門之內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星攝動天子自出

後聚十五星曰郎位

晉志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星明大及官客入之大臣
為亂

旁一大星將位也

大象賦注郎將一星在郎星東北今之左右中郎將也
有隨星四少微士大夫

隨史記作隋音他果反索隱引宋均云南北為隋隋謂

垂下此誤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南第一星處

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

賢士舉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城及

胡夷焚惑入之胡入中

漢書疏證

卷二十

七

權軒轅黃龍體

大象列星圖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星七如龍之體

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陰陽交感震為雷激為電和為

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氣立為虹蜺

離為衍裔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晉志軒轅

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主宴饗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

輔西四星曰權馬貴與日中與天文志據石氏星書以

黃龍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鳥元武白虎

東井為水事

晉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事法令所

取平也大象賦注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

天子且以火為敗

大象賦注火守大旱又火入井中昆明池竭按此上三

句史記所無疑本晉灼解禍成井語而錯之

東井西曲星曰戊

晉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

明與井齊則用鉞于大臣鉞前四星曰司恠主候妖變

明主問災修德保福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六

北北河南南河

北上當有戊字隋志司恠西北九星曰坐旗西四星曰

天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

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之關門也主關梁步天歌一星

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大象賦注南河南界亦

為北界一曰陰門亦為胡門占以南星不見則南道不

通北亦如之動搖及火守則中國兵起按唐書僧一行

山河南界之說本于此其

實誤以戊字為戒字耳

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

下鬼字當為主步天歌鬼四星册方似朱櫃大象賦注

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帛晉志並云積兵西北星主積金西南星主積錢晉志並云積布帛

隨其變占之中一星為積尸一名質主祀事實欲其忽

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通考云大晉志作鈇鑕隋律

鬼四度通志略與鬼二度甘氏云積尸搖動失

火守南北河

連下二句即言北河南河事錯在此

觀成演

大象賦注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合十四星御覽荆州星

名倉庫凡十四星中有三柱三星若不見兵盡起在畢東北天子兵車舍也西

漢書疏證

卷二十

九

北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獄主辰星燕趙

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央星曰司空主

鎮星楚也次西南曰卿主熒惑魏也五星有變各以其

所主而占之晉志天子得靈臺之天潢五星在五車中

主河梁濟渡不明則津梁不通晉志月五星入天

柳為鳥喙主木草

史記作注象朱鳥之喙隋志柳入星天之厨宰一日注

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厨食具注舉首王命與

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星就聚兵鬪國門小星詩

五噶疏引元命苞云柳五星隋律歷志柳十五度通志

柳十二度四分

七星頸為員宮

史記作官隋志七星為員宮辰廟也步失歌星七星如

鉤柳下生通志略甘氏云主后妃御女之恆亦為賢士

失色苦動則后妃死賢士誅明大則久道化國盛張

衡云七星為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衣隋律歷志七

星七度元志六後三十分明志星五度四十八分

張喙為厨主觴客

此言張象鳥喙郭璞云喙鳥受食之處晉志張六星主

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十

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隋志張十八度通志略張十

翼為羽翮主遠客

隋志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優戲樂又主夷狄之

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

舉兵步天歌翼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

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

頭欲知名字是東漢隋律歷志翼十八度通志略十九

軫為軍主風

隋志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

皆占于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

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大象賦注軫兩旁小星左則國大衰外兵且入轄明大則兵起不見則國大衰隋律志軫十七度通志略引甘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鼓讎之事五星犯之失位
亡國元志軫十七度三十分

長沙星星不欲明

他書皆是欲其明疑此衍不字也大象賦注長沙一星

在軫星中主壽命星明主壽長子孫昌

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

史記庫下有樓字則非畢口之五車也史記正義誤解之按星

經庫樓星二十九星庫樓十星原作五誤隋志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

星為樓前角柱十五星衡四星隋志考十五星三三而南一名天庫柱也中央四小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幸

又

衡在角南軫東南次器府東步天歌青正之下名器府也

十二星曰器府主樂 一曰文陣兵車之府中繁眾則大

兵起庫中無盡星下臣謀逆兵盡出天下無災居者庫

中柱動出兵戈四夷狄柱半不具天子自將半兵出按

天歌云以上便為太微宮黃道向二看取是與大象賦

俱列庫樓十星屬角此列在南宮非也馬貴與曰兩朝

志以為屬軫

西宮咸池 石氏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淮南天文訓咸池

者水魚之圃也注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晉志天潢南三星曰咸池

魚圃也直以為魚圃與高誘注異隋志咸池明有龍墮死猛獸及狼

害人若兵起

五潢三柱

解見上晉志三柱一曰三泉泉即淵唐諱淵廣雅天淵謂之三泉通考朱

中興志總論曰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

奎曰封豨為溝瀆

晉志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步天歌廉綱頭尖如破鞋一十

六星透 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

亦曰大將欲其明隋志若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

爾雅以為降左傳疏引孫炎云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

降也隋律歷志奎十六度通志略石氏云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入守兵起火守有水明志奎十四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幸

又

度三十分相覽七河圖帝祕微 篇曰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

婁為聚眾

隋志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

聚眾星明則天下平和郊祀大享多子孫動則有聚眾

釋詁樓聚也律書者婁呼萬 物且內之也故婁有聚義 邵晉涵曰婁三星下勢連

而上體舒晉志作二星非也宋志婁十二隋律歷志婁九尺為日月中道明志十二度四分元志十一度十分

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唐積

步天歌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

三如乙形通志略明則四時和平倉廩實不明則上下失位動則有輸運事就眾則教貴人流五廩

四星在昂南一日天膺天困十三星在胃南明而黃歲
豐微變常色則不吉金守火守之即災起胃十五度隋
律歷志十四度明志
十五度四十五分

昂曰旄頭為白衣會

隋志昂七星詩疏引元命苞云昂七星又為旄頭胡星也天子出旄

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昂明則天下牢獄平昂六星

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黃兵大起一星亡為兵喪搖

動有大臣下獄及白衣之會按此志突云為白衣會文不具也大而數

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獨跳躍餘不獨者胡欲

犯邊也詩傳昂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昂之為言留也律書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然則字當讀為柳今通作卯音非也通志略引甘氏云主口舌奏對若明大則君無

音非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倭臣天下安和搖動則信讒殺忠良按晉志卷舌六星

在昂北主口語以知讒佞甘氏云主口舌者蓋卷舌星

耳步天歌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漢星大象賦注天漢一星在卷舌中主巫醫也隋律歷志昂十一度通志略同明志昂十度二十四分御覽六百四十二韓楊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昂貴人繫囚也畢曰罕車為邊兵

爾雅濁謂之畢律書濁者隔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隋志畢八星其大

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

貢天下安失色則邊亂一星亡為兵喪動搖兵起按此

就畢八星言之而大象賦注云大高四星在參旗西北

近畢步天歌畢上橫列六諸王下四星天高星又別

有天高星也隋律歷志畢十六度通志略畢十七度

元志畢十七度四十分明志畢十六度三十四分

旁小星為附耳

大象賦耳屬天高之隅隋志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

失伺愆邪察不祥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

昂畢間為天街

易緯是類謀視在棟昂街門五候觀象賦天街分中外

之境注云天街一星昂畢間天街以西屬外國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冠帶之倫皆屬焉正義云街南街北

參為白虎

參為白虎

隋志參十星陳敷元補古禮云古以為三星考工記數股為七星天官家者有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其

師承古今多不相同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按節此祿所云衡石者也隋律歷

度唐志參十度元志十一度十分明志參十一度四十分

入分唐律歷志云畢參與古不同則參加十

度皆減至一度有餘則參度宜矣

下三星前外四星左右肩股

隋志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

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

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與戎狄之

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

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

觜

隋志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
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羣行觀象賦注
可食按彼以旅為稱非也葆保古通用旅師注云主斂縣師所徵穀旅猶處也步天歌觜三星
相近作參藥通志略觜在參之右如鼎足形隋律歷志
所測半度至元所測觜二度太元歷觜二度唐志一度元曆
五分明志缺度數

天廁天矢

步天歌玉井四星右足陰隋志玉井四星在參左屏星
兩扇井南襟隋志屏二星軍井四星屏上吟東西四星
左足下四天廁臨廁下一物天屎沈隋志天廁四星在
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廁南

天旗天苑九旂

步天歌參旗九箇參車閒晉志參旗九星在參西旗下一
直建九旗旂連晉志西南九星也旂下十三鳥天圓九
旂天圓參腳邊晉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主馬牛羊
天苑天圓未知此志就指十三星又誤云九星也

狼

晉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
欲動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大象賦注在狼東北橫
起兵

四星曰弧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天

晉志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于狼弧
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大象賦注矢不直
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是彼
以弧狼並居二十八舍之列未詳其義邵晉書曰日月令
所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算昂鬼張史記有建罰
斗觜井鬼

南極老人

大象賦老人作主而秋照丈人通神而夜襲注老人一
常以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丈人一星在
軍市南主老臣不見則人臣有不通也舊唐志開元十
二年測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
度以八月自海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環星繁
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
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
不見也

北宮玄武

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

危為蓋屋

隋志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架屋動則王者作宮殿有土
功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注為墳墓也動則有
喪危南二星曰蓋屋主治官室之官步天歌危三星不
直舊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通志略張衡云車府東南
星主防淫不見則人有詐行詔書危十六度隋律歷志
危十七度宋史十六度元史十五度四十分明志十四
度五十分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天

虛為哭泣之事

晉志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步

天歌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虛危之下哭

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大象賦注司命在虛北主死司

二星在司祿北主喪亡司非二星在司命北主官爵司危

冥司之職若明大則災守常則吉與二星在危南泣二

星在危東明則國多災金火守之如之天壘城十三星

如貫索在哭泣東主北夷丁零之類金火守之則敵

犯塞按司非月令疏熊氏引星經作司中疑彼誤也隋

志虛十度通志略虛九度少強明志虛八度四十一分

羽林天軍

隋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日天津軍步天歌陣

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羣星經星欲威明天下安

星隋兵盡失大象賦注客星守營中有奸臣

或曰戊

志以壘或為戊非也步天歌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

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鉄鉞一顯真珠北落門隋志八

三星日鉄質一日鉄鉞

有星入之皆為大臣誅

旁一大星北落

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

軍兵安小暗天下兵隋志師門宿軍門也長安

城北曰北落門以象北也

危東司寇

史記作司空正義曰危東西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

司空惟一星又不在危東恐命誤為空也按大象賦注

司空一星在奎南主外土隋志天溷南一星曰土司客

星入之多土功是也又畢北五車中央星曰司空主填

星又軫東南青正西四星曰土司空皆非危東此又誤

為司寇

營室為清廟

隋志歲星廟也晉志營室一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

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

離宮閣道

星經離宮主六宮妃后位若乘守入成鉤已環繞左右

逆行往來于宮者為妃后廢黜或主崩后黨被誅或官

女外通以時占之晉志閣道六星在王良前從紫宮至

河神所乘也一日天子游別宮之道

四星天駟一星王良

晉志王良五良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梁日為天橋主禦風雨水道

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道前一星曰
策星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星
王良移向四方隨方有兵起
策星明則馬賤暗則馬貴

絕漢天橫旁江星

晉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日天漢一日天江主四瀆津

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關道不通步天歌天

弓形兩星入河中橫星經星明動兵起參

差米貴隋志星七河水為害或曰水賊稱王大象賦蒙

居河而路塞注蒙一星亦名天江若晉志江星不具天

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史記正義天江

杵臼四星在危南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无

大象賦杵軍急以標正曰年豐而確仰注內杵云星在

正直下曰言不相當權經內曰四星在人星東南覆

則大飢仰則大豐隋志客星入之兵起天下聚米

匏瓜

大象賦注匏瓜五星主天子瓜菓明大潤光則歲豐不

然則瓜果不登客星守則魚鹽貴敗瓜五星與匏瓜同

匏瓜生兩節占步天歌敗瓜珠上

各五匏瓜明

南斗為廟

斗宿當列于首其次非也隋志南斗六星為文太室垣

星廟也主袞賢進士稟受爵祿又主兵一曰南二星魁

天梁也中央二相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大象列

天廟 亦為天子壽命之期星盛明王道平和芒角動搖

天子愁兵起移徙其巨逐漢書笑惑入南農丈人一星

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積也斗天子下殿定斗牛之斗其分野

十度則其分野反在南方其理有不可究詰者隋志斗

二十六度通志略斗二十五度明志斗二十四度二十

其北建星

晉志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南二

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上二星旗附也星動則眾勞

天歌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晉志作天辨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手

牽牛為犧牲

隋志牽牛六星主犧牲事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

梁次三星主南越星動為牛災星經星直殺米價平曲

在牽牛南太微東主天子畿內之田其占與角之天田

同牛九度隋律應志牛八度元史七度二十分明志九

度二十七分

其北河鼓

星經河鼓三星中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

為右將軍星直則吉為有功曲即凶為失計奪勢左右

旗分九星並在牛北枕河主軍鼓達聲音設守險以旗

表亡動兵起河鼓有芒角為將軍雄強步天歌左旗右

兩畔左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上如連珠晉志
旗端四星南北列日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
近河鼓及桴相直皆為軍鼓用

婺女

星經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一名婺女昭十年傳杜預引星

占云婺女為既嫁大明女功有就天下甚熟小暗天下

不足庫藏空虛大象賦注須女賤妾之稱主布帛裁制

嫁娶步天歌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論星經

星東西兩周次二秦周二星在越東南秦雍州南下雙鴈

門代二星在秦星南代國向西一晉伸晉一星在韓魏各一皆

北輪魏一星在韓星北楚之一國魏西屯楚一星在魏星南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城南畔獨燕軍燕一星在楚星南燕西一郡是齊隣齊二星在越西南

齊北兩邑平原君趙二星在鄭南欲知鄭在越下存鄭一星在越南

六黃星細區分續漢志女十二度進二分宋史志十一度元史十一度三十五分

其北織女天孫也

大象賦注織女三星主瓜果絲綿珍寶若王者至孝通

于神明則三星俱明暗明則女工應若大星怒而芒角

則布帛涌貴星經云在天紀東端常以七月一日之七

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功善大象列星圖云漸臺四星屬織女左足主層刻律呂

若明正則陰陽調而律呂均不然則否也

東壁

志缺此宿晉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

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

好武經土不用考工記斬人魂室在東壁在西壁而

東壁也隋志壁九度元志八度六十八明志壁十度二

十八分通志略下九尺為天子之中道天慶十星在東

壁北天馬之廢今之驛亭也

歲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見其舍也

晉志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通考中興志

歲星色青比參左角小于太白星經木星守斗貴人繁

大衰木星守庫樓人飢米貴木守亢留三十日有救忠臣

用木星守庫樓人飢米貴木守亢留三十日有救忠臣

守二十日有王者之所行不利本木星守房天下和守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房鉤天下和平留四十日五穀豐人安吉無疾病木在

鈴威北守而搖動天子淫佚過度木守尾立太子三十日

守而絕犯者臣謀主人兵起木守箕宮有口舌木守南

斗六日大兵大吏增壽爵祿木守入魁中大臣逆久守

兵起水災大飢人相食木守牽牛天下和平久守水

災昭穆失序人飢多病木守與土合守名陰陽盡為大

水災魚行人道民流亡三年當大旱木守危祀不敬

天子別造宮室木守室在東南有善事西北即憂西

米貴五星犯北落兵起金木通志略引云木犯畢有

軍功御覽八百七十五京氏易五星占曰歲星失度何

人君不仁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

時則歲星承度

石氏槍機棊星異狀其殃一也

晉志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

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所及則為災天棊一名鬯星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事殃不盡為旱饑暴疾天機甘氏本類星末如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棊天槍天滑天衡國皇及登蒼彗宋均鉤命決注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御覽八百七十五河圖稽耀鉤曰五星散為五色之彗漢京房注風角書有積集章所載妖星皆見于月旁互有五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書

漢書疏證

天垣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以兩青方在其旁
隋志熒惑司天下羣臣之過熒惑不動不兵戰有誅將丁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違違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欺王中興志熒惑色赤比星大星大小類填星經火入紫微宮下天守斗兵起人主災人不聊生火星守文昌國亂兵起火星守角忠臣賢相受誅萬人兵大環繞鉤已者國大饑水災犯左右角羣臣謀戰不成伏誅火守攝提格天下更主火守亢多雨天下盡反兵大起火守氏大臣相潛逆行而赤色大臣亡守六十日有大救火星入之有賊臣為亂火守房有兵起七日有大喪及赦十日有大夫災二十日不去必臣反君火守貫索米貴火守心地

動守二十日臣謀主色黑主崩之象火守天市米貴火守天棒兵起火守天龜天魚南旱北水火守尾兵相向大臣憂火與水合守箕尾間名九江口必有赦若勝折絕者天下亂及旱災火守箕尾間名九江口必有赦若勝已大臣被誅火守龍早火守南斗國有內變相輔不安兵起火逆行順守者及繞城鉤已將相死國災火久守國絕嗣火守織女布帛貴兵起十年乃息公主憂火守牽牛老臣逆牛貴十倍人相食起將軍死大水火守天雞兵起火守女宿產婦多死布帛貴火守虛赤地千里女子多死萬物不成有土功役土火守墳墓人多役死不葬歲餘南方有兵火守室將軍凶火守成鉤已者主失官位大臣作逆火守北落兵弱不可固國殘亡火守壁大臣謀君歲旱米貴兵起通志略引云金火守奎有水災金火守婁則言苑之內兵起金火守昴胡夷兵起火守五車三柱天下旱金火守參國易政兵起災生火守積薪大旱金火守軍市軍大饑金火守關五兵戰關下金火守狼兵起金火守天狗人相食火犯七星旱火守犯張兵起金火守東顧其地有兵金火犯土司空田不得耕女不得織大象賦注火守庫府兵革大動火守雲雨四星則旱火入積水兵起火守犯積尸天下大疫火守軍井井無水將軍多死火守咸池大災火守兩河中國兵起火入長垣胡入中國晉志熒惑守天江有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書

漢書疏證

立主
必視熒惑所在
易辨終備是類謀皆有其語淮南天文訓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伺無道之國晉志熒惑散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機赤彗京房書有天陰天崔赤若蚩尤皆熒惑之所生也
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白為失舍
星經金星守文昌兵大起兵守角天下兵大盛金火合守太白居後破軍殺將金星守攝提格起金星守大角兵大起金星守亢天下道不通兵起盜賊水災傷人金守七公天下兵起亂金守房鉤鈐情臣君君大有土功

國亂人飢易主金守心山崩四方兵起久守二十日以
上去心三寸兵起戰上殿期八十日金入守尾人亂大
臣變易失政金守箕兵起有救更主久守風早防內亂
金守建星萬物不成金守南斗執法大臣作逆國亂兵
起有救火星金俱入斗中名曰鑽必有臣子逆久留遲
天經過速出者禍難速平金守牽牛地氣泄兵起至城
藏出珍帛金守虛臣謀主殺人流血金守危罷女將軍
喜慶金守室兵革散久守軍兵滿野金守壁天下不通
王者急刑罰有兵大臣憂大軍賦注金火犯天牢為災
貴戚賊金守天田主兵金守火折威主有邊將奔市金
無主日一星在房中前道金火守犯則人主憂金火守
陣車則兵起金火守犯狗國則邊兵起金火守天雞則
兵起金火守泣則國多哭金火守天壘則敵人犯塞金
起金火守吏兵起金火守天網則兵起金火守不吉金火守
離宮兵起金火入守壁則兵起金火起金火守左右二
更山澤兵起金火守王良皆為兵憂月一星在天街西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上六

金火守臣下兵起金火守天街胡兵起金火守殊口兵
火起金火守九游兵亂起金入五車兵起金犯守咸池
兵起金守東井兵起金火守天社兵火起金火
守軒轅四星則女主惡之金入長垣九卿謀入
正其上出視其所指

其當為旗史記正義旗星名有九星言星辰上則破軍
殺將客勝也按牽牛北有左右旗背上有坐旗參西有
參旗皆九星此當為參旗也

太白比狼

中興志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又大于歲星晉志凡五
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
青者比參左肩赤比心大黃星比參白比狼星黑比奎

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太白散
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京房
星帝星若彗竹彗彗星彗星白彗皆太白之所生也出
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也按呂覽有天竹即竹彗
耳

星辰地動

隋志辰星見主刑色黃而小地大動中興志辰星色黑
比奎大星小于歲星晉志辰星散為枉矢御覽八百五
候曰夏桀無破女拂樞滅纘繞驚理大奮祀黑彗京
道枉矢射參破女拂樞滅纘繞驚理大奮祀黑彗京
書天美天彗天社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
也以王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星經水守角王者刑罰
急有水災疾疫水守亢米貴久多病大水災水守氏有
大水漂浸官館萬物不成貴臣憂有獄事水守貫素水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上六

災水犯心有水災及旱彗起布帛貴水守尾天下水災
江河決魚米貴土水二星守其萬物不成仇久守兵起
米貴水守箕穀不豐入大人憂水守建星人飢悽惶水
守虛水守水守危臣下謀亂破破刑法官有憂國有
水守虛水守水守危臣下謀亂破破刑法官有憂國有
水守壁水守室水災民為口主欲敗亡候之不出四日
天田天淵並主水水守龜天下大水
填星迺為之動

御覽春秋元命苞曰地候鎮星別名也廣雅填星
謂之地候隋志

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

大動中興志填星色比參右肩小于辰馬貴與日唐孔
金水日行一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十五度木三
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惟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
十二度蓋土性重厚其行最遲故其為變亦少按淮南
天文訓填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

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大宗伯疏星備云五
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
天熒惑日行王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
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
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晉志填星散為五殘
一度一歲而周天北及其異者也

失次

星經土星犯乘北極大人當之太子有罪土守角內主
喜六十日國有急爭土星守九萬物不成多病土守心
聖帝出謀臣天下太平土入尾萬物成兵起大將出征
土守南斗中有王者不用兵昇大位守之九十日兵起
水災土守天籟人相食流亡土守女人相賊惡有賊
人暴貴有女喪土守虛風雨不時大旱米貴土守危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歲與填合為內亂

天官書晉隋志下皆有饑字此脫

名曰牝牡年穀大熟

太玄辰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注

倉靈歲星也其雌謂太白也

與金合為鍊

魏收天象志熒惑犯太白占曰是謂相鍊不可舉事用
兵成師以出而喪其雄之象
是謂大湯

隋晉志俱作太陽

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

晏子雜篇晏子語柏常無曰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
動乎按此志以斗杓後三星為維星則晏子所云樞星
者當即北辰之樞星然晉隋志俱云房北一小星曰鉤
鈴鉤鈴有星及疏圻則地動河清又造父星西河中九
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必不極後句星也

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

晉志三柱九星在畢北一曰三泉廣雅天淵謂之三淵

大象賦注水入大水晉隋志又天淵十星一名天海水

守則水

紀星散者山崩

隋志天紀九星在箕東東主萬事之紀理怨訟散絕則
地震山崩有喪之占後來所無

龜籠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

大象賦注龜五星主定吉凶明則君臣和不明則垂旻
不居漢中川有易通志略云亡則赤地千里隋志籠十
四星在南斗南籠為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
有水

辰星入五車大水

大象賦注水入水御覽八百七十二孝經內事曰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

祭惑入積水積薪

晉志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所以供酒食大象賦注天船中主有水災火入兵起水入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廚賦注多水此別一積水明則人主康微則否火守大旱

北戌

晉隋志南河北河各三星南河曰南戌北河曰北戌蓋

戌守之戌或疑與井戌相連以為戌字非也觀象賦兩

河俠井而相望大象賦兩河占胡越之急皆謂此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堯

角亢氏沈州

晉志依三統歷云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于辰

在辰郭璞云數起角亢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周易分

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淮南天文訓角亢

鄭觀象賦注角亢鄭國兗州以氏屬豫晉唐書天文志

房心豫州

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

州費直起氏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淮南天文訓氏房

氏房心大火之次卯初起氏

衛之分野屬并州

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淮南天文訓營室東壁衛觀象賦注同舊唐志營室東壁觀象之次亥初起危十三度中室十二度終室一度按衛既小國虛設分野而云屬并州并州晉地自相子盾前人所疑固矣然洪邁云于地不相干也漢律歷志云危十六度終室四度于瀆風了不相干也漢律歷志云危十六度終室四度為觀象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分野此云營室東壁并州而晉志所配則郡皆漢舊郡彼固引范蠡鬼谷先生張良張衡並云然則自昔以來相傳分隸如此舊唐志云七國交爭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張衡蔡邕又以漢郡配焉貞觀中李濟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記焉則瀆風與修晉書仍還古書之舊耳洪氏輒議之一何粗

奎婁胃徐州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于辰在戌魯之分野屬青

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淮南天文訓奎婁魯

漢書疏證

卷二十

罕

中偕一行日舊經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

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

昂畢冀州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于辰在酉趙之分野屬

冀州費直起畢十度蔡邕起胃一度淮南天文訓胃昂

梁之次酉初起胃四度

觜參益州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于辰在申魏之分

野屬益州費直起畢十度蔡邕起畢六度淮南天文訓

觜參伏實沈之次申初起畢十度中參七度終井十二度按魏分益州亦不可通

井輿鬼雍州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于辰在未秦之分野

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淮南天文觀

首之次未初起井十二度中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

柳七星張三河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屬

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淮南天文柳七星

張周舊唐志柳星張鶉火之次午初起柳七度中

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又一行云張六星十八度中央四

翼軫荆州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于辰在巳楚之分野

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淮南天文

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

辛西夷

唐歷志五星議曰後魏神端二年十二月熒惑在匏瓜

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

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霧熒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

王燕趙癸北夷

淮南天文訓作壬衛癸越

未中山

天文訓作未宋

戊吳越亥燕代

天文訓作戊趙亥燕按淮南似近之

五星羸縮

隋志張子信云五星行四方則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

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

攝提格

高誘注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又地形訓注攝提天神

漢書疏證

歲星正月晨出東方

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淮南天文訓太

歲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

月與之晨出東方按馮相氏注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

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

今歷太歲非此也疏云太歲在地與天土歲星相應而

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

辰而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歲辰年數同以歲星為陽

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見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

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于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

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
上十二月日月會于亥十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
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太歲者也 按天官書與淮南

同為跳辰而史隔一辰淮南隔二辰又不同蓋淮南又

云太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

宿與太初法異也此志削之似太歲歲星間辰無跳辰

之法始于此 錢大昕曰歲星與太歲相離歲星居丑太

也歲星居子太歲必在丑而歲星則在寅寅在子前二辰

辰也十二辰皆然歲星非太歲也歲星與太歲相離

日青龍史記淮南並以太陰紀歲星提格以下十二名

皆謂太陰在所班氏天文志本承用史公之文乃云太

歲在寅曰攝提格皆在卯曰單閼此誤以歲星為太歲

也按歲星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不見于書惟淮南書中

咸以太陰為歲星或以太陰為太歲惟文求之

各自明了錢又立別名曰歲星未究其旨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單閼 高誘注單盡闕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

引孫炎本作攝焉攝提格也按關氏之闕讀為焉故應書闕遂又作焉遂按石氏云名監德

降入者索隱云歲星正月二月屢見東方之名下倣此

執徐 高誘注執贛徐舒也伏贛之物皆散舒而出也

大亢落 高誘注亢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

律書天官書 落並為略

散祥

高誘注散盛祥壯也言萬物皆盛壯 案應引

協洽 高誘注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涪灘 高誘注涪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史記正義孫

炎云萬物吐秀傾垂之貌 注涪大也

也又一切經音義李暹云言萬物皆備精

氣故曰涪灘單盡也淮南注作修蓋誤

石氏曰名天音

史記作大音按管子五行篇五鍾一曰青鍾大音疑大

音是

漢書疏證 卷二十

作謬 高誘注零落也正義李巡云萬物皆落技起之貌

掩茂 高誘注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

大淵獻 高誘注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

迎陽

名天皇 史記作大章徐廣曰一日大星索隱云漢志亦作天皇

星此又誤為天皇下天宗史作天泉

困散

高誘注困散散也也皆謂萬物牙葉也

赤奮若

高誘注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萬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又地形訓注赤奮若天神也

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

隋志秦歷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附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國皇星

馬總意林神農問于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西方長生不死眾

曜同光蓋其名偶同也隋志或曰橫星散為國皇主滅

姦主內寇難見則兵起魏天象志占曰國皇見有內難

急兵

昭明星

隋志出于西方金之氣也望之去地可六丈而有光其

類太白數動察之中赤如守房心國不有喪必有屠城

昭明下則為天狗所下者大戰流血

五殘星

丙山經西王母司天之五殘隋志或曰旋星散為五殘

亦曰一本而五枝也一日五鐮或曰星表青氣如暈有

毛其類歲星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喪

六賊星

呂覽有賊星隋志六賊火之氣也出則兵起

司詭星

隋志或曰機星散為四危見則主失法期八年豪傑起

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也又曰司危見則

其下國相殘滅

咸漢星

隋志獄漢一曰咸漢或曰權星散為獄漢青中赤表下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有三彗從橫主逐王刺王明史天文志風角書凡妖星

以五寅日出見

四填星

隋志四填星大而赤去地二丈當以夜半時出見十月

而兵起

地維藏光

隋志土之氣也大而赤出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謂之地

維藏光出東北隅天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出西

南隅則有兵起出西北隅則天下亂兵大起

燭星

隋志上有三善上出善星所出昌反

歸邪

晉志以為瑞氣隋志或曰有兩赤善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或曰見必有歸國者

金之散氣其本日人

史記人作火按淮南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園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蓋星為陽精為外景史記作火為是

漢晉志天漢起東方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經尾箕之間謂之漢律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

循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

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魏瓜絡人星柱造父

騰蛇王良傳路傳路一星關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

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

河關正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蘇唐書一行曰

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劍關得坤維之氣陰始

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

井攝百川上流故勢首為秦蜀虛得兩戒山河之首雲

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當驚參伐皆直天關

表而在河陰十月陰氣進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

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

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

氣為山河下流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折木為雲

漢末流山河極焉明天文志徐光啟論雲漢曰天漢起東方尾箕間經龜魚說天江棟星天箭斜行連箕斗天弁河鼓左右旗西映天市之吳越至宗人宗星而止其大勢上絡天津至車府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關道大陵天船則漸下而南行歷卷舌五車諸侯天關司怪水府入東井過四瀆關正天狗孤矢之墟迄天柱海石之南踰南船帶海山貫蠶蜂十字架旁馬腹而極于南門一星是為帶天一周以理極之近南極者固應尚有雲漢其所見當不誣也按其云屬觀十字架

天鼓

晉志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又易傳曰萬姓勞

厥妖天鳴

天狗

隋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或曰星出其狀赤日有光下

漢書疏證

卷二十

異

即為天狗又云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

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則軍破按隋志天狗凡三

耳

格澤

隋志又曰格澤氣赤如火廣雅以格澤為妖氣炎炎中天上下同

色東西緝天若于南北長可四五里此熒惑之變見則

兵起其下伏尸流血隋志又以格澤為瑞星中與天文志瑞星十二五日格澤疑非也

蚩尤旗

呂覽明理篇其狀若蚩尤旗華以長黃上白下名蚩尤之

旗隋志或曰四望無雲獨見赤雲蚩尤旗也按言蚩尤旗者其狀

不一水經注皇覽曰魚九冢在東郡壽張縣有赤氣出如絳名爲魚九旗則言赤雲者近是

旬始

御覽三百五女兵法曰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狀象雄雞

制百兵之母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

三奇六合主威軍士隋志或曰樞星散爲旬始常以戊

戌日視五車及天軍天庫中有奇怪曰旬始狀如鳥有

喙而見者則兵大起攻戰當其首者破死又曰出見北

斗聖人受命天子壽王者有福按李奇讀怒爲帝是也

鳥尾

枉矢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呂覽明理篇有游蛇西東按此即枉矢高隋志機星散

爲枉矢枉矢見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長庚

隋志列于雜妖中詩傳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廣雅太

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豸孔疏謂不知長庚是何星那

通人之蔽矣按此亦太白所變

景星

觀象賦注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光

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隋志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

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

德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續歷志熹平中治歷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隋志京房

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

又云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而周天又云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

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

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

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

澈通考王奕按渾天說黃道九道其初本無是因日行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星

道居中月五星循左右兩行故日道獨黃月行青朱白

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故月道出入

于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

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爲內南爲外然漢志謂黃道北

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奎南至斗

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

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

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爲之名日之行也

每歲有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

按以渾天言之也月令疏天如彈丸圓圍三百六十五

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圍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廣雅作橫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廣雅云天度從地至天十七里度地之厚與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高等此異說非鄭義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大司徒曰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但渾天之體雖繞于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千地三十六度南極下千地三十六度北極之下常見不沒南極之上常見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

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後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曜云夏至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日有九道九道見本志下文彼云月行道異日春東從赤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倣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高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高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麟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且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

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且時日極于西去且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乖違于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按志言暑景長短隋志以為用劉向鴻範傳所說也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舊唐志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陽城北至之暑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暑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北極差一度半而先儒以為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又乖舛而不同矣此寒燠之表也

漢書疏證

卷二十一

表

馮相氏疏云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言政令之不平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杪于地四維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按此三十九字今本所無疑是注混入暑進則水暑退則早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今本退尺下無二寸字注云暑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于度日者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早進尺二寸則月食者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者日之數備于十今本無注暑長為涼短為早奢為扶

通卦驗云暑進為贏退為縮稍為扶贏者賞無功富民重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諛臣進忠臣退按此注鄭氏曰扶當為蟠蟠止不行也通卦驗注扶亦作此扶字下有脫誤說文扶並行也聲字從此讀若伴侶之伴集韻古扶字作扶然則此扶字義當如許慎說與贏縮之文相配與蟠聲亦近

月行則以晦朔決之

隋志其行有遲疾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

漢書疏證

卷二十一

表

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月令疏歷象之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自二十四日至于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于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于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

至衝而應

通卦驗卦氣不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若乾主立冬乾氣不至則立夏

有寒傷稼也李光地曰歲注立楞以害鳥帑之類

日暈厚薄

隋志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于夜

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

則日白若于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日

暈周帀東北偏厚厚為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

重抱

晉志日重抱內有瑠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彙

抱為和背為不和

晉志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

勝隋志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

為分離相去

隋志背于內者離于內背于外者離于外凡占分離相

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生

直為自立

晉志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

立從直所擊者勝

抱且戴

隋志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
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
冠國有喜事又云日暈負且戴國有喜

圍在中勝在外勝

隋志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暈內有珥一抱所謂

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

見半日以上功太

大連下白字誤為太也隋志有軍日暈不帀半暈在東

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

白虹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彙

晉志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

尾至地流血之象

雲氣有獸居上者勝

隋志敵上氣如乳虎豹伏者難攻軍上雲如馬頭低尾

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

江淮之間氣皆白

晉志東海氣如負簪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

杆濟水氣如黑菰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

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

夷氣如室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

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捎雲精白者其將悍

隋志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逾明或青白如膏將勇大戰越絕軍氣曰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

陣雲如立垣

越絕記軍氣曰其氣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

漢書疏證

卷二十

雲

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

隋志敵上氣囚廢枯散或如馬肝色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皆為將敗軍上氣乍見乍不見如霧氣此衰氣可擊上大下小士卒日減又云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軍上氣如火光將勇卒猛不可擊其半半天

隋志壬子日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徧四方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大兵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災解

蜺雲者類鬪旗

呂氏明理篇雲狀若懸旌而赤其名曰雲旂注雲氣之象旌旗者迺有占

通典雜占曰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須和雜殺氣森然疾起乃可論占

王朔所候

武帝時望氣王朔

人主象

隋志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

漢書疏證

卷二十

雲

霧中恆帶殺氣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此帝王之氣不可擊喜氣也

晉志太平之應又有氣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廣雅昌光祥氣

衣冠不濡

晉志名曰靈故曰天雨靈君臣乖

臘明日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曰臘鼓鳴春草生

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

西北戎叔為

通卦驗清明風當至不至菜豆不為與此為字義同淮

南天文禾不為董子五行順逆魚大為並同也

聽都邑人民之聲

六韜五音篇古者三皇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

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按

後之鏡聽亦其遺法也

至七升而極

齊民要術淮南術曰從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

漢書疏證

卷二十

堯

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者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

一斗亦其類也

然必察太歲所在

淮南天文訓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飢

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論水旱篇太歲之數在陽為早在陰為水六歲一飢

十二歲荒越絕外傳枕中曰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

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

勝金陰氣畜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

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

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

更相勝此天之三表也齊民要術正朔占歲星上有青

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

若旦有黃雲惡

按此驗不然齊民要術物理論曰正月朔且四面有黃

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有青氣

雜黃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

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謂歲星十月在東井淮南天文訓太陰在申歲名曰涸

澱歲星舍東井與鬼

辰星出四孟

漢書疏證

卷二十

李

其常當在四仲淮南天文訓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

分効奎婁効見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與鬼以

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

土水合于危占曰為雍沮

天象志填星辰星合于須女占曰是為雍沮主合不行

且有陰親者與此占不同

行畢陽環畢東北出

陽天街之南也星經房第一星名為右服大將其名陽環非此也天象志月蝕

在畢直微垣之陽又云月再犯畢陽皆謂街南也

火入東井行陰

謂黃道之北晉志并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蓬星見西南

隋志蓬星狀如夜光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一二修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

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

晉志東藩第一星日上相其東北太陽門也西藩第一星日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

亂髮

說文鬢髮也按今小兒剪髮為圓者是也

祥雲如狗

晉志妖氣一曰虹蜺二曰祥雲如狗為亂君為兵喪

流星

晉志流星天使也大者曰奔其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飛星大如缶甕後皎然白前卑

後高此謂頓顛非角亢隸之頓顛二星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為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

積骨

天質

大象賦注鬼四星質一星合五星

時歲星在關星西

大象賦注天關一星在五車東南畢西北天門也

太皇太后避時

史記呂不韋傳太后崩卜當避時徙官居雍論衡辨崇篇占射事者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此避時者謂所居衝對于已有刑也後晉書丕傳趙王商嘗欲

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奏曰禮請侯葛于路獲

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潘夫論浮侈篇巫祝焚惑百姓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晉書庾翼傳自武昌移鎮襄陽議者謂其避衰避衰即避時也

是謂驚位是謂絕行

前文云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天官書占與此同魏收天象志占曰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隋志三星合在井占曰是謂驚立是謂絕行皆作立字

左將軍千秋卒

漢書疏證 卷二〇

五八七

千秋上脫任字

漢書疏證卷二十

卷二十

空

〇

浙江書局刊

樊 煦校

宋 范 照校

吳 鴻 望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吳 沈欽韓撰

五行志

是以摠仲舒別向歆

晉志五行序云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班固據大傳采仲舒等著於篇

晉志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十一

〇

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則禍消福至此其大略也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本此說以為幼君大臣之象成公季孫行父見執

於晉之徵

故得雨而冰也

舊唐書睿宗諸子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凝霜封樹望王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按此則劉向之言有徵也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

范甯集解引此監本訛作穀梁傳

御廩災董仲舒以為

何休襲其說非是

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藏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按三宮

者夫人與左右媵之宮公羊傳二十年傳諸侯有三宮

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者也范

甯解三宮為三夫人謬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公羊傳作病何休云病者民疾疫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董仲舒以為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

此說自荀卿以來并傳之或襄公之事而誤入桓公也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姊妹有不嫁

者公羊疏引晏子春秋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先君桓

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此皆不近情理之談也桓公

與管仲入齊先後之間耳縱使入國便多行無禮何至

便云有不嫁者乎景公為其子孫而發露醜行非大愚

狂惑者不肯出諸口也

董仲舒以僖娶於楚而齊媵之

此亦無稽之談左傳宗人魯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據休說則西宮是右媵所居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

悲愁怨曠之所生也後書陳蕃上疏曰楚女悲而西宮

災等是俗說比諸董氏猶為近情

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

此據漢法知之實漢傳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是

時程不識為長樂衛尉長樂太后所居曰東宮李廣為

未央衛尉帝所居曰西宮又武帝令寶嬰東朝廷辯之

如瀉曰東朝太后朝也皇太后太子所居并稱東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年正義東為春萬物生在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

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

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則公宮為西宮明矣

成周宣榭火

此左氏經文公穀并作災

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滅之

此說較可何休以春秋當新王因天災樂器不周不復

興乃亡賴賊之語

新宮災

劉向以為宣公廟災云殺子赤之故亦可通然總覽魯

生說春秋最腐而僞

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為

何休本其說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按宋於數

年內并無患禍董生不見古文而妄說伯姬既能守禮

一老婦人何所悲思何休更難通惟劉向合鴻範傳殺

太子之應

九年陳火

此昭九年事而董生倒置宣十一年莊王滅陳以實之

其意以為孔瑗與夏徵舒相類也不知陳火何所比附

乎如此說經則扣柴荆引入迷妄劉向言春秋不與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四

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頗近正論要亦非春秋之意

也

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

按四國惟陳舊屬楚二十五年會於黃父謀王室鄭子

太叔實發之且四國之火在前豈可謂不救周之應乎

淫於女樂而退孔子

雉門兩觀災在定二年退孔子在十五年安可傳會

亳社災

公羊作蒲社蒲是薄之訛耳范甯解引劉向日戒人君

縱恣不能警戒之象

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按桓釐廟親盡當毀此孔子所言者禮運正義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

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按郊特牲不言兩觀為

臺門則臺門非闕門之差諸侯之情彼疏云臺上架屋曰

門應有闕公羊言禮何足據也鄭注明堂位魯有庫

雉路則諸侯三門總諸國君降於天子者五三之異舉

應與庫雉名異實同何為僭乎亳社者左氏解云諸侯

有之所以戒亡國傳云閉於兩社為公室輔正義云左

有周社卿大夫有大事詢厥庶在其開也二傳亦不譏魯有亳社也仲舒復

欲因是勸武帝用法立威為酷吏先聲尤經生之蠶也

以春秋誼韻斷於外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五

淮南獄辭所連引數千人豈無冤者以經生而為酷吏

爪牙是春秋一經乃比於羅織經矣非董仲舒之孽何

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

據晉灼注冠首曰烽烽當為蜂蓋本有作蜂者檀弓范

則冠而蟬有綏正義云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續

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頰胡之制遂作冠冕纁

綖晉灼解則謂走馬墜冠尚馳逐也

長樂宮臨華殿

三輔皇圖長樂宮有臨華殿在前殿後武帝建

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

班婕妤傳求供養太后長信宮趙昭儀傳云奈何令長

信得聞之傳昭儀傳云成帝母太皇太后稱長信宮水

經注長樂宮殿西有長信長秋諸殿玉海引黃圖長樂宮有長信宮然

長信宮又長樂之別殿就其見居者名之也

桂宮鴻靈殿災

黃圖桂宮漢武帝造水經注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

餘里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按孔光傳大司空何武言傳

太后可居北宮則桂宮也傳言紫房複道通未央宮者

是也因傳太后居此名曰永信宮耳黃圖復云永信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六

在甘泉宮絕遠非也

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盡俗為燼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三傳皆無水字董生因哀羨淫亂意以為大水耳何休

云蓋秋水所傷襲董生說

金鐵冰滯涸堅

冰即凝字涸當為涸左傳省文作固昭四年傳固陰涸

寒郊祀志秋涸凍按集韻涸疑也涸固寒也師古謂涸

與涸同則左傳何為一字兩設乎

自號曰山君

一作仙君

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何休注參用董劉二家之說按歆說非也許田朝宿之

邑本非祀周公之所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

周公此行人之辭耳杜預云後世朝宿邑立周公別廟

果爾鄭於祊遂祀泰山乎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此謂子弟同姓食采得立廟於禮則非也朝宿邑而

立廟其義尤無據矣劉歆欲附鴻範傳廢祭祀之文理

不可通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七

嚴釋其贊復娶齊女

按娶哀妻在二十四年與七年大水事絕遠

故二國俱水

謂魯宋同在十一年被水公羊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

書及我也何休云時魯亦有水災故詭詞書外以見內

也按桓公十三年莊公七年俱書大水未嘗諱言襄九

年及三十年書宋災豈魯國亦被火乎此等釋經鬼窟

中生活劉向以為愍公被弑之因則昭然法戒矣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何休依董說按淫女構亂

禍及後嗣此春秋法戒也二劉所見者小矣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

何休依董說按魯事盟主有禮故救晉侵齊大水之徵

恐不為此劉向遠徵前數十年事益非

通儒以為違古制

此傳致簡宗廟不知當毀而不毀孔子所以逆知桓僖

廟災也何焯曰五行傳本向歆故紕毀廟之議王鳴盛

班固郊祀志贊云究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為正也此志復云云自相矛盾

凡草物之類謂之妖

晉志作草木

故致羊旣與常雨同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八

庖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故班氏說蠶歆非是月令注

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變性也

史記

古人以春秋為史記董子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杜

預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觀此志則兼以外傳為史

記師古但言司馬遷之史記非是遷書在漢自名太史

公書王鳴盛商榷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師古以左氏為司馬遷竟如不辨菽麥

長安多治仄注冠

史記酈食其依儒衣冠側注徐廣曰一名高山冠齊王

所服秦以賜謁者

皆白衣袒幘

按袒幘者空頂幘也續漢志幘至孝文乃高頰題幘之

為耳崇其中為屋未冠童子幘無屋無屋則袒幘也

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

以下所論洞悉物理深切著明通儒之學終竟元后事

則非劉向豈班彪乎

燕有黃鼠銜其尾

按晉志鼠妖入黃曾黃祥在思傳晉志是也此志入鼠

傳不類王鳴盛商榷曰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復出卷中如此甚多

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九

越絕云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德之故為楚門魚門越

絕作巫門

時則有詩妖

魏書崔浩傳太史奏災氣在苑瓜星中一夜忽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為童謠將妖言而後行其

災禍搜神記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年以類相與嬉遊永安二年

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其

兒戲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長之重問其

故為毛蟲

告爾三公鉅司馬如竦身而躍若引一匹練以登天

宋書五行志按月令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從車騎材官屯廣昌

師古曰武都之縣當是代郡之訛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晉世家之支偶與此同疑今本外傳脫去

以招人過

蘇林注招音翹招舉也按淮南王術訓力招城關注招舉也呂覽慎大篇作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是招為舉之義也宋祁校此云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按唐六典兵部員外郎試武舉七曰舉重注云謂翹關率以五次為上第是唐時以招關為翹關蓋招字本訓為召王逸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十

楚詞注以手曰招以音曰召毛詩傳亦云招招號召之貌非謂用力軒舉也故須讀招為翹實誼過秦論招人州蘇林亦音翹則知訓舉者皆讀為翹也

劉向以為靡色青近青祥

何休云象魯為鄭瞻所述惑此不過以自實上侯人來之語為救首救尾之狡詐不知於鄭瞻何仇恨也子政之語猶為近情

大不明國多康

范甯引京房作為火不明則國多康疏云視與禮同配南方言火不明猶言視與禮不明也

震遂泥

虞翻注坤土得雨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張惠言曰者四當之五上云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謂四之五也四之五又在坎故遂泥矣

厥妖狗與豕交

宋五行志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

按傳下文有王定而獻之則非真變為石也此占何可附會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晉志復引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又云成帝咸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十一

康初地生白毛孫盛以為人勞之異

故聖人以為草妖失乘之明者也

乘晉志引作物柄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當作十四年范甯解依董仲舒義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何休不用董劉之說云季孫行父專政所致楊士助疏

駁之云桓十四年季氏不專政亦無冰

厥異霜不殺也

范甯引京房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與此小異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啟而起

說苑敬慎篇與尚書大傳同為高宗時師古少見多怪

耳注中不同不字當衍李梅實范甯引京房曰從叛者

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何休從董仲舒說劉向以為取吳孟子蓋約略昭公除

喪後娶也何休以為十年經去冬二傳并無冬字蓋昭公取吳

孟子之年尤誕妄

而相有妒媚之心

召南小星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說文妒婦妒夫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主

媚夫妒婦也一日相親也然此詳氏新異之說舊傳通

用禮記大學注媚媚也

釐公二年十月

按文當云釐公十二月何休解此經襲董生說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范甯解依劉向而何休以為夫人專愛之所生謬甚

後二年殺子赤

自釐公二十九年至文公十八年不得云後二年有訛

脫

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鴻範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

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

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

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

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中

晡時至黃昏按此為四月乙亥朔實歲月日之朝李尋

所對猶未敢正言哀帝之咎耳

劉歆以為負蟻也

釋蟲草蟲負蟻郭謂常平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

青色好在草茅中然則非蟻也羅願爾雅翼云蟻者負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主

盤臭蟲也亦作蟻如蟻蟻輕小前能飛生草中八月九

月知寒多入人屋裏逃劉向所說蟻誠臭蟲然今所在

有之草間之物不必皆因男女同遊而生也歆言性不

食穀者亦為未當今負盤好以清且集稻上食稻花用

家率蚤作殺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

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燥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

爾今人謂之蟻蟻亦曰香娘子按何休范甯并從劉

向之說

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

按此乃鄉壁虛造之言何休襲其謬於僖二十五年宋

殺其大夫云宋以內取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於此年

云蓋由二世內取實近妃族禍自上下齊召南曰以事
實核之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
之夫人王姬也後遂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
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
弱乎

劉歆以為蠖蟻蠶之有翼者

說苑說義篇蠶蟻仆柱梁蚊蠅走牛羊劉歆以為飛蟻
者是矣爾雅翼云蠖飛蠃蓋柱中白蟻之所化白蟻狀
如蟻卵凡斬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至或柱礎去地
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為房屈曲而上往往變化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南

川

羽遇天晏溫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脫翼藉藉在
地而死矣魯宣公十五年冬蟻生劉歆謂即是物又董
仲舒說蝗子也說者亦多以蠖為蠶蟻之類失之愈遠
郭璞亦以按魯語蟲舍蚘蟻蚘是蟻子則蟻亦蟻類可
知

中尉不害將軍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景紀匈奴傳及百官表俱無可考師古云魏不害蓋誤
以征和二年所封當塗侯魏不害為景帝時也謬甚

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

按外傳是太子晉諫而云有司非也周本紀無其事蓋

明史記彼別有所據非遷書矣

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沚水也

明史五行志崇禎十三年華陰渭水赤按此後李自成
陷關陝血流成川之應也

補
黑青黑祥

此傳無黑青黑祥劉歆以蠖生當之非也按自唐以前
史志只言黑氣而已宋史五行志元豐末嘗有物大如
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
大觀開漸書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
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仿佛如龜金眼行動蹉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五

川

有聲黑氣蒙之下人丁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
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又宣和中洛陽府畿閒
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
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
之黑漢明史志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黑青見民間男
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入隔直抵密
室至則人昏迷徧城警擾操及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
得其後汪直開西廠緝事道路以目黑青驗也正德崇禎復見
之按萬曆中亦見

時則有脂夜之妖

洪範傳注夜讀曰液謂以脂液汗人也志於後一日夜妖者方讀作夜按脂液之妖如孔甲龍殺之類音志以晝腹隋志以鬼哭當之非也

一日牛多死及為怪

新唐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占曰金草動魏書靈徵志轉輸煩則牛生禍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二傳並以爲晦冥左傳以爲晦日正義云杜預以長曆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按董仲舒以夷伯爲陪臣劉向以當夜妖皆鄉壁虛造之言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未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公羊仍以爲晦冥疏猶執春秋例不書晦日若果白日晦冥則不能克期戰左傳云陳不違晦明晦日矣坐井觀天之徒可哀也

蟲食心

爾雅翼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積蟲漢孔藏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如螟是螟爲無足蟲也

厥妖牛生五足

列朝詩集劉溥小傳云己巳之變英宗狩先二年京師

有牛禍一牛五足一足生於額蹄反向上原博占云小人在上夷狄橫

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

范甯引劉向日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何休云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按兩說皆迂遠山崩川竭則其國自當之三川震而伯陽以爲周亡是也沙麓晉地則晉惠公當之矣

成帝河平三年隄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

水經注江水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也明志眉州有神縣西有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七

耳山峽青衣水經其下縣東南有松柏灘按一統志嘉定府有青衣江自雅州府雅安縣流入經洪雅縣南夾江縣西南又東南經府城西合大渡河入江名平羌水又名洪雅江陽江即大渡河自夷界流入經峨眉縣南又東經樂山縣界至城西南合青衣水入江并無柏江捐江之名雖古今名易應亦文有譌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

鄭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俾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皇極氣先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嗜其味厚其

175 8

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按如鄭解則不必改爲下體生上之病視同貌

傳

一曰馬多死及爲怪

新唐志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隋志引洪

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死多又曰馬者兵象將有寇

戎之事故馬爲怪

內取茲謂禽

按內取當從瓚說公羊傳宋三世內娶禮坊記諸侯不

下漁色鄭注內取國中爲下漁色

南方謂之短弧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六

陸璣疏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

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舍

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鄭露赤雅云斑衣山子散

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版籍定居斫山燒畬射生輕

死夫婦交構插青路衢以斷行跡不知誤入張弩射之

構精入地是生短狐狐長三寸狀若黃熊口銜毒弩巧

伺人影胎性使然也南海有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八月

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博物志蠅蟻蟲弱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

劉歆以爲蠹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

取玉玉化爲蠹射人御覽九百五十抱樸子曰射工蟲冬天

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

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

自辟射工也徵諸書傳則歆言亦有理也

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

按魏志高貴鄉公甘露四年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

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明年隋

五行志梁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

中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七

厭妖龍見井

此下脫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事

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馬生牛牛

生馬信乎對曰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

風俗通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邈家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亦其類也

亡天子諸侯相伐厭妖馬生人

續漢志及晉志引京房有上字此脫或以亡字屬前文

讀尤非新唐志馬生人

有馬生角於吳

隋志陳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拱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竟為周師所虜

故大人見於臨洮

晉志魏元帝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伐魏隋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雁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男化為女宮刑濫也

按男化為女多不可數有異者晉書郭璞傳暨陽人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辛

川

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便去谷遂成宦者宋史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此尤人病之甚者

厥妖人死復生

按人死復生雖已葬復出多有不足異明志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河南龍門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俗傳借尸還魂者也

厥妖人生兩頭

唐志涇州鶉鶻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四歲儀鳳三年以獻於朝晉志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儒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此夫下未一之妖也

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

晉志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羞又有女子陰在首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隋志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

上體生於下媒續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圭

川

唐志乾符六年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自在臍下占曰君失道明志崇禎八年鎮江民婦產一子頂戴兩首臂贅一首與母俱斃生非其類淫亂也

晉志懷帝五年抱罕合驪根枝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尋而懷帝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

人生而大上速成也

晉志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唐志咸通十三年民皇甫及年

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於初歲餘即死

生而能言好虛也

宋史志清熙十四年臨安府浦頭婦產子生而能言四

日暴長四尺

厥妖人生角

唐志咸通七年渭州有人生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

黃圖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非常室招前殿署長百官

表諸僕射署長皆屬少府

褒故公車大誰卒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

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按掌門衛者見人輒呵問曰誰故

取以為名大誰長屬公車司馬令茅元儀暇老齋筆記今之緝事番役唐稱

不長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按何當作卒不良見唐書楊慎於傳

五行志下之下

冊府元龜五百五十五宋檀超掌史職上表立條例云班固

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今改日蝕入天文志魏收序天象志

亦云自後諸史皆從其例以日食入天文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元史歷志姜岌較春秋日食云是歲己亥朔無己巳似

失一閏二月己巳朔去交分人食阻大衍歷與姜岌合

隋志律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并無朔字今以甲子

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於夫子於理尤詳公羊

穀梁俱是臆說也

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劉知幾史通曰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

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

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

左氏明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而仲舒造此曲說

劉歆以為楚鄭分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歆號知歷故推日食地分適其時有鄭昭公事而楚無

事也執此以為日食之應則尤泥矣

楚滅舒蓼

舒蓼事在宣八年胡可以十五年日食應之不得已當

言滅庸耳在十六年

晉敗王師於買戎

公穀並云然齊召南曰按買戎與王師戰此實事也以

王師自敗為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經可易為買戎乎

此穿鑿也

晉人執戎蠻子歸於楚京師楚也

其穿鑿無稽只因一歸字與歸於京師相同遂以楚為京師何休又甚為之詞云晉人執戎蔓子不歸天子而歸於楚惡晉背叛當誅之然傳文嫌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同文故稱晉人稱戎蠻子名以避之非真京師楚也一經俗儒演說白日鬼嘯矣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帝紀不載疑此衍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

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按歷法當以癸未為

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為常理今云晦日食者司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書

歷之失也按漢時未行定朔之法只用平朔一大一小

故日食或在晦二不足怪也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宋志云八月晦亦當為九月朔

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

二人謂許皇后班婕妤好專歸咎於二人永之姦詔也

星隕而且雨

杜預依此說范甯強毅梁傳從之非也星隕如雨言星之隕多且急若雨下耳觀下成帝時復云星隕如雨京房易傳天雨星云云則益明只是星隕之狀不兼雨也

蓋恒星不見是一事星隕如雨又一事經所以加書夜中也或者疑恒星不見則凡星不見又安得見星隕之似雨耶不知二者本非一時一事且星隕亦斷無暗墜之理即如夏秋之間小星或飛移數丈其始終莫能見也至飛時乃見耳果使恒星終夜不見又何碍於見凡星之隕耶又誤執左氏夜明之說必是無雲星隕之後又雨則如無雲而雷又足為異此則占家天泣之說附會益非矣

申繻日彗

明史天文志彗亦彗類大約偏指謂之彗芒氣四出則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彗

曰彗為災更甚於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終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地理志

吳 沈欽韓撰

溝洫志攷一

泥行乘毳山行則榻

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毳泥用輶山用橐釋音毳乃鳥切推板

具按玉篇集韻並云毳長不勁也呂覽慎勢篇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

沙用鳩山用橐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楸毳窮廬故有

所宜也又修務訓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

用橐高誘又注四載云山行用橐水行用舟陸行用輶禹本紀云泥行乘

橐山行乘橐徐廣曰橐他書或作橐橐一作橐音邱窻反如漚曰橐音茅窻之窻謂以板置其泥

上令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橐形行如船而短小兩頭廣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擡進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

東新語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

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

而兩旁無牆所謂橐也當海水初落魚蝦膠黏淺沙洗

踏之輒驚入漸澗不可得漁者於塗跳屈其左足而以

右足踔泥左扶而右手摺拾板輕坦滑擿行若飛蓋大

禹泥行之所乘者也按與張守節說同又河渠書泥行

踏毳山行即橋徐廣曰說文山行乘橐澤行乘輶傳作

輶總而言之毳橐輶聲同高誘徐廣並有作輶之字故

如漚讀橐爲窻師古不與毳鳩爲一物毳鳩字傳寫變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孫祖燕校

汪自強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美

耳樺榻橋聲同與樑菓為一物樑即菓盛土之器越山者以此懸度又為鹿盧以轉故亦謂之橋而榻輻輳為一物廟中以載樞士謂之輹軸者也

至於大伾

注鄭氏云云按書正義水經注引鄭君注同鄭氏知即

康成矣辭瓚指黎陽山為大伾循水經河水東過鞏縣

成皋滎陽又東北過武德縣東又東北過黎陽縣南禹

貢河東行者洛汭大伾北行者陸黎陽已在東

北則河北折所過大伾不在黎陽明矣情志黎陽縣有書並沿大伾山通典諸

張晏云成皋縣山者是也鄭注云河水又東逕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二

成皋大伾山下縣之故城在伾上宋史河渠志張洎亦

云大伾即今成皋是也王鳴盛尚書後案曰張揖云成

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鄭云在修武武德之界謂在

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以河北岸言之兩說二而一者也

迺醜二渠以引其河

水經注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又東逕遮害亭南有

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按此謂禹又云河水又東北

為長壽津上白黎河之故瀆出焉全祖望校此溝漁志

曰醜二渠以引河一則灤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

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胡渭禹貢錐指曰

徒駭而以王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城在今

內黃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大名

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河之故瀆

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明

地理志東昌府堂邑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一統志貝

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一統志甘陵故

平縣西南又東逕博平縣故城南一統志博平縣故

北逕靈縣故城南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

又東逕鄆縣故城南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袁宇記在

北二逕鬲縣故城西在今陵縣北北逕修縣故城東明志景

治蔭縣安陵縣西景州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東北至東光縣故城

西而北與漳水合明志景州東光縣南有漳河又淇水篇淇水右合

宿胥故瀆明志大名府滹縣南有宿胥故瀆即淇水合

瀆宋元時衛河處又河渠志衛河謂之白溝亦曰宿胥

名曰御河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

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

魏無慮頓邱即指是瀆也又敘灤水云東武陽縣有灤

水出焉灤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趙一清水經集

宿胥口不僅出此也宋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禹於貝邱疏二

渠以分水勢按貝邱乃頓邱之誤貝邱太遠在河下流

一渠自武陽縣武官本誌東引入灤水一渠疏畎引旁西

山以東北形高做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

渤海錐指曰其一灑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于

乘入海其一河之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

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含漳水是為北

過降水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潰俗謂之王莽河

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

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邱南東北流至于乘

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又云水經

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皆時已無水咸城以下在今開

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

時空者惟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

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

故瀆

注其一出貝邱西南

亦當為頓邱之誤水經注敘此渠於長壽津下咸城之

上是為頓邱之地明矣

北載之高地

謂乘高注北也王橫亦云使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宋史志大中祥符八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即衛河一

衛輝府輝縣西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閒

太行二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

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衝漳直下

北出邢洛如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

而至於海九域志霸州文安縣有百濟河明志

通州寶坻縣有朝河朝蓋湖之誤大伾而

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

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天禧四年垂又言

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即黎與

長吏計度垂言今者決河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

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

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五

口九域志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案明遂及契丹

志河開府青縣宋曰乾寧縣北有獨流河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並益為

難臣於兩難之閒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

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

利軍界何以計之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

里魏志武紀建安九年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在輝

縣西北河岸北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

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一統志裴家潭在濬縣西逕

牧馬陂一統志長豐泊在濬縣西即宋李垂所謂牧馬

伍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
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
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
載之高地大伍二山睢股之閒分酌其勢浚瀉兩渠滙
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
涸矣元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
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
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明志濟寧州嘉祥縣東有
會通河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為河北
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六

同為迎河

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則以為
禹貢逆河在是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同合也下尾合曰
逆河初學紀逆迎也言海口皆有朝夕湖以迎河寰宇記迎河在滄州清池
縣明志滄州漢浮陽縣清改曰清西南二十三里從南
皮來輿地志云南皮北有迎河分漳河入浮水史記正
義河至冀州分布為九州此謂唐之冀州唐宋地志並謂降水至此下至滄
州更同合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
也胡渭曰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
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

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
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
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
陂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為清河
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邱
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為逆河不
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
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成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為一
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
多又云碣石之東為滄溟其西則逆河世謂之渤海而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七

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
不至碣石矣按胡渭所言多鑿空度影之談姑存此以備好奇者之聞
入於渤海

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
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場周移也薛季宣書
古文訓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東望碣石其後大
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埋矣王鳴盛曰今永平府昌黎縣二縣乃漢驪成象縣境碣石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臨云滄海者蓋當海水
波襄偶然激射非真浪蕩也秦皇漢武並至碣石北魏
文成帝太安四年東逕登碣石觀滄海改名明志永平
樂遊山此明係在平陸而以爲滄海謬也明志永平
府昌黎縣西北有碣石山即禹貢導河入海處也一統

志渤海在天津府東一百二十里南自鹽山縣東北接
山東海豐縣界又北經滄州青縣靜海至府東諸川滙
入處折東北接順天府寶坻盛河二縣界古曰渤海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集解文頴曰即今官渡水也竹書紀年惠成三十一年

為大溝於北郭以引圃田之水元和志圖田澤在鄭水州管城縣東三里

經注陰溝水絕濟濱東南至大梁合蕩蕩渠梁溝既開

王賁灌大梁者謂之梁溝蕩蕩渠故濱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經云

陰溝水出陽武東南逕大梁城北左屈與梁溝合俱東

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又渠水注云渠水即蕩蕩渠又北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八

屈分為二水續述征記曰汲沙到浚儀而分也汲東注

沙南流逕梁王吹臺東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又

汲水注云陰溝即蕩蕩渠也宋志張洎言禹又於滎澤

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按鄭注河水濟水俱以鴻溝為

禹迹不知讀河渠書未審也洎乃承其誤至大梁浚儀縣復北復分為二渠

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

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荥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

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良若渠漢明帝時王景始作

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故

以儀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

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東

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

邲邲又音坂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

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

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

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

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

晉書桓溫傳溫至枋頭先使袁粲伐譙梁開石門以義

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義

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

岸善瀆塞裕更疏鑿而清運焉按通鑑義熙十二年裕遣建武將軍沈林子彭

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尙書左丞皇

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

為通濟渠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一統志蔡河上流

即汴河自中牟縣流經祥符縣南分流又東南流逕通

許縣北又東南逕尉氏縣東入陳州府扶溝縣界即古

鴻溝又名沙水

與濟汝淮泗會

按水經注沙水南流逕扶溝縣其一支分北注渦水其

一東南逕陳郡汝南至沛之義成縣東流注於淮渦水

自沛東南至下邳亦入淮汲水東逕陳留濟陽考城梁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九

國之蒙縣為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北而東注泗水蓋鴻溝諸水派別於濟而歸於淮泗汝亦沙水所經也胡渭曰以

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此外有濟隨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

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

外傳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淮以象帝

舜水經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

湖水口以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

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言

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一統志雲夢澤在德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十

XoL

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

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外傳吳王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商宋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會晉公午

於黃池水經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

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

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楚事無明文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越已滅吳而不能

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又越世家句踐已去渡

淮南以淮上地與楚並是其時當考方輿紀要山陽瀆

在淮安府城東古邗溝也北神堰在府北五里古末口也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言三江者鄭氏及張守節二家並可從鄭云三江左合

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

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三

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周禮職方氏疏揚州所以

合為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張云

故得有三江也此即本鄭義宋蘇氏傳亦因之

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

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

至白蠟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

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

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

也張氏所說比水經注為詳按外傳子胥曰吳之與越

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曰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

浦陽江則錢唐浦陽亦為二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

吳邪三江但就吳越言則與大江無與此論通渠似當

專從張說越絕吳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

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又云百

尺瀆奏江吳以達韓邦憲廣通壩考云廣通壩在高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十一

XoL

瀋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樣
 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若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湯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壩通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旁有伍牙山云土音員左傳襄公五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謂衡山在烏程國云或說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其說當是橫衡字本通方輿紀要橫山在江甯府西南百二十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即左傳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桐汭元和志在宜州廣德縣西五十里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方輿紀要固城在高淳縣南十五里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墨翟書云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誤以春秋通渠為禹功也五湖說亦不一越絕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者湖周六萬五千頃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如彼文則者湖更大於太湖而今無聞未可信也章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張守節云五湖者太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也東岸五湖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太湖在莫釐山東周過三十餘里西口周二里其口南則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釐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胥山西南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湖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北口湖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北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亦連太湖今按彼五湖之名連太湖為六恐非水經河水注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當時所謂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五湖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楊泉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躡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胸當岵嶺崔嵬穹隆行曲越絕名大雷小雷瀾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斯則善言五湖之形勢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一統志淄水源自青山府博山縣顧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歷益都臨淄樂安壽光四縣合青水泊入海濟河故道自濟南府新城縣流逕高苑博興樂安東北入海
 蜀守李冰鑿離堆
 水經注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壩寰宇記蜀人謂壩為壩壩有左右口謂之湔壩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壩其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玉女房下寰宇記青衣神益州記曰神號雷榭廟班固以為離堆下有石

室名玉女房蓋此神也
今按固書中無是語
白沙郵作三石人
義字記蜀記云三石人在
永康軍青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
明志
成都府灌縣西有滄江古離
堆也通志離堆在灌縣一里
避汚水之害

水經注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
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今雅州自蒙山至
南安西潤厓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害蜀郡太守
李冰發卒鑿平潤厓河神最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
遂平潤厓通正水路宋史志今陽山江大阜江
大阜水
自灌口下青城縣
北流入溫江縣界皆為沫水入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古

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
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
本彭州導江
縣灌口鎮
至瀘州以
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滅
明志雅州
有大渡河自生蕃界流入亦名沫水亦曰陽江方輿紀
要沫水在雅州西五十里源出盧山縣東九里盧山東
流至州會於青衣江故
青衣江又有沫水之稱

穿二江成都中
華陽國志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
行舟船冰又通笮九域志華陽縣有笮江按即流江通
汶井江
元和志在蜀州唐
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
會
元和志白木水東南經
武陽天社山下
新津縣天社

山汶井泉江水會明志崇慶
州新津縣南天社山枕大江合江又道洛通山
洛通山
西三十九里
洛水或出瀑口疑是灌
經什加郫別江
會新都大渡
元和志大渡津在簡
又有綿水出紫岩山
在漢州縣竹縣
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
明志成都府
西北三十里
江即維江也
會江陽
明志瀘州本漢江陽縣賈水自
東流為資江
州北來亦曰中江東南入瀘江
皆
溉灌稻田膏潤稼穡又識齊水服穿廣都鹽井
今雙
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水經注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
萬頃歐陽忞輿地廣記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按外江
在今羅城之南笮橋下內江在今子城之南眾安橋下
自唐乾符中高駢築羅城遂作康棗堰轉內江水從城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五

北流又屈而南與外江水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復成江
明志華陽縣城北有外江自灌縣分流經此適城而南
一名清遠江城南有內江亦自灌縣分流經此適城而
東一名石犀渠與外江合南注大江此府城之內外江
也方輿紀要流江在成都府城北亦自大江分流由灌
縣東北經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
餘里合於郫江一名外江又名清遠江郫江在府城南
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郫
縣應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
朱志
阜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外應
一統志外應
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安
即花江也
之金堂
九域志乾德五年以簡州東北曰三石洞
一統
石洞即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蒙陽而達於漢之雒
東南曰馬騎
一統志馬騎
溉導江與彭之崇寧
宋地理

元年改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
唐昌縣派別支分不可悉記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
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
鼻以捍之離堆之址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
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
於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
四以爲高下之度元河渠志江歲治隄防上下交病元
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
害之處三十有二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登之以石
則歲役可罷民力可蘇矣至元元年十一月肇事於都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六

江堰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
行北舊無江李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
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明志灌縣有石門廣濟諸堰以節
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南東爲侍郎楊柳二堰
一統志侍郎堰在灌縣南唐龍朔中築楊柳堰在新繁縣北五里其水自離堆分流入
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宋志彭州九隴縣有鹿角砦又統志鹿角堰在温江縣西又
東至金馬口又東道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
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鬪鷄臺臺有水則以尺
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又書深淘
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

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釀爲二渠
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監本郫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
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
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
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東行二十餘里水
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
鑿一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
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九域志蜀州江原縣有金馬鎮鑿二渠合金馬
一統志金馬堰在雙流縣西北十五里東南入於新津江據九域志羅藍是阜江
淀千金黃水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七

東爲外應顏上顏上堰亦見宋志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
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壩渠皆內江之支
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爲萬工堰一統志萬工堰在崇寧縣北堰之
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
閒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爲
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諸堰都
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
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都江居大江中流以
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然後即工
一統志自漢以來皆以李冰所鑿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曰郫水轉謂之入江舊志大阜江本岷江正流自

離堆壑後始以流江為正流而以此為南江宋元以來始專以阜江為正源

王鳴盛後案曰流江者江之正流常璩志所謂檢江郵水出自山源而

下流為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縣

遂目為二江而皆以為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郵江也

任豫言此江一名涪江一名瀾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郵為李冰所穿二江非是

按水經注所敘江水自都安以至成都者為流江則流江即大江矣

唐宋地志及宋元史並然元志只云俗稱大阜江江之

正源不以為憑而胡渭舍地理志明文必欲以大阜江

為岷江正流且妄援元和寰宇九域等書以證愚攷元

和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縣南七里又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六

云都江一名阜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大

阜水自灌口下青城縣北流入溫江縣又眉州彭山縣

下云大江一名汶江又名導江嘉州龍遊縣下同至九域志於

新津縣下云有阜江青城縣下云有大江亦自不紊胡

氏每欲穿鑿立異簡籍具在其可厚誣乎寰宇記之書異同外錯首

尾不相顧然於阜江止謂之大阜水明地理志新津縣

之南有阜江即大江也此即沿俗稱之謬一統志承之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

按史起事見呂覽樂成篇然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

溉鄴滑稽傳言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

溉此亦不可沒者也一統志西門渠在彰德府臨漳縣西南今廢左思魏都

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乃為一家解圍矣

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長

安志焦獲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索隱以為即谷口

非也寒門谷口即治谷在雲陽縣與中山同處何云自

中山西邸瓠口乎元李好文奉元州縣圖於三原

縣西注焦獲又於永壽縣北圖瓠口胡渭曰瓠口即治

谷亦稱瓠中治水出谷處俗謂之東谷口距谷口二十

許里亦宋志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詔大理寺丞皇甫遷光祿寺丞何亮經度選等

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

尾三百餘里連互山足岸壁頽毀度其制置之始涇河

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

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厓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

致力

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

並北山者從甘泉嶽辟諸山溫宿嶺而東至同州白水

縣界入洛也水涇注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明志鄜州中

西路廢縣又延安府安塞縣東南流逕殺羽縣故城西

西有洛水其下流即漆沮水元和志土門

城在今耀州東一里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元和志土門

之東東逕懷德城南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又

四里東逕懷德城南十五里非左馮翊之懷德也又

東注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仲山南又絕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九

谷水又東逕巖辟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濁水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沮循鄭渠東逕頻陽之當道城南元和志頻陽縣故城在美原縣西南三里又東逕蓮芍縣明志渭南縣北有蓮芍廢縣栗邑縣今白故城北又東北流至於洛水王應麟詩地理考水經云沮水出北地入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東入渭此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漆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注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則名稱相亂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沮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但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程大昌雍錄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出北地歸德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

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同州衙縣也宋無衙縣明志同州縣朝邑縣有懷德縣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明志富平縣西北有漆水其原爲洛水出慶陽府今水縣流經中部縣合沮水至耀州合漆水洛水遂兼漆沮之名又有石川河在縣南卽漆沮之支流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旣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班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固以後原文有孔安國三字論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

河決酸棗東潰金堤

紀年云今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蓋自滎陽引河爲溝入河水於圃田今開封中牟縣西北圃田澤又於酸棗開濮渠河至大伾北折之勢漸緩而南故戰國已有此患水經注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漢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隄旣建故渠水斷當謂之白馬潰又云緣河積石爲堰通渠成曰

金隄則金隄始於戰國也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七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青州符習承命佐役徒修酸棗縣堯堤則又以為最先之堤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明統志瓠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

鉅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和志漢州濮陽縣瓠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鉅野澤在

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利志漢州濮陽縣瓠子河上

承黃河王應麟紀聞云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明志省入開州大野澤一名鉅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五

六

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宋史

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史

賴其蒲魚之利明志東平州壽張縣南有梁山濼按自

漢武南決通淮泗之後至宋而河患漸向南宋時河入

淮者四宋志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梁龍德

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

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裴繼英塞

之未幾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明

復壞東平州東阿縣有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而為

張秋鎮在西南赤河謂指在東平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

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漘濮曹濟

諸州民田廬舍東南流至淮城界入於淮謂發丁夫塞

之命使者按

視遙隄薄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遼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惟滑與漘最為溢狹於此二州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按北岸即黎陽今之濬縣南岸即滑州今之滑縣靈河按九真域志治平中省靈河縣為鎮入白馬即古靈昌津處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復潰

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厯漘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

水古汴渠東入於淮水經注鉅澤北則清熙寧十年河

大決於漘州曹村今在開漘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

北清河入於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水也元豐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五

六

元年四月決口塞五月新隄成河復歸北至乾寧軍分

入界河於虜金史志大定二十七年御史臺言今沿河

地口入海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句河防事按其時徐州

彭城蕭豐滕州沛亦提舉管句河防事則河已南至徐

沛也章宗明昌五年正月都水監承田樸上言前代每

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清河北下有枯河數

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容三二分而已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

舊作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限

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尚書

之命使者按

不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宣宗貞祐三年四月
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
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此
守禦之大計也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德明言近世
河隄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北流其南之地
爲水不流見新鄉西河與清河合則由濟州其南有
隄水不能入海此清河故道也皆在河南而隄補其
州矣如柳口入海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隄補其
足矣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隄補其
爲河退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隄補其
宋志論云宋始自滑臺大伾營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
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
屢塞屢決按志仁宗皇祐元年三月商胡決河合永濟
歸橫隄舊河嘉祐元年塞商河李仲昌議開六塔河使
復決此其一也熙寧初屯田都監內侍程昉都水監丞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宋昌言既議開二股河以導東流王安石力謀其
年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里計家港東決汎大
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此其四也四年十二月
北轉運司開修股河上流五年二股河成至十月
月送大決於澶州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
底淤澁泄水滯滯上流必至壅遏蓋不預爲經制必
魏博思澶等州而水略無施設固初商胡決河而
已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此其三也初商胡決河
魏之北至恩冀乾益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
海是謂北流第六歸遂爲二股自魏恩北流至滄入
河而北議者始欲復導東流魏恩北流至滄入於
性而水官難其人哲宗復導東流魏恩北流至滄入
水往金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河
岸修進鑿牙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河
院安進鑿牙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河
道右相范純仁東流高仰北流說會百祿等行視東西
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說會百祿等行視東西
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四年七

月冀州南宮等五婦危急都水監復言二股之策吳安
持與李偉力主東流五年正月梁肅言朝廷治河東流
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北流方俾今頃半
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
誤國計乎此元祐之初欲回河而罷已罷而復興也
月詔權罷修河蘇轍言黃河既不可復則先罷修河
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隄岸
吳安持李偉七年十月以差遣正其欺罔之罪六年
廣安李偉七年十月以差遣正其欺罔之罪六年四月
品服李偉七年十月以差遣正其欺罔之罪六年四月
解議曰有司欲斷北流而罷一與也八年河水轉運使
知河衝之不可欲斷北流而罷一與也八年河水轉運使
工費而梁村北出關也五月水遂潰而南犯德清西決
遂斷河水四出關也五月水遂潰而南犯德清西決
言宜開北行東於吳安持後兼領都水建言乞塞梁
村口樓張包口開青鹽口以東鵝爪河分殺其水勢此
已決而復塞也紹聖元年十月王宗室言上稟成算自
算自闕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
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本聖明獨斷此成績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
流遂斷絕八月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
運司責州縣其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
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詔可此史論所謂壅
決也然徵宗時大後貽其禍於金源氏南大河約在金
初克汴以兩河界劉豫蓋至金而河遂入於淮矣然向
北支流猶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
於是驅全河盡入於淮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曩時河水
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元人排元志武宗至大三
年十一月河北河南廉訪司言近歲喜穎之民幸河北
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澗悉爲陸地東至杞
縣三汜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

次運塞南北二汶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地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按此知河難南而勢固欲北行順帝

至正四年夏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濟

益曹州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明志

州南安民山下有安山河南朝廷患之九年丞相脫脫

薦賈魯於帝挽河使東行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

於海考其入淮之道壽寧二州及勞堪憲章類編云一

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明志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黃河舊經其下入曹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美

界弘治五年河決塞蔡家口縷水隄入梁靖口出徐州

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

梁靖口在曹州曹縣胡謂曰元初黃河由過入淮至明

秦定元年由淮河決入清河自是為大河之經流

志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開封府原武縣北有黑陽山下臨大

河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潁州太和

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

景泰二年河南巡撫王暹言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從汴

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淮者為大黃河其支流出徐州

以南者為小黃河以通漕運萬表曰黃河自野鴉岡而

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過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

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永樂九年七月河復故道自封邱金

龍口在封邱縣西南三十里亦名荆隆口下魚臺塌場兗州府魚臺縣南有塌場口舊運道

所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十四年決開封經懷遠由渦河入淮正統十三年新鄉八柳樹口決新鄉縣屬魏輝

府漫曹濮抵東昌衝漲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按

明不為運道計因其勢而徐呂二洪遂浸澁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明年三月永和請黑洋山西灣引

其水由大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隄大半而不敢盡

塞置分水關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東平州平陸縣西南有大

清河雖指云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清河景泰四年河復決

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東阿縣西有小鹽河一名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考

漕舟盡阻太僕少卿黃仕備言河分兩派一自榮澤南

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北流入張秋會通海初開元時河

從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命徐有貞怡之賜築各廣

之漕遂絕者證諸史文非矣按始則障河以便漕繼乃資河

濟自此河水北出濟漕按始則障河以便漕繼乃資河

弘治三年河決開封金龍口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

十七入張秋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

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滸山入於淮一經通許開封

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鳳陽之

毫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地理志云弘治元年北決者因淤

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了家道口在歸

高下徐州命白昂修治河道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

中牟決河出榮澤楊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
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
上築長隄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昂又以
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於魚臺德州吳橋修古長隄
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
河以入海蓋南北分治弘治六年副都御史劉大夏治
而東南則以疏為主
張秋決河巡按御史涂昇言榮鄭之東五河之西鳳陽
河縣西北有滄河沱河東南有濳河飲馬白露等河皆
東北有潼河並流合淮所謂五河也
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
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汎濫北決今
惟釀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既殺水勢於東南必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天

須築隄岸於西北黃陵岡上下舊隄缺壞當度下流東
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
入海日知錄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行之道
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開按白昂之治河未嘗須與
忘其北也自劉大夏治之而北流遂永絕則張秋無慮
矣觀者知其功而由揣古今之變可也
而漕河可保乃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
由曹出徐以殺水勢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又濬孫
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道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
淮河南府榮澤縣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
東南有孫家渡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世
宗初總河副都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日

漸北徙弘治十八年河出清河口者忽北徙三百里至
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
小浮橋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天河之水合成一派
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懼霖潦決
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以
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患正德末渦河等口日
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
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
瀰漫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
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
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曰汴河自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天

小壩經歸德府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
曰白河引治開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
小壩至宿遷小河唯水台大河之口亦曰併賈魯河鴛
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
道而徐州水患殺矣督漕總兵官楊宏都御史高工部
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但議築隄
障水俾入正河而已六年河水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
河沛地淤填七八左都御史胡世宣言運道既阻不治
里糧艘阻不進河則運道無由通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
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河自

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榮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皆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山豐沛徐州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運道遂塞昭陽湖在沛縣今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至為運道計挑淤則沙土不堅築隄昭陽湖則沙積壅不若於湖之東岸別鑿一築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沛縣有留城東北有南沙河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令水北沙河皆會於泗水泗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八年六月沛三縣長隄成九年五月孫家渡河隄成自是惟於一道加隄而過河不復議開十一年總河戴時宗請開三大支河以分洩河患支河即上所言十三年總河朱裳言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劉大夏治張秋河功成賜張秋鎮名曰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請創築城武至濟

宣統水大隄兩岸築隄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往時淮水獨流入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有澗河馬邏諸港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十五年督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長淮而梁靖口趙皮寨在開封二支各入清河匯於新莊開遂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河淮既合昔之為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隆慶四年淮水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灘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合於黃河總河翁大立言開新莊開以通回船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王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入射陽湖清口遂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橋以洩二洪之水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則南北運道庶幾可保萬曆元年河決房村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徐州北有垞城俗曰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河決沛縣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

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
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閒隄岸桃宿而下聽其
所之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三年河決碭山而北淮亦
決高家堰而東山陽縣東南徐邳淮南北漂沒數千里
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淮揚多水患矣四年督漕侍
郎吳桂芳言淮水向徑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
崔鎮桃源縣西北有崔鎮鎮口為防河要地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
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
陽高寶閒向來湖水不踰五尺隄僅七尺今隄加丈二
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隄以殺水勢部議以為必准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所歸而後隄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五年河復決崔鎮
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為河所迫徙而
南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山下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
邵伯諸河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
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也
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入湖
而南徙也蓋淮水并力敵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入湖
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淮泗
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於今
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止於河身不挑則來年益
高上流之法必及於徐呂不得不止於河身不挑則來年益
盡乎邳遷而止於清挑須不惜一年糧河數萬帑將
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
口宜及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
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要未有不先通黃河而可以治
淮亦未有不疏通淮也六年總河潘季馴言陳瑄隄管家

湖通淮為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志
云後漢建安中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墩在高
太守陳登所築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墩在高
餘里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而淮不東
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長數百丈而淮不東
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
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
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為今計惟修復陳瑄故隄高築
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
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即仁義禮則智信五壩
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
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三

復此以水治水之法也帝從其請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
岸東水歸槽嗣後水發河臣輒加隄而河身日高矣十
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滄三尺山陽復河決當是時
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閒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
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訕而分黃道淮之議起
矣工科給事中張貞觀會總河舒應龍總漕陳於陸等
沙開濬無期因河而淮之由黃道達海者惟清口自海
口日塞以致淮水上侵祖陵漫及高寶而與泰運隄亦
衝決矣今議開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水上流十
里地力去不遠不致為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
海之力專於草灣之下則不復衝正河為淮城患塞
鮑家口黃家營二決則不至散溢無歸兩岸俱隄則東
北清沐海安窳直隸巡按牛應元言黃高淮壅起於嘉

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呂梁百步二洪巨石面沙日停袁黃樂開運道初開人惡二洪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禮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岸築長隄以束日縷隄縷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隄以防日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慶曆間復開草灣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入各開口淮安士民築土堰以防嗣後黃淮暴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論

漲水遇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者不思挑門限沙乃傍土堦築高堰橫亘六十里置全淮正流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淮水北岸一并築隄塞之遂倒流而為泗陵患矣此指潘季馴御史夏之臣又議開高堰以救祖陵科臣張企程亦以築隄障淮為非又言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當決者臣以為屏翰淮揚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湖揚州府東南三十里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寶應南六十里入廣洋湖寶應東南四十里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

於其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寨灣開口直達涇河寶應北三十里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二十四年河臣楊一魁復條上分黃導淮事宜十月河工告成是役也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淮安府志府西南九十里周家橋石開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卽下芒稻河也於是泗陵平而淮揚安矣日輝錄曰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而狹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賈父所云別穿一築山濬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論

劍居河北水經注屯氏故瀆又東逕鄆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一統志鄆縣故城在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括地志縣西南五十里而渭水道九百餘里劉奉世曰今渭河至長安僅三百里按此謂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自陝州大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計漢時當由陝程起也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一統志漕渠在西安府城南自昆明池東傍南山東至

河水經注霸水又左北納漕渠絕霸水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鄭當時所開也隋書食貨志開皇四年詔曰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乃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與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冊府元龜四百九開成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十八咸陽縣令韓遠請開興成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墮廢遺請重開道用功亦不多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軌之勤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長安志圖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微以百二十微爲準古有微道水家取以爲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耕地一方謂之一微義與此同假令渠道上廣一丈四尺下廣一丈上下相折則爲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十尺爲水一百二十微是水之至限也守限者每日具報數申按微即表之變也管子地員又以七尺大尺爲施以測水泉宋志乾道元年委御前統制吳琪修興元府六堰滄大小渠六十五並用水工準法修定

故道多阪回遠

水經注濁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元和志今鳳州理即故道川明志漢中府鳳縣漢故道謂之故道水西南經故道城東隸釋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郿閣頌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柱於道郿關緣厓盤石處隱雲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過者慄慄又西狹頌云武功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厓埤關山壁立隆崇造下有測之谿財容車騎數有顛覆震隄之害數歲河移徙渠不利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日知錄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五里有石堰渠二十三年縣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元和志褒水源出興元府褒城縣西衙嶺山斜水與褒水同源而派分褒水東流入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經武功及鳳翔扶風三縣水經沔水注褒水又東南歷褒

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明志漢中府褒

城縣東北褒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道也又南逕褒縣故城東又南

流入於漢漢即又渭水注渭水於武功縣斜水自南來

注之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

功也明志鳳翔府郿縣東有漢武功城西有

渭從南陽上河入褒

汭漢水而上自襄陽府均州西入鄖陽府鄖西縣又西

入鄖縣又西至陝西興安州西北至漢中府西鄉縣也

冊說漢江自興安州白河縣界逕兩谷灘至木瓜灘入

鄖陽府鄖西縣境曲折東流二百八十里至府城過城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素

又九十里至遠河口入均州界

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鄖里頌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水經注褒水東南逕大

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又歷小石門門穿

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健為楊

厥所開諫釋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平四年詔書

洪通云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罷子按張良勸高祖

午道通褒斜路蓋從楊孟文所請也

燒絕棧道則是漢初本通褒斜蓋後來棧關崩壞武帝

時從子午谷耳西漢通蜀漢者惟褒斜子午二道漢魏

開復有駱谷道宋志興元府褒斜谷口有六堰澆澗民

田又有山河堰澆澗甚廣世傳為唐何

作所

水多湍石不可漕

水經注漢水又東為鱣湍洪波湊盪古書舊言有鱣奮

鱣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鯁失濟故因名湍矣興安

有怪灘在紫陽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關又大力灘在縣

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兩石背最為舟楫患中宮灘有

柱石怒濤如雷州境越灘申漢水東過堵陽縣又東謂

灘二郎灘為險而神灘尤甚漢水東過堵陽縣又東謂

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為淨灘夏水急盛

川多湍湫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按派

河而上者魏令司馬懿伐蜀行之

願穿洛以溉重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素

臨晉今同州府治秦本紀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正義

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寘字記在縣南

五十里晉書宣帝紀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漢徵縣州西二十里有乾阮即龍

首之尾也通典同州馮翊縣有洛水商原所謂商顏

宇記商原在同州北三十五里水經注云洛水南經瀘

原俗謂許原也同州志俗名鐵鑱山又名長虹嶺西盡

州境絕於洛東經朝邑絕於河延袤八十餘里師古解

商顏為商山按商山在商州上洛縣同州在其東北相

隔絕遠師古真妄人也

名曰龍首渠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

里故志云疑此故志為顧野王與地志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

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元和志通靈陂在朝邑縣北

四里二百三十步唐開元初姜師度為刺史引洛水及

堰黃河以灌之種稻田二千餘頃宋志知永興軍陳堯

咨道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明志洪武十二年李文忠

言陝西病鹹鹵請穿渠城中遙引龍首渠東注從其請

發以石正統九年都御史陳鑑言朝邑多沙棘難耕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渠

治洛河與渭水通請穿渠灌之

下淇園之竹為捷

元和志李冰作捷尾堰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圓徑三尺

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

為捷宋志舊制歲度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

物稍芟薪柴捷堰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

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為巨索

長十尺至百尺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

索鋪稍稍芟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

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菱索繫其兩端別以竹

索自內旁出其高蓋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

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概

臬閘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

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登亦不能遇

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盛水勢護隄焉金史

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十百餘束椿杙之木不與焉

吾山平

元和志魚山一名吾山在鄆州東阿縣東南二十里

醫桑浮兮淮泗滿

楚世家懷王十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醫桑徐廣云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聖

在梁與彭城之間方輿紀要醫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捷石碛

蓄讀如詩箋熾蓄之蓄此即宋志所云馬頭鋸牙也水

經濟水注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於岑於石門

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秦監祿作豐渠之法明志桂林府與安縣

於湘流沙碛中壘石作鐔嶺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

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袁黃曰淮河入海之處平

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平江伯陳瑄就山陽之

滿浦坊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水得翻騰

踊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今按石替即此法矣

卒塞瓠子

水經注永平十二年王景治渠築隄起自滎陽東至于

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

不通惟溝瀆存焉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徒

決濮陽按溝瀆志言濮陽瓠子而頓邱之決口入海中

問經過之地皆不可得問今以水經注考之北流初過

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

東南歷時觀至東武陽奪深川之道東北至于乘入海

朔方西河謂河西酒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星

河西之酒泉郡也水經注河水逕朔方臨戎縣故城西

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注以溉田元和志靈州

迴樂縣概黃河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宮

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

大獲其利水經注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

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馮參為上河農都尉所治

也元和志漢渠在靈武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

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胡渠漢渠即胡城漢城舊迹也

明志靈州千戶所西南有漢富平廢縣旁有典農二城

關中靈輒成國漳渠引諸川

水經注蓋屋縣北有蒙籠渠上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

功縣為成林渠亦曰靈輒渠長安志靈輒渠在蓋屋界按成林即成

國之訛地理志成國渠首受渭又新豐渭水東會成國

故渠魏尚書僕射衛臻所開蓋衛臻曾修復耳晉書宣

青龍元年長安志成國渠注渭水在武功縣境郿縣東

北九里五泉渠東合成國渠又韋谷渠在蓋屋縣西南二

十五里自南山流下至清化店入渭寰宇記渭水在

屋縣志韋水源出韋谷其正流西經郿縣境支流東引

為渠散沒縣界

汝南九江引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星

水經注慎水東北入淮慎水東稱為慎陂水又東南

流為上中下慎陂皆與鴻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

左結鴻陂又肥水注考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

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

東海引鉅定

地理志齊郡有鉅定縣水經注縣東南則巨淀湖縣以

水受名也馬車瀆水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明志青

州府壽光縣西北有巨淀即清水泊也其北接馬車瀆

于欽齊乘馬車瀆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四十里接壽光縣界瀆

於此即古鉅定湖也

泰山下引汶水

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水上有石門舊分水
下溉處汶水自桃鄉縣四分當其派別之處渭之四汶
口元和志汶水源出兗州乾封縣東北原山又有北汶
羸汶牟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凡有五
汶皆源別而流同也按水經又有出朱虛縣泰山東入
鄆注無羸汶在今縣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
流合牟汶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數
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泰安州東南七
十里源出宮山流經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文所謂大汶
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鄆注不言五汶元志至元二十
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隨令史遷源相繼建河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渠

八

隔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圖上可開之狀
於是年正月己亥起須城安山之西南止臨清之御河
即衛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牖二十有一名曰會通河
明志會通河由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
其中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出泰安
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原山一名馬耳山及寨子村俱至
靜豐鎮九域志兗州奉符縣有靜封鎮在今泰安府東四十里合流遠徂徠山陽
而小汶河來會經靈陽北垆城兗州府靈陽縣東北有故剛城俗曰堰城其壘
城堰即汶流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泚水出
垆城西南流二十里會靈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合元

初畢輔國始於垆城左汶水陰作斗門道汶入泚至元
中又分流北入濟南旺者南北之脊也汶上縣西南為
南旺湖運道逕其中而北出即會蜀山湖又西為
通河也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自左而南距濟寧九
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
獨賴汶宋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壩
汶使無入泚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

六輔渠

元和志今雲陽縣與三原縣界六道小渠猶有存者長
安志圖經曰此則與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
以輔助溉灌耳鄉人名六渠亦號輔渠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渠

九

因名曰白渠

元和志大白渠在涇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大白
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水東南流亦
入高陵縣界長安志在縣西北六十里隋志有茂農渠
疑是此三限口在縣東北為南北分渠處
唐寶曆元年高陵令劉仁師請更水道名劉公渠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
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濬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
競造碾磴止溉一萬許頃於是高宗令分檢渠上碾磴
皆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廣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獻
公李為工部侍郎復陳其弊代宗亦命折去私碾磴
七十餘所歲餘私置如初至大曆中利所及纔六千二

鹿巷凡穿淘泥沙由鹿巷達於岸外近年淘出泥土填
滿鹿巷或霖雨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
益小今觀渠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費力緣
累年堆積擬於農隙搬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
漸而去不得似前輒閉鹿巷按元志所載只
未一條又不明了故節錄之以補史文之缺

言河出崑崙

通典云此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
流入蒲昌海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
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舊唐書
侯君集與任城王道宗討吐谷渾趣南路歷破邏真谷
踰漢以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
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渠

〇〇〇

御史大夫劉元鼎充吐蕃盟會使元鼎往來渡黃河上
源在洪濟橋西南二十餘里元和志補石單西南一其
水極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
三山山形如鐵河流在其間新書三山中高而四下曰
崑崙也虜曰阿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餘里唐會要大
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儀
鳳未屬其水甚清冷經歷水色遂赤續為諸水所漸黃
濁宋史河渠序云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學士蒲察篤實
錄作都實西窮河源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
者其源也四山之閒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潘昂霄志
敦腦流出復瀆曰哈刺海志名阿刺腦兒東出口赤賓
兒

河合忽闕也里朮二河朱思本志云忽闕河出自南山
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南山西北水流
流合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也孫幹論譯言九渡水猶
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言曰閼即曰閼提

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

里塔即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水流已

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合乞里馬出河朱思本云乞里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復繞

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崑崙之北自貴德西靈之境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

有慶貴至積石經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

石云河州抱罕縣小積石山也潘昂霄以此乃元和志

積石山在廢貴德州西南禹貢道河過臨洮合洮河東

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

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各八百餘里過

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德軍中受

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

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及西

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源自古

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盧子關

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

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至龍門與汾河合又南流二

折而東流通水地記云禹貢積石直西靈邊外西南五

百餘里一統志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

爾坤譯言崑崙也一在積石之西元史所稱大雪山乃再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渠

〇〇〇

山也今巴顏喀喇實河源所出今考河源又在星宿海
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行數里遂合名爲
阿爾坦河蒙古呼爲阿爾坦其地色微黃而流急東
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爾其地色微黃而流急東
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
北流百餘里有二河合東南流注於查靈海由查靈東
南流五十餘里入鄂爾其地色微黃而流急東
刺腦兒也二澤之閒有三水合流入黃河由鄂爾其
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
而黃又東南流遠大雪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
里至烏蓋芒奈山北折而西入黃河即元史所謂納
爾板克多崙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即元史所謂納
哈刺乞爾馬出二水也自烏蓋芒奈山北折而西入
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於河自呼魯
蘇入河之處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入於河自呼魯
德堡邊始名黃河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
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自發源至歸德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季

堡通計二千三百餘里

開大河上嶺

水經注河水又於朔方砥澤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爲
北河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正義
括地志云北河在靈州界按東逕高關南史記趙武靈
此貞觀中未置豐州故云然
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山下有長城連
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雙闕自關北出荒中關口有城
跨山結局謂之高關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通典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唐靈州明爲靈夏衛明志
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唐靈州明爲靈夏衛明志

有廢豐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關當在
州城 河之西地河自九原東流千里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
漢史卽云北河今按延年所謂開大河上嶺當卽梓嶺
北河也元和志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西九十三里在
靈州東北接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
靈夏縣界 經靈武縣又西北逕保靜西又西北經懷遠縣西今靈
夏府 又北經定遠城西城在新樂縣北又東北抵河其
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
五百餘里眞邊城之巨防又疑所謂梓嶺者在此水地
記河行三受降城之西謂之北河九邊考自陰山而北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季

皆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
中國得陰山則乘高一望寇出沒踪跡皆見呂溫集三
云納陰山於寸眸牽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必踰
雁孤鷹起而刁斗鳴言三受降城勝勢實錄也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按大
河過此以往則南行而勢不可挽矣明志大河自靈夏
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
河套也水地記緣胡山在歸化城之西河水西來胡山麓折而南
分爲屯氏河
水經注元城縣北有沙邱堰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屯
氏河出焉北出逕館陶縣東東北出一統志屯氏故河在大名府元城縣

東書正義引鄭云今河所從去大陸建館陶北屯氏河

其故道與胡濟曰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

理或有之然鄭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

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鄆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

相接明非禹迹矣按班固鄆縣故大河者亦是沿史遷

舊文其實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與漢武塞河後禹故道

皆無從考元和志永濟渠一名御河蓋屯氏古濟隋氏修

核其真也之因名永濟明志臨清州館陶縣西有衛河自北直元氏

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方輿紀要屯氏故河在

誤以為毛氏河乃道毛州注

隋志館陶縣下舊置毛州云舊置則非隋置矣舊唐地

理志唐武德五年置毛州又不獨誤於隋也又元和志

云周大象二年於館陶縣置屯州以近屯河為名益明

非隋之誤矣屯與毛乃史書之訛與置州者無涉偶舉

檢便不堪攷核如此

邪直貝邱

一統志貝邱故城在東昌府清平縣西南

靈鳴犢口

方輿紀要靈縣城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鳴犢

口在廣平府清河縣東西

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

鄭云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今河閉弓高以東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至

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書正義許商上言三河

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

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春

秋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據

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按後之言九

河故迹者水經注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

河之一道也明志德州德平縣東北有通典古馬頰覆

釜二河在德州安德古鈎盤河在滄州樂陵縣今為武

定府樂

陵胡蘇河在東光縣北明志景州東光縣元和志高津

枯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即九河之一馬頰河在

平昌縣南十里鈎盤河經棗州陽信縣北四十里胡蘇

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明志滄州東北史記正義

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明志歷亭元省九域志瀛州樂

壽縣有徒駭河樂壽今河輿地廣記滄州南皮縣有滌

河金地明一統志太史河在南皮縣北于欽齊乘日許

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管往來燕齊西道

河開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津注之河

既東徙滄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論漳

而南清滄二州之開有古河隄岸重地皆沮如沙鹵

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綴西踰東光東

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滄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開有日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至

大河曰沙河皆溯古隄縣北地名入會口縣城南枕無
棧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棧縣北有陷河濁數里西
通德棧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
西踰德棧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
差狹是為高津無疑也方
真紀要土傷河在濱州北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不字衍

可復浚以助大河

水經注屯氏水斷又東北屯氏別河出東北逕清河故
城西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為南北二瀆屯氏河故瀆
信鄉縣故城南甘陵縣故城北逕東逕靈自別河東逕
縣北又東北逕鄒縣與鳴犢河故瀆合此則屯氏河
斷後橫分者也按別開支河宋元以來謂之減水河宋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審

XLSX

志李垂道河書欲自伍西至冀州北界析為五渠詔樞
密直學士任中正等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起滑
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
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
悠久難於隄防亦患入滹沱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
其議遂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議者
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元祐初減水河之議復起祕書監
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張問
於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塔開直并發河分引水
勢入孫村口以解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今回河大議
雖寢然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

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
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
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
隄防具費又倍矣明志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河三
策其一曰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
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恆衝決運河勢小
故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
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
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
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有八百里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審

XSL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
水經注河故瀆自沙邱堰東北逕發于縣故城西屈逕
其北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明東昌府清平胡渭曰實
字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即孟康所謂出貝邱
西南二折者也按宋志熙寧六年用滑州把凡退背魚
直河開魚助水勢增漲河流湍急七年都水丞劉瞻言自開
場河岸則黃河固有取於曲勢也
河果決於館陶
此北決者也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水經注河水

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

水粵在漢世河決金隄漢成帝王尊事河水又東北逕衛國

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

縣之秦亭西明志濮州范縣古秦亭在南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

北即東武陽也明志濮州朝城縣漢東武陽縣西南有故漯河又有漯水出焉

雖指云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

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

津明志大名府滑縣東北長壽津始與漯別長壽津以西漯故道悉為

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

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

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

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

是委粟津以西以地望言之委粟津當在今范縣朝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此本津名也漯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

漢志言漯水一出武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自

宋世河決商胡明志宋所開商胡六塔渠故址在開州境按開州宋為澶州朝城流

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漢書疏證 卷二十一

浙江書局刊

楊振鐸校

丁立誠校

高培森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考

〇川川

六二九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吳 沈欽韓撰

溝洫志攷二

王延世使塞

元和志王莽河西去魏州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恆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金隄王延世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恆當人情故呼之恆山華陽國志漢史按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隄謁者

三十六日河隄成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十一

河

元志歐陽玄為賈魯作至正河防記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壅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宋志熙寧初李立之請引河東流劍生隄三百六十七里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開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隄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有剗水隄

有截河隄有獲岸隄有縷水隄明志工部尚書朱衡言可施於黃河湍悍安可以一隄當之縷水隄有石船隄則兩岸築隄不使旁潰始得遂就下之性

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關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

卷牽制壅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

緹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

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

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其濬

故道深廣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

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見九章算術商功篇又劉徽序九章云徽尋九數有重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二

河

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繫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按此即今之海島算經也其剗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檝實以土牛草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宋志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壟岸浪者也其修築補築亦用椿木草土相兼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二里一百三十步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

者從鋪廣一二十步長一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衝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雜大絳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上以草數千束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索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蹋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眾眾聲力舉用小大推梯卷成埽大者高二丈又用大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隄立踏或挂鐵貓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不動搖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三

×××

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至竹絡高二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上以草土築爲埽臺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長數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懸挂隨以管心長索遠置數十步外鐵貓大椿曳而繫之再以草土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挂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北中廣四五十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

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並剗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是秋八月二十九日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廢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四

×××

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紐絞縛纜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紐繞船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種之水中又以竹紐長七八百尺者繫岸槪上每紐種二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板釘合復以埽密布板上二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在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過決河水怒溢暴增卽重樹水簾復布小埽土牛白關長稍草土隨宜填築以繼之石

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沈餘船後草埽三道並舉竹絡盛石置椿繫纜一加修截水隄法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大埽約高二丈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逐猛疾觀者股弁十一月十一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四前後繫出水管心大索以鋼其勢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石轆軸穴以立木如比櫛埋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五

×₁₁₁₁

橫木上密挂龍尾大埽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通用物料價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

十六錠有奇

按劉大夏治張秋決河亦用石船隄法

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宋志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壘麥結秀穗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水朔野山谷迥寒冰堅晚泮盛夏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攀腥并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攀

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薈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踢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甌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捩白亦謂之明攤湍怒略停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濁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六

×₁₁₁₁

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善外繇六月

免其外繇六月也宋食貨志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河渠志大觀二年工部員外郎趙震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騶動數路常至破產今春滑州魚地埽合起其役常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宣和未饋餉空乏詔天下並輸免夫按漢慮不償其庸而免其外錢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

繇宋反利其值而橫爲窠名蓋仁不仁之政懸絕矣

患底柱隘可鑄廣之

元和志底柱山谷名三門山在陝州峽石縣東北五十

里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既決河出

其間有如於門故亦謂之三門白樂天集三門者中曰

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新唐食貨志開元二十

九年以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以通漕開山頓爲輓路

燒石沃醴而鑿之天寶元年上半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

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

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七

河隄都尉許商

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過楊虛縣東明志德州平原商河

出焉元和志滴河在德州滴河縣北十五里漢成帝鴻

嘉四年河水泛溢爲害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

以商字爲名後人加水焉按許商沮孫禁開通篤馬河

致河決館陶彼之於河渠了無之議其前又議不浚屯氏河

令入故篤馬河

水經注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

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

河間府寧津縣南二十寰宇記馬頰河在滄州樂陵縣

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輿地志云篤馬河亦馬頰

也九域志謹篤馬河宋志嘉祐元年四月塞商胡

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

埽志前云大名府有孫杜侯村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

自二股河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州即具德博之境曰四界

首河七月都督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漕

洫志所謂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

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

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

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八

可以無決溢之害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按此志孫禁

雖有是言而事未行不知宋韓贄何所據而云然自是

熙寧元祐開主回河東流其禍始此

今見在成平東光隔界中

地理志勃海郡成平縣下云庫池河民曰徒駭河漚沱

非大河則班氏不以爲徒駭河也與許商各著所聞耳

復人競信商言亦過矣宋志徽宗初河北轉運兼提舉

河事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泄徒駭河寰宇記云徒駭河

與滄州清池縣相接古木門城在縣西北四十六里今

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

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

在九河南篤馬河

胡渭曰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許商云然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宋志李垂言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大河並在平原西北且河壤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

齊與趙魏以河為竟

說苑臣道篇齊鄒忌舉田子居為西河而秦梁弱田敬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九

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趙策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溝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魏策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蓋齊竟西北趙竟東南魏則三面跨河南連鴻溝也

堪溺自其宜也

元史志仁宗延祐元年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汗地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濫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近黎陽南故大金隄

宋李垂以為伯禹故隄實宇記縣隄在澶州臨河縣西十五里自黎陽入堯命縣治水築隄無功又縣隄在貝州清河縣西三十里自宗城縣界來又縣隄在歷亭縣東三十五里明志元以恩州治歷亭縣省入明為高唐州恩縣又相州安陽縣下縣隄堯城築以捍孟門一統志金隄在大名府元城縣舊府城北十九里南自滑縣接界繞古黃河歷開州清豐南樂大名元城東北接館陶界又禹隄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

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

明志大名府滌縣漢黎陽縣東有大伾山按此水經注之黎山隋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十

以為大伾山沿誤耳正義引括地志大伾山一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西南有同山西北有黑山宋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渭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聞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津正如河陽官本訛譌按元和志浮橋架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百倍朝廷喜而從之五年六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滌

州者賜名天成橋九域志宣熙三年廢通利軍以黎陽軍政和五年升為澶州則正在孟昌齡建橋之後也與地廣記無黎陽縣元地理志云金為滑州者並誤大
亓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八月都水
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軍之東上詔云滑州此復言
通利軍史 盧水溢為害乞移軍城於大亓山居山之閒
以就高仰按宋時河勢猶與買讓言仿佛故引之維指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障今按縣北六十里有紫金山在大亓山之東北擊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凰山與紫金山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邱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亓山之支隴買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里有善化山即古柱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買讓所謂西山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十一

丙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

郡國志縣有黃澤水經蕩水東北至丙黃縣入於黃澤

元和志在相州內黃縣西北五里

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寰宇記金隄在澶州頓邱縣北十里上接清豐下入南

樂縣界清豐南樂並魏界明屬大名府

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接地理志東郡無平剛縣郡國志東郡陽平有岡成城

一統志在東昌府莘縣西或即此也又趙世家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剛平秦策趙

案齊魏築剛平衛無陳野詳此則剛平衛地正義云剛平在河北非也衛文公東徙渡河久矣平剛疑當為剛平也方輿紀要平剛或曰在滑縣西南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元和志澶州臨黃縣本漢觀縣地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

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水經注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又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北岸有新臺為盧關津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十一

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方輿紀要昭陽亭在大名府濬縣東北

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又是有棘津之名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一統志遮害亭在衛輝

府濬縣西南五十里方輿紀要大河逕亭南又東至黎

陽縣東大亓山北入開州

禹鑿龍門

通典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元和志縣北五十里禹導河至於龍門是也元和志絳州龍門縣因龍門山為名黃河北去

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王鳴盛後案曰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寧縣西南八十里
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西直陝西延安府
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絳州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壺口
山盡處西與韓塘之龍門相對
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辟伊闕 方輿紀要闕塞山在河南府西南三十里亦曰龍門山

亦曰伊闕山志云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大禹疏以

通水兩山對峙石壁峭立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門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水經注淇水又南歷枋屨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

南入河胡渭曰河先合水而後至遮害亭通典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

河謂之淇水口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

後書循吏傳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其修浚儀渠按水

門用石蓋自景始河水注云漢安帝於永初七年令謁

者太山於岑於石門東積石以捍衝波則安帝前先用

石門也又濟水注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

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

地理通釋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水不入河而自

達於海按通典禹貢衛漳入河處在今廣平府肥鄉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三 八〇八

界水經注漳水東出山通鄴縣西地理志魏郡鄴縣故

大河在東北入海又廣平國斥漳縣應劭曰漳水出治

北東入海觀賈讓言蓋欲復禹貢衛漳入河之道李垂

導河書亦云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逕衛漳直北

下出邢洛微宗初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

海胡渭曰宋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今廣

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

志云宋元豐中北決入漳水遂為大河之所經張商英

之議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即水

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但河由界河

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欲改從久於之浮瀆商英

亦非知明志正統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沁州

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為一至肥鄉漳河在隄岸逼隘水

勢激湍以故為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

樂開堙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

鑿開置閘過水轉入而疏廣肥鄉水道則漳河水減可

免居民之患衛河水增益為漕舟之便從之漳水遂通

於衛嘉靖初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河於衛有三便

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汲縣至臨

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黃河東北

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徒氣遂遷轉今於河陰原武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南 八〇九

懷孟開道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患息而京師形

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門入衛今道河

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抵京師且修其溝洫備旱澇限戎馬便三詹事霍韜大然其劃具奏不行六年光祿少卿黃綰獻治河議言清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充冀開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義同按江良材縮說不詳良材之說欲改從衛河出河陰懷孟開是欲於黎陽遮害亭之上倒挽河西行徒欲倣賈讓之言而實未能審誦其言霍韜姦人苟欲立異宜其相契也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主

六

亦名灑河明志順天府寶坻縣東有潮河方輿紀要巨馬河在霸州北宋界河也界河東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張戎之論正合元史泰不華傳上言淮南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輜江龍鐵掃掃沙泥隨潮入海明志隆慶六年河臣潘季馴言海口自雲梯開四套以下關在安東百里一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則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時給事中李冰請多濬海口以通風水之利工力甚難

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

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閻若璩云逆訛為九水經注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遠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胡渭曰此不過借營州以證碣石而實與瓚所言不同瓚事在南岸故曰天嘗連兩東北風海水溢西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主

六

出寢數百里事當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為勃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吞食地廣贊水卑耳之漢當同碣石為淪洪波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索縣地今為濰州樂亭昌樂地其所吞食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濰沃壤廣鏡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為濰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洲鹽山海豐及霑而止

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去

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七元和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從鄭滑觀察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歲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之半平詢諸將吏得

古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遺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
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
乃於鄭滑兩郡徵役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
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引舊河以注新河滑人遂無水
患沈亞之集魏滑分河錄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
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河西南行
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
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迹於是遺其寶裴弘泰請於魏
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
秋隄防不為固此將軍所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涸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七

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魏
帥許之按所謂古河者未必禹之故迹當是宿胥瀆耳
宋志紹聖三年轉運使趙偁言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
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
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
澶州
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
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
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
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崇寧三年十
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

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
導之則無壅遏之患四年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
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
塘濼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隄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梁書文學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劉杳血脈所因杳云
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
而推當起周代按藝文志歷譜類有帝王諸侯世譜古
來帝王年譜卽此周譜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六

蘇秦傳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邱魏策朱已謂魏王曰決滎澤而水大梁大
梁必亡矣韓非子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秦本紀始皇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蓋
秦之滅魏如朱已之料以前所指皆虛擬耳而王橫意
謂決處卽白馬口恐非也
紀年惠成王十二年楚師
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而河為宗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是惟河宗氏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吳 沈欽韓撰

藝文志一

建藏書之策

文選注三十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

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又曰尚書有青絲編

目錄

總羣書而奏其七

隋書經籍志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古

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孔子刪書別為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十一

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別錄七

略各有其部推尋事迹則古之制也

校經傳諸子詩賦

文選注魏都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雠校一人讀書校其

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

雠

錄而奏之

御覽六百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

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

楚聞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劉向

浙江書局刊

楊振鐸校

丁立誠校

高培森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五

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
可繕寫者以上素也文選注引多今東觀書竹素也一句
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
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

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
德包簡周易疏子夏傳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不
知誰加經字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
之前已有經字王應麟藝文志攷證曰今易乾卦至用
九即古易之本文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

漢書疏證卷之十四

十一

四十一

子發老屋得之按論衡正說篇河內女按說卦釋文云

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後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
有三為王為鶴為鼓巽後有二為楊為鶴坎後有八為
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葵藜為桎梏離後有
一為牝牛艮後有三為鼻為虎為狐兌後有二為常為
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不同

易傳周氏二篇

儒林傳云周王孫古義號周氏傳

服氏二篇

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
畫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御覽三百八十五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必氏
易經

楊氏二篇

武帝時五經博士之一經典敘錄劉向典校書考易說
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

元丁將軍大義略同

蔡公二篇

五經異義王制疏引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
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按所

漢書疏證卷之十四

三

四十一

謂下邳傳疑本此

韓氏二篇

儒林傳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

王氏二篇

儒林傳王同授淄川楊何

丁氏八篇

儒林傳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今小章句是也經典序
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

所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冊府元龜六百開元初

禮部奏議荀勗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王

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

古五子十八篇

初學記文部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

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

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淮南道訓二篇

初學記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書傳淮南九師道訓除

復重定著十二篇御覽九百劉向別錄曰中書署曰淮

南九師書淮南人剛訓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

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思玄賦注

引九師道訓曰道而能飛吉孰大焉按此志作二篇與

總數不合明

古雜八十篇

按此即乾鑿度稽覽圖之等後書張衡歷言尙書詩春

秋讖之繆妄而不及易則易說為古書也又乾坤鑿度

炎帝黃帝有易靈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

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疏云夏殷易

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

黃帝者鄭志答趙商云以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

近師皆以襄九年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杜預云二易皆

為夏殷也襄九年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杜預云二易皆

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太卜疏引注云爻在初六

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禮運注殷陰陽之書其書

變者為主按此蓋服虔注也禮運注殷陰陽之書其書

存者有歸藏疏熊氏云殷易以坤為首御覽六百九金

既則殷制連山理合夏書藏先坤後乾知是殷明矣歸藏

按賈疏連山以純艮為首據鄭注則漢時二易尚存其

一也隋志云漢初已亡蓋見志無其目也志只云古雜

者蓋年代汗漫雖有其書莫究其用亦未知道是周大

卜所掌與否故存疑云爾孔氏左傳疏云世有歸藏易

者偽妄之書不知隋書載劉炫偽撰者乃連山非歸藏

也然如晉中經簿隋經籍志歸藏十三卷云晉太尉參

軍薛真注刊本訛新舊唐志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鄭

樵通志略司馬膺注十三卷今亡隋有薛正注十三卷

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郭璞爾雅注引歸

藏兩壺兩瑜之文邢昺疏謂出齊母經其非隋唐間偽

擬明矣御覽六百桓譚新論連山入千言秦始本紀始

游徒羅泌以為連山公羊疏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

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歸藏四千三百言

夏易詳而殷易簡今按傳注所引似非四千三百言所

能盡也賈公彥疏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為舜妃又

又有明夷營者老大明之類皆殷筮明夷經治洪水

故占大明榮莖營惑武王伐紂占者老曰不吉王應

麟攷證曰傳注所引若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息鴛鴦

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黃神將戰筮

於巫咸昔夏后啟筮乘龍飛以登於天學陶占之日吉
昔者河伯筮與洛龍而枚卜昆吾占之日不吉昔夏后
啟筮享神於大陵而上封臺枚占皋陶曰不吉昔夏后
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珍臺於水之陽昔者桀筮伐
唐而枚占於楚或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理
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昔穆王子筮卦於馬遷昔
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遂蓋雜說古帝王卜筮之
奔月爲月精按並見太平御覽

事疑如汲郡師春但取左傳卜筮事爲書耳又說苑覽
鐵論引易皆本經所無亦古雜之篇也

雜災異五十三篇神輪五篇

後書郎顛傳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
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
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蓋雜災異之流與京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房傳大略同又乾坤鑿度有萬形經制靈經之名蓋後
人妄立名目以爲奇怪今古回換無以知之

孟氏京房十一篇

隋志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唐志卷同晁公武讀書志曰
今其章句亡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按李鼎
集解引九家易有京房注也又否六五爻引京房曰柔
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大畜
象辭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
應乎天新唐書麻志大衍麻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
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
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冬至之首皆得八
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
日七分止於占災吉與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
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麻以降皆因京氏然此自其
災異書非章句也御覽五經異義曰今易京氏說臣動

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
以道厭妖國有披髮於野祭者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後書郎顛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注京房作
易占十二卷周氏攷證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
易占十二卷周氏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也周

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飛候九卷又飛候
六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混沌四卷

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並云京房撰就其名目重複
誕異不知誰所定也舊唐志有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

卷周易錯卦八卷新唐志多按儒林傳焦延壽嘗從孟
逆刺三卷今僅存易傳三卷

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然則京氏之
易託諸孟喜故志敘京房易而冠以孟氏然隋志又有

焦贛易林十六卷諸錄卷
數並同今見行而志不列焦氏以其無

師法故不錄中祕或以京氏包之耳六十六篇內當有
焦氏易林也晁氏讀書記曰京房易傳景迂嘗曰是書

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
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
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

超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
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而終不脫乎本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坎與離艮與兌

以飛某卦之位以隱頤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

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始極乎數而

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滿

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命而為五世

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

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

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按御覽咎徵部

又有京房別對災異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朱雲傳充宗為梁邱易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八

京氏段嘉十二篇

京房弟子所撰故冠以京氏學也儒林傳作殷嘉史記

引別錄易家有京氏注救乃殷之說

章句施孟梁邱各二篇

隋志漢曲臺長孟喜章句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序錄

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梁邱施

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新唐書麻志大衍卦

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

人事明之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疏引許慎謹案治

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

封三代而已王制疏異義易孟氏說民年二十行役三

十受兵六十還兵曲禮疏五經異義易孟京說天子有

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入者聖人

德備五也詩于旄正義異義易孟京說天子駕六通典

凶禮引異義大鴻臚生說諸侯論年即

於是重易六爻

孔義正義第二論云重封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

輔嗣等以為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

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

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易與噬嗑以此論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九

之不攷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

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凡

言作者創造之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故

乾鑿度云垂皇策者儀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按

連山之易說者言必義神農夏后氏不一故說重卦之

人各異要諸重卦不可謂始於文王

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孔氏第六論夫子十翼亦有多家既易經本分為上下

二篇則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

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

文言七說卦入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並同此說

文言是文王所制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乾鑿度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辨終備

云至哉易三聖注云三聖伏羲文王孔子則三聖之徵

也班氏以前並如此說王充正說篇云文王周公因象

十八章究六爻始牽綴周公馬融之徒因之孔穎達陸

德明並承俗說劉禹錫集絕編生墓表云尼父與伏羲

儒猶循古訓也

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

隋志云易初失說卦三篇按此則本未嘗缺蓋承王充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十

之妄說也又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汲郡有發其界

內舊家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

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

之於遠國也蓋人閒所用卜筮本無十翼耳

費高二家之說

隋志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新舊唐志費直章句四卷

其真偽未辨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後漢陳元

鄭眾皆傳費氏之易見後書儒林傳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

按李氏集解有馬融說最為庸淺不直鄭君一晒耳胡云相授耳

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

衰按高氏本微據儒林傳乃謂京氏按傳云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

以象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則費氏無章句明矣或

後師為之而荀勗之徒不別朱紫耳晁公武云凡以象

象文言等參入卦中皆祖費氏文獻通考亦云象象文

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按魏志三少高貴鄉公問易博

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

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而注連之何也俊對

曰鄭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則合象象

等始自鄭氏詩正義馬融為周禮之注欲省學兩讀故

詩傳引經附傳是誰為不關費氏孔穎達又謂輔嗣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十一

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是漢魏

間注費氏本者其分析連綴宋人粗心誤言也隋志云

高氏亡於西晉傳云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王氏攷證曰釋文引古文如彖作曹翮作偏介作矜枕

作沈踰作踏踐縞作禱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志云五十七篇者書疏引鄭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

亡班據作志時少一篇故數五十七篇也按律麻志劉

歆三統麻引存八十二字此真武成也隋志晉書祕府

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傳
奏之此近世所斥爲僞者計晉中府所藏亦當亡於永
嘉時間若據古文疏證曰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
同卷異題者異卷如九其九篇同爲第四卷孔則以同
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
泰當爲大如字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大禹謨皋陶謨
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其序凡六篇只二卷外
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故爲四十六卷也然鄭注
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主

成一篇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之數故不便以百篇
序爲一卷宜相附近此遷就之詞爾王鳴盛尙書後辨
曰眞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
知眞書三十四篇盤庚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
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
卷其四十五卷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
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
經二十九卷
書疏云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其書得二
十九卷以教按馬融云大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

得大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者獻之與
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
傳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
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
文大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按論衡正說篇亦云
老屋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
馬遷時已得大誓并歸伏生不得云宣帝始出也或者
爾時重得故其後亦據而言之按孔氏自難自解於王
充等所說亦不斥其謬妄蓋唐人多有持此論者故隋
志竟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
獻之陸德明則云伏生二十九篇宣帝時河內女子得
大誓一篇獻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彼意竟謂以前未
有大誓其二十九篇將兼序數之而史記周本紀所載
不謂之大誓耶比孔氏尤疎舛闕若據曰武帝建元元
年大誓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室流爲烏周公
曰復哉復哉知此篇出於武帝之前決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主

傳四十一篇
隋志鄭注尙書大傳三卷顧彪音舊唐志惟云尙書暢
訓三卷伏勝注新唐志題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
卷按不云鄭氏注而云伏勝注則是未見其書而妄說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儒林傳許商善為算著五行論麻疑與劉向說災異者

不同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

周書七十一篇

隋志周書十卷云汲冢書者非也以為仲尼刪書之餘

者是舊唐志題周書八卷新唐志題汲冢周書十卷亦承隋志之誤按宋晁公武李燾

等並云存者七十篇才缺其一顏師古乃云存者四十

五篇彼特未見全書而妄說王氏攷證曰鄭康成注周

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論語引

周書月令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云云今此杜篇亡召誥正義亦引月令云三日粵臚杜

預注左傳轡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按見太而狼臆所子晉解

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按見大匡篇

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引以為上大夫受縣注見作維解呂氏

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楚世家欲起無先

蘇秦蘇繇不絕蔓蔓奈何和篇蒙恬傳引必參而五之

蕭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王佩谷永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以左道事君

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

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

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農不出則
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絕今文有無其語
者豈在逸篇乎

議奏四十二篇

儒林傳石渠論書者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

等堪經為最高

凡百篇而為之序

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

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按此言所得者乃孔子百篇之

書爾曰所得不必有百篇之數也注言問神篇昔之說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七

書序以百書疏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

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侯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白虎通同儒林傳

復云百兩篇則班氏亦未能定也史記孔子世家追述

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與班意並以為孔子作序也按序由史官非孔子作也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四方注云謂若

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鄭意既然又推七十一篇之

書孔子所刪亦有序則當日史官皆序其指各以時代

編聯相附猶今之目錄耳法言惜手書序之不如易也未如之何雄意以為非伏生今文失其序故盤庚三篇孔子作但仍周史之舊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壁中古人出始據序以定篇故史遷託以為祕寶采入三代本紀則真古志也以為孔子作者書為孔子刪定容得歸衷於孔子孔子歿七十子之徒與孔氏之裔謹守不墜承聖師者何敢措辭外人亦何能竄入而宋人之序為周秦閒所作輕肆誣毀非矣

出孔子壁中

孔叢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文

川上

之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將先藏之家語序云孔騰子襄子襄即子魚弟容得同計也隋志與釋文並作孔惠按孔光傳敘世系無其人如云惠順義通為孔順又不當秦時東觀記尹敏傳云孔鯨所藏與孔叢同

武帝末

本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前二好治宮室季年好音二十八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就令季年有此事亦在武帝建元元光閒何得言武帝末論衡作孝景時是也

及禮記論語

記字衍
得多十六篇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弃稷五子之歌六亂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厚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九共九篇出八篇故又為二十四篇然鄭注說命云亡而書傳復有說命蓋鄭氏以其說高宗居喪之事而分即八數古文本無說命

安國獻之遺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文

川上

今偽孔序亦有此語宋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歿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遺巫蠱云之者乃史遺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偽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愚按劉歆移書博士與此志所說同蓋安國既歿其家獻之荀悅記可證也但云安國獻之傳說小誤耳然不列學官自緣俗儒專己妒能排擯古學如毛詩左傳古禮皆不得立若適道巫蠱後此宣帝右文之世胡為永歇耶至王充所云武帝取之秘於中外不得見又非也儒林傳庸生胡常徐敖塗

惲桑欽等皆古文之真傳王莽又立學官外人奚為不
得見耶光武中興一切反王莽之為古文既非祿利之
途非高才好古者莫之習亦莫之授王充蛙黽之微自
不聞師說輒造妄談以惑後人至偽古文行而孔穎達
等於漢世習古文者一槩抹殺指為張霸之偽其禍原
於充也

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

法言云酒誥之篇俄空焉吳祕注空缺也謂此王氏說
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脫簡之文敷按
志以為今文脫簡伏生所引自是別說王氏說非也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羊

十二字

左傳序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曰策
鄭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
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按後書周
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東哲穆天子傳序以古然
尺度其簡二尺四寸
則中外寫經同用二尺八寸之簡故以中簡校外簡知
其所脫為一為二也然書名疎密不同鄭注尙書係三
十字服虔注云左傳自篆書一簡八字是也雖有疎密
要以祖本相傳寫不敢妄有增損故劉向校中書之簡
外簡脫字二十五脫字二十二字數多少相符可知數

定也至下文之脫字數十則逐簡所遺之字而乘之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後書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又劉陶推三

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王氏

攷證曰以古文攷之如國語羸內史記放勛中鬪伯羿

會絲周禮注駁乃獲漢書大命鳥蒜南偽揖五瑞琳遷

力齋思曰春畏用六極說文息咎絲平豳東作剛而春

五品不慈虐映滄距川若丹朱寡窳三苗鳥獸種毫蓬

以記草木薪苞芻者譖告惟箇輅楷益山維州毋野相

時愚民若顛木之有曳枿我與受其退西伯錢龜使百

工賈求得之傳廢至於媯婦上不著於凶德我之不辨

無有作放曰圍曰貞曰射夏氏之民叨彘有疾不念焯

見三有後心在受德志王三宿三祭三託某誓詔留焯

無他技大命不焚一人冕執銳惟縞有稽惟敷丹履絃

微善諷言環火帶麻考迷屏功教育子皆與古文合欽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圭

韓按許慎受學於賈逵其引古文尙書宜可信然如
蘇等字猶恐後人竄入古文不應有也至王氏所據古
文尙書乃晁公武所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
仲至家較陸德明釋文小有異同者此是東晉偽古
文經唐明皇所刊落改爲今字豈是壁中舊物而據之
乎其偶與史漢說文合或好事者轉取古書作引以爲
比附并非唐以前舊本欲憑之以攷證古文多見其拙
已至石經殘碑漢之今文轉是真者而古文竟無一字
可歎也

古文讀應爾雅

大戴小辨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後書賈逵傳

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今撰

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詩載爾雅

以弟爲團團明也疏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罔益
古文作弟今古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罔益鄭

依賈氏所奏從爲圖於古文則爲悌按宋微子世家洪範正作悌蓋訛悌爲弟耳此古文之一毛也

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

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之弟子釋文據後書轅

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乃齊

詩再傳弟子應劭云后蒼作齊詩謬矣文賦注春秋演

孔子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隋

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石經殘碑有魯詩百

注引魯詩陽如之何璞不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云見

耳食則魯詩亡於永嘉後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云見

氏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爲首耳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云見

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以爲康王詩王風爲魯

詩鼓鍾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

之圖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嬀道蔡人之妻作采芣之類皆

三家之說也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

略見者韓詩之序曰首采芣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

家也嬀嬀刺奔女也韓詩序又云黍離伯封也賈之

初楚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困學紀

聞元城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

王也篇首多兩無極傷我稼穡入字按若韓詩有此詩

疏當引之蓋傳訛之也又郊特牲引詩云爲下國設郵

疏云所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

仁政爲下國諸侯在暇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魯故二十五卷

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

傳續漢輿服志注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白

虎通辟雍章引詩訓曰水圓如璧士昏禮注詩云素衣

朱納魯詩以爲綺

屬

魯說二十八卷

儒林傳魯詩有韋氏學隸釋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

則魯說殆韋氏學歟何休公羊隱五年傳注引魯詩傳曰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詩

士琴瑟蓋白虎觀議論以魯詩爲定也魏應習魯詩白

虎觀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雜問詩何人斯疏鄭異義

駁之詩說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郊特牲疏五經

耳小於盟也但云詩說者皆魯詩說郊特牲疏五經

異義云謹按治魯詩丞相章玄成等說引外傳云云詩

生民疏異義引齊魯韓三家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周官鍾師疏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漢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書注魯詩傳曰詩烈祖疏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

梁鄒天子之田匡衡在韋氏後治白虎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齊詩非魯詩也疑誤白虎

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辱其之詩云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此妻諫夫之詩也此亦魯詩說矣其劉

向之書所說亦魯詩也

齊后氏故二十卷

后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孫氏傳二十八卷

儒林傳無其人

齊雜記十八卷

郊特牲疏異義引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土諸侯
不得專祀於王後書伏麟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詁
九篇子恭以章句繁多省減字詞定爲
二十萬言按匡衡授師邪伏理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
學即歸之父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
官

韓故三十六卷

傳云淮南貢生受之後有王食長孫之學後書薛漢世
習韓詩以章句著名弟子杜撫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
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隋志韓詩二十二卷
薛氏章句按章懷注後書李善注文選引其說尤多或
稱薛君薛夫子蓋杜撫尊其師說即杜撫所注世罕知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詩

其出於撫矣隋志又有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新書
唐志並題爲卜商撰外謬可笑困學紀聞
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
人日誦於其側按包言亦本楚語

韓內傳四卷

白虎通爵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
命於天子誅伐篇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卯又不臣篇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
者霸魯臣者亡校者云魯
當與虜同通典吉禮韓詩內傳禘所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又何休公羊注多引之周禮
疏注引詩傳曰王上有蔥衛下有雙
璜新牙填珠以納其間疏謂是韓詩也

韓外傳六卷

隋志韓詩外傳十卷今見行卷次同或後人合內外傳
爲一也今按其書多奄取荀卿書與賈子說苑戴德記
相出入其首卷第三章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
隧有處子佩瓊而浣孔子抽觴抽琴 絺綌五兩以授
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是真以孔子爲秋胡輕薄
之流也此而不能決擇何名通儒仲長統所謂百家雜
碎請用從火者也董斯張曰世所傳亦非全書文選注
舊文類聚御覽等書所引今本皆無
之

韓說四十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詩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
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
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卷耳疏禮
器疏並引之又王制
疏異義韓詩說與易孟氏同前見又隱元年傳疏異義韓
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詩鴻雁疏作
五堵爲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詩靈臺疏
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

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又詩卷耳疏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簡兮疏異義萬舞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

毛詩二十九卷

鄭箋孔子論詩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十月之交箋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說文序稱引詩則毛詩今本按之又與彼不同按三家詩無都人士

漢書禮書卷二十四

毛

一篇而毛詩有之與襄十四年傳合此左氏毛詩所以

同名古學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隋志二十卷題河間太守毛萇撰按後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故隋志以為詁訓傳萇作也經典序錄云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初學記乃云大毛公名亨班敘儒林惟一毛公甚為疎略不如後來者所據

附 毛詩說

詩千旄疏異義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一詩

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

靈臺疏異義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

精明稱靈又卷耳疏異義罍制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

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大一碩金飾龜目益刻為雲

雷之象說文解字與異義同司尊彝疏引異義作古廷說古廷詩蓋即古毛詩說其人當考又簡

兮疏異義詩毛說萬以翟羽又駟鐵疏異義毛說在賦

日和在鏤日鸞曲禮疏異義毛詩說盟牲君以豕臣以

犬民以雞按後書儒林傳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

訓則毛詩說是謝曼卿也衛宏從曼卿受學乃西京人

漢書禮書卷二十四

毛

劉歆移書太常云民間有趙國貫公之遺學亦為毛詩

者蓋毛詩不立學官其詩說又不尚祕府故此志遺之

章帝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此時已顯矣班

氏何但舉七略目錄也

古有采詩之官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視

之古文苑劉歆與揚雄書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

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諸歌戲欲得其最目雄答書

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公

十五年傳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饒者歌其食勞羊

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

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說文丁部近古之遵人以木鐸
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記詩言讀與記同

凡三百五篇

詩疏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
其惟有三百五篇又由儀箋云燕禮下管新宮新宮亦
詩篇名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疏云孔子錄而
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
賦新宮至孔定詩三十餘年其閒亡之也按如此志則
班氏亦未見毛詩傳者也

遭秦而全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天

南陔箋云笙詩遭戰國及秦之詩而亡之劉歆移詩云
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則亦幸而幾於全耳
或取春秋采雜說

如鹿鳴關雎等為刺詩列女傳以周南為大夫之妻作
魯韓益同柏舟為衛宣夫人所作式微為黎傅母閔莊公夫
人作碩人為傅母諷衛莊姜作燕燕為定姜作鄭坊記
合魯韓大車啍啍為息夫人作墓門有梅為陳辯女作新
序以黍離為衛公子壽作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曰黍
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惡鳥論尹吉甫殺孝子鄭注士
伯奇其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

虞經云出宿於沛飲餞於禰為餞尸坊記采葑采菲疏
云鄭未見毛詩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宋世家贊
以為正考父美宋襄公作商頌索隱云商家祭祀樂章
數武宣在襄公前句奴傳以出車為周襄王時作班向
且百年斯謬說耳趙岐孟子注以鴟鴞為刺邠君不如此鳥小
宣王時作趙岐孟子注以鴟鴞為刺邠君不如此鳥小
弁為伯奇之詩文選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惡疾漢有游
女為鄭交甫遇神女魏武公信讓詩為青蠅此三家
不得詩本義旁取春秋雜說者也

禮古經五十六卷

曲禮疏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天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
是也土冠經疏十七篇是今文也五十六篇其字皆以
篆書是為古文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古
文或從今文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古文祕禁
中絕無師說按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王
莽傳云通知逸禮意者徵詣公車則彼時已為絕學可
驗也又禮記鄭目錄云奔喪投壺實曲禮之正篇漢興
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疏云奔喪
外既謂之逸鄭注引逸奔喪禮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
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為逸也二
逸不同實按大戴記復有諸侯遷廟諸侯毀廟公冠三
祗是一篇

篇亦是經文而載入記中如鄭所說也又推檢傳注尙有逸經篇名遺句如曲禮下注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此本不在五十六篇之數也月令注引中霤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幸

筵前迎尸疏云中霤禮文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此謂殷禮若周則加七祀不審祀之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與東面處所當俱在廟門外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與東面設主於竈陔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疏云中霤中霤祀禮文下同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周禮司巫注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東俎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有王居明堂禮月令注引云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疏云逸禮之篇名又引云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又引云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又云毋宿於國又云仲秋農民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幸

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禮器注引云仲秋乃命國華蔡邕論亦引之疏於太廟禮通典疏於太廟禮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禮日用丁亥若不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王制疏王肅論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皆升合於其祖禮運疏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有蒸嘗禮射人注蒸嘗之禮有射朝貢禮聘禮純四尺制又天子巡狩禮內宰注引制幣又學禮大戴保傳篇又通典引逸禮本命篇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按今大戴記本命篇有之疑通典誤指也初學記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又月令注云大飲之禮亡職喪注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疏其時有天子諸侯大夫及卒哭通典凶禮小祥大祥禮皆有遺暴秦而亡通典凶禮虞喜釋滯云降殺之禮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禮記曲禮曰毋不敬疏云既云曲禮曰是儀禮正經今不見者敬亡也經七十篇此節今十七篇誤倒劉氏已儀禮疏引鄭目錄云士冠禮昏禮士相見禮三篇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五鄉飲禮禮大戴第十小戴別錄第四鄉射禮大戴十一小戴別錄第五燕禮大戴第十二小戴第六大射儀大戴第十

三小戴別錄第七聘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公食大夫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觀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喪服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別錄第十一士喪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既夕禮大戴第五剛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士虞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四特性饋食禮缺少牢饋食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有司徹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夏采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綦又巾車職鄭司農云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曾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禮家者即此後戴二氏也

記百三十一篇

此禮記所始隋志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當衍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按此志見云三十一篇向別錄胡爲少其一非也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按此俗說不知隋志

何所本劉向校書在成帝時戴德戴聖論石渠在宣帝末年只可二戴自剛劉向自合不可云二戴承劉向之本又大戴書而刪之現行大戴記與禮記重復甚多則不取大戴明矣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者是也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按孔氏樂記疏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入禮記也序錄亦云有四十九篇篇次與今禮記同按鄭于喪服四制目錄云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正義云按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惟舊說此篇屬喪服然則是則四十九篇劉向已別尚少其一未知當入何篇也是則四十九篇劉向已著錄何云後人增益乎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後書橋元傳之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又曹褒傳褒受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是慶普戴聖並有四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十九篇禮記也今攷逸篇除三朝記等已見大戴記者不著有三正記白虎通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又曰天子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也陽敷故奇也又曰正朔三而故文質再而復有五帝記白虎通禮五帝記曰帝庠序有親屬記白虎通禮親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有別名記白虎通禮別名記曰子馬順天又曰五生稱弟有別名記白虎通禮別名記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公羊成八年疏辨名曰辨名記古辨別聲同月令疏以爲蔡氏非也蓋蔡氏亦引是文耳王氏攷證誤有王度記戶爲里里一尹其祿

如庶人在官者疏云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諸侯與
 等所說按詩正義引異義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
 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鄭駁云王度記
 云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則鄭以王度記為漢
 作疑即漢文帝使博士所而後大實所記先王之制
 鄭駁臨義云孟文當是孔子之後大實所記先王之
 雖殊並不以孟文為漢文時所作白虎通禮之復在後
 三卿一命於天子按鄭注王制命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文似脫誤云天子亦三卿一命於天子二卿皆命
 於其君蓋據此也又曰反之以又曰天子諸侯皆命
 大夫其君蓋據此也又曰反之以又曰天子諸侯皆命
 諸侯以蕭庶人以艾有王霸記曰四面創其地云云
 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有王霸記曰四面創其地云云
 氏攷證云有瑞命記論衡注禮運記白虎通禮運記曰
 性此未可信也白虎通又有禮記諡法帝仁義所生稱
 王禮保傳當即賈子大公羊文二年注引禮士虞記云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書
 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 襄十六年注引禮記玉藻疏以
 之今士虞記無此文 襄十六年注引禮記玉藻疏以
 藻無此或名同而文異者也蔡邕明堂論並引禮記詳
 在下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鄭目錄云月令明堂位二篇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明堂
 位疏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
 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大戴記分
 傳引作禮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
 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鄭駁曰字誤本書室四戶八

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以上明堂月令鄭注
 引蔡邕明堂月令續漢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禮
 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
 門子曰側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闕出北闕視帝節猶
 字疑 又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又禮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
 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
 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又月令記曰明堂
 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統於天象日辰故下十
 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書

四海方此水也通典禮記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
 象天水廣二十四丈御覽五百三十三禮記明堂陰陽
 也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
 潢北出玄堂象蒼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
 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 隋書宇文愷傳
 事按二書所引皆孫禮記並正文也

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
 六尺三寸室居內字 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
 尺博四尺今本明堂 又御覽五百三十三周書明堂曰
 上如字 東應門南廟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
 文體引 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
 為左个右為右个也周書五十三有月令篇此則明堂

月令並出於古周書所載即禮家之祖矣今按月令有

三一是周公所作牛弘云蔡邕王肅云周書內有月令

第五十三即此也馬融論語注引之在集解一是呂不韋所述鄭目

錄云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

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牛弘云東晉以為夏時之書劉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書今案不得全一

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一

是漢所行月令則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其文稍異說文

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螢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為蜃祭法

注引明堂月令其辭又大同三代文質之政粗具於此

他若管子幼官四時淮南時則諸篇又其支流派別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美 又上文

後書儒林傳景帝作月令章句又州置月令師立春日

向書耶讀令下寬大詔書皆奉月令行事西京丞相魏

相表采易陰陽及

明堂月令奏之

王史氏二十一篇

廣韻王史複姓漢有新豐令王史者

曲臺后蒼九篇

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文選注六七

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

曲臺之記因學紀聞云大戴公冠有孝昭帝冠詞其曲

臺記欺按蒼在宣帝時昭帝冠自是漢儀通典漢改皇

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與倉何事王氏非

也

中庸說二篇

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及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

於別錄屬通論按孔叢居衛篇子思選中庸之書四十

九篇疑彼說妄也云中庸說者鄭注仲尼祖述以下以

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鄭當有所本蓋此說也隋志有

戴禹中庸傳梁武帝中庸講疏則自來中庸有說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明堂位正義引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

之陽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老 又上文

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

有五帝坐位蓋此類明堂說也講學大夫在王莽

五百三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於明廷唐虞為五府

夏位太廟為世室殷人位路寢為重屋周人位五府為

明堂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

中南面三階三面兩階云云按外傳無攷其注與攷工

記注同隋書牛弘議云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大

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

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

得而正

周官經六篇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
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
篇奏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祕而
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
云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除挾書律不始
考武博學如
猶說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禮記月
妄說
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
戴聖名在也戴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
戴聖為五也融云莫得而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
五家之儒蓋同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吏

又三川

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
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如融言則以為亡於既得之後禮
記目錄正義引六藝論云得其六篇與馬同按明堂位
周官三百鄭注云周時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記時
冬官已亡論衡佚文云魯恭王
得禮三百即謂周官隋志言先亡者是也亦云六
國時亡攷證曰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
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
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按見南齊書
文惠太子傳然則攷工記
亦先秦書謂之漢博士作誤矣禮器疏漢孝文帝時求
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
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厚薄以為
誤者是也周官之出亦非孝文世

周官傳四篇

此當在劉歆置博士前或班氏於後附益歆疏引馬
融云劉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公太平之迹奈遭天下倉
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南里人河南緱氏
杜子春尙在隋志無里人二字是
也緱氏下衍及字非永平之初年且九十
家於南山能通其讀按鄭注有故書作某字書或為某
字杜子春讀為某字賈疏云劉向
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為今文頗識
古今不同鄭氏據今文注今按說文所引又不同頗識
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則先前未有傳者應為劉歆
所傳矣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說見於注疏通典者曲禮
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肆諸朝又古周禮說天子無
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王制疏引古周禮說與宗伯文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吏

又三川

同又古周禮說與鄉大夫文同禮器疏古周禮說與攷
工記梓人丈同又古周禮說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
祀以為龍神明堂位疏古周禮說與攷工記匠人丈同
詩鴻雁疏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周禮調人疏古周
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
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彼殺者子
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梓人疏古周禮說亦與韓詩同其
北堂書鈔御覽等引五經異義亦有古周禮說茲不具
許氏多從周禮說蓋賈逵所說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博物志云周公所作是其始耳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
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隋
志云亦河間獻王所上今存五篇前仁本天子之義應
為古義後三篇與孫吳之旨不殊矣文選注五十引司

按石渠白虎二京盛典然白虎論專尚俗學雜引纖緯
 屑屑繚繞使人生厭石渠議禮諸儒具有義蘊粲然之
 迹莫過於此尙書春秋隋志不載而禮論唐時尙完企
 慕弗置就通典所引附於左禮三石渠禮議曰經云宗
 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
 見孤也男子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
 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
 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
 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
 何也對曰孝子未曾亡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
 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
 孤無疑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爲孤父母之喪
 年雖老猶稱孤禮三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
 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
 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
 門侍郎臨原注失其姓按儒林傳臨爲少府梁邱賀之子奏經曰鄉射合樂大
 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
 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
 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

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
 以和合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
 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
 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禮四石渠議
 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
 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
 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
 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
 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
 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禮四石渠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禮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
 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繚繞既葬除之以時接見
 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
 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
 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
 漢對日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
 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按宣帝
 決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令諸侯大夫
 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戴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
 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按周禮說
 惟大國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天子爾孤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

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禮四漢石

渠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

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

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

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

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

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之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

妻子同服周或絕以為子無絕母應三年禮五石渠禮

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器

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

長子為文嫡妻之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

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

長子按經言妻長子為舊國君特稱舊國君則長子亦

隨父而去矣本自無服傳言未去謂欲去未去之

頃適值君喪則制此服若如戴聖議嫡子奉其宗廟則

自有臣為君服本條何得止齊衰三月乎禮五十二

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

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意則總服也其不

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禮五石渠

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

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不降

乳母禮五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

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

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

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禮五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

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以為唯子不報

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

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禮六

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

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器

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

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

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

子義不可以除又通典禮四十二姜輯議渤海王服范

太妃事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為王列土守藩不得戚

於天子者父卒為母三年禮五鄭志答趙商下薛公謀

議曰按春秋庶子為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

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昭公不戚叔向曰君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戚此與鄭注相反明孔子以

以禮譏也以上兩條疑亦石渠奏也薛公薛廣德本傳

士論 石渠注疏亦開引石渠論 詩既醉疏石渠論周公祭天用大公爲尸王制疏石渠論周以后稷文 武特七廟

附 禮戴說

五經異義有二戴禮說志於他經並載解故章句說三種獨於禮遺之非也今於注疏所引補其梗概 曲禮疏刑不上大夫哀公問疏禮說天子親迎檀弓疏禮說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王制疏禮說同王制文禮器疏戴說引此燭柴盆瓶之事爲禮神郊特牲疏禮說同郊特牲文明堂位疏今戴禮說引盛德記云云昏義疏今大戴禮說公羊隱元年疏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

附 戴德喪服變除一卷

新舊唐志目同通典凶禮引之今采其有論說者附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果

又同文

童子喪服議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經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喪殤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卽位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耳改葬服議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

附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蕭子顯志禮云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後書曹褒傳肅宗召褒詣嘉德門今小黃門侍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

禮條正使可施行褒復爲百五十篇 王氏攷證云十二篇不著於七略蓋

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費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 今按傳注所云漢儀略有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

其槩縫人注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嬰二其戴皆加璧典瑞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疏云此據禮器制度小祝注杜子春云漢

儀每街路輒祭王制注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喪大記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器

又同文

注漢禮大槃廣八寸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槃小焉 注引同作

禮器制度又嬰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詩卷耳疏禮圖依制度云疊刻木爲之行

葦疏禮器制度注勺五升經六寸長三尺哀公問疏異義高祖時皇太子納妃 據外戚傳云惠帝卽位以公主女配爲皇后 叔孫通

制漢禮以爲天子無親迎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三禮圖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

子以下皆同又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杼以爲戒又水器尊卑皆用金罍續漢與服志

注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然注家類書所引或有與

衛宏漢儀相亂鄭禮器注之壺大一石瓦甗五斗疏云漢禮器制度文也又禁如今方案甗長

局足高三寸

凡禮十三家

按志所次但本七略不與別錄相應知者禮記正義鄭目錄云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於別錄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別錄屬通論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喪服閒傳三年間於別錄屬喪服文王世子內則於別錄屬世子法世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於別錄屬祭祀投壺冠昏鄉射燕聘之義於別錄屬吉禮吉事樂記屬樂記則彼於禮之目自有五種使人尋省如此志殆無從識別也

禮古經出於魯淹中

古經之出有三說後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接本傳云獻王所得書周官尙書禮禮記言獻王得者是也下文云及孔氏則志亦兩歧其說范書殆本於此孔氏因舉

可名之孔安國言之爾論衡正說又云河內女子發屋得佚禮一篇又不言何篇疑充妄說問若璩見孔安國所獻一語又誤讀說文遂謂康成所注古文爲安國之本并謂安國有功於禮學瑣論從祀眞老僉語耳

學七十篇相似

劉原父正之曰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按專言士禮僅冠昏相見喪禮上下虞禮特牲七篇其他皆君大夫禮也即以喪服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貴與士庶同也經未嘗缺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本無其禮也經不言士者皆通禮也諸侯爲天子與嫁於諸與寄公爲國君皆在焉蓋有不備者乎攷證引朱氏曰燕射朝聘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蓋班氏未嘗讀十七篇之文而爲是言矣

樂記二十三篇

樂記疏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寶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十二篇按別錄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寶公第二十三風俗通聲

音篇謹按禮樂記五弦筑身也遂樂記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等樂記等三十六簧也長一尺四寸籟樂記三孔籟也劉昭注明堂論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皆其逸篇律麻志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寸

王禹記二十四篇

定七略時與劉向所校並存其增多一篇無攷樂記疏王禹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御覽十七禮樂記曰春生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此於五行最尊故是居部職也又曰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輝出布庶物生精者為三光濁者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琴

八十一

為五行五行性情性生汗中汗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德生文章按此或樂記佚文

雅歌詩四篇

河閒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宋書樂志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騶虞

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后

行禮東箱雅樂即作者是也鄭樵通志略云漢雅樂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大和未又失其左延年所

得鹿鳴一篇按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篇古詩辭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篇夏自作詩節放

晉宋二志只謂左延年改之樵便為先亡何其相疎妄說也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騶虞二曰伐檀

三曰騶虞四曰鶴巢五曰白駒此別是琴曲非歌詩也

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

長門賦注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陳祥道禮書引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三禮圖桓譚新論正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後書儒林傳劉昆能彈雅琴知

清角之操注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按襄二年傳穆姜為頌琴杜預云頌琴猶言雅琴然二琴形制長短實不

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頌瑟

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其他雅填頌填雅篪

頌篪雅簫頌簫並雅侈於頌則雅琴長於頌琴矣通考

頌琴在俗部十三弦柱如箏此則後來改作非古之頌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琴

八十二

琴也爾雅大琴謂之離趙定龍德二人隋書音樂志沈

約奏別錄龍氏雅琴百六篇按此蓋合趙氏七篇為數

約之言誤也御覽五百七十九劉向別錄曰宣帝使

附樂元語

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生之樂明有法

也又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

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鼓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

舞助時藏也公羊疏以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

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

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然志不能

如別錄分別篇目未知樂元語之文已在王禹記否茲
因王氏攷證附列故仍之王莽時又有樂經莽傳元始
經三禮圖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
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鍾者也隋書
牛弘傳引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弁必彫秋宮春
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雷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
續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樂丞鮑鄭上言樂經曰十
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
律詳其言樂經與鍾律書實一書也周禮磬氏為磬疏
按樂云與前禮圖所引同彼不知王莽有樂經故誤去
經字耳王充對作篇云陽成子張作樂按劉歆領陽
城子長參預之耳御覽五百六十五風俗通引劉歆鍾
律書與隋書同

丙史丞玉定

樂記疏引作丙史中丞王度誤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獻二十四卷記

禮樂志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

春秋古經十二篇

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釋文一云春秋

十二公經者是也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按周秦古許慎云左邱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按今本為唐時改與說文所

文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十三十字均皆作三十

孔穎達撰正義始改廿卅為二十三十字殊失古義初

學記春秋兩家或具四時或不古文元事必具四時文
獻通考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唐正元末陸淳纂例例

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司馬遷言春秋文成
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閱
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
經十一卷

二家合閱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閱公事短不
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繫閱公篇於莊公下者子
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其先俗師未見古文或分或合
猶可言也休已見古文強生賊心以自標異真經學之
巨蠹 本朝齊侍郎召南言之當矣隋志吳衛將軍士

燮注春秋經十一卷按吳志言燮春秋左氏傳尤簡按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聖

成公十年經左氏穀梁並有冬十月而公羊獨遺之為

其學者復生狂惑之論是二家經文之不同也公羊疏

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

左氏傳三十卷

吳世家贊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

兄弟也此謂左氏傳也桓譚云遭戰國寢藏陸氏序錄

其事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然

戰國諸子又嘗觀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弑臣篇

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

云云此全依左氏傳也故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虞

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又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
外援其其職而已又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采國有
賢士遊境為之不害也又曰冬浚洙修
地理也皆不知其家所傳故附著之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公羊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公羊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詞又莊顏之

徒以周王為天囚何休序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

不解後書張霸滅定殿氏春秋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亥

七百

學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范甯序云釋者近十家疏云尹更始則漢時始為章句

者也釋文敘錄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王制疏馬昭

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張載魏都賦注尹更始曰天

子以千里為寰周官媒氏疏亦引其語按五經異義亦

有穀梁說王制疏引葬既有不為雨止穀梁傳疏引

隕石於宋五象宋王德秀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

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通典禮三十二穀

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

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又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

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

追而刑耶按桓公自不當錫天子自辱其命耳苟使王

章昭明死者何為不可追錫又奚不可以追罰耶若左

氏護其錫篡弒之君無錫錫

死者之文許氏援之是矣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孫弘學春秋雜說詩列祖正義異義引春秋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所說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顏氏說按周官冥氏

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冥則其徒冥都亦自名

家隸釋碑復有倉氏春秋按公羊說最多不足錄檀弓

疏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

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可王制疏公羊諸侯夫人

喪卿弔君自會葬許君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

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觀此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亥

七百

亦略見之矣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後書應劭奏曰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一事動

以經對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崇文總目云至吳

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

有七十八事通典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

侍郎賀峻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

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

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何論仲舒斷曰

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

裸羸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

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有酒也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四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乃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以愚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會海盛風靡沒溺流屍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不當坐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議奏二十九篇石渠論

儒林傳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義三十餘事望之等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禮運疏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其妄謹案公傳此下脫誤按儒林議即尹更始如此謹案公傳云穀梁議耶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皆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

國語二十二篇

通考異巖李氏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取采集之

語草藁具存時人其傳習之號曰國語按此雖近似之言愈於陸渚葉夢得等妄論也柳宗元非國語其言邨夫子能道之乃亦編於書林乎若以左氏之言鬼神非是則書之盤庚金縢不當為經也

世本十五篇

即史記所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世本四卷宋衷撰蓋向等所注也新唐志云宋衷注又有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周禮小史莫繫世注謂帝繫世本之屬疏云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攷證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於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按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魏晉以降迄於唐代史官雖不掌其事然閱名家具有簿籍早錄之于不得振撥清望猶有古之遺法至中國須經喪亂華裔雜處斯道遂絕

戰國策三十三篇

劉向奏云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策謀宜為戰國策攷證姚氏按姚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此漢魏名臣奏事所始按始皇本紀奏事如王綰李斯

等所議也泰山刻石一瑣邪刻石二之眾刻石三東觀刻石四刻碣石門五三十六年黔首刻石深疾會稽刻石六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南至會稽而盡刻始

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焉丞相斯請具刻詔書刻石凡七也隋志刑法篇漢名

臣奏事三十卷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不載其

辭宋鄭文寶模刻本則刻石有八也按水經注泗水篇

秦始皇登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

曰畫門與史記考之似本無嶧山頌德事宋書索虜傳

拓跋燕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蓋即李斯

勒石字自元和志異字記等所載並不言有文辭疑未

能定也

楚漢春秋九篇

隋志九卷舊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

於南宋也容齋隨筆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若高祖之臣別有絳灌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按余嘗見明楊忠愍所書十八侯贊其名姓略與洪氏所指同史記索隱云十八侯位次楚漢春秋不同者陸賈記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然如張耳韓信皆在高祖初年陸賈豈猶未及觀聞耶莫曉其參差之故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隋志題云史記蓋晉以後皆錄始改今名呂氏謂十篇未嘗無書或

遷草具未成詳今攷書中有題褚先生者十二諸侯年表序建元侯

者表補外戚三王世家及有無題而知其補綴者景武

田仁滑稽日者龜策等傳迄成帝禮樂律志韋賢等傳或是馮商

紀將相名臣表馮嘉年禮樂律志韋賢等傳或是馮商

所續也張湯傳贊引馮商語又有酈食其傳後公孫弘

傳後載元始中詔并班固贊秦始皇本紀後此等數經

後來并非西京之舊志但題馮商而不及褚少孫其疎

漏誠不免索隱引韋棧云褚頤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

董仲舒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

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為然按此乃始續太

史公者也據七略馮商事劉向為元成閒人此再續太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史公也班彪傳云好事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

以繼注云謂劉歆揚雄陽城衛禱論衡須頌篇揚子雲

錄宣帝以至哀平此三續太史公也又班彪作後傳數

十篇是漢書所起為四續太史公也劉知幾史通向歆

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章

融蕭奮劉向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者名史記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隋志漢氏帝王譜三卷

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魏相奏云觀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後書

皇后紀平望侯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

世有注記隋志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抱朴

子論僂篇按漢禁中起居注云云此著記之類著與注

同大年紀者文選注四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

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

條在南宮祕於省閣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此

亦通繫年月大事若史記將相名臣表之類攷證云高

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玉海又

引律麻志劉歆麻譜著紀此乃諸帝在位紀年長短非

注記也按唐世宰相撰時政記做此見姚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杏

又引

蓋武帝紀之類重複者

論語古二十一篇

釋文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何晏序云古論惟

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皇侃序云古論分堯

曰下章子張問更為一篇篇次以鄉黨為第二雍也為

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論衡正說篇武帝發取孔子

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序錄新論云又攷證云春秋正

義哀公問主於宰我釋文鄭本作主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按公羊疏云古文論語哀公

字故何氏以為廟主合兩疏問社於宰我今文論語無社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別錄云齊人所學謂之齊論何晏序齊論語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皇侃云雖齊魯舊篇同

於魯諸說並與志同惟王充云齊魯二河閒凡三十篇

今時失九篇此許慎所謂野言也初學記二十逸論語

曰玉十謂之區此不似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

璠璵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

則字勝說文玉部逸論語曰玉粲之璵兮其璵璵也又

如玉之璿

魯二十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奎

又引

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隋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

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

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禹傳云欲

文周氏包氏為之章句按此則石經所刻是也碑末有

蓋毛包周同異增損之記何晏序漢末大司農鄭氏就

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為之注鄭志關雎樂而不淫哀

不得此人為滅傷其哀詩箋以哀為哀此以哀為義

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不復定以遺後

按此節注皇侃釋文鄭校周氏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

十事又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今從古又不知命無以

傳十九篇

疑孔安國所傳按家語後序博士孔衍言光祿大夫劉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論語則不使名家然祕府蓋無安國傳

齊說二十九篇

王吉以論語教授張禹傳云王陽說論語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張禹傳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為論語章句獻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李

魯王駿說二十篇並傳說三卷

以上皆論語說樂記疏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漆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鄭聲淫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隋志二十一卷王肅解

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

有孔安國後

序曰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多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荀卿入秦昭王從之間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按荀卿豈能如墨翟惠施較書墨草乎若果孔子家書荀卿乃不易得也秦輕荀術肯輕以章甫貽越人乎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

同列故不見滅按秦徵民間書燒之本不焚毀官所有也何消說高祖克秦悉斂得之呂氏專漢取歸藏之按呂氏暴貴嘆詞未暇何事學博士所為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孔氏詩書之府竟好無別本在者乎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孝景皇帝末求遺書得呂氏之傳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侯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霍山坐安國乃可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按此序即出王肅之手并私定家語以難鄭學晉代為鄭學者馬張融云春秋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之言也又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家語孔子以為從於繼父而服馬昭云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見通典王制疏家語先儒以為

肅之所作未足可信按肅惟取婚姻喪紀郊禘廟祫與鄭不同者屢入家語以矯誣聖人其他固以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

孔子三朝七篇

今大戴記千乘第六十四代虞戴德六十誥志第七小辨七十周兵七十少閒七十劉向別錄曰孔子三見

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是也疑已在記百三十一篇中此為重顏籀僅云有一篇被蓋未見大戴記也晉中經簿亦名三朝八卷見蜀秦必傳注

孔子徒人圖法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李

隋志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蓋本諸此而別標詭異之名史記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矣家語弟子解亦與史記不同御覽三百七十論語摘輔象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貢山庭斗繞口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子夏握正是謂受相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故謂之論語

皇侃序云依字為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宋

川三川

人愈見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王充正說云孔

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按扶卿

與蕭望之同時又自傳魯論充又謬論也

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皇侃序云張禹就夏侯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

之號曰張侯論今日所講即是魯論為張侯所學

孝經古孔氏一篇

許慎序以為壁中許冲上說文解字奏云古文孝經者

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

校按此與序不同疑孝昭字誤隋志古文孝經一卷

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或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釋文馬融亦作古文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聞漸聞朝廷後遂著今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按時因劉炫習造偽書故疑百真為一妄通考崇文總要孔氏孝經流傳已久不應人間遂絕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宋

川三川

目云今孔注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中興藝文志

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闕門一章為鄙俗而古

文遂廢乾隆中於日本得孔安國傳孝經安國自序云

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牘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魯

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

所幸侍中霍光云又有日本享保十六年信陽太宰

純序云宋人專信孝經者莫若司馬溫公然特得古文

本經而讀之耳不觀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皆疑孝經

以為後人所擬作朱氏又妄改易本經篇章者為經一

章傳十四章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孔子曰信而好

法其不為浮屠之歸者幾希按朱氏書名孝經刊誤刪

削經文二百二十三字改汗簡目錄云李士訓記與曰

大厯初子帶經鉏瓜於澗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

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壹阡捌伯叁拾貳言與桓譚字數同日本所傳此千八百六十一言

孝經一篇

隋志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呂覽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六句黃氏震日鈔云觀彼所引孝經固古書也然則朱氏之徒有謂其非古書矣又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稱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此則漢世始行而獻王首述之也

長孫氏說一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孝

廣韻漢復姓齊大夫長孫修儒林傳韓詩學有長孫順疑此人耳

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

其說見五經異義中郊特牲疏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以爲社稷者五穀之長數眾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

雜傳四篇

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爾雅三卷二十篇

釋文序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

尼所增子夏所作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司子歷董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常存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詩黍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李斯以降云云詩黍離正義鄭駁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異義又云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陳氏書錄解題曰今書惟十九篇

小爾雅一篇

隋志李軌略解舊唐志題李軌撰作陳振孫曰漢志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第十一篇當是好事者鈔出別行按班氏時孔叢未著已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孝

有小爾雅亦孔氏壁中文不當謂其從孔叢鈔出也

古今字一卷

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尙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晉書衛恆四體書勢曰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

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今爲管子第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蓋漢時單行也說即其師說王氏攷證遙屬孝經非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續日本古文作續孔傳云續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

續焉大焉按此言似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莫大焉為是

故親生之膝

日本古文作親生毓之無膝下二字宋本古文與此志同按此言始生在膝下故親愛長而異宮有嚴君之義也毓之非是

史籍十五篇

說文解字敘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衛恒云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籍所作大篆唐玄度十體書曰逮王莽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七

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三又禿字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

中因以制字

說文亡字部引王育說天屬西北為禿禿字段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西王育

青龍又爪部王育

說文引作史篇名醜又史篇讀與

同

八體六技

說文繫傳臣錯按蕭子良以刻符募印合為一體臣以為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郗勳魏王兵符按當云魏公子又云借符以罵宋然則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摹印屈曲填密秦璽文是子良誤合之署書者蕭子良云

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蕭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及書者及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以上八體具如韋昭所說許慎序又云亡新改定大書有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也與此志之蕭何所定者異蒼頡一篇

許序云丞相李斯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俗儒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白古帝之所作頡之推書證篇倉頡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籀黥韓覆畔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七

此篇殘由後人所屬入非本文也攷工記注倉頡篇有

有柯榻

凡將一篇

隋志梁有後亡劉淵林蜀都賦注凡將篇曰黃潤纖美

宜制禪說文引相如說

草部管司馬相如說管或從弓後從蓮菌從韞口部淮南宋蔡

又觀從赤又蠻字相如從蚺

急就一篇

晁公武曰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書斷口元帝時史游作急就草解散隸體書之漢俗隨簡

元尚一篇訓纂一篇

隋志三蒼三卷郭璞注合李斯揚雄後漢郎中賈訪滂

喜篇故曰三蒼按章懷後書注李善文選注多引三蒼許慎序訓纂篇凡

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

別字十三篇

蓋卽奇字劉歆子棻從揚雄學作奇字

倉頡傳一篇

公羊定四年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云出倉頡篇漢

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此倉

頡傳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志

揚雄倉頡訓纂一篇

說文引揚雄說因部屬鳥脂也又全從中外部揚雄說

決異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又說拜從兩手下

杜林倉頡故一篇

隋志梁有杜林注倉頡二卷亡說文引杜林說董字杜

根夢字杜林說從多聲字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又夢字杜

林以爲戲麟字又夢字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又夢字杜

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夢又斷字杜林以爲竹管揚

雄以爲蒲器又最字揚雄說區龜蟲名杜林以爲朝旦

似邪蒿可食春秋有白蒿可食之

太史試學僮

說文序尉律漢九篇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

乃得爲吏按此蓋通呼史書爲籀書非大篆之

書令史

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

隸書

衛恆隸書勢曰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攷證云趙

明誠曰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

亦云程逸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

爲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志

所謂秦篆者也

御覽六十八古文奇字序曰秦改古文以爲大篆當云及

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

是時始造隸書矣

封演見聞記鄺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

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之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於秦氏也按此隸

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逸觀其省易有

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隸書之中又有分別

初學記引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

下用偃波書皆不可率學以防矯詐

各令記字於庭中

說文序孝平皇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

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隋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說文亦引其說陞字徐巡以

中說陞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按許氏復取譚長尹彤官簿隸陽壽等說莫可攷

六體者古文奇字

王鳴盛商權曰許氏說文自序謂秦李斯省改史籀大

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蒼頡古文絕矣自爾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表

秦書有八體即前入體六技漢興尉律學僅以八體試

之亡新改定六書見上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

漢試學童者入體非六體許氏是也蕭何本秦時吏自

宜沿襲秦故偽孔安國尚書序云科斗文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即倉頡古文也太史公自序云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音衛恒書勢謂古文絕於秦漢興而人

不識古文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杜林得漆書古文語

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

以此試學童著之律令乎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終

浙江書局刊

王家賢校

丁立誠校

董紹舒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表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吳 沈欽韓撰

藝文志

晏子八篇

劉向上奏臣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杜參也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二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書六篇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復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一

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柳宗元曰後之錄諸子者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子思二十三篇

隋志子思子七卷又音樂志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御覽四百三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即表記語初學記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晁公武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溫公采之著於通鑑按此條見孔叢雜訓篇是二十三篇大約戴記說苑孔叢盡之矣御覽三

八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又五百六十五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子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曾子十八篇

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晁公武曰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篇其書已見大戴記今按大戴記四十九至五十八即曾子十篇也

漆雕子十二篇

韓非顯學有漆雕氏之儒

宓子十六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二

淮南齊俗訓客有見人於宓子者趙策作服子淮南書又作宓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

景子三篇

孟子書有景子

世子二十一篇

繁露俞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先於世故余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

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語孝景帝詔文用之張載魏都賦注李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謬言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隋志一卷云似孔子弟子唐志卷同音樂志引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陸德明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荀子強國篇稱公孫子語御覽三百六十引公孫尼子又三百七十五御覽四百二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孟子十一篇

史記云孟子七篇趙岐章句題辭云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今外書遠不可見荀子大略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說苑建本篇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法言修身篇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矣未有不無意而至者也鹽鐵論引孟子曰論備篇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盜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伐功篇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

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大行人注孟子曰請侯有王

廣韻圭字注孟子云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考

顏氏家訓引國景失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榮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漢伍被傳引孟子曰村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村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類聚引滕文公葬及惠子諫坊記註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梁書處仕傳序孟子曰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論衡本性孟子作性善之篇此並

趙岐所云外書孟子疏云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

合此四篇顏師古引聖詩論字子車按孔叢雜訓篇孟子字則未聞此岐荒落耳師思是王肅所據趙岐題辭古未詳肅所得抑又陋矣

孫卿子三十三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四

劉向上云臣所校晉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按此云三十三篇或連傳敘數

辛子十八篇名與齊人

史記阿之吁子注劉向別錄作辛子張守節云顏師古音弭誤也蓋辛是楚姓此為齊人

內業十五篇

攷證曰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

隋志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文選注四十七略曰太公

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莊子徐無鬼橫說之則以金版六嶷淮南精神訓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後書何進傳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按此唐時篇目與今析為六十篇者異也志所云春秋戰國時者蓋因太公遺教而述為書非是憑空創造宋人妄議今所不取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昭七年傳楚平尹無字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管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五

子兵法篇引大度之書

河間周制十八篇

說苑君道建本篇有河間獻王曰四章略見梗概

諷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

呂覽不廣篇甯越謂孔青說苑尊賢篇周威公問於甯

子曰取士有道乎皆甯越之書也

王孫子一篇

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文選舞賦注王孫子曰衛靈公

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史記集解李斯傳亦引王孫子又見藝文類聚

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王孫子新書二條其一即衛靈公事按隋志梁有王基新書五卷然則此疑王基不類古書考證云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按覽四百二董安子曰敢問何歎簡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公孫固一篇

十二諸侯年表論公孫固韓非之徒子往往摺摺春秋

之文以著書

李氏春秋二篇

疑李兌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六

董子一篇

隋志一卷唐志作二卷誤通考宋吳祕註論衡福虛篇儒家之

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祐鬼

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

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以史一百三纏子修墨子之業

修而謬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繼

鬼神何異以履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侯子一篇

魏有隱士侯嬴秦有方士侯生高祖有安國君侯公按

說苑反質篇秦始皇後得侯生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

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其文八百餘言疑卽此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

魏策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卽此徐子也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舊唐志與隋同新志作一卷玉海藝文類書目五卷仲連退隱海上論著此書今惟存一篇卽史記正義所引文選注引大略同御覽一百八十四

魯連子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與鶡冠子兵政篇語相似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七

似

平原君七篇

當次虞氏春秋之後

虞氏春秋十五篇

孔叢執節篇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日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按史記虞

卿著書在魏齊死後且韓宣子至魯觀春秋春秋之名

久矣韓非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

處半以春秋名何怪乎虞卿殆孔氏子孫傳聞失實耳

高祖傳十三篇

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魏相奏高皇帝所述書

陸賈二十三篇

隋志陸賈新語二卷今見行十二篇按本傳稱凡著十二篇此二十三篇蓋誤考證云存七篇蓋所見非全本

然其引吳儔謂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今輔

政篇無此語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

考證云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八

賈山八

本傳載至言一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隋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文選注一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

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按孔叢中

臧以所著賦與詩謂之連叢附於卷末然漢以列侯爲

太常臧若襲父封則孔光傳絕不言及恐此蓼侯孔臧

非彼所謂孔臧

賈誼五十八篇

與本傳同隋志賈子十卷錄一卷崇文總目本七十二篇劉向剛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蓋附今佚三篇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傳傳即新書第三十三篇也篇中多錯誤難讀亦有比次絕無理者盧文弼謂出鈔胥妄寫也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事見本傳後書張純傳純案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按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為一故謂之三雍又以為在大廟詩靈臺正義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園如璧壘之以水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左氏說天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九

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皆無明文各無以正之以上許慎說立之聞也此鄭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雅靈臺之詩則辟雍及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矣眾家之說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雍同處辟雍即天子太學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園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雍不移者以辟雍是學之名不必常以太學為辟雍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雍

矣鄭以靈臺辟雍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正論申明鄭意又以辟雍非學云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雍明堂者大朝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雍處其中未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所能容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禮記玉藻疏禮戴說以明堂堂陰陽者非宗廟之謂

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詩正義盧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故分為三耳顧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稱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十

論序昭禮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堂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辟雍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記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云云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今按大戴記明堂外水曰辟雍或以為明堂

者文王之廟也盧辨注亦以或說為聖大戴此篇蓋即本於河間

之對則始言之者獻王也明堂為祖廟蔡邕等雖煩詞

支衍其謬顯然若如袁準孔穎達以明堂辟雍為三鄭

亦無明文也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

在長安西南七里又漢本有太學元始五年復治明堂

辟雍則三者並立晉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又兩立見御覽五百三十五晉尚書大事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今本題春秋繁露十七卷其首數卷則公羊家言何休

注亦竊取之以後則支詞雜說掇拾三代遺事野文駁

多醇少與春秋義無涉隋唐志混列春秋類非也宋崇

文總自有八十二篇晁公武曰今通名繁露未詳南渡

後亡紹興間董某進十卷程大昌謂其書辭意淺薄非

董氏本書後胡渠得三十七篇刻於萍鄉縣學嘉定中

樓鑰得潘景憲本增多四十二篇凡七十九篇為十七

卷不足者三篇而已隋志又有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近人江

都凌暗為

兒寬九篇

兩都賦序云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等時時間作

公孫弘十篇

西京雜說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志列儒家豈以

其名儒術進歟

終軍八篇

爾雅郭注漢武帝時得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

匹廣韻引賈氏家傳為光武時賈攸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

隋志梁有吾丘壽王集二卷天中記引吾丘壽王論始皇既并海內以威力

莊助四篇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厥誹謗之誅十餘年涉

疾威按藝文類聚

臣彭四篇

蓋固時已失其姓五十九有吾丘壽王驥論功論曰驥將軍奮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功書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

鉤盾允從李步昌八篇

續百官志注漢官曰鉤盾令吏從官四十人

儒家言十八篇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傳云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推行

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類萬言今觀其辭瑰璋宏

富賢良文學倉卒未能弘羊以賈人子亦稱今道古辭

條豐蔚苟非出自鴻才未易辨也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新序

隋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通考崇文總目云新序亡其
 二十卷曾子固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題云陽朔元年
 二月癸卯上總一百八十三章按宋御覽中時有新序
 佚篇近世盧文昭摭集之并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文選
 荀子注凡五十餘條又集說苑逸者三十餘條按後人
 入加御覽二百七十六劉向新序曰吳漢起
 於馭馬立為其將論其事則向歿已卅餘年

說苑二十卷

隋志二十卷劉向奏上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
 事類眾多章句相濶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
 今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更以造新事上萬言以上凡
 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皆可觀按此說苑所
 載詭異事與春秋傳相舛者本出舊造向復刪益之耳
 其云與新序復重則新序亦已先創云新者向更新之
 未知新序舊名為何耳今亦有事辭相同者通考崇文
 總目存者五篇晁公武曰曾子固自謂得十五篇於士
 大夫家與舊為二十篇然正是析十九卷修文為上下
 篇耳按證李德裕曰闕反質一卷雜分修文為
 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世說

攷證曰未詳本傳著疾譏捷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隋志劉向校經籍始作列仙列
 士列女之傳今列仙列士傳現行而志不錄

列女傳頌圖

隋志列女傳十五卷按本傳凡八篇曾鞏序曰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
 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又云
 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
 蓋向之自敘按李善張衡賦注引劉歆列女傳頌曰王
 材女修身廣觀善惡云歆作者久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四

回序曰以頌義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餘二十傳
 其文亦奧雅可喜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按今本又逸
 去頌義大序及師氏母一傳共為八卷又非回之舊也
 其圖則向因畫為屏風四堵班固敘傳張畫屏風畫紉
 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者是也自然不傳頌云畫之屏
 風初學記引
 別錄詳
 見敘傳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隋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李軌注又十三卷宋衷
 注太玄經九卷又十卷宋衷陸績等注自范望至溫公
 集注並十卷陳振孫曰按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

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
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與本經三卷共爲十
四卷今注云十九未詳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
末如班固敘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攷證蕭該音
義曰案別告下有立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困學紀聞
云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愚按雄能
御富人千萬之錢而獨諛王莽豈亦有刀鋸加其頸而
迫脅爲之邪

樂四箴二

攷證云未詳雄有琴清英按御覽引揚雄琴清英恐非
此之樂也或王莽作樂經雄參爲之歟箴二下有脫字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五

後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
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八箴也晁公武曰雄見
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
諛取利乃作司空尙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
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御覽二
百廿九有揚雄大官令箴二百卅二有揚雄上林令箴
二百卅五有揚雄太史令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冀并雍
古文苑卷十四有揚雄雍州牧箴益交十二州箴按王莽時交阯未爲
州容有後人攙入初學記又云漢揚雄作潤晉等州箴
御覽二百五十二揚雄爲河南尹箴彌外矣陳遵傳成

帝令雄作酒箴隋志又有揚雄集五卷御覽四百六十
九有揚雄演連珠

右儒五十五家

儒家者流

鄭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需
也以先王之道需其身

伊尹五十一篇

呂覽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全引其文應劭上林賦
注引作伊尹書則戰國先有其書也逸書王會篇又載
伊尹四方獻令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集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六

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奇
君被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亦圖畫其形按此劉向依
其本書故能說苑君道篇伊尹對湯曰昔者堯見人而
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並就其書所采也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
隋志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又有魏武帝太公陰符鈔
錄一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舊唐志太公陰謀三卷
又陰謀三十六用一卷隋志太公金匱二卷舊唐志太
公兵法二卷又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雜又三宮兵法一
卷又禁忌立成集二自宋以來著錄家無之蓋六朝以
前著書者喜託名古人唐以後道術之士多攘古人之

言以為己書如李太白陰經故前乎此不為多人所

拔援也後乎此無怪其少新名易故也秦策蘇秦夜發

書得太公陰符之謀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

皆宗太公為本謀是太公之書尚矣今按志云謀者即

太公陰謀也言者即太公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治要

引武韜太公云云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又文選注太

公金匱曰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大戴記踐祚篇呂覽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也兵者

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最其先亦管子

書中所本耳已別編補為太公遺書此不具列論衡語

兵到依野農與廬鳩此則說之書食小兒丹救云亡般

不經之談劉向所定者已然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七

辛甲二十九篇 史記集解引劉向云封之長子左傳辛甲為太史命百

官官箴王闕韓非說林作辛公甲

鬻子二十二篇 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曰今一

卷止十四篇本唐承微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太略廖仲

容子鈔當作庚隋志樂縣令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

與行珪先後不倫恐行珪或有附益按今亦有十四篇

標題甲乙數目雜亂不可曉又短僅不成章而列子天

瑞黃帝力命三篇引鬻子賈誼修政下篇周文王武王

成王問於鬻子有七章皆本書所無其精柏耳

鬻子八十六篇

隋志十九卷今本二十四卷晁公武曰今七十篇杜佑

指略序云唐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

知章也按崇文總目云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劉向止

奏云所校管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

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

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志不序河上公陸氏序錄云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四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八

以授孝文帝與此篇目卻合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徐氏經說六篇

以上無攷隋志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徵士嚴遵注

老子老子指歸三卷毋丘望之撰當錄未上中祕書故

不錄後書取弁傳父說學老子於安丘先生注稱康高

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淨

不求仕宦號曰安丘丈人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 隋志文子十二卷新唐志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

訓注文子十二卷讀書志又有唐朱玄注文子缺府言

一篇晁公武曰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莫上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劉向錄文子九卷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折之歟晁氏未攷隋志已十二篇也容齋隨筆云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馬總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按彼因計然字文子誤以此氏為彼字因合為一家其謬也書為淮南襲取殆盡莊列亦時與之同十二篇並引老子之言而推衍之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九

按與此全乖攷證云史記蠟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索隱正義皆無注今按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蜎蠟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借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愚謂玄淵似非人名李善蓋誤

關尹子九篇

其書久亡書錄解題云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劉向校中祕書九篇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蓋公授曹相國參相國堯書葬至孝武時有方士以七篇上來上以信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

始二年八月庚子未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得之殆皆依託也宋寶祐時道士陳顯微注書凡三卷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金八籌九藥張湛列子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按官為關令姓尹名喜也今世多誤讀列子呂覽皆有尹喜語而書中無之此全真之徒白玉蟾之類所為歟

莊子五十二篇

陸氏序錄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並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詁三郭象注三十三篇後人增足

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十

修之首危言游鬼神覽五百三十莊子游鬼問雄黃曰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蕙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按晉人知尚玄虛擺落名物故郭本特為談玄者所宗宋王應麟采遺文若干條見困學紀聞而嚴君平老子指歸引莊子之語亦今書所無明焦竑云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道遙遊大宗師中有文句溢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

修豈此類邪按文選注三十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

也淮南子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

財相關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鬪者止則非獨莊子

有佚篇淮南又有佚解蓋梁陳閒義疏所引

列子八篇

劉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

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

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隋唐志同

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又有唐盧重元宋徐通注讀

書志云高麗國有列子十卷政和中宜春彭俞得其第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九篇曰元瑞若然高麗所得本傳在向校書之前邪其

妄明矣

老成子十八篇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殷敬順釋文

作考成子

長盧子九篇

鄧析子云長盧之之士列子天瑞引其語蓋並時人也

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又齊物論瞿鵠子問乎長梧

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此聲同字異一人耳御覽

三十七引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

呂氏春秋

乎地也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

張湛云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按平原君時文侯

歿且百年不得為文侯子也詳古今人表

田子二十五篇

史記田駢之徒各著書莊子天下篇田駢學於彭蒙按

尹文子大道下篇田子讀書彭蒙在側田子曰蒙之言

然又似彭蒙學於田子也

老萊子十六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魏策或謂黃齊曰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

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抗志篇又云子思

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

舌柔順終以不弊蓋記載者誤分為兩事也史記云

著書十五篇與孔子同時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

老萊子之行則孔叢所記妄矣文選注十劉向別錄曰

老萊子古之壽者畢尚書沉道德經序案古有萊氏左

冠師老商氏以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當為魯人先

曾子死亦不當威王時

宮孫子二篇

鷓冠子一篇

隋唐志並三卷韓子讀鷓冠子云十六篇讀書志云十五篇通考晁氏曰按四庫書目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篇皆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按宋陸佃所注自博選至武靈王十九篇然其中麗煖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為後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筆

博合耳其語多有可采柳宗元謂惟賈生鵬賦所引用者為美餘無可者彼信遍觀之而定論邪何其撝疎也韓子之言當矣

周訓十四篇

隋志有周書陰符九卷初學記七引云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蓋即此類御覽亦引之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

隋志道經漢道書之流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形動不生

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尚何存呂覽去私篇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

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賈子修政上黃帝曰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不具淮南泰族訓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此則至言要道

真道家之鼻祖漢時黃帝老子之言自名其學厥後轉

湮大約自淮南王等著書遷相剽竊故真書反無傳焉

志敘於此次第非也谷神玄牝之語為老子所述豈虛

也哉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机之法文心雕龍銘箴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語

帝軒刻與几以弼達注皇王大紀帝軒作五百皇

覽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

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

封其口古之慎言攷證曰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王欽

天紀帝作巾机之法以箴經蓋依此志為說而傳合之吳越春秋禹按黃帝中經

歷蓋聖人所記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

黃帝君臣十篇

五帝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

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御覽七十尸子曰子貢曰

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

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王欽若先天紀大公六輪曰風

風后力牧大山稽等所本

雜黃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

淮南覽冥訓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大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先天紀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

孫子十六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軍

鹽鐵論論功篇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不稱兵法而言孫子似是道家之孫子

捷子二篇

史記作接子張守節引此志為證原注武帝時說四字涉下曹羽而誤錯

曹羽二篇 郎中嬰齊十二篇

臣君子二篇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善修黃老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此臣君子是也注蜀人乃上文誤移

鄭長者一篇

韓非外儲說右鄭長者曰田子方欲知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又唐易子對齊宣王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鹽鐵論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云云未審即鄭長者否也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按隋志列黃石公三略等於兵家似當在道家

右道三十七家

王氏攷證增素王妙論按其言但豔羨范之三致千萬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兵

不知素王之妙安在此也或者後來繼貨殖傳而偽託乎隋志五行家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越世家集解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諸稱富者非貴其

覆子孫澤及鄉里也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池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開三致千萬再散與貧七略云司馬遷史記正義云二卷今僅見此語於太平御覽按此見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御覽四百四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上濩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常南越范蠡師事之

道家者流

劉向序列子云道家者秉要執節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班氏即用其語隋志黃帝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

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眾矣按

樂毅傳贊序其源流云樂臣公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

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

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

於齊為曹相國師御覽五百嵇康高士傳以安丘先生

從河上公遊又道學傳云樂鉅公曰安丘丈人皆誤

宋司星子章三篇

呂覽制樂篇朱景公之時榮惑在心公懼召子章而問

焉子章曰榮惑者天罰也心者朱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也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毛

論衡變虛篇按子章書錄序亦言子章曰君出三善言榮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從舍按充所引者即劉向

也公構生終始十四篇 傳鄭 始終 書

按言終始者邪衍非邪爽亦不當在邪子前律歷志丞

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已來三

千六百二十九歲

公孫發二十二篇

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發

或臣之異名

邪子四十九篇

文選注劉向別錄曰邪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

五穀邪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史記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

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

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名有宜而符應若茲又

如燕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有主運篇 武帝時嚴安上書稱邪子

日政教文質者所以云變也周禮司燿注鄭司農說引

邪子與周書月令同

邪子終始五十六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末

對禮書齊威宣之時騁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秦帝而齊人宋之故始皇采用之鹽鐵論論邪篇大夫

白邪子疾晚世之僞墨不知天地之宏曠守一隅而欲

知萬方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所謂中

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

阻絕陸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瓊海環其外此所謂八

極文學曰邪衍非聖人作怪惑誤六國之君春秋所謂

匹夫榮惑諸侯也

乘丘子五篇

當作桑丘隋經籍志晉征南軍師揚偉撰桑丘先生書

二卷本此

杜文公五篇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

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

真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呂覽勿躬篇容成作歷此亦如黃帝泰素託名者也

莊子

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張蒼十六篇

年表云張蒼歷譜五德按蒼不數亡秦當五運者是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无

引〇文

公孫臣言土德而黃龍見其偶中者耳本傳言蒼細於

於臣蒼之術豈不如臣哉

鄒夷子十二篇

文選注

六十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爲之語雕龍赫

按赫通

用史漢實要傳可知

閻丘子十三篇

馮促十三篇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

之稱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本傳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按五曹算經云一爲田曹地利爲先既有田疇必資人

故次兵曹人眾必用食飲故次集曹眾既會集必務儲

蓄次食曹食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

周伯十一篇

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

公孫賀傳云著書十餘篇

雜陰陽三十八篇

右陰陽二十一家

陰陽家者流

史記自序云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四時八位十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辛

引〇文

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逆之者不死則亡使人拘而多

所畏班論大略同通考陳氏曰班志論陰陽家者流蓋

出於羲和之官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爲羲和卜史之流

而司星子韋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不知何

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邪今志所載二十一家

之書皆不存無所攷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

家 欽韓 按所異者以其猶知據古訓匡時失若宰折唯

屈宜咎之徒固足尙也他術數則曲藝守職而已漢使

孝康郎爲太醫令善方藥者非令也而將護之者令事

陰陽卜史之同異亦猶是矣

李子三十一篇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書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一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今按李悝為律家之祖三十二篇則其自著書

商君二十九篇

隋志商君書五卷新唐志或作商子讀書志云宋時亡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三篇又佚其二凡二十四篇通考晁氏謂司馬貞於史

記商君傳未見商君書不知開塞之義以湯武尚力其

之治者為之民今本考之所謂又佚二篇者乃第十六

刑賞第二十一目無又按第十五來民篇云今三晉不勝

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城必拔又云周軍

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又弱民篇秦師至郢郢

舉若振稿唐蔑死於垂沙莊躡發於內楚則皆在秦昭

王時非商君本書也御覽二百九商君書曰民之見戰

如飢狼之見兔則民可以用矣書中所無即其佚篇

申子六篇

隋志梁有申子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御覽三百申

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釋史一百

集數十條其云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智均不

相使力均不相勝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

比肩大抵為韓非之所本史記云著書二篇注劉向別

開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考證七略曰孝宣皇帝

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按出御覽二

處子九篇

史記趙有刺子之言徐廣云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索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三

隱曰趙有刺辛後書酷吏傳注引風俗通趙有辨士處

子處字注云亦姓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與刺字

注云又姓史記燕有刺辛兩姓未知孰定也

慎子四十二篇

隋志慎子十卷舊唐志滕輔注通考一卷陳氏曰今麻

沙刻本纔五篇非全書也按今五篇威德一因循二民

雜三德立四君人五亦非完篇矣韓非難勢飛龍乘雲

雲龍霧霧而龍蛇與蟻螳呂覽慎勢篇今一兔走百人

同矣則失其所乘也云云逐之非一兔足

也意林引慎子其云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

疎族親家貧則兄弟離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聵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其語為雅俗所本高誘云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御覽五百二十三慎子曰禮從俗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賢不肖之禮無愛惡之禮也此條集慎子者所未采韓子五十五篇

隋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唐宋志明萬厯十年趙用賢刻韓子凡例云元何荊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亦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人相踶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後其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又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文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悅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所校定一準宋本史記韓非刑名法術之學而其要歸本於黃老素隱曰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游棣子一篇

鼂錯傳與洛陽朱孟及劉帶同師張恢生此游棣與

劉帶聲同

鼂錯三十一篇

隋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文選注二十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又四十五引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御覽百四十朝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燕十事十篇 法家言二篇

韓安國傳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則鄒田生亦法家之一也燕十事疑是燕王定國獄事

右法十家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攷證附入漢律令從之說文引漢律會稽獻齋會稽豺獠購百錢又婦告戚姑又祠宗廟丹書又告民不繇賞錢二十又綺絲數謂之統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又膠田苾草及其門首灑漚又賜衣者縷表白裏又船方長為舳艫又齊人子妻婢姦曰姘又見姘變不得祠各周禮家人注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至庶人各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六年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六年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又大司馬注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云此據漢田律又士師注野有田律朝士注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云舉漢賊律令按前漢律今亡愚謂非亡也魏晉以來增損用之耳法家者流

莊子稱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

理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荀卿非十二子云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是慎到田駢也然此二人同術亦道家之支流而歆等列慎到於法家非歆

鄧析二篇

隋志鄧析子一卷唐志同讀書志曰文字訛闕或以繩為澠以巧為功今其書有無厚轉辭二篇瑣辭短章不似設無窮之辯以屈子產者劉向奏上臣所校讐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董

四三

析非也

尹文子一篇

隋唐志二卷乃分上下篇也書目云漢末仲長統得其書詮次為上下二篇說苑尹文對齊宣王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其書言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大旨為公孫龍所祖述龍又加鬼瑣焉仲長統序稱其學於公孫龍非也晁氏又誤以形名為刑名類未究其書者然以大道為書而雜以山雞鳳皇字長子曰盜少子

曰酸詼嘲無稽是禮服獻酬忽跳地作沐猴戲也

公孫龍子十四篇

隋志不著舊唐志三卷有賈大隱陳嗣古注書錄解題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按六篇者蹟府一敘與孔穿會平原君家孔叢公孫龍篇同白馬二言白馬非馬指物三言物莫非指而非指通變四言二非一堅白五言堅白石三為一名實六言物正其實以正其名滑稽遠不逮莊生皆辯其不必辯也荀子正名論曰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此人歟三耳之理不勝孔穿餘姦之發復嗞子與龍也奚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董

四三

為者也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同時

惠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倡為萬物說說而不休猶以為寡益之以怪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壺一壺之勞者也莊惠相友其稱之者如此

黃公四篇

文選注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

毛公九篇

右名七家

尹佚二篇

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

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

食言天地之閒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按

此即尹佚之書保傅傳尹佚為少師道與周召叶三代

異物豈尚守胼胝之規巫鬼之說為墨者之祖哉志列

於此慎矣王氏考證曰按呂氏春秋當為平王魯惠公使宰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魯惠公時使史角往惠公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毛

川上川

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俅子三篇

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呂覽韓非諸書作田鳩詳古今人表

西京賦注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麻

我子一篇

隋巢子六篇

隋志一卷容齊隨筆云馬總意林有鬼神賢於聖人之

論諸子彙函隨巢子曰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隋巢曰鬼

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隋

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

化育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

賢於聖人王氏考證云藝文類聚御覽所引隋巢子即

墨氏明鬼之語

胡非子三篇

隋志一卷意林引云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

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言勇

有五等云云按其言與說苑善說篇林既語齊景公同

無稽之談彼此般演以是名家一錢不直始皇烈火惜

其不分卑白若此輩恨不盡空之

墨子七十一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美

川上川

隋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

為六十一篇亡九篇今本則九篇之外又十篇無目孔

穎達大雅疏引墨子備術篇當在其後二卷中也高氏

子略曰墨子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韓非惠施之徒

雖不闕可也惟其言近乎誣行近乎偽使天下後世信

其說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闕也韓謂墨翟

徒能焚惑一世耳慮不足以後蓋目周衰文弊習詐

偽以鉗世無所不至學詭則名高名高則榮利隨之如

翟則巧偽之尤者矣不然彼猶是人也獨糟食苦衣為

孔曾之所不為是賢於孔曾也使墨翟獨以堅忍刻厲

爲之猶曰性然乃其教強窮里之罷士數且千百傳且數世一聞墨子之風而人之能精食苦衣摩頂致踵曰爲天下吾是以知其偽也禽滑釐之徒盍可語於孔氏之廝役無所利而率爲苦行雖商鞅之慘酷不能立其法是必不惜百金之賞畀一木之移以爲標榜也翟之釀牙赤舌孰可慕孰可畏哉及觀其書一則曰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而遺墨子以金再則曰游高石子於衛復曰子墨子任人於衛以遺其金少而反又云墨子勸人學曰姑學乎吾將任子又云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又云子墨子游魏越又云曹公子游於子之門處高爵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堯

又引

學乃高揭於世動曰孔墨是固大賢所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故觀孟子荀卿之闢墨深淺可以定兩家之優劣矣逮乎後世天下一君浮僞日消使墨翟尙在亦無所沾街況徒存糟粕之言師巫嚶語乎使孟子當其際雖無辯可也然則後儒之助孟子張目者猶重視乎墨翟而未悉其姦欺也獨怪昌黎韓氏自詡於學以爲庶幾者猶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可謂喪其本然而亦有以窺其無所得也彼欲存其書者則又曲爲之辭曰其徒之所爲夫不有盜魁安能攻城殺吏苟非其師之說而徒敢倡爲非聖無法哉然則二氏之甚猖狂者皆可曰其徒使然邪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卑

又引

右墨六家

墨家者流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韓非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徒見於墨翟書者十數人呂覽有腹醇許犯田繁索盧參孟勝徐弱等百八十三人田襄子謝子康姑果列子有東門賈孟子有夷之論衡有纏子文選文賦注引纏子淮南秦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八人

皆可使赴火蹈刀其私名門人如蚋聚醴蟻慕羶揚秉稷下之徒未有若是之眾也

蘇子三十一篇

今見於史記國策者灼然為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為蘇秦是三十一篇容有代厲并入王氏考證雜舉後漢書注御覽引蘇子者按隋志道家有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七卷雜家有蘇道撰立言六卷後來徵用既無的指不敢信為此蘇子也御覽四百六十九蘇子曰載貂騎之尾六百八蘇子曰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則魏晉人語無疑也張子十篇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受捭闔之術十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聖

二章復受轉丸祛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得見其闔奧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按此注家欲尊其書而為之說

附 鬼谷子三卷

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今所行者陶宏景注史記注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按秦策蘇秦

得太公陰符之謀簡練以為揣摩鬼谷書有揣摩篇謀篇有本經陰符七術則言蘇秦所似矣然說苑善說篇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史記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據此兩家則別有鬼谷子其篇第多寡亦不合蓋中書不敘故志無其目耳本十三篇今亡轉凡祛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聖

篋二篇田完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御覽六百二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事君有諫諍無詔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此蓋鬼谷子亡篇中文句龐煖二篇

疑後人并入鷓冠子

關子一篇

文選百一詩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

燕石也燕今俗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

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又有宋景公

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事或是闕子正文也亦見御覽

弓部隋志梁元帝有補闕子十卷御覽三百八十一闕

不特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特其美猶須於井

德況中庸而拒諫云云八百三十四闕子曰魯人有好

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

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鈎之務不在芳餌

事之急不在辨言又有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此其詞

飾非周秦人文字顯然可知王氏考證以徵闕子非也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荆子五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聖

本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

號曰雋永

鄒陽七篇

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

良工得之以為締紘良工不得枯死於野不遇明君聖

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絲絲之葛矣

主父偃二十八篇

考證說苑善說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云云按

本傳偃學長短縱橫術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皆載本傳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右縱橫十二家

縱橫家者流

韓非五蠹篇從衡之黨借力於國從者合眾弱以攻一

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

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

實則舉國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

卑事大為衡未見其利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

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

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

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按游士之效如此泊乎

國亡則其徒錦衣玉食富貴已百餘年矣諸葛武侯曰

不圖從橫之事復見於今言其道最賤也張儀之惡甚

於蘇秦其歸則巫匠之殊耳何分優劣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

釋史七略曰盤孟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

史也書盤孟中為戒法或於鼎名曰銘文心雕龍云成

湯盤孟著日新之規田蚡學盤孟諸書按宋編御覽以

為帝孔甲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新書修政語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博物志處士東鬼槐責禹亂天

下事禹退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理至不通張華周書文傳解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

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又夏箴

曰云云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伍子胥八篇

由余三篇

韓非一紀篇秦穆公問由余事比呂覽為詳史遷采入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秦本紀新書禮篇引由余語

尉繚二十九篇

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舊唐志六卷 梁惠王時

人按梁惠王問者當在兵形勢家疑此別也始皇本紀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秦臣不

過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策有頓弱說秦王資萬金

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正與尉繚

謀同頓弱與尉繚乃一人記異耳是此之尉繚也初學

記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

畝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曰天子立冠玄纓諸侯

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並類雜家言

尸子二十篇

後書宦者傳注尸子晉人也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

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其九篇

亡魏黃初中續公穀二家並引尸子未知即其人否也

郭璞爾雅注引尸子邢昺疏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

子貴虛料子貴別圖其舉之相非也數世矣又釋天疏

云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又釋山疏尸子韓子篇云

名密者宋初猶未亡故疏能據其篇章今惟勸學一

篇稍完而御覽所引頗多三百二十九公輸般為蒙天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總十二紀八覽六論也十二紀紀各五篇八覽覽各八

篇六論論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覽按不韋之書引

益良多以其與淮南並雜采諸書故入雜家然呂氏隸

名篇各有指歸比於淮南市井販賣者懸絕且帝王舊

物猶可窺尋所借者秦僅處墨之徒本無儒者雖極崇

王道終是旁門王氏考證糾其引夏商之書異於今偽

古文者為舛謬恐未能睨市門之金也

淮南內二十一篇

其要略一篇自敘也隋志許慎高誘兩家注並列今惟

存高誘注鼂公武曰許慎自名注日記上今許注已亡
文選注御覽等書聞引之或以高爲許頗難識別景
十三王傳云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則是書
之定論也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字因而出入儒
墨名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
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
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
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
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便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
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畢

×_リ十

以不蕃人類嗜又甚矣按淮南襲文子此其顯然者若
莊列慎韓尸佼呂覽兵家書無不弋獲今者九流僅存
十一猶可追蹤若在當時按之殆無一字自作而自云
字挾風霜推其盜寫虎符不亦拙謀易露邪篇中殊無
芟截總彙之才極其汎濫而止卽如兵略一篇雷霆風
雨之語至四五見其他可知高誘爲之注解并舉音讀
實有裨於小學矣

淮南外三十三篇

本傳云外書甚眾高誘序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京西
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誘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
序云誠曰鴻烈是先名鴻烈

外篇與此三十三篇不同蓋其後或有缺矣按文選注
引淮南莊子後解疑卽外篇

東方朔二十篇

本傳載二篇隋志東方朔集二卷

伯象先生論一篇

御覽八百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
之術博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篋之囊簡書也又八百

新序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况

於人按今新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吳

十三

荆軻論五篇

文心雕龍頌讚篇相如屬筆如讚荆軻注文章緣起司

馬相如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

按此亦以贊爲論也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史雜傳

臣說三篇武帝時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

右雜二十家

雜家者流

隋志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

神農二十篇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諸神農

許行為神農之言其遺教尚矣管子按度篇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文子呂覽並稱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晁

又引

地錯引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此開有古訓不必盡六國時也齊民要術第三記勝之曰澗種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間

御覽六百十張顯逸民傳敘之然所謂野老特敘錄不顯其名耳按隋志梁有陶朱公養魚法齊民要術引陶朱公問之日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唐志有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貨殖傳裴駰按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

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意林引范子云計然為人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計然時遊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鳥也顏師古貨殖傳注云其書則有萬物味不可與同利也

錄著五方所出按文選西京賦注范子計然曰玉英出東上俱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又有武都隴西等名明是漢人附益然其萬物錄獨非范子書見皇覽及晉中經簿高氏子略曰卷十有二卷林亦云極陰陽之變窮厥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御覽四百一亦引之意林亦云並陰陽厥數之言則顏師古所云言萬物五方所出特其一篇彼勦聞而未見其書也今其書已亡越絕書計倪內經外傳枕中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辛

又引

二篇與越王言陰陽之數天地之圖即從范子書中采取耳枕中篇齊民要術引作范子御覽八百二十一范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顯聞其旨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治進退也假令一值錢百金一值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賦至百賦直是大之極也此唐志所云范蠡問計然答也計然之書彰灼於漢必非偽造然史記著之而漢志遺之不知野老之即計然也齊民要術范子計然曰五穀道之君不能積其盛有餘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宰氏十七篇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唐志尹都尉書三卷齊民要術種 汜勝之曰區種驗
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滅法
似尹都尉名澤也御覽九百八十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
種芥麥薹蕪蔥諸篇攷證引北史蕭大圓云獲菽尋汎
氏之書齊蔡徵尹君之錄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疑即趙過教田三輔者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崔寔政論曰趙
過教民耕殖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皆取

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李

隋志汜勝之書二卷齊民要術汜勝之書曰凡耕之本

在於趁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種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

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

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

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

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

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椽木長尺

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土沒椽陳根可拔

詩大田正義不知鄭箋乃引此而云月令注言農書不
知出誰書也至月令疏乃云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汜
勝之書由此可知孔氏雖冠名不出一人之此時二十
手或禮記疏承舊疏之文博洽之難如此

日以後和氣在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
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
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
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慎無旱耕須草生至
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句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

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

可鉏治反為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氣堅格名曰

脂田及盛冬耕洩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

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冬雨雪止輒以藺之

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

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

石按此乃草人土化之法故鄭注亦云土化之法
石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賈疏不能引此洩陰又有

區種九穀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後書劉愷傳

永平中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詳彼疏證御覽八百二

亦多引汜勝之書然不出齊民要術所引也

蔡葵一篇宣帝時以言便
宜至弘農太守

御覽八百二崔元始正論曰即崔宣帝使蔡葵教民耕

田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頃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右農九家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李

農家者流

呂覽上農任地二篇皆引后稷曰任地以下三篇似全

述古者樹藝收穫之法此農書之祖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依託也

說苑君道臣術並有湯問伊尹答其語誠淺薄

鬻子說十九篇

舊唐志於小說家亦載鬻子一卷文選注三十鬻子曰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

至於赤斧御覽三百一引作赤鳥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

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御覽三百八十三引鬻子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羣

此類小說也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胎教隋志梁有青氏子一卷錄

一卷風俗通青史子書說難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

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師曠六篇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願謂師曠

曰吾聞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

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師曠曰鵠食猶猶食駿驥駿

驥食駿駿食虎夫駿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駭

駿馬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

辱三自誣者死云云又御覽三百六十九瑣語曰晉師曠書

侍平公鼓瑟輒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公書

記之使問其僚果如其言按此類小說也說苑君道首

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大略篇舜學於務成昭韓詩外傳五堯學於務成

子附志與外傳同楊倞引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

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收也避天下之順從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羣

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莊子天下篇宋鉞尹文並稱尹文子十篇田子讀書曰

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荀子正論子宋

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

也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

是過也非十二子與墨翟同稱則其言又類墨家孟子

之宋牼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新書修政篇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得

居譬其若火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說苑君道引湯同

黃帝說四十篇迂誤封禪方說十八篇

此方士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通考黃帝內傳一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封禪書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句奴大宛

百家百三十九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御覽八百六十八風俗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

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後書仲長統詩百

家雜碎請用從火

右小說十五家

小說家者流

滑稽傳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即傳記小說也文選注

三十 桓子新論曰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

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詞隋志首以燕丹子冠小說

家漢錄無一存者

屈原賦二十五篇

自離騷至大招通二十五篇隋志專列楚詞一家云漢

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

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

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

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按漢

時朱買臣召見言楚辭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

見誦讀爾時自有專門可知其音讀非易也

唐勒賦四篇

御覽六百三十三宋玉賦云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

宋玉賦十六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考證云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好

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鈞笛諷舞賦按笛賦非宋玉作

隋志宋玉集三卷

趙幽王賦一篇本傳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

楚辭章句王逸云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

賈誼賦七篇

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楚辭章句云惜誓者不知誰所

作或曰賈誼御覽五百八賈誼筮篋賦曰纓擊拳以擊

虬負大鍾而欲飛古文苑有旱雲賦

枚乘賦七篇

隋志梁有枚乘集二卷考證云古文苑有梁王菀園賦
文選注王粲七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按西京雜記
又有柳賦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初學記有美人賦所謂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者也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羣臣賦四十四篇招隱入楚辭隋志集一卷卷二考證

劉向別錄淮南王有熏籠賦見御覽七按古文苑有劉

安屏風賦

孔臧賦二十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著

川又十

考證孔叢子云臧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

其幼作御覽九百二十七漢太常孔臧仲尼之後以才學知

名作鵲賦曰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鵲集我室隅

異物之來吉凶是符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為鵲喪

用已咨我令考信通秉真變性生家之天神修德滅邪

化及其鄰又藝文類聚有孔臧夢蟲賦

陽丘侯劉偃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考證藝文類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傷李夫人及秋風辭隋志武帝集一卷

倪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喬賦三篇

陽城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樂家所出琴頌應八此文選琴賦注劉向雅琴賦曰遊

於心以廣觀臣德樂之愔愔楚辭有九歎古文苑有請

雨華山賦

王褒賦十六篇

隋志王褒集五卷傳云作甘泉洞簫頌洞簫賦在文選

楚辭有九懷文選注五十五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

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

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漢時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著

川又

賦頌通稱聖主得賢臣頌亦其一也高誘注曰覽引班固通頌

右賦二十家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本傳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思奇賦十一篇 嚴助賦三十

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劉辟疆賦八篇以下唐宋類書無可考者不書

本 司馬遷賦八篇

藝文類聚文選注引司馬遷悲士不遇賦

揚雄賦十二篇

考證云本傳作四賦志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所載止

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引覈靈賦
御覽一覈靈賦日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
化古不覈今名號迭變請以詩春秋言之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按參與劉向同事者文選注七略又有尙書郎中北海
展隆

孫卿賦十篇

荀子賦篇所載是也

秦時雜賦九篇

劉勰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諸此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堯

別棚陽賦五篇

不知誰作梁庾信賦棚陽有離別之意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蕭望之傳宣帝時龍與張子蟜等待詔王褒傳有柳褒

右賦二十五家

客主賦十八篇

于墨客卿翰林主人蓋用其體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董仲舒有士不遇賦見古文苑

雜思慕悲哀列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

考證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

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有成相篇楊倞云雜論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

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按樂記治亂以相鄭云相即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李

拊也亦以樂拊者以韋爲之裝之以糠稊一名相因以

名焉此則警矇之諷誦持此器以爲節故名成相亦歌

賦之流考證云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隱書十八篇

列女傳六 無鹽邑女言於齊宣王竊嘗喜隱宣王曰隱

固寡人之所願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呂覽重言篇荆莊王立三

年不聽而好譏成公賈願與王譏滑稽傳以爲齊威王

消于髡說苑正諫篇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平公召

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

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蓋如今之謎語掌於叟卜筮者也又六韜陰書篇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故列女傳臧文仲拘於齊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在傳還無社申叔儀之語國語秦客庾辭於朝此則兵交使往又取尙於祕閣密喻也劉勰諧譏篇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辨與郭舍人爲日臣口復問期隱語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右口賦十二家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李

高祖歌詩二篇

大風起兮鴻鵠考證云大風歌亦名三候之章索隱候語辭也

沛詩有三兮故云三候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疑卽郊祀歌十九章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

中李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

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按能通雅頌則郊祀歌無不可讀其辭句特外節耳不料漢經生之陋如此若空守章句雖會五經家猶未能知爾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宋書樂志魏繆襲造鼓吹曲有獲呂布克官渡等曲其義本於此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此應指武帝瓠子歌盛唐樅陽歌等也御覽五百九十二武

帝集曰奉車子候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當爲臨江閔王榮作李太白集有擬臨江王節士歌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外戚傳有是邪非邪詩劉勰樂府篇孝武之王子年拾

遺記有落葉哀蟬曲未審其真偽洞山傳漢武帝思車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李

秀軍妖姪兮中唐華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旋芳皇天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乃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

文選有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但泛詠姬妾衽席之

情而已不得本事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崔豹古今注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宋志相和歌曲有

江南可采蓮又云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

楚調第五側調樂府題解云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又

有楚妃歎按樂府楚調歌有怨歌行

燕代謳

上林賦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魏有燕歌行

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宋志大曲有雁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渙蓋本有此曲後漢取其音節以祠王渙爾樂府瑟調曲有隴西行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邯鄲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歌以自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奎

明焉然未知此辭是前漢若後漢否琴操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齊鄭歌詩四篇

禮樂志有齊四會員齊謳員鄭四會員樂府題解齊謳地行齊人以歌其

淮南歌詩四篇

上林賦淮南子遮宋志拂舞歌有淮南王篇

左馮翊秦歌詩京兆尹秦歌詩河南蒲反歌詩

以上似郡官侍祠所奏樂曲禮樂志有春倡員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宋志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禮樂志黃門名

倡丙疆景武之屬樂府散樂有俳歌辭南齊書樂志俳

歌辭田侏儒導句舞人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入曲此是

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適取之也辭云俳不言

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

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按隋志梁三朝樂設俳

技考證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

樂府有雜曲歌辭如蚩蜋行枯魚過河泣之類吳兢云

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閒行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子

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畜

魏陽歌詩至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以上疑皆祀神之歌曲折者若投壺禮記魯鼓薛鼓之

節宋樂志苦寒行秋胡行等每於字下重二畫此歌者

之曲折也又云今鼓吹鏡歌詞樂人以音聲相傳沾不

可復解又漢鼓吹鏡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亂豔

相雜不可復分豔者如魏武步出東西門行前有雲行

兩步超越九江之舉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

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三十七字為豔此

豔與辭分者也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曲折同篇

樂府瑟調曲有步出夏門行西門東門二行此其類
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後之迎送神弦歌本此

周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

宋志有漢鼓吹鏡歌十八曲一朱鷺二思悲翁三艾如
張四上之回五翁離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上陵九將
進酒十君馬黃十一芳樹十二有所思十三雉子班十
四聖人出十五上邪十六臨高臺十七遠如期十八石
留又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奎

川上川

於西京惟得摩河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
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
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
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按宋志默默
篇為折楊柳古辭古樂府有隴頭流水詞應在西京行
用而志不錄當補者也沈約律志序朱贛博采風謠尤
為詳洽此志所本

凡詩賦百六家

自藝文類聚御覽諸書所載東京文辭頗多而此志所
載略無遺言則知皆亡於王莽梁書張率傳率少好屬

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足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奎

〇上川

浙江書局刊

朱葆儒校

張聯駿校

樊熙校

藝文志

吳 沈欽韓撰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

隋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

雜占四卷梁有孫子戰圖六甲兵法一卷新唐志吳孫子三十二壘經

一卷按周官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文選注長陳為甄

此即八變陣圖也御覽三百二十八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

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

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為天霑其帥失三軍將行於

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遷三軍將陳兩

甚是為浴師勿用陳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

陳先陳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

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此即雜占也御覽三百

五十七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務軍移旗以順其意

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生以戰則克此三十二壘

經也按通典兵類有吳王問孫武答其文亦與六韜答

問相似並在十三篇之外杜牧序云武書十數萬言魏

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按史武傳

闔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十三篇其初見時

所進吳越春秋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

知口之稱善杜牧乃謂曹操所定非也操所著新書正

於孫子作賊耳隋志有兵書接要兵書略要等云操所撰也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

通典一百四十孫臏曰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

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

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

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

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繫其子弟

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閒故名離合之兵也然則騎兵之

用在孫臏前矣御覽二百八戰國策齊孫臏謂王曰凡

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

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弗言空辭必將

以實利以得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荀子議兵齊之田單楚之莊躡秦之衛鞅燕之繆蟻

吳起四十八篇

隋志吳起兵法一卷賈誦注按今存者圖國料敵治兵

論將變化勵士六篇而已文選注兩引俱作三十八篇

范蠡二篇

吳越春秋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左傳桓五年疏賈逵以旂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潘安仁賦注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觔爲機發行三百步甘延壽傳張晏注同

大夫種二篇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報怨復讐破敵滅吳者有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糶粟棄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三

使之起宮室以盡其材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

甲兵以承其弊越王召相國謂日子有陰謀兵法傾敵

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強吳是其事也史記作七術

九術

李子七篇

疑李悝

姪一篇 兵春秋三篇

新唐志亦有兵春秋一卷殆非此

龐煖三篇

鶡冠子兵政篇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又有悼襄王武靈王問武靈王問作龐煖注云煖兄疑卽龐煖之書燕世家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欲因趙弊攻之劇辛曰趙令龐煖將易與耳燕使劇辛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兒良一篇

高誘呂覽注兒良作兵法貴後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疑卽淮陰侯傳中一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四

韓信三篇

馬隆八陣讚云天地前衝變爲虎翼淮陰用之變化無

極核下之會魯公莫測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臏子騶冠子蘇子劇通陸

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馬法入禮也

按所省者不可知其出司馬法入禮是也然是書有古

司馬兵法有穰苴兵法未可一概論通典兵司馬穰苴

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

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

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

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
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
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千九
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
軍可知御覽二百九十八引穰苴兵法同又三百十三
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衆也別引古
司馬兵法然後人固別而言之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

孫叔敖稱軍志楚之兵法尙矣

蚩尤二篇

隋志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管子地數篇葛虛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五

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孫軫五篇圖三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劉向敘云

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按軫與臏聲近或後人

不知而妄改是此孫軫明矣據楚策春申君欲使臨武

君將又爲楚將

繇敘二篇

太白陰經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陣圖攷證云繇敘當

卽由余

王孫十六篇圖五

太史公自序太史孫吳王子能銘而明之徐廣曰王子
成甫此王孫疑是王子通典孫子注王子曰將欲內明
而外暗內治而外渾所以示敵之輕已也

尉繚三十一篇

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又云兵家梁有尉繚子兵書一
卷今按其書自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並言兵形勢不
當入雜家此蓋誤承漢志兩見不知雜家者先亡耳其
末篇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
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李靖兵法
取之亦異乎六韜所稱殺一人而三軍震之旨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六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

信陵君傳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

公子兵法裴駟引七略作圖七卷

景子十三篇

楚策楚王使景陽將救燕塞舍使左司馬各營壁地已
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
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滅其表軍吏乃服
淮南記論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李良三篇

見張耳陳餘傳

丁子一篇

疑卽丁固

項王一篇

按握奇文云望敵卽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公孫弘氏陣法依此

右兵形勢十一家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隋志太一兵書十一卷案二卷唐志太一兵法一卷王逸

楚辭章句太一星名天之尊神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

一星在紫微宮內句陳口中其神曰耀冕寶主御羣靈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七

乘萬機神圖也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主使十

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

神農兵法一篇

秦策神農伐補遂越絕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爲兵

黃帝十六篇

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箭不繇路是謂姦人

姦人者殺然此非兵陰陽也太白陰經引黃帝曰車閒

容車隊閒容隊曲閒容曲又云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

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烏雲烏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

卻月水也雁行鵝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阻異也此

則類之矣隋志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黃帝兵法雜要

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太一兵歷

一卷又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唐志大略同御覽五黃帝

玄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九戰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

日三夜大霧冥冥有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

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願萬

戰萬勝遂得戰法焉又三百三十九卷黃帝出軍決曰

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舉揮揮終日

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徵錄不具

封胡五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八

于欽若先天紀黃帝得封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

攻之具御覽三百三十九黃帝出軍決曰所有攻伐作

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

五黃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峰相要地形不便望

見烽火不得爲客通與守城法衛公兵法曰章孝

寬守晉州羊偏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也

風后十三篇卷二

通考風后握奇經一卷本題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讚

按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

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

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

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子今於

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
天陳居乾為天門地陳居坤為地門風陳居巽為風門
雲陳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
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闢門坎
離震兌為開門又云握奇圖以正合以奇勝合而為一
散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唐獨孤及有記

力牧十五篇
太白陰經力牧亦創營圖王欽若先天紀黃帝問張若
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九
三卷可用之此傳會之說路史在國朝有力牧四明經力牧地戶開歷

鳩治子一篇卷一
抱朴子極言篇黃帝救傷殘則綴金治之術路史鳩治

決法
鬼容區三篇
史記索隱系本史區占星氣素問有鬼災區天元大紀論

地典六篇
陶潛羣輔錄黃帝七輔地典受州絡

孟子一篇
下五行家有孟子問昭疑此是孟子

東父三十一篇
續漢天文志星官之書魏石申父東父人無攷疑是申
父
師曠八篇

後書蘇竟遺劉龔書曰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
作書亂夫大道按師曠有二齊民要術雜說黃帝問師曠
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有小葵生牛貴大葵不蟲牛馬
賤御覽一百八十九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臘日殺生於堂
上有血光一不祥也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此黃
帝之師曠矣御覽三十又有師曠占隋志梁有師曠占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十
卷舊唐志師曠占書一卷並在五行家拾遺記云換兵書萬篇

莫弘十五篇
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莫弘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莫弘始拾遺記莫弘能招致神異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
隋志兵家有鬼谷先生占氣等天文家梁有雜望氣經

等越絕外傳記軍氣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
是初學記望氣經曰十月御覽二百四又引黃帝占軍

氣訣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陷陣皆終身不傷又仙藥篇木威喜之夜視有光帶之辟兵又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神仙感應錄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務成子焚火丸佩之隱形辟疫鬼及五兵白刃盜賊凶害永平開與虜戰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輒墜地終不能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上

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

御覽三百二十八 立女兵法曰戰鬪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

九地之下眾士默默人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

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為九天其衝為九地尉

繚于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

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也又武議篇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淮南天文訓北

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

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隋志兵家有黃

石公三奇法五行家有黃石公北斗三奇法御覽三百四十四黃石

公三略曰欲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微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按此文三略所無隋志兵家有黃石公五皇圖蓋是此亦五勝之法而五行家黃石公北斗三奇法即兵家三奇法耳重出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舊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御覽三百十五越絕書伍子胥水

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

權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

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

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北堂書鈔亦引之隋志又今本越絕失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三

有遜甲訣遜甲文各一卷伍子胥撰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

逢門射法二篇

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注劉歆七略有逢門

射法吳越春秋陳音曰逢蒙傳於楚琴氏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李廣傳世世受射

魏氏射法六篇

強弩將軍王團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御覽三百四十八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淮南汜論連

弩以射高誘曰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吳越春秋越王謂

陳音曰願聞望敵儀表授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

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

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漢南郡有發弩官唐書兵志伏遠

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護軍射師王射賀書五篇

卜式上書願與臨淄習弩擊南越後書順帝永建元年

調五營弩師郡與五人令教習戰射此主教五營射師

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苴子之弋也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

均也按此善弋者著其法冠蒲苴之名五營伏飛積射

士所習

劍道三十八篇

吳越春秋越女曰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

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

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

橫順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

之其驗即見越王乃命五版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史

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又日者傳齊張仲

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按曲成侯即蟲達

也

手搏六篇

王逸楚詞注手擊曰扑孟康曰粹胡若今相僻卧輪之

類列子說符篇蘭子能燕戲者張湛曰如今之絕倒投

俠賈子匈奴篇倒挈面者更進皆手搏之技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隋志雜兵書十卷雜兵圖二卷文選注五十六雜兵書曰

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

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御覽亦多引

雜兵書七百六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楚鞠三十五篇

文選注一七略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蹋鞠兵勢其法

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

得蹋鞠按七錄在小說家史記正義按楚鞠書有域篇

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

也齊策蘇秦說齊御覽彈棋經序曰彈棋者仙家之戲

也昔漢武平西域得胡人善楚鞠者盡衍其便捷跳躍

帝好而為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

帝就舍楚鞠而尚彈棋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

莫得而傳西京雜記以為劉歆先君進成帝不同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

京傾覆此藝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閒及章帝御宇好諸

技藝此藝乃盛於當時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博昌作

太博經一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

攷證著黃石公記於此非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省十家云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五

按王莽徵天下能明兵法六十三家知此志始省十家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篇

隋志五行家有太一經天文志五行志並引星傳疑是

此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抱朴子釋滯機槍尤矢旬始終釋四鎮五殘天狗歸邪

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詳見天文

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劉昭天文志注引黃帝星經普歷志黃帝使車區占星

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隋天文家黃帝五星占一卷御

覽八百七十八又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敗之

應又黃帝占日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晉書天文志黃帝創

受河圖始明休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說苑敬慎篇常從有疾老子往問之不知師古何緣指

此人似當謂常從天子者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尸子廣澤篇皇子貴衷列子湯問皇子疑錫鑄劍火浣

布傳之者妄按志不列於諸子疑皇公非其人莊子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七

生篇齊士有皇子告敖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繁露求雨篇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

壯者舞之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

燔之為其旱也御覽九又有黃帝風經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隋志天文占雲氣圖一卷御覽八有相雨書又引黃子

發相雨書

泰階六符一卷

東方朔陳泰階六符應邵以為黃帝書章懷太子註郎

顛傳引黃帝泰階六符經御覽休徵部亦引之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續天文志注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

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第二星

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

候之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第

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

寅日候之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又五星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七

主五嶽二十八宿鎮星主東井隋志黃帝五星占一卷御覽

星占曰君薄德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經天作變易之象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隋志五星犯列宿占六卷妖星流形名占一卷又彗星

占流星占彗孛占並一卷御覽八百七十五京氏易五星占

蓋此志所列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八卷

隋志京氏日占圖三卷夏氏日旁氣魏氏日旁氣圖一

卷周官太卜注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

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合七天

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

即隋志夏氏日旁氣天文志王朔所候決於日旁雲氣

天官書占歲則魏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御覽咎徵部引京氏妖占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

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

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隋志京房氏釋五星災異

傳一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末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隋志日月暈三卷日月食暈占四卷日月暈珥雲氣圖

占一卷其名目甚多大略采於天文志者是矣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隋志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並一卷顧炎武曰海中者

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愚謂海中混

芒比平地難驗著海中者言其術精算法亦有海島算

經王氏云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後天文志注張衡

可明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後志注海中占曰熒惑守

參為旱太白守參國有反臣唐封氏見聞記云齊武成

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鷄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鷄星動必當有赦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卷

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

晉書天文志州郡躔次陳卓范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兖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虛危齊青州營室東壁衛并州奎婁胃魯徐州昴畢趙冀州猪參魏益州東井輿鬼秦雍州柳七星張周三輔翼軫楚荊州隋志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亢

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王氏攷證未詳臣分按張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隋志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天文外官占星官次占一卷即臣分也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後書楊厚祖父春卿戒子統曰吾緜衷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又章帝賜東平王蒼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抱朴子至理篇孔安國祕記云張良得黃石公

不死之法霍光傳霍山坐寫祕書

巫咸星占補

隋志巫咸五星占一卷天官書殷商巫咸天文志巫咸甘石並引之劉昭注亦引巫咸占晉志云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宋史天文志引巫咸圖

甘氏星占補

史記正義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隋志甘氏四七法一卷天官書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為薄蝕皆以為占天文志又引星傳不知其屬誰家保章氏注甘氏歲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手

經

石氏星占補

隋志石氏星簿經讀一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志各一卷史記正義七錄云魏石申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今存星經上下卷中西南云是石氏書續志賈逵論引石氏星經攷證乾象新書云天文錄并諸家占書所載石申甘德巫三辰星座共二百八十三座總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石申列舍星二十八座共一百六十六星赤中官星五十四座共三百一十八星赤外官星三十八座共二百七十一星赤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黑外官星三十

九座共二百九星黑巫咸中官星九座共三十一星黃
外官星二十座共九十五星黃石申紫微垣星一十二
座共五十四星赤甘德紫微垣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
黑巫咸紫微垣星四座共一十八星黃宋志祖冲之云
甘石之書互為
楯

右天文二十一家

史記自序云星氣之書多作祲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
不殊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圭

顓頊五星曆十四卷

漢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濶中最高
微近史記自序五家之文佛異惟太初之元論律曆志
太史令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續漢律曆志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用乙卯虞用戊午唐曆志大
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祀始於顓帝上元太始四蒙
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
五度宋曆志何承天等校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
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
國及秦時人所造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大

明六年祖冲之議曰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
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
一又云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
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按大衍日度議云重黎受職於
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
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秦
顓頊曆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
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
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日月宿曆十三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圭

續志賈逵論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律曆志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
故其所記有顓頊夏殷周及魯曆續志賈逵論曰太初
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
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金斗星也司馬彪論曰曆元夏
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志祖冲之曰
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曆日
法九百四十而乾盤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
緯非差殷曆必妄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

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攷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偽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之明徵矣唐志大衍日度議云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又夏曆章部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部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并斗度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又中氣議曰命曆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按書疏以為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與祖沖之說同此云哀平間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晉書杜預長曆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曆術類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為真夏真周曆也

天曆大曆十八卷

疑是漢曆唐志劉歆三統曆一卷

漢元殷周謀曆十七卷

律曆志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

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按此以漢元上推殷周

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

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

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孰不誤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續志賈逵論日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

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

度月行十五度此言其極疾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言

續言其赤道使然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續志賈逵論日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

近此傳周亦人名

律曆數法三卷

律曆志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閏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

曆日律容一禽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律曆志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續志五紀論曰

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七又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紀之明也詩疏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

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

律曆志議造漢律乃定東西立曆儀下漏刻以追二十

八宿相距於四方易通卦驗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

人民和順曆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為訛言焉相氏疏引云神讀如引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

王年譜律曆志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蓋

千餘歲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育化益

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

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日曆書三十四卷

隋志黃道曆景占一卷梁有曆景說二卷按周髀算經陳子

榮方曰夏至日中立竿測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曆

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曆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

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曆日益長候句

六尺即取竹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

而日應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

句為首以髀為股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

至日則八萬里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句日高為股

句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

所十萬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徑一里十萬里得徑千

二百五十里故曰日曆徑千二百五十里又陳子曰古

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據彼所說是追

依周公正日景之事其器數不同蓋即此日曆書之類

其後又引呂氏語趙君卿以為秦相呂不韋知陳子者漢初人也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溝洫志博士許商善為算能度功用徐岳數術記遺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美

問曰為算之體皆以積為名為復更有他法乎先生曰

隸首注術乃有多種及余遺忘記憶數事而已有積算

今之常算以竹為之長四寸太乙算刻板橫為九道豎

以效四時方三分以象三才太乙算刻板橫為九道豎

數從下始兩儀算刻板橫為五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去來有道兩儀算刻板橫為五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其黃珠自三才算刻板橫為三道豎為位一柱兩珠色

下而上珠屬地白珠屬人又其三珠通行為三道若天珠屬

天黃珠屬地白珠屬人又其三珠通行為三道若天珠屬

五在人主二地主六在人主三其地珠通行為三道若天珠屬

在人主一故曰天地和同隨物變通也五行算數水火

赤生數二木青生數三金白生數四土黃生數五今八

為五行算色別九枚以五行色數相配為算之位也八

卦算起指正南離為一西坤為二正西兌為三西北

乾為四正北坎為五東北艮為六正東震為七東南巽

為八至九位闕則中央蓋而指天故曰位闕從天也

九宮算 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運籌算算籌一
上各爲五刻上頭一刻近一頭刻之其下四刻迭相去
一寸令去下頭亦一寸八手取四指三開間有三節初
食指上節間爲一位第二節間爲十位第三節間爲百
位至中指上節間爲千位中節間爲萬位下節間爲十
萬位無名指上節間爲百萬位中節間爲千萬位下節
位也至算刻近頭者一刻主五其遠頭者一刻之別從
下而起主一主二主三主四若一二三四頭則向於
掌中若具五則迴取上頭向掌中故曰小頭則向於
運於了知算內主一外主九字其了有三曲其下服之末
指掌了知算內主一外主九字其了有三曲其下服之末
八當第二曲內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成數算五行各
內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成數算五行各
成數水立生數一成數六火赤生數二成數七木青生
數三成數八金白生數四成數九若以首向東及南爲
生數向西及把頭算其一面爲一漫一齒者一面刻爲
北爲成數把頭卽當五算生龜算龜首指寅爲一指卯爲
齒者爲把頭一日當一算龜算龜首指寅爲一指卯爲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毛

二指辰爲三指巳爲四指午爲五指未爲六指申爲七
指酉爲八指戌爲九指亥爲十龜頭指不以爲數故曰
遇冬珠算刻板爲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開一
別其上別色分以定算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
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計算謂不用算籌
或曰今有長竿一枝不知高下不用算籌云何計而知
之答曰取竿之影任其長短畫地計之假令手中有三
尺之物亦豎之取杖下之影長短以量竿影按漢書所
得矣按曹倉舒以象置大船刻水痕同此
爲算術未審其備有此數否錄之廣異聞宋書曆志吳
受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則
徐岳漢末人受乾象曆於劉洪者

杜忠算術十六卷

廣韻說文曰算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又有九章術漢許
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也

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
化之引而伸之建曆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
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
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保氏注鄭
司農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
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疏云此漢法增之此劉徽所云
或異禮記疏重差差分一也去旁要以句股替之是爲
漢之九數按此許商杜忠所爲卽是九章術志舉人名
以包之遂令後人疑惑耳後書馬續鄭氏並善九章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毛

術明許杜等非別一書也隋志有劉徽注徐岳甄鸞等
重述西京雜記安定嵩真玄菟曹
右曆譜十八家
秦一陰陽二十三卷
隋志五行家載太一占甚多今存者太一龍首式經一
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御覽八十黃帝玄女占法曰禹問於風后曰黃帝有勝
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
之山下隋志黃帝陰

之山下隋志黃帝陰
陽遜甲六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御覽五百三十七黃帝太一密推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

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為巡狩若不然則遣使者按行風俗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方術傳注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

王須臾一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後書方術傳風角遁甲七政元氣注云元氣者書疑此類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楊由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无

七政元氣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隋志僅有雜陰陽婚嫁書按齊民要術御覽引雜陰陽書猶多月令正義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南齊書禮志記稱元

辰法曰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御覽二十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路史注引作交天為尸温地為不凍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

出游必有憂悔隋志有神農重卦經二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齊民要術所引雜五行書言農家種殖殆此類又云雜

日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十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驗御覽八百四十一雜五行書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亦易陰陽明堂月令之類

堪輿金匱十四卷

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雌雄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周禮占夢疏鄭志答張逸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己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辛

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

會又保章氏注堪輿有郡國所入度占夢疏按堪輿大八公羊疏堪輿云御覽八百四十九風俗通曰堪輿書云上

朔會客必門爭隋志有懸頭堪輿餘地節堪輿大小堪輿

四序堪輿八會堪輿等吳越春秋伍子胥曰竊觀金匱

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

平旦十三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繫丑丑

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白虎太常

十二月神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

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又
 吳王召太宰嚭欲赦越王越王召范蠡告之蠡曰大王
 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
 加日出句踐五年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
 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
 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
 酉勝光六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
 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綱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
 喜焉又子胥諫吳王曰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
 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在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圭

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
 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又范蠡既去越王召
 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蠡去時陰晝六陽晝
 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立武天空立武天空十二將威行孰敢
 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八天一前醫神光言之者死視
 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又文種語其妻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辰尅其日上賊於下
 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
 之閒耳按所云金匱玉門者是或漢之五行書名其所
 占類太乙六壬之式則或天一太一兩家言也因子胥

有金匱之目故附識於此隋志梁有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覆式越相范蠡玉筮式

卷二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

隋志仙人務厥成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易通卦驗十二月十二日正八風二十四氣相應之驗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蓋京房之術續律曆志京房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
 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煖風雨之占生焉風俗
 通聲音篇按劉歆鍾律書宮商角徵羽義云云亦其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圭

也詳見易通卦驗迎日至之禮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
 黃鍾或調六律五聲或調五行陰陽乃縱八能之士擊
 黃鍾之鍾人敬稱善言以相之黃鍾之音得蕤賓之律
 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諸政所請行五
 官之府各受其當聲諸氣和則人主以禮賜公卿大夫
 列士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
 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
 凶歷家曰小凶天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

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按此數家雖總名五行所占又不同若此今有玄女三子經論婚娶日隋志九天嫁娶圖蓋是也

黃鍾七卷

隋志黃鍾律一卷管子五行篇黃帝以政五鍾然後立五行

天一六卷

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李筌太白陰經黃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寢金人引傾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書

刑

揆符職必克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暴壇祭太牢有玄龜舍符致壇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授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百局名曰天一遁甲式

泰一二十九卷

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方遷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坤宮母也

又自此而從震宮又自此而從巽宮所行者半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而兌宮又從於艮宮又於離宮行則周矣而反於紫宮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云鵬冠子泰鴻篇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張衡奏云九宮風角數有徵效隋志太一式雜占十卷太一九宮十卷後書高彪傳注太一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天目文昌等

刑德七卷

淮南天文訓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書

刑

室日而德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又曰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水錢大昕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七舍則月之刑德也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後書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起風鼓未詳困學紀聞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

日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
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風后孤虛二十卷

隋志兵家有孤虛注十卷六甲孤虛雜訣一卷裴駢龜
筮傳注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
旬中無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
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
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
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
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後書方術傳宗資將兵討琅邪賊
趙彥為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之御覽三百二十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畫

韜曰從孤擊虛高入無徐一女子當百夫孟子正義孤
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
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南齊書禮志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占夢注
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淮南天文訓為奇辰數從甲子
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
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隋志六合婚
嫁歷一卷御覽三百二十八 玄女兵法曰三奇六合主威軍
士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
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
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
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
陰隋志梁有十二屬神圖一卷論衡難歲篇十二神登
明從魁之輩論衡物勢篇又言
十二辰禽似非此

美門式法二十卷 美門式二十卷

唐六典太卜令辨三式之同異一日雷公式二日太乙
壬式土庶用式之法辨十二將十二月神十二將以天
一為首前一日騰蛇二日朱雀三六合四句陳五青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美

美

後一日天后二太陰三元武四太常五白獸六天空前
盡於五後盡於六天一立中為十二將又有十二月之
神正月登明二月天魁三月從魁四月傳選五月小吉
六月勝光七月太卜八月天閏九月太衝十月功曹十
一月大吉十二月神后隋志有黃帝式經玄女式經六
壬式經等唐志雷公式經一攷證梁元帝洞林序云美
門五將韓終六壬按此太一式起於美門高也通典兵
世識曰吾勒太乙中有飛鳥十
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隋志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六甲周天曆一卷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

抱朴子極言篇黃帝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御覽三百二十

入玄女兵法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

得伍骨路史作胘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與

咎安在伍骨曰此城中之將為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

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為人蒼色角音此雄

軍也以戰為之黃帝曰善為之若何伍骨曰臣請攻蚩

尤三日城必下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城不下今

爾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為明伍骨曰不如臣言請以軍

法論黃帝曰子欲何時曰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五音

赤色徵音絳衣之軍於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

日平且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於東方以輔羽軍臣

請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將於北方

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

之將於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請為帝以黃龍之

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西面攻蚩

尤三日其城果下周官太師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

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

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

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按六

韜亦有五音篇兼以五勝之法制敵是也

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

攷證淮南兵略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

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奇賁之數奇秘之數非常策史記倉公傳

受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咳術按奇胘即奇偶顧野王云

胘當寅也顏籀引說文該軍中約非此義

五音定名十五卷

大戴保傅篇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白虎

通聖人吹律定姓通典一百五呂才陰陽書序云近代師巫加五姓之說五姓者謂宮商角

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隋志五音相動法一卷風角五音圖二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五音

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

右五行三十一家

攷證補翼氏風角隋志風要候十一卷翼奉撰翼奉傳注引其

書翼氏風角鳥情一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又有京

房風角要占三卷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皆此志所無

唐志五行家有淮南王萬畢術一卷隋志云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

畢經淮南變化術周志變化術各一卷按龜策傳褚先生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則漢時古書也御覽多

引之後書王景傳景以來書錯雜吉凶相反乃參記象家數術文書彖宅禁忌噫與日相之屬集為大衍

基立

龜書五十三卷

隋志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又史蘇沈思經一

卷梁有史蘇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疏引

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

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後書張衡傳

注龜經有棲鶴兆言卜得鶴兆也皇后紀太史攷證云

崇文目三卷而五十三卷之書亡矣史記褚先生所補

亦其大略也

夏龜二十六卷

夏時龜卜之書墨翟書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堯

山川而陶鑄於昆吾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曰鼎成

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滅不遷而自行以祭

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

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南龜書二十八卷

周官龜人南龜曰獵屬龜筮傳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

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廬江郡常歲時生龜

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枹朴子對俗篇玉策記

曰千歲之龜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褚先生亦

引記曰或即玉策記也

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

龜筮傳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日北斗龜二日南辰龜三日五星龜四日八風龜五

日二十八宿龜六日日月龜七日九州龜八日玉龜凡

八名龜之文各在腹下云云者此某之龜也

著書二十八卷

文選思立賦注古文周書云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

姬嬖竊而有之斃以立鳥二七塗以疵血實諸姜后遠

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

戾止弟弗充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氏史灼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卑

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

是謂開親將昌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寶冊而藏之厥

休將娠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二月越姬死七日

而復言其情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

而大戮及王子於治續天文志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

之藥於王母恆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

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

且大昌此皆古之著書也

周易三十八篇

隋志五行家列周易名甚多而京房之書在此但云周

易恐非諸術家也杜預左傳後序汲冢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蓋即明堂陰陽之說類即魏相所采者後書郎顛傳於易雄雌祕曆今值困乏隋志易曆七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隋志易射覆易腦經等東方朔傳上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魏志管輅射覆卦成此並先有卦辭占者以卦推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隋志有雜筮占易三備等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抱朴子對俗篇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隋志有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直周易筮占林五卷隋志周易分野星圖一卷不著撰人攷晉天文志亦費直所撰隋志失之兩參

之或因故書題新名未可知也

易卦八具

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御雲臺詔尚席取卦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鄭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又少牢禮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鄭云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然則易卦八具其版書也

十二靈棊卜經補

隋志一卷不著撰人御覽七百二十六異苑曰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

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靈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投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郡齋讀書志云南史載客從南方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盤玉杯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詞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右著龜十五家 隋志并入五行家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詩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皇甫謐云黃

帝夢得風后力牧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蓋憑此而傳會

隋志占夢書下梁有黃帝太一雜占十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即占星之甘公隋志雜占夢書一卷梁有師曠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

又京房占瘡書三卷夢書十卷御覽引夢書甚多當即

隋時著錄者也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論衡譏日篇裁衣有書凶日製衣有禍吉日有福隋志梁有

裁衣書一卷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

詩箋今俗人噓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西京雜記陸

賈曰目矚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故目矚則咒之火華

則拜之隋志梁有噓書耳鳴書目矚書各一卷論衡譏

書日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隋志沐浴書一卷亦當在此類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望

中庸疏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有

是禎也國本無風今有風來是祥也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先天紀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

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

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抱朴子

極言黃帝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隋志白澤圖一卷抱

子登涉篇或問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曰道士常帶天

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百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宇及白澤圖九鼎記則來鬼自卻又云山中見鬼來喚人

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

者以葦杖投之即死山中黃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卯

日稱丈人者兔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

巳日稱寡人者蛇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未日稱主人

者羊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酉日稱將軍者鷄也戌日

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

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丑日稱書生按管子水地篇涸

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

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

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

川之精者生於螞蟻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

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又問篇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

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

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

登山之神見又莊子達生篇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沈

有履窻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雉鸞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邱

有萃山有藪野有仿俚澤有委蛇委蛇其大如轂其

長如轅紫衣而朱冠惡聞雷車之聲則奉其首而立然

則知鬼神之情狀固有譜錄矣

變怪詭咎十三卷

太祝六辭三曰詭詭告於神也咎自刻責也曹子建詭

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解上帝之命以詰咎祈福袁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楛生所問占亦其事也道家又別有科儀文心雜記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陳思誥咎裁以正義

執不祥効鬼物八卷

費長房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抱朴子論仙篇神仙集中有召神効鬼之法又遊覽篇鄭君有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御覽八百九十一風俗通曰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索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聖

山上桃園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干人禍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餘餼桃人畫虎

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禦鬼又御覽三百三十六五行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胄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按此則今畫門神像亦有所本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

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禱之事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鄭謂梗禦未至也按管子四時篇春除神位謹禱弊梗注梗寒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則禱神以開通之亦男巫冬堂贈春招弭之事也說苑辨物篇柏常禱去臬築新室置白

茅臬當陞布翼伏地而死

禮記天文十八卷

晏子諫篇景公睹彗星召柏常禱使禳去之鄭文視四禮惟禳其遺像今存論衡解除篇世問籍治宅舍蓋池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隋志梁有六甲祀書二卷請禱致福十九卷

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周禮太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濊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請尊繁露郊祀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吳

天之祐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繁露有求雨篇止雨篇止雨祝曰嗟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海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御覽五百二十六漢舊儀曰五鳳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諸官止雨朱繩索社擊鼓助又三十五神農求雨書春甲乙不雨王亥黑龍不雨命巫祝擊之日不雨禱山神積薪具擊鼓而焚之按其文有斷爛繁露亦引神農然則古法如此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天官書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日四始者

候之日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按易通卦驗亦

以卦氣候歲御覽七十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

歲苦樂善惡可以否師曠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善也

歲欲饑苦草先生亨歷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

欲早草先生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蓬也歲欲病

病草先生艾也齊民要術雜說師曠占五穀曰正月甲戌

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來者貴庚寅

日風從西來者皆貴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乙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畢

以文十

卯日不雨清明稻上場不熟四月四日雨稻熟日月珥

天下喜十五日十六日雨晚稻善日月蝕

子瓊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越絕外傳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此越絕所

本俗人亦以越絕為子貢作論衡案書篇會稽吳君高

占候水旱下

三法積財實藏二十三卷

隋志三合紀饑穰一卷越絕計倪內經人之生無幾必

先憂積蓄以備妖祥漢耿壽昌亦精其術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御覽七十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之粟神農耕而種之

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以墾黃莽然後五穀興

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

文選注引之齊民要術有陶朱公養魚經或即其書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

齊民要術栽樹篇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

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棗鷄口槐兔目桑蝦蟇眼

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虫趨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

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葉生形容之所

皆即生以上原注食經曰種名果法三月上旬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果

根亦可用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又食經有作

乾棗法蜀中藏梅法藏乾栗法藏柿法藏木瓜法不具

按此皆有所本也舊唐志諸葛穎種周官馬質注蠶書

蠶為龍精月直火火則浴其種御覽八百二汜勝之書

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忠國愛民

之至唐志蠶經一卷崇文總目淮南王蠶經三卷劉安

撰

右雜占十八家

山海經十三篇

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

堅聞而志之論衡禹治水益主記異物董仲舒觀重
常之鳥劉子駿曉貳負之尸劉涓子吳都賦曰漢宣帝時擊磬石於上郡得石
室其中有反縛械劉向日此貳負之臣也以山海經對
海內西經郭注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人
爭學山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
理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
問之山川脈理金玉草木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
劉歆序云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
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
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兪

又上

海內經一篇故為十八篇多者十餘節少者二三節宋人著錄既不
能攷其篇第所由而陳振孫引朱熹言以為山海經本
解楚辭天問而作殆於庸妄者也寰宇記淮陽記按古
至桐柏山乃獲淮淪水神名曰無支祁是又有嶽瀆經
也御覽百六十七有漢舊儀山海經稱東海中度朔山
無之本

國朝七卷

隋志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
固因之作地理志國朝者疑此是也大司徒掌建邦之
土地之圖注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三王世家御史上
輿地圖晉書裴秀曰漢氏所畫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
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李

又上

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
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
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
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
以考休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
二十三篇今定為十八篇按十三篇者劉向于時合南
山經三篇以為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為西山經
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為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為
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為中山經一篇并海外
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至劉歆增太荒經四篇

宮宅地形二十卷

論術詰術篇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
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
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
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
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

宜向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隋志相

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今有宅經

二卷題黃帝撰書中又引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音圖黃帝宅經則非黃帝可知

等書抱朴子極言黃帝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文選注

二十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初學

記相冢書曰凡葬龍耳者當貴出五侯御覽五百相冢

書曰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三千石按

後書袁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

為上公又吳雄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

皆言當族滅則漢固已有葬法矣又葬當擇日論衡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幸

川文三

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曆轉為凶

惡

相人二十四卷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樊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崇文總目有姑布子

卿相法三卷袁宏後漢紀相二蘇大相鄧后曰此成湯

之骨法此相人所傳也御覽三百七十一相書許負曰乳間

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劉知幾史通許負

相經當時所聖見傳流俗

相寶劍刀二十卷

玉藻注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御覽八百五王逸正

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

如純漆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引作玉書又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委

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

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所亡則入石中有玉

又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又曰

八百夫寶物在城郭邱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

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

寶忘不知處以太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幸

XX川

者物在下也又曰寶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隋志

六卷初學記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殼於攝宮御覽八百

七相貝經朱受之於琴高越絕客有能相劍者曰薛燭

呂覽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

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梁陶弘景作刀劍錄皆說誕

不經

相六畜二十八卷

隋志梁有伯樂相馬經御覽八百九十六相馬經云山

豫州從事沛國蕭洗方淮津有徐成今治相馬方又云

最良似漢魏人書也甯戚王良相牛經淮南浮邱相

鶴經相鴨相鷄相鵝等經按齊民要術並史記日者列

傳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

孺以相疑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呂覽觀表篇古

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鬚計部相

投我相相骨管管青相腹吻陳悲相股脚素牙相前贊

君相後書馬援上表曰近世西河子與明相馬法子與

傳西河儀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

授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

門京鑄作銅馬法初學記九相馬經伯樂曰凡相馬

之法先除三羸五驚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脰大蹄三羸大頸緩耳一驚長頸不折二驚

短上長下三驚大脰短脊四驚淺髯薄髀五驚按齊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要術引之尤詳隋志又有卜式養豬養羊法

右形法六家 按隋志又有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

庶得靈狗

管子水地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靈龜也春秋繁露俞序

始於靈狗終於精微辛未歲舉人宗翔鳳程文用此二

撰附記於此狗音才戶切亦作粗莊子則陽篇釋文司

以資笑噱 馬彪云鹵莽猶靈粗也

黃帝內經十八卷

隋志黃帝素問九卷又素問八卷全元起注黃帝鍼經九卷

馬蒔云靈樞皇甫唐志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讀書志黃

士安以鍼經名之

帝素問二十四卷王昶注分爲二十四卷靈樞經九卷王昶謂此

書卽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馬蒔云王昶攷證

王昶云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楊玄

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九卷王昶名爲靈樞素問第

七卷亡已久唐寶應中王昶得先師所藏之卷爲注合

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玉海三十張仲景云撰用素問則

素問之名雖著於隋志而已見於漢代隋全元起注已

亡第七卷皇朝林億等校正孫兆重改誤億以天元紀

大倫等七篇所載與素問略不相通疑是陰陽大論之

文昶取以補所亡云欽按素問離合真邪篇黃帝曰

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鍾數又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今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此

書本名鍼經者是也兩唐志只謂之九靈經書無靈樞

之目

外經三十七卷

隋志黃帝甲乙經十卷楊玄操云皇甫岐伯經十卷黃

帝疏注脈經一卷梁有黃帝鍼灸經十二卷疑皆外經

也唐志黃帝明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隋志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呂廣

博望注通考云吳呂廣注

唐志秦越人撰新唐志全元起注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蕭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崇文總日秦越人採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故曰難經則以秦越人為扁鵲也唐楊玄操演序云與軒轅氏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今本所行者元清壽注按倉公傳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又云謁受其脈書上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難

經此志云扁鵲內外經則非止八十一難也宋書徐文

伯傳道士留一瓢蘆與文伯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

精心學之文證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蕭元按是秦越人以前不知誰為紀述此考證之辭耳御覽七百之十四玉匣針經序呂博為吳太御覽七百二帝王世紀醫令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御覽七百二帝王世紀

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

然則難經非史記之扁鵲唐志誤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抱朴子遐覽有白子變化經非此

右醫經七家 素問病論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下經者言病之變化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恆者言奇病也馬蒔云俱古經篇名今皆失之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疝十六病方十卷 熱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崇文總目天一閣黃帝五藏論一卷神農五藏論一卷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素問金匱真言肝心脾肺腎五藏為陰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又五藏生成篇赤脈之至也喘而

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

難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

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肱名曰

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青頭脈緊黃脈之疾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得之疾使

四支汗出當風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腎骨空論任脈為病

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倉公傳齊郎中令循病湧疝臣意飲以火齊湯齊王太后病風痺容臍飲以火

齊湯齊曹山拊病肺消瘰加以寒熱死不治又公乘項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難

難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

處病診脈曰吐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素問奇病論病口甘者名脾痺病口苦者名膽痺大奇論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爲疝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韓詩外傳十號庶子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說苑作弟苗父

父之爲醫也以堯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視之發十言

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

榻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按此無稽之

說素問移精變氣論上古使飢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中古

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隋志

扁鵲陷冰丸方一卷扁鵲肘後方三卷宋史藝文志療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黃經三卷扁鵲撰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病五藏狂顛病方十

七卷

倉公傳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靈

樞癩病篇骨癩疾者鵠齒膈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

惋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癩疾者身倦擊息急大刺

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脈癩疾者暴

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氣下泄不治素問繆刺論邪之

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

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

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

靈樞注癰瘰者熱極生風也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扁鵲傳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入咸陽聞秦愛

小兒卽爲小兒醫隋志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

療婦人藥方十一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素問有湯液論周禮疾醫疏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

病尸蹇之病使子明炊湯韓詩外傳扁鵲取三陽五輸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爲先造軒光之竈八拭之湯攷證事物紀原湯液經出

於商伊尹皇甫謐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抱朴子仙藥篇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

神遊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藥養性

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

辟隋志神農本草八卷桐君藥錄三卷本草經神農作

耨鞭鉤鋤從六陰與太一外五嶽四瀆土地所生皆鞭

間之得其主治一日遇七十毒御覽七百二帝王世紀

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

書咸出焉然本草即肇於神農而黃帝修之志但言食禁未足以盡之也自兵書以下本非劉向所序論故舛漏不可考校游俠傳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又平帝元始五年舉通知方術本草者疾醫注云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疏云中經簿子儀本草經一卷韓詩外傳扁鵲使弟子子儀反神皆西京所應有也隋志老子禁食經一卷

右經方十一家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抱朴子遐覽篇道經有容成經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堯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後書甘始東郭延

能行容成御婦人術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雲笈七籤老君開天經帝堯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務

成子作政事經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張衡同聲歌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希見天

老教軒皇按明萬安何不抱朴子極言黃帝論道養則

質玄素二女遐覽篇有玄隋志素女秘道經一卷素女

方一卷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呂覽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凡事之本

必先治身蓄其大寶用其新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

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抱朴子極言按彭

祖經云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采女從

問房中之術行之有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

而逃去御覽六百六十八商王問彭祖延年益壽之道答曰

思神念真坐忘鍊液皆可以令人長壽若泝流補腦之

要此甚難行有懷棘履刃之危諸經方三千首皆示以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本

始涉之門庭耳商王受具諸要行彭祖之永壽但不能

戒其淫慾耳按房中家不及彭祖而反題堯舜湯盤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天一即天乙湯之名雜錯出之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抱朴子微旨篇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

帝單以此事致長生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隋志彭祖養性一卷郊子說陰陽經一卷郊疑序內房

秘術一卷玉房秘決八卷

右房中八家

隋志道經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比此志少十之七矣
何休公羊傳注禮男子六十閉房白虎通嫁娶篇男子
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至七十大衰衰
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抱朴子微旨房中之術玄
素喻之水火水火殺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
大都得其要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
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又釋滯篇房中之
術近有百餘御覽七百神僊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
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空

XOL

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欣思慾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
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權所
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
古之智人恐不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原
故經有上士別牀中士異板服藥百過不如獨卧人凡
遠思強健憂過悲哀喜樂過量忿怒不解汲汲所願戚
戚所患寒煖失節陰陽不交俱能傷人所傷者甚衆而
獨責房室不亦惑哉按此志所論亦頗采其說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莊子大宗師伏戲得道以襲氣抱朴子選覽道經有三皇內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抱朴子辨問篇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投秩凡三篇
皆仙術也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隋志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卷立一坐一華佗傳古之仙
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鸚鵡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
老攷證梁肅道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書
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韓詩外傳子游按摩趙岐孟子注折枝者按摩折手節
解罷枝也抱朴子遐覽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唐六典太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空

XOL

醫令屬官按摩博士一人置按摩師按摩工佐之教按
摩生崇文總目軒轅黃
帝導引法一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抱朴子遐覽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
圖登真隱訣上元寶經曰茅司命大君語二弟子宜服
四扇散昔黃帝受風后卻老還少之道雲笈七籤風后
傳黃帝四扇散隋志芝草圖一卷種神芝一卷抱朴子
五芝者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許種
非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不能得見此輩也攷證黃
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茨之
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按先天紀作七十二卷又云

適中岱見中黃子受九茹之方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抱朴子對俗按玉策記及昌宇經昌宇者莊子七聖之一也莊子在宥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抱朴子極言按神仙經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釋史五秦壹雜子曰黃帝謁我眉見天皇真人

問三一之道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抱朴子極言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莊子知北遊

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抱朴子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余昔從鄭君受金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

篇隋志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雜神仙黃白法十

二卷練寶法二十五卷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

右神僊十家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三萬

三千九十卷與此志異通考卷數與隋志同劉昫志亦

云漢藝文志裁三萬三千九十卷則刻本於上應脫一

字歟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即其彙別羣書標列指趣

若志之小序耳實止有六略也舊唐志劉歆作七略二

紀而方就葛洪云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然兩

京經王莽董卓之亂並從燔蕩魏晉文士人撰別集家

著子書大都剽竊割裂陳陳相因其滋長者既不厭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抱朴子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余昔從鄭君受金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

篇隋志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雜神仙黃白法十

二卷練寶法二十五卷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

右神僊十家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三萬

三千九十卷與此志異通考卷數與隋志同劉昫志亦

云漢藝文志裁三萬三千九十卷則刻本於上應脫一

字歟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即其彙別羣書標列指趣

若志之小序耳實止有六略也舊唐志劉歆作七略二

紀而方就葛洪云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然兩

京經王莽董卓之亂並從燔蕩魏晉文士人撰別集家

著子書大都剽竊割裂陳陳相因其滋長者既不厭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抱朴子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余昔從鄭君受金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

篇隋志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雜神仙黃白法十

二卷練寶法二十五卷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

右神僊十家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三萬

三千九十卷與此志異通考卷數與隋志同劉昫志亦

云漢藝文志裁三萬三千九十卷則刻本於上應脫一

字歟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即其彙別羣書標列指趣

若志之小序耳實止有六略也舊唐志劉歆作七略二

紀而方就葛洪云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然兩

京經王莽董卓之亂並從燔蕩魏晉文士人撰別集家

著子書大都剽竊割裂陳陳相因其滋長者既不厭人

一卷與本後總核數差一百二卷其各種總計數目皆

不對甚者若道家類多二百餘卷乃後人所妄改致誤

欽韓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謀言兵者即其分注如

儒家劉向揚雄之例刊本誤升為大字遂復出二百三

十七卷之數而總數又攷證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

不細核復不符子目

數或多或少春秋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八

十有一

談師吉云第一條古經依法作二家今核止九

家算不及者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行著四十有

亦止五十八

談師吉云今漢志總數九

四

百九十三核實止八百一

者八十

談師吉云著龜四百一今核四百八十五末一

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總者四十有一

談師吉云算

六今核一百七十七少三十九

經方二

或者後世有以

百七十四今核二百九十五

餘二十一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醫家二百十

私意增損者耶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吳 沈欽韓撰

陳勝項籍傳

陽城人

方輿紀要陽城縣城在汝寧府界屬汝南郡東漢初岑彭封此後省入汝陽

陽夏人

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呂覽長利篇今使燕雀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斬大澤鄉

一統志大澤鄉在宿州西南

屯長

續漢百官志屯長比二百石通典兵五次為隊五十人

有頭二隊為官百人立長即屯長也韓非問田篇陽城

于毛伯毛蓋屯之誤言初起試為屯伯也

項燕為楚將

按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列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世家

王負芻四年年表後虜荆王負芻世家負芻五年年

始皇紀言二十二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二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李

浙江書局刊

許桂祥校

張聯駿校

王拱辰校

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推校陳勝言或以項燕為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
若先一年為秦所殺楚人豈得不知乎
然足下卜之鬼乎

列子說符楚人鬼而越人禩張湛注信鬼神與禩神呂
覽異實篇荆人畏鬼而越
人信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

叢祠

地官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通典吉禮
十三開元禮諸里祭
社稷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埴埴于神樹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二

之北方社神之席設于神樹下稷神之席設于神樹西
按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各立社呂覽高義篇書社三
十五即擇其木之茂者為位故名樹為社又為叢也六
韜略地篇社叢伐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
櫟社樹此以櫟名社也又云匠石之弟子曰起取無用
則為社何耶墨子明鬼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以
為葢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
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枯此叢為社之證也張
晏云叢鬼所憑也得其解矣師古非之類以不狂為狂
者也北堂書抄下敬宗櫟社序漢
張華枯社賦序並指樹為社

構火

師古謂大結起也此解為束苜之義非也史記作篝篝
構通用方言篝謂之牆居郭云今薰籠也蓋置火其中
使隱約若篝火而為狐鳴也

藉弟令毋斬

服虔解藉弟為借使于本文自了後人不曉古訓展轉
失之

符離人葛嬰

一統志符離故城今鳳陽府宿州治

攻鉅鄒苦柘譙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方輿紀要鉅城在宿州南四十六里鄒縣故城在柘縣
北譙城在夏邑縣北三十一里又譙縣故城今潁州府
亳州治

比至陳

方輿紀要宛邱廢縣今陳州治漢置陳縣為淮陽國治
按今為陳州府淮寧縣治

戰譙門中

城上小樓也明史楊一清傳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
門

號為張楚

廣雅釋詁張大也張耳傳云張大楚王陳劉德所據有本張晏非也淮南兵略陳勝攘臂袒右稱爲大楚上蔡人

寰宇記上蔡古城在今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

上柱國

楚官也次于令尹齊策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也何也曰惟令尹耳楚策襄王時有上柱國子良

視日

服虔謂視日旁氣是也藝文志天文家有視日旁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四

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

孔叢答問子魚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弗聽

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于天下

按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坐而乘其敵巧爲自便而蹙縮以至漸滅張陳號稱國士觀其始終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敵之乘此固英雄也

周市北至狄

一統志臨濟故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甯陵君咎

方輿紀要甯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城西以誅吳廣

廣與勝同起事者也勝不誅田臧矯命之罪則人人解體與李密誅翟讓正同

凌人

一統志凌縣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東南

取慮人徐人

一統志取慮故城在徐州府睢甯縣西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五十里漢置徐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五

守于郟

方輿紀要郟城在邳州東北八十里

勝之汝陰

一統志汝陰故城今潁州府治

下城父

一統志下城父聚在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

勝故涓人

吳語楚靈王呼涓人嚳韋昭曰涓人今中涓也呂覽滄辭篇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楚有此官舊矣他國亦有之燕策一涓人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

破之青波

一統志青波在汝甯府新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水經注淮水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淮水又東逕陵戌南又東青波水注之分青波東瀆東南逕白亭西輿地廣記蔡州襄信縣有白亭明史地理志光州息縣東北有襄信縣諸故人皆自引去

孔叢獨治篇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馬勝以眾兵待之長揖不拜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按其妻父亦編氓耳獨解為書語不作夥涉口角此孔叢所以為偽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木

書也

胡武為司過

趙世家武靈少未能聽政置左右司過三人

置守冢于碭

一統志陳勝墓在徐州府碭山縣南

下相人也

一統志下相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西

劍一人敵

尉繚子武議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部勒賓客子弟

御覽三百八十六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泉志引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卒人參木者所欲計謀也木佯疾于室中鑄大錢

梁掩其口曰無妄言

輿地紀勝掩浦在安吉州烏程縣東北一十六里一名項浦顧長生三吳土地志云昔項羽觀秦皇項梁聞掩其口處

為校尉侯司馬

續志校尉比二千石軍司馬比千石部下有曲曲軍侯比六百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七

東陽令史

泗州志東陽故城在天長縣西北七十里故址尚存俗謂之屈城

英布蒲將軍

通鑑亦以為一人吳仁傑曰蒲將軍即棘蒲侯陳武此臆度

章邯至栗

一統志栗縣故城今歸德府夏邑縣治

別攻襄城

按此襄城蓋陳留之襄邑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非許

州府之襄城漢屬潁川者也

故南公稱曰

服虔解非也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廣韻注南

公複姓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按即此

南公也廣韻蓋據此傳南公稱以稱為南公名元和姓

蓋衛南公子之後按若以衛將軍文子之後當云子南

三戶

索隱云三戶地名史記正義引會稽典錄范蠡宛三戶人按哀四年傳昇楚

師于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以為地名固有實微然薛瓚蘇林望文為解于辭順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八

攻亢父

方輿紀要亢父城在濟甯州南五十里

走入鉅鹿城

舊唐書地理志邢州平鄉縣漢鉅鹿郡故郡城在今縣

北十一里一統志鉅鹿故城今順德府平鄉縣治

濮陽東

一統志濮陽故城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至安陽留不進

一統志安陽城在曹州府曹縣界按史記正義後魏地

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按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

證謂左氏者是也師古妄解

搏牛之蝱

羅願爾雅蝱有數種商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蝱長

大綠色殆如次蟬啞牛馬或至頓仆蜚蝱狀如密蜂黃

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齧牛馬亦猛

身送之無鹽

方輿紀要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

卒食半菽

孟康云半五斗器名索隱作五升器按廣韻云料五升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九

孟謂五斗者升之訛史游急就篇蠶升半卮觥彼注云

參升以其受多少為名也半者受五升之半二升五合

也是半固器名也小爾雅金二有半謂之斝尉繚子

兵勢人食菽一斗馬食菽三斗此其常度也南齊書顧

歡傳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即此五升器不得謂所儲無

半粒菽也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顧臻表曰今外

禦為急卒食七升則又有七升器也列女傳母儀十士卒菽粒而食之則

亦可為食半菽之證也

章邯軍棘原

明地理志順府平鄉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漳河

竟斬陽周

一統志陽周故城在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章邯狐疑黃石公上畧曰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又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即趙高于章邯之謂也引兵渡三戶

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明地理志三戶津在彰德府臨漳縣西漳水上

汗水上

彰德府志汗水在臨漳縣西入漳其源出山今絕

洹水南殷墟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十

元和志洹水西南自林慮縣界流入安陽縣故殷城在

內黃縣東南十里殷王河宜甲居相因築此城明志安陽縣城

北有殷墟亦曰殷中

羽廼立章邯為雍王

按立十八王在入關後此時在河北不得獨王章邯或先許之王雍地耳史記月表以為實事恐非

入至戲西鴻門

長安志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

韓生說羽曰

楊雄法言以為蔡生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初學記毛詩草蟲經曰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瑕丘公申陽者

紀無公字孟康云瑕丘縣老人按下文張耳嬖臣非老

人矣錢大昕以為瑕丘縣公亦非按廣韻公字注漢複

姓八十五氏魯有公申叔子紀脫一公字

令蕭公角等

蕭縣公名角疑即田角通鑑直云蕭角似非

至靈辟東睢水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十一

元和志靈壁縣北有睢河

樅公

元和姓纂作從漢有將軍從成公廣韻同作何從何氏

姓苑云今東莞人則此樅字俗加木旁

擊破楚軍燕郭西

一統志南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故昨城東縣志

故址在縣東三十五里俗呼為城上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孫子火攻篇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方輿紀要方山在鄭

州汜水縣南四十里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是也

汜水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

廼為高俎

御覽一百八十引楚漢春秋作高閣按內則有度閣亦

以貯食物

幸分我一杯羹

韓非說林上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

樓煩

周書王會解樓煩以星施孔晁曰樓煩者北戎也趙策東有燕東

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此樓煩下當有將字灌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傳斬樓煩將五人

美人和之

史記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羽至陰陵

元和志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今

陽府定遠縣界與地紀勝陰陵山在和州

因四隕山

輿地紀勝四隕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陵山方

輿紀要亦名四馬山

而為圍陳外嚮

宋史兵志神宗論近臣曰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

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

包一圓以六包一蓋羽以兵少為圍陣之證也師古解

為四周何須費辭乎

步持短兵接戰

方輿紀要九鬪山在滁州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

隱陵山項羽與漢兵一日九戰山因以名

馬童面之

說文作個云個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個其鼻劉貢父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面之直向之耳按劉說是少儀云遇于道見則面鄭注

葬羽于穀城

方輿紀要穀城今東平州東河縣治今屬泰安府春秋時齊

邑後為管仲采邑亦曰小穀水經注穀城西北三里即

項王冢又今縣東北五里有穀城山即張良得黃石處

郡志東阿穀城本二邑并穀城寧東阿自北齊始移東

阿治穀城自明初始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呂覽觀表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譜之於魏武侯武

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索隱劉氏云河東止車望

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按秦本紀孝公下令曰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食秦地故得築長城自洛北有上郡也自吳起去後魏世家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境蹙矣齊策蘇代說閔王曰衛鞅見魏王云魏王大恐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此惠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盡入秦家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秦惠王八年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惠王十年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西

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威王兵罷敝恐畏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王獻地之由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淮南汜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皆非核實之言

杜赫

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洩避季氏之難奔于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為秦大將軍食采于南陽衍世稱為杜衍按如彼說自魯昭公至秦惠王百數十年裁得四世此譜謀之謬也

召滑

楚策作卓滑聲之轉也齊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為楚相帶佗前後諸人並見國策呂覽惟此無考焦氏易林益卦帶季兒良時利權兵敵不能當趙魏以強周策有宮佗或其人與荀子議兵篇燕有繆蟻楊倧亦不能注竊疑繆蟻即樂毅聲同傳誤後人因不悟耳

遁巡而不敢進

新序作逡遁是也遁巡循皆一字鄉射禮賓少退鄭注少逡遁釋言逡退也郭注逡巡卻去也管子戒篇亦作逡遁晏子問篇作逡循莊子至樂篇躡循而作遁巡者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五

師古所妄改也

以愚黔首

商子去強篇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又壘合篇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則無外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此所謂愚黔首者也商鞅誅惠王兼用儒墨呂不韋相秦著書頗言王道尚士節及其敗也李斯一本于商鞅又按韓非和氏篇商君燔詩書而明法今是楚書不始于李斯而斯之術則由韓非以上追申商故上二世督責書並稱申韓

陳利兵而誰何

六韜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

何不絕

揭竿為旗

尉繚子教令篇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

竿為旗

贏糧而景從

莊子庚桑楚贏糧而赴之方言贏擔也

鉏耨棘矜

耨摩田器方言之把也高誘汜注耨稼塊堆也方言刈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鉤或謂之錄或謂之鏤棘即鏤也今俗謂之子又管子

小匡耒耜穀及注云穀及小于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

耜之後棘或彼之穀及也方言矛柄謂之矜矜謂之杖

廣雅釋器矜柄也淮南兵畧陳勝伐棘棗而為矜

鈞戟長鍛

方言戟曲者謂之鈞鈞銀胡又云矛有小枝刃者謂之鈞鈞銀即戟說文

無鍛字云鍛鈹也集韻鈹闕鍛同鈹也鈹小淮南時則

孟冬其兵鍛兵畧修鍛短鈹

舜蓋重童子

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

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

本尸子語

欲以力征

吳語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而征

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按班氏合陳項為一

以過秦論史遷贊重

張耳陳餘傳

遊外黃

一統志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元和志雍丘縣東

六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餘好儒術

孔叢獨居篇載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術也

遊趙苦陘

方輿紀要苦陘城在真定府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頭會箕歛

淮南汜論頭會箕賦輸于少府又人間訓羸弱就格于

道大夫箕會于衢注箕會以箕于衢會歛

至石邑

方輿紀要石邑城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南

居信都

方輿紀要襄國城在今順德府邢臺縣城西南秦滅趙
置信都縣項羽使張耳都之改為襄國府志今有故城
在邢臺縣南百泉村

耳雅遊多

師古以多字連下讀非也耳以故交多人為延譽于項王
方圍章邯廢上

月表漢元年八月圍章邯廢上二年五月破邯廢上張
耳以二年十月降漢即二年之正月也是方圍廢上未
破紀傳並無參錯師古豈向不知漢初以十月為歲首耶
斬餘泚水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朔志真定府元氏縣西北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胡
盧河趙州志泚水自元氏縣南境流經臨城西柏楊亭
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釣盤
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綠楊河

四年夏立耳為趙王

史表在十月班表亦在十一月

五年秋耳薨

表以五年十二月乙丑薨

復輿前

公羊文十五年傳注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

荀

魏豹田儋韓信傳

故魏諸公子也

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
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
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
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
楚皆故國子孫惟燕
鑒是故徒諸豪族于關中

駒過隙

莊子盜跖篇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下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駒馳而過卻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亥

殺儋于臨濟下

地理志千乘郡狄縣應劭曰安帝更名臨濟故史記正
義云此臨濟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今考上傳云章邯
擊魏王于臨濟則臨濟是魏地非齊地不得以安帝所
改之臨濟當之也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田
儋死此水經注平丘縣臨濟亭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
水者明志開州長垣縣
西南有平丘城一統志臨濟城在開封府陳留
縣西北五十里

頓蓋手則斬手

廣雅釋訓蠶痛也墨翟大取篇斷指以存擊害之中取

小也非取害也

治卽墨

一統志卽墨故城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反擊項于城陽

顧炎武日知錄云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城陽

國治莒按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

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拒敵反千拒敵反

千里之齊當是時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

道木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復反則齊時已

名城陽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干

縱酒

晏子雜篇晏子謂田桓子曰子晝夜守尊謂之從酒

敗橫軍于贏下

一統志贏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在縣西

北四十里

田吸于千乘

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按高苑

今屬青州府

屯廣武以南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擊破信軍銅鞮

故城在泗州南

胡者全兵

全兵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

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說苑叢談痿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人

方輿紀要淮陰城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圭

不得推擇爲吏

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

子達生篇孫休賓于鄉里遂于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

于州部楚宋不試毛伯不關實回聖相也而關

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

之不肯阨于州部按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韓信以無

行不得推擇也寄食方言寄食爲餬

下鄉南昌亭長食

方輿紀要南昌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

至城下釣

一統志韓侯釣臺在淮安府山陽縣北

吾哀王孫

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詞按索隱引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俗人遂以信為韓王後

何聞信亡自追之

許彥爾詩話蜀陝間有溪曰韓溪蕭文忠追淮陰處也意為粹嗟

史記嗜噉叱咤甚明了嗜噉懷怒蹙聲出也師古妄改周叔為大將乎

管子霸言觀軍者觀將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魏盛兵蒲反塞臨晉

蒲坂在河東岸臨晉在河西岸塞其渡河處也元和志蒲坂關一名蒲津關在蒲州河東縣西四里今造舟為梁其制甚盛明蒲州南有蒲津關在河西岸一名臨晉關以西對漢之臨晉縣兼其名也

信迺益為疑兵

管子兵法出入異塗則傷其敵通典兵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

今同州府韓城縣明志韓城東北有龍門山有關夾河

與山西河津縣分界河津縣唐之絳州龍縣河津漢為皮氏縣龍門下有禹門渡太白陰經水具篇用木縛瓮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間濶五寸底以繩句聯編槍于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禽夏說關與

元和志關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方輿紀要關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關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

聚兵井陘口

元和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恒州獲鹿縣西南十里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三

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明真定府獲鹿縣土門關在其西

千里餽糧

此四句見黃石公上畧

從間道絕其輜重

孫子九地篇注張預曰吳王問孫武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

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
鬪後拓左右犄角按使李左車計行則韓信亦必如孫
子之所為

什則圍之倍則戰

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信使間人窺

管子兵法蚤知敵則獨行孫子用間篇三軍之親莫親
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

葦山

元和志恒州獲鹿縣葦山今名抱犢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畫

諸將皆嘯然

趙岐孟子注嘯然猶悵然也

出背水陳

輿地廣記真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在縣西南八十里韓信攻

趙背水為陳即此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

陳為廢軍按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

爭漢鼓旗

司馬法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孫子軍爭篇佯北勿從
吳子論將篇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
眾可獲

諸校効首虜休

効當作効曲禮效馬效羊注効猶是見

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杜牧注孫子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山陵淮南兵

畧地利者移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巖

北

陷之死地而後生

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如信所引

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死地則戰

鼓市人而戰之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畫

韓冠子世兵篇得此道者羅用市人呂覽選篇世有言

曰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焉定遠云信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得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

頓之燕堅城之下

管子兵法絕地不守恃固不拔又制分篇凡用兵者攻
堅則勦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孫子
謀攻篇下政攻城攻城為不得已

漢兵遠關窮寇戰

九地篇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李筌曰為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

齊楚自居其地戰

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秦策武安君曰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而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與信夾淮水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元和志淮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淮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濟相傳亦信所鑿

高祖襲奪信軍

韓非楊權篇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六韜奇兵篇一喜一怒一子一奪所以調和二軍制一臣下也

家在伊廬

續漢志東海胸縣有伊廬鄉寰宇記伊廬山一名大伊

萊山在海州胸山縣南七十五里明志洪武省州治胸山縣入海州鍾

離昧故城在縣南百里昧即此縣人也

狡兔死良狗烹

文子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為太宰詔遺大夫種書蒯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畧非也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羣書治要引六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魏書爾朱從子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毛

多多益辦

孫子兵勢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曰謂韓信多多益辦尉繚子

云百萬之眾不如萬人之鬪也此將狼多所以為難王

萬破楚必用六十萬其智能過于田單也

斬之長樂鐘室

天中記地志未央殿東北一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

大餘草色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漬而然

兩龍方圓且待之

此莊子刺虎之事也逸書周祝解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徒蜀青衣

明志雅州名山縣東有漢青衣廢縣一統志漢嘉故城

在雅州府雅安縣北輿地廣記嘉州龍遊縣乃漢南

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祐

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遊為青衣蓋失之矣明有龍遊

州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也

布乃見番君

寰宇記英布城在饒州鄱陽西一百五十里漢初築以

居布按當時番君為布築也

而攻下邑

方輿紀要下邑故城在歸德府下邑縣西南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兗

為三軍通典兵十布陳大勢分易敗力少分軍必敗

注劉音春秋曰司馬宣王悉虜西救祁山張郃卻分駐

襄陽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官是也若不

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斷布禽也

徐儻問

一統志儻縣故城在鳳陽紅縣東北

上乃壁庸城

元和志宿州本徐州符離縣元和四年以其地南臨汴

河有埇橋為舳艫之會運漕所經置宿州九域志宿州

斬縣有埇墟鎮全史地理志按埇墟蓋即庸城之墟

埇橋亦以是名耳輿地廣記斬縣西有會甄鄉方輿紀

要在斬縣西

布走度淮

文選注五十楚漢春秋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

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黥徒羣盜所耶

番陽人殺布茲鄉

史記正義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寰宇記百六十里 寰宇記廣鄆陽縣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

里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為

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沙之忠也

荆燕吳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兗

肥如令郢人

方輿紀要肥如城在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走富陵

明志泗州盱眙縣東北有富陵廢縣

吳有章郡銅山

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

山鑄錢處又銅山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

里按永貞即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今並在儀徵界又

地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東煮海水為鹽

寰宇記海陵鹽煮鹽之務也凡取瀆煮鹽以兩時為度
 亭地乾爽先用人牛牽挾刺刀取土經宿鋪草藉地復
 牽爬車聚所刺土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
 上缺作溜井于溜側多以婦人小丁執蘆箕名之為黃
 頭飲水灌澆蓋從其輕便食頃則瀆流入井取石蓮十
 枚嘗其厚薄全浮者全收鹽半浮者半收鹽三蓮以下
 浮者則瀆未堪須別刺開而別聚溜瀆可用者始貯于
 瀆槽載入窳屋旋以石灰封盤角散皂角于盤內起火
 煮瀆一溜之瀆分三盤至五盤成鹽三石至五石既成
 人戶疾着水履上盤冒熱收取稍遲則不及收訖接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率

添鹽一晝夜可成五盤

蔡見淵中魚不祥

列子說符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蔡見淵魚者不祥智料

隱匿者有殃

猪糠及米

猪非豕字說文猪犬膏也又謂以舌取食也或從豕又

豨字獸也玉篇云犬食也猪當是豨之訛

御史大夫是錯營或天子

孔子世家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此營或即焚惑

師古以為回繞非也

遂堅壁昌邑南

方輿紀要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軍爭
 篇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虛實篇我不欲戰
 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也

王不用桓將軍計

虛實篇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又商
 子兵守篇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量
 客生力戰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力與罷

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至

以全力制之作戰篇云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此明壁也

燒宗廟

此高帝廟在郡國者也

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管子重令篇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留令者死令
 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無罪則
 是教民邪途也

西敗棘壁

寰宇記大棘故城在宋州南陵縣南七十里七國反先

擊棘壁即此城也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陽夏公應是謝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按

文義言田生說呂氏先王而劉澤并王事起相因竟為

禍階豈不危哉言田生傾危之徒也以危為偉本褚少

孫陋語非班意

楚元王傳

浮丘伯

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

於褒厲高廬陸賈新語資篇鮑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

斯趙高也然伏隱于高廬之下而不錄于世利口之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害之也第韻浮字紐下包通作包浮聲同即一人也

丘嫂

廣雅釋詁丘空也孟康所言自是實證按方言冢大者

謂之丘內則長婦曰冢婦晉灼因誤以冢通丘耳

頡頏伊

一統志頡頏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其墓在

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為舒王家

上邳侯鄂客嗣

通典嘉禮十七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于門外使

者既出拜送還升階禮訖又再拜

設醴

鄭注醴齊云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又漿人大飲有

醴內則稻黍梁三醴各清精糟相配此則寒粥之類

見釋據下穆生云醴酒則非醴飲而漢時已無醴齊豈

即恬酒矣

胥靡之

莊子庚桑楚胥靡登高而不懼墨子天志胥靡婦人以

為春首曾亦女笑酒正之蓋如漢之鬼薪白粲顏解非也

靈戶

非地名也蓋即守冢戶宋史禮志謂之柏子戶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千里駒

魯連子徐劫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

鞞車

唐六典周禮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鞞車小兒衣青布

袴褶紫碧襍青耳孺五辨鞞數人引之代名為羊車小

史按此則漢以即挽鞞為鞞車也玉海一百一十三如今

御鞞車

武帝時治淮南獄

日知錄曰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

傳則云德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

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客星見昂卷舌間

晉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曲舌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下太傅韋玄成

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傳寫失之密勿從事

釋詁區沒勉也抑風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勉勉也區沒與密勿聲同劉向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書

韓詩是魯韓詩並以黽勉為密勿也

龜午

爾雅翼蜂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為兩衙今諫之日中尤隨雜故龜午義為雜沓

人滿北軍

此謂待詔康食于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如消解為下獄謬甚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九域志日下舊聞引漢光祿大夫周堪墓在霸州城南二里

按堪是齊人不知何以葬燕

凡八篇

今楚詞劉向九歎篇目不與此同王逸序以為向典校經書時作九歎則非此八篇也

營起昌陵

長安志關中記曰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運沙渭濱取東山土與粟同價所費巨億數年而陵不成三輔舊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廟寶將軍按其時無寶將軍有青苗地在廟角恐犯蹈之故言作陵不便乃徙昌陵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書

德不及周

說苑至公篇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汜論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注今太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按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馮特險阻漢德不及周故即關中之險也

黃帝葬于橋山

一統志子午山在慶陽府合水縣東及靈州真靈縣東

卽橋山也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真靈之陽周乃後魏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延安府

堯葬濟陰

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與濮州接界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呂覽安死篇舜葬于紹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為市肆矣師強以肆為故偏據爾雅直笨伯也

殷湯無葬處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水經汜水篇續志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屬梁國皇覽

曰薄城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伐城中有殷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按湯冢鄭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

獻通考殷湯葬汾陰寰宇記殷湯陵在蒲州寶鼎縣北四十五里恐是俗說不足據

文武周公葬于畢

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并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墓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按畢有二故文武周公

葬處說亦互異元和志云畢原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云周公葬成王葬于畢其說已兩歧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然周時畢原應在長安之西近鄠宮似當以在咸陽者為是

祈年館下

一統志祈年宮在鳳翔府南卽秦棗泉宮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

葬于武庫

長安志楊里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為四尺墳

叔梁紇之葬以墓而不墳故合葬時不知柩之所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以隱情易故規乃託言東西南北之人耳

號曰

號是復之聲士喪禮舉某復注舉長聲也樂師詔來警舉舞注舉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舉號字同為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而復為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為

復明矣下章言子孫之思多也按成帝亡嗣故添此一
段示勸戒

初陵之權

方言所以墓謂之塋注謂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權
則字當從土作權非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按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
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管其事類眾多
章句相溷除去復重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
重為訂正非創自其手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根雷地中

廣韻雷或作震俗作雷義當與雷同攷工記注鄭司農
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雷樹立農基亦為雷

寫黃門郎

劉向集書說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郎

即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告歆無急若未有異德與恩甚厚將

何以報董生有云帛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
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

歆大好之

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

春秋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
卒則安國不及見巫蠱之禍也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
蠱事未立于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王鳴盛云宋
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按近代閻氏王氏辨偽孔
傳已詳不復覆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為儒官既以
古文傳授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倥偬多事始上
之乎當魯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年好者則壞壁得古文亦在景武之際武帝即位敦崇
儒術未遑多欲荀知孔氏所藏古書縱使世儒無能通
曉甯有不錄秘府而任其隱滯民間則廣開獻書之路
何為乎荀謂今文方興諸儒嫉妬或有壅遏之者攷伏
生雖授朝錯微若一綫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
夏侯之學又在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
輩在先無踰于安國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
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所苦難史云巫蠱
事不得施行遂為疑案

魯國桓公

文選注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楚說經頗異按儒林傳桓生為魯徐生弟子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貫長卿為左氏學庸生受孔安國古文尙書

綴學之士

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上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信口說

是末師二傳皆戰國時為末師也公羊傳至胡毋生始

著竹帛以前口說也

無從善朋義之公心

鹽鉄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卑

不求勝服義不恥窮

不傳春秋

猶公羊傳云不修春秋輕誼之甚

季布樂布田叔傳

布母弟丁公

御覽三百七十三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

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為酒家保

鵠冠于世兵篇伊尹酒保又夫則篇酒保先貴食者

樂鉅公

史記樂臣公樂毅之族善修黃老于齊稱賢賢師臣蓋

臣之訛御覽五百十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

恬靜不慕榮進號曰安丘丈人按鉅公猶墨家之稱鉅

子非其名也

魯以百金祠

以百金與其家為祠堂費故子仁不受

使刺三河

如漙云為刺史于三河郡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

置司隸官仍以丞相史刺舉褚少孫補史記曰田仁為

長史請刺舉三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卑

高五王傳

外婦

小雅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七宋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

令齊王為壽

行酬禮先自飲也小雅一朝醕之酬作醕箋云醕猶厚

也勸也此字蓋本醕為師古所妄刊耳

趙隱王如意

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趙王

內傳趙姬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并兵引水灌趙城

方輿紀要西河在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清沁水水經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一水漢景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持七月引牛首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經温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清沁水東南流注洶澗水又東入白渠按水經注本文但云澄而爲清並無沁水之名大約此書所援引多舛誤如以史記正義張守樸者爲孔穎達以司馬彪續漢志正文爲劉昭蓋在能別擇之而節焉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壘

外戚傳與此同西京雜記云呂后命力士于掖中緝殺之

燕王建十五年薨

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墳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柩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

令章爲酒吏 當爲史賓之初趙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鄉射禮作相

爲司正 臣將種也

孟嘗君列傳將門必有將

兒子畜之

莊子庚桑楚能兒子乎呂后蓋以小兒視之非愛之也師古以高后比之于子遂以乃父移之高帝愚昧一至于此

深耕概種至鋤而去之

齊民要術凡秋耕欲深春種欲深宜曳重槌良田率一尺留一科苗出穰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呂覽辨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壘

土篇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此概種之事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氣此立苗欲疏也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此非種鋤去者也

非有漢虎符驗也

按文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懲諸呂之難立制以防矯誣前此未有虎符之目也史家多以後事追稱史記如此類甚多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然漢未有虎符以前亦當以瑞節發兵如魏之兵符是也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傳贊引之後書儒林傳引作黃石公三略

蕭何曹參傳

文母害

墨翟號令篇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按此文
毋害言不舞文為害與墨翟義同當如服應之說又論
衡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無害文高德少此則周亞夫
謂趙禹極知其無害又是一義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

漢刺夷歲一奏事京師秦法當然御史以何嘗為其從
事故入奏時欲徵何同行猶中山相樂池選為將行也
見韓非內儲孟康等說非是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

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師古恐人不知有周書而煩言之了不及此語出處

致為庸鄙

語曰天漢

詩箋漢正義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

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于萬乘之上者

文選注五十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著金版韓策或謂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為萬人

鮑生

晉中言轅生王生之類甚多皆謂先生也師古以為諸

生妄也

汗馬之勞

韓非五蠹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

發縱指示獸處者

新序五宋玉曰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馭兔

之塵若躡迹而縱縱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按遙見指

屬者不解其繼即此云指示也躡迹縱縱則放而逐禽

即此云發縱也並謂放收由人

毋取藁為獸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此空地本種藁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注非

曹參

博物志參字伯敬

中涓

墨子號令篇樓下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

更中涓一長者環守按此則中涓主內舍

薛郭西

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春秋

以後別名舒州

取狐父邪

此邑聚名非縣也按其地在梁國史記云取碭狐父祁
時以梁為碭郡也伍被傳吳王破大梁敗狐父史記正義括地

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攻韓戚
一統志爰戚故城在魏州府嘉祥縣西南

執帛

禮孤執皮帛楚僭王號故次于執珪高祖初起官爵皆
從楚制

遷為戚公

一統志戚志戚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七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果

戰陽城郭東

一統志堵陽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本秦陽城縣
漢改名即本應劭此注也按地理志但云堵陽城不言

本秦陽城

攻下辨故道

一統志下辨故城在階州成縣西三十里方輿紀要徽
州兩當縣漢武郡都故道縣地隋志鳳州梁泉縣舊曰

故道一統志故道故城在漢中府鳳縣西北梁泉故城

今鳳縣治

圍好時取壤鄉

史記正義壤鄉今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
按武功今屬乾州州志今州東十里有村名好時村蓋
即漢縣所在

景陵

非縣名始皇紀景公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惠公葬車康
景此景陵公所葬處其地在今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

界

度國津

國當作章方輿紀要章城廢縣在大名府滑縣東五十
里相傳殷豕章氏故國戰國時亦曰坵津徐廣曰東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宰

白馬有章津志云河水至章城名曰章津隋置章城縣
今為章城鎮

反於衍氏

一統志衍氏縣在開封府鄭州北三十里

邊攻武疆

正義括地志武疆故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攻魏將孫邀東張

開本訛孫為遜水經注凍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

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

東張矣正義括地志云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

十里一統志平陽府浮山縣西南三十里有東張鎮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

方輿紀要曲陽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

故曰曲陽垣縣城在垣曲縣西北二十里一名王垣亦

曰武垣史記曹參世家博物記王屋山在縣東狀如垣故

縣亦有東垣之稱按解史記者但顧曲陽武垣之名遂

以定州縣及瀛州縣當之不知魏豹都安邑今之解州

豈能遠越至真定河間乎師古注漢書于此等絕不能

措一詞可為情焉無藉者矣

擊趙相國夏說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梁

陳餘傳餘為代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

夏說自為代相國韓信傳言代相夏說此云趙非也

於邯鄲

一統志邯鄲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

為邯鄲店

上假密

水經注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韓信斬龍

且于是水按信追齊王至高密西與龍且夾濰水陳別

無所謂上假密按水經注又云濰水又東逕下密縣故

城西方輿紀要下密城在平度州濰水縣西三十里或

對下密言之高密為上密歟

秦刀筆吏

趙策司馬空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小吏

錄錄

晏子諫篇錄錄彘食鷓冠子泰鴻篇物之始也傾傾至

其有也錄錄

張陳王周傳

大父開地

荀子臣道篇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

臣也楊倞曰蓋張良之祖韓非說林張譴相韓病將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梁

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按張譴之相當在公仲

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擊者當非妄說而史

名開地平無一同者不知誰誤也又王符氏族志云良

韓報警秦索賊急乃變姓為張匿于下邳今攷諸書則

良之以張為氏符言非也

倉海君

如消云東夷君長得之越絕云楚威王滅無疆無疆之

子侯竊自立為君長倉海君蓋諸粵之君長

下邳圯上

按劉攽刊誤圯字本從水校定為圯耳淮南道應訓公

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注
汜水厓也此汜上者亦謂下邳之水邊也水經注沂水
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
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洗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
泗間以爲圯師古以爲非沂水又妄說也

廢將

猶楚宮廢尹之職

嶢關下軍

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縣東南九十八里卽秦嶢關也嶢

山在縣南二十里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幸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呂覽至忠篇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餽生

釋草敢小葉此云餽小人是敢餽皆得有小義

決勝千里外

鄧析子廟筭千里帷幄之奇

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韓詩外傳十 晉文公反國晉人日里鳥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

使羊將狼

燕丹子荆軻曰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秦猶使羊將狼
使狼追虎耳

母愛者子抱

韓非備內篇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
其母惡者其子釋

強起至曲郵見上

御覽三百九十四 楚漢春秋曰淮南王布反自上擊之張良

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

輜車排戶曰下卽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

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幸

于東淮陰害于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按淮陰誅在

十一年春正月先淮南此文誤也信如陸賈言則其敘

事顛倒紛雜宜爲芻狗之弃也

羽翼已成

管子霸形篇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

翼也

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意林尸子曰鴻鵠之敷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說苑

辨物篇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

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

如白駒之過隙

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御覽六黃石公記日黃石鎮星之精也

陽武戶牖鄉

御覽五百三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日惟斯庫上

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為丞相按秦本紀惠文

王後七年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尅定天下為

右丞相孝明之世虞延為太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

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聖

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陽武之戶牖鄉矣平有功於

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是後置東昏縣也方輿紀要東

貧何食而肥若是

管子形勢篇嘗食者不肥體

糠覈

說文麩麥覈屑也廣雅麩精也晉灼云紇頭即假紇為

麩也元結集詩注云麩糠中可食者

使平得宰天下

太玄割次四宰割平平測日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以下語本蘇秦謂燕王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孫子用間篇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按范睢行千金

間廉頗頓弱資萬金殺李牧

南方有雲夢

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一統志安陸

以南華容以北枝江以東皆古之雲夢澤後世悉為邑

居聚落

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

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秘書故戶口之數職知之每有封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聖

爵與丞相同被詔亦因此

陵無以應之

按平勃之功亦微幸得成耳當其初安可預料使呂后

不死竟如武后所為則安劉者何在智士圖功名難語

于大臣之守正也萬世當以王陵為法

主臣

春秋稱大夫君為主臣猶貴臣孟康言是也

卷人也

一統志卷縣故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

吹簫給喪事

注云吹簫以樂賓按秦雖俗敗何至當喪為樂吹簫者挽歌所用也鹽鉄論散不足篇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極言弊耳攻蘭虞取之

史記作蒙虞為是金史地理志以東明故縣為蘭陽縣或本于此

至粟

明志歸德府夏邑縣東有廢栗縣東掃屬山陽索隱云郡之東昏其初未有也明志兗州府金鄉縣東北有廢東掃縣是山陽之東掃

攻醫桑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方輿紀要醫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攻都關定陶

水經注瓠子河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今其城

在廩丘城西一統志都關故城在濮州東南

拜勃為襄贛令

史記作虎贛令徐廣曰一作句盾令按史記是也高祖

方用勃為將安得遠縣弃之大抵史記本注家傳述不

敢妄竄易而漢書則師古未殺眾家孤行其本致快後學

擊趙賁軍戶北

方輿紀要戶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三十里亦曰尸氏

昭二十六年傳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賜食邑懷德

寰宇記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縣志今為高城鎮在縣西二十里

最

商子境內篇陷陳之士其先入者舉為最其後入者舉為殿

西擊益已軍

史記作破西丞擊盜已軍括地志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按下文有攻上邽則史記是此文襍奪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攻上邽

方輿紀要上邽在秦州西六十里

易下

水經注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按易縣有易京謂破之易京下也縣今省入易州

當馳道為多

謂敵人馳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為多也注非

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

一統志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南一名霍人武泉故

城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按史記正義云霍當作後霍

石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按煩故在鴈門關北今甯武府是其地樓煩關在甯武西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廢樓煩縣此唐所置為監牧地也方輿紀要著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

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此誤

擊絺靈丘

括地志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方輿紀要樊噲斬陳綽于靈丘即此後魏移縣于今治按今改屬大同府以蔚州并入直隸宣化府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破綰軍上蘭

正義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導源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南流出城注於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明志蔚州邊化縣北有馬蘭水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王鳴盛曰按史記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以為姓施屠名渾都其妄謬如此按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都即軍都故城在昌平州東方輿紀要今州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一統志後魏置東燕州及昌平縣于此

擊綰軍沮陽

一統志沮陽故城在宣化府懷來縣南其椎少文如此

文子上德篇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晉書祖納傳幽冀之士鈍如椎

冒絮

書傳畧說古人冒而句領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注云務讀為冒淮南汜論古者有整而繕領以王天下道應訓去其替而戴之木整替皆與冒同取覆冒之義主有覆者亦謂之理釋名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老

然按古冠見于武梁祠畫象正如此師古但知為老人覆頭庸俗之談耳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冊府元龜八百三十五梁稽壽為水軍都督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時有庚翼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翼必為方伯無餓乏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飢死羸竟保衣食而終麻衣神異賦法令入口郵通餓死野人家騰蛇鎖昏梁武飢亡臺城上注法令者口邊紋也騰蛇即法令紋也梁武帝亦有此即此所謂從理入口也

將軍之令

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亞夫揖

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太祝九擗七曰奇拜注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鄉飲酒禮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又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似當從倚拜之說

介冑之士不拜

尉繚子兵議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改容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司馬法天子之義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因自請上

此鄧都尉為畫計而亞夫以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將軍從天而下也

六韜必出篇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聞其我能禦

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

尉繚子兵教下取夜擊者驚也

獨置大敵無切肉

曲禮注殺骨體也截切肉也則截正是切肉云無切肉

者蓋大辯也荀子非相篇注截辯也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御覽八十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怒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于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耶對曰

此人面畏必能作賊帝笑曰此快快非少主臣也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樊鄴滕灌傅周傳

從攻陽城

當為成陽之訛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美

賜上聞爵

墨子號令疾聞者隊二人賜上奉按呂覽云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為諸侯事也樊噲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

攻宛陵

河南郡之宛陵縣明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有廢宛陵

縣正義云東北三十八里

中酒

呂覽報更篇宣孟中飲而出楚策楚王觴張儀張子中飲再拜而請燕丹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即中酒也

白水北

晉灼注衍一平字方輿紀要白水源出洮州衛西傾山經鞏昌府之西和成縣畧陽甯羗州界又經階州南而入文縣境又南流經城東入四川龍安府界又東流至保甯府昭化縣北而合于嘉陵江亦名濁水按此云白水北蓋在成縣者也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畧陽縣界白水縣在甯羗州西南按晉志畧陽郡本名鞏昌蓋魏時曾以白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中

從擊秦軍騎樓東

正義樓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

屬秦

元和志蕞秦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四十里又蕞州

秦強縣西北十五里有蕞秦城非此也

自霍人以往

正義霍人當作後人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

代州繁峙縣界

於無終廣昌

方輿紀要無終城在薊州玉田縣治西飛狐城今薊州

廣昌縣治即古飛狐道自隋至元皆曰飛狐縣明始復為廣昌縣一統志廣昌故城在今易州廣昌縣北按括地志廣昌故城在薊州飛狐縣北七里

高陽人

寰宇記高陽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九里按雍丘今為杞縣

別將攻旬關

一統志旬陽故城在今興安州洵陽縣北旬關在洵陽縣東

烏氏柁邑泥陽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中

一統志烏氏故平涼府西北泥陽故城在慶陽府甯州

東南甯州志有泥陽里在州東五十里寰宇記邠州三

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邠邑故城即漢理所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正義云成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方輿紀要左傳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

即武城下也

戰龍脫

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兌汾門與燕即此龍脫也方輿紀要龍迹山在易州西南三十里按張守節引

趙記云云以為卽龍兌

攻其前垣

史記作前拒按拒字是垣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又

垣與甄同文選注四十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下文云

陷兩陳師古以為墨垣非也

面雍樹馳

方言樹植立也雍與擁同釋言豈載也疏引謝氏豈字

又作擁釋云擁者護之載也此亦取擁護之義

益食茲氏

一統志茲氏故城今汾州府汾陽縣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食茲細陽

一統志細陽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東縣志在縣東茨

河兩岸

入故博陽

博陽當在博陽方輿紀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

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楚國傳偃同音禍

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云在東郡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迴遠當是山陽

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縣正義南平縣

城今兗州鄒縣

頤鄉

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統志頤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

紀要云縣東

吳郡長

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蓋楚制自名郡守為長下復云

得吳守駁文

吳豫章會稽郡

寰宇記高帝六年命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

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治此

卽灌嬰所築也殿本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傳亦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奎

有此事也玩此文則項羽曾分吳會稽為一郡也

白題將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

東按裴子野卽按此傳為證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一統志盧奴故城今定州治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

縣西四里國故城在保定府祁州東南六里安平故城

今深州安平縣治曲逆解見記

起橫陽

一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巨縣西南括地志在宋城縣

西南三十里

攻濟陽

一統志濟陽故城在開封府儀封縣北五十里

邢說軍苗南

方輿紀要考城故在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漢留縣

後漢曰考城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浦

方輿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

子安陽拔之即此城也按正義以為一統志棘浦故城

今趙州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奇

別下平陽

方輿紀要平陽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徐

廣曰鄭有平陽城

新兵守郡一人

史記新兵守郡守各一人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

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為一也蓋將屯

謂之兵守如魏晉之都督與刺史于義為通

東至節

一統志節縣故城在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張周趙任申屠傳

主計

晏子諫篇上景公今免職計春秋繁露考功名曰天子

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防名之曰計宋

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鈔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重

執政目為計相

職志

楚語教之故志與左傳並以志為書呂覽嘗試觀于上

志高誘曰上志古禮也禮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按

周昌本文史職志即公府之主記室耳傳及功臣表注

並以為主旗幟非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李

奇為客

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

張

韓策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鮑彪云舉通典絞車弩中

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宋史

凡選禁軍弩三石五斗明志弩張八十步

躡躡

荀子王霸篇齟然上下相信注齟齬相迎也說文齟相

值也躡即躡齟之別體廣韻云躡廉謹也本此傳耳

鄭陸朱劉叔孫傳

第言之

御覽三百四十一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

通公方既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

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段與史記酈食其傳末所附同

疑後人取附史記也

高陽傳舍

郡國志有高陽亭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

城鎮

其下迺有城寨甚多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矣

元和志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

帶三皇山即廣武山秦所置呂氏春秋穿實謂高誘注穿水

通實不欲地泥濕也穿窳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

藏粟也

尉陀結

楚詞招魂飲楚之結王逸注結頭善也

何遠不若漢

遠與詎同注謬解

毋久涸汝為也

史記作恩為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顧炎武曰數見不鮮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
令比諸侯

御覽一百九十四 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

號為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敬脫

輓輅淮南兵畧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

者千萬數

公劉避桀居豳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

劉立此其舛謬譌周孔穎達已詳之然云十餘世至公

劉尤為明證也羅泌路史云夏氏之書記云帝俊生稷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矣

稷生台台台生叔陶叔陶為田祖既有台台叔均則

知稷之後多矣按羅泌所引者乃山海經也

杖馬筆去居岐

莊子至樂檄以馬捶

本言都秦地者莫敬婁者劉也

朱翌猗覺察雜記說文編腹祭飲食蔡邕曰編常以立

秋日邊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宗廟腹劉劉殺也言擊

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斬牲名曰編劉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六韜發啟篇鷩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械繫敬廣武

一統志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

號建信侯

方輿紀要建信城在青州府高苑縣西北五十二里高帝封婁敬為侯邑按婁敬但為關內侯無食邑也

欲遣長公主

張敖以五年尚公主至高后六年堯中間不應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探意之失

使敬往結和親約

御覽七百七十九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究

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

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

我中國地汝作丹書使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馬割

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蘇轍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叔孫通

據孔叢通為孔射弟子

號稷嗣君

史記注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水經淄水同張晏

云后稷非

為綿葛

晉語置茅絕設望表章昭曰謂東茅而立之字亦為綴

樂記六成而復綴以崇鄭云綴謂鄗舞者之位也又云

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玉海五十七國史禮志禮院言按

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最而立須奏樂畢

謁者治禮

治禮郎屬大鴻臚也晉志成甯注掌禮郎讀皇帝延王

公登謁者引上殿

設九賓臚句傳

司儀旅賁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

諸侍坐殿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究

御覽一百七十五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

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

以尊卑次起上壽

晉志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

前王還王自酌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

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各于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升階

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大樂

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衣冠禮學 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帝紀義陵寢神衣

在柙中且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通典十七

九魏尚書訪接漢既葬容衣還見續漢禮儀志儒者以為宜如

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

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葬

服可隨所存至于喪服則不如禮漢西京故事月游衣

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按周官司服有

春秋設其裳衣即漢之容衣王肅謂禮無容衣者又非也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平

故不治赦之

新書淮南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趙當為仲即陸

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數留之

罪無加身者會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

不得捕王人于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

載金寶而歸

歸國益恣

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

弗得見僵臥以發書按即此傳下文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事也

自置相二千石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議者為之相更王僅不踏職而

遂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反谷口

一統志谷口故城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縣志今縣東

北七十里故址猶存

葬之肥陵

太平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

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陵縣山下有小肥陵

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圭

南屬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

縣則亦唐初旋置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此縣李兆洛鳳

臺縣志淮南屬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建葬諸安豐

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

阜之跡

處蜀嚴道叩郵

一統志嚴道故城今雅州府榮經縣治元和志叩東山

在縣西五十里

獨斬丞相御史

按厲王所論以詔書奉行與丞相御史口事而袁盎開

口欲斬三公其處心險惡乘隙傾人有素矣何待量錯之事

歌淮南王

高誘叙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絹好重重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一人不能相容

王江北

衡山國都知今黃州府黃岡縣治在江北

女陵調長安

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坐與女陵姦免侯即調長安時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七

修成君女

名娥後欲嫁齊王蓋自淮南謝歸也

衣求盜衣

求盜亭長所部吏也田仁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

或謂之稽郭璞曰言衣赤也

據注則稽當為稽

是亭吏皆絳幘

絳衣也

縱吏

廣雅慈憇勸也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按地理志泰山郡無此縣而城陽國有東安縣或即北

安歟舊統志東安故城在沂水縣南三十里

蒯伍江息夫傳

范陽人也

方輿紀要范陽城在易州東南六十里韓詩外傳七客謂置生即蒯通也聲之輕重

事又

管子輕重甲春有以傳相又云傳戰十萬事乃傳之假借魚鱗雜糞

淮南覽冥訓水雲魚鱗書大傳紂之甲魚鱗下

兵困于京索之間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七

元和志古大索城今鄭州滎陽縣理是也小索城在縣

北四里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即鄭京城太叔之邑

兩利而俱存之

管子形勢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患生于多欲

韓詩外傳五福生于無為而患生于多欲

功蓋天下者不賞

周書史記解功大不賞者危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

不如蠶蠶之致意

說苑說蠶猛獸狐疑不若蜂蠶之致毒也

時者難值而易失

釋史引太公金匱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

也亦見文子

時乎時不再來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無怠時不再來

東郭先生

御覽六百九十六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于淮陰侯曰

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未審別是一人或即東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郭之誤

東組

廣雅組亂也字當為漚之借說文漚積也東細新以難

火漚漚八百七十一風俗通曰俗云亂如漚者糞除不潔草

介集大夫就燒之謂之漚言煙氣組組即此東組也

乃煠之說

乞火

淮南覽其乞火不容取燧說苑奉使篇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

號曰雋永

師古之訓本說文陸羽茶經其第一者為雋永本此

有尋陽之船

一統志尋陽故城在黃州府黃梅縣北通典漢尋陽舊

縣在江北今斬春郡界晉溫嶠移于江南

守下雉之城

一統志下雉故城在武昌府興國州南

結九江之浦

元和萬貫九江今江州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再貢釋文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日鳥白江二曰蚌江三曰鳥江四

曰嘉慶江五曰歐江六曰源江七曰稟江八曰提江九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曰儲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日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

曰嘉慶江四曰鳥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

儲江八曰沙提江九曰稟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

五十里始于鄂陵今武昌府武昌縣終于江口會于桑洛洲桑

洲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北過江十五里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亦

名九江即大江也江廣二十里

絕豫章之口

杜預曰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定二年

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

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

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彼徒在江南豫章如杜所說上
一事當在淮南柏舉之役則在江漢之間已非一處此
伍被所說者蓋卽吳柏舉之戰豫章也與地紀勝圖經
云卽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之章山也然漢水不
由德安以此爲豫章皮在漢水之北與傳文夾漢之義
乖矣此蓋在今漢陽府西六十里臨嶂山晉所置純陽
縣處也水經注沔水東逕純陽縣北又東逕林彰故城
北以爲豫章庶幾近之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郢城南
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方輿紀要荊州府東南二
十五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疑太遠非此所指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夫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
塞鎮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
守南野之界一軍餘結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
賊無以轉餉又以卒擊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歸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相置築駁以爲將而
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按屠睢與趙佗事迥不侔
顏籀但曉此文之誤而不詳其本淮南書卽伍被等所
撰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嘗言之然則被今陳辭
無容不知而妄說趙佗也司馬遷于始皇紀南粵傳皆

了不及屠睢事的係彼僞稱誤斥爲尉佗卻不顧尉佗
王南粵始末班氏襲其謬顏籀反嘗伍被可笑也
高帝曰待之

楚世家周書曰欲起無先文子道原先唱者窮之路後
動者達之原

聖人當起東南

易緯通封驗曰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六國年
表序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箕子作麥秀之歌

書大傳以爲微子作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老

曲裾後垂交輸

晏子問篇衣不務于隅肫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
之削釋名裾倨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
鈎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
直裾之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爲朱
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
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袿當旁注袿謂袿幅所交
裂也凡袿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
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
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袿

幅下廣尺寸上濶鬻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即交輸裁者也

冠禪纒

士冠禮注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按以禪纒束髮訖然後加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虔以禪纒即是冠非也

逢館陶長公主

陳景雲曰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李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即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表

貴幸主歿已十餘年矣館陶字誤無疑

陽石諸邑公主

方輿紀要萊州府掖縣南有陽石廢縣古諸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祟在巫蠱

巫為祝祖蠱則使鬼物也唐律疏議造畜蠱毒若貓鬼之類獨孤飽傳其貓鬼每殺人者取死家財物潛移于畜貓鬼家隋書地理志論揚州云其畜蠱法以五月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蠶合置器中食相啖食一種存者留之蛇曰蛇蠱蠶曰蠶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

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赤雅有蛇蠱蜥蠱蠅蠱蠅蠱蠅蠱食中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復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傷也其後夜出有光燿如曳筭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蠱于是任意所之流毒邑鄉

得桐木人

唐律疏議厭事多方罕能詳或圖畫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釘眼繫手縛足嶺表錄異楓人嶺南多楓樹老則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按武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表

帝中歲喜用越巫蠱之禍所由起也

僕遼

字當為樸遼毛傳樸檉小木也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嗽之蓋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村作蓋杜牧集上吏部高尙書狀人惟樸檉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郡樸檉散材皆用此

武邊

疑鋒之訛後書竇融傳竺曾為武鋒將軍

窺左足

方言半步為跬說文作凡舉足先右左足未窺是為半

步晉語下貳代履荀子勸學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同註

保惡都奴之界

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為伊吾盧聲之變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見孫子謀攻篇

辯慧

深刻也尹文子上篇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
外之能故所言者極于僞譽是非之辯所為極于堅僞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本

祝盜方

抱朴子微旨篇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蕪草
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
破土月雞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

冤頸折翼

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
宿兮不與眾同冤讀同宛

結情

廣雅結縉不解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瑞清校

王家賢校

鄒在寅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全

小袴也通按之襦袴即小袴聲近亦義近也師古解為藉尿陋矣

治刑名

趙策二蘇子謂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尹文子名以倫形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不可不正此刑民當為形名也史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藝文志申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龜錯學刑名于張恢生者是也張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三

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為刑字荀子疆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並作刑詳觀傳文自有區挈師古說

面而封之

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上其奏使知當死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鞠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灼說是面封者恐囚有寃也冊府元龜五百十六御史監決囚徒稱寃者即收禁關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

文三王傳

西至高陽

高陽非縣蘇林謬也見酈食其傳

築東苑

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有白靈山落後岩栖龍岫雁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元和志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十里

平臺

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葭洲鳧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接虞城界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四

出稱警入言趕

警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唐輿衛志鷓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鈇戟以次入陳殿庭乘輿出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宋儀衛志鳴鞭十二人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也續志謂之辟車卒內侍二人執之鞭稍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驅而鳴之視朝晏會則用於殿庭

乘輿駟

續輿服志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天子乘者駕六五子之歌正義云公羊說天子駕六故石慶按此蓋禮之佐車秦漢為副車其馬為駙馬宋史儀衛志之誕馬散馬也

議格

史記如瘡曰枝閣不得下文子上德篇枝格之屬有時而弛說文作輅云枝格聲

軒丘豹

廣韻漢複姓四十四氏楚文王庶子食采于軒丘其後

為氏

北獵梁山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一統志梁山在秦安府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接袁州府

壽張縣界

徙代王于清河

一統志清陽故城在廣平府清河縣東漢為清河郡治

代王義徙為清河王都于此

為廣宗王

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

為濟川王

應邵曰即濟陽縣也方輿記要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

縣東五十里

為大河郡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尊

詩正義五經異義云毛詩說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

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按司尊彝六

尊皆有尊則形模各如尊而其刻鏤皆為雷文也博古

圖有犧首象壺皆雷文此漢寶古器之始

措指

淮南繆稱訓猿狖之捷來措措措措也按周禮鼈人籍

魚鼈措措字字或省耳莊子擲作笹者義亦通說林又

云猿狖之捷來乍即笹之省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六

睢陽人狂反

注云狂姓按廣韻當作駢蓋傳易者有駢臂子弓史記

作類狂反則狂非姓也下文睢陽太守睢陽非郡史記

作淮陽此傳寫之誤

收兵伏藏私府

王國官有私府長

中菁

廣雅菁昔暮夜也玉篇引詩亦作菁中夜之言也釋文

韓詩傳云中菁謂中夜淫辟之言也按鄭箋以菁為搆

成義可通師古解為堂構豈其淫失之事在此處乎不

辭甚矣

王背策戒

按蔡邕獨斷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
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敕刺史太
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嘗被敕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
策命哉師古輒喜杜撰可笑

賈誼傳

召置門下

所謂門下議生

亦夫子之故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七

何焯曰但以自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奇注
顏說贊矣史記故作事文義尤明按如師古解則賈誼
不勝怨望矣豈立言之體乎彼于空疎處喜弄聰明其
實不如臧拙

變化而嬗

服云音如蟬謂變蛻也按方言煨蟬未續也楚曰煨又
云蟬出也蟬蛻即有出義其將蛻即未續之義展轉相
生服音義並是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鷓冠子世兵篇語也旱作悍

塊北無垠

楚詞塊兮北兮王逸云塊霧昧也說文塵埃也玉篇北
山曲音軌

考者死權以上語見鷓冠子

倍若囚拘

玉篇倍求敏口窘二切引此文謂肩偃倍也與蘇林音
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儂然若終身之虜楊倞云儂字書
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則與此倍字同文選作窘廣
韻窘痺也史記作擗義與擗同集韻閉門機也

受釐坐宣室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八

列女辨通傳禱祠供具備禮御釐受福少牢饋食禮來
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詩既醉疏引釋詁云釐
予賜也蓋受神之嘏饋食禮祝以齋黍授主人是也應
邵謂祭餘肉按倍四年左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
家作歸釐于君則釐即胙也續志注丁孚漢儀桓帝祠
恭懷皇后嘏辭賜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
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
京師風俗通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柴上福脯三十胸
縣次傳送京師御覽八百六十三桓譚新論曰九江太
二十斤劾以
主守自盜

搶攘

莊子在宥篇擣卷槍囊而亂天下音義云槍囊猶槍攘

陸讀囊如字音灼音槍非也當如蘇音

屠牛坦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淮南齊

俗作屠牛吐

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

從祖果堂徵君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絕句謂諸侯地

被削多人于漢者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故為之

徙其侯并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注誤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九

利幾

利幾反在高紀五年

胡委裘

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韓詩外傳

九君子之車也綬如安裘案露立元神篇形如委衣安精養神按言天子

淵默之福不必泥上遺腹解

方病大瘡

爾雅釋訓肝瘍為微腫足為腫說文亦作腫此瘡字誤

一指之大幾如股

秦策范雎謂秦王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韓非楊

權篇腓大于股難以趣走

惠王親兄子也

何焯曰當作哀王

斥候望烽燧

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墨子號令士候無過十里居

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雜守云望見寇舉一烽火境

四烽火城舉五御覽三百五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

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長此安窮

言以此為久長何所究竟也讀作長養非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

偏諸綵

廣雅編緒總紉綵也說文綵扁緒也如瀆謂綵是也偏

諸即編緒之假借中車條纒五就鄭注條讀為綵其樊

也漢續考云說文綵偏諸也則古文說文亦作偏諸

立而評語

釋詁評告也廣雅評諫也此言毋不得擅取須相告非

反唇也

與公併倨

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

之日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間日子之父母不

有恙乎是以公為祖釋名夫之兄曰公俗或謂舅曰章
又曰公淮南泥論宋人嫁子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此以舅為公也

慈子者利

新書時變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

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僅是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

將難甘薦也師古謂惟此小異于禽獸謬甚

乘傳而行郡國

按當緣暹錯入粟之請得賜高爵其納粟于邊又許乘
傳過郡國也如酒解入粟拜官為使者固非師古言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一

作禮令徵發亦無理

在于刀筆筐筭

文子徵明篇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

制篇亡國高筭

筭子頌維

見牧民篇師古解徒費筆墨不知筭子為管仲豈能讀

漢書

記過之史

新書作司直之史通典唐龍朔三年東宮官屬置司直

本此

徹膳之宰

通典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承邢文偉請

減膳上啟曰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

死謹守禮經遂申減膳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新書保傅傳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大戴作如視已事轉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魏公次不仁曰周禮曰前車覆後車戒大

戴保傅傳作節語新書連語引作周諺文選注晏子引作

前車已覆後未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二

胡學之人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

則言者莫敢妄言

韓非子南面篇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黃其實

則人臣莫敢妄言矣

冠雖敝不以苴履

韓非外儲左費仲說村曰冠雖敝必帶于頭履雖五

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戴枝之練則足履之

玉篇練

卯衣

輪之司寇

新書階級作司空按漢無司寇百官表都司空今如舊引此文正作司空師古妄人由彼改爲司寇耳以其生知彼所

真誦亡節

荀子非十二子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謔詢是學者之鬼也注謔詢詈辱也廣雅詢剔罵也剔即夷之訛

擬之

廣雅擬取也淮南俶真訓揮挾擬捫世之風俗高誘曰擬捫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閒凡取物而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幸
請之塞楚部或謂之擬

擬

荀子正論墨黥僇嬰楊倞曰當爲澡纓鄭云凶冠之飾

令非人服之慎子作草纓按此纓纓亦必有誤以毛作

纓于古未聞家語五刑作釐纓或是勞字罪人之冠去

纓也

請室

新書或作清室蘇林音潔清蓋請室令先驅清道字本當爲清列子說符白公死于浴室淮南道應訓同清室蓋古之浴室有罪者自欲洗濯之義呂覽精論篇作法室非矣

又新書耳痺篇大夫種繫領謝室又請之誤守園扞敵之臣

園同禦月令正義園止也管子書禦皆作園

金城

管子七法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犬吠不驚命曰金城

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等齊篇以諸侯母妻稱號羣官皆同天子爲六太息之一又銅布篇爲太息之二

梁起于新鄴以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古

一統志新鄴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北七十里章帝時爲宋公國俗訛曰宋王城

以漢爲土德色上黃

按班氏以誼術爲疏宋書歷志云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年八百

秦氏卽有周之建國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

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假

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云相

勝則克木者金木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

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直矣張蒼司秦柱下備觀

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漢是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具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為長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德而何又不然矣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為赤帝子秦以水為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為赤帝子何也答云五行自有相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之義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

袁盎罷錯傳

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温嶠于王敦前陽醉擊錢鳳正用此法

聘六飛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飛謂飛黃也

亡何

言無如吳王何但說王勿反可耳穀梁傳亡乎人矣

隊帥

通典司馬穰苴曰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辟吾親

辟讀若夜辟諸大墓音避非

屐步行七十里

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此謂盜解節施以其仗指而疏步也吳壁梁郊本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里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屐又疑屐之訛方言麻履謂之不借粗者謂之屐

以知術數也

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六

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聖君

任法而不任智在數而不任說

得地形

管子地員篇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輾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孫子地形有通挂支隘險遠按錯此篇所言大抵本管子也

卒服習

孫子九地篇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吳子論將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按服者服

兵將故敵易將兵家所忌習者習其技吳子治兵云
 一人學戰教成人十人學戰教成人百人以至于千人萬
 人者又有水土南北之宜明史兵志補伍之例北人往
 南極邊南人往北極邊大學士楊士奇言南北異宜更
 易其地濱于矣折良可痛心請從南北所宜發戍以便
 兵政兵部侍郎鄭瑛以察祖制寢不行憲章類編成化
 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
 寒風裂膚鷲沙慘目自非生于其域者罕能盡其居而
 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嵐瘴氣亦惟生于其域者方能
 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
 軍伍谷不相宜多致疾病追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
 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
 南方各衛庶各得其所而習于戰鬪矣按明初立為此
 制意欲兼習其長不知兩無所補又非朱藝祖習勞之
 意也誠為弊法漢以內郡人戍邊地其思
 苦亦同故趙錯于募民徙塞下極言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七

器用利

吳子論將篇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
 是謂力機宋史兵志熙寧七年始制軍器監總內外軍
 盡心弓曰濶門促張弓罷長稍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
 樂竹穿皮為之以易桐木牌改素鑲甲為編按甲其法
 精密乃劉昌祚尹仲閣守勲等所定制度軍器所萬全
 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
 六韜軍用篇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予楯二千
 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
 也

步兵之地

六韜戰步篇太公曰步與車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長

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
 而至吾惟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按彼徒我車
 子突所以慮戎毀車即卒魏舒因之克敵

車騎二不當一

六韜均兵篇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
 軍之眾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易一車當步卒八十
 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
 騎當步卒四人又奇兵篇深谷險阻者以止車禦騎也
 按以下所陳並
 本管子參惠篇

車騎之地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六

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隊間六
 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
 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
 相去一里各返故道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
 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
 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
 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又戰車篇步
 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
 異用也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騎有十勝九敗按
 輪所言或是收軍結營之制不可以交鋒陷陣也通攷
 西麓周氏曰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截已

是虛談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
驟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
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然均兵言所當亦止言其大
略其得勢也當步卒八千人豈當言幾人哉此議之太
過

弓弩之地

六韜奇兵篇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唐書盛彥師
出熊耳山南乘險而東彥師領眾喻熊耳山南傍道而
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于谿谷令曰待賊半
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曰
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言在洛問曰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彥師曰賊入谷口我自
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不能制今我自
先得入谷楯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
擁眾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出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
相救遂斬李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尤

短兵百不當一

管子參患篇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

長戟之地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矛鏃之地

六韜軍用篇曠野草中方胸挺疑即矛千二百具張挺

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寇窮遮走北又林戰之法

與爲伍林間木疏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
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更戰更息各按

劍楯之地

其部

吳子應變篇此謂各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
輕足利兵以爲前行按厨人漢所云齊致死莫如去備
士不選練

宋史兵制太祖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
以木槌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爲之等長杖委長吏
都監度人材取之眞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
至五尺五寸爲五等威繼光練兵實紀一曰練伍首騎
次步次車兵次輜兵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
明膽氣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習技藝五
曰練營陣詳布陳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平

險易異備

鄭司農注大司馬職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

車居前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管子霸形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明兵志延綏固

原多土達驍勇精悍成化初韓雍征大藤峽猺獞出入

山林用牌及取勝雍調土達以騎射摧之

輕軍突騎

曹操孫子作戰注曰馳車輕車也通考神宗時以北虜

兩河民車爲備沈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取
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

三十里少蒙雨雪陸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聞不能用耳 六韜軍用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戰兵法謂之靈擊後書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

長短相雜 司馬法定爵曰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遊弩往來

宋志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熙寧三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衛教陣隊頒諸路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馬步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圭

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送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强者隱于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衛公兵法七軍每軍奇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什伍俱前

通典魏武步戰令伍中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宋兵志熙寧七年新定結隊法李靖以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儀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

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如己藝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儀自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明志倭寇東南戚繼光調土兵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一人居前為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兜狼兜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為五行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圭

行分為兩儀變為三才出以方陣變而員曲終結以直銳中正旁奇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既夕禮注蒲菽牝蒲莖也此菽之正訓也以菽為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林音騶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

革筈木薦

革筈蓋馬翥管子小匡犀翥是也木薦蓋防牌韓策所云吹芮文苑英華九百張說王方翼碑云云以無甲乃

發思造六片木排袴關紐解合盡為虎文木排袴即木薦也

各用其長技

陰符經絕利一原用師十倍

財擇

管子心術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注財荀子富同裁

國篇材萬物注材與裁同又作才趙策惟王才之

贅婿

六韜練士贅婿人虞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

銳之士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此謂北邊東起幽燕西至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

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遼

西明之邊鎮則大窳及遼東二鎮今之士默特科爾沁

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為匈奴中地直單明于庭

之宜府大同山西邊今歸化城吳喇忒部落上郡隴西

北地之塞當匈奴右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酒泉敦煌延聯西

域明之榆林宜夏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而嘉

峪關及酒泉塞哈密國為車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

力分其邊患漢與明略相似是錯時河西四郡尚未開

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

蘭石渠答

墨子雜守蘭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又渠答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尉繚

子兵議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

軍淮南子論渠答以守高誘曰渠壘也按吳語建肥胡

思吳都賦戶有渠壘豈是溝壘之謂乎又按墨子云施

答其外又云燒答以覆之而別有疾率則答與渠答為

二物蘇林以為鐵蒺藜非也答是粗布東觀記公

孫述為馬援制答布單衣蓋以答為幕禦矢石

復為一城

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

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為中周虎落

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

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館籬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

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荆棘上

相稽著所以為固也齊民要術作園籬法以酸棗榆柳

去橫枝隨宜夾縛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至明年更

刺其末又復編之高七尺便足數年長城共相蹙迫交

柯錯葉特似房樞火不能燔刀蘇林以沙表跡之解雖

不能斫賊人相顧錯愕者也御覽三百二衛公兵法日選

不合然李衛公兵法有之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

厚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徽禽而灼伏

于叢薄然後傾耳遙聽日深視按此候望之法也

買爵至卿

商子境內篇五大夫以上有客卿正卿以其半予之

三略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孫子作戰攻敵之利者貨也

營邑立城

尉繚子兵談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

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一堂二內二內東房西室也

假五百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商子境內篇五百主短兵五十人

木皮三寸

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

邑之賢材有

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讓仇讎者為里正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禮錯

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四百七十八張九齡策云嗣

魯王道堅所舉道倅伊呂科徵仕即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云云

充賦

此謂充貢于庭也通典選舉三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

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唐會要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朔御光政殿朝

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典禮廢墜州郡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至是始復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

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

世謂之天子按周書武順解世世能極曰帝疑其處脫文

書凡三十篇

藝文志法家龜錯三十一篇

故相誘以亂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美

非孤憤篇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

而不避姦者也與此語意同

錯趨避東箱

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丞相青翟

百官表丞相嘉薨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荀悅漢

紀皆訛為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

張馮汲鄭傳

不下司馬門

如瀆注宮衛令不下司馬門罰金四兩唐衛禁律無之
中渭橋

長安志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

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縣西十里名

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

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于

何世

此人犯蹕當罰金

唐衛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

如瀆云罰金四兩是唐律加重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毛

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

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是唐律減

輕也

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平

果堂徵君曰咸當作啟連上句絕功臣侯表有山都貞

侯王恬啟

結義

御覽八十帝王世紀曰武王至于商郊牧野王轍系解

五人侍于前莫肩為王係轍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轍也王乃釋旌而係之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
崇至鳳黃虛獲繫解因自結

呂覽不苟 郭茂倩樂府有結義子
論作武王

父老何自為郎

方言凡尊老謂之倬或謂之父老此直呼馮唐為父老

下帝仍云父老知之乎師古云年已老非也御覽三百
八十三漢

武故事曰上書鞏至郎署見一老髮鬚皓白衣服不同

上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

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過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

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按論衡逢遇篇作周人

與此事同疑古有其語或為馮唐又為顏駟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美

官帥將

吳語百人以為徹行行頭皆官帥韓非南面篇郭偃之

始晉文公有官卒曹操孫子注十車
為官卒長一人馮奉世傳亦云趙

馮氏為官帥將

拊髀

莊子在宥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音義本
又作髀

將軍制之

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淮南兵
略同御覽七百六
十三引淮南子曰闔以外將軍

裁之與此傳同

尺籍伍符

丁壯名籍鄉大夫職七尺六尺並以長短數其年齒故

云尺籍也或以尺簡記其名數如宋時管營所執杖子

也記事殊長篇都虞侯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于所執之杖謂之杖記如笏記為容齋隨筆于皇城

司有一老兵執黑杖子以杖相示伍符者尉繚子束伍

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于將吏之所若宋時軍中傳

信牌也宋史兵志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納牌中持報兵官復書

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為號驗毋得漏泄軍中事

魏尚槐里人也

藝文類聚陳留舊書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守有

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

者壽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无

按疑是此魏尚訛文帝為高帝或本圉人以吏二千石

遷三輔也

病且滿三月

病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職

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

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毅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嚴毅

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

恩其常員則滿百日例罷皇甫湜集韓文公神道碑云

病滿三月免

武帳

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

變避正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

積薪

文子上德篇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淮南繆稱訓同文子

關出財物如邊關乎

唐律疏議關市令錦綾羅縠紬綿絹絲布犛牛尾真珠

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及至緣邊諸州興易過所

關司捉獲者其物沒官若共化外蕃人私相交易及將

物與蕃人計贖一尺徒二年半三尺加一等十五疋加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幸

役流

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而逐鄭君

元和姓纂鄭幽公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亡畱門下者

御覽八百四十九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今鬻子作日

中不暇飽食曰吾不畏土畱道路吾恐其畱吾門庭四

海民不至也

不過具器食

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也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算者用稱量也注云算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音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攷字書無算字說文贊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贊之壞脫此具字益非風俗通愆禮篇大尉黃瓊葬豫章徐孺子負笥并步齋一盤酸哭錢大昕正笥并是算之訛然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贊之誤又士冠禮緇布冠各一匱注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則史記算字乃匱之省文鄭望文爲解故曰冠箱其實亦可通用貯食物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交情迺見

說苑叢談此下復有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賈鄰枚路傳

博士弟子

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爲衍文

爲穎陰侯騎

韓非說林公孫弘斷法而爲越王騎續志之騎吏也

不移而具

新序刺奢魯孟獻子聘于晉 宣子賜之三徒鍾石之

懸不移而具

阿房之殿

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本紀並言二世復作之

下徹三泉

淮南攸真訓下按三泉上尋九天

蓬顆蔽冢

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通雅謂轉注曰莊子塵垢崔本作塚垢塚音塵曰蓬塊

祝簡祝雙

書傳畧說子春日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饗祝饗以食乘車輪輪胥于就膳徹送至于家王逸九思仰長歎兮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千八百國

呂覽用民篇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

受類 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

國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

三臨其喪

喪大記君子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子大夫

小飲是恩賜按隱元年公子益思卒公不與小飲故不

書日者熊氏云彼謂祭也卿則小飲焉爲之賜則未襲

而往按祭字誤齊召南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安定王

云當作彼謂丈夫也

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并加經十

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為之廢樂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士而往可也

術追厥功

困學紀聞祭義術者之術與述同

憐其衣赭書其背

書其罪于衣赭今時猶然周官司圖加明刑疏云以版

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是明刑也後書

河南尹李燮塗遇甄邵答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詔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賈賈友貪官埋母

大臣不得與宴遊

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

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

右侍御者侍

還舟青陽

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疑是此注今本脫去

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三十六年

荆王獻青陽以西是也

壤子

方言臙盛也秦晉或曰臙梁益之閒凡人言盛及其所

愛偉其肥臙謂之臙

注肥臙多肉也李善引方言注作
璋其肥盛盧紹弓校方言云偉當

諱按此壤子解為盛子又以壤作臙並不可通穀梁隱

三年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疏引康信云齊魯之閒謂整

地出土鼠作穴出吐皆曰壤是壤子王梁代者分土與

諸子也

不幾

幾讀如冀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韓非姦叔

篇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

太子畏之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五

文選注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師古

以為太子畏而不信無理

為燕尾生

燕策蘇秦嘗以曾參尾生激說燕易王不云為燕尾生

也韓策公仲數不信于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

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鄉陽亦約略言之耳晉灼注

云令閔王厚葬以獎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傾

齊之事亦不止一端

白圭為魏取中山

其事誤白圭不當魏文侯世詳古今人表

司馬喜骸脚

攷呂覽中山策所載喜非被刑者也

申徒狄

莊子盜跖篇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韓詩傳

一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申徒狄

曰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

智也不用故也遂抱而沈于河按音義多云殷末人據

韓詩則非也章昭云六國時人御覽引墨子申徒狄謂

周公云云疑殷時別有

徐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姜

索隱云見莊子文選注十論語摘襄聖承進禮曰徐衍

守身身亡九十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縛守身亡

身握石失軀

宋任子冉

史記作子罕為是素隱疑其不異與墨翟同時不知春

秋後復有一子罕也詳古今人表

眾口鑠金

周語眾志成城眾口鑠金注眾口所誣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眾

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師古于此弄巧非本意御覽八百一風俗

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

齊用越人子臧

宋策齊攻宋使臧子索救于荆韓非說林作臧孫子南

蓋此人後仕于齊又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

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

叔孫敖三去相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于叔孫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

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呂覽知分淮南紀論同師古所引繒丘封

人語別見荀子無三去相事韓詩外傳同詳古今人表

於陵子仲辭三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姜

軻澹七族

王充論衡語增篇傳語曰呵呵若荆軻之間言荆軻為

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悉恨不已復夷軻

之一里明承樂之瓜蔓抄亦不滅于此非徒傳語俗說也一里皆滅故云呵呵

按師古但據刺客列傳無七族事變去荆字云不知何

人其突惑後世有類私定蘭臺漆書經字者矣新序史

記文選皆有荆字

要離燔妻子

見呂氏春秋忠廉篇

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蒙嘉事並見燕策新序師古所傳之本脫嘉字耳略不參究而妄云蒙者庶子名

里名勝母

淮南說山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尸子又云孔子至勝母暮矣而不宿

邑號朝歌

呂覽貴因爲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迴車之語虛矣

詔諛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若

荀子勸學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諛

白徒

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三十人呂覽決勝篇廝與白徒皆來會戰

失全者全亡

齊世家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謹受令請母離前

一縷之任以下語

孔叢子貢告東郭亥同計古今人表蓋古者箴銘之外復有

連語常資誦習亦盤孟書之類也後人不學乃以近見者爲所出

畏其景此以下語

見莊子漁父荀子解蔽篇謂蜀梁愚而善畏明月而宵立影也背而走比而至其家失氣而死

滄

列子湯問注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晁云滄寒也

絕薪止火

呂覽盡數篇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美

車極之統斷幹

按孟康說是也莊子則楊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三輔名梁爲目極余目驗河陝開于高阜穿井深蓋數十丈橫木爲梁兩頭鹿盧繩之繞梁鍔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百步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尸子語與此同索

字作繩

石稱丈量

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算失淮南秦族說苑叢談並同

十圍之木

莊子人聞世音義崔云環八尺爲一圍

北備榆中之關

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

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于此置城置榆林關西南至

上都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

勝州北卽榆溪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

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張守節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卽今勝州

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堯

洮州廳是未得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

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經之險

至榆中辟地千里又趙世家秦之上郡近并關至于榆

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

不如海陵之倉

一統志海陵廢縣今泰州治倉在泰州東

不如長洲之苑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羽林黃頭

羽林騎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武帝末年假託新

唐書王式傳忠武成卒服短後禍以黃冒頭號黃頭軍
召拜乘爲弘農都尉

錢大昕曰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

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爲河南都尉

而治弘農元鼎中卽因都尉治爲郡治耳愚謂函谷關

本在弘農此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

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乎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爲賦枚

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

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罕

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匹

相如善爲文而遲

西京雜記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皋郎廟

之下高文帝策用相如八十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

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

百篇下筆而成初不畱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復成上

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

山邑丞

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如何耳上大笑而不責

據蘇林注則舊本常山石邑丞晉灼所見偶誤而師古專已輒目為流俗書本惟庸故妄者也

盛服先生

新書先醒篇懷王文帝子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

先生何也賈君曰此博號也為先醒也淮南道應惠子

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云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斷者不可復屬

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

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

自下劇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至

風俗通皇霸篇莊王僧號自下摩上

寶田灌韓傳

觀津人也

方輿紀要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九城

志武邑縣有觀津鎮

宗室諸實

索隱引姚氏云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

室按下文云灌夫得實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則宗室

單指實嬰明矣禮外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

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服

問又有外宗鄭云君外親之婦正義熊安生云凡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

鮮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姑姊妹舅從母之女皆為

諸侯服斬二也此文外宗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

婦其夫是君之外親服斬其婦按異姓女子子婦通名

外宗則外戚為宗室信矣又秦策司馬錯曰周天下之

宗室也此謂天下所尊則實嬰最賢亦為諸實之尊也

日知錄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左

師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

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此則又宗室通稱之證也師古

夷將軍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至

說文夷盛也燕召公名讀若郝言此者別于目衰之夷

毛居正六經正譌反改路車有夷商子壘令貴酒肉之價農不能喜酣爽此當

為盛義也此注以夷為怒貌音赫按詩箋赫怒意廣雅

也又莊子秋水篇音義夷與赫亦通用史記鄒夷七略

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噉夷作郝赫字正當為赫耳史記作赫索隱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史記北鄉者南鄉是也土昏禮贊見婦于舅姑舅席于

阼姑席于房外南面是東鄉尊于南鄉漢書本文疑亦

作南師古妄解為北耳說苑君道郭隗曰今王將東面

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

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于南面也
肺附

史記正義引顧野王肺腑腹心也駁顏解為謬云又改
腑為附就其義重謬以此推之知漢書中假借不全之

字乃荆柯蒙嘉去姓名皆師古所私竄改也

墨墨

荀子解蔽篇口可劫而使墨云注云言也按墨與黠
同管子亦作墨墨

遂死吳軍中

御覽三百八漢語曰穎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
為前鋒陷陣潰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按此傳云張孟但舉其字文不全也

引繩排根

廣雅根引也廣雅根引也玉篇根執也集解孟康云引繩以

持彈索隱云漢書作押彈按今本脫押字

將軍雖貴

按勢見為丞相而稱之將軍史家駁文

避席膝席

按燕禮坐行之注若今坐相勸禮云坐者今之跪也主
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此避席之義
也主人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不言降拜則膝席之

義也

咕噓

玉篇咕嘗也穀梁傳曰未也咕血之盟嚼口無節亦

私罵按此字當為詰譎廣雅詰言也說文作訶訶多詰

也又譎多言也韓非姦劫篇譎諛多誦光古之書與此

同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玉海一百五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乃東隅也李吉

甫元和志言兩宮相去止隔一里此一里所即武庫

辟脫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十二年傳注障城上僻倪墨子備城作倂倪字皆假

借宋史能衛志大駕以為城上小垣管子正世篇民力

罷則不能毋墮倪與此辟脫同義呂覽序意日倪而西

左倪右倪郭注以為

不折必披

秦策范雎謂秦王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韓非楊權篇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

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後不堅

史文惟言鄭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

遷 皆魚肉之乎

按朝議令魏其得申亦不過兩解而止王后之意必欲以殺償焉豈賢婦人乎故母后不當預聞國事東朝廷之辨適見武帝之庸暗非孝也

不自喜

韓非外儲左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醒則唾之亦效唾之自喜者蓋效善之意師古解謬

詔書獨藏要家

玉海六十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語皆寫兩本一為底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筆

為宣崇文總自有宣底八卷按沈括筆談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況大行遺詔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主者畏勢而助成其罪也

矯先帝詔書

唐詐偽律諸詐為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按漢論矯詔書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不若唐律但分已施行未施行也

賜病非不食

靈樞熱病篇非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其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論衡訂鬼篇鬼毒中人微者即為腓

飛語

鶴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

諱服

晉灼云得杖呼灼按此假為聲東方朔傳作晏說文晏大呼自勉釋訓慄慄也釋文云本又作暑是慄暑灼音義同

梁成安人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吳

川上十

地里志潁川陳畱二郡並有成安縣此陳畱之成安其時屬梁國也潁川之成安今在汝州東南陳畱之成安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杞縣城東後漢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望亭

曾不省也

詩皇矣箋省善也

投壘高如城

符堅投鞭斷流生此

聚之廣武常谿

方輿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山下州北三十

五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廂名東關水又南入埭

沱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

合注津沱卽此今按司馬彪志無及劉昭注無此文乃

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志蓋周隋間所撰也

功不百者不變常

商子更法杜摯曰利不百不變功不十不易器

聖人因子時

管子霸言聖人知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射且憤之應也

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齊猶以千鈞之弩潰應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望

北發月氏

管子地數篇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大戴記五

帝德北山戎發息慎孔廣森補注發北發也

不能入魯縞

淮南說山矢于十步貫兕甲於二百步不能入魯縞

入武州塞

一統志武州故城在朔平府左雲縣南馬邑故城今朔

州治

逗橈當斬

齊策田忌戰而不勝曲橈而誅

至它

史記作致他亦人名不知傳本孰誤

引

續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按引前導也晉輿服志太尉

司徒司空引從駕中道宋史儀衛志大駕鹵簿象六

最在前以試橋梁次六引第一開封令第二開封牧第

三太常卿第四司徒第五御史大夫第六兵部尚書

主六引諸隊與服志政和六年詳定官蔡攸言大駕之

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

令先尊而後卑也按本志乃法駕非大駕也誤引後魏亦三引先平城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哭

今大司隸校尉次丞相先卑而後尊也考唐兼用六引

五代城爲二後周復增爲六本朝因之

深中

魏丹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非十過篤知伯之爲人

處中而少親按處中者少親則深中爲篤行矣孔叢抗

思亦以淺人爲惡深人爲善

屯右北平

方輿紀要漁陽廢縣今薊州治密雲縣志在縣西南三十里一統志

北平城在永平府玉田縣界水經注鮑邱水東經右北

平郡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

平城史記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

漢右北平也按此皆指後漢遷治土垠之右北平也

土垠廢縣在薊州豐潤縣西北六十里前漢治平剛之右北平當益在東

北故大監衛界今喀喇沁旗地湮沒不可考矣

景十三王傳

不遠千里

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

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孟子

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果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玉海據之為信楊倞荀子序孟子

漢氏亦嘗立博士按此傳則獻王始得之復壁中岐談

記也唐會要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請以孟子為學科親明經例

三十餘事

集解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

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

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勉然難之

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

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文約指明

指當為信說文廣雅並云信意也書中多誤為捐

苑園狗馬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園雜鵠及鷺雁養孔雀鴉鵂

一年費二千石

以廣其宮

王延壽有靈光殿賦

非好氣力

西京雜記江都王勁捷能翹七尺屏風

茶恬

據蘇林音今作奈廣韻奈姓也見姓苑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辛

雷波

即雷塘寰宇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

八子

承秦女官史記秦昭王母辛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

荃葛

按荃不當為絳寰宇記廣湖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緝

其皮為之廣東新語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積絲為之能

除熱汗赤雅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

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麻所謂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

數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安羅布其精者曰娑

羅龍段吉貝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穗成布勝火浣多矣此荃字當如字讀廣東新語云蕉竹之屬皆荃也詳後書玉符傳

建弟肝胎侯子宮

按上云絕百二十一年不當僅為建弟子疑子字誤

膠西于王端

禮記文王世子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

一近婦人病數月

素問痿論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于肝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懷內也注下經上古之經名也使內為勞役陰力費竭

精氣按端之病以骨枯髓痿論所謂骨痿也惟其痿故

近婦人益病也

無皆省

齊語皆相其質注皆量也管子書多用皆字在各望文為解云諶也限也思也又

呂覽知度篇皆功丈而知人數矣注皆相也相功力丈

尺而知用人數多少又韓非亡徵篇發心惰忿而不皆

前後者可亡也禮記少儀不皆重器注皆思也並是此

皆省義蘇林解得之

帛布單衣

帛布絲布也用粗布為之冊府元龜六十唐文宗太和

六年右僕射王涯准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其衫布

制度四品以上官及常參供奉官請許通服絲布其不

合服絲布者請敕下後限一月日內並須改易會要十三

一其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此絲布與布

之差別也通典邢州廬州濠州壽州鄧州等貢絲布十

匹即此帛布是也

權會

廣雅權約獨梁也按獨梁惟一人得行韋昭云權者禁

他家獨王家得為之是此義唐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取者注云較謂專畧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則較與權通也

權埋

顧炎武曰權埋即掘冢也按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

冢以金權控其頤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

冢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權埋者懼而退是權

埋為發冢之徵矣淮南人問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誘

曰謂發冢得伏藏即權埋轉注也

為平于王

一統志廣平故城在廣平府雞澤縣東方輿紀要征和

二年為平于國

誅君之子不宜立

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白虎通興滅繼絕云誅君

之子不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

吹毛求疵

韓非大體篇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

勝對曰

或為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時辭令按西京雜記魯

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賦云

云恭王大悅則勝固優于文者

雍門子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琴

如酒所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又有一雍門子勸玉建無入秦

蘇林所說當亦有據

朋黨執虎

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

人言而成虎魏策作龐恭秦策莊語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

揉椎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魏策作羣輕折軸秦策眾口所移無翼而飛師古言鳥

之所以能飛此何待言

昧不太山

按文脫一見字鵲冠子天則篇一葉蔽目不見太山

廣德夷王

水經注黔縣居黔山之陽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

國雲客王于此輿地廣記本其說然勝本封中山雲客

弟又改封廣平中閒不應遠封宣州之廣德疑非也

有所避

釋名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

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于面灼然

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于第錄也說文舛婦人污

見也漢律見舛變不得侍祠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書

注定王但張輿小舉手

通典樂五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

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前代議在屢舞不譏舞也魏晉

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按後書蔡邕

徙朔方赦還太守王智餞之起舞屬邑邑不為報智銜

之則漢世並以舞為賓主歡也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

舞屬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也曰

轉則勝人此又如定王所云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以寓

意者也御覽五百七十四古今樂錄曰舞者樂之容也自大

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鸞則小舉手或是樂家

演其名爲小垂手也

成慶

秦策范雎說秦王成荆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荆一作
羌羌即慶也

大綉

方言大綉謂之倒頓按此即後世之袴褶也晉輿服志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戎服之
隋禮儀志左右衛等大將軍侍從平巾績紫衫大口袴
褶兩襦甲唐宋因以紫衫爲軍校服宋史輿服志建隆四年范質與
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裘

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之注褶衣複衣也故令文

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

上碧褶並白大袴今按褶是上服玉藻所云帛是褶

有表裏而無著漢謂短衣視袴服爲短也大口袴則大袴皆武

士之服其來久矣

去好之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七國內

冢滅一皆發掘據彼文此去下脫疾字

子痛爲廣德王

此當爲廣川之訛

李廣蘇建傳

天下亡雙

韓非外傳九載晉生見梁王曰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
無雙

然亦遠斥侯

管子制分篇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晉語攀輦即
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衛昭曰晝則候遮夜則扞衛扞
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張弩注矢以誰何謂之
羅圍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
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昏而罷通鑑唐昭宗天
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鑑唐昭宗天
復二年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大鋪銓架以絕內
外宋史李全傳元圍李全于青州築長圍夜布狗附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裘

斗

急就篇注鐮刁斗也温器三尺而有柄趙希古洞天清
錄刁斗無足鐮斗有足

今將軍向不得夜行

唐律疏議宮衛令三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

盡順天門擊鼓四百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

禁人行違者笞二十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司馬法天子兵車不式城上不趨無遭喪不服語

彌節白檀

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真漢白檀縣地按方輿紀要云白檀廢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庠柔縣地後魏于此置白檀縣為密雲治非漢之白檀也紀要誤

中石没矢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于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鬪體以為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于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鏃破箭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因至誠則金石為開按呂覽精微篇以為善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手光也新序雜

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事理並同豈傳者之夸乎然劉歆王充強以一隅之知難之又愚矣北史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核獵于沙橋見石于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

大黃

六韜軍用陷堅陳大黃參連弩潘岳射雉賦奉黃間以密殼鍾鼎欵識右中郎將弩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赤黑間按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玉海

望氣

一百五十武經總要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古遺法

六韜王翼篇將有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通典古太公曰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為候

而請妄校尉已下

張宴解妄猶凡也方以智通雅妄猶望也望猶視也如視二千石之詞諸妄言諸凡望此者也國策朱英言無妄之人史記作無望可證按此諸凡即成大凡之義張宴言妄為凡者蓋謂凡庸人耳與妄一男子義同禍莫大于殺已降

吳越春秋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爰臂

淮南修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爰之通臂也或說爰臂機臂何能善射師古反然之疑爰字即其所刊落以證成免爰爰之說耳

不嘗食

六韜屬軍篇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三畧軍井未鑿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

發即應弦而倒

北齊書斛律金傳云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掖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金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墮處即下

手光可以語于李將軍之射矣

數奇

莊子大宗師音義畸人不偶也郭云不偶于俗奇同畸

為太子中人

蓋未有位號者猶唐宋宮人曰內人

至鹽水

方輿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火州在哈密西七百里

高昌裴矩西城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

千三百里並沙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

馬糞為標驗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堯

通典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

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為戰隊第四第五

為駐隊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擬戰日押輜重遙為

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

出遮虜鄣

元和志遮虜鄣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

匈奴戰處隋鎮將楊元于其地得銅弩牙箭鏃

出居延

明史地里志甘肅衛西北有居延城其東北有居延海

方輿紀要在甘州衛西北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居延城東北志云渡張掖河出合黎峽口傍河東壩屈曲行千五百里至居延海

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降城北趙破奴從朔方二千餘

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

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

以大車為營

六韜軍用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乘材士強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卒

弩牙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

旗鼓按李陵以此車戰輜重固行陳備衝突晉馬隆討

鮮卑樹機能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

木屋施于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闕仍用步騎初未嘗

以車戰也

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六韜分險篇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為前大櫓為衛材士

強弩翼吾左右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

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

勝乃已通典李衛公兵法有賊將出戰布陣訖鼓音發

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感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卻迴頓整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

抵山谷中

六韜鳥雲山兵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空

為敵所就既以被山而處必為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吳子治兵三軍進止無當天龍無絕龍頭天龍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軍中豈有女子乎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將婦人入營斬之商子兵守篇壯勇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

抵大澤葭葦中膚從上風縱

吳子論將篇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縱火以自救

六韜火戰篇武王問曰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

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為之奈何太公曰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又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

連弩

六韜軍用絞車連弩自副墨子備高篇臨以連弩之車軍後管敢為校尉所辱

文選注四十引陵傳云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

與此不同御覽引漢書亦多類此豈傳本不同乎疑莫

能質也

以黃與白為幟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空

李衛公兵法大將行動持黃旗于前立如東西南北賊各隨方色舉旗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通典一百五十九周書陰符太公曰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

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

未至鞬汗山

方輿紀要鞬汗山在甘肅塞北舊志在遮虜鄣西北百

八十里

兵敗死矣

按陵察已軍之氣聽敵壘之音蓋有以知之六韜五音

篇微妙之音皆在外候又兵徵篇戎馬驚奔兵車折軸
金鐸之聲温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及珍寶埋地中

六韜必出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

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按孫子李靖亦俱有

偶涉危地為敵所裏彼強我弱故涉血抽肝死中求生

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皆

鼓不鳴

韓非說林荆王伐吳縛吳使沮衛蹇融曰殺以擊鼓答

曰死者皆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奎

川三

自循其刀環

荀子大畧篇反絕以環

范蠡徧遊天下

越絕范蠡要大夫種入吳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

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

大夫石買讓之于是遊于楚越韓詩外傳九范蠡行遊

與齊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

丈人行

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

服無傷也此以丈人為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于丈

人行若泛然尊老之稱不當加一行字唐世亦呼婦翁

為丈人劉禹錫集劉氏集畧說云子增博陵崔生關言

曰某也鄉遊京師偉人多聞丈人新書幾何且去欲取

此則一義也

及衛律所得降者

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長水胡人上文云長水虞

常則常以長水胡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之由則并

此語為贅

律知武終不可脅

新序節士篇律絕不與飲食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來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奎

川三

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

乃徙武北海上

方輿紀要私渠北靛海在山西漠外亦曰北海

檠弓弩

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檠檠不能自正韓非外儲

右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服匿穹廬

劉云服匿如小旃帳按今徽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范

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亦用劉說南齊書陸澄

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



ZW 21101000560986

所言又十國者秋南唐章傑使高麗有溫器名其穹廬
服匿狀中國之籍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其穹廬
則大帳淮南齊俗訓作窮廬淮南諸夷傳高昌屋宇雜
以百子帳又唐書吐番傳貴人處于大壇帳名為拂廬
元之幹耳朵今 蔡條鐵圍山叢談古號百子帳北之穹
廬也今俗謂之壇帳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
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本出戎膚特穹廬拂廬
之具體耳捲為圈以相連鎖可張可合為其圈之多也
亦非真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
而用青氈覆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駙馬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奕

尸子御覽駙馬共為荆使于巴見擔馱者買之金蓋騎

駙馬者謂之駙馬同參乘之稱也

區脫

荀子大畧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曰區藏物處
蓋所以覆物者言有分隘不流溢也按脫與蓋聲同今
俗云邊際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為土
室且侯望自有樓櫓非居土室所辦

二十年不降

按此乃陳詞偶誤欲見武寃出不在多言一年

次曰衛將軍與車騎將軍

俱應以大司馬冠將軍之上史脫文
道家所忌

史記畧言王離曰為將三世者必敗

漢書疏證卷之二十八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奕

浙江官書局刊

宋元煦校

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